

经济学原理

下卷

〔英〕马歇尔著

陈良璧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经济学原理

下卷

〔英〕馬歇尔著

陈良璧译

商务印书館

1965年·北京

Marshall. Alfred

內部讀物

經济学原理

下卷

〔英〕馬歇尔著　陈良璧譯

商务印书館出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統一书号：4017·103

1965年2月初版
196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12/16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13千字
印数 1—2,500册
定价（9）2.00元

目录

第五篇 需求，供給与价値的一般关系

第六篇　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五篇　需求，供給与价值的一般关系

第一章　引論。論市場

第一节　生物学和机械学关于相反力量均衡的概念。本篇的范圍。

一个企业成长、壮大，以后也許停滞、衰朽。在其轉折点，存在着生命力与衰朽力之間的平衡或者均衡。第四篇的后几章討論过的主要是使人口增减或工商业方法兴衰的那类力量的均衡。随着我們研究工作的逐漸深入，我們越来越有必要认为經济力量相似于那样一些力量，这些力量使青年人成长到壮年，此后，他逐漸僵硬，不爱活动，直到最后让位于其他生气勃勃的人。但是为了給这种高深的研究作好准备，首先我們就需要观察一下比較簡单的力量均衡，这种均衡是和一条弹綫所系的一块石子或一个盆中彼此相依的許多小球所保持的机械均衡大体上一致的。

现在我們必須研究需求和供給的一般关系；特别是和供求借以保持"均衡"的那种价格的調节相关的那些关系。均衡这个名詞是一个通用的名詞，而且现在可以不加特殊解释地来使用。但这个名詞牵涉到許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只能逐步地加以解决。事实上，本篇中的很大的篇幅就用在討論这些困难了。

例証有时将取自某一类經济問題，而有时将取自另一类經济問題，但是主要的推理过程和任何特定种类所特有的那些假設无

关。

这样，它既不是叙事的，也不积极地解决实际問題。它揭示了我們关于支配价値的因素的知識的主要理論根据，从而，为下篇行将建立的結构作好准备。它的目的与其說是为了获得知識，毋宁說是为了获得和整理关于迫使人类进行經济上的劳作和牺牲以及使他終止的那两組相反力量的知識的能力。

首先我們必須对市場加以簡略的叙述：因为它是使本篇和下篇中的概念更加精确所必要的。但是市場的組織不論在原因或結果上都是和貨币、信用与对外貿易密切地联系着的。因此，对它的充分研究，就只好留待下一卷。在那里，市場将同工商业的变动結合起来，同生产者和商人的联盟与雇主和雇工的联盟結合起来加以研究。

第二节　市場的定义。

当談到供求的相互关系时，它們所指的市場当然必須是同一个市場。如古尔諾所說，“經济学家所說的市場，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貨物交易場所，而是指任何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与卖主彼此之間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致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①。又如杰文斯所說：“起初，市場是城中出售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一个公共場所，但是这个字的意义曾被推广，从而指任何一群商业上有密切关系并进行大量交易的人。一个大城市有多少重要行业，就可以有多少个市場，而这些市場可以有也可以沒有固定場所。市場的中心是交易所，市集或售卖所，商人們都約定在那里相会和进行交易。伦敦的股票市場、小麦市場、煤炭市場、糖市場和許多其他市場都各有各的固定場所；曼彻斯特的棉布

① 《財富理論中数学原理的研究》，第4章。又见第3篇，第4章，第7节。

市場、废棉市場和其他的市場也是如此。但場所上的这种区分是不必要的，交易者虽散布于全城或郊区，但他們仍能形成一个市場，如果他們借助于市集、約会、已公布的价单、邮政和其他办法而彼此取得密切联系的話。①

因此，一个市場越完全，則市場的各个部分在同一时間內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价格的趋势也越强。当然，如果市場很大，則把貨物运給不同买主的費用也必須酌加在內；各个买主，除市場价格外，还一定得支付一宗特別的运費。②

第三节　市場在空間上的局限性。影响某物市場大小的一般条件；适于分等分級和选样；宜于运輸。

把經济学的推理运用于实践时，往往很难确定某地供求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受着他地供求变动的影响。很显然，电报、印刷机和蒸汽运輸的一般趋势是扩大这些影响的作用范围，并加强它們的势力。整个西方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說，可以被看成是各种股票証券和貴金属的市場，小而言之，可以被看成是毛、棉、甚至小麦的市場；当然必須酌加运費，其中包括貨物通过海关时所交納的关税。因为在所有这些場合下，包括关税在內的运費不足以阻止西方世界各地的买主彼此竞购相同的供应品。

有許多的特殊原因，它們可以扩大或縮小某特定商品的市場。但是差不多所有那些拥有广大市場的商品都具有普遍的需求，且易为人所識別。例如，棉布、小麦和鉄都是滿足迫切的、几乎是普遍的需要的。它們易于識別，所以，它們能够由那些彼此相隔很远，以及和商品相隔也很远的人們来买卖。如有必要时，可以从这

① 《政治經济学理論》，第4章。

② 例如，常見笨重貨物都被规定在某港某船上交貨不納运費的价格，各买主必須自己負担运回貨物的費用。

些商品中选取眞正典型的样品：它們甚至可以由一个专門家来“分級”，像美国对谷物所分的等級那样；因此，买主可以确保他所买的商品将达到一定的标准，虽然他从来沒有见过他所要买的商品的样本，而如果他见过样本，則他也許不能作出判断。①

拥有广大市場的那些商品，也必須是經得起长途运輸的商品：它們必須有相当的耐久性，同时它們的价值和体积相比要大得多。某商品是如此笨重，以致在离产地很远的地方銷售时它的价格势必有所提高，这样的商品照例只有很狹隘的市場。例如，普通砖的市場实际上只限于砖窑附近的地区，它們几乎不堪通过陆路而运輸到那些沒有自己砖窑的地区。但某些特种砖則在英国大部分地区拥有自己的市場。

第四节 組織完善的市場。

让我們进一步考察那些东西的市場，这些东西是用特殊的方式来滿足普遍的需求，具有易于識别和便于携带等条件的。它們，如我們所曾提到的，就是有价証券和貴金属。

某公司的任何一张股票或債券，某政府的任何一张公債票，同任何其他一张收益相同的股票或債券完全具有相同的价值。买主究竟购买哪一种，对他来說是沒有区别的。有些証券主要是那些规模較小的煤业公司、輪船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証券，需要有关当地情况的知識，除了在附近城鎮的交易所中是很难推銷的。但是整个英国就是它的一个大鉄路公司的股票和債券的市場。平时一个經紀人即使沒有米德兰鉄路的股票，他也会出售这种股票；因为他知

① 例如，某公仓或私仓的經理收到农戶的粮食，把它分成不同的等級，再按他所交的粮食的数量和等級发給他凭据。然后便把他的粮食和其他农戶的粮食混在一起；在到达眞正要驗收粮食的那个买主手中以前，他的凭据多半要轉几次手，而該买主所收到的粮食很少是或完全不是凭据的原主的农場上所生产的粮食。

道这种股票总是流入市場，并且确信他能买到它們。

但最有力的事例是那些証券的事例，这些証券叫做“国际”証券，因为世界各地都需要它們。它們是：一些主要国家的債券和大公司如苏伊士运河公司和紐約中央鉄路公司的債券。对于这类債券来說，电报使全世界交易所中的价格保持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水平上。如果其中一种債券的价格在紐約、巴黎、伦敦或柏林有所上涨，则仅涨价的消息就有使其他市場的价格上涨的趋势；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价格上涨受到阻碍，則別的市場多半会立即将該特定种类的債券用电报預售的办法在价格高的市場上抛售，而头一个市場的經紀人将在别的市場进行电报預购。一方面卖，另一方面买，就加强价格到处趋于一致的傾向；除非有些市場处于非常状态，这种倾向就立刻成为不可抗拒的。

在交易所中，一般說来，商人也能确保按照同买价差不多相等的价格出售証券；他往往情願以低于他在同一剎那所能卖的价格的 1/2%，或 1/4%，或 1/8%，有时甚至 1/16%的价格购买头等股票。如果有两种同样保险的証券，其中一种是发行額大的債券，而另一种是同一个政府发行額小的債券，从而，头一种債券不断流入市場，而后一种債券却很罕见，那末，仅仅因为这个緣故，商人們所取的卖价和买价之差在后一場合要比前一場合大些。[①] 这正說明了这个伟大的法則：某种商品的市場愈大，一般說来，它的价格变动愈小，而商人在經营此商品中所取的周轉利率也愈低。

可见，証券交易所曾經是，现在仍然是借以形成各种易于識

① 在无名的小公司的股票的場合下，某經紀人所願出的买价和售价的差額可以达到售价的5%或5%以上。如果他买了这种股票，他在出卖給另一个人以前，也許要存一个很长的时間，在这期間，該股票也許跌价：而如果他預售他自己沒有而又不是每天在市場上出现的那种証券，則沒有很大的操劳和費用也許是不能履行他的合同的。

别、便于携带和满足普遍需求的产品的市場的范例。但在最大程度上具有这些性质的商品是黃金与白銀。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它們曾被选作貨币使用，以代表其他东西的价值。世界金銀市場組織得十分完美，它可以提供我們所討論的那些法則的作用的許多奇妙例証。

第五节　即使一个小市場也往往受远处的間接影响。

在和国际証券与貴金属的市場相反的另一极端，首先是适合某些人的那些定做的东西，如合身的衣服；其次是那些容易腐烂而体积很大的东西，如新鮮蔬菜之类，这些东西不便于长途运輸。前者很难說有一个批发市場，它們价格由以决定的那些条件是零买和零卖的条件，而对这些条件的研究可略而不論。[①]

第二类商品的确拥有批发市場，但它們只限于很小的范围。我們可以在乡鎮出售較普通的蔬菜中找到我們的典型事例。附近的菜商也許在双方几无外部干扰的条件下准备把菜卖給鎮中居民。卖方和可向别处购买的买方对过高的价格可以有某些节制；但通常这种节制不起作用，而可能发生的是，在这种場合下，菜商們能够联合起来，从而規定一种人为的垄断价格；这就是說，这种价格与生产成本几无直接关系，而主要是由对市場的負担能力的考虑所决定的。

另方面，很可能，有些菜商和第二个乡鎮的距离几乎一样远近，有时他們把菜送到这个鎮，有时又送到那个鎮；而有时在头一

---

① 一个人在小額的零买上也許不过分計較：他在一个鋪子里也許用二个半先令买一搭紙，而这紙在另一个鋪子里用二个先令就可以买到。但批发价格則不然。某厂商不能以六先令的价格出售他的邻厂只卖五先令的一令紙。因为紙商們差不多完全知道可以买到紙的那种最低价格，而不願支付超过这种行市的价格。該厂商非按同市价相近的价格，也就是說，按同其他厂商在同一时間所取的售价相近的价格出售他的紙不可。

个鎮买菜的人也同样可以到第二个鎮去买；价格上极小的差异，将使他們願意到較好的市場去，从而，使两个鎮中的交易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依存起来。也很可能，第二个鎮和伦敦或其他中心市場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的价格是由中心市場的价格所决定；在这种場合下，第一个鎮的价格也必定有很大的变动，以便和它們相一致。随着消息的一传十，十传百直到消息远散各处，因此，即使偏僻的市場也动輒为本市場未曾觉察的那些变动所影响，而这些变动是来自远方，逐漸波及各个市場的。

可见，在一个极端是世界市場，其中直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竞爭起着作用；而在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偏僻的市場，其中沒有来自远方的各种直接的竞爭，虽然在这些市場上甚至也可以感受到間接的传来的竞爭。而絕大多数的市場却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間，經济学家和企业家必須研究它們。

第六节　市場在时間上的局限性。

此外，市場不但因地区而异，而且也因使供求力量彼此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时間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时間因素比空間因素当前需要更加充分的注意。因为均衡本身和决定它的那些因素的性质都以市場所占用的时間的长短为轉移。我們将知道，如果时期很短，則供給局限于现有的存貨；如果时期較长，則供給将或多或少受該商品生产成本的影响，而如果时期很长，則这种成本将又或多或少受生产該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和物质資料的生产成本的影响。这三类当然是交織在一起的。我們首先討論第一类；并在下章中考察那些供給和需求的暂时均衡，其中供給实际上只指市場上可供出售的存貨，因此，它不能直接受生产成本的影响。

第二章　需求和供給的暫时均衡

第一节　欲望和劳作之間的均衡。在偶然的物物交換中一般不存在眞正的均衡。

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来滿足自己的一种需要时，就可以发现欲望和劳作之間的均衡的簡单例証。当一个小孩采摘黑莓以供自己食用的时候，采摘工作本身也許暫时覚得有趣，时間稍长，吃的快乐除补償采摘工作的辛苦外，而綽綽有余。但是当他大吃了一頓以后，就不願多吃了。而采摘工作开始产生厌倦，它也許是一种单調的而不是疲劳的感觉。最后当他的玩兴和对采摘工作的厌恶与吃的欲望相抵銷时，就达到了均衡。而他从采摘黑莓所能得到的滿足达到了最高限度。因为，直到那时，每次采摘使他得到的滿足多，而失去的滿足少，那时以后，任何一次采摘都使他得到的滿足少，而失去的滿足多。①

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偶然交換，例如在两个林中居民以枪交換小船的时候，所謂眞正的供求均衡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双方也許都有滿足不足的情况，头一个人如果不能用别的方法得到船的时候，除枪外他也許願意用某种东西交換小船；而第二个人在必要的时候也許用船以外的其他东西来交換枪。

在物物交換制下出现眞正的均衡，的确是可能的；虽然物物交換在历史上比买和卖早些，但在某些方面是更加复杂的；而在較高文明阶段的市場上，可以看到眞正均衡价值最簡单的事例。

---

① 参閱第4篇，第1章，第2节与数学附录中注12。

我們可以把那类曾經引起許多討論的交易撇开不談，因为它們实际上并不重要。它們和名画、古錢与无法“分級”的其他东西有关。其中各种东西的售价将取决于欣賞它的富人是否在場，如不在場，它也許被那些指靠它牟利的商人买去。同一张画在前后售卖时的价格差异虽然很大，但如果沒有职业买主的稳定影响，也許还要大得多。

第二节　在当地的谷物市場上一般可以建立真正的（虽然是暫时的）均衡。

那末，让我們来討論现代生活中的日常交易并以某鎮的谷物市場为例。为簡单起见，让我們假定，市場上所有的谷物都是相同质量的。各个农戶或别的卖主以任何价格所銷售的数量，是由他需要现款和他对与自己有关的市場的目前情况和未来情况的估計所支配的。有些价格沒有一个卖主会接受，而另外一些价格沒有一个卖主会拒絕。此外，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中間的价格，按这些价格許多卖主或所有的卖主都願出售較多或較少的数量。人人力图摸透市場情况，并以此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让我們假定，实际上谷物所有者願以三十五先令的低价出售的谷物只有六百夸脫。但是三十六先令会使谷物所有者多卖一百夸脫，三十七先令会使他們再多卖三百夸脫。我們再假定，三十七先令这一价格誘引买主只买六百夸脫，按三十六先令可以多买一百夸脫，按三十五先令还可以多买二百夸脫。这些事实可用表說明如下：

价格	卖主願意卖的数量	买主願意买的数量
三十七先令	一千夸脫	六百夸脫
三十六先令	七百夸脫	七百夸脫
三十五先令	六百夸脫	九百夸脫

当然，在那些实际上情願接受三十六先令而不願一无所售就

离开市場的人們中間，有些人并不会立即表示是乐于接受那个价格的。同样，买主們也将有所防备，假装不十分热中的模样。因此，价格就像一个毽子，随着一方或另一方在“討价还价”上得势而摆来摆去。但是除非他們势力悬殊，例如，除非一方对对方的力量估計不足，或不幸而估計不中的話，則价格多半与三十六先令相去不远；几乎可以肯定，收市时价格大致接近三十六先令。因为如果某卖主认为买主們实际上将能以三十六先令买到他們按該价格所願买的全部谷物，則他将不願放弃比該价格相当高的任何机会。

买主方面也将作同样的估計；不論什么时候价格如大大超过三十六先令，則他們将认为在該价格下供給将比需求大得多。因此，甚至那些宁願支付該价格而不願空手回家的买主也有所等待；而由于等待，他們促进价格的下降。另一方面，如价格远在三十六先令之下，則甚至那些宁願接受該价格而不願一无所售就离开市場的卖主，也将认为在該价格下需求将超过供給。所以，他們将有所等待，而由于等待，他們促进价格的上涨。

可见，三十六先令这一价格堪称眞正的均衡价格。因为如果开始时就选定了这个价格，并且始終保持不变，則它恰使供求相等（亦即买主們以該价格所願买的数量恰等于卖主們以該价格所願卖的数量）；因为各个掌握市場情况的交易者也希望有那样的价格。如果他所见到的价格与三十六先令相去很远，則他預期不久将有所变动，由于这种預期，他促进該价格的迅速实现。

对我們的論証来說，买主与卖主都必須完全掌握市場情况确实是不必要的。买主中有許多人也許对卖主們的出售意向作了过低的估計，从而，暂时价格保持在可以找到买主的最高水平上；因此，在价格沒有降到三十七先令以下，就可以出售五百夸脫。但后来价格势必下降，結果很可能再出售二百夸脫，并以三十六先令左

右的价格收市。因为在出售七百夸脫之后，除了按高于三十六先令的价格，沒有一个卖主急于想多卖一些，除了按低于三十六先令的价格，也沒有一个买主急于想多买一些。同样，如果卖主对买主出高价的意向作了过低的估計，他們中間的有些卖主也許按他們所願索取的最低价格开始出售，而不願使他們的谷物留在自己手中，在这种場合下，按三十五先令的价格就会銷售很多的谷物；但市場也許将以三十六先令的价格和七百夸脫的銷售总額而告結束。①

第三节　在谷物市場交易的过程中，对貨币需要的強度通常沒有显著的变化。但在劳动市場上确实有这种变化。参閱附录六。

上面的例証暗含着一个符合大多数市場实际情况的假設，但是这个假設应当加以明辨，以便使它不致潛入那些不应有的場合。我們曾暗中假定，买主們购买第七百夸脫谷物所願付的貨币額和卖主們出售第七百夸脫谷物所願收取的貨币額，是不受以前按較高或較低的价格成交这一問題的影响的。我們考虑到买主們对谷物的需要(它对他們的边际效用)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減少，但我們未曾考虑在他們不願出手貨币(它的边际效用)方面有任何显著的变化；我們曾假定不論以前支付的款額是多是少，貨币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的。

就我們实际上所涉及的大多数市場交易来說，这个假設是站得住脚的。当一个人为了自己消費而购买某种东西的时候，他用在那种东西上的錢只占他总資金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当他为了經商而购买的时候，他还要再卖它，因此，他的潛在資金并沒有減少。

① 这个例証指出看法对交易者的行动，从而对市場价格的影响的簡单形式：至于它的較复杂的发展，我們以后还要詳細討論。

无論在哪个場合下，在他出手貨币的意向方面是沒有显著的变化的。这对有些人来說也許并不适用。但肯定有一些拥有大量貨币的人在場，他們的影响对市場起着稳定作用。①

在商品市場上，这些例外很少，也不重要；但在劳动市場上，它們却屡见不鮮，而且也是重要的。如果一个工人有枵腹之虞，則他对貨币的需要（貨币对他的边际效用）是很大的。如果开头他在議价方面处于劣势，并以低工資受雇于人，則他对貨币的需要仍然是很大的，他也許继續按低工資出卖他的劳动。这种可能之所以越大，是由于在劳动市場上議价方面的优势往往处于买主方面，而不处于卖主方面，但在商品市場上买方和卖方多半都有分沾这种优势的机会。劳动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另一个区别是由于各劳动卖主只有可出售的一个劳动单位这一事实。这是許多事实中的两件事实，我們在討論过程中用它們将会大体說明工人阶級对經济学家特别是对雇主阶級把劳动看作是商品而把劳动市場看作是一般商

① 例如，某买主有时因缺乏现金，不得不放弃那些毫不逊于他曾乐于接受的别的交易。因为他自己的款已經用完，除了按把交易乍看起来所提供的全部利益吞尽的条件，他也許是不能借到錢的。但是如果交易眞正是一宗有利的交易，則不缺乏现金的其他买主差不多总是要买的。

此外，很可能，在那些被认为准备按三十六先令的价格出售的卖主中間有几个卖主是情願出售的，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他們急于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如果他們能以高价銷售一部分谷物，則现金对他們的边际效用也許会有显著的下降；因此，他們也許拒絕按三十六先令一夸脫的价格出售过去完全按三十六先令所願出售的谷物。在这种場合下，卖主們由于在市場开始时的交易中占了优势，也許会把高于眞正均衡价格的那种价格坚持到底。收市时的价格是一种均衡价格，虽然它不是眞正的均衡价格，但和眞正均衡价格却相去无几。

相反地，如果市場开始时对卖主們有很大的不利，并且他們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了一部分谷物，从而他們仍然急需现金，則貨币对他們的最后效用也許始終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們继續按远低于三十六先令的价格出售谷物，直到买主們买到他們所願买的数量为止。該市場在沒有达到眞正的均衡价格时也許就会收市，但和它也許相去不远。

品市場的那种做法的本能的反抗。其实劳动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区别，虽从理論的观点来看并不是根本的，但是十分显著的，而在实践中也往往是很重要的。

因此，当我們計及边际效用既取决于商品量又取决于貨币量的时候，交易理論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种考虑的实际重要性并不是很大的。但在附录六中我們曾把物物交换和在每次交换中一方总以一般购买力形式出现的交易加以对比。在物物交换中，某人所交换之商品量必須密切适应他个人的需要。如果他的存量太多，他也許沒有适当的用途。如果他的存量太少，他也許很难找到滿足其所需而用其所余的那样一个人。但是不論什么人，只要他拥有一般的购买力，一旦遇到有多余东西的人，就能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他无須找到一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人，他可以供其所需，而取其所有。因此，各个人特别是經商的人，能存得起大量的貨币，从而，能大量购买，而不会用尽他的存款，或使它的边际价值有很大的变动。

第三章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給的均衡

第一节　差不多所有不易毁坏的商品的交易都受对未来估計的影响。

其次我們必須研究的是，什么原因决定供給价格，亦即卖主們对各种不同数量所願接受的那些价格，上章中我們只观察了一日的交易；并假定待售的谷物数量是已經存在了的。当然，这些数量取决于头年所播种的谷物的数量，而这多半又以农戶对他們在本年內所能得到的谷物价格的推测为轉移。这就是我們在本章中所

要討論的重点。

甚至在市日的一个鎭上的谷物交易所中，均衡价格也受着那些对生产和消費的未来关系的估計的影响。在欧美的主要谷物市場上，期貨买卖已占优势，并且迅速地把全世界谷物貿易的主要路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期貨”买卖中有些純系投机；但它們大体上是由一方面对世界消費量的估計和另方面对现有数量与南北半球未来收获量的估計所决定的。商人們所考慮的是，各种谷物的播种面积，作物的早熟及其收成，充作谷物代用品的那些东西的供給，和谷物可以作为它們代用品的那些东西的供給。例如，在买卖大麦时，他們要考虑像糖这一类东西的供給，因为在釀造业中它可以充作大麦的代用品，同时也要考虑各种飼料的供給，因为飼料的缺乏会提高农場所用大麦的价值。如果世界某地某种谷物的种植者被认为一直是在亏本，并且該谷物的未来播种面积势必减少；則人們可以推断，一旦該谷物出现，价格势必上涨，因为它的缺乏是有目共睹的。价格上涨的預期对期貨的預售发生影响，而这反过来又影响现价；因此这些价格間接地受着对未来供应品生产費用的估計的影响。

但在本章和以下几章中，我們特别要討論的是在那些时期內的价格变动，而这些时期比最有远见的期貨商人一般所能逆料的时期还要长些。我們必須考虑使自己和市場状况相适应的生产量和决定于正常需求与正常供給的稳定均衡位置的正常价格。

第二节　生产的实际成本与貨币成本。生产費用。生产要素。

在这种討論中，我們将不得不經常使用生产成本和生产費用这些名詞；而在进一步展开討論以前，我們必須对这些名詞加以簡略的叙述。

我們可以重申某种商品的供給价格和它的需求价格的类似点。在假定生产效率完全以工人的努力为轉移时，我們曾看到，“引起生产任何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努力而需要的价格，可以叫做那一数量（当然指的是一定单位时間內的数量）的供給价格”①。但是我們现在必須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生产一种商品一般都需要許多不同种类的劳动并以各种形式使用資本。直接或間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各种不同的劳作，和节欲或儲蓄商品生产中所用資本所需要的等待；所有这些劳作和牺牲加在一起，就叫做商品生产的实际成本，对这些劳作和牺牲所必須付出的貨币額叫做商品生产的貨币成本，或为簡单起见，叫做商品的生产費用。生产費用就是为了引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劳作和牺牲的适当供給而必須付出的价格；換言之，生产費用就是商品的供給价格。②

商品生产費用的分析可以追溯得很远，但这种做法是不值得的；例如，把用于任何生产中的各种不同原料的供給价格当作最后事实，而无須把这些供給价格分解成它們由以构成的儿种成分，往往就够了。否則我們的分析也許永无止境。我們可以把生产某商品所需要的东西划成某些种类，怎样方便就怎样划分，并把它們叫

① 参閱第 4 篇，第 1、2 节。

② 穆勒和其他經济学家按照日常生活中对生产成本一詞用法的两种意义，有时指生产一种东西的困难，有时又指为引誘人們克服这种困难并生产这种东西所必須支付的貨币。但是他們从一种用法轉向另一种用法，而不对讀者作明白的交代时，就引起許多誤解和无謂的爭論。在开恩斯的《基本原理》一书中对穆勒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学說的攻击，是在穆勒死后不久发表的；遺憾的是，他对穆勒文句的解释一般被认为是权威的解释，因为他被认为是穆勒的弟子。但在拙著《穆勒的价值理論》一文（《双周評論》1876 年 4 月）中曾指出，开恩斯誤解了穆勒，实际上他比穆勒所知道的眞理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任何数量的某种原料品的生产費用最好是根据不付租金的“生产边际”来計算。但这种說法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来說是有許多困难的。順便提到这点似乎就够了，以后特別是在第 12 章中对它还将加以充分的討論。

做商品的生产要素。这样,当生产任何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它的生产費用就是它的生产要素的相应数量的供給价格。而这些供給价格的总和就是該商品那一数量的供給价格。

第三节　代用原則。

典型的現代市場往往被看成是那样一种市場,在这种市場上,厂商把貨物按照其中几乎沒有商业費用的价格售与批发商。但是从較广泛的角度来看,我們认为一种商品的供給价格是行将售与我們所考察的需要該商品的那群人的价格,換言之,也就是我們所考察的市場上的价格。至于供給价格中有多少是商业費用,这要看那个市場的性質。[①] 例如,加拿大林区附近的木材的供給价格往往几乎完全是由伐木工人的劳动价格构成的。但伦敦批发市場上同一种木材的供給价格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运費;而它对英国一个鎮上的零星买主的供給价格,有一半以上是鉄路运費和把他所需要的东西送上門并存有該种木材以供他买的那些中間人所收的費用。此外,某种劳力的供給价格由于某种原因可以分成培养費,普通教育費和专門教育費。这种可能的結合是无数的;虽然各种結合都可以有它自己的枝节,而在彻底解决和它有关的任何問題时对这些枝节都需要加以分别对待,但所有这些枝节,就本篇的一般推理而論,是可以忽略的。

在計算某商品的生产費用时,我們必须考虑下述事实:即甚至在沒有新发明的时候,产量的变动动輒引起商品的几种生产要素相对数量的变动。例如,如生产規模大,則多半要用馬力或蒸汽机来代替手工劳动。原料多半从較远的地区大量地运来,从而,增加

① 我們已經知道(第2章),"生产"一詞在經济学上的使用包括因把一种东西从需要較小的地方运往需要較大的地方,或因有助于消費者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的新的效用。

了生产費用，这些費用等于搬运工人的工資和各种中間人与商人所收取的費用。

就生产者的知識和經营能力所及，他們在每一場合下都会选择那些最适合他們用的生产要素。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供給价格的总和，一般都小于可以用来替代它們的任何其他一組生产要素的供給价格的总和；每当生产者发觉情况并不如此，一般說来，他們总会設法代以那种費用比較低一些的方法。以后我們将会看到，社会如何采取大同小异的办法，用一个企业主来代替另一个企业主，因为就后者向社会索取的代价而言其效率是比較低的。为了便于引証，我們可以把它叫做**代用原則**。

这个原理几乎可运用在經济研究的各个領域之中。①

第四节 一个代表性企业的生产成本。

我們的出发点是：我們在它們最一般的形态上考察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給的均衡；我們撇开不談經济科学中特殊部門所特有的那些特点，而把我們的注意集中在差不多全部經济科学所共有的那些一般关系上。因此，我們假定：需求和供給自由地起着作用；买方或卖方都沒有密切的結合，每一方都是单独地行动着，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自由竞爭；这就是說，买主一般都是自由地同买主竞爭，卖主一般都是自由地同卖主竞爭。虽然人人都是单独地行动，但是我們假定他对于别人在做些什么，一般地都有足够的认識，使他不致比別人要較低的价格或出較高的价格。暫时假定这适用于各种成品及其生产要素，适用于劳动的雇佣和資本的借貸。这些假設和现实生活究竟吻合到什么程度，我們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研究，并且将进一步加以研究。但在目前我們是就这一假設出发

① 参閱第3篇，第5章与第4篇，第7章，第8节。

的；我們假定在同一个时間內市場上只有一个价格；这其間还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必要时，我們还要考慮到貨物被运給市場各处的交易人的手里时运費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别；而如果它是一个零售市場的話，我們还須考慮到零售业务那些特殊費用。

在这个市場上，商品的各种数量都有一个需求价格，也就是說，有一个价格，按照这个价格該商品的每一特定数量在一日、一周或一年內都能找到买主。而支配該商品的任何一定数量的价格的那些情况，在性质上因問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在各个場合下，一个市場上被提供出卖的东西愈多，行将找到买主的那种价格也就愈低；換句話說，每蒲式耳谷物或每碼布的需求价格是随着被提供出卖的数量的每一增加而递减的。

时間单位可根据各个具体問題的情况加以选择：它也許是一日、一月、一年、甚或一个世代。但是不論在哪种場合，相对于所述市場的期間来說，它必然是短促的。我們将假定，在此期間市場的一般情况始終不变；例如，沒有式样或趣味上的变动；沒有影响需求的新的代用品，沒有扰乱供給的新的发明。

正常供給的情况是比較不确定的；而对它們加以充分研究只好留待以后各章。它們因所述时期的长短不同而細节上也有所不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机器与厂房的物质資本和营业技能与組織的非物质資本都是慢慢地成长和慢慢地衰亡的。

让我們回想一下那个"代表性企业"，它在生产上的內部經济和外部經济取决于它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总量。① 暂时不談这种依存性的所有进一步研究，让我們假定該商品的任何数量的正常供給价格可以看作是該厂对它的正常生产費（包括經营方面的毛

① 参閱第4篇，第13章，第2节。

利)。①这就是說，我們假定它是这样一种价格，这种价格的預期恰足以維持现有的生产总量;这时有些企业正在兴起,产量不断增加,而有些企业則正在沒落了而不断減少产量,但生产总量却仍旧不变。比它高的价格会促进正在兴盛企业的发展，緩和（但是不会挽回）正在衰落企业的瓦解，其凈結果是生产总量的增加。反之,比它低的价格会加速正在衰落企业的瓦解,削弱正在兴盛企业的发展;总的来說減少生产。价格的上涨或下降,对那些往往停滞不前而很少垮台的大股份公司也有相同的、虽然程度不等的影响。

第五节　供給表。

为了使我們的概念明确,让我們以毛織业为例。我們假定,一个熟习毛織业的人想要查明年产数百万碼某种毛布的正常供給价格是多少。他势必要計算（1）織造这种毛布时所用的羊毛、煤炭和其他原料的价格,(2)厂房、机器和其他固定資本的磨損和折旧,(3)全部資本的利息和保险費,(4)工厂員工的工資,(5)承担风险、规划并监督业务的人們在經营上的毛利（其中包括損失保险費)。当然,他会根据所用的各种要素的数量来計算它們的供給价格,并假定供給情况是正常的;他把这些供給价格加在一起,就求出毛布的供給价格。

我們假定,供給价格表（或供給表）是用和我們的需求价格表相同的方法制定的。② 一年或任何其他单位时間內的商品的各种数量的供給价格，都要和該数量并列起来。③ 随着商品年产量的

① 参閱第4篇,第12章的最后一段。

② 参閱第3篇,第3章,第4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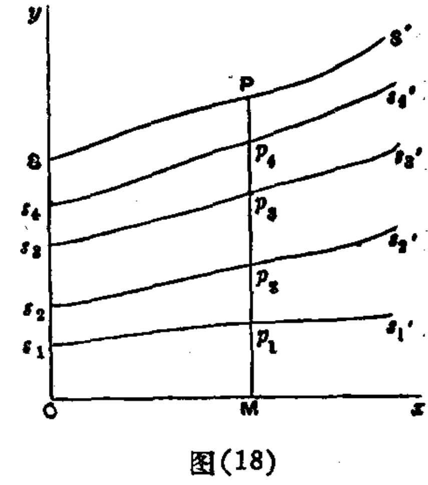
③ 与在需求曲綫的情况相同，以 Ox 測量商品的数量，以 Oy 測量价格，在 Ox 的任一点 M 作一垂綫 MP，測量数量 OM 的供給价格，它的极点 P 可以做**供給点**；价格 MP 是由数量 OM 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給价格所构成的。P 的軌迹可以叫做**供給曲綫**。

增加，供給价格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甚至交替增减①。因为如果自然对人向它索取更多原料的努力給予頑强的抵抗，同时在那个时期工业中又沒有采用新的重要經济方法的余地，則供給价格将上升；但是如果生产量較大，大量采用机器以代替手工劳动也許有利可图，則生产量的增加势必降低我們这个代表性企业的生产费用。但是供給价格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情况，又必然給它們自己造成特殊困难；这些困难当在本篇的第十二章中加以討論。

第六节 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某商品的供給价格和它的实际生产成本幷沒有密切的关系。正常均衡情况的眞正的含义。“長时期”一詞的意义。

因此，如产量（在一个单位时間內）是使需求价格大于供給价格的产量，則卖主的所获不仅足以使他們认为值得把这样一个数

例如，这家代表性企业生产毛布 OM 数量时，我們可以把它的生产費用分成：(1) Mp_1，即生产它所使用的羊毛和其他流动資本的供給价格，(2) p_1p_2，即厂房、机器和其他固定資本的相应的耗損和折旧，(3) p_2p_3，全部資本的利息和保险費，(4) p_3p_4，即工厂員工的工資，(5) p_4p，即承担风险和监督經营者的总报酬之类。从而，随着 M 从 O 向右方移动，p_1、p_2、p_3、p_4 都各成为一条曲綫，由 P 所成之最后供給曲綫也可以用把毛布的各生产要素的供給曲綫向上加而成。



图(18)

决不能忘記，这些供給价格幷不是几种生产要素的单位的价格，而是生产一碼毛布所需要的那些要素的数量的价格。例如，p_3p_4 幷不是任何一定量劳动的价格，而是生产总产量 OM 碼中的一碼毛布所用的劳动量的价格（参閱上面第3节）。在这里我們无須考虑工厂地租是否必須另列一类；这是属于以后所要討論的一組問題。我們沒有注意各种税捐，而这些他当然必須要加以計算的。

① 这就是說，沿着供給曲綫向右移动的一点可以上升或下降，甚或可以交替升降；换言之，供給曲綫可以是上升的，也可以是下降的，甚或它的某些部分是上升的，而另一些部分却是下降的（参閱本书上卷第118頁脚注）。

量的貨物运往市場去卖，而且会多拿出一些，这时就有一种傾向于增加出售数量的积极力量起着作用。反之，如产量是使需求价格小于供給价格的产量，則卖主的所获就不足以使得他們认为值得把这样一个数量的貨物运往市場；因此，那些处在怀疑的边际，正在犹豫是否应当继續生产的人，就会决定停止生产，从而就有一种傾向于減少出售数量的积极力量起着作用。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給价格时，产量沒有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它处于均衡状态之中。

当供求均衡时，一个单位时間內所生产的商品量可以叫做**均衡产量**，它的售价可以叫做**均衡价格**。

这种均衡是**稳定的**均衡；这就是說，如价格与它稍有背离，将有恢复的趋势，像钟摆沿着它的最低点来回搖摆一样。我們将会看到，所有稳定均衡都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均衡状态中，需求价格大于供給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也就是小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反之亦然。因为当需求价格大于供給价格时，产量有增加的趋势。因此，如果需求价格大于供給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是小于均衡产量的那些数量，这时如果生产规模暫时减至稍低于均衡产量，則它就有恢复的趋势；可见，就向着那个方向移动而論，均衡是稳定的。如果需求价格高于供給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也就是小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那么，大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的需求价格必然低于供給价格。因此，如果生产量多少扩大到均衡数量以上，則它将有恢复的趋势；而就向着那个方向发生的变动而論，这种均衡也将是稳定的。

当供求处于稳定均衡时，如有任何意外之事使得生产规模离开它的均衡位置，則将有某些力量立即发生作用，它們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正如同一条綫所悬着的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它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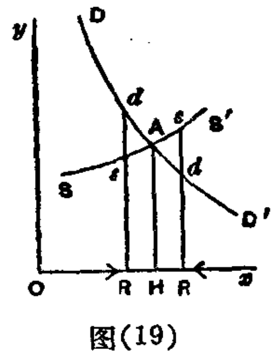
生产数量围繞着它的均衡位置发生的种种动蕩，具有相同的性质。①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摆动很少像一条綫任意悬着的石子的摆动那样有节奏。假如这条綫是悬在水車沟的混水中，沟中的河水有时可以自由地流着，而有时却被部分割断，則这种比較也許是更加确切的。这种錯綜复杂也不足以說明糾纏經济学家和商人的那种种干扰。如果持綫人用部分有节奏的和部分任意的动作摆动他的手，这个例証也不会克服有些眞正实际价値問題上的困难。因为实际上需求表和供給表并不是长期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动着的；它們的每种变动都使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有所变动，从而，給了产量和价格借以摆动的一个新的中心。

上述考虑表明时間因素对于供求有着巨大的重要性，这是我們现在就要研究的。我們将逐漸发现下述原理的許多不同的限制：即一种东西可依以生产的价格代表它的实际生产成本，也就是說，代表那直接地和間接地用在它的生产方面的种种努力和牺牲。

---

① 比較第 4 篇，第 1 章，第 1 节。为了用图形表示供求的均衡，我們可以一道作出供給曲綫和需求曲綫(如图 19)。如果 OR 代表生产实际上进行的速率，又如需求价格 Rd 大于供給价格 Rs，則生产十分有利，并将有所增加。我們所謂的产量指标 R 将向右移动。反之，如果 Rd 小于 Rs，則 R 将向左移动。如果 Rd 等于 Rs，也就是說，如果 R 正位于供求曲綫的交点之下，則供求均衡。



图(19)

这个图解可以被看成是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的典型图解，如果我們把 SS' 画成一条平行的直綫，我們就可以表示“报酬不变”的場合，其中供給价格对該商品的各种数量来說都是相同的。如果我們把 SS' 画成向下傾斜的，但斜度小于 DD'（这个条件的必要性以后会充分表现出来）則我們就求得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稳定均衡場合，不論在哪种場合下，上述推理却只字不变；但在报酬递增规律的場合下，会出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当留待以后討論。

因为在我們这样一个变化得很快的时代，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給的均衡和从某商品消費中所得到的滿足总量与生产它所用的努力与牺牲总量是不一致的。即使正常收入和利息——即付給这种努力和牺牲的貨币报酬是努力和牺牲的精确尺度时，上面这两个东西也不会是完全一致的。經常被援引和經常被歪曲的亚当·斯密和其他經济学家的那个原理的眞正含义是，商品的正常价值或“自然”价值是由于种种經济力量“在长时期內”傾向于使之产生的价值。那正是經济力量将会产生的那种平均价值，如果一般生活状况保持靜态的时間长得足以使这些力量充分发揮它們的作用的話。①

但是我們不能完滿地預測将来，料想不到的事是会发生的；现有的各种趋势，在它們来不及发揮现在看来似乎是它們的充分作用的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一般生活状况不是靜态的这一事实，是把經济学原理运用于实际問題时所遇到的許多困难的源泉。

当然，正常并不意味着竞爭。市場价格和正常价格同样是由許多影响所造成的，其中有些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面，有些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面，有些是竞爭的，而有些却不是竞爭的。当我們区别市場价格和正常价格以及区别正常价格一詞的广义和狭义的用法时，要注意的正是所考虑的那些影响的持久性及其发生作用所必需的时間。②

第七节　在短时期內，效用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而在長时期內，生产成本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

本书其余各章将主要討論的是解释商品的价值在长时期內有等于它的生产成本的趋势这一原理，并对这个原理加以限制。特别是本章所曾初步討論的均衡概念在本篇的第五章和第十二章中

---

① 参閱以下第5篇，第5章，第2节与附录八，第4节。

② 参閱本书第1篇，第3章，第4节。

将加以更仔細的研究。关于“生产成本”或“效用”决定价値的爭論将在附录一中加以討論。但是关于最后这个問題，在这里略叙一二，也許不是无益的。

我們討論价值是由效用所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和討論一块紙是由剪刀的上边裁还是由剪刀的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的确，当剪刀的一边拿着不动时，紙的裁剪是通过另一边的移动来实现的，我們大致可以說，紙是由第二边裁剪的。但是这种說法并不十分确切，只有把它当作对现象的一种通俗的解释，而不是当作一种精确的科学解释时，才可以那样說。

同样地，当一种成品必須銷售时，人們对它所願支付的价格将由他們要想得到它的那种願望和他們对它所能花费的数量来决定。他們想要得到它的那种願望部分地取决于这一机会，即如果他們不买这个东西，則他們将能按同样低廉的价格买到另外一种和它相似的东西。这种机会取决于支配着后面这一种东西供給的那些因素，而它的供給又取决于生产成本。但是待售的数量有时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数量，例如，魚市場就是如此，在魚市場上，当天的魚价差不多完全是由魚案上同需求比較起来的魚的数量来决定的。如果某人姑且假定魚的数量就是这么多，說价格是由需求支配的，那末，只要这种說法并不自命是一种严格的确切的說法，則他的这种簡单說法也許是可以原諒的。同样的，如认为克利斯蒂售卖行前后出售珍本书时所取的价格不同完全是由需求所决定的，这也是可以原諒的，但这說法决不是十分确切的。

举一个相反的极端的例証，我們看到有些商品是遵守收益不变規律的，这就是說，不論商品的产量是大是小，它們的平均成本大致相等，在这种場合下，市場价依以波动的正常水平将是这样明确的和固定的（以貨币表现的）生产成本。如果偶尔需求很大，則

市場价格暫时将超过正常水平,但結果生产将有所增加,而市場价格将下降。如果需求在某一时間內降至它的正常水平以下,情况就会与此相反。

在这种場合下,如果某人情願忽略市場的种种波动,姑认无論如何对某商品都会有足够的需求以保証該商品某一或多或少的数量可以在价格等于这种生产成本的情况下找到买主,那末,他虽然忽略需求的影响把(正常)价格說成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东西,也是可以原諒的,只要他不自命他在他的这一說法方面的措辞具有科学上的精确性并在适当的場合說明需求的影响的話。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就一般而論我們所考虑的时期愈短,我們就愈需要注意需求对价值的影响;时期愈长,生产成本对价值的影响将愈加重要。因为生产成本变动对于价值的影响与需求变动的影响比較起来,一般需要更长的时間才能表现出来。任何时候的实际价值,即一般所謂的市場价值,受那些一时的事件和一些間歇性和短期性的因素的影响往往比受那些持久性的因素的影响要大些,但在长时期內这些无常間歇性和不规則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在长时期內持久性因素完全支配着价值。但是即使持久性最强的那些因素也易于发生变动。因为整个生产結构是变动的,从这一代到另一代各种东西的相对生产成本都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当我們从資本家雇主的观点考察成本时,我們当然要用貨币来衡量它們。因为他同工人为完成工作而必須作出的努力的直接关系,是在他必須付出的貨币报酬方面。而他同他們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必須有的訓练的实际成本的关系只是間接的,虽然如我們以后将要看到的,对某些問題来說,他用貨币来衡量自己的劳动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我們从社会的观点考察成本,并研究达到一

定結果的成本是不是随着經济条件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时，与我們有关系的則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努力的实际成本和等待的实际成本了。如果用努力来計算的貨币购买力大致不变，如果等待的报酬率也大致不变，則用貨币衡量的成本和实际成本相一致：但我們永远都不应当輕易假定二者是相等的。这些考虑一般地也足够闡述下文中成本一詞，虽然在上下文句里未予清楚指明。

第四章　資金的投放与分配

第一节　在某人自己生产自己使用的場合下，决定投資的諸动机。未来滿足与現在滿足的均衡。

在我們研究正常价值时，必須闡明的头一个难题是关于支配那些为了未来的收益而投資的动机的性质。首先不妨来观察一下那样一个人的行为，这个人旣不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也不卖他所生产的东西，而只是自己給自己劳动；因此，他所权衡的一方面是他的劳作和牺牲，另方面是他从这些劳作和牺牲中所能預期的滿足，其間不参与任何的貨币报酬。

那末，让我們就举这样一个事例罢：有一个人为自己建造房屋，他所用的土地和建筑材料都是自然界所恩賜的；动工时他自己制造工具，而制造工具的劳动被算作建造房屋的一部分劳动。他势必要計算按照某旣定方案进行建筑所需要的劳作；并几乎本能地酌加一个各种劳作至房屋落成所經过的时間按几何比例（一种复利）增加的数量。落成以后，房屋对他的效用不但将补償他的各种劳作，而且也将补償他的等待。[①]

① 因为他可以把这些劳作或与其相等的劳作用来提供当前的滿足；而如果他宁

如果两种动机(一个是望而生畏，另一个是迫不及待)似乎是势均力敌，那末，他就会处于躊躇不决之中。就房屋的某些部分来說，他所得的利益也許比他所用的"实际"成本大得多。但是当他愈来愈轉向更加庞大的計划时，他最后就会发现任何扩大所带来的利益为它所需要的劳作与牺牲所抵消；而那种扩建就处于他投資的外限(outer limit)，或它的有利边际。

建造房屋的各个部分也許有几种方法；例如，有些部分旣可以使用木料，又可以使用石块，而质量几乎相等。按照各种設計对房屋的各个部分进行投資要与它所提供的利益加以比較，并把各种投資一直推到它的外限或有利边际为止。从而，也許有很多的有利边际：其中每个边际是和提供各种房屋的各种設計一致的。

第二节　过去收支的积累与未来收支的折扣。区分經常支出与資本支出的困难。

上述例証可以使我們懂得：作为某种东西的实际生产成本的劳作和牺牲是成为它的貨币成本的那些費用的基础。但是如上所說，现代企业家不論对工資或原料一般都是用貨币来支付的；从不过問这些貨币报酬作为劳作和牺牲的尺度究竟精确到什么程度。他的經費一般都是一点一点支出的。对任何支出的收益期待的时間越长，此項收益就越多，以便对他有所补偿。而預期的收益未

願要延期的滿足，那是因为他甚至在計及等待的不利之后，仍把这些滿足看作是超过它們所能代替的那些先前的滿足。因此，使他不傾向于建筑房屋的动力是他对这些劳作总和的估計，其中每种劳作的不利或負效用是依相应的等待时間按几何比例(一种复利)增加的。另一方面，迫使他建筑房屋的动力是他从房屋落成后所获得的那种滿足的預期；而这又可以归結为他从其使用中預期获得的多少遙远和多少一定的許多滿足的总和。如果他认为房屋給他提供的这种未来滿足的折现值总和除补償他所用的各种劳作和等待，尙綽綽有余，那末，他就决定建筑房屋(见第3篇，第5章，第3节；第4篇，第7章，第8节，与数学附录中注13)。

必是百发百中的；在这种場合下，他还須酌加損失风险。酌加之后，此項支出的收益預計必須超过支出本身，所超过之額不以他自己的报酬为轉移，而是按复利比例于他等待的时間增加的①。在这个項目下，还須加上各个企业在建立它的商业往来上所必須支出的直接或間接的巨額費用。

为簡便起见，我們可以把加上复利的任何支出（包括企业家自己的报酬在內）要素叫做累积要素。如同我們用貼現一詞来表示未来滿足的现值一样。因而各种支出要素从它被使用到它获得收益的期間勢必是累积的。而这些累积要素的总額就是企业的总支出。各种劳作和它們所产生的滿足可以結算到我們认为相宜的任何一天。但不論选择的是哪一天，一个簡单的准則是必須遵守的：从那天以前开始的每一要素，不論是劳作，或是滿足，都必須給它加上这个时期的复利。而从那天以后开始的每一要素都必須具有这个期間从該要素折成的复利。如果那天是企业开张以前的一天，則各种要素都必須折成现值。但是如果那天，像这些場合所常见的，是劳作結束和房屋落成的一天，則劳作必須有直到那天的复利，而滿足也必須都折成那天的现值。

等待是成本的一种要素，如同劳作是成本的要素一样眞实，当累积起来以后，它就被列入成本：因此，它当然不是分別加以計算的。同样，相反地，不論任何时期的貨币或对滿足的支配的收益是該时期收入的一个組成部分：如果那个时期是在結賬日以前，則它必須被累积到那一日；如果在結賬日以后，則它必須被折成那日的

① 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企业家的劳动价格看作原始支出的一部分，并与其余支出一并計算它的复利息。或我們可以用“复利潤”来代替复利息。这两种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以后我們就会知道，在某些場合第一种方法較好，而在另一些場合第二种方法却較适用。

現值。如果它不是用于直接的享受，而是被存起来以便取得未来收入，則这种收入决不能当作投資的追加报酬。①

如果这个企业比方承攬了开掘船塢的工程，一俟竣工即便付款；如果用于此項工程的厂房設备在施工过程中假定被用得破烂不堪，从而工程完毕时变得不值一文；那末，如果直到付款时期所积累的支出总額恰恰等于此項款額，則該企业恰恰够本。

但銷售所得照例是逐漸进来的；我們必須拟作一个瞻前顾后的資产負債表。向后看，我們应当把各种純支出加起来，并把各支出要素的累积复利加进去。向前看，我們应当把各种純收入加起来，并从各个值中减去它延期的复利。这样折算的純收入总額势必与累积支出的总額相等：如果二者恰相等，則企业恰恰够本。在計算支出时，企业負責人必須把自己劳动的价值計算进去。②

① 总的說来，来自儲蓄的收入在数量上一般将比儲蓄要大些，所大之数等于利息(即对儲蓄的报酬)。但是因为这种收入在用于滿足上所需要的时間比原有的儲蓄要长些，所以，它的貼现时間将較长；如果它代替原有的儲蓄而被列入投資借貸对照表中，則它所代表的恰是原有的儲蓄(对被儲蓄的原始收入和它以后所賺取的收入都要征收所得稅；所根据的理由和对勤劳的人应征較多的所得稅，而对懶惰的人应征較少的所得稅的那些理由相似)。本节的主要論点在附录十三中有所表述。

② 差不多各个行业在估計投資的价值和資本由于磨損，由于时間因素，由于新的发明和由于貿易方向的改变而产生的折旧和貶值方面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习慣。新的发明和貿易方向的改变可以暫时提高某些固定資本的价值，同时也可以降低其他固定資本的价值。而性情不同或在这个問題上兴趣各异的那些人对下述問題的看法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即在使厂房設备适应商业情况的变动所需要的支出中有哪些部分可以被看作是新的投資，而有哪些部分应当看作折旧，在决定企业所获得的純利潤或实际收入以前，从当时收入中作为支出加以扣除。就用于建立企业往来的投資而言，这些困难和由此而产生的意见紛歧是极其严重的，而适当估計一个企业的商誉或它"作为一个有利厂"的价值的方法亦复如此。关于这个問題的全貌，請参閱馬迪生所著《工厂的折旧及其估价》一书。

其他一些困难来自貨币购买力的变动。如果貨币的购买力有所下降，或換言之，如果一般物价有所上涨，則一个工厂的价值表面上似乎是上涨了，而其实仍旧不变。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在計算各种企业的实际贏利程度方面所引起的錯誤比最初看起来要大些，但是在我們沒有討論貨币理論以前，我們只好把所有类似的問題撇开不談。

第三节 代用原則在其上发生作用的有利边际，并非任何路綫上的一点，而是与所有路綫相切的一綫。

在創业的时候，和在以后的各个阶段，机警的企业家力图修改他的計划以便用一定的支出获得較大的成果，或用較少的支出获得相等的成果。換句話說，为了增加他的利潤，他不断地运用着代用原則；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总会提高全部工作效率，增进人类用組織和知識控制自然界的能力。

各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該地所从事的各类商业的組織方法：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种职业中，追求同样目的的二个人所采取的方法也将不是完全相同的。差异的趋势是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任何行业中的企业家越能干，这种趋势就越强。在某些行业例如棉紡业中，可能的差异只限于很狹隘的范围；一个人如在各部分工作中不使用机器，和不使用差不多最新式的机器，他就无法立足。但在其他行业例如木业和五金业的某些部門以及农业与零售业中，就会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从事于同业的二个厂商中，一个厂商也許将支付較多的工資总額，而另一个厂商却支付較大的机器用費；在二个零售商中，一个零售商积压在存貨上的資本較大，而另一个零售商在广告和建立有利的商业往来的非物质資本上所用的錢却較多。至于細节上的差异，那是数不胜数的。

各人的行动既受着他的特殊机会和資金的影响，也受着他的个性和联想的影响；但是各人考虑着他自己的資金，将把資本投向他的企业中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了外限或有利边际为止；也就是說，直到在他看来沒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該特定方面进一步投資所带来的利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有利边际，甚至就同一工业部門或分部来說，也不能被看作是任何可能投資的固定

綫上仅有的一点；而是被看作和各种可能投資綫相切的一条不规則形的界綫。

第四节 家庭經济与企业經济中資源分配的对照。

这个替代原理是和那种根据一般經驗在某方面过多地运用了資源或精力而引起的报酬递减率的趋势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而且部分地确实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从而它和古典經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个在早开发国家的土地上不断增加投資而来的报酬递减这一普遍趋势連結起来。替代原理和因增加支出而一般地引起边际效用的递減这一原理是如此相似，以致这两个原理的某些运用几乎是相同的。前面已經讲过，新的生产方法創造新的商品，或降低旧商品的价格，以便使为数更多的消費者有能力来消费它們。另一方面，消費方法和消費量的变动使生产有新的发展，使生产資金有新的分配。虽然最有助于人类高尙生活的某些消費方法对物质財富的生产如有所促进，也微乎其微，但是生产和消費毕竟是密切相关的。[①] 但我們现在要仔細考虑的是，生产資金在各种不同工业部門之間的分配如何反映了消費者在各种不同种类商品之間的购买額的分配。[②]

让我們再来看一看那个原始的家庭妇女吧，她“从本年所剪的羊毛制成的毛綫为数是有限的，她考虑家庭衣着方面的各种需要，并力求把毛綫在这些需要上分配得尽可能有助于家庭的幸福。如果分配以后，她有理由来惋惜她沒有用較多的毛綫做短袜和較少的毛綫做背心，那末，她将认为她是失敗了。但相反，如果她用得恰到好处，則她恰恰做了这样多的短袜和背心，以致她从做短袜用

① 见本书上卷第 103—110、82—87 頁。

② 本节的部分内容在以前各版中曾列入第 6 篇，第 1 章，第 7 节。但是为了給第 5 篇的一些基本章节作准备，似乎有必要把它放在这里。

的和做背心用的最后一束毛綫中获得了相等的利益"①。如果做一件背心适有两种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就其結果来說是同样令人滿意的，但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所用的毛綫稍多，而所引起的麻煩却稍少；那末，她的問題就会成为較大企业界的問題的典范。这些問題所包括的决定有三：第一，关于不同目的的相对重要性的决定；第二，关于达到各个目的所用的各种不同手段的相对优势的决定；第三，关于以这两組决定为基础的，她能最有利地把各种手段用于各种目的的那种边际的决定。

企业家必須在較大的规模上作出这三类决定，而在作出每一个决定之前，他要反复权衡和多方調整。②試以建筑业为例。让我們看一看从正当意义理解的"投机建筑商"的工作吧：这就是說，他是一个預料到普遍需求而从事建造眞正房屋的人；他的判断錯誤，他自食其不良后果，如果他的判断正确，則他和社会同受其利。假定他在考虑究竟建筑住宅，还是建筑貨栈、工厂或商店。他对最宜于每类建筑的工作方法都能同时提出很好的意见，并能大致估計它的成本。他估計适合每类建筑的各种不同地基的成本：并且他把他对任何地基所必須支付的价格算作他的資本支出的一部分，正如他把奠基等費用列入这种支出一样。他把这种成本估計和他从該建筑物及其地基所能得到的价格的估計加以比較。如果他发现沒有一种場合能使需求价格超过他的支出，足以給他提供合理的利潤，并补償风险，則他也許不会动工。或者为了留住他那些最可靠的工人并使他的厂房設备和助手有工可做，他也許可能冒

① 见第3篇，第5章，第1节。

② 本节其余內容和数学附录中注14中之前半部十分相似；讀者可以参考数学附录来讀它。这是一个微积分用語(并不是它的推理)特别有助于思想明确的問題。但是用日常用語也可以把它的主要內容表达出来。

着某些风险动工建筑：不过这点以后还要詳細討論。

假定他现在断定在他所能买的一块地基上建筑的某种式样的别墅可以給他提供适当的利潤。这样，主要追求的目的旣已决定，他就开始細心地研究这种目的借以达到的手段，与此同时，还要考虑他的設計細节方面各种可能的修改。

待建的房屋的一般性质旣已确定，他将必須考虑的是，按照什么比例使用各种不同的建筑材料如砖、石头、鋼、水泥、灰泥和木料等等，才能收到与其成本相較最能增进房屋在滿足买主的艺术趣味和他們的舒适方面的效益。在这样决定把他的資金最妥善地分配在各种不同的商品之間时，他所处理的問題和那个原始的家庭妇女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妇女必須考虑把她的毛綫最經济地分配在全家各种不同的需要方面。

和她一样，他不得不想到的是，任何特定用途所产生的利益直到某一点是相对地大的，以后会逐漸有所減少。和她一样，他必須把他的資金分配得使它們在各种用途上都具有相同的边际效用：他必須把这里削減一点經費所受的損失和那里增加一点經費所得的利益加以比較。实际上他們所遵循的方針和指导农場主的那些方針相同，这些方針使得他把資本和劳动投于土地时旣不会使土地在能提供丰富报酬的那种額外耕作上受到限制，亦不会因投資过多而引起报酬递減趋势在农业中发生强烈作用的危险。①

因此，如上面所說，正是那机警的企业家，他“把資本投向他的企业中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了外限或有利边际为止；也就是說，直到在他看来沒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該特定方面进一步投資所带来的利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他从不认为迂回的方法終归是有利的。但是他总在寻找一些迂回的方法，这些方法比

① 见以上第3篇，第3章，第1节，与本书上卷第175頁脚注。

直接的方法能生产出更大的(相对于其成本而言)效果。他采用其中最好的方法,如果他力所能及的話。

*　　*　　*

第五节　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的区分,因所述事业的时間長短不同而不同:这种差异是我們所以难以研究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主要原因。

这里可以討論有关成本的几个术語。当企业家經营某种企业而进行投資的时候,他期待的是从该企业的各种产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他企求在正常情况下对其中每一种产品都能索取一个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說,这种价格将不仅补偿特殊成本、直接成本或主要成本,而且也将分担它所应分担的一部分企业上的一般費用;而这些費用我們可以叫做它的一般成本或补充成本。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合起来就成为它的总成本。

企业上对主要成本一詞的用法是极不一致的,但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用法。补充成本包括大量企业資本所曾投入的那些机器厂房上的維修費用,以及高級职員的薪水。因为企业的这种薪水支出一般是不能迅速地适应他們工作量的变动的。此外只剩下生产商品时所用的原料的(貨币)成本和所用的那部分劳动的計时工資或計件工資与机器設备的額外耗損的(貨币)成本。这是厂商在他的工厂部分开工时和当商业清淡时他計算最低价格时他要考虑的特殊成本;这种最低价格使他觉得值得接受某种定貨,而不顾他的行为对損害未来定貨市場可能发生的任何影响。但实际上他通常一定得考虑这种影响:因为即使在商业清淡的时候,使他觉得值得生产的那种价格,实际上一般都比这种主要成本高得多,如我們以后将看到的那样。[1]

[1] 特别是在第5篇,第9章中,"有許多主要成本制度在流行……我們所謂的主

第六节 續前。

在短时期內，补充成本一般必須由售卖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补偿。而在长时期內就必須加以全部补偿；因为如果不这样，生产就会減少。补充成本具有許多不同的种类，其中有些和主要成本只有程度上的区別。例如，假使某机械厂正在犹疑是否按相当低的价格来承制一辆机車，那末，絕对的主要成本包括原料的价值和制造机車的技工和工人的工資。但关于領薪水的职員却沒有明确的准則。因为如果工作不忙，則他們也許有一些空余的时間；因此他們的薪水普通都被列入一般或补充成本中。但是这种界限往往含糊不淸。例如，工头和可靠的技工仅因工作暂时不多而被解雇者实不多见。因此，即使偶然定貨的价格不能补偿他們的工資，为了使他們有事可做也会接受这种定貨。这就是說，在这种場合下，不能把它們看成是主要成本。但办公室的人員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可以和該厂工作的变动相調节，办法是在生产任务不忙的时候不增人，甚至精簡一些不称职的人；而在生产任务繁忙的时候临时添人或把一部分工作委托給他厂。

如果我們从这些工作轉向較大的需时較长的工作任务例如履行几年以內逐漸交出許多机車的合同时，那末，和定貨相关的大部分行政工作必須被看作它所特有的工作：因为如果沒有接受这种定貨而又沒有別的定貨来代替它，則行政人員薪水項下的这笔費用几乎会有相应的減少。

如我們考慮的是任何一种主要工业品在长时期內的一个相当

要成本，如实际上这个詞所指的，只是指原始生产成本或直接生产成本；而在某些行业中，在生产成本中包括一部分間接費用和厂房設备的折旧費，也許是一种方便的事情，但是它决不应該包括資本的利息或利潤”（葛尔克、費尔斯合著：《工厂会計》，第1章）。

稳定的市場，則上述例証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在那种場合下配备专門技能和設置組織以及长期的行政人員与車間耐久装备所需要的支出，都可以看成是生产过程所必要的成本部分。那种支出将一直被增加到某种边际，在該边际此工业部門对它的市場来說似乎有发展过快的危险。

下章将继續討論第三章和本章的論点。要更加詳細指出的是，对供給，从而对价格最有影响的那些成本在承制一部机車的場合下如何局限于狹隘而武断的范围；但在不断供应一个相当稳定的普通市場的場合下，它們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且和工业經济的一般特点也更加一致：生产成本对于价值的影响除在比較长的时期內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成本是就整个生产过程，而不是就某特定机車或某特定組的貨物加以計算的。至于那些由生产工具的投資利息(或利潤)构成的主要成本与补充成本的性质因所述市場期間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将在第八至第十章中加以类似的研究。

同时不妨指出，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的区别存在于各个文明阶段，虽然除在資本主义阶段它多半不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魯滨逊克罗索有关的只是实际成本和实际满足：不买不卖的旧式农家把现在的"劳作和等待"用于未来的收益时也采取几乎相同的方式。但是如果他們都正在怀疑出外采摘野果时是否值得使用一个梯子，那末，所要比較的就只是主要成本和所期待的利益了。除非它在許多細小工作的总量中所預期提供的服务足以补償它的生产成本，那它是不会被制造的。在长时期內它必須补償它的总成本，即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

即使现代的雇主也必須首先把他自己的劳动看成是实际成本。尽管他认为某种事业多半可以提供一种貨币收入超过貨币支

出的剩余(适当地酌减风险与对未来意外的折现之后)；但是又认为这种剩余的数量将小于他在此項事业上所用的操劳的貨币等价，而在这种場合他将回避这种事业。[①]

第五章　正常需求和供給的均衡(續)，关于长期与短期

第一节　正常一詞作为日常用語和作为科学用語的差别。

第三章中曾指出，正常一詞的范围因所述时期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现在我們要更加仔細地来研究它們。

在这个場合，像在其他場合一样，經济学家只揭示那些日常談論中所潛伏的困难，以便通过正視这些困难，可以使它們得到彻底的克服。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慣于因时期的不同而对正常一詞的用法也有所不同，而让語义来說明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过渡。經济学家遵循着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做法，但是在煞費苦心来指出这种过渡的同时，他有时似乎造成他实际上所揭示了的那种复杂性。

例如，当人們說，某日的羊毛价格高得不正常，虽然全年平均价格低得不正常，1872 年矿工的工資高得不正常，而 1879 年却低得不正常，十四世紀末工人的(实际)工資高得不正常，而十六世紀中叶却低得不正常时，每个人都懂得，在这些不同的場合，正常一

① 工厂主預期有可能加在产品主要成本上的那些补充成本，是行将給他提供准租的一种来源。如果它們达到他的預期，那末，他的企业就会提供适当的利潤，如果它們远在預期之下，則他的企业就有江河日下的趋势。但是他的論断只和长期价值問題有关，而就这方面来說，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的区别并沒有特殊的意义，它們之間区别的重要性只限于短期价值問題。

詞的范围是不同的。

最能說明这点的是那些加工工业，在这些加工工业中，机器設备的寿命很长，而产品的寿命却很短。当某种新的紡織品最初流行，并且适合于生产它的机器設备很少时，在几个月內，它的正常价格也許是那些生产上同样困难但有着大量适用的机器設备和技术的其他紡織品的价格的两倍。考察长时期时，我們可以說，它的正常价格和其他紡織品的正常价格相等。但是，如果在头几个月有大量这种紡織品由破产者銷售，即使它的售价为其他紡織品的一半，我們也会說，它的价格是低得不正常的。每个人都认为在各該場合下語意表明了正常一詞的特殊用法，而正式的注释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日常談話中誤解是能够通过問答来立即消除的。但是让我們更愼重地考察这个問題吧。

我們已經知道[①]，毛布生产者必須根据生产毛布所需要的各种不同要素的数量来計算这些要素的生产費用；并首先假定供給情况是正常的。但我們还必須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应当根据他所预料的时間較远或較近，而給予正常一詞以較广或較狹的范围。

例如，在計算那引出使用某类織机的适当的劳动供給所需要的工資时，他也許采用附近地区内同样工作的现时工資，或者他也許认为，附近地区該特定种类的劳动供給很缺，它的现时工資比英国其他地方高些，在展望未来几年以便酌加劳动者的流入时，他也許采用一种比当时当地现行工資略低的正常工資率，最后，或者他也許认为，由于五十年以前人們对于毛布的前途过分乐观，全国織工的工資比同級劳动的其他工人是低得不正常的。他也許认为，这个行业的人过多，父母們已开始替他們的子女选择那些純利益

① 见第5篇，第3章，第5节。

較大、而又不很困难的职业；因此，几年以后織工的劳动供給将有所减少，所以，在展望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时，他势必采用一种比现行平均工資略高的正常工資率。[①]

此外，在計算羊毛的正常价格时，他許会采用过去几年的平均价格。他会估計到多半能影响最近将来羊毛的供給的任何变动。他要考虑像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不时发生的干旱现象的后果；因为干旱是經常的现象，不能把它看成是不正常的。但是他在这里并不考虑我們卷入一次可能使澳大利亚羊毛的供应中断的大战的机遇；他认为任何这种筹算应当列入非常的企业风险項下，而在計算羊毛的正常供給价格中是无須計及的。

他也許同样对待那由于国內暴动或劳动市場上具有非常性质的任何激烈而长期的扰乱而引起的风险。但是在他計算在正常情况下从机器等所能攫取的工作量时，他很可能計及因劳資糾紛而引起的那些小小的中断，而这些糾紛經常出现，从而应看成是事物的常态，这就是說，不把它看作是不正常的。

在所有这些計算方面，他沒有特别追究人类受自利或自尊的动机的专門影响有多大。他也許知道，憤怒与虛荣心和嫉妒与自尊心的伤害，像追逐金錢利得一样，差不多成为罢工和怠工的普通原因：但那并不在他的計算范围之內。他所要知道的有关它們的一切，是它們的作用是否具有充分的规则性，以便使他能够适当地計及它們对于工作中断和提高产品正常供給价格所产生的影响。[②]

---

① 企业家为实际目的須料得这样远，并使正常一詞的范围包括一整世紀的場合确不多见；但在經济科学的广泛运用中，甚至进一步扩大范围并考虑那些在数世紀内影响各业劳动供給价格的緩慢变动，有时也是必要的。

② 比較第1篇，第2章，第7节。

第二节 正常价值这一复杂問題必須加以剖析。第一步靜态的虚构；它的修正有可能使我們通过輔助性的靜态假設来处理价值問題。

时間因素是經济研究中所遇到的那些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这些困难使能力有限的人循序漸进就成为必要；把一个复杂的問題分成几部分，一次研究一部分，最后把他的局部解决綜合而成整个問題或多或少的全面解决。在把問題分成几部分时，他把那些一出现就不方便的干扰因素暂时擱置在所謂其他条件不变的这一范围之內。某些趋势的研究是在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假設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他趋势的存在并不否认，但它們的干扰作用是暂时予以忽略的。这样，問題搞得愈小，对它的处理就愈能精确，但是它和现实生活也就愈不符合。不过，每次精确地处理一个小問題，有助于处理包含它的那些大問題，而这种处理比在其他情况下要精确得多。逐步使更多的东西可以摆脱其他条件不变这一范围的限制；精确的討論能比前一阶段进行得較不抽象，而现实的討論也能进行得較为精确。①

研究时間因素对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間的关系的影响，首先要考虑其中很少受上述影响的那个有名的“靜态”假定；并把其中所发现的結果同现代世界中的結果加以比較。

靜态一名的来源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和消費以及分配和交换的一般条件是靜止的；但它却充滿着运动；因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人口的平均年齡可以不变，虽然各个人都从

① 如序言所述，本书主要討論的是正常状态；而这些状态有时被称作靜态。但是按照我的看法，正常价值問題属于經济动力学：部分原因是由于靜力学实际上只是动力学的一个分支，部分原因是由于有关經济靜止(靜态是其中主要的假設)的一切意见只是暂时的，只是用来說明論証中的特定阶段，一俟完毕，当即拋弃。

青年成长到壮年，然后又到老年。許多世代，按人口平均的等量产品是由相同的阶級用同样的方法生产出来；因此，生产工具的供給有充分的时間来适应稳定的需求。

当然，我們可以假定，在我們的靜态中，每个企业始終具有相同的规模，和相同的商业往来。但是我們无須那样做；我們认为下述假設就够了：即有的企业在上升，有的企业在衰退，但是，像处女林中的典型树一样，“代表性企业”总是具有几乎相同的规模，因此，該企业資源所产生的經济不变，因为生产总額不变，附近輔助工业所引起的經济也不变等等(这就是說，“代表性企业”的內部經济和外部經济不变。其預期恰能引入加入該业的那种价格，在长时期內必須足以补偿建立商业往来的費用；其中一定的比例部分必須列入总生产成本)。

在靜态下，那个显而易见的规律是：生产成本决定价值。各种結果主要归于一个原因，因果之間不存在許多复杂的作用和反作用。各种成本要素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受着固定习慣的某种控制。需求的反作用是不存在的；在經济原因的直接結果和后来結果之間是沒有根本的区别的；总之，如果我們假定在那个单調的世界中收获是一致的，就沒有长期正常价值和短期正常价值的区别了：因为代表性企业的规模总是相同的，并且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在相同的程度上做着同类的交易，既沒有旺季，也沒有淡季，正常供給价格借以决定的它那正常費用总是相同的。需求价格表总是不变的，供給表也不变；从而正常价格永远不变。

但是，在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这是不眞实的。在现实世界中，每种經济力量在围繞着它起作用的其他經济力量的影响下，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作用。在这里，生产量、生产方法和生产成本的变动始終是相互制約的；它們总是影响着需求的性质和程度，并且

也为后者所影响。此外，所有这些影响都需要时間来表现自己，而一般說来，沒有两种影响是齐头并进的。因此，在现实世界里，任何一种关于生产成本、需求和价值之間关系的簡易学說是必然錯誤的：因巧妙叙述而使它的外观越易懂，則它的害处也越大。某人多半是一个較好的經济学家，如果他相信自己的常識和实际直观，而不自认为研究价值理論并坚决认为它是容易的話。

第三节 續前。

上述靜态是其中人口不变的靜态。但是几乎所有它的那些显著特征都可以在这样的地方表露出来，那里人口和財富都在增长着，假定它們的增长率大致相等，同时土地也并不稀缺：再假定生产方法和商业状况很少有所改变，尤其是那里人的性格是一个不变的量。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生产和消費以及交換和分配的最重要条件仍具有相同的性质，它們彼此之間的一般关系也相同，虽然它們在量的方面都在增长着。①

这样放宽純靜态的严格限制，就使我們同现实生活接近一步；放宽得愈多，我們也就愈加接近。这样，我們逐步解决那无数經济原因相互作用的困难問題。在靜态下，生产和消費的一切条件都被化为靜止状态，但我們可以用所謂靜态方法(这种称呼虽不十分确切)作一些比較不严重的假設。用那种方法我們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中心点上：我們暫时假定把它納入靜态之中，进而研究和它相关的、影响它周围事物的那些力量以及使这些力量趋于均衡的任何趋势。許多这样的局部研究，可以解决那些困难得不能一举而加以解决的問題。②

① 参閱以下第5篇，第11章，第6节；并参照开恩斯：《政治經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第6章，第2节。

② 比較序言与附录八，第4节。

第四节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給的均衡的研究，可以分为关于長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研究。

我們可以把和漁业相关的問題大致分成几类，一类是因非常迅速的变化像天气变化无常而引起的問題，另一类是受时間相当长的变动的影响，例如牛瘟之后一二年內因肉类缺乏而造成的对魚的需求的增加所引起的問題；或者最后，我們可以設想，由于需用脑力的工匠人口的迅速增长，可能造成在整个一个世代里对于魚的需求的激增。

因天气的变化无常和其他相类似的原因而引起的魚价的天天变动，在现代英国，像在我們所假定的靜态中一样，受实际上相同的原因的支配。我們周围一般經济条件的变化是迅速的；但是它們快得还不足以显著地影响价格天天涨落所围繞的短期正常水平。在研究这种价格涨落的时候，它們是可以被忽略的(置于其他条件不变的范围內)。

让我們继續前进，并假定魚的需求有很大的增加，比方說，由于发生家畜传染病而使肉类成为昂貴而危险的食物达几年之久，以致引起对魚的一般需求的巨大增加。我們现在把那些天气所造成的变动置于其他条件不变的范围之內，暫时略而不論，因为这些变动是如此迅速，以致很快会彼此抵消，所以，就这类問題来說，它們是不重要的。由于相反的原因，我們也不管那些被培养成漁民的人数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动太慢，在肉类缺乏的一二年內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暫时不管这两类变化，我們便集中注意于这样一些影响：如給船員以适当的工資，以引誘他們在一二年內仍从事漁业，而不致去航船上另謀出路。我們认为，有些旧漁船，甚至那些不是特制的漁船是能够加以整修并用来捕一二年魚的。我們所求的任何一日的魚的供給的正常价格，是这样的价格，它迅速吸引到

漁业中的劳动和資本足以在捕获量中常的一个捕魚日內得到那种供給；魚价对漁业中可用資本和劳动的影响是由像这样一些狹隘的原因决定的。在需求特大的这几年里，价格围繞着波动的那个新水平显然比以前要高。这里我們看到一个几乎普遍的规律的例証，这个规律是，在正常一詞是用以指短时期的条件下，需求量的增加提高正常的供給价格。这个规律甚至对那些在长期內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工业来說也几乎是普遍有效的。①

但是如果我們轉而考察长期的正常供給价格，我們就会发觉这种价格是由不同的原因所支配，同时有着不同的結果。因为假定不食肉使得人們永远厌弃肉类，并假定对魚的已增加的需求持續的时間很长，足以使支配魚的供給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揮其作用(当然，逐日和逐年的波动会继續，但我們可以把它們放在一边)。海中的魚源也許有涸竭的迹象，而漁戶可能必得到更远的海岸和更深的海洋去捕魚，因为自然界对增加一定效率的劳动和資本，給予递减的报酬。在另一方面，那些人也許是正确的，他們认为人只对魚的不断減少負极小的責任；在那种場合，一只装备有同样好的工具和同样效率的船員出发去捕魚的船，似乎在漁业总规模扩大后，可以得到和以前差不多好的收获。无論如何，在漁业已确定为现在所增大的规模以后，以有能力的船員装备一只好船所用的正常成本一定不会比以前高，或許还会低些。因为既然漁民所需要的只是有訓练的技能，而不需要任何特别的天賦，他們的人数用不到一代就几乎可以增加到适应需求所必要的任何程度；而和造船、織网等相关的工业现在的规模都比較大，可以比較彻底地和經济地組織起来。因此，如果海里的魚源沒有涸竭的象征，經过足以使經

① 参閱第5篇，第11章，第1节。

济原因的正常作用自行发揮的时間，便能够以比較低的价格产生出更多的供給。并且，如果正常这个名詞是指长期而言，則魚的正常供給价格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减少。①

这样，我們可以强調所曾指出的平均价格和正常价格之間的区别：平均价格可以取自一日、一周、一年或任何其他时間內的任何一組銷售額的价格。它可以是任何时候許多市場上的銷售額的平均数，或者可以是許多这样的平均价格的平均数。但是对任何一类售卖是正常的条件，似乎未必就是对其他类售卖是正常的条件。所以，平均价格就是正常价格，只是偶然现象；这是某一組条件所促成的价格。如上所述，只有在靜态下，正常一詞的意义才始終一致。在这种状态中，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中，"平均价格"和"正常价格"才是同义語。②

第五节　續前。

现在从别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問題。市場价值是由需求和市場上现有商品的关系所决定；同时多少与"未来"的供給有关系，同行协議也不无某种影响。

但是现时的供給，它本身一部分是由于生产者过去的活动而产生的，而生产者是把他們的商品所可望得到的价格同他們为生

① 杜基(《物价史》，第1卷，第104頁)告訴我們說："有某些特种商品。用于海軍和軍事目的的对它們的需求占总供給的比例部分是如此之大，以致个人消費的减少是赶不上政府需求的即时增加的；因此，战爭爆发有使这类物品的价格提高到相当高度的趋势。但是即使这类物品的消費按累进比例的增加不是如此迅速，以致相对高价刺激下的供給不能和需求并进，也有使产量增加，从而使价格复归原位的趋势(假定在生产或进口方面沒有自然或人为的障碍)。因此，从价格表可以看出，硝、麻、鉄等的价格在因軍用而需求大大增加的影响下暴涨之后，只要需求不是节节上升，則又会下降"。可见，需求的节节上升可使一物的供給价格甚至上涨几年；虽然該物需求的不断增加(不是按供給赶不上的那种速率)会降低价格。

② 第5篇，第3章，第6节。此区别将在第5篇，第12章和附录八中进一步加以討論。并参閱开恩斯：《政治經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第7章。

产这些商品所花費的費用作了比較才决定进行这种生产活动的。他們所考虑的費用范围，取决于他們是仅仅考虑用他們现有設备来进行某种額外生产的額外費用，还是考虑为此目的而增建新設备。例如，在我們刚討論过的那个定做一台机車的場合，[①] 調整設备以适应需求的問題几乎是不会产生的。主要問題是是否可以从现有設备做出較多的工作的問題。但是由訂制許多机車，在几年中陆續交貨来看，为这个目的而"特别"扩充一些設备，并因此确实把这种扩充看作是主要边际生产成本，几乎肯定应該仔細地加以考虑。

看起来有市場的新生产无論是大还是小，一般的规律是，除非預期的价格非常低，只用很少的直接生产成本便能够最容易地生产出来的那一部分供給将会被生产出来：这一部分生产大概不是在生产边际上的。当預期价格有所起色时，增加的那一部分生产将会得到盈余，大大超过其直接成本，而生产边际将向外伸延。原則上預期价格每有增加，都会引誘那些在其他条件下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人，也来生产一点；并且使那些在价格較低时生产一些东西的人，在价格較高时多生产一点。按照这种价格对于他們是否值得生产，正处在这种怀疑边际的人的那一部分生产，应当与怀疑究竟是不是去生产的人們的那一部分生产，包括在一起；两者合起来便构成在那种价格时的边际生产。那些怀疑是否要生产一点的人，可以說是完全处在生产边际（或耕作边际，如果他們是农业經营者的話）上的。但是他們的人数通常不多，他們的行为沒有那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生产一些东西的人們的行为那样重要。

不論所指的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供給价格一詞的一般含义总是不变；但就細微的地方来說，却有很大的差別。在每一种場

① 本书下卷第51—58頁。

合，都指一定的总生产率；亦即指每天或每年的一定生产总量。在每一种場合，价格都是預期足以并且适足以使那些竭力想去生产那个总量的人們得到补偿的那个价格。在每一种場合，生产成本都是边际成本，亦即那些处于全然不生产的边际，以及如果預期从它們所得到的价格再低，便不会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成本。但是决定这个边际的原因，是随着所討論的时期的长短而改变的。就短期来說，人們把现有的生产設备数量看作是实际上差不多是固定的。他們是受他們的預期需求的支配来考虑运用这些設备的活动程度。就长期来說，人們竭力想去調节这些設备的数量，使适合它們所帮助生产的貨物的預期需求。让我們仔細地考察一下这种区别吧。

第六节　就短期而論，現有生产設备的数量实际上是固定的，但它們的利用率是随着需求而变化的。

預期会涨价的直接結果是使人們积极运用他們全部的生产設备，在全部时間，甚或超过规定时間来运用它們。那时供給价格是那部分产品的貨币生产成本，这部分产品的生产迫使雇主用如此高的工資雇用效率如此低的工人（也許由于加班加点而疲累不堪），并使他自己和别人如此紧张和不便，以致使他开始怀疑生产那部分产品是否值得。預期会跌价的直接結果是使許多生产設备閑置起来，同时也放松其他生产設备的工作；如果生产者不怕破坏他們的市場，那末，就是暂时以仅足以抵补其直接生产成本及足以报酬他們的煩劳的任何一种价格来进行生产，对于他們也是值得的。

但事实上他們一般都等待較高的价格；人人都怕妨碍他以后从自己的顾客那里获取較好的价格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是为一个大的和公开的市場而生产的話，那末，他多少害怕他如若不必要

地按照一种損坏大家的共同市場的价格出卖，会引起其他生产者的怨恨。在这种場合，有一些人每当价格有一点下落，无論是由于考虑他們自己的利益，或者由于与其他生产者所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議，总会暫时停止生产，以免进一步損坏市場；这些人的生产，便是在这种場合的边际生产。由于这些原因，生产者刚刚拒絕生产的那个境界的价格，便是眞正的短期边际供給价格。这种价格差不多总是高于，而且一般地大大高于原料、劳动和設备的磨損(稍微增多使用那些沒有充分利用的設备立刻直接引起的磨損)的专用成本即直接成本。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在一个使用价值很大的生产設备的行业里，商品的直接成本只不过是其总成本的一小部分。一宗远比正常价格为低的定貨，还可以超过它們的直接成本，多出大量的盈余。但是如果生产者由于急切地想免除他們的設备被閑置而接受这种定貨，那末，他們便使市場存貨充斥，并且会妨碍价格的恢复。不过事实上他們很少經常地、无节制地采取这种政策的。如果他們这样做，他們就会使該业中的許多人破产，說不定連他們自己也在內；在这种場合，需求的恢复很少在供給上有所反应，并会急剧提高該业产品的价格。这种极端剧烈的变动，归根到底，既不利于生产者，也不利于消費者；社会輿論并不全然反对这种商业道德慣例：即它譴責任何人由于輕易接受一种仅能抵償他的貨物直接成本、并且大大不足以抵补他的一般費用的价格因而“損坏市場”的那种行为。①

① 在有强大企业同盟(明的或暗的)的地方，生产者有时可以在很长时期內規定价格，而很少考虑生产成本。如果同盟的領导者是那些拥有优等生产条件的人，那末，可以断言(表面上和李嘉图的学說相对立，但实际上不然)，价格是由最容易生产的那部分供給来决定的。但事实上，財力最弱，为了免于破产而不得不継續生产的那些生产者，往往把他們的政策强加于其他盟員，因此，在美国和英国有这样一句諺語：**最弱的盟員經常是同盟的統治者。**

例如，如果一捆布在某一个时候的直接成本（就其最狹义而論）为一百鎊；如果該布应担的企业一般費用（包括企业主的正常利潤）又需要一百鎊，那末，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就短时期来說，实际上有效的供給价格或許不见得会降至一百五十鎊以下；当然，在对一般市場沒有多大的影响下，按較低的价格做几笔特别的生意还是可以的。

这样看来，虽然除了直接成本以外，再沒有必然地直接构成短期供給价格的因素，但是补充成本确实也間接地发生一些影响。一个生产者往往不把他出产的每一个个别的小部分产量的成本分离开来；他往往把大部分产量，甚至在某些場合把全部产量，多少当作一个单位来对待。他研究是否值得在他现有的业务方面增加某种新的业务，是否值得采用新机器，等等。他預先多少是把从这种变动所提供的額外产量当作一个单位；后来他又多少参照被当作一个单位的額外产量的全部成本，提出他乐于接受的那种最低的价格。

换句話說，在他的大多数的交易中，他是把他的生产过程中的增加部分，而不是把他产品的个别部分当作一个单位的。如果分析經济学家密切联系实际，他一定得效法。上述考虑有使价值理論的輪廓模糊的趋势，但它們幷不影响它的本质。[①]

就短期而言，可总結如下：特殊的技能和才干、适用的机器与其他物质資本的供給和适当工业組織的供給，都来不及充分地适应需求；但是生产者必須利用他們现有的生产設备尽量来使他們

① 对大多数場合，这种一般的叙述也許就够了，但是在第11章中，对代表性企业生产过程的边际增加額这一极其复杂的概念将加以較周密的研究；同时特别是当我們考虑那些出现报酬递增趋势的工业的时候，有比較詳細地解释我們的推理是針对代表性企业的那些条件的必要的。

的供給适应需求。一方面，如果生产設备的供給不足，由于时間太短，也来不及增加它們；另一方面，如果供給有余，它們也会有一部分只能被局部地利用着，因为时間太短，来不及使它們逐漸地耗損或改变它們的用途而大量地減少它們的供給。由这些設备而来的收入的种种变化，在短时間內对供給的影响还不显著，对它們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也沒有直接的影响；这种收入是总收入超过直接成本的那部分剩余；（这就是說，它具有像第八章中所詳述的租的某种性质）。但是，除非它在长期內足以补偿企业中一般成本的一个适当部分，則生产就会逐漸減少下去。这样，那些隐藏在长期中的因素，就会对短期价格的相对迅速的变动发生一种控制性的影响；而且害怕"損害市場"的心理往往也会使这些因素比在其他条件下更快地发生作用。

第七节　但是在長期中，生产所需要的設备的数量是根据对这些設备的产品的需求而加以調整的；生产單位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組商品。

另一方面，在长时期內，为了提供物质設备和商业組織，以及为了取得职业知識与专門技能而投入的全部資本和努力，都有足够时間来根据人們可望掙得的那些收入来予以調整。因此，对那些收入的估計就直接决定着它們的供給，形成了那些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眞正的长期供給价格。

投入某一企业的資本，有一大部分一般地是用于建立它的內部組織和外部的商业联系上的。如果这个企业不振，即使从他的物质設备的出售可以收回它的原有成本的一个相当部分，組織和联系上所花的那部分資本仍会全部化为烏有。不論誰打算在任何一业中創办一个新企业，都必須估計到这种損失的可能性。如果他本人于此类工作具有正常才干，他也許可以希望不久他的企业

会成为一个有相当程度的大规模生产經济的代表性企业（就我們所用該詞的意义而言)。如果据他看来,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的净收益比他在其他行业方面有机会投入同样資本所能获得的净收益要大一些的話,那么,他就会选择这个行业。由此可见,在某行业里在长期中左右着所产商品价格的投資，一方面是由对創办和經营一个代表性企业所需要的支出的估計来决定，另方面是由根据这一价格在一个长时期里所能获得的种种收入的估計来决定。

在任何一个时間里,有些企业是在上升着,而有些企业却在衰退着。但是当我們广泛地考察决定正常供給价格的因素时，我們无須过問巨潮表面的这些漩渦。生产的任何增加也許是由于有一个新的制造家与困难搏斗,以不足的資本,含辛茹苦,希望着逐步建立起一个兴旺的企业。也許是由于有一个富裕的工厂，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經济，从而在相对低廉的成本上增加了产量。同时,由于与这个行业的生产总量比較起来,这部分新增加的产量是相对的小,不会使价格跌落多少;所以,这个企业由于成功地适应它的环境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但是，当某些个别企业的命运发生种种变化时，作为生产总量的增加的直接后果,长期的正常价格是可以有稳步降低的趋势的。

第八节　价值問題的簡單分类。

当然,在“长期”和“短期”之間并沒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綫。自然在现实經济生活中并沒有划出这种分界綫；在处理实际問題时也不需要它們。正如同我們把开化种族和未开化种族加以比較，虽然对于二者并不能作严密的区分，但可确立有关他們各自的許多一般命題一样,所以我們拿长期和短期加以比較,并不企图在二者之間作任何严格的界綫。如果为了闡明一种特殊論点必須把某一事件截然分别开来的話，那末，我們可以通过一个特别的解释

語句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必須这样做的場合，既不常见，也不重要。

可以分为四类。在每一类中，价格都是由供給和需求的关系来支配的。就市場价格而言，供給是指手里现有的，无論如何也是指“行将有的”某一商品的数量而言。就正常价格而言，如果我們把“正常的”这个詞当作关系到几个月或一年这样的短期来看，那么，供給是指在所說的这种价格情况下，以现有的，包括人員在內的配备，在指定的时間里可以生产出来的那个商品数量。再就正常价格而言，如果正常一詞是指几年之长期的話，供給是指在这一时期內以其本身可以有利地被生产出来并投入生产的那些新的和旧的生产設备所能生产的那个商品数量。最后是那种处于逐漸性的或长久性运动中的正常价格，这种运动是由于一个世代到一个世代知識、人口和資本的逐漸增长以及需求和供給的变化而发生的。①

---

① 比較本章第 1 节。当然，几种生产要素适应需求所需要的时期也許是很不同的；例如，熟练排字工的人数不能增加得几乎同鉛字和印刷机的供給一样快。只是这个原因就很难严格地区分长期与短期。但事实上，理論上完全的长期必須給予这样的时間，它不仅足以有可能使商品的生产要素和需求相适应，而且也使那些生产要素的生产要素和需求相适应等等；而这点如照邏輯推下去，将引出工业靜态的假設，其中未来一代之所需可无限期地事先加以逆料。这种假設如果在李嘉图自己的叙述中沒有，但的确无意識地暗含于李嘉图价值理論的許多通俗解释中；我們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而使其輪廓朴素分明，而这又是本世紀前半期所流行的經济学說获得魅力和它們所具有的大多数可导致错誤的实际結論的趋势的原因。

相对的短期和长期問題一般地遵循着相同的方式。在具体研究某組关系时二者都使用部分或全体隔离的那种卓越的方法；二者都有机会分析和比較类似事件，并使其相互輝映；以及排列整頓那些具有同一性和在同一性中显出差别性的材料。但二者之間存在着显然的区别。在相对的短期問題上，把那些不特别加以考虑的力量暂时看作是不起作用的这种假設，是无大妨碍的。但是在，比如說，一整世代內由于那些广泛的力量对于所討論的問題只具有間接的关系而把它們置于其他条件不变的范围內，是有很大的妨碍的。因为即使間接的影响如果恰巧是积累性的，那末，在一世代的过程中，它們也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在实际問題上即使暂时忽略它們而不加以具体的研究，

本书其余部分主要討論的是上述第三类：即討論在相当长时期內工資、利潤和价格等的正常关系。但偶尔也涉及那些持續許多年的变动；有一章即第六篇的第十二章是用来探討“进步对于价值的影响”，亦即用来研究价值的长期变动的。

第六章　連带需求与复合需求，連带供給与复合供給

第一节　間接的派生需求。連帶需求。建筑业中劳資糾紛的例解。派生需求規律。

面包直接滿足人的需要。它的需求叫做直接需求。但是借以制造面包等的面粉机和烘炉間接滿足人的需要，它們的需求叫做間接需求。一般說来：

原料和其他生产資料的需求是間接的，是从借助它們而生产出来的那些可以直接使用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

面粉机和烘炉的服务共同連結在成品面包中，因此，它們的需求叫做連带需求。此外，蛇麻和麦芽是相互輔助的，是一道用来制造麦酒的……因此，在几种輔助品中，对每种輔助品的需求是来自

也是不安全的。因此，在关于很长时期的問題上使用靜态方法是危险的；步步都需要謹愼，明辨与节制。这种工作的困难与危险，在关于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些工业中达到了頂点；而正是在这些工业中这个方法才被应用得津津有味。这些問題我們必須留在第12章和附录八中加以討論。

但这里必須回答一个反对意见，这个意见是，因为“經济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时間越长，也越沒有糾正的希望”。因此，談論价值在长时期內趋于达到的那种位置，就等于把“变数当作常数”(德伐斯：《政治經济学》，第4篇，第5章)。我們暫时把变数当作常数，这是事实。但这是科学在处理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中的复杂而多变的材料方面曾經取得巨大进步所凭借的唯一方法，这也是事实。

它們生产某种成品，如一块面包或一桶麦酒时所共同提供的那些服务的。換句話說，有一种对其中任何一种輔助品在生产某种直接滿足需要、从而有直接需求的产品时所提供的服务的連带需求。成品的直接需求实际上可分成生产它所用的那些东西的許多派生需求。①

試另举一例来說明。房屋的直接需求引起对各种不同的建筑劳动、砖、石料和木材等的連带需求。而这些都是各种建筑工作的，或为簡单起见叫做新房屋的生产要素。其中对任何一种要素，例如像泥水匠的需求，只是一种間接或派生需求。

让我們把劳动市場經常发生的那类事件同上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劳資糾紛延續的时期是短期，我們所必須考虑的作为調节供求的那些因素只是在短期內起作用的因素。

这个事例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因此需要我們特别加以注意。但是我們应該看到，既然指的是短期，所以，它是本章和以下几章中的一些場合我們选例准則的例外，在那些場合有足够的时間使供給力量发揮充分长期的作用。

让我們假定，房屋的供求处于均衡状态，一群工人，比方說，泥水匠举行罢工，或有某种其他障碍影响泥水匠劳动的供給。为了把对該要素的需求抽出来而加以单独研究，我們首先假定，新房屋需求的一般条件不变（这就是說，新房屋的需求表仍然适用），其次假定，其他要素的供給的一般条件不变，其中二者当然是营造商的

---

① 比較第3篇，第3章，第6节。要記住：具有现成使用形式的东西曾被叫做一級財貨，或消費財貨；用以生产其他財貨的生产要素曾被叫做生产財貨，或二級財貨，或中間財貨：財貨何时眞正完成，也是很难說的，在它們眞正用于消費之前，有許多东西一般都当作已制成的消費財貨，例如面粉。见第2篇，第3章，第1节。工具財貨（被視作价値由其产品而来的那些財貨）这一概念的含混见第2篇，第4章，第13节。

营业能力和企业組織（亦即我們假定它們的供給价格表也有效）。那末，泥水匠劳动供給的暫时减少，将使建筑量有相应的减少：已减少的房数的需求价格将比以前高些，而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給价格将不变。① 从而，那时新房屋所能出售的价格，除超过建造房屋所需其他要素的买价总額还有相当的剩余，此剩余就是泥水匠劳动价格可能增加的限界，假定泥水匠的劳动是不可缺少的話。这种和泥水匠劳动供給的不同程度的减少相适应的不同数量的剩余，是由这一准則来决定的：就某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来說，对用于生产該商品的任何要素所提供的价格是以那个价格的差額为限，此差額是該商品数量能找到买主的价格减去生产它所用的其他相应要素得以供給的那些价格的总和。

用专門术語来說，某商品的任何生产要素的需求表可以从該商品的需求表求出来，办法是从該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的需求价格减去其他要素相应数量的供給价格总額。②

---

① 在一般情况下，无論如何这是眞的：加班加点的額外费用将較少，木匠、砖匠和其他工人的劳动价格多半下降，而不上升，砖和其他建筑材料也是这样。

② 文中的一般敍述对于大多数場合也許就够了；一般讀者似应删去本章其余脚注。

必須記住，这种派生表除在下述假設条件下是不能成立的，这些假設是：我們抽出这一要素以便单独研究；它的供給条件受到扰乱；当时沒有影响問題中其他成分的独立干扰；因此，在其他各生产要素的場合下，售价总与供給价格相等。

为了簡短起见，用图說明时，不妨把某商品的生产费用分成构成它的那二种东西的供給价格。让我們把一把刀的供給价格看作是刀身和刀柄的供給价格之总和，并把鑲刀柄于刀身的费用撇开不談。設 ss' 为刀柄的供給曲綫，SS' 为刀的供給曲綫；因 M 为 Ox 上任意一点，垂綫 MqQ 交 ss' 于 q，交 SS' 于 Q，所以，Mq 为刀柄 OM 之供給价格，qQ 为刀身 OM 之供給价格，MQ 为刀 OM 之供給价格，設 DD' 为刀之需求曲綫，交 SS' 于 A，AaB 如图所示，系一垂綫。那末，在均衡状态时，OB 数量的刀按价格 BA 出售，其中 Ba 归于刀柄，aA 归于刀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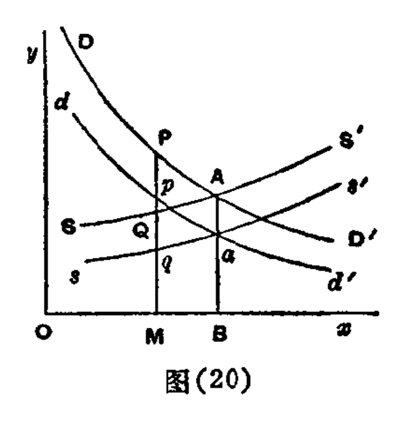
（在这个例解中，我們可以假定有充分的时間使支配供給价格的那些力量有可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因此我們就可以使我們的供給曲綫向下傾斜。这种变动并不影响我

第二节 供給的減少可以大大提高一个生产要素的价格的一些条件。

但是，当我們把这个理論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重要的是記住这一事实：即如果一种生产要素的供給受到扰乱，则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給也多半要受到扰乱。特别是当供給受到扰乱的那种要素是同一种劳动像泥水匠的劳动时，則雇主的报酬一般地起着緩冲作用。这就是說，損失首先落在他們的肩上；但是通过解雇他們的一部分工人和降低其他工人的工資，他們最終把大部分損失分配給其他生产要素。实现这点的过程的細节是不同的，是取决于

們的論証；但是一般說来，在我們的典型事例中最好是使用向上傾斜的供給曲綫。）

現在假定我們要单独研究刀柄的需求。从而我們假定刀的需求和刀柄的供給遵守着其曲綫分别代表的那些规律：并假定刀柄的供給曲綫仍然有效，并代表刀柄正常供給的种种情况，虽然刀柄的供給暫时受到干扰。設 MQ 交 DD' 于 P，則 MP 为 OM 刀的需求价格，Qq 为 OM 刀柄的供給价格。在 MP 上取一点 p，使 Pp 等于 Qq，因此 $Mp=MP-Qq$；則 Mp 为 OM 刀柄的需求价格。設 dd' 为 p 之軌迹；則 dd' 为刀柄的派生需求曲綫。当然它通过 a。现在我們可以把图中其余曲綫撇开不管，而只注意 dd'，ss'，并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也就是說，在沒有影响刀柄供給规律和刀的需求规律的那些干扰因素的条件下，把这二条曲綫看作是代表刀柄的需求和供給关系。那末，Ba 为刀柄的均衡价格，市場价格在供求（供給表由 ss'；需求表由 dd' 所代表）的影响下按着上章中所考察的那种方式围繞着它摆动。已經指出，一般的供求曲綫除在均衡点的附近并不具有实际的价值。这甚至更适用于派生需求方程式。



图(20)

（因 $Mp-Mq=MP-MQ$，所以，A 是稳定均衡点，a 点的均衡也是稳定均衡。但是如果供給曲綫是向下傾斜的，則这种說法略需加以修正，见附录八。）

在上例中，不論商品的产量如何，生产要素中各要素的单位不变，因为每把刀总是需要一个刀身和一个刀柄；但是当商品产量的变动引起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各要素数量的变动时，則用上述方法所作出的要素需求曲綫和供給曲綫就不能用該要素的固定单位来表示了。而在使它們适于一般使用以前，必須把它們还原成固定的单位（见数学附录中注14（乙））。

商业同盟的行动，取决于市場上的議价和其他的原因，而这些我們此刻不拟討論。

让我們研究什么是那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种东西的需要不是为了直接使用，而是当作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这种东西的供給减少可以使它的价格急剧上升。第一个条件是这种要素是生产該商品所必要的，或几乎是必要的，因为按相宜的价格买不到适当的代用品。

第二个条件是，該商品(該要素是生产它所必需的一种要素)是需求弹性很小的商品，因此，它的供給减少将使消費者願出更高的价格，而不願空手回家；当然，这又包括这样一个条件：即該商品的适当代用品是不能以比它的均衡价格略高的价格来买到的：如果房屋建筑的減少大大提高房价，那末，急于要获取額外利潤的营造商将彼此抬高价格以竞购市場上现有的泥水匠劳动。①

第三个条件是，这种要素的价格只占該商品生产費用很小的一部分。既然泥水匠的工資只占一所房屋的建筑費用总額的一小部分，即使工資增加百分之五十，对該房的造价也只能增加一个很小的比例部分，从而对需求的节制极小。②

第四个条件是，即使需求量略有减少，也会使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給价格大大下降；因为这将增加用来給該要素支付高价的差額。③ 例如，如果砖匠和其他工种的工人或雇主找不到别的工作，

① 我們必須研究在什么条件下 pM 与 aB 的比率将最大，其中 pM 为所述生产要素从供給由 OB 减至 OM(亦即减少 BM 数量)后的需求价格。第二个条件是 PM 应該很大；因为需求弹性为 $\frac{BM}{PM-AB}$，所以 PM 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需求弹性愈小。

② 第三个条件是，如 PM 按一定比率超过 AB，則 pM 也得按較大的比率超过 Ba。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那就需要使 Ba 仅是 BA 的一小部分。

③ 这就是說，如果 Qq 过去比现在要小些，則 Pp 过去会小些，而 Mp 会大些。见数学附录中注 15。

又賦閑不得，那末，他們也許情願为比以前低得多的报酬工作，而这将增加用来給泥水匠支付較高工資的差額。这四个条件是独立的，而最后三个条件的結果是累积性的。

如果不用灰泥或以低廉价格雇用粉刷业以外的人来做这种工作是可能的，那末，泥水匠工資的上涨就会受到限制。在有些場合，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通过派生需求的作用对其他要素的压迫，由于替代原理而得到緩和。①

此外，在取得成品生产要素中的某要素方面遇到的严重困难，往往可以用改变成品的性质来克服。有些泥水匠的劳动也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房中究竟值得使用多少粉刷工作，人們往往是犹疑不决的，如果它的价格上涨，則他們所用的粉刷将較少。他們因所用粉刷稍少而失去的那种满足的强度，就是它的边际效用；为了使用它而他們恰願支付的价格是用到該使用量的泥水匠工作的眞正需求价格。

在麦酒方面，麦芽和蛇麻的連带需求也是这样。但它們的比例是可以改变的。只因含有較多的蛇麻而和其他麦酒相区别的那种麦酒，能够得到較高的价格。这一差价代表蛇麻的需求。②

泥水匠和砖匠等人之間的关系，在相近行业的职工会的联合和斗争的历史上，充分表现了那种既有教益又富于浪漫情調的现象。但是連带需求中的絕大多数的事例是对某原料和加工工人需求的事例；例如像棉、麻、銅或鉄和使这几种原料得到加工的工人。此外，各种不同食品的相对价格因厨师熟练劳动供給的不同而有

① 庞巴維克的名著《經济財貨的价値論綱要》(《經济学与統計学年鉴》，第13卷)中指出，如果除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外所有的要素都有无限可用的代替品，因此它們的价格固定不变，則其余要素的派生需求价格将等于成品的需求价格与其余諸要素由此而規定的供給价格的总和之差。这是上述規律的一个有趣的特殊場合。

② 见数学附录中注16。

很大的不同：例如，在美国許多种肉和蔬菜的許多部分几乎是沒有价値的，因为那里熟练的厨师很缺，而且工資很高，但在法国它們却具有适当的价値，因为那里炊事技术十分普及。

第三节　复合需求。

我們已經討論过①，任何商品的总需求是怎样由需要它的那些不同集团的需求所組成。但是现在我們可以把复合需求这一概念推广到几組生产者所需要的生产必需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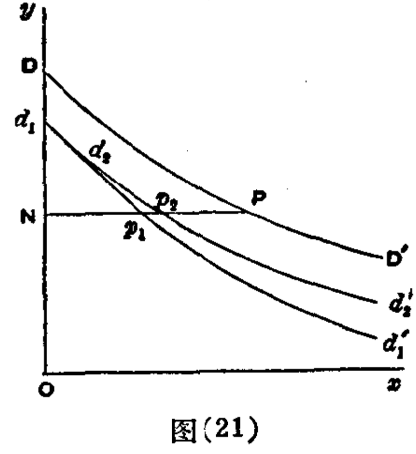
几乎各种原料和几乎各种劳动都被应用在許多不同的工业部門，生产出許多各式各样的商品。其中每种商品都有它自己的直接需求；从那种需求中可以求出它生产中所用的任何一种东西的派生需求，而这种东西照我們所曾述的方式②“分配在它的各种不同的用途上”，这些不同的用途是彼此竞爭的；相应的派生需求是彼此竞爭的需求。但是在同产品供給的关系上，它們是相互合作的；“合成”那汲尽供給的总需求，如同几个社会阶級对成品的局部需求加在一起合成它的总需求一样。③

---

① 见以上第3篇，第4章，第2、4节。

② 见以上第3篇，第5章。

③ 例如，設一个生产要素有三种用途。設 $d_1d'_1$ 为其第一种用途的需求曲綫。自 Oy 上任意一点 N 作 Np_1 平行于 Ox，并交 $d_1d'_1$ 于 p_1。則 Np_1 为第一种用途在价格 ON 下的需求量。延长 Np_1 至 p_2，继而延长至 P，并使 p_1p_2 与 p_2P 的长度分别代表第二种用途和第三种用途在价格 ON 下对該要素的需求量。随着 N 沿着 Oy 移动，設 p_2 所画出的曲綫为 $d_2d'_2$，設 P 所画出的曲綫为 DD'。这样，$d_2d'_2$ 就成为該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綫，如果它只有第一种和第二种用途的話。而 DD' 是它用于三种用途时的需求曲綫。按着什么次序排列这几种用途是无关紧要的。在所述場合下，第二种用途的需求价格开始时比第一种用途的要低些，而第



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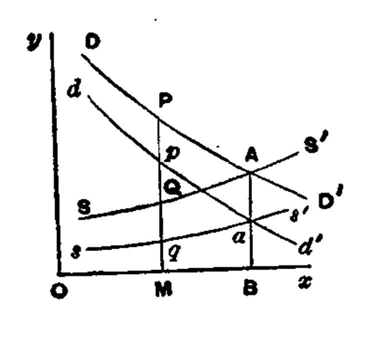
第四节　連帶供給。派生供給价格。

现在我們可以考虑連带产品：这就是說，它們是不易独自生产的；是并存于同一来源的，因此，可以說具有一个連带供給，像牛肉与牛皮或小麦与麦草。① 这种場合是和有連带需求的那些东西的場合一致的，只要用"供給"代替"需求"，几乎可以用相同的詞句加以討論，反之亦然。如同那些共同使用在同一个目的上的东西有連带需求一样，具有同一来源的那些东西也有一个連带供給。出于同一来源的单一供給可以分成許多来自它的那些东西的派生供給。②

三种用途的需求价格开始时却比第一种用途的高些(见数学附录中注 17)。

① 杜斯諾普教授(«美国經济評論»附刊，1914年，第89頁)认为，"凡产品由一个厂生产时的总生产成本小于由几个厂生产时的生产成本总和，都可以叫做連带产品"。这个定义不及我們在本节末所述的那个定义普遍；但就某些特殊場合来說，它是方便的。

② 如果想把連带产品的供求关系分开，那末，派生供給价格的求法正如同在类似需求場合下某生产要素的派生需求价格的求法一样。但必須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就是說，必須假定整个生产过程的供給表仍旧有效，除分出去的以外，連带产品中每个的需求表也必須有效)。派生供給价格的求法是，它必然等于整个生产过程的供給价格超过所有其他連带产品的需求价格总和之差；其中各种价格完全对各种相应数量而言。



图(22)

我們可以再举一个簡单的例子来說明，其中假定二連带产品的相对数量不变。設 SS' 为提供固定数量的肉和皮的牛的供給曲綫，dd' 为牛肉的需求曲綫。于 Ox 上任意一点M，作垂綫 Mp 交 dd' 于 p，并延长至P使 pP 代表 OM 皮的需求价格。則 MP 为 OM 牛的需求价格，而 P 之軌迹 DD' 为牛的需求曲綫。它可以叫做总需求曲綫。設 DD' 交 SS' 于 A；作 AaB。那末，在均衡时，按价格 BA 所生产和銷售的牛为 OB，在价格 BA 中 Ba 归于肉，而 aA 归于皮。

設 MP 交 SS' 于 Q。自 QM 取截綫 Qq 等于 Pp；則 q 为肉的派生供給曲綫上的一点。因为如果我們假定 OM 皮的售价总是等于相应的需求价格 Pp，那末由此可以

例如，自从谷物条例废除以来，英国所消費的大部分小麦是从国外輸入的，当然不带任何麦草。这就引起了麦草的缺乏，而麦草的价格因此上涨。种植小麦的农戶指望从麦草得到这种作物的大部分价值。可见，在小麦輸入国里，麦草的价值較高，而在小麦輸出国里則較低。同样地，在澳大利亚的产毛区，羊肉的价格有一个时候是很低的。羊毛輸出，羊肉只得留在本国消費；因为羊肉的需求不大，所以羊毛的价格不得不抵償几乎全部肉与毛的共同生产費用。后来，低廉的肉价刺激了肉类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现在澳大利亚的肉价比以前有所提高。

連带产品二者同时生产所用的成本和单独生产其中一个所用的成本完全相等的場合，是十分罕见的。如某企业的任何产品具有市場价值，則它上面曾用过特殊的操劳和費用几乎是肯定的，如果該产品的需求将急剧下降，則这种操劳和費用就会减少或省掉。例如，如果麦草不值錢，則农戶比平常更加努力以便使麦穗尽可能大得和麦杆相称。又如外国羊毛的輸入曾使英国羊用适当杂交和选种的方法加以改良，以便使它早期增加体重，甚至不惜以降低毛的质量为代价。只有当同一生产过程所生产的两种东西中的一种不值錢，卖不掉，而剔除又无須任何費用的时候，才沒有改变它的数量的那种引誘。也只有在这些例外場合，我們才无法确定連带产品中各自的供給价格。因为如果改变这些产品的比例是可能的，那末，通过改变这些比例，使其中一种产品的数量略有减少而不致影响其他产品的数量，我們就能确定在生产过程的全部費用中有那部分被节省下来。这部分費用就是該产品边际因素的生产費用；

推知，既然生产 OM 牛中每头牛所需的費用为 QM，則所余价格 $QM-Pp$，亦即 qM 将为 OM 肉中每头牛的肉所負担。而 q 之軌迹 ss' 与 dd' 为肉的供求曲綫（见数学附录中注 18）。

它正是我們所求的供給价格。①

但这些都是例外場合。一个企业，甚至一种工业往往认为尽量利用相同的設备、技术和企业組織来制造几类产品是有利的。在这些場合下，几种用途中所使用的任何一种东西的成本，必須由它在这些用途中所生产的成果来抵偿；但是很少有任何的自然规律来决定这些用途的相对重要性，或总成本借以分配的比例：許多都以市場的变迁特点为轉移。②

第五节　复合供給。

现在我們可以討論类似于合成需求的复合供給問題。一种需求根据替代原理，往往可以通过几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滿足。这些不同的途径是彼此竞争的；从而相应的商品供給也是彼此竞爭的供給。但它們在对需求的关系上是彼此合作的；"复合"成滿足需求的总供給。③

如果支配它們生产的原因大致相同，則在許多場合它們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商品。④例如，在許多場合，牛肉和羊肉可以当作一种商品的变种；但是在其他場合，例如在討論毛的供給問題时，它們就一定得分別对待；不过，竞爭品往往不是制成品，而是生产要素，例如，用于制造普通印刷用紙的纖維就有許多种。如上所述，当需求由可以替代它的那种竞爭品的竞爭供給得到滿足时，对几种輔助品供給中的一种像对泥水匠劳动供給的派生需求的强烈作

① 见数学附录中注 19。

② 这个問題在下章中略加討論，将来在《工业与商业》中再作充分的討論。

③ "竞爭品"一詞见用于費希尔教授的名著《价值与价格理論中的数学研究》中，此书对本章所討論的問題有很大的发揮。

④ 比較杰文斯《政治經济学理論》，第 145—146 頁，并参閱本书上卷第 119—121 頁与 125 頁之注。

用，是怎样易于受到削弱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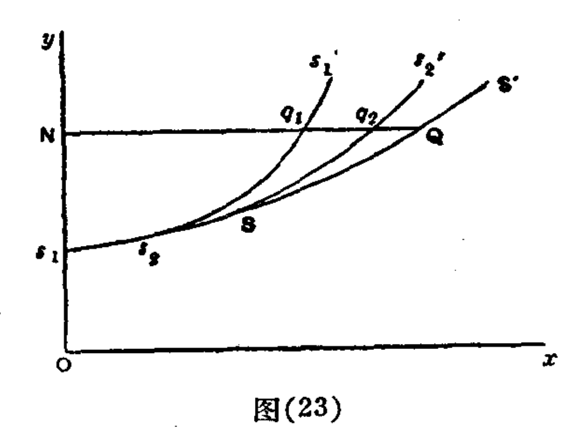
第六节　諸商品之間的錯綜复杂关系。

所有本章所述的这四个主要問題和几乎决定每种商品的价值的那些因素都有某些关系。在各种商品价值之間最重要的交錯关系中，許多关系都不是一望而知的。

例如，在炼鉄方面一般使用木炭时，皮革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

① 所有竞爭品趋于滿足的那种需要是由复合供給来滿足的，在任何价格下的总供給是按該价格的部分供給的总和。

例如，于 Oy 上任意一点 N 作 Nq_1q_2Q 平行于 Ox，使 Nq_1，q_1q_2，和 q_2Q 分别代表按价格 ON 所能供給的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竞爭品。則 NQ 为該价格下的总合成供給，而 Q 之軌迹为滿足所述需要的手段的供給曲綫。当然各竞爭品的单位必須选择得都能滿足等量的需要。在图所代表的場合下，按那种价格所能供应市場的第一种竞爭品的数量很少，这种价格太低，不能引出其他二种竞爭品的供給，按低得不能引出第三种竞爭品供給的那种价格而供应市場的第二种竞爭品的数量也很少（见数学附录中注 20）。



图(23)

只有当各竞爭品的供給沒有一种是受报酬递加規律的支配时，持續的竞爭照例才是可能的。只有当其中沒有一种能够驅逐其他竞爭品时，均衡才是稳定的；如所有竞爭品都遵守着报酬递減規律，則情况便是如此。因为如果那时有一种竞爭品暫时取得优势，而对它的使用有所增加，則它的供給价格势必上升，其他竞爭品开始以低于它的价格出售。但是如果其中的一种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規律，則竞爭会立即停止；因为它一旦暫时取得优势，增加了对它的使用就会降低它的供給价格，从而增加它的銷售量，而它的供給价格继續下降，余此类推。这样，它对其他竞爭品的优势继續增加，直至它把它們逐出这一領域而后止。的确，这个准則是有明显的例外的；遵守报酬递加規律的那些商品有时在这一領域充作竞爭品的时間似乎确实很长。如各种不同的縫級机和电灯泡。但是在这些場合下，那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滿足相同的需要，它們多少适应不同的需要或趣味；关于它們各自的优点仍有不同的看法；或其中有些东西也許取得专利权，或通过另外的途径为特定厂所壟断。在这种場合下，习慣和广告的作用可以使許多竞爭品长期留在这一領域；特别是如果生产那些按生产費用来說实际上质量是最佳的东西的生产者不能有效地登广告和用行商及其他代理人来推銷自己的商品。

取决于鉄的价格;制革者曾請求不用外国鉄,为的是英国炼鉄者对橡制木炭的需求可使英国橡树生产继續維持,从而使橡树皮的价格不致騰貴。[①]这个事例可以使我們认識到这一情况,即:某种东西的过度需求可以使它的供給来源受到破坏,从而使它可以有的那些連带产品感到缺乏;因为英国炼鉄者对木炭的需求导致英国許多森林的严重破坏。此外,对羊羔的过度需求被认为是几年以前普遍缺乏羊的一个原因。但有些人却持有相反的看法。他們认为,售与富人的春羔所得的价格越高,养羊就越有利,从而供应人民食用的羊肉也就越便宜。事实是,需求的增加可以产生相反的結果,这要看它所发生的作用快得是否阻止生产者使其生产与之相适应而定。

其次,对某业如美国某些地区的小麦种植业和其他地区銀矿业有利的鉄路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大地降低了那些地区的几乎其他各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費用。此外,苏打、漂白材料和食盐作为主要原料的其他工业品的价格,几乎因那些工业中所使用的生产方法的每次改进,而有相对的变动;而那些价格的每次变动又影响許多其他商品的价格,因为食盐工业的各种不同产品在許多加工工业部門中是多少带有重要性的生产要素。

再其次,棉花和棉籽油是連带产品,最近棉价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棉籽油加工的改进和使用。此外,如棉慌史所表明的,棉花的价格大都影响毛、麻、布和其他同类商品的价格;而棉籽油也越来越受到同类商品中新的竞爭。又如麦草在加工工业中已經找到許多新的用途,而这些发明使美国西部通常被焚毁的麦草获得价值,

① 托因比:《工业革命》,第80頁。

幷有阻止小麦边际生产成本上升的趋势。①

第七章　直接成本和总成本同連带产品的关系。銷售成本。风险保险。再生产成本

第一节　使混合企业的各部門适当分担生产費用特别是銷售費用的困难。

现在我們再来考虑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特别着眼于把补充成本适当分配于企业的連带产品。

某企业的一个部門所生产的一种产品往往在另一个部門当作原料使用，从而两个部門的相对贏利只有用精密的复式簿記制度

① 此外，因羊与牛竞用土地，所以皮革和棉布在間接需求方面竞用一种生产要素。但是，它們在家具商的店鋪中也作为原料竞相滿足同一需要。因此，家具商和鞋匠对皮革有复合需求，如鞋的上部由棉布制成，則对棉布也有复合需求：鞋提供了对棉布和皮革的連带需求，而棉布和皮革成为相互补充的供应品，如此类推，糾纏不尽。见数学附录注二十一。奥国学派的"分成价值"理論和本章所述的派生价值理論具有共同之点。不論使用哪个名詞，重要的是我們应当认識新旧价值理論之間的連續性；我們应当把分成价值或派生价值仅仅当作那样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和許多其他因素一道，在分配和交換的一般問題上占据应有的位置。新的名詞只是提供了把某些数学上所特有的那种精确表述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手段。生产者总是考虑，对他們所感兴趣的那种原料的需求是怎样取决于用它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而影响它們的各种变动又是如何来影响它的；这实际上是确定造成共同結果的那些力量中的任何一种的效率这一問題的一个特殊事例。用数学来說，这种共同結果可以叫做各种力量的一个函数：其中任何一种力量对这种結果的(边际)貢献，是由該力量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这种結果的(微小)变化来表示的；也就是說，由于那种力量的結果的微分系数来表示的。換句話說，一种生产要素的分成价值或派生价值，如該要素只用于一种产品，就是关于該要素的那种产品的微分系数；余此类推，如数学附录中注14—21中所示。(埃杰沃思教授竭力反对維塞尔的分成价值理論中的某些部分，《經济学杂志》，第5期，第279—285頁。)

才能加以确定；但实际上靠主观猜测作出概算較为普遍。农业，特别是当同一个农場把永久牧場和长期輪种的耕地結合在一起的时候，是說明这种困难的最好例証。①

另一个說明这种困难的事例是船主必須把他船的費用分配給很重的貨物和体积大但不很重的貨物的事例。他尽量設法載运这两种混合船貨；竞爭港口生存斗爭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那些港口所处的劣势，它們只能提供体积大的船貨，或只能提供很重的船貨；而一个港口，它的主要出口品很重但是体积不大，把能从該港按低廉运費装运出口品的那些工业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例如，斯塔福德郡各陶器厂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按低廉运費把它們的貨物由从默尔西河来的載有鉄和其他重船貨的船装运的緣故。

但是船业中却存在着自由竞爭，关于船的大小和形状，以及航路和一般的經营方法，它具有很大的抉择权；因此，在許多方面可以应用下述一般原理，即：某企业的連带产品的相对比例，必須調节得使各产品的边际生产費等于它的边际需求价格。② 換句話說，每种船貨的載运量有不断趋于均衡点的傾向，在該点該数量的需求价格在正常商业状态下恰够补偿它的运費，这种运費的計算不仅要包括它的直接成本（貨币），而且要包括企业在长期內因运輸而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全部补充成本。③ 在加工工业的某些部門中，任何一类商品的总生产成本的初步計算，通常是用假定它們所負

① 各业复式簿記的某些实际困难可以应用上章所述之数学或半数学分析。

② 比較第6章，第4节。

③ 当然，这对鉄路运价是不适用的。因为鉄路公司在經营方法上的伸縮性极小，并且从外面来的竞爭也往往不多，所以力求使它对各种运輸所收的运价和这些运輸对它的成本相适应的誘因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虽然它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各种場合下的直接成本，但是它不能精确地确定快运輸与慢运輸，长途运輸与短途运輸，輕运輸与重运輸的相对总成本，也不能精确地确定运輸繁忙与运輸清淡时的額外运輸的相对总成本。

担的企业补充成本的份额和它們的直接成本或生产它們所用的特别工資額成比例的方法进行的。然后再对那些比平均額需要較多或較少的場所，照明或貴重机器的使用的产品加以酌算；余类推。

第二节　續前。

企业补充成本的两个因素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配需要加以特别注意。它們是推銷成本和风险保险費。

有几种商品是易于推銷的；它們拥有稳定的需求，为儲备而生产往往是安全的。但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竞爭使它們的价格銳减，除生产它們的直接成本，不能提供大量剩余。有时候生产和銷售这些商品的工作几乎可以成为自动的，以便使它們不致負担多少管理和推銷费用。但是实际上往往使这些商品甚至負担少于它們所应担的很小份額，并把它們用于建立和保持商业往来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往来将便于推銷那些在生产上不易变成为正规化的他类商品；因为就这些商品而論，是沒有如此剧烈的竞爭的。厂商特别是从事家具业和服装业的厂商以及差不多所有各行业的零售商，經常引为上策的是，利用他們商品中的某一种当作宣传其他商品的手段，并且使第一类商品所負担的补充成本比它們的比例份額少些，使第二类商品所負担的比它們的比例份額多些。他們把那些性质如此一致、消費如此普遍，以致几乎所有买主都熟知它們的价值的商品列作第一类；列入第二类的是这些商品，关于它們，买主在投其所好方面想得多，而在按最低可能的价格购买方面却想得少。

所有这种性质的困难由于供給价格的不稳定而有所加剧，这种不稳定只要在报酬递加的趋势强烈地发生作用时就会出现。我們已經知道，在这些場合寻找正常供給价格时，我們必須选择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它是按正常能力經营的，从而获得工业組織所产生

的平均的內部和外部經济，而这些經济虽然随着特定企业的成败而变动不居，但是当生产总量增加时，它們一般地也有所增加。很显然，如果一个厂商生产一种商品，而这种商品增产又会使他得到更多的內部經济，那末，为了在一个新市場努力銷售这种商品而有很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如果他拥有雄厚的資本，商品又是大量需求的商品，这种推銷費用也許是很大的，甚至超过它的直接生产費用。事实上很可能，如果他同时推銷着几种别的商品，那末，关于这种費用的分配，有多少是本年它們中間每种銷量所应当負担的，有多少是努力为它們建立的未来商业往来所应当負担的，只能作一种大致的估計而已。

实际上，如果某种商品的生产遵守着报酬递加规律，从而給予大生产者以很大的优势，那末，这种生产很容易为少数几家大厂所操纵；而正常边际供給价格是不能用上述方法求出来，因为那个方法是假定有許多具有各种规模的企业的竞爭者，其中有些企业是新的，有些是旧的，有些处于上升阶段，有些处于下降阶段。而少数几家大厂的这种商品生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垄断的性质；它的价格多半取决于那些爭取扩大势力范围的竞爭对手之間的斗爭，很难有一种眞正的正常水平。

經济上的进步为在远处推銷商品不断提供着新的便利，它不仅降低运費，而且往往更重要的是，它使远处的生产者和消費者彼此挂鈎。尽管如此，住在当地的生产者在許多行业中都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优势使他能够同生产方法比較經济的远方竞爭者相抗衡。他在他的附近地区能够卖得和他們一样便宜，因为他的商品生产費用虽然高于他們，但是他却省下商品的大部分推銷成本。不过，时間是在生产方法更加經济的一边；如果他或某些新厂商不采用他們的先进生产方法，他的远方竞爭者将逐漸插足于該地。

尙待仔細研究的是，企业风险保险費和該企业所生产的任何特定商品的供給价格的关系。

第三节 風險保險。

厂商和商人通常都保火险和海上損失险；他們所付的保险費属于补充成本，其中一部分必須加在直接成本上，以便决定他們貨物的总成本。但是沒有一种保险是能够防止大多数企业风险的。

即使就火灾損失和海上損失而論，保险公司也必須估計到可能的不愼和欺騙；因此，除計算它們自己的費用和正常利潤以外，还必須收取一笔保险費，这笔保险費比那些管理妥善的建筑物或經营有方的船只所冒风险的实际等价要大得多。但火灾或海上事故所引起的損失（如果发生）多半是如此严重，以致支付这笔額外費用大多是值得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特殊的企业理由，而主要原因是由于增加着的財富的总效用不能和它的数量成比例的增加。但是大部分企业风险和該企业的一般管理有着如此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致承担它們的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为該企业負責。因此，就这些风险而論，每个厂都必須充作它自己的保险事务所。在这个項目下所支出的費用是它的一部分补充成本，其中一部分必須加在它的各种产品的直接成本上面。

但是这里有两种困难，在某些場合，风险保险費动輒被忽略，而在另一些場合，又动輒被計算两次。例如，一个大船主有时不願向海上保险者保他的船险；并至少把他保险时所要繳的一部分保险費放在一边，以便建立他自己的保险基金。但是当計算經营一只船的总成本时，他仍須把保险費加在它的直接成本上。关于那些他无法按合理价格买到保险单来保的风险（即使他想买的話），他必須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作同样的处理。例如，有时候他的某些船只将在港中閑起来，或只将賺取名义上的运費，而为了使他的企

业在长期內有利可图，他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他那些順利航行收取一笔保险費，以补償那些不順利航行所带来的損失。

但是这样做时，他所用的方法一般不是在他的賬上正式記一笔保险費，而是用一种簡单的方法，即：求出順利航行和不順利航行的平均数；一俟求出平均数之后，这些风险的保险費就不能当作一个单独項目而列入生产成本，否則就会把保险費計算重复了。在决定自冒风险之后，他用于預防风险的費用比他的竞爭者所用的平均費用似稍多一些；而这种額外費用按照普通的方法被列入他的資产負債表。实际上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保险費；因此，他决不应該单独計算这部分风险的保险費，因为那样他就会計算两次。①

当某厂商算出他在长期內所卖衣料的平均銷售額，并以过去的經驗作为他未来行动的借鉴时，他已經就計算了那些因新发明而使机器近于陈旧所产生的机器跌价的风险，和因式样改变而使他的商品貶值的风险。如果他再单独計算这些风险的保险費，他就会把它計算重复了。②

第四节　續前。

由此可见，当我們計算一个风险性企业的平均收入时，虽然要計算由于不稳定而来的費用，但是我們决不要再单独計算风险保险費。的确，一种冒险职业如金矿业对于某些人是具有特殊的吸

① 此外，美国有些保险公司按比一般低得多的保价保工厂中的火险，条件是：要履行规定的預防措施，如裝置自动灭火机，使墙与地板坚固。这些措施所用的費用实际上是一种保险費。自己預防火险的工厂加在其产品中的保险費，在用这种方法比用一般建筑的条件下，势必要少些。

② 此外，当农戶計算均等年成中种植某特定作物的費用时，他决不应該再另算一笔預防季节不适和歉收的保险費，因为在計算均等年成时，他已經把非常恶劣和非常适宜的季节的机遇算进去了。当計算渡船夫的年平均所得时，他有时不得不空渡的那种风险已經算进去了。

引力的：其中損失风险的阻力小于致富机会的吸引力，即使按保险公司估計員的原則計算的后者之值远不及前者；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具有一种传奇因素的风险性行业往往有人满之患，以致它的平均报酬比无险可冒时还要低些。[①] 但在大多数場合下，风险的影响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准付四厘的一张鉄路股票的售价比同样可能支付一分，七厘或任何中間額的股票的价格高些。

各业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在絕大多数的場合下，不稳定的禍害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总有些关系：在某些場合，引誘一定支出所需要的平均价格（如系悬殊很大和不稳定的結果的平均数），要略高于那种和該平均数相差极小的該冒险者自信获得的收益。因此，我們一定要把不稳定（如果它是非常大的）的报酬加在平均价格上；即使我們加上风险保险費，我們也应該把它的較大部分計算两次。[②]

第五节　再生产成本。本篇某些其余章节可暫时略而不論。

关于企业风险的討論再一次給我們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东西的价値虽然有和它的生产成本（貨币）相等的趋势，但是除偶然外，并不是在任何特定时間都与其相一致。凱雷看到这点时，曾建議我們应該說价値和再生产成本（貨币）的关系，而不应該說价値和生产成本的关系。

但是就正常价値而論，这种建議是沒有意义的。因为正常生产成本和正常再生产成本是同义异語；一种东西的价値有等于它的正常再生产成本（貨币），而不是它的正常生产成本的趋势，这种說法并沒有实质上的改变。再生产成本一詞不如生产成本一詞簡

---

① 《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0章。

② 屠能对大企业风险中不稳定所带来的禍害論述得很好（《孤立国》，第2章，第1节，第82頁）。

单，但指的却是一回事。

要求改变的这种論点，即使根据那个易于被接受的事实，也是站不住脚的，即：在某些少数場合下，一种东西的市場价值与其再生产成本的距离小，而与生产那个特定东西实际所用成本的距离大。例如，在炼鉄业近来有很大改进以前所造的一只船的现时价格和它的再生产成本（即用现代方法生产同样另一只船的成本）的差距，也許比它和过去生产那只船所用成本的差距小些。但是旧船的价格也許小于船的再生产成本，因为船的設計技术取得了像炼鉄方法那样快的进步；此外，鋼已經作为造船材料而代替了鉄。仍然可以断言，船的价格等于一只按现代設計和用现代方法生产的同样适用的船的成本。但是那和說船的价值等于它的再生产成本并不是一回事；其实，如往往发生的，当料想不到的船的缺乏使运費急剧增加时，那些急于想获取有利生意中的厚利的人，对一只可以航行的船行将支付的价格大大超过造船厂承造另一只同样适用但在以后交貨的船所取的价格。除买主能方便地等待新供应品的生产之外，再生产成本对价值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在下述場合下再生产成本和价格是沒有联系的；例如，被围困的城市中的粮食，在瘧疾流行的島上供給缺乏的奎宁，拉菲耳的画，无人喜爱的书籍，过时的装甲船，市場供应过剩的魚，市場几乎沒有的魚，哑钟，不时行的衣料，或废矿区中的房屋。

*　　　*　　　*

建議在經济分析上还沒有經驗的讀者最好刪去以下七章，直接讀第十五章，其中含有本篇的一个簡短的結論。的确，討論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那四章，特别是第八章和第九章都和“劳动純产品”一詞所含的某些难处有关；而这个名詞是在第六篇中使用的。但是那里所作的一般解释暂时足以满足大多数場合的需要；

而和它相关的一些复杂情况留待經济研究的高級阶段再加以討論。

第八章　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

第一节　本章和以下三章特别就时間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同产品价值的关系，以及諸产品的派生需求对其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的价值的影响。

本章和以下三章一方面是研究产品的边际成本及其价值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研究边际成本和生产它們时使用的土地、机器与其他生产工具的价值的关系。这种研究同正常条件和长期結果有关。必須时刻記住这个事实。任何东西的市場价值可以大大高于或低于它的正常生产成本：某特定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和正常条件下的边际成本毫不相干。①

在第六章末曾經指出，問題的一部分是不能和其余部分分开的。相对地說，这样的东西是沒有的，它的需求不受使它有用的其他东西的需求的巨大影响。我們甚至可以說，大多数商品的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从它們（作为原料或工具）助成其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由于这种需求是这样派生的，这种需求又多半取决于和它們共同生产那些商品的其他商品的供給。此外，可用来制造任何商品的任何东西的供給，往往受着那种东西的需

① 边际成本在现代分析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曾引起許多异議。但其中大多数所依据的論点，在于把指正常条件和正常价值的論断改成指非正常条件或特殊条件的論断而加以非难。

求的巨大影响，而这种需求又是从生产其他商品的用途中分出来的等等。在迅速而通俗的有关世界商业的討論中，可以而且必須忽略这些相互关系。但是任何称得起彻底的研究，对于这些关系的周密考察，是不能避而不談的。这就要求我們同时記住許多事情，正因为如此，經济学永远不能成为一种簡单的科学。①

这几章所要作出的貢献包括的范围很小，但那个范围是困难的。我們需要謹愼从事，并且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看。因为其中滿是陷阱和絆脚石。它主要討論的是土地、机器和其他物质生产工具的报酬。它的基本論点对人的报酬也是适用的；但这些报酬是受不影响物质生产工具的报酬的某些因素的影响的：即使不再因枝节問題，而使其錯綜复杂，我們所討論的东西也已經是够难的了。

第二节　替代原則的又一例解。

让我們首先回忆一下替代原理的作用。在现代世界中，差不多所有的生产資料都經过那些专門从事于組織居民經济力量的雇主和其他企业家之手。他們每人随时随地都选择那些似乎最适合他用的那些生产要素。他对他所用的那些生产要素所支付的价格总額，照例是小于他对那些可用来替代它們的別組要素所必須支付的价格总額。因为无論什么时候如果事情并非如此，则他将着手用比較廉价的措施或过程加以替代。②

上述論点和日常生活中的俗語相合，如“凡事都有找到自己归宿的趋势”，“大多数人之所得，几等于他們之所值”，又如“假使某

① 讀者請参閱第81頁脚注，特別要参考开始于数学附录中注14，而完成于注21之关于价值中心問題的簡要数学表述。

② 参考第5篇，第3章，第3节；第5篇，第4章，第3、4两节；与数学附录中注16。

人比另一个人多赚一倍，这說明他的工作也多值一倍”，又如“机器将代替手工劳动，只要它能提供廉价的劳务”。这个原理起作用时确实不是沒有受到障碍的。它也許受到习慣或法律的限制，也許受到門戶之见或工会章程的限制。它也許因企业心的缺乏而減弱，也許因不忍拆伙而緩和。但它总是起着作用，并貫穿在现代世界的全部經济措施之中。

例如，有几种田間作业，用馬力显然比用汽力更为相宜，或用汽力显然比用馬力更为相宜。如果我們现在可以假定，在馬拉农具或动力机器方面沒有新的长足进步；因此，假定过去的經驗曾使农場主逐漸学会运用替代规律；那末，根据这个假定，汽力的应用势必被扩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再多使用任何一点汽力以代替馬力也不会带来純利益。不过，将留有一个边际，在那个边际，它們都能无差异地加以使用（如杰文斯也許会說的那样）；在那个边际，汽力或馬力对总产值的純增益将比例于使用它的成本。[①]

同样地，如果有取得同样結果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熟练劳动，而另一种是用非熟练劳动，那末，效率比成本高的那种方法将得到采用。将有一个边际，在那个边际，每种方法都将被无差异地加以使用。[②] 在那条綫上，每种方法的效率和对它所支付的价格成比例，当然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各种不同工厂的特殊情况是要計及的。换句話說，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工資比例等于它們在无差异边际上的效率比例。

---

① 此边际将因当地条件，农場主个人的习惯、喜好与資源而异。在小块田与崎岖地上使用机器的困难，在劳力缺乏的地区比在劳力多的地区，易于克服；如实际上很可能的，当前者比后者的煤炭較賤，馬料較貴时，尤其是这样。

② 熟练的手工劳动一般地用于特殊定貨和其中許多都不需要相同规格的产品；而輔以专門机器的非熟练劳动却用于其他产品。在各大工厂的相同工作中，这两种方法是并存的。但二者之間的界点在各厂略有不同。

此外，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之間的竞爭类似于不同种类的手工劳动或不同种类的机器劳动之間的竞爭。手工劳动对于某些操作例如对于鋤去生長不規則的那些貴重作物的杂草，具有优势，而馬力对于鋤去一块普通蕪菁地的杂草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們每一种在各自領域中的应用将被扩大到再用就不会带来純利益的程度为止。在手工劳动和馬力之間的无差异边际上，它們的价格必須和它們的效率成比例；可见，替代的影响有在劳动工資和对馬力所必須支付的价格之間确立一种直接关系的趋势。

第三节　純产品的定义。

各种不同的劳动、原料、机器和其他設备以及內部和外部企业組織，照例都是用来生产商品的。經济自由的优越性在这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即：一个有天才的企业家自冒风险进行試驗，以观察某种新方法或各种旧方法的結合是否比旧方法的效率更大。的确，每个企业家都根据他的精力和才能不断地力图了解他所使用的每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效率，和可能用来代替它們中間某些要素的其他要素的相对效率。他尽量估計額外使用任何一种要素将带来多少純产品（即他的总产值的純增益）；所謂純是指减去由于这种变动而可以間接引起的任何額外費用，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任何节約。他力图把各种要素使用到那个边际，在这个边际，它的純产品不再超过他对它所必須支付的价格。他的估計一般是靠久經訓練的本能，而不是靠正式計算；但是他的方法和我們在研究派生需求时所指出的方法大致相同；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些方法可以被描述为用一种复杂而精密的复式簿記制度所能办到的方法。①

① 他所希求的改变也許只能是大規模的改变；例如某工厂中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在这种場合，改变会带来某种不稳定和风险。如果我們观察各个别人的行为，那

我們曾經作过某些这类簡单的計算。例如，我們曾看到麦酒中的蛇麻和麦芽的比例是怎样可以改变，由于增加蛇麻的分量而麦酒所能得到的額外价格是怎样成为决定蛇麻需求价格的一种典型因素。假定增加使用蛇麻并不引起額外的操劳或任何費用，并假定使用这个額外数量的利害得失值得考虑，这样麦酒所具有的額外价值就是我們所求的蛇麻的边际純产品。在这个場合，像在大多数其他場合一样，純产品是产品质量的提高，或产品价值的一般增益。它并不是可以和其余产品分开的一个确定的部分，但在例外場合它是可以分开的。①

第四节 任何要素的过分使用会引起报酬遞減。这一事实和下述事实类似，但不尽相同，即：投于土地的資本和各种劳动的相应的增加，会引起报酬遞減。

任何生产要素的边际使用这一概念，意味着由于它的使用递加而有报酬递减的可能趋势。

在企业的各个部門中，甚至可以說，在一切日常生活事务中，为达到任何目的而过度使用任何手段势必要引起报酬递減。我們可以再举一些例子来說明那个曾被論証过的原理。② 在制造縫級机方面，有些部件用鑄鉄就可以做得很好，其他部件用普通鋼就成了；还有的部件需要特别昂貴的合金鋼，而且所有的部件都应該配

末，不論在生产或消費方面中断是不可避免的。如在一个大市場上对帽子、手表和喜餅的需求是連續不断的，虽然沒有哪个人买得很多，同样，总有些行业，其中不用机器的小企业和使用机器的大企业都能获得最大的經济；而中型企业則处于边际。此外，即使在已經使用机器的大厂中，总是有些东西使用手工劳动，而在别处却使用机器，等等。

① 参閱本书下卷第 75 頁与数学附录中注 16 。并参閱第 5 篇，第 6、7 两章中之其他例証。工資与边际牧者之間的关系及其劳动純产品的进一步論証，詳见第 6 篇，第 1 章，第 7 节。

② 参閱第 5 篇，第 4 章，第 4 节；及本书下卷第 196 頁关于屠能的注。

合得平滑，以便机器运轉灵活。如果任何人把不适当的操劳和費用用于选择原料，以滿足次要用途的需要，那末，确实可以断言，此項支出提供急剧的报酬递減；把其中一部分用来使机器运轉灵活，甚或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器，对他也許更加有利一些。如果他把过多的支出只是用于涂漆上光，并使用低級金属来代替必要的高級金属，則事情甚至会更糟一些。

这种考虑乍看似乎使經济問題有所簡化；恰恰相反，它却是困难和混乱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所有这些不同的报酬递減趋势虽有某些类似之处，但它們毕竟是不同的。例如，由于在特定工作上所应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当而产生的报酬递減，和因人口增加而加于生活資料的压力这一明显趋势毫无共同之处。古典学派那个伟大的报酬递減规律的主要应用，并不在任何一种特定的作物上，而是在所有的主要粮食作物上。它认为农場主通常一定是种植那些他們的土地和資源最宜于种植的作物，同时考虑到这些作物的相对需求；此外，它认为他們必然把他們的資源适当地分配給各种不同的用途。它并沒有认为他們具有无限的聪明智慧，但是它假定在分配这些資源方面他們显示了相当的愼重和明智。它所指的国家是，它的全部土地已經操纵在现实企业家的手中，他們可以从銀行貸款来补充自己的資本，只要他們証明貸款的用途正当，这个规律断言，該国农业总投資的增加将引起一般农产品的报酬递減。这个論点是和下述論点相似，但却截然有所区别，即：如果任何农場主把自己的資源不适当地分配在各种不同的耕作計划方面，那末，他从那些用得过多的支出部分将得到显著的报酬递減。

例如，在某既定場合下，在可以最有利地用于耕地、耙地或施肥上的支出額之間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于这个問題也許有某些

意见分歧，但是分歧不大。一个沒有經驗的人把一块已經以机械处理相当好的土地耕过許多遍，而对它所急需的肥料施得很少，甚或沒有施肥，他一般地会受到指責，因为他耕的次数过多，以致使它引起急剧的报酬递減。但这种誤用資源的結果是和一个早开发国家的农业由于耕作中运用适当的那些資源的一般增加而引起的报酬递減趋势毫不相干。的确可以找到十分类似的場合，即：甚至在那些增加的資本和劳动如加以适当的分配就产生报酬递加的工业中，特定的資源如按不适当的比例运用，就会产生递減的报酬。①

① 参閱上文第4篇，第3章，第8节。卡弗：《財富的分配》，第2章与本书上卷第329頁之注。J. A. 霍布森在现实社会經济方面是一位积极而有见地的著作家。但是作为一个李嘉图理論的批判者，他往往低估了他所討論的那些問題的困难。他断言，如果任何生产要素的边际使用遭到限制，那将使生产扰乱，以致其他各要素的功效将比以前有所下降；因此，所引起的总損失将不仅包括該要素的真正边际产品，而且也包括其他要素的一部分产品。但他似乎忽略了下述各点：(1)有一些經常起作用的力量，这些力量有使資源在其各种不同用途方面的分配得到如此調节的趋势，以致任何分配不当不久就会得到糾正。而所述論点并不要求对过分分配不当的例外場合予以适用。(2)当分配得十分恰当时，要素使用比例方面稍有改变，将減少該分配的效率；所減少之量和那种变动比較起来是很小的(用术語来說，它属于"二級小数")，因此，相对于那种变动它是可以不計的(用純数学术語来說，效率可以視作要素比例的一个函数。如效率达到最大限度，則这些比例中的任何一种的微分系数等于零)。因此，如果不計及霍布森先生所忽略的那些因素，就会犯严重的錯誤。(3)在經济学如在物理学中一样，变动一般是連續不絕的。急剧的变动的确可以发生，但是它們必須予以分別处理。取自急剧变动的例証不能真正地說明正常稳定的进化过程。在我們面前的那个具体問題上，这种警惕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任何一种生产要素供給的急剧减少，可以很容易地使所有其他要素实际上无用武之地；因此，它所引起的損失可以和一直用到下述边际上的該要素的供給因稍有減少而引起的損失全不相称。这个边际是，因稍微多用該要素而带来的額外純产品是否有利，尙在犹疑不定。对于复杂数量关系方面变动的研究，往往因忽略这种考虑而受到損害，而这点霍布森先生似乎动輒有所忽視；如他在《工业制度》(第110頁)中对"边际牧者"所作的評論即为一例。参閱埃杰沃斯在《經济学季刊》(1904年，第167頁)与《科学》(1910年，第95—100頁)对本注中所提到的二个事例所作的精辟分析。

第五节　各种边际用途指明价值，但并不决定价值。边际用途和价值都是由供求的一般关系来决定的。

生产边际的純产品在现代分配理論中所起的作用往往引起誤解。特别是許多有資格的著作家曾认为它代表作为决定全体的价值的一种东西的边际使用。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理論是說，我們必須到边际去研究决定全体的价值的那些力量所起的作用。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然，撤消（比方說）鉄的任何必要的使用和撤消它的边际使用对它的价值的影响完全相同，如同一个高压状态下的鍋炉中的压力从别处跑汽和从任何一个安全汽門中跑汽所受的影响完全相同一样。但事实上除了通过安全汽門汽是不会跑出的。同样地，鉄或任何生产要素(在一般情况下)除了在它的使用不能提供明显的剩余利潤的点上是不会弃而不用的；这就是說，它只是从它的边际使用中被排除出去。

又如一个自动磅秤的指針从表明的意义上說决定所求的重量。同样，从那由代表每平方英吋一百磅压力的弹簧所控制的一个安全汽門中的跑汽决定鍋炉中的压力，也就是說，表明它已經达到每平方英吋一百磅的压力。压力是由热产生的；当汽压在现有热度下大得超过弹簧的阻力时，汽門中的弹簧通过放汽来調节压力。

同样地，关于机器和其他人造生产工具，也有一种边际，通过这种边际，追加的供給是在克服了所謂“生产成本”这一弹簧的阻力之后进来的。因为如果那些工具的供給和需求比較起来是如此之少，以致从新的供給所預期的报酬除对它們的生产成本(除計算折旧費等外)提供正常利息(或利潤，如果經营上的报酬也計算在內的話)外，尙綽綽有余，那末，汽門敞开，新的供給进来。如果报酬低于此数，則汽門閉而不动。总之，因现有的供給由于使用和时

間的消逝而在逐漸毁灭，所以，当汽門在关閉的时候，供給总是在減少着。汽門是供給和需求的一般关系借以决定价值的那部分机器。但是边际使用并不决定价值；因为边际使用和价值一道是由供求的一般关系决定的。

第六节　利息和利潤二詞直接适用于流动資本，而根据特定假設只間接适用于生产資本。这几章的中心理論。

可见，如果生产者个人的資源采取一般购买力的形式，則他将把每种投資推广到那一边际，在該边际，他从它所期待的純报酬不再高于他从某种别的材料、机器、广告或增雇某些劳动的投資中所能取得的純报酬。每种投資仿佛将被推到一个汽門，該汽門所給予它的阻力等于它的扩张力。如果他投資于材料或劳动，而这又很快地体现在某种可卖的产品上，那末，产品的銷售补充着他的流动資本，而这种資本又被投資到那一边际，在該边际，任何追加投資所带来的报酬小得无利可图。

但是如果他投資于土地，或耐久的建筑物或机器，那末，他从他的投資所得到的报酬可以和他的預期悬殊很大，这将由他的产品的市場来决定。在机器存在的时期，市場的性质多半由于新的发明或时样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更不用說土地永存的时期了。这样他从土地和机器的投資中所得到的收入，从他个人的观点来看，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在于土地具有較长的寿命。但是从一般生产来看，这两种收入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一事实，即：土地的供給是固定不变的（虽然在新开发的国家，用来为人們服务的那种土地的供給可以增加）；而机器的供給却可以无限增加。这种区别对于生产者个人是有作用的。因为如果沒有巨大的新发明使他的机器作废，而那些机器所生产的东西又有一种稳定的需求，那末，他們将不断地按着大約等于它們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而他的机

器大抵将給他提供那宗生产成本的正常利潤（减去机器的折旧費)。

这样，利息率是一种比率，它所联結的两种东西是两宗貨币額。如果資本是“自由”資本，而这宗貨币額或它所支配的一般购买力又已知，則它的預期純貨币收入可以立即同那宗貨币用一定的比率(四厘、五厘或一分)表示出来。但是当自由資本已經投在某特定东西上面，它的貨币价值，除把它将提供的純收入資本还原,照例是无法确定的。因此,支配它的原因是和支配地租的原因在不同程度上相似的。

我們已經面临着这部分經济学的中心理論了，即:“凡被正确地看成是‘自由’資本或‘流动’資本或新投資的利息的东西,被当作旧投資的一种租(即准租)是更加正确些。不过，在流动資本和在某特殊生产部門中所‘沉淀的’資本之間,在新旧投資之間,不存在着严格的界限。每組投資可以逐漸变成另一組投資。即使地租也不是当作一种自在的东西，而是当作一大类中的一个主要的种看待的;虽然它的确有它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不論从实际或理論的观点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①

第九章　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續)

第一节　借租稅轉嫁說明价值問題的种种理由。

地租现象是如此复杂，和它們有关的曾引起价值問題中的一

① 此段引自本书初版序言。

些枝节問題的爭論的实际問題又是如此之多，以致有必要来补充我們以前用土地所作的例証。我們可以用想像的商品再来論証一遍，这种商品要选择得使它在問題的各个阶段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而不致引起在地主和佃戶的现实关系中不存在这些特点的非难。

但是在我們討論这点之前，我們可以借租稅的归宿从旁說明价值問題。因为大部分經济科学确实是从事于研究主要影响某特定生产或消費部門的那些經济变动在全社会的普及的；几乎沒有任何經济原理不能用某种租稅"向前"即离开原料和生产工具的生产者而向最后消費者轉嫁、或按相反方向而"向后"轉嫁的討論加以适当的說明。而这对于现在所討論的那类問題是特别适用的。①

有一个普遍原理，即：如果一种稅加于某些人用来生产售与其他人的商品或服务的任何一种东西上。那末，这种稅有使生产縮减的趋势。这将使大部分租稅負担向前轉嫁給消費者，小部分向后轉嫁給供应这組生产者以生产必需品的那些人身上。同样，任何一种东西的消費稅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向后轉嫁給它的生产者。

例如，对印刷业所征的那种料想不到的重稅，会使从事該业的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如果他們力图大大提高价格，則需求势必急剧下降。但从事該业的各阶层所受的打击是不同的。因为印刷机和排字工人在印刷业外不容易得到雇用，所以，印刷机的价格和排字工人的工資一时降得很低。相反地，厂房和动力設备，以及杂勤人員、工程师与雇員是不会等待通过自然毁灭的緩慢过程使其数量与已减少的需求相适应的；其中有些会很快地在其他行业中

① 本节内容摘自对皇家委員会关于地方稅所提問題的答复。参閱《会議报告第9528号》，1899年，第112—126頁。

找到出路，而长期由仍操該业者所負担的部分极少。此外，很大一部分租税势必由輔助工业如造紙业和鑄型业来負担，因为它們产品的銷路有所減少。作者和出版商也会受到一些損失；因为他們不是被迫提高书价，从而銷数減少，就是让成本汲尽他們的大部分总收入而后已。最后，书商的总銷数減少，从而他們也会受到一些損失。

上面曾假定税的分布范围很广，并涉及所述印刷业易于迁入的各个地区。但是如果它只是一种地方税，則排字工人势必迁出租税所及之范围；同时印刷厂主，所負担的税額也許多于，而不是少于那些厂主，他們的資金更加专用，但易于調动。如果这种地方税不能由有吸引人口趋势的任何結果得到补偿，則部分負担将落在当地面包商和杂貨商等人的肩上，因为他們的銷售量将有所減少。

其次假定所課的税是印刷机税，而不是印刷品税。在这种場合下，如果印刷业者沒有他們情願毁坏或弃而不用的半旧机器，那末，这种税不会打击边际生产。它不会立即影响印刷量，从而不会影响它的价格。它只会中途截取印刷机所有者行将获得的一部分报酬，并降低印刷机的准租。但是它不会影响过去引誘人們把流动資本投于印刷机所必要的純利潤率。因此，当印刷机被用坏之后，这种税会增加边际生产費，亦即会增加使生产者感到犹疑不决而可以自由抉择的那种費用。从而，印刷供給減少，它的价格上涨。而新印刷机的引用只会到达那一边际，在該边际，根据一般印刷业者的判断，它們除能支付租税外，还能給那种支出提供正常利潤。当达到这个阶段以后，印刷机税的負担分配和印刷税大致相同，只除去一点，即：从每台印刷机攫取巨大工作量的引誘更为加大。例如，較多的印刷机可以实行双班制，尽管夜班会引起特殊費

用。

现在我們就把租稅轉嫁的这些原理应用到我們的主要例証中去。

第二节 上节所討論的租和准租与价值的关系之例解。

让我們假定，有几千块比钻石硬的大隕石落在一个地方，因此，人們立刻把它們拣起来，再拣就沒有了。这些隕石能切削各种东西，势必使許多工业部門发生革命；而隕石的所有者在生产上占有特殊优势，它会提供巨大的生产者剩余。这种剩余一方面完全是由对它們服务的需求的迫切性和大小，另方面是由隕石的数量来决定的。它不会受取得更多供給所用成本的影响，因为按任何价格也不能再生产出一块来。生产成本确实可以間接地影响它們的价値，但那是用硬鋼和其他材料制成的工具的成本，而这些工具的供給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聪明的生产者慣于用任何一块隕石来完成用这种工具同样可以完成的工作，則那块隕石的价值不会大大超过在这些次要用途上和它同样有效的那些工具的生产成本(减去折旧)。

因为隕石是如此坚硬，以致不会受磨擦的影响，所以，它們也許在全部工作日內都在被使用着。如果它們的服务是很有价值的，那末，为了使它們提供最大的服务，加班加点，甚或实行二班或三班制也是值得的。但是它們被用得越厉害，它們每次追加的服务所提供的純报酬也就越少；从而就說明这一规律，即：不仅土地，而且也有其他各种生产工具，如果被用得过于厉害，势必产生报酬遞减。

隕石的总供給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当然任何特定厂商要买多少就几乎可以买多少。在长时期內，他預期他用在隕石上的支出提供利息(或利潤，如果他自己工作的报酬也包括在內)，正如同仿

佛他购买的是一架机器，它的供給可以无限增加，因此，它的价格同它的生产成本几乎一致那样。

但是当他一旦购买隕石之后，諸生产过程或借助于它們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需求的变动，也許使它們所提供的收入成为他的預期收入的两倍，或只是二分之一。在后一場合，它类似于从那样一架机器所得到的收入，这架机器沒有最新的改良，只能賺取一架成本相等的新机器所能賺取的二分之一。隕石和机器的价值同样都是它們所能賺取的收入的資本还原，而这种收入又是由它們所提供的服务的純价值决定的。收入获得力，从而各自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的生产成本，而取决于它的产品的一般供求关系。但是在机器的場合下，那种供給是由和它效率相同的新机器的供給成本所制約，而在隕石的場合下，却沒有这种限制，只要现有的隕石是用来做任何其他东西所不能做的工作的話。

試用另一种方式来說明上面的論点。因为不論誰购买隕石，都是从其他生产者那里买的，他的购买实质上并不影响隕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一般供求关系。因此，它不影响隕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仍然是隕石在那些需要最不迫切的用途上所提供的服务之价值的資本还原。断言买主从代表服务价值的資本还原的价格上預期正常利息，等于断言隕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由那些服务的价值所决定，这是一种循环論。①

① 这种循环推理有时几无妨害，但往往有隐蔽本质問題的趋势。它們有时被公司創办人和力求影响立法以对自己有利的那些特殊利益的維护者加以非法的使用。例如，半垄断企业組織或托拉斯往往“抬高資本价值”。为此把时間选择在与其有关的生产部門极其发达的时候，而某些殷实厂也許只得50%純利潤率，这样弥补过去与未来不景气年月中所得几等于主要成本的缺額。創办人有时甚至商定即将售与公众的企业要有許多价格非常有利的定貨，損失由他們和他們所控制的其他公司負担。强調由半垄断的銷售和可能由生产上更大的經济所获之利得，从而托拉斯的股票为公众搶购一光。如果最后有人反对托拉斯的这种行为，特别是反对由于高关税或任何其他特

其次让我們假定,这些陨石并不是立即都被发现,而是散落在公共土地的地面上，只要大力搜寻，还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找着一块。那末,人們的搜寻陨石只会到达那一点(或边际)，在該点，寻找陨石的可能利益,在长时期內恰够补偿所用劳动和資本的支出;在长时期內,陨石的正常价值就是使供求保持均衡的那种价值,而每年所找到的陨石的数量，在长时期內恰是正常需求价格等于正常供給价格的那一数量。

最后，让我們把陨石这一場合和通常用在加工工业中的輕型机器和其他設备的那一場合加以等同对待，办法是假定陨石是易碎的,而且很快就会磨坏;并假定有一种取之不竭的源泉，从它可以按几乎不变的成本迅速而有把握地得到追加的供应。在这个場合,陨石的价值总是和該成本大致相等;需求的变动对它們价格的影响极小,因为价格稍有变动,就会很快地使市場上的陨石存量发生巨大的变动。在这种場合下,从一块陨石所得到的收入(减去折旧)总是和它的生产成本的利息十分接近的。

第三节　續前。

上面的許多假設是不断地从一个极端伸向另一个极端的，在一个极端,取自陨石的收入是从严格意义上說的地租,而在另一个极端，它宁可同自由資本或流动資本的利息列入一类。在第一个极端場合下,陨石是不能用坏或毁灭的,而且它的数量也是一成不变的。当然它們有被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的趋势，而在这些用途上它們是这样应用的，以致增加陨石的供給以适应某种用途的需

权而使它的半垄断地位加强，那末，所得到的答复是，股东們收取的紅利很少。这类事例在美国屡见不鮮。在英国，稍微提高某些鉄路股票的价値，有时間接地用作防止减低运价而給股东造成损失的手段，因为减低运价有使虛拟資本的紅利减至实际資本的合理收益以下的危险。

要，如不取自它們所提供的純服务至少具有同样价值的其他用途是不行的。可见，几种用途的应用边际是由隕石的固定数量和在不同用途方面对它們的需求总额的关系来决定的。这些边际一旦如此决定，对其使用行将支付的价格，是由它們在其中任何一个边际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来表示的。

加于隕石而征自使用者的等一稅，将减少隕石在各种用途上的純服务，所減之数等于稅額。这种稅将不影响隕石在几种用途上的分配；也許在由于重新調整的磨擦阻力而引起某些延緩之后，它将全部落在隕石所有者的肩上。

在我們假設鏈条上的另一个极端，隕石的毁坏是如此之快，按几乎不变的成本得以再生产又是如此之快，以致隕石所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动，将迅速引起可用隕石数量的变动，因此，那些服务永不能提供一种大大高于或低于取得追加隕石所用貨币成本的正常利息。在这种場合下，当一个企业家計算行将使用隕石的任何定貨的成本时，他在行将使用（和耗損）隕石的时期可以把利息（或利潤，如果把他自己的工作也計算在內）列入，作为該定貨的一部分主要成本或直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隕石所課的稅，会全部落在那个人身上，他甚至在实行这种稅不久之后接受了借隕石来生产的一批定貨。

假定隕石的寿命和新隕石得以供应的速度处于中間阶段；我們发觉，隕石借用者所必須支付的費用和隕石所有者在任何时候从它們所能取得的收入也許与其成本利息（或利潤）暫时有所差异。因为隕石所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动，会使它們在它們的边际使用上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有很大的提高或下降，即使在生产它們的困难方面沒有巨大的变化。如果由于需求的变动，而非由于隕石成本的变动的这种上升或下降，在討論任何

特定企业或任何特定价值問題期間多半是大的,那末,对那种討論来說,陨石所提供的收入与其說近似于陨石生产成本的利息,而不如說近似于地租。在这种場合下对陨石所課的税有減少用戶所付租金,从而有減少取得追加供应的投資引誘的趋勢。因此,它減少供給,并迫使那些需要用陨石的人把租金逐漸增加到一点,在該点,租金和陨石的生产成本完全相抵。但是这种調节所需要的时間也許是很长的。在这个期間,大部分税会落在陨石所有者的肩上。

如果陨石的寿命和我們所述的使用陨石的那种生产过程比較起来是长的,那末,陨石的存量也許超过它們特別宜于做的各种工作所需要的数量。其中有些几乎是閑而不用,这些陨石的所有者計算他恰願生产的那种边际价格时并不列入陨石价值的利息。这就是說,有些成本就持續长时期的合同或其他事件来說被划成直接成本,可是就仅仅短时期的某特定事件来說却被划成补充成本,而这种成本在商业淸淡时是要加以考虑的。

当然,在长时期內,所索价格应当抵償补充成本和应当抵償直接成本是同样重要的。一种工业由于甚至不能对投于发动机的資本提供低廉的利息,和由于不能补償逐日消耗的煤和原料的价格一样,在长期內势必破产。正如同一个人由于得不到食物或由于带上鐐銬而势必停止工作一样。但是人不吃飯也能继續工作一日,而如果他带上鐐銬,他就立即不能工作。同样,一种工业在整个一年甚或一年以上的期間也許而且往往相当活跃,虽然在那个期間除主要成本外所賺无几,而固定設备也不得不"白白地使用"。但是如果价格跌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不能支付当年用现金所购买的原料、工資、煤和照明等費用,那末,生产势必立刻停頓。

这是生产要素所提供的被視作地租或准租的那些收入和被視

作当前投資的利息(或利潤)的那些收入(減去折旧和維修費用)之間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虽說是根本差别，但它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生物学有趋势証明,动物界和植物界具有共同的来源。可是,在哺乳动物和树木之間仍存在着根本差别；而从較狹隘的意义上說，橡树和苹果树之間的差别是根本差别；同样,从更狹隘的意义上說,苹果和薔薇之間的差别也是根本差别,虽然它們都属于薔薇科。这样,我們的中心理論是,自由資本的利息和旧投資的准租逐漸地融合在一起,即使地租不是自在的东西,而是一大类中一个主要的种。①

第四节　續前。

此外,不論在精神世界或物质世界中,自然界从来沒有把純粹因素和其他因素分割开来，从严格意义上說的純粹地租是极其罕見的。差不多所有的土地收入都多少含有某些重要成分，而这些成分是从投在建筑房屋、棚舍和排水等方面的劳动产生的。但是經济学家学会了識别日常所說的地租、利潤和工資等这些名詞所指的那些混合物的各种性质。他們知道在日常叫做工資的这一混合物中含有眞正地租的成分，在日常所謂的地租中含有眞正的劳动报酬等等。总之,他們懂得把化学家作为自己的榜样,他探求各种元素的本性,因以处理商业上普通的氧与苏打,虽然它們含有其他元素的杂质。②

① 参閱本书下卷第98頁。

② 費特教授在《經济学季刊》(1901年5月，第419頁)所发表的“地租概念的过时”一文中似乎忽略了这点；在該文中他断言“如果只是那些非由劳动所生的东西算作土地，如果証明在已开发国家中沒有劳动的物质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所有的东西都必須算作資本”。此外,当他反駁(同上书,第423—429頁)“广袤作为土地的基本属性和地租的基础”时，他似乎不懂得他所攻击的那种理論的眞意。事实是，土地的广袤(或“空間关系”的总体)是土地的主要属性,虽然不是它的唯一属性,这种属性使得自土地的收入(在早开发国家)含有大量眞正地租的因素，而土地收

他們知道差不多所有实际使用的土地都含有資本的要素；由于人为了生产而投于土地的劳作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和不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产生的价值是需要加以分别論証的；在討論普通所謂“地租”，其实从較狹隘的意义上来說并非全都是地租的那种收入的任何特定場合下，必須把这些論証的結果加以綜合。論証綜合的方式取决于問題的性质。有时只用机械的“力的合成”就够了；較多的是必須酌計各种力量之間类似化学的交互作用；而在差不多所有那些范围很广而极其重要的問題上，对生物学上的增长概念势必要加以注意。

第五节　稀有地租和級差地租。

最后，簡单談一下“稀有地租”和“級差地租”的区別。从某种意义上說，所有的地租都是稀有地租，所有的地租也都是級差地租。但在某些場合下，把用适当工具同样使用的某特定生产要素和劣等要素（也許是边际要素）所提供的收益加以比較来計算該特定要素的地租，是方便的。而在另一些場合，最好是直接考察需求和用該要素来生产那些商品所需要的資料的稀缺或丰裕的基本关系。

例如，假定现有的陨石都是同样坚硬，同样不易毁坏的；假定这些陨石都操于某个别人之手。再假定他决定不利用垄断权来限制生产，以便人为地提高它的服务价格，而是把每块陨石充分使用

入中所含的这种眞正地租因素，或日常所謂的地租，实际上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来得重要，以致它給予了地租理論的历史发展以特殊的性质（本书上卷第165頁）。如果有巨大需求而又无法增加的无比坚硬的陨石在世界經济史中所起的作用比土地来得大，那末，引起学者主要注意的那些眞正地租因素势必和硬度这一属性有关；而这势必会給予地租理論的发展以特殊的性质。但是广袤或硬度都不是所有提供眞正地租的那些东西的一种基本属性。費特教授似乎也不理解上面所說的关于地租、准租和利息的中心理論的要点。

到它能被有利使用的程度(这就是説，使用到强度这样大的边际，以致产品只能以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刚够它的費用和利潤，而对隕石的使用不提供任何剩余)。这样，隕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势必由它們服务总量的自然稀缺性和对那些服务的需求的关系所决定；而剩余总額或地租最容易被看成是这种稀有价格和隕石使用費总額之差。因此，它一般地被視作稀有地租。但是相反地，它可以被看作是隕石純服务的总价值超过假如它們所有用途像它們边际用途那样无利时所达到的总价值的級差差額。如果隕石为不同的生产者所有，而他們又由于互相竞爭而不得不把每块隕石使用到再用就无利可图的边际，那末，上述論点也完全是适用的。

上例之所以这样选择是为闡明这一事实，即：用“級差”和“稀有”的方法来計算地租是不以劣等生产要素的存在为轉移的：因为按优等隕石的边际使用和按在完全不值得使用的边际上的那些劣等隕石的使用，都同样可以清楚地作出有利于隕石在各种較有利的用途方面的級差比較。

由此可见，劣等土地或其他生产要素的存在有提高优等要素地租的趋势这一见解不仅是錯誤的，而且却是眞理的反面。因为如果劣等土地被淹并且完全不能生产任何东西，那末，其他土地的耕作势必更加集約化；所以，較之該地提供少数产量时，产品的价格較高，而地租一般也有所增加。①

① 比較卡塞尔:《全部劳动产品权》，第 81 頁。

甚至在許多有資格的經济学家的著作中所出现的关于准租性质的許多誤解，似乎由于对价值与成本的长期和短期的差别注意不够。从而有所謂准租是一种“不必要的利潤”，且系“非成本部分”的說法。就短时期而言，把准租描述为不必要的利潤是正确的，因为生产那根据假設已經制成并等待使用的机器是无須“特别”成本或“直接”成本的。但是就那些其他(补充)成本而論，它是一种必要的利潤，这些成本在长时期內除直接成本外是必須加以支付的；而这些成本在某些工业例如海底电訊业中是比主要成本重要得多的。不論在哪一种情况下，它不是成本部分：但是未来准租的預期是对机

第十章　边际成本和农产品价值的关系

第一节　从一般农产品和新开发国家出現的地租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时間因素在这个問題上的作用。

现在我們就从一般的討論轉向土地，并且首先討論一个老国家的农业土地。

假定一种預料不会持續很久的战爭，使英国的一部分粮食供应中断。英国人一定会用收效很快的那种額外的資本和劳动来增加农业生产。他們也許会考虑施用人工肥料、碎土机的結果等等；这些結果愈有利，則来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就愈少，而这种价格是他們认为使他們值得在这方面追加投資所必要的。但是，战争对于他們在战时收不到成效的那些改良的决策的影响极小。从而，在任何关于决定短期谷物价格的那些原因的研究中，土地从逐漸改良而来的那种肥力，必須当作当时的旣成事实，仿佛和自然所提供的肥力一样。这样，得自这些永久性改良的收入，提供一种超过增产所需要的主要成本（或特殊成本）的剩余。但这种剩余不是

器投資和对一般补充成本支出的一个必要条件。

此外，准租曾被描述为一租“机遇”利潤；并且几乎以同样的口吻被认为全然不是利潤或利息，而只是一种地租。当前它是一种机遇所得，而在长时期內，預期它而且它一般也确实提供以生产它所投下的一定貨币数量表示的自由資本的正常利息率（或利潤率，如經营上的报酬計算在內）。根据定义，利息率是一种百分率，亦即二个数之間的关系（见本书下卷第98頁）。机器不是一个数：它的价值可以等于若干鎊或元，但是除非它是一架新机器，它的价值是按其所得或准租（折现）的总額計算的。如果机器是新机器，机器制造商认为这总額对于可能的买主来說将表现为行将报償制造商的那种价格的等价。因此，在这种場合，它照例旣是成本价格，又是代表未来所得（折现）总額的一种价格。但是如机器是旧机器并且在式样上部分陈旧，則机器的价值与其生产成本沒有密切的关系。它的价值只是預期所得的未来准租的折现值总額。

和地租本身等同的眞正剩余，这就是說，它不是超过产品总成本的剩余；它需要用来补償企业的一般成本。

說得更确切些：如果得自土地所有者个人对土地所曾作的那些改良的額外收入，被算得不包括任何利益，而这种利益是由社会的一般进步所賜与土地的，不是取决于他的劳作和牺牲的，那末，全部額外收入照例是用来补償他的那些劳作和牺牲所需要的。他对这些額外收入的估計，可能偏低，但同样也可能偏高，如果他估計得正确，則一旦投資出现了有利可图的迹象，他的利益就迫使他来进行这种投資。如沒有相反的任何特殊原因，我們就可以假定他是这样作了的。在长期內，投于土地的資本的純收益，按好坏收益平均計算，不超过这种投資所要求的适当收益，如果預期收益低于人們所实际依以計算的收益，則改良就会少些。

这就是說：对于和进行任何改良并使之充分发揮作用所需要的时間比較起来是长的时期来說，得自改良的純收入，只是用来支付改良者的劳作和牺牲所需要的价格。从而，进行改良的費用直接列入边际生产費用，并直接参与长期供給价格的决定。但在短期內，也就是說，在相对于进行所述那类改良并使之充分产生效果所需要的时間来說是短的时期內，这些改良在长期內所产生的純收入足以提供改良費用的正常利潤这种必要性，并不直接影响供給价格。因此，如我們所討論的是短期，則这些收入可以被看成是取决于产品价格的准租。[①]

① 当然改良的性质和程度部分地取决于租佃条件，和在該时該地地主与佃戶所具有的企业心、能力及所支配的資本。关于这点，当我們研究租佃关系时，我們将会知道，对于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势必有所斟酌。

但不妨指出，地租本身是在土壤的原始性质不变的这一假設的基础上計算的。如改良所提供的收入被視作准租，則这些改良被认为是保有充分的效率。如果它們正在遭到破坏，則在我們求出作为它們的准租的純收入以前，必須要从它們所提供的收入

于是我們可以得出結論：(1) 农业产量，从而和耕作边际的位置（亦即在优等和劣等土地上資本和劳动都得到有利运用的边际），都是由供求的一般情况来决定的。它們一方面是由需求，也就是說，由消費农产品的人口数目，他們的需求强度和支付能力来决定；而另方面是由供給，也就是說，由可用土地的面积和肥力，以及准备耕种的人数和他們的資金来决定。从而生产成本、需求强度、生产边际和农产品的价格都是相互制約着，說其中任何一种部分地是由他种所决定，并不导致循环論。(2) 作为地租的那部分产品，当然也在市場上出售，它对价格所起的作用和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完全一样。但是供求的一般情况，或它們相互之間的关系，是不受产品之分割成地租部分和使农戶的支出有利可图所需要的部分的影响的。地租数量不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它本身是由土地的肥度、农产品的价格和耕作边际来决定的。它是投于土地的資本和劳动所得的总收益超过它們在和耕作边际一样不利的条件下所得的总收益的差价。(3) 如果計算不屬于边际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当然，地租費必須加以計算；而如果这种計算是用来說明决定农产品价格的原因，那末，推理就成为循环的了。因为完全是一种結果的东西被算作造成这种結果的那些东西的部分原因。(4) 边际产品的生产成本可以加以确定，而不致引起循环推理，产品其余部分的生产成本則不然。在資本和劳动有利应用的边际上的生产成本，在供求一般情况的支配下，是全部农产品的价格有和它一致趋势的那种成本：它并不决定价格，但是它集中了决定价格的那些原因。

中减去因破坏而造成的損失的等价。

用来补偿耗損的那部分收入和矿山使用費有某些类似之处，这种費用并不多于因采掘而对矿山所造成的損失。

第二节　續前。

曾經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相同的便利，并且都被占用，那末，土地所提供的收入就具有垄断地租的性质。当然，土地所有者，不論土地是否具有相同的肥度，都尽可以联合起来，以便限制生产。通过这种办法，农产品所得到那种提高了的价格是垄断价格；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垄断收入，而不是地租。但在自由市場的条件下，得自土地的收入是地租，不論是在土地质量完全相同的国家，还是在优等土地和劣等土地相交錯的国家，它都是由相同的原因和相同的方式所决定的。①

的确，如果有肥度大致相同的土地，除足以能使每人获得他准备充分投資所需要的以外，尙綽綽有余，那末，它就不会提供地租。但是这只說明一个旧有的矛盾，即水如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便沒有市場价值，虽然水的某些分量有維持生命的功能，但是人人都可以毫不費力地达到滿足的边际，在該边际任何更多的供应对他毫无用处。如果每个村民都有一眼井，他用多少水就可以从自己井中抽多少水，同时所需要的劳动并不多于他从邻家井中抽水所用的劳动，那末，井中的水就沒有市場价值。但是假使旱象已成，因此浅井水竭，甚至深井也有缺水的危险，則那些有井的人就能向任何一个用水戶每桶索水費若干。人口越密，收費的机会就越多（在假定沒有开掘新井的条件下），最后，每个有井的人也許认为井是一个永久的收入源泉。

同样，在一个新开发的国家里，漸漸出现了土地的稀有价值。早先的移民所行使的并不是一种专有权，他只能做任何其他人也同样可以做的事。他經历了許多艰难困苦，如果不是人身危险的

① 比較第5篇，第9章，第5节。

話，他也許冒了某些风险，如土地竟然不佳，他也許不得不放弃他的改良。相反地，他的冒险也許成功，成群結队的人都接踵而至，而他的土地的价值很快会提供一种超过他用在土地上的开支的正常报酬的剩余，像一个滿載而归的漁戶所捕的魚所提供的一样。但其中除了他的冒险的所需要报酬外是沒有剩余的。他所曾从事的是一种有风险的事业，而这也是大家所共有的，他的精力和运气曾給他带来格外高的报酬，任何别的人也許像他一样，得到了同样的命运。这样，他所預期的土地将来提供的收入，列入他的計算之中，并且当他的事业究竟进行到什么程度，还在犹疑不决时，增加了决定他的行为的动机。如他的改良是用自己的双手进行的，则他把那种收入的折现值[①]看成是他的資本的利潤和他自己劳动的报酬。

一个移民占有土地时往往料到的是，在他占有的时期，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将不足以适当地报酬他的艰苦，他的劳动和他的支出。他把对他的部分报酬寄托在土地本身的价值上，这土地他也許不久就可以售与那沒有机会过垦荒生活的后来者。这个新农戶，有时甚至像英国农場主受到損失以后才知道的那样，把他所生产的小麦几乎看成是一种副产品；他所企求的主要是一个农場，是由他对土地所进行的改良而行将得到的农場所有权。他认为土地的价值将节节上涨，这种上涨与其說是由于他自己的劳作，而不如說是由于那种与日俱增的**社会**繁荣所造成的安乐的增进，資源的增长和市場的发达。

用另一种方式来說，人們一般不願經受垦荒的艰苦和孤独，除非他們有把握得到一种比他們在本国所能得到的报酬（用生活必

---

① 比較第3篇，第5章，第3节；与第5篇，第4章，第2节。

需品計算）要高得多。矿工們除非用一种高工資是不能被吸引到一个与文明的其他便利和各种社会活动机会相隔絕的富矿来工作的，而在这些矿場监督他們自己投資的那些人也期待着高額利潤。由于同样的理由，垦荒者需要有由出售他們农产品的收入所构成的高額总收益和取得有价值的产权来报酬他們的劳动和艰苦。当免費使用土地时，移民就进行到这一点，在該点，土地恰能提供这种收益，而不留有支付地租的任何剩余。如收取費用时，則移民只进行到这一点，在該点，收益除报酬垦荒者的艰苦外，将留有一种地租性质的剩余，以补偿这种費用。

第三节 对生产者个人来說，土地不过是資本的一种形式。

尽管如此，还須記住，土地从生产者个人的观点来看，只是資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一个农戶所耕作的某特定地段是否达到他所能达到的那种有利程度，他是否应該力图尽量利用这块土地，或另种一块土地这样的問題的性质，和他是否应該购买一架新犁，或者設法使其现有各犁多做出一些工作（有时在土壤处于不很有利的条件下也使用它們），并給他的馬多喂草料这一問題，具有相同的性质。他把以下两种情况加以比較。一种是多用一些土地所得到的純产品。一种是把这笔資本用在其他用途的情况（这笔資本是为了取得这純产品所必須花費的）。同样地，他把在不利条件下使用他的犁所得的純产品，同增加他的犁数，从而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使用它們所得的純产品加以比較。他不知道究竟通过額外使用他的现有各犁，还是通过使用一个新犁而生产的那部分产品，可以說是由犁的边际使用而来。这种使用对犁所提供的純收入毫无增益（也就是說，除了实际的耗損費，一无所剩）。

又如一个拥有土地和建筑物的厂商或商人，把二者看作是同他的企业有类似的关系。最初土地和建筑物都将給他提供充分的

助力和便利，后来随着他力图从它們取得越来越多的助力和便利而出现了报酬递减现象，直到最后他将怀疑究竟他的車間或貨庫的拥挤现象是否如此不便，以致只有增加空間才适合他的目的。而当他决定是否通过增加一块土地或把他的工厂多盖一层以扩大空間时，他要把增加一块土地和多建一层楼的投資所得的純收入加以比較。他刚好从现有設备挤出的那部分生产（他不知道是否增加那些設备比提高现有設备的利用率較为值得），对那些設备所提供的純收入并无增益。这个論点沒有提到設备究竟是人造的，或一部分是自然所賜与的。它同样适用于地租和准租。

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却有这样的区别。如果一个人占有一个农場，則供别人使用的土地有所减少，他之使用农場不是增加了别人对它的使用，而是代替了这种使用。而如果他投資改良土地，或建筑房屋，則他不会显著地减少别人进行同样投資的机会。可见，在土地和人造設备之間有其相同的一面，也有其不同的一面。其所以不同，是由于在一个早开发的国家里土地总額大約是（在某种意义上說，絕对是）永久而固定不变的；而人造的設备，不論是土地的改良、建筑物，还是机器等等，都能按照借助于它們所生产的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变动而不断地增加或减少。这就是它的不同方面。而相反地，也有它的相同方面，因为其中有些設备不能被迅速地生产出来，就短期来說，它們实际上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量。就短期而論，得自它們的收入和借它們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的关系，同眞正的地租和这些价值的关系一样。①

---

① 地租和利潤的关系曾引起前世紀經济学家的注意；其中特别应該提到的也許是西尼尔、穆勒、赫尔曼和莫高耳特。西尼尔似乎几乎理解到困难的关鍵在于时間因素。但是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他只滿足于自己的建議；而他并沒有把它們加以系統化。他說(«政治經济学»，第 129 頁)，“就一切有用場合而言，一旦提供收入的資本不論通过饋贈或继承变成某人不是从自己的节欲和劳作而来的財产，利潤和地租的区别

第四节　对所有农产品和对單一农作物征收特别税的説明。准租和單一农作物的关系。

让我們把这些考虑应用在对“谷物”（从古典經济学家为簡单起见用它来代表一切农产品的意义上說）征收一种永久性租税的假設上。很显然，农戶力求使消費者至少負担一部分租税。但是向消費者所索价格的任何上涨，势必减少需求，从而对农戶又起着反作用。为了决定究竟有多少税轉嫁給消費者，我們就必須研究有利支出的边际，不論它是运用于劣等土地或远离有利市場的土地的少量支出的边际，还是运用于优等土地和靠近人口稠密的工业区的土地的大量支出的边际。

如果靠近边际所曾生产的只是少量的谷物，那末，农戶所得純价格的些許下降，不会使谷物的供給銳减。因此，消費者所付的谷物价格不会急剧上升；而消費者所負担的税实属有限。但是谷物的价值超过生产費用的剩余势必有很大的下降。如果农戶所耕种的土地是自己的土地，他就負担較大一部分租税，而如果是租来的土地，他可以要求大大减少地租。

相反地，如果靠近耕作边际所曾生产的是大量的谷物，则租税有使生产大大縮减的趋势，由此而引起的价格的上涨会阻止这种縮减，从而农戶进行和以前几乎一样的集約經营，而地主在地租上

即行消失”。此外，穆勒說(《政治經济学》，第3篇，第5章，第4节)，“任何有利于某些生产者或有利于在某些条件下生产的那种差别，是某种利得的源泉，这种利得虽然不能叫做地租，除非由某人定期付給另一人，但它是受着与其完全相同的那些规律的支配的”。

曾經指出，不用錯誤情报或其他方法来操纵价格的投机家，如能正确地逆料未来，并且在股票交易所或粮食市場通过巧买巧卖而获利，則他因促进所需要的生产和压縮所不需要的生产而一般地对社会有利；但早开发国家中的土地投机家却不能这样，因为土地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充其量他只能使一块很有希望的地基不致因所有者的仓卒，无知或无能而用于次要方面。

所受的損失极小。[1]

可见，一方面，一种税要是課得使土地的耕作或建立农場用房受到节制，它就有轉嫁于农产品消費者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对来自土地的位置、广袤、及其阳光、热、雨和空气的那部分(年)价値所課的税，只能由地主負担，当然，租地人在短时期內就是地主。土地的这种(年)价値普通叫做土地的“原始价値”，或“內在价値”。但是其中大都是人为的結果，虽然不是它的持有者造成的結果。例如，灌木林地由于附近工业人口的增长而可以立即具有很高的价値；虽然它的所有者把它原封未动地擱在一边。因此，也許更加正确的是，把土地的这部分年价値叫做“公有价値”，把由土地持有者的劳作和支出所創造的那部分价値叫做“私有价値”。但“原始价値”和“內在价値”这些旧名詞，仍然可以保留，以供一般使用，不过要指出它們的部分不确切性。在使用比它好的以前使用过的另一个名詞时，我們可以把土地的年公有价値叫做“眞正地租”。

对土地公有价値所課的税，不会大大減低精耕土地的引誘，也不会減少建筑农場用房的引誘。因此，这种税不会大大減少商品粮的供給，也不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所以它不能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轉嫁出去。

这假定对眞正地租所課的税是按照土地的一般能力，而不是按照土地所有者对它的特殊使用来规定税額的。土地的純产品被假定为一个具有正常能力和企业心，并按自己力所能及的判断而善于使用土地的耕戶所能得到的那种純产品。如果有一种先进的耕作方法发掘了土壤的潜力，以致使收益增加，除报酬支出和正常

[1] 当然，使地租和土地的眞正經济剩余相适应，实际上是緩慢无常的。这些問題将在第6篇，第9、10两章中加以討論，某些相当武断的假設下的粮食税的归宿将在附录十一中加以研究。

利潤所需要的以外，倘有很大的剩余，那末，純收益和正常利潤的这个差額应属于眞正地租的范围。但是如果人們知道，或甚至料到，对眞正地租所課的那种很重的特别税将应用于这个收入差額，那末这种預料就可以使土地所有者因畏重税而放弃改良。①

第五节　續前。

我們曾經偶尔提到不同工业部門之間对相同的原料或生产工具的竞爭。但现在我們必須考察不同农业部門对同一块土地的竞爭。这种場合比城市土地的那种場合簡单，因为农业，就主要作物而論，是单一的企业，虽然栽培果树（包括葡萄树在內）、花草和蔬菜之类提供了发揮各种专业能力的机会。因此古典經济学家姑且假定所有各种农产品都可以被看成是等于一定量的谷物，假定除占全部土地一个有限而几乎固定的部分作为建筑地基外，所有的土地都将被用于农业，这是有理由的。但是当我們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种农产品，例如蛇麻上的时候，似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原理，其实不然。让我們来考察它吧。

蛇麻是和其他作物輪种的，农戶往往举棋不定的是，究竟他用自己的某块土地来种蛇麻，还是来种另一种作物。于是各种作物都彼此爭用这块土地；如果任何一种作物比其他作物有提供較大利益的迹象，那末，农戶将把自己更多的土地和資金用于这种作物。这种变动也許由于习慣、缺乏信心、固执或农戶的知識有限，而受到阻碍，但这大体上仍是眞的，即各农戶（再一次重复起支配作用的代用原則）“在估計到他自己的資金时，将把資本投在他企业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有利的边际为止；也就是說，直到在他看来似乎沒有充分理由认为在某特定方面任何进一步投

① 对未利用的建筑用地豁免其全部价值税，对建筑有所阻碍。见附录七。

資的收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

可见，在均衡时，燕麦和蛇麻或另一种作物对恰好引誘农戶运用的那种資本和劳动将提供相等的純收益，否則他势必作了錯誤的計算；而不能得到他的支出得以提供的最大限度报酬。他仍然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他的作物，通过增加或減少他的燕麦或某种别的作物的种植来增加他的收入。①

这就使我們要考虑和各种不同作物对同一块土地的竞爭相关的那种租税了。让我們假定，不論什么地方种植蛇麻都要納税，它并不只是一种地方税。农戶可以用降低他对蛇麻地的集約經营程度来逃避一部分税，而用他所曾計划种植蛇麻的土地种植另一种作物来逃避另一部分税。倘他认为种植无税的另一种作物比种植有税的蛇麻收入要多，則他将采取第二种計划。在这种場合下，当他决定限制蛇麻生产的程度时，他所考虑的是他从种植比方說是燕麦的那块土地所能得到的剩余。但是即使在这种場合，在种植燕麦的土地所提供的剩余或地租和蛇麻价格所必須补偿的边际成本之間也不存在簡单的数的关系。某农戶的土地过去生产优质蛇麻，并且当时恰适合种植蛇麻，他会毫不犹疑地认为最好是用它来种植蛇麻，虽然由于租税的原因，他也許决定稍微控制在这方面的

① 如农戶生产原料，甚或粮食以供应市場，則他的資源在不同用途方面的分配是一个企业經济問題：如他的生产是为了他自己的家庭消費，它至少是部分的家庭經济問題。比較以上第五篇，第4章，第4节。此外，可以指出，数学附录注十四强調这一事实。提供最大总报酬的那种支出在不同工作方面的分配，是由对解决家庭經济中的同一問題所需的那些方程組来决定的。

穆勒(«原理»，第3篇，第16章，第2节)在討論“連带产品”时指出，和作物爭用特定土壤有关的一切問題因作物的輪种和类似原因而更加复杂化；对所輪种的各种不同作物需要有一种繁复的复式簿記。实踐和妙算有可能使农戶大致做到这点。整个問題可以用簡单的数学公式表示，但这些公式是冗长的，也許是徒劳无益的。因此，当它們始終是抽象的时候，它們也就不会有多大的用处；虽然它們属于对高級农艺学最后也許有用的那一类，如果这种科学进步得足以适应现实細节的需要的話。

支出。①

同时，一般限制蛇麻供給的傾向，有使它的价格上涨的趋势。如果蛇麻的需求沒有弹性，而质量相宜的蛇麻又不易从沒有这种特别税的地区输入，那末，价格的上涨几等于全部税額。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限制蛇麻供給的傾向就会受到节制，而所种植的蛇麻几乎和沒有征税以前一样多。在这里像在以前所述印刷品税的場合一样，地方税的結果和一般税是截然相反的。因为除非这种地方税普及到全国可以种植优质蛇麻的絕大部分地区，則它的結果势必把蛇麻驅逐到无税的地区，税收会减少，当地农戶所受的損失会很大，而群众购买蛇麻所付的价格也会稍高一些。

第六节　續前。

就短期而論，上节的論点对农場建筑物的获利的能力和其他

---

① 例如，如果他认为，尽管有税，种蛇麻使他除了費用(地租除外)还能得到三十鎊剩余，而种任何其他作物，除了同样費用只能使他获得二十鎊剩余，那末，实际上不能說，該地种其他作物所提供的地租"列入"燕麦的边际价格。但是从其不正确的意义上解释"地租不列入生产成本"的古典理論易，而从其原来正确的意义上解释則难，因此，此語似乎最好避而不用。

一般人都想不通地租不列入燕麦价格这句古語，因为他看到其他用途对土地需求的增加使附近所有土地的租値上涨；使种植燕麦的无租地减少；因此，使从所剩燕麦地攫取較多的产量，从而使燕麦的边际生产費及其价格上升是值得的。地租的上涨确实是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可用于蛇麻和其他农作物的土地的日益稀缺不得不引起他的注意；力求使他深入这些条件改变的现象去探求眞正起作用的原因是不值得的。因此，认为地租不列入它們的价格是不相宜的。但是比不相宜更坏的是认为地租列入它們的价格：这种看法是錯誤的。

杰文斯問道(«政治經济学理論»序言，第54頁)，"如果作为牧場每亩一直提供2鎊地租的土地改作麦田，难道不应該把这二鎊(每亩)加在小麦的生产費用中嗎？"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二鎊这宗款額是和只能偿其所应負之小麦的生产费用无关的。所应当說的是："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土地而用来生产另一种商品，則第一种商品的价格因其生产范围的相应压縮而增加。第二种商品的价格将等于只能偿其所应負的那部分小麦(即在有利支出边际生产的小麦)的生产費用(利潤和工資)。如果为了任何特定的論証我們把該地的全部生产費用加在一起，并使全部产品分担这种費用，那末，我們

准租都是适用的。当可以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现有农場建筑物或其他設备，由于另一种商品的需求能使它們在它的生产上取得較高收入而轉用于这种商品的生产时，則在短时間內第一种商品的供給将减少，而它的价格比这些設备不能用另一种用途取得較高收入时要高些。例如，如果生产設备可用于一个以上的农业部門，則各部門的边际成本所受的影响，要看这些設备轉用于其他部門的程度而定。尽管报酬递减，其他生产要素在第一个部門中的利用强度将更加提高；而它的产品的价値将上升，因为只有在較高的价値下价格才将处于均衡状态。由于外部需求而增加了的設备的获利能力，似乎成为这种价値增加的原因，因为它将使那个部門的生产設备相对缺乏，从而提高它們的边际成本。从这种論断表面上似乎可以簡单地过渡到另一种論断，即增加了的設备的获利能力列入决定价値的那些成本之中。但是这种过渡是不合理的。因为第一种商品的价格的增加和設备轉用于第二个产业部門所能得到的收入之間，将沒有直接的或数的关系。

同样地，如果对某工业所用的工厂課税，則其中有些工厂将轉用于其他工业，因此那些工业的边际成本，从而它們的产品的价値，将下降。同时各种工厂的純租价也暫时下降。但是这些下降在量上将有所不同，因此，在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地租（或更确切些說，准租）的下降之間将沒有数的关系。

这些原理不論对短期或长期来說都不适用于矿山。矿山使用費虽然往往被叫做地租，但不是一种地租。因为除矿山或石場等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外，它們的收入超过它們直接支出的差額，必須至少有一部分被視作出售儲藏品（的确为自然界所儲

所应計入的地租并不是該地如用于生产第一种商品时所付的地租，而是用于生产第二种商品时所付的地租”。

藏,而现在被当作私有财产)所得的价格;因此,矿石的边际供給价格除采矿的边际費用外,还包括矿山使用費。当然,矿山所有者希望按时取得矿山使用費。而他和租用者所訂的合同,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往往載明既要支付使用費也要支付地租。但是对一吨煤所收的矿山使用費本身,如加以正确的調节,說明那被視作未来財富源泉的矿山的价值已有所減少,而这种減少是由自然藏量中取出那吨煤所造成的。①

① 参閱本书上卷第188頁。亚当·斯密因把地租和利潤与工資等同对待当作(貨币)生产成本而受到李嘉图的攻击;无疑地他有时是这样做了的。但是他在别处說,"必須注意,地租之构成商品价格和工資与利潤有所不同,工資和利潤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它的結果。正是因为使某特定商品上市而必須支付或低或高的工資和利潤,它的价格才或高或低。但是正是由于它的价格比足以支付那些工資和利潤所需之数或高或低得多,略多,或不多不少,它才提供高額或低額地租,或完全不提供地租"(《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1章)。在这个場合像在其他場合一样,他在自己著作的某部分中所預见的眞理,而在其他部分中似乎为他所否定。

亚当·斯密討論"煤在任何长的时間內所能出售的价格";并且认为"蘊藏最富的矿决定附近其他各矿煤的价格"。他的意思含混不清;但他似乎并不是指任何暫时的廉价出售;而是指煤矿一年的租值。李嘉图遵循着显然相同的方式,得出相反的結論:"决定价格的是貧矿";这个結論也許比亚当·斯密的理論更加接近眞理。但事实上当使用某矿所出的費用主要采取矿山使用費的形式时,二命題似乎都不适用。当李嘉图說地租不列入矿石的边际生产成本时,他在技术上是对的(无論如何不一定錯)。但是他应該继續說,如果某矿不是实际上开不尽的,則它所提供的收入一部分是地租,一部分是使用費;虽然地租不直接列入而最低使用費却直接列入各部分产品的費用(不論是边际費用,还是非边际費用)。

当然使用費是就矿中的那些煤层来計算的,这些煤层既不十分富饒而易于开采,又不十分貧瘠而难于开采。有些煤层只能償其經营费用;而有些煤层因缺煤或有严重缺点而甚至不能支付其劳动工資。但全部論証所暗中假設的是早开发国家中的情况。当陶西格教授指着新开发国家的情况(《原理》,第2章,第96頁),"怀疑最貧矿的所有者是否能取得任何报酬,假定他根本沒有开发它"时,他也許是对的。

第十一章　边际成本和城市土地价值的关系

第一节　位置对城乡土地价值的影响。地基价值。

前三章考察了生产成本和来自土地"原始力"与其他自然恩賜品的占有的收入的关系，也考察了生产成本和直接来自私人投資的收入的关系。介于二者之間有一个第三类，其中包括那些收入，或者不如說收入的那些部分，这些收入是社会一般进步的間接結果，而不是私人为获利所投資本和劳动的直接結果。现在我們应該研究这一类，特别是关于城市地基的价值。

我們已經知道，虽然自然界所給予的报酬，如用农产量計算，差不多总是不能和投于农业中的資本和劳动的增加成比例的增加；但是另方面，如果高度的集約經营是附近地区非农业人口增长的結果，那末，人口的密集多半有提高农产品价值的趋势。我們已經知道，当产品按其对生产者的价值，而不按其数量計算时，这种影响是怎样地同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对立，并且往往超过后者的作用；农戶旣可以得到他借以銷售农产品的好市場，又可以得到供給他必需品的好市場，他买賤卖貴，社会生活的种种便利和享受也越来越处于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內。①

此外，我們也曾知道，高度工业組織所产生的經济②，是怎样往往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别厂的資源。各业为自己所必須安排的那些內部經济和工业环境的普遍进步所产生的那些外部

① 见第4篇，第3章，第6节。

② 见第4篇，第10、11、12、13章。

經济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企业的位置在决定企业利用外部經济的程度上，几乎經常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附近勤劳富裕的居民的增多，或者鉄路和通向现有市場的其他交通工具的开辟而产生某地基的位置价值，是工业环境的变动对生产成本所起的最显著的影响。

假設任何一业(不論是否农业)中的二个生产者在各方面都具有相等的便利，但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所占的位置較为便利，因此在相同市場上买卖所需运費較少，那末，他的位置所給予他的差别利益等于他的对方所多出的运費总額。我們可以假定，位置上的其他便利，例如靠近特别适合他的行业的劳动市場，同样可以变成貨币价值。如把这换算成貨币价值并加在一起，我們就得出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在位置的便利上所具有的貨币价值；而如果第二个企业沒有位置价值，它的地基只是按农业土地的价值計算，那末，这种价值就成为它的特殊**位置价值**。較有利地基上所能获取的額外收入提供一种所謂特殊位置地租；任何一块建筑土地的总**地基价值**是拆除建筑物后在自由市場上出售时所具有的价值。“年地基价值”——用一种方便的，虽不十分确切的說法——就是那种价格按当前利息率所提供的收入。它显然超过特殊位置价值，所超过之数仅等于农业土地的价值，相較之下，它往往是一个几乎可以不計的数量。①

① 如果我們假定在同一个市場銷售的两个农場对等量投資的产量都提供报酬，第一个农場比第二个农場多得的报酬等于把它的产品运輸到市場上的額外費用，那末，这两个农場的地租将相等(这里假定投于該二农場的劳动与資本都化成同一的貨币尺度，或假定它們和市場的距离一样远近也行)。此外，如果我們假定有甲乙二矿泉，所提供的水完全相同，各泉按不变的貨币生产本都可以无限开发；这种成本，不論产量如何，在甲泉比方說是每瓶二便士，在乙泉是二便士半；那末，从乙泉每瓶运費比从甲泉少半便士的那些地方，将为它們竞爭的中立地带(如果运費与距离成比例，則該

第二节　通过个人或集体的有意行动而創造的位置价值的一些例外場合。

很显然，大部分位置价值是“公有价值”（见以上第 117 頁）。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例外場合。有时全城甚或一个地区的住宅是按商业原則設計的，而且是单独由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負担风险投資来完成的。后者的行动部分原因也許是由于慈善或宗教的动机，但是不論在任何場合，它的財政基础将见之于这一事实，即：居民稠密本身就是經济效率增进的一个原因。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效率所产生的主要利得归那些已經占有該地的人所有。但那些从事于开拓一个新地区或建設一座新城市的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通常是建立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基础上面。

例如，当薩尔特和蒲耳曼决定把他們的工厂移到乡下并建立薩尔特和蒲耳曼城的时候，他們都預料到他們按农业用地的价值所能购买的土地会取得城市地产由于周围人口稠密而产生的那种特殊位置价值。同样的动机也曾支配了那些人，他們选定一块本来就适合成为避暑胜地的地基，然后购买了这块土地并且用了大批經費来开发它的資源。他們情願长期等待他們投資的任何純收入，以期他們的土地最后会因周围人烟稠密而获得很高的位置价值。①

在所有这些場合下，得自土地的年收入（无論如何，超过农业地租的那部分收入）对許多場合来説应被看成利潤，而不应被看成

中立地带是甲与乙作为其焦点的双曲綫）。在甲方各地甲泉可以比乙泉卖得便宜，反之，則乙泉可以比甲泉卖得便宜。各泉在自己地区內出售自己的产品都能获得垄断地租。这是許多易于出现的想像而不无教益的問題之一。比較屠能在其所著《孤立国》中所作的卓越研究。

① 当然，这类事例在新开发国家中是最常见的，但在早开发国家中也并不十分罕见：薩尔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勒奇渥兹花园城也是新近饒有趣味的一例。

地租。不論建筑薩尔特城或蒲耳曼城工厂所用的土地，或充作某店鋪或商店的地基(它的位置将使它有可能和工厂工人做好买卖)而提供“高額地租”的土地，上述論点都同样适用。因为在这些場合，势必冒很大的风险；而在有巨大損失风险的各种事业中，也必須有获重利的希望。一种商品的正常生产費用必須包括对生产它所需要的那种冒险的报酬，而这种报酬要足以使那些从事冒险与否尙在犹疑不决的人认为他們可能得到的利益淨額(也就是說，除去他們可能受到的損失額后）是对他們辛勤和支出的报酬。这种冒险所提供的利益除足以供这种目的而用之外，是沒有多大剩余的。这可以由它們仍然不是很常有的这一事实来說明。但在势力很大的公司所操纵的那些工业里，它們多半是比較常见的。例如，某大鉄路公司可以建立一个克魯或一个新斯溫頓来制造鉄路設备而不冒任何巨大的风险。①

类似的例子有：一群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建筑一条鉄路，并不指望鉄路运輸的純收入支付投在建筑鉄路上的資本以任何巨額利息；但是它将大大提高他們土地的价值。在这种場合，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增加中，有一部分应当看成是改良他們土地所投下的資本的利潤，虽然这种資本曾用于建筑鉄路，而不是直接用于他們自己的土地。

具有相同性质的其他事例有：主要的排水工程和改善农业或

① 政府在实行这种計划，特别是在选择供駐軍的城市、兵工厂和制造軍用品的場所方面具有很大的便利。在比較政府和私厂的生产費用时，国营工厂的地基往往只按农业土地計算。但这种方法是錯誤的。私厂必須每年支付很大一笔地基費用，或冒很大的风险，如果它給自己建立一座城市的話。因此，为了証明国营对公众福利和私营同样經济而有效，在国营工厂的資产負債表中应列入它們地基的城市价值的全部費用。在那些特殊的生产部門中，这些部門国家可以为它們建立工业城而不冒那些私厂在同样場合所冒的风险，这种利益大致可以看作国家經营那些特殊事业的一种根据。

城市土地一般状况的其他計划，倘这些計划是由土地所有者用自己的費用来实现的，不論这些費用是通过他們私下协議，还是向他們征收特捐得来的。此外，如一个国家在建立它自己的社会政治組織，普及国民教育和开发自然資源方面的投資，也属于这类事例。

这样看来，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恩賜品的价值的那种环境的改善，在許多場合部分地是由于土地所有者为提高土地的价值而故意投資造成的；因此，由此而增加的收入，其中一部分可以看成是利潤，如我們考察长时期的話。但在很多場合下却不然；自然恩賜品所提供的純收入的任何增加并不是由于土地所有者的特殊支出，而且也不提供使用这种支出的直接动机，这种增加对各种場合来說应当看作是地租。

当在某新兴城市的郊区拥有数十英亩土地的人为了建筑而“开发”它們的时候，就出现类似上面所說的那些場合。他也許設計了馬路，决定那里房舍应当相連，那里应当分开；并拟定了一般的建筑式样，也許还规定了每种房屋所用的最低建筑費；因为每种房屋的美观增加所有房屋的一般价值。他这样所創造的集体价值具有公有价值的性质；它大半取决于潛在的公有价值，而这种价值是整个地基得自它附近的繁荣城市的兴起的。但是他的預见，組織能力和支出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应当看成是企业的报酬，而不应当看成是私人对公有价值的占用。

这些例外場合是必須加以考虑的。但一般准則是，每块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数量和性质大体上（在当地建筑法的許可下）是最有利的結果得以預期的那种数量和性质，很少或不考虑它对周围地区位置价值的作用。換句話說，那块地的地基价值是由那些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多半不能为决定建筑什么房屋的那些人所左右；他根据它上面各种房屋所提供的收入的估計来調节他的建筑

經費。

第三节　决定永租地租的一些原因。

建筑土地的所有者有时用自己的土地建筑房屋，有时索性把它出售。最常见的是，他按固定的地租出租他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期满之后，土地与其建筑物（根据契約，建筑物必須妥为修繕）归其遺产继承人所有。让我們考察决定他出售土地所得地价和他出租土地所取地租的那些原因。

任何一块土地的資本还原价值是其可能提供的所有純收入的簿記折现值，所謂純是指一方面減去包括收租費在內的各种意外費用，另方面加上它的矿藏，发展各种企业的能力和用于住宅时所具有的那些物质的、社会的与美观的有利条件。土地所有权所提供的那种社会地位和其他个人滿足的貨币等价并不表现为土地的貨币收益，但列入它的資本貨币价值。①

其次，我們考察什么决定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例如，租期九十九年）所能得到的“地租”。全部固定租金折成现值有等于土地当前資本价值的趋势；但是必須酌減两項，一項是当租期終結时把土地和它上面的建筑物一并交还本主遺产继承人的义务；另一項是租約对土地使用的任何限制所引起的可能不便。由于这两項酌減，地租略小于該地的“年地基价值”，如果該地基价值被认为始終

① 农业土地的价值一般表现为当前貨币地租的若干倍，或等于若干年地租的收入：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这些直接的滿足愈多，和土地所提供的这些滿足与貨币收入愈多，則土地的价值也就愈大。等于若干年地租的这种收入也由于未来正常利息率或貨币购买力的預期下降而增加。

地价未来上涨的折现值比一般所想象的要小得多。例如，設利息率为五厘（中世紀时流行的利息率更高），按复利投資一鎊二百年后約为一万七千鎊，五百年后約为四百亿鎊。因此，国家在首次实行地价上涨归公方面投資1鎊，除非地价上涨值现在超过一万七千鎊（如在二百年前投的資），或四百亿鎊（如在五百年前投的資），则这种投資实属不利。这假定按五厘的这种投資是可能的，实际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保持不变；但事实上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其他原因，地基价值看涨，因此，在租期开始时，地租一般地略高于年地基价值，而在租期終結时，則远低于年地基价值。[①]

在决定在任何一块既定土地上的建筑权利的价值之前，必須从建筑物的估計毛收益中减去預計建筑費用，在这些費用中还有租稅（中央稅或地方稅），而这些稅也許是向地产征收并由地产所有者交納。但这就引起一些困难的枝节問題，只好留在附录七中加以討論。

第四节　报酬遞減和建筑土地的关系。

让我們重申这个事实，即报酬递减規律适用于各业中为了生活和工作而进行的对土地的使用。[②] 当然，在建筑业，像在农业中一样，資本运用得过少是可能的。如某宅地所有者认为，只須耕种分給他的一百六十英亩土地的一半他就能生产出比耕种全部土地时更多的农产品，同样，即使当土地几无任何价值时，一幢很矮的住宅也可以昂貴得和它所提供的便利不相称。在农业中，一英亩土地运用一定的資本和劳动可以提供最高的报酬、超过这点追加資本和劳动报酬就减少，建筑业亦复如此。在农业中，提供最大报酬的每英亩的資本量，是随作物的性质、生产技术状态和所供应的市場的性质而变化的。同样，在建筑业中，可能提供最大报酬的每平方英尺的資本，如果地基沒有稀有价值，也是随着建筑物所要

① 在不繁华或商业冷落的地区，少数地基价值有所下降，但是另方面，在过去沒有特殊位置价值，而后来变成时髦或商业中心时出租的土地場合下，位置价值比地租上涨許多倍。如果是在十八世紀前半期，当黃金稀缺，各阶层人民的貨币收入十分微薄的时候出租的，則情况更是如此。一百年后将值一千鎊的地产对地主所提供的收益折现值，也許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少些；虽然誤差沒有在前注中所說的預期千百年的場合那样大。如果利息率为三厘，則此值約为五十鎊；如果像三四百年前那样利息率一般为五厘，則它只有八鎊。

② 参閱第4篇，第3章，第7节。

求的用途而变化的。但是如果該地基具有稀有价值，則超过这个最大报酬点继續使用資本而不支付扩大地基所需土地的額外成本是值得的。在土地价值高的地方，使每平方英尺土地提供二倍的便利，所用成本多于比在土地价值低的地方在同样場合所用成本的二倍。

我們可以把**建筑边际**这一名詞应用到那种便利上，这种便利是仅仅值得从某既定地基取得的，如果土地的稀有性减少，就不从它取得这种便利。为确定概念起见，我們可以假定，这种便利是建筑物的頂层所提供的。①

土地成本的节省是用建筑頂层，而不用較多地面扩大建筑来实现的，这种节省适能补偿該計划所用的額外費用和不便。頂层楼所提供的便利，如酌减它的偶然不便外，刚够值它的成本，而不留有任何剩余，以供地租之用。在頂层楼上（如系工厂的一部分）所制造的那些东西的生产費用，仅仅和它們的价格相抵，沒有支付地租的剩余。因此，工业品的生产費用可以看成是建筑边际上制造的商品的生产費用，从而不支付地租。这就是說，地租不列入边际上的那組生产費用，在該边际，供求力量在决定价值方面的作用可以看得最清楚不过了。

例如，假定某人在計划修建一个旅館或工厂；为此并考虑用多

① 楼房往往装有电梯，这种电梯的使用費由房主負担，在这种場合下，尤其是在美国，頂层的租金有时要比其他层高些。如果地基价值貴，而法律又不为了他的邻人的利益而限制他的楼房的高度，那末，他也許把楼建筑得很高。但最后他将达到建筑边际，最終他会发现，用于奠基、建筑厚墙和安装电梯的額外費用，以及由此而来的低层的貶值，使他因多建一层楼而得不償失；恰恰值得他供应的那种額外便利（即房屋），可看作处于建筑边际的便利，即使高层的租金比低层多些。参看本书上卷第 187 頁注。

但在英国，法律禁止私人把楼盖得这样高，以致他的邻人得不到新鮮空气和阳光。随着时間的推移，盖高楼的那些人将被迫在他們建筑物的周围留出大量的空地；而这就使建筑很高的楼无利可图。

少土地。如果土地便宜，他将用大量土地，如果土地很貴，則他将用較少的土地，而把房屋建筑得高些。假定他計算建造并維持各自带有一百英尺，和一百一十英尺前廊的两所鋪面所需的費用，并使它們在各方面对他和他的顾主与雇員都有相等的便利，从而对他也有相等的利益。設他认为，这两种計划的区别，如把未来支出加以資本还原之后，表明較大的面积有五百鎊的利益，如果前廊每英尺可按少于五十鎊的价格取得，則他将情願用大面积的土地，而不用小面积的土地；五十鎊将等于土地对他的边际价值。計算用同样的支出在較大地基上比在較小地基上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所增加的价值，或用較便宜的土地，而不用位置較差的土地进行建筑，他也許会得到同样的結果。但是无論他采用哪种計算方法，它的性质和他决定是否值得购买任何其他企业設备的性质是相同的：他把他从每种投資所能預期的純收入（减去折旧）看作和他的企业保有相同的一般关系；如果位置的优势是，处于該位置的全部可用土地都能得到各种不同的雇用，其中它的边际使用以前廊每英尺五十鎊的資本价值表示，那末，它将等于該土地的当前价值。

第五节　各种建筑物对同一土地的竞爭。

这假定各种不同用途的爭用土地将把各处的建筑和各种用房一直扩大到那一边际，在該边际，对同一地基运用任何較多的資本，不再是有利的。随着一个地区对住宅和商业用房的需求的增加，为了避免在同一地面上增建房屋所引起的費用和不便，以越来越高的价格购买土地也是值得的。

例如，假使比方說里茲的地价因店鋪、貨栈和鉄工厂等爭用土地而上涨，那末，某毛織商发觉他的生产費用有所增加，也許迁到另一个城市或乡下；从而把他过去使用的土地留下，以便建筑店鋪和貨栈，城市的位置对于它們比对于工厂更为有利。因为他也許

认为,迁到乡下所节省的土地成本和迁移所带来的其他利益,除抵銷其不利外,尙綽綽有余。在討論这样做是否値得时,他的工厂地基的租値会算作毛織品的生产費用,而且也应当如此。

但是我們必須探求事实的眞相、供求的一般关系把生产推到那一边际,在該边际,生产費用(不列入任何地租)是如此之高,以致人們情願支付高价增加土地,以便避免在狹小地基上因工作拥挤而造成的不便和費用。这些原因决定着地基价值;因此,地基价值不应当看成是决定边际成本的。

由此可见,工业和农业对土地的需求在各方面都如出一轍。燕麦生产費用的增加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可以丰收燕麦的土地为使它能提供較高地租的其他作物所急需;同样,在伦敦可以看到离地面六十英尺高的印刷机在工作,如果其他用途对土地的需求沒有把建筑边际扩展到这样的高度,則印刷机所提供的工作就会便宜一点。又如某蛇麻种植者也許认为,由于他支付很高的地租,他的蛇麻的价格将不能抵償他那里的生产費用,他也許不种蛇麻,或另找土地来种它;而他所留下的土地也許租給一个菜商,不久,附近的土地需求又有增加,以致該菜商所得的菜价总額将不能抵償菜的生产費用(包括地租在內);因而他又把它出让,比方說,让給一个建筑公司。

在每个場合,日益增加的土地需求改变着集約使用土地的有利边际。該边际上的成本表明决定土地价值的那些基本因素的作用。同时这些成本又是供求的一般条件迫使价值与之相一致的成本;因此,直接研究它們对于我們的目的来說是正确的;虽然这种研究和私人資产負債表的目的毫不相干。

第六节　企业家的租金和他們所索价格的关系。

对特别有价值的城市土地的需求,来自各种批发商和零售者

多，而来自厂商者少；对他們所特有的那种需求的有趣特点，在这里是值得一談的。

如果同一企业部門中的两个工厂的产量相等，則它們一定占有几乎相等的車間面积。但是商店建筑的大小和它們的周轉却沒有密切的关系。空間很大对它們来說是一件方便的事情，同时也是額外利潤的一个源泉。它不是物质上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們的空間愈大，它們手头所能保有的存貨愈多，从而，用以陈列样品的便利也愈大。在受趣味和式样变动支配的那些商业里，尤其是这样。这些部門的商人在較短的时間內大力收集各种时髦商品，尤其是那些眼看就要时行的商品；他們的地基租值愈高，他們也就必須愈快地出售那些稍微过时和可有可无的商品，甚至亏本也在所不惜。如果商店的位置是，顾客受精选貨品的誘惑大，而受廉价的誘惑小，則商人将索取周轉次数較少而利潤率很高的价格；但位置如不是这样，他們将索取低廉的价格，并力图多做生意，以与他們的資本和营业所的规模相称；正如同在某些附近地区，菜商认为在豌豆角很香嫩的时候来摘是最相宜的，而在另一些地区却等它們长得十分飽滿时再說。不論商人采取哪种計划，将有某些便利，而这些便利他們怀疑是否值得提供給大众；因为他們預料到由于这些便利而增銷的商品只能偿其所負，并不能对地租提供任何剩余。他們因这些便利而出售的商品，是地租不列入其推銷費用的那些商品，如同地租不列入菜商认为刚值得生产的那些豌豆的生产費用一样。

有些租金很高的商店取价低廉，因为它們門前的許多过客付不起高价来滿足自己的所好。店主知道，他一定得賤卖，否則就完全卖不了。他不得不滿足于他的資本每次周轉所带来的低利潤率。但是，因为他的顾客的需要很簡单，他无須积存大量商品；他的資

本一年可以周轉許多次，因此，他每年的純利潤量是很大的，他情願为可以取得这种利潤的位置而付出很高的租金。反之，在伦敦上流社会的某些靜寂的街道上和在許多乡村里，价格是很高的；因为在前一場合必須要用高級商品来吸引顾客，而这种商品只能卖得很慢，在后一場合，总周轉的确是很小的。沒有一个地方，商人所能賺取的利潤将使他有可能支付像伦敦东端某些廉价的、顾客盈門的商店商人支付那样高的租金。

但是的确，如果不增辟任何交通，以广招徠，則位置变得更加适合于其他用途，而不适合于开設店鋪；只有那些有办法招引大批顾客（和他們所索的价格与所經营的商业种类相較）的店主，才将能偿其所負。因此，在对各业店主的需求不变时，店主的人数将减少；所余店主将能索取一种比以前高的价格，而对顾客不提供較大的便利和引誘。可见，这个地区土地价值的上涨，将表明位置的稀有，而这种稀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提高零售商品的价格；正如同任何地区农业地租的上涨表明土地的稀有，而这种稀有将提高边际生产費用，从而提高任何特定作物的价格一样。

第七节　城市地产的混合租金。参閱附录七。

房（或其他建筑物）租是一种混合租，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地基，而另一部分是属于建筑物本身，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可留待本书附录七加以討論。但是关于混合租的一般性质不妨在这里說几句。乍看，在一种东西同时产生二租这一命题里，似乎是有些矛盾；因为它的租从某种意义上說是扣除經营費用以后的一种剩余收入；而就同一經营过程和由此而来的同一收入而言，是不能有两种剩余的。但是如果那种东西是一种混合品，則它的各部分都可以被經营得使它提供一种超过經营費用的剩余收入。相应的租在

理論上总是可以区分的，有时它們在商业上也是可以分开的。①

例如，水力发动的面粉厂的租，是由二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它的建筑用地的租，另一部分是它利用的水力的租。假定要想在一个地方建立面粉厂，那里在許多地基的任何一处可以同样利用的水力是有限的。那末，水力和所选地基一道的租就是这二种租的和；它們各自都是級差利益的等价，其中一种級差利益是占用該地基以从事任何生产所提供的，另一种是水力的占有对在其中任何地基上經营面粉厂所产生的。这两种租，不論是否恰为同一个人所有，都可以分别清楚，并且在理論上和实践中都可以分别計算。

但是如果沒有可以建立面粉厂的其他地基，就另当别論。在那种場合下，如果水力和地基归不同的人所有，那末，它們的价值超过該地基用于其他場合时所具有的价值的差额，其中有多少归地主所有，只能用"协議"的办法加以解决。

假使有可以利用水力的其他地基，但是效率不等，仍无法决定地基和水力的所有者如何来分割生产者的剩余差额，这种差额是它們共同提供的生产者的剩余，超过該地基用于其他場合和水力用于别处所提供的总剩余的差额。除非就水力供給的一定年限达成协議，該面粉厂也許不会建立；但当期限終了时，关于分割水力和有面粉厂的地基所提供的总剩余，又会引起同样的困难。

局部垄断者如鉄路、煤气、自来水和电力公司，对曾使其企业設备适于利用它們的服务，和也許为此目的而自己出資装置了費用浩大的設备的那个消費者企图加价，就經常产生类似的困难。例如，当匹茨堡的厂商刚刚建立起一些用自然煤气而不用煤的高炉时，煤气的价格就立即增加了一倍。矿业史也提供了类似困难

① 必須記住，如果房屋与其地基不相称，它的总租金减去它的地基租后并不等于該房在相宜地基上所得的全部房租。类似的限制对大多数混合租适用。

的許多事例，如和附近地主关于路权等方面的爭执，以及与附近村舍、鉄路和碼头的所有者的糾紛。[①]

第十二章 从报酬遞加规律来看的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給的均衡

第一节 报酬遞加趋势发生作用的一些方式。使用供給彈性一詞的危險。整个工业和單一厂的种种經济的差异。参閱附录八。

现在我們可以继續第三章和第五章的研究；并考察在生产上有报酬递加趋势的那些商品的供求关系有关的某些困难。

我們曾指出，报酬递加趋势是很少紧跟着需求的增加出现的。例如，表形气压計突然时髦的最初結果，是价格的暫时上涨，尽管它們除了一个小柄外不含有任何材料。因为对这种工作沒有特殊訓练的那些工資优厚的工人势必是从其他行业吸引进来的；大量劳作会遭到浪費，在短时間内实际生产成本和貨币生产成本会有所增加。

但是如果这种时髦持續得时間很久，那末，即使沒有任何新的发明，气压計的生产費用也会逐漸下降。因为会培养大量的专門技术人才来分担各种不同的工作。由于大量使用部件互易法，专門化机器所做的工作比现在手工所做的更好更便宜；从而，表形气压計年产量的持續增长；会大大降低它們的价格。

这里要注意的是需求和供給的重要区别。一种商品出售价格

① 同行业中各不同阶层工人之間的利害关系，和混合租这一問題相类似，见以下第6篇，第8章，第9、10节。

的下降，对需求总是向着一个方向起作用的。商品需求量增加得多少要看需求有无弹性而定。价格下降使商品有可能获得新的或扩大的用途，也許需要或长或短的时間。① 但是(除因价格下跌而使該商品被逐出流通范围的那些例外場合不計外)价格对需求的影响对一切商品来說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此外，在长时期內表现出弹性很高的那些需求，差不多当时就显出很高的弹性；因此，除少数例外，我們可以說某商品的需求弹性是高的或低的，而无須表明我們所指时間的长短。

至于供給就沒有这样簡单的准則。买主所出价格的增加，的确总是使供給增加的。如果我們所考虑的只是短期，特别是一个市場的交易，那末，的确存在着和需求弹性相似的"供給弹性"。这就是說，价格的某种上涨，使卖主所願增售数量的大小，要看他們背后儲备的多寡和他們对另一个市場价格水平估計的高低而定。这个准則对长期內有报酬递减趋势的那些产品和有报酬递加趋势的那些产品几乎是同样适用的。事实上，如果一个工业部門所需要的大型設备得到充分利用而无法迅速扩大，那末，对它的产品所出价格的增加，在很长的时間內对产量的增加也許沒有显著的影响；而对手工制品需求的类似增加，也許会迅速引起供給的巨大增加，虽然在长期內它的供給遵守着报酬不变甚或报酬递减规律。

在同长期有关的那些較根本的問題上，情况甚至更加复杂。因为相应于甚至根据当前价格的那种无条件需求的最后产量，在理論上是无限大的，因此，遵守报酬递加甚或报酬不变规律的那种商品的供給弹性，对长期来說在理論上是无限大的。②

---

① 参閱以上第3篇，第4章，第5节。

② 严格說来，在考虑到适当設备的发展和組織大規模生产所用的时間时，产量与其出售价格是互为函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单位生产成本是从預期产量中求出

第二节 續前。

应当考虑的第二点是，因生产某商品的那个工业的逐漸发展而使它的价格下降这一趋势，和个别厂因扩大它的企业而迅速引用新的大规模經济的趋势截然不同。

我們已經知道，在一个能干而有进取心的厂商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步是如何使得下一步更加容易，更加迅速。因此，倘其运气頗佳，并保持充沛的精力，而不辞劳苦，則他的发展多半会继續下去。但这些是不能永續的：一旦它們消失之后，他的企业多半通过使它发达的那些因素的作用而破灭，除非他把它交給另一个像他过去那样坚强的人。可见，个别厂的兴衰可以是經常的，而一个巨大的工业却經历着长期波动，甚或不断地向前发展着；如同树叶子（重述以前的例証）进行着大量的新陈代謝，而树本身却年复一年不断地成长一样。①

这样看来，决定个别厂所支配的那些生产便利的因素和决定某业全部产量的因素，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规律。如我們考虑到銷售上的困难，这种区别也許就更加显著。例如，滿足特殊趣味的某些工业，多半进行着小规模的生产；它們一般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以致其他行业中业已采用的机器和組織方式很容易为它們所使用；因此，它們生产规模的扩大肯定会同时引出許多大规模生产的經济。但这正是那样一些工业，其中各厂多半或多或少地固守它自己的特定市場；如果它限于这种范围，則它的生产的任何急剧增长多半会使該市場的需求价格下降，且下降得和它行将获得的新

的，而不是相反。經济学家一般都用这种办法；他們在顚倒关于需求的顺序方面也采用商业上的办法。这就是說，他們对減价所引起的銷售額的增加考虑得多，而对增加銷售額所需要的減价考虑得少。

① 见第4篇，第9、10、11、12、13章；特别是第11章的第5节。

的大规模生产經济不相称;即使它的生产相对于那个广大市場(从較一般的意义上說是它为之生产的市場)只占有极小的部分。

实际上,当商业清淡时,一个生产者往往力图在他自己的特定市場外按略多于商品主要成本的价格出售他的剩余商品,而在他的市場他仍然力求按几乎抵償补充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其中大部分是对投于建立他的企业外部組織的資本的預期报酬。①

此外,补充成本相对于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些商品的直接成本說来照例要比其他商品大些②;因为它們的生产需要在物质設备和建立商业往来方面投下大量資本。这就使他格外害怕破坏他自己的特定市場,或害怕因破坏共同市場而引起其他生产者的不滿。而这些,如我們所知,是在生产設备未得到充分利用时当作决定商品短期供給价格的因素。

因此,我們不能把个别生产者的供給条件当作决定一个市場的一般供給条件的范例。我們必須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在商业进展上具有持續生命力的厂寥寥无几,同时也必須考虑到这一事实,即个别生产者和他的特定市場的关系在許多重要方面不同于全体生产者和共同市場的关系。③

---

① 这点可以这样表示:当我們考虑个别生产者的时候,我們必須以他的供給曲綫和他自己的特殊市場的特殊需求曲綫相配,而不是和广大市場上他的商品的一般需求曲綫相配。这条特殊需求曲綫的斜度一般是很大的,也許和他自己的供給曲綫的斜度相同,即使产量增加将使他获得大量內部經济。

② 当然这不是一个普遍准則。例如,不妨指出,因途中缺乏旅客而損失四便士票价的一辆公共汽車的純損失,是接近四便士,而不是接近三便士,虽然公共汽車业也許遵守的是报酬不变规律。又如假使不是害怕破坏自己市場的話,用手工制鞋而推銷費用很大的攝政街的鞋匠,为了避免失去一宗特殊定貨而情願減低其正常价格,所減之数也許比使用大量貴重机器并一般享有大规模生产經济的制鞋工业家还要多些。还有和連带产品的补充成本相关的其他困难,如为了以广招徠按接近主要成本的价格出售某些商品的做法(见以上第5篇,第7章,第2节)。但这些无須在这里特别加以討論。

③ 关于个别厂从产量增加而获得大规模生产經济的效果的抽象推理,不仅在細

第三节　續前。

个别厂的历史不能算作一个工业的历史，如同个人的历史不能算作人类的历史一样。但人类的历史是个人历史的結果；而为一个共同市場提供的生产总量，是引誘各个生产者扩大或縮小他們生产的那些动机的結果。正在这里，我們那个代表性厂的方法对我們提供了帮助。我們假想不論任何时候該厂都享有所属工业生产总规模所具有的那些內部經济和外部經济的平均份額。我們认識，这样一个厂的规模，虽部分地取决于技术和运輸成本的变动，但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是由工业的一般扩展所决定。我們认为它的經理考虑他是否值得增加某項新业务，是否值得引用某种新机器等等。我們认为他把这种变动所造成的产量或多或少地当作一个单位，并权衡其利害得失。①

这就是我們所注意的那种边际成本。我們并不期待它因需求的突然增加而立即下降，相反地，我們期待短期供給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我們也料到需求的逐漸增加使典型厂的规模

节上，而且甚至在它們的一般結果上，容易发生錯誤。这几乎是等于說，在这种場合，决定供給的那些条件应加以全面地表述。它們往往被不易觉察的那些困难所阻碍，而在用数学公式企图表示某业的均衡条件时尤其感到棘手。有些学者，古尔諾也在內，所得到的实际上是个别厂的供給表；它表明該厂的产量增加使它获得大量內部經济，从而大大降低生产费用；他們坚信他們的数学，但是显然沒有察觉他們的前提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結論：即不論任何一个厂，如最初經营有方，将垄断該区該业的全部生意。而迴避这种困难的其他学者认为，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来說，是不存在着均衡的；又有些人怀疑，表示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的任何供給表是否站得住脚。参閱数学附录中注14，其中涉及这种討論。

針对上述困难而想出的那个补救方法，是在一般重要推理的指导下把每个重要具体場合大多当作一个独立的問題来研究。扩大一般命題的直接应用范围以便使它們有可能对所有困难提供适当解决的企图，会使它們过于繁杂，而失去它們应有的作用。經济学“原理”的目的只能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問題的研究提供指导，而并不企图替代独立的思考和研究。

① 见以上第5篇，第5章，第6节。

漸漸扩大并提高它的效率；增加它所拥有的那些內部和外部經济。

这就是說，当作这些工业的长期供給价格表的时候，我們要写出已减少的供給价格和与其相对的已增加的商品数量，借以表明，那种已增加的数量将按較低的价格及时得到供应，以滿足那相当稳定的相应需求。我們不計那些新的重大发明可以产生的任何經济，但是我們却包括那些运用现有观念可能获得的經济；我們期待那种兴衰力量之間的均衡位置，而这种均衡，如果所述条件假定在长期內一致发生作用，是会达到的。但是必須要广泛地来理解这些概念。設法使这些概念精确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如果我們在討論中几乎包括全部现实生活条件，那末，問題就难得不能加以解决；如果我們只选择几个条件，那末，关于它們的那些繁瑣而微妙的推理，将变成科学游戏，而不是指导实际工作的工具。

正常供求的稳定均衡理論，的确有助于我們概念的具体化；在其初級阶段，它与现实生活相去不远，从而对那些最强而經常出现的經济力量作用的主要方法提供了一副相当逼眞的图景。但是如果把它推到迂远复杂的邏輯結果，它就与现实生活隔絕了。事实上我們在这里接近經济发展的主题；因此，在这里特别需要記住的是，經济問題，如它們被当作靜态均衡而不当作有机发展的問題时，是表述得不完全的。因为虽然只有靜态討論能給予我們以明确的思想，从而，是把社会較达观地看作一个有机体的必由之路，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靜态均衡理論只是經济研究的入門；它甚至也只是对那些有报酬递加趋势的工业的进步和发展的研究的入門。它的限界經常为那些特别是从抽象观点来研究它的人所忽略，以致有使这种理論完全定型的危险。但是有了这种警惕，就不妨冒险尝試一番；这个問題将在附录八中略加討論。

第十三章　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給变动的理論同最大限度滿足原理的关系

第一节　引論。

在本篇前几章，特別是在第十二章，我們考察了供求适应中的漸变。但是任何时尚的重大而持久的改变；任何重大的新发明，人口因战爭或瘟疫而发生的任何減少，所述商品，或其中所使用的某种原料，或充作它的竞爭品和可能代替品的另一种商品的貨源的增加或減少，其中任何一种变动都可以使該商品年(或日)生产和消費量的价格不再等于該生产和消費量的正常需求价格与正常供給价格；換句話說，它們会使作出新的需求表，或新的供給表，或新的需求和供給表成为必要。我們现在就开始来研究这些問題。

一种商品正常需求的增加，是指各种数量都能找到买主的那种价格的增加，或在任何价格下都能找到买主的那种数量的增加，二者指的都是同一回事。造成这种需求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有的也許是由于該商品日益时新，有的也許是由于它有了新的用途或为它开辟了新的市場，有的也許是由于可以充作它的代替品的那种商品的供給长期減少，或社会財富和一般购买力的长期增长等等。相反的变动将使需求減少，从而使需求价格下降。同样地，正常供給的增加，是指按各种价格可以供給的那些数量的增加，或各种不同的数量依以供給的价格的減少①。造成这种变动的原因

① 需求价格或供給价格的上升或下降，当然意味着需求曲綫或供給曲綫的上升或下降。

如果变动是逐漸的变动，則供給曲綫将相繼采取一系列的位置，其中每个位置略在前一位置之下；这样，我們也許会表示因生产規模的扩大而来的工业組織的逐漸改

也許是由于因改进交通或用其他方式而开辟了新的供給来源，也許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如新的制造方法或新机器的发明；此外，也許是由于获得生产补貼。相反地，正常供給的减少（或供給表的上升），也許是由于新的供給来源的阻塞或納税。

第二节 正常需求增加的結果。

我們必須从三种观点即从所述商品遵守报酬不变規律，或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加规律来考察正常需求的增加的結果。这就是說，該商品的供給价格对各种产量来說实际不变，或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或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

在第一种場合下，需求的增加只增加产量，而不改变它的价格；因为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正常价格完全是由它的生产費用所决定：需求超出下述范围在这方面不起作用，即除非按固定价格对該商品有某种需求，则它根本不会被生产。

如果商品遵守着报酬递减规律，那末，該商品需求的增加将使其价格上升，并使产量增加，但增加得沒有在报酬不变规律下那样多。

反之，如果商品遵守着报酬递加规律，那末，需求的增加将使产量增加（比在报酬不变规律下增加得多些）同时并降低商品的价格。例如，如果每周有一千件东西被生产出来并按十先令的价格卖掉，而每周生产两千件东西的供給价格也許只是九先令，那末，很小的正常需求增加率可以逐漸使这个价格变成正常价格；因为我們所考察的时間长得足以使决定供給的那些因素充分发揮它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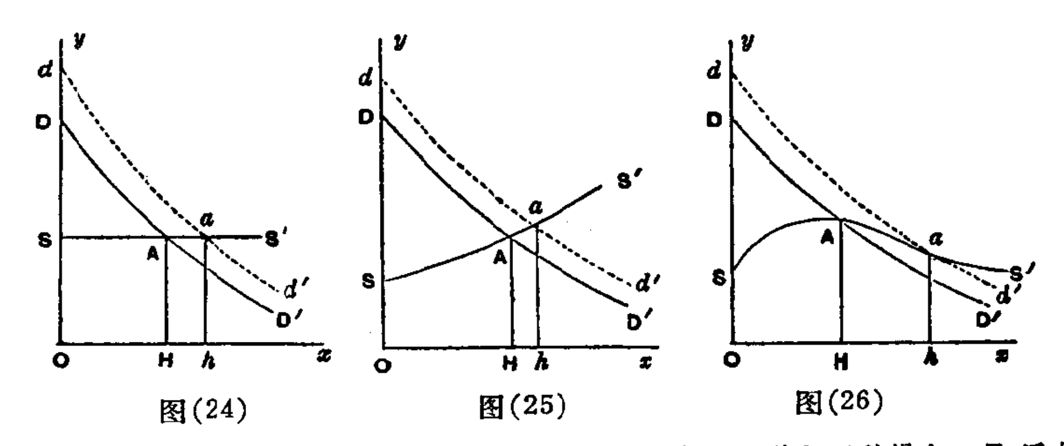
善的影响，而这我們曾用它对长期曲綫的供給价格的影响来表示。在肯宁汗爵士私人印发的一篇优秀的論文中有一个建議，这个建議实际上似乎是說，长期供給曲綫应当被看作是用某种方式代表許多短期供給曲綫的；其中各条曲綫始終都假定着那种工业組織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本身是属于由与 Oy 相距之此曲綫和长期供給曲綫的交点所代表的那种生产規模的（比較附录八中之第3节）；关于需求曲綫，也是如此。

的正常作用。不論在哪种場合，如果正常需求减少，而不是增加，則价格将上升。①

本节論証曾被某些著作家用来維护这一主张：即对进口工业品征收保护税一般能扩大那些工业品的国内市場；并且借助于报酬递加規律的作用，最后降低它們对本国消費者的价格。的确，在一个新兴的国家里，如果"保护幼稚工业"制度选择得恰当，最后是可以取得这种結果的；在这个国家里，工业，像儿童一样，是能够迅速成长的。但是即使在那里，为了特定利益者的发財致富，保护政策也动輒为人所誤用。因为占絕对优势的工业是那些工业，这些

---

① 在使我們充分理解本章所提出的問題上，图解是有特殊的帮助的。



图(24)　　图(25)　　图(26)

第24、25与26三图各自代表报酬不变，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加三种場合。最后場合下的报酬在生产增加的初期是递减的，但是在达到原始均衡位置后(即对大于OH的各种商品产量来說)却轉而成为递加的，在各个場合，SS'为供給曲綫，DD'为原来需求曲綫的位置，dd'为正常需求增加后的位置。在各个場合，A与a各自为原有的均衡位置与新的均衡位置，AH与ah为原来的正常或均衡价格与新的正常或均衡价格，OH与Oh为旧均衡产量与新均衡产量。在各个場合，Oh大于OH，但在第25图中，Oh略大于OH，而在第26图中Oh比OH要大得多(这可以按后来，在討論正常供給条件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相同而更加重要的問題中所采用的方法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在第24图中，ah等于AH，在第25图中，ah大于AH，在第26图中，ah小于AH。

正常需求减少的結果可以用同样的图解求得，dd'当作原来需求曲綫的位置，DD'当作新需求曲綫的位置；ah为旧均衡价格，AH为新均衡价格。

工业的规模已經是如此之大，以致进一步的扩大只会带来少量新的經济。当然在早已采用机器的国家，像在英国，工业一般都超过借保护获得巨大利益的阶段，而对任何一种工业的保护差不多总是有縮小其他工业的市場，特别是国外市場的趋势。这几点意见只表明这个問題是复杂的，除此之外，别无所图。

第三节　正常供給增加的結果。

我們已經知道，正常需求的增加，在各种場合都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在某些場合将使价格上涨，而在另一些場合将使价格下降。但是我們现在就要知道，供給的各种便利的增进（使供給表下降），在它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总会降低正常价格。因为倘正常需求保持不变，则增加了的供給，只能减价出售；但是由于供給的某种增加而引起的跌价，在某些場合比在另一些場合将是大得多的。如果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则价格下落得很少；因为那时伴随着生产增加的种种困难将有抵銷供給的新便利的趋势。反之，如果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则生产增加将会带来更多的便利，而这些便利将与那些因供給的一般条件的变动而产生的便利相輔而行；二者一道将能使生产有很大的增加从而使价格下降（在需求价格下跌赶上供給价格下跌之前）。如果需求恰巧是很有弹性的，那末，正常供給的种种便利略有增加，如某种新的发明、机器的引用、新的廉价貨源的开辟、租税的撤消、或补貼的获得，可以使生产大量增加和价格下降。[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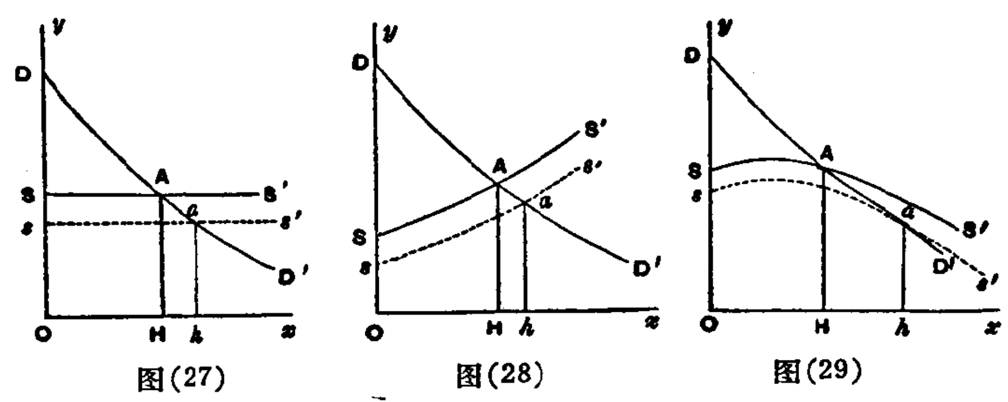
① 所有这些，通过图解可以一目了然，的确，問題中的某些部分，如不借助于图解，是无法加以满意的論述的。第27、28与29三图各自代表报酬不变，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加三种場合，在各图中，DD' 为需求曲綫，SS' 与 ss' 为旧供給曲綫位置与新供給曲綫位置。A 为旧稳定均衡位置，a 为新稳定均衡位置。在各个場合下，Oh 大于 OH，ah 小于 AH。但在第28图中，变动不大，而在第29图中变动却很大。当然，需求曲綫必須位于旧供給曲綫 A 的右下方，否则 A 就不是稳定均衡点，而是不稳定均衡点了。

如果我們考虑到第六章中所述的复合供求与連带供求的种种情况，我們就給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繁杂的問題，而这些問題可以用这两章中所用的方法来解决。

第四节　报酬不变、报酬遞減和报酬遞加的事例。

我們现在可以考虑供給条件的变动对于消費者的剩余或租的影响。为簡便起见，我們可以用一种税代表使商品各种不同数量的正常供給价格普遍增加的那些变动，用补貼代表使这些不同数

但是根据这个条件，需求的弹性愈大，也就是說，在A点的需求曲綫愈近于水平綫，则a与A的距离愈大，从而，生产的增加与价格的下降也就愈多。全部結果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可以說明如下：第一，設A点的需求弹性为已知，从生产中使用的追加資本与



图(27)　　图(28)　　图(29)

劳动所得的报酬愈多，则生产的增加与价格的下降将愈大。这就是說，在第28图中A点的供給曲綫愈近于水平綫，和在第29图中它的斜度愈大（根据上述条件，即它不位于需求曲綫A之右下方，从而使A成为不稳定均衡点），则生产的增加与价格的下降将愈大。第二，設A点的供給曲綫位置为已知，需求的弹性愈大，每个場合下的生产的增加将愈多；但在第28图中价格的下降将愈小，而在第29图中价格的下降将愈大。第27图可以被看作第28图或第29图的一个极限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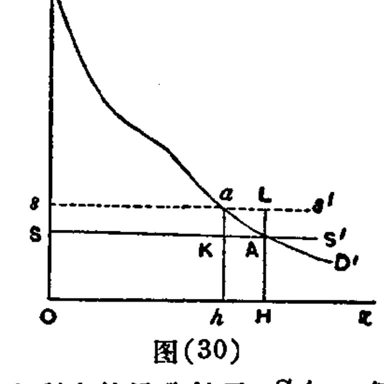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推理是假定商品始終是遵守着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加规律。如果它开头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继而又遵守报酬递加规律，从而供給曲綫的一部分是向上傾斜，而另一部分又向下傾斜，那末，关于供給便利的增加对价格的影响是无法作出一般准則的，虽然在各个場合它必然导致产量的增加。使供給曲綫具有不同的形状，特别是像和需求曲綫相交一次以上的供給曲綫，可以得出許多奇异的結果。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小麦税是不适用的，如果它为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面包的工人阶級所消費；这种方法也不适用于对一切商品所征的一般税，因为在这些場合下都不能假定，貨币对个人的边际价值在征税以后仍然和以前大致相同。

量的正常供給价格普遍下降的那些变动。

首先，如果商品是生产中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一种商品，从而，它的各种不同数量的供給价格都相同，那末，生产者剩余的減少将多于对生产者报酬的增加；因此，在征收某种税的特殊場合下，将超过国家的总收入。因为就商品消費继續保存的那部分来說，消費者之所失等于国家之所得；而就因价格上涨而被毁的那个消費部分来說，消費者的剩余被毁灭了；当然，生产者或国家都沒有因此而得到补償。[①] 反之，由对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补貼所引起的消費者剩余的增益小于补貼。因为在补貼以前所存在的那部分消費方面，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恰等于补貼量，而在补貼所引起的新的消費方面，消費者剩余的增益小于补貼。[②]

但是如果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某税通过提高它的价格并減少它的消費，将降低它的生产費用(除税外)：結果将是供給价格的增加，所增之数小于全部税額。在这个場合，税的总收入也

① 这，从图解可以一目了然。旧报酬不变供給曲綫 SS' 交需求曲綫 DD' 于 A：DSA 为消費者剩余。后来因征税 Ss，則新的均衡点为 a，消費者剩余为 Dsa。总税額仅等于矩形 $sSKa$，亦即按 Ss 的比率对商品产量 sa 之税。而它比消費者剩余的損失少一块面积 aKA。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純損失 aKA 的小或大，要看 aA 斜度的大或小而定。例如，对那些最沒有需求弹性的商品(如必需品)来說，aKA 是最小的。因此，如果必須要向任何阶級征收一定的总税額，那末，对必需品征税比对奢侈品征税会使消費者剩余的損失有所減少，尽管奢侈品和在較小程度上的安逸品的消費表明有負担租税的能力。



图(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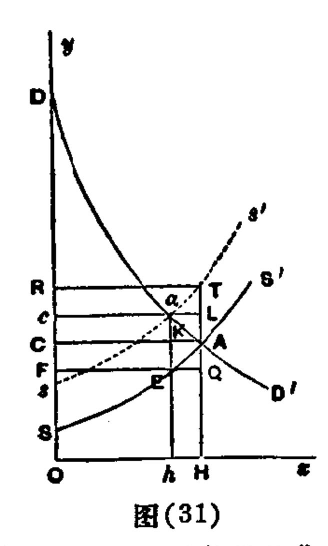
② 如果现在我們把 ss' 当作旧供給曲綫，而这一曲綫因补貼而下降至 SS' 位置，那末，我們看到消費者剩余的增益等于 $sSAa$。但是所付补貼为 Ss 与产量 SA 之积，等于矩形 $sSAL$。它比消費者剩余的增益多一块面积 aLA。

許大于由此而来的消費者剩余的损失，如果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是如此强烈，以致消費稍有减少就使生产費用(除税外)大大减少，那末，税的总收入将大于消費者剩余的损失。①

另一方面，对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的补貼，将导致生产增加，并将使耕作边际扩大到生产費用(不包括补貼)比从前多的那些地方和条件。因此，它将降低对消費者的价格，并增加消費者的剩余，所增之数比商品在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条件下要少些。在那个場合，消費者剩余的增加小于补貼对国家的直接成本；因此，在这个場合，它是小得多的。②

根据同样的推理可以証明，征自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的税比征自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税对消費者更为有害。因为它减少需求，从而，降低产量。这样它也許使生产費用略有所增。它使价格提高得超过税額；并且最后减少消費者的剩余，所减之数

① 設旧供給曲綫为 SS'(见图 31)，設征税使之提高到 ss'；設 A 与 a 为旧均衡位置与新均衡位置，并通过 A 与 a 作直綫平行于 Ox 与 Oy(如图所示)。因对每单位征收 aE 的税(如图所示)；在新均衡位置下生产 Oh 单位，亦即 CK 单位，则总税收将为 $cFEA$，而消費者剩余的损失将为 $cCAa$；这就是說，总税收将大于或小于消費者剩余的损失，要依 $CFEK$ 大于或小于 aKA 而定；而如图所示，$CFEK$ 比 aKA 是大得多的。如果把 SS' 画得表明报酬递减规律只是起着微弱的作用，也就是說，如果 SS' 在 A 的附近几成为一条平行綫，则 EK 势必很小；而 $CFEK$ 势必小于 aKA。



图(31)

② 为了說明这一事例，我們可以把第 31 图中的 ss' 当作补貼以前的供給曲綫位置，SS' 当作补貼以后的供給曲綫位置。从而，a 为旧均衡点，而 A 为取得补貼后的新均衡点。消費者剩余的增加只等于 $cCAa$，而如图所示，国家对該商品的每个单位是按 AT 比率支付补貼的；因为在新均衡位置下生产了 OH，亦即 CA 单位，所以补貼总額等于 $RCAT$，它包括并且必然大于消費者剩余的增加。

大大超过該稅給国庫带来的总收入。① 反之，对这种商品的补貼使它对消費者的价格如此暴跌，以致由此而来的消費者剩余的增加也許超过国家对生产者的补貼总額；倘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十分强烈，則消費者剩余的增加一定将超过国家对生产者的补貼总額。②

如有必要考虑租稅征收費和补貼管理費以及租稅或补貼可能产生的許多間接的經济和道德的效果时，上述結果对研究財政政策时需要特別注意的某些租稅原理是有参考价値的。但是这些部分結果可以使我們进一步闡明下述一般理論，即供求的（稳定）均衡位置也是最大滿足的位置：有一种抽象而尖銳的理論，这种理論特別是自从巴师夏的經济調和論以来曾风靡一时，而它是我們此刻所要討論的。

---

① 例如，設第 32 图中的 SS' 为旧供給曲綫位置，ss' 为征稅后的供給曲綫位置，A 与 a 为旧均衡点与新均衡点，如在第 31 图中的那一場合，則总稅額为 $CFEA$，消費者剩余的損失为 $cCAa$；前者总是小于后者。

文中所述只是一个簡单的概括。如果把它运用于实际問題，尙須考虑那些曾被忽略了的种种因素。提供报酬递加的工业，几乎总是在发展着，因此，总是在获得大规模生产的經济的。如果租稅很少，則它也許只能使这种发展受到阻碍，而不能使之收縮。即使租稅很重，工业收縮，如在附录八中所解释的，則許多大规模生产的經济将至少有一部分得到保存。因此，ss' 不应有和 SS' 一样的形状，距离 aE 应小于 AT。

图(32)

② 为了說明这一事例，我們可以把第 32 图中的 ss' 当作补貼以前的供給曲綫位置，SS' 当作补貼以后的供給曲綫位置。那末，如在第31图中的那一場合，消費者剩余的增加为 $cCAa$，而国家直接支付的补貼为 $RCAT$。如图所示，$cCAa$ 比 $RCAT$ 是大得多的。但是的确，如果我們把 ss' 画得表示报酬递加规律起着微弱的作用，这就是說，如果它在 a 的附近几近于一条水平綫，那末，补貼的增加比消費者剩余的增加要多些；而这个場合和第 30 图所代表的那个对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实行补貼的場合几无区别。

第五节 最大限度满足的抽象原理的説明及其局限性。

这种理論的确有一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供求的每个均衡位置大致可以看作最大满足的位置。① 因为倘需求价格超过供給价格，的确可以按那些价格实行交易，而这些交易对买主，或卖主，或买卖双方都提供剩余满足。至少对双方中的某一方，他所收受的东西的边际效用大于他所让与的东西的边际效用；而另一方即使不因交易而有所获，但也不因交易而有所失。这样每进行一次交易就使双方的总满足有所增加。但是当均衡出现，需求价格等于供給价格时，就沒有取得任何这种剩余的机会：各方所收受的东西的边际效用不再超过他在交易中所让与的东西的边际效用。而当生产增加得超过均衡产量，需求价格小于供給价格时，买主可以接受而卖主又不遭致损失的那种交易条件是无法达成的。

的确，供求的均衡位置在下述限制的意义上説是最大满足的位置，即有关双方的总满足一直增加到該位置的确立而后止；而超过均衡产量的任何生产，如买主与卖主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各行其是，就无法长期維持。

但是有时有，而且往往也暗含着这样一种論断，即供求的均衡位置是在此詞充分意义上説的最大总满足的位置。这就是説，生产增加得超过均衡水平会直接（亦即不以增产的困难和它可能引起的任何間接的禍害为轉移）减少当事双方的总满足。这个理論，如作这样的解释，就不是普遍眞实的。

首先，它假定各当事人之間在財富上的一切差别可加以忽略，其中任何一方用一先令測定的满足可以看成是等于任何另一方用一先令測定的满足。事实很明显，如果生产者作为一个阶級比消

① 比較第5篇，第1章，第1节。不稳定均衡现在可以置而不論。

費者要穷得多，那末，通过限制供給，从而使需求价格激增（亦即当需求沒有弹性时），就会增加总滿足；而如果消費者作为一个阶級比生产者要穷得多，那末，通过扩大生产使之超过均衡产量，并亏本出售商品，就会增加总滿足。①

但这点可留待以后討論。实际上它只是下述一般命題的一个特殊事例，即自愿地或被迫地把富人的某些財产分配給穷人在表面上似乎可以使总滿足有所增加；而在研究現存經济条件的初級阶段，不去探究这个命題的含义是合理的。因此，只要我們留意，是可以作这样的假設的。

但其次，最大滿足理論假定生产者对商品所取价格的每次下降使他們遭受相应的損失；而这对于工业組織上的改善所造成的价格下降是不适用的。如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則商品生产增加得超过均衡点可以使供給价格暴跌；虽然对于增加了的数量的需求价格甚至減得更多，从而，那种生产会对生产者造成某些損失，但是这种損失比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所代表的对消費者的利益的貨币价值是小得多的。

因此，在那些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十分强烈或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正常供給价格銳減的商品的場合下，足以引出按低得多的价格大大增加供給的补貼所用的直接費用，比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是少得多的。如果消費者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議，就会实现那些条件，而这些条件会使这种行为旣大大有利于生产者，同时又給消費者留有巨大的利益差額。②

① 在此例中，被交換的两种东西中的一种是一般购买力。但是如果采眞珠的貧苦居民依靠交換眞珠的富有居民来取得食物，这个論点也是站得住脚的。

② 多重（稳定）均衡位置的事例，虽然沒有多大的实际重要性，但对最大滿足理論在被表述为普遍眞理时所引起的錯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說明。因为产量很少而售价很高的那种均衡位置将会成为头一个出现的位置，一經出现，根据那个理論，它就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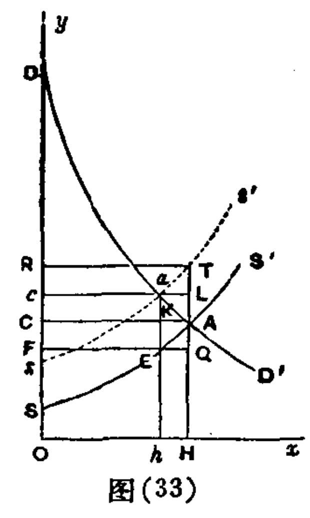
第六节　續前。

一个簡单的方法是，社会对他們自己的收入或对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生产征税，并把它用来当作报酬递加规律起强烈作用的那些商品生产的补貼。但是在采取这种方針之前，他們务必有种种考虑，而这些考虑不屬于我們现在所討論的一般理論的范围，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他們势必要考虑到：征收租税和实行补貼的直接与間接費用；使租税負担和补貼利益公平分配的困难；营私舞弊；以及在过去获得补貼的行业和希望获得补貼的其他行业中人們有把經营自己企业的精力轉向拉攏管理补貼者的危险。

除开这些半伦理性质的問題，还有具有严格經济性质的其他問題，而这些問題和任何特定租税或补貼对占有生产所述商品的土地的城乡地主的利益的影响有关。这是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但这些問題在細节上是如此不同，以致不便在这里加以討論。①

看作提供唯一最大总滿足的位置。但是相应于产量較多而价格較低的另一个均衡位置对生产者是同样滿意的，而且对消費者是更加滿意的；第一个場合的消費者剩余超过第二个場合的差額等于总滿足的增加。

① 农产品税的征税范围将在以后借助于类似那些用来表示土地肥力的图解（见第4篇，第3章），加以討論。地主的地租占有了几乎所有商品总售价的一份。但在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那些商品的場合下，它是最显著的；一般的假設将使第33图（即第31图的复制）能够大致表示这个問題的主要特点。



图(33)

附录八中有一个論点，它认为我們不能輕意假定，在肥田上和有利环境下种植作物的生产費用和生产进行的程度无关；因为生产的增加多半导致組織的改善，如果不是农业本身的組織，也是那些附属于农业，特别是运輸业組織的改善。但是我們可以暂时作这样的假設，以便对問題的一般輪廓有一个明确的认識，尽管我們决不应該忘記，运用根据这个假設所作的一般推理时，必須計及我們在这里所忽略的那些事实。根据这个假設，SS' 为征税前的供給曲綫，地主的地租为 CSA。征税以后，供給曲綫上升到 ss'，則地主的地租等于 $cOha$

第七节 續前。

关于必須加在下述理論中的第二个大限制的性质，說的已經够多了，这个理論是，鼓励每一个人按照他最相宜的方式来使用自己的資金，一般地将获得最大的滿足。很显然，如果他把他的收入用得增加了对穷人服务的需求，从而增加了他們的收入，那末，他使总滿足得到的增加比他使富人增加等量收入时还要多些，因为一个先令給穷人带来的滿足比給富人带来的滿足要大得多；也很明显，他购买那些生产中能增进生产者品质的东西比那些生产中能降低生产者品质的东西对社会更为有益。[①] 此外，即使我們假定，值一先令的滿足不論对誰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每先令的消費者剩余不論来自何种商品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那我們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人使用自己收入的方式对社会有直接的經济利害关系。因为倘他把收入用于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那些商品，則他使那些商品更不易为他的邻人所得，从而，降低他們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如他把收入用于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些商品，則他使别的人更易于获得这些商品，从而，增加他們收入的实际购买力。

此外，一般认为，对各种經济商品（有形的和无形的）按价值征

（按价格 ha 出售农产品量 Oh 所得的总价格）減去总税額 $cFEA$ 和不包括地租在內的农产品量 Oh 的总生产費用 $OhES$。这就是說，地租等于 FSE（图中曲綫 ss' 和曲綫 SS' 有相同的形状，借此表示税是計量税；这就是說，不論商品的价值如何，对每单位商品所征的税是一致的。上述論点并不取决于这个假設，但是如果这样，那末，我們可以用簡便的方法在 csa 求出地主的新地租，那时它等于 FSE）。这样，地主的地租損失为 $CFEA$；而这加于消費者剩余的損失 $cCAa$ 就构成 $cFEAa$，它比总税額多 aAE。

另一方面，直接支出的补貼超过消費者剩余的增加，和根据上述假設計算的地主剩余的增加。因为設 ss' 为供給曲綫的原来位置，SS' 为补貼以后的供給曲綫位置，則根据这些假設計算的新的地主的剩余为 CSA，亦即 RsT；而这又比原来地主的地租 csa 多 $RcaT$。消費者剩余的增加等于 $cCAa$；因此，补貼总額 $RCAT$ 比消費者剩余和地主地租的增加多 TaA。

① 比較第 3 篇，第 6 章。

收相等的税，或征收支出税似乎是最好的税；因为它不能使个人的支出脫离常軌：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这种論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即使暫时忽略这一事实，即一种税或补貼的直接經济效果并不能构成实行它以前所必須权衡的全部考虑，而且往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考虑部分，我們也知道：第一，支出税对消費者剩余的毁灭通常比专門对那些很少有大規模生产經济的可能并且遵守报酬递减規律的商品的税要大些；第二，政府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减規律的商品征税，并把部分所得用来补貼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規律的商品，对社会是更加有利的。

要知道，这些結論本身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預的适当理由。但是它們表明，有許多工作留待我們去做，即通过愼重的搜集供求統計資料，并科学地解释它們的結果，以便发现什么是社会力所能及地把各个人的經济活动納入最能增进总滿足的那些途径的工作范围。①

① 值得注意的是，馬尔薩斯在其所著《政治經济学原理》第3章，第9节中认为，虽然大战期間輸入外国粮食方面的种种困难使資本从較有利的工业投資轉向較不利的农业投資，但是如果我們考虑到农业地租的相应增长，那末，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說，这种新的途径也許"对国家是較有利的"途径，"虽然对个人不是較有利"的途径；在这点上他无疑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因粮食价格的相继上涨而对公众所造成的极其重大的損害，和消費者剩余的相继毁灭。西尼尔在研究农产品和工业品場合下一方面是需求增加的与另方面是租税的各种不同影响时，考虑了消費者的利益(《政治經济学》，第118—123頁)。在輸出农产品的那些国家里，保护主义者所曾利用的論点和本章所提供的論点如出一轍；同样的論点，特别是在美国(如H. C. 亚当斯先生)现在被用来維护国家积极干預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規律的工业。这个图解方法曾被杜普特在1844年用近于本章所用的方式加以使用，而在1871年詹金又独自使用了这个方法(《爱丁堡哲学通报》)。

第十四章　垄断理論

第一节　我們現在將比較壟断者从高价格所得到的收益和低价格对公众的利益。

从未有人认为，垄断者在追逐其本身利益时，是自然而然地走向最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的途径的，因为我們沒有把他看得比社会任何其他成員更加重要。最大滿足理論从来沒有应用于垄断产品的供給与需求。但是，研究了垄断者与其余社会成員的利害关系，研究了比垄断者只考虑自己利益时对整个社会更为有利的那些可能措施的一般条件，可以了解許多东西。为此目的，我們现在要寻求一种方法来比較垄断者采取不同方針时給公众和垄断者所带来的相对利益。

在下卷中我們将研究现代企业同盟和垄断組織的各种不同形式，其中某些最重要的垄断組織形式，如"托拉斯"，只是新近的产物。现在我們只考虑决定垄断价值的那些一般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权规定所銷商品的数量或銷售价格的各个場合下是可以多少明白地加以确定的。

第二节　显然壟断者所关注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純收入。

垄断者的利益显然不是在于把供給和需求調节得使他出售商品所能取得的售价恰够补償它的生产費用，而是在于把它們調节得能够給他提供最大可能的純收入总額。

但是在这里我們遇到了关于純收入一詞意义的困难。因为在自由竞爭下所生产的商品的供給价格包括正常利潤；它的全部，或无論如何在扣除所用資本的利息和損失保险費后的余額，往往被

不加区别地算作純收入。当某人所經营的是自己的企业时，他往往不把实际上属于他自己的管理报酬的那部分利潤同因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垄断性质这一事实而来的額外利益区别开来。

如果是一个公共公司的話，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那里全部，几乎全部管理費用都作为确定的数額而列入帐中，并且在宣布公司的純收入以前，要从它的总收入中加以扣除。

分給股东的純收入包括所投資本的利息和风险損失的保险費，很少包括或者說，不包括管理报酬；因此，紅利超过所謂利息与保险費的那个差額，就是我們所求的**垄断收入**。

由于在公共公司比一个私厂实行垄断时更易于准确說明这种純收入額，我們就以举出拥有对某城煤气供应的垄断的某煤气公司为例。为簡单起见，假定該公司把它自己的全部資本已經投于固定設备，而扩大企业所需要的任何更多的資本可以按固定的利息率发行債券取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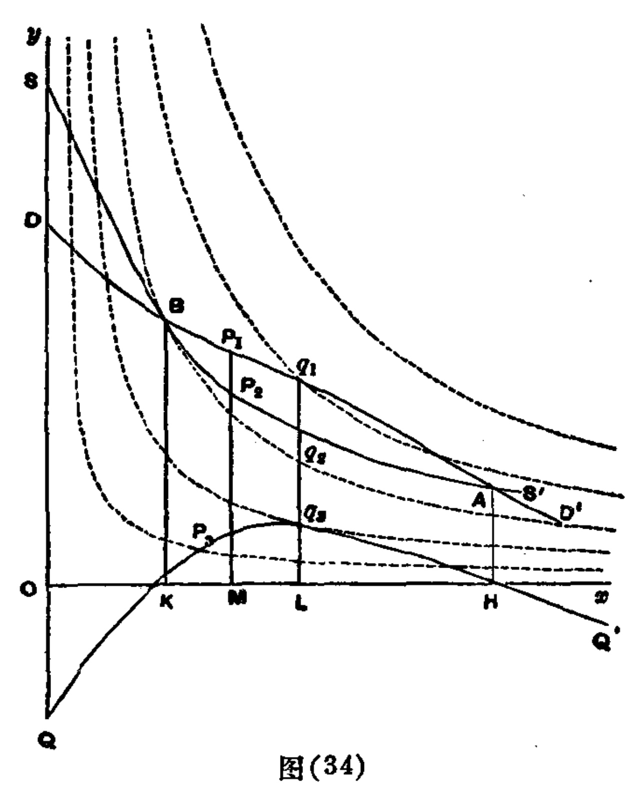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壟断收入表。

煤气的需求表和在非垄断条件下的需求表相同；它載明每千呎的价格，按这种价格城市消費者将使用其中若干呎数。但是供給表必須表明各种不同供給量的正常生产費用；而这些費用包括它全部資本(不論是属于股东的資本，还是按固定利息率发行債券借来的資本)的利息；也包括公司董事和长期职員的工薪，而这些工薪多少以对其工作的需要为准，因此，随着煤气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垄断收入表**的作法可以說明如下：針对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列出它的需求价格与按上述方式計算的供給价格，再从相应的需求价格中减去各种供給价格，并針对該商品的相应数量把这差額列入垄断收入栏中。

例如，如果每年按每千呎三先令的价格可以出售十亿呎煤气，

而这个数量的供給价格为每千呎二先令又九便士，那末，在壟断收入表中的这个数量后面为三先令；它表明出售这个数量以后就有三百万便士或一万二千五百鎊的純收入总額。公司只注意自己当前的紅利，它的目的在于把煤气价格規定在賺取最大可能純收入总額的水平上。①

① 例如，DD' 为需求曲綫，SS' 为相应于文中所說的供給表的曲綫，設 MP_2P_1 为通过 Ox 上任意一点 M 所作之垂綫，交 SS' 于 P_2，交 DD' 于 P_1；并取一截綫 $MP_3=P_2P_1$，則 P_3 之軌迹将为我們的第三条曲綫 QQ'，这条曲綫我們可以叫做壟斷收入曲綫。少量煤气的供給价格当然将是很高的；而在 Oy 的附近供給曲綫将位于需求曲綫之上，因此，純收入曲綫将位于 Ox 之下。它将交 Ox 于 K，继交 ox 于 H，K 与 H 系供求曲綫的交点 B 与 A 之垂綫上的二点。在 QQ' 上求出一点 q_3，并使 Lq_3 垂直于 Ox，$OL\times Lq_3$ 为最大数，則求得最大壟断收入。延长 Lq_3 交 SS' 于 q_2，交 DD' 于 q_1，如果該公司希望获得当前的最大壟断收入，它将規定每千呎煤气的价格于 Lq_1，从而将銷售 OL 千呎；每千呎的生产費用将为 Lq_2，而純收入总額将等于 $OL\times q_2q_1$，亦即等于 $OL\times Lq_3$。



图(34)

图中虛綫即数学家所謂之直角双曲綫。但我們可以把它們叫做收入不变曲綫。因为它們是这样一些曲綫，即如果从其中任何一条曲綫上的一点作垂綫分別垂直于 Ox 与 Oy（一垂綫表示每千呎的收入，而另一垂綫表示所銷售的千呎数），則它們的积对于同一曲綫上的各点来說将为一个不变量。当然靠近 Ox 与 Oy 的內曲綫比外曲綫的这个积要小些。因此，因 P_3 比 q_3 位于較小的收入不变曲綫上，則 $OM\times MP_3$ 小于 $OL\times Lq_3$。要注意的是，q_3 是 QQ' 与收入不变曲綫中的一条曲綫相切的切点。这就是說，q_3 比 QQ' 上任何別的点都位于較大的收入不变曲綫上；因此，$OL\times Lq_3$ 不仅在 M 在图中所示的位置上大于 $OM\times MP_3$，而且在 M 沿 Ox 所取的任何位置上都大于 $OM\times MP_3$。这就是說，q_3 是在 QQ' 上曾被正确地

第四节 对壟断征收总额不变的税，不会使生产减少，和壟断純收入成比例的税也不会使生产减少；但是如果根据产量征税，就会使生产减少。

假定供給条件发生了变化；有些新的費用势必开支，或有些旧的費用可以节省；或者也許交納新税，或者得到了补貼。

首先假定这种費用的增加或减少等于一个固定的数額，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該业負担，并不因商品产量的变动而变动。那末，不論所索价格和所銷商品数量如何，垄断收入将有所增加或减少，而增加或减少之数等于这个数額；因此，变动以前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那种銷售价格在变动以后也将提供这种收入；因此，这种变动将不会引誘垄断者来改变他的生产方針。例如，假定每年按每千呎三十便士的价格出售十二亿立方呎的煤气获得最大垄断收入：假定这个数量的生产費用等于每千呎二十六便士，并留有四便士作为每千呎的垄断收入，亦即垄断收入总額为二万鎊。这是它的最大值：如果公司的定价較高，比方說，每千呎三十一便士，而只能出售十一亿立方呎的煤气，則他們也許每千呎获得四点二便士的垄断收入，亦即总数为一万九千二百五十鎊；而为了銷售十三亿立方呎的煤气，他們也許不得不把价格降低至比方說二十八便士，并且也許每千呎获得三点六便士的垄断收入，亦即总数为一万九千五百鎊。可见，他們定价三十便士比定价三十一便士能多得七百五十鎊，比定价二十八便士能多得五百鎊。现在假定不論銷售量如何每年向煤气公司征收一万鎊的固定税額。那末，他們的垄断收入，如定价三十便士，将为一万鎊，如定价三十一便士，将为

选定的代表最大垄断收入总額的那一点。这样我們求出准則如下：如果通过 QQ' 与許多收入不变曲綫之一相切的切点作垂綫与需求曲綫相交，則該交点与 Ox 的距离将为出售商品以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那一价格。见数学附录中注22。

九千二百五十鎊，如定价二十八便士，将为九千五百鎊。因此，他們将继續定价三十便士。

这对那种不与該业的总收入成比例而与它的垄断收入成比例的税或补貼是同样适用的。因为假定所征的税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額，而是占垄断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比方說占它的百分之五十，則公司的垄断收入，如定价三十便士，将为一万鎊，如定价三十一便士，将为九千六百二十五鎊，如定价二十八便士，将为九千七百五十鎊。因此，他們将仍然继續定价三十便士。①

相反地，与产量成比例的税将誘使垄断者减少他的产量并提高价格。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减少他的費用。因此，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的差額因产量减少而增加，虽然在征税以前它也許有所下降。此外，如果征税前的純收入只是略大于那些小得多的售額所提供的純收入，那末，垄断者会因大大縮减生产而获利；因此，在这样的場合下，这种变动多半会使生产銳减与价格暴涨。从經营垄断的費用中减少一个与垄断产量成比例的数額的这种变动将会造成相反的結果。

例如，在最后一例中，如果公司定价为每千呎三十一便士，从而銷售十一亿呎煤气，则每售一千呎納税二便士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一万零八十三鎊，如果定价为三十便士，从而銷售十二亿呎

① 如果垄断經营費用中加上一个独立于产量的总額(税或其他)，結果将使垄断收入曲綫上的各点下降至比它原位于該曲綫上的那点小一个固定数額的代表收入不变的收入不变曲綫上的点。因此，新垄断收入曲綫上的最大收入点直位于旧垄断收入曲綫之下。这就是說，銷售价格和产量照旧不变，如有固定的补貼或經营費用总額中其他的定額减少，則相反。关于比例于垄断收入的税的影响，請参閱数学附录中注23。

但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一种税或其他新的額外費用超过了最大垄断收入，则它将使垄断完全停止；它将把过去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价格变成使继續实行垄断所引起的損失减至最小程度的价格。

煤气，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一万鎊，如果定价为二十八便士，从而銷售十三亿呎煤气，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八千六百六十六鎊。因此，这种税势必誘使煤气公司把价格提高到三十便士以上，他們也許提高到三十一便士；也許提得比三十一便士还要高些；因为摆在我們面前的数字不能精确地指明究竟提高到什么程度才符合他們的利益。

而相反地，如果每售一千呎煤气有补貼二便士，如果煤气公司的定价为三十一便士，則垄断收入会上升到二万八千四百一十六鎊；如果定价为三十便士，会上升到三万鎊；如果定价为二十八便士，会上升到三万零三百三十三鎊。因此，补貼会使他們减价。当然，因煤气生产方法的改进，而使垄断公司的生产成本每千呎降低二便士，也会产生同样的結果。①

第五节　壟断者往往能夠保持企业上的节約。

如果垄断者所生产的銷售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它的供給价格

① 文中假設，税或补貼直接比例于銷售量。但是仔細考察以后，这个論点所涉及的假設只不过是这一假設，即税或补貼总額每因該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这个論点实际上并不要求它的增加必須与該数量完全成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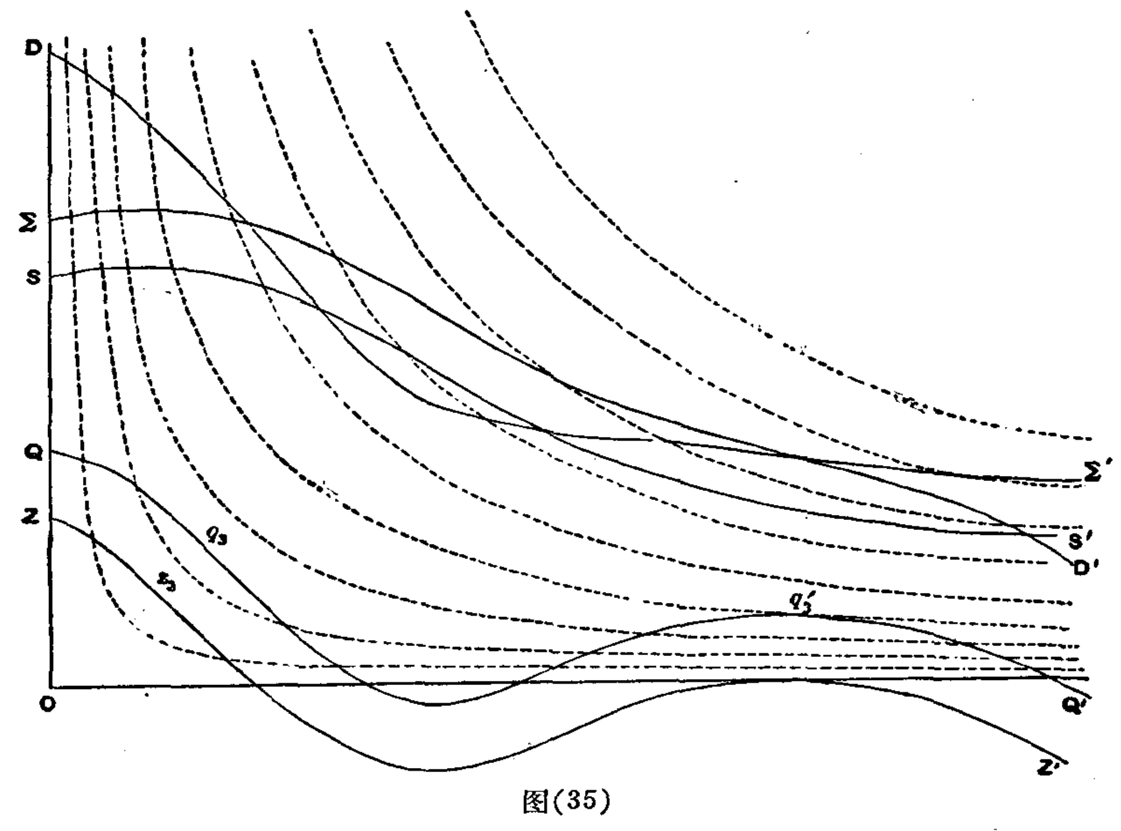
通过画图来代表需求和（垄断）供給的各种不同条件，以及垄断收入曲綫的相应形状，是可以得到許多教益的。仔細研究这样得来的那些形状对我們的帮助比力图体现关于垄断的各种經济力量作用的繁瑣推理过程要大些。在其中一个图上，用薄紙描繪收入不变曲綫；而这当置于垄断收入曲綫上，将立即指出最大收入的一点或几点。因为我們将发现不仅当供求曲綫相交一次以上，而且不是相交一次以上时，如第35图所示，在垄断收入曲綫上也往往有几点，在这几点它与收入不变曲綫相切。其中各点将表明一种眞正的最大垄断收入；但是其中有一点比其他任何点一般地将格外显得位于較大的收入不变曲綫上，因此，表明比它們具有較大的垄断收入。

如第35图所示，如果这个主要的最大点 q_3' 适远位于較小的最大点 q_3 的右方，則对商品的課税或提高整个商品供給曲綫的任何其他变动会使垄断收入曲綫下降，而下降的程度等于此数。設供給曲綫从 SS' 上升至 $\Sigma\Sigma'$，从而設垄断收入曲綫从原位置 QQ' 下降至 ZZ'；則最大收入的主要点将从 q_3 移至 z_3，它表示生产銳减，价格暴涨，和对消費者的巨大損害。反之，任何变动，像降低全部供給价格并提高垄断收入曲綫的

(如上面所說的)等于它的需求价格，则他会失掉他所有的垄断收入。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产量总是大大小于这一数量。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仿佛垄断产量总是小于竞争产量，它对消費者的价格总是大于竞爭价格。但事实却不然。

因为如生产操于一个人或一个公司之手，则所引起的总費用一般地比同样的生产总量被分配給許多較小的生产对手时要小些。他們势必彼此竞爭，以广招徠，从而用于各种广告的費用总額必然要比一个厂大得多；他們不善于利用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各

商品补貼的影响，可以从把 ZZ' 当作該曲綫的原位置而把 QQ' 当作新位置中看出来。略加考虑就很明显(但这个事实用适当的图解加以說明也許更加方便)，垄断收入曲綫



图(35)

越接近于收入不变曲綫的形状，则一般商品生产費用的某种变动所引起的最大收入点位置的变动也越大。第 35 图中的这种变动很大，并不是由于 DD' 与 SS' 相交一次以上，而是由于 QQ' 的两部分位于同一收入不变曲綫的附近，其中一部分远在另一部分的右方。

种經济。特别是他們拿不起像单独一个大厂那样多的錢来改进生产方法和生产中所用的机器，这个厂知道它势必获得任何改进所带来的全部利益。

这个論点的确假定該厂經营有方，并拥有无限的資本支配权。这是一个不能輕意作的假設。但是如能作这样的假設，則我們一般可以得出結論：非垄断产品的供給表所表示的供給价格比我們的垄断供給表要高些；因此，在自由竞爭下所生产的商品的均衡产量小于需求价格等于垄断供給价格的那一产量。①

垄断理論最有趣而极其困难的应用之一是这个問題：把不同的地区划归各大鉄路，以便排除那里的竞爭，是否最能促进公众的利益？这种建議的主张是，一条鉄路載运二百万旅客或二百万吨貨物比載运一百万能够来得便宜。把公众需求分配給两条鉄路将不能使它們各自提供廉价的服务。必須承认，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一条鉄路所规定的"垄断收入价格"将因其服务需求的每次增加而下降。反之則反是。但是如人性所趋，經驗証明，因竞爭路綫的开辟而对垄断的破坏加速了而不是阻碍了原有路綫的这一发现，即它能够按較低的运价进行运輸。此外，还有一种建議，即不久两条鉄路行将合并，并使公众負担用于双重服务的那些費用。但这又只能引起新的爭論。垄断理論提出了而不是解决了这些实际問題，对于这些問題我們只好置而不論。②

① 换言之，根据第34图所示，虽然L必然远位于H之左方，但是如果沒有垄断，商品的供給曲綫可位于SS'现有位置之上，以致它与DD'的交点远位于图中A之左方，也許还可能位于L的左方。关于在报酬递加规律起强烈作用的那些工业中一个大厂比几个小厂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关于該企业也許有机会获得本生产部門的实际垄断，如果它历来都由那些和它的創办人同样精明强干的人所經营的話，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第4篇，第11、12章与第5篇，第11章)。

② 和需求增加对垄断价格的影响有关的那些問題的全面理論探討，需要运用数学，为此讀者最好参閱埃杰沃斯教授在《經济学家杂志》(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第六节　壟断者为了他的企业的未来发展，或出于对消費者福利的直接关心，可以降低他的价格。

上面我們假定了垄断者规定他的商品价格只是从他从垄断中所能获得的当前純收入着眼。但事实上即使他不考虑消費者的利益，他也多半会想到，一种东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們对它的习慣；如果他用略低于給他提供最大純收入的那种价格可以增加他的銷量，那末，他的商品的暢銷不久就会补偿他现在的損失。煤气的价格愈低，人們装置煤气的傾向就愈大；一旦装置之后，即使有电或石油与之暗中竞爭，人們也多半会继續使用一些煤气。更明显的事例是，一个鉄路公司实际上拥有运輸旅客和貨物到某港口或建筑星稀的郊区的垄断；这个鉄路公司从商业观点看也許认为值得收取一种远低于提供最大純收入的运費，以便使商人們慣于使用这个港口，并鼓励当地的居民来建立船塢和貨栈；或帮助郊区的投机营造商建筑便宜的住宅，并迅速地接納房客，从而給郊区带来一种早期繁荣的气氛，而这对保証它的长期成功是大有裨益的。垄断者为了发展未来生意而所受的目前部分利益的牺牲，和一个新厂为了建立商业往来而一般所受的牺牲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沒有性质上的差异。

在像上面所說的場合下，一个鉄路公司虽然不敢說有任何利他动机，但是发觉它自己的利益和它的顾客的利益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致暫时牺牲一些純收入以增加消費者的剩余对它是有利的。生产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在下述場合下就更加密切，即某地区的一

1897 年 10 月）上所发表的关于垄断的一篇論文。但是检視第 34 图将表明 DD' 的一致上升将使 L 大大移向右方；而 q_1 的继起位置也許比以前将有所降低。不过，如果有一个新的居民阶层来到本区，他們是如此富裕，以致他們的旅行意图很少受票价的影响，那末，DD' 的形状将有所改变；它的左端将提高得比右端大些；而 q_1 的新位置也許比原位置要高些。

些土地所有者共同建筑一条通过該地区的鉄路支綫，并不过分指望这条鉄路对他們的投資将提供当前的利息率(这就是說，并不过分指望像我們所說的那种鉄路垄断收入将不是一个負数)，而是希望这条鉄路使他們的地产价值增加得使他們的全部冒险成为有利的冒险。当某市从事供应煤气，自来水，或通过修路，建桥，設立电車而提供运輸便利时，往往发生一个問題，是否收費标准应該高些，以便提供适当的純收入，并减輕市政税的負担，还是应該低些，以便增加消費者的剩余。

第七节　总利益，調和利益。

很显然，需要研究一个垄断者在下述假設基础上借以支配自己行动的那些考虑，这个假設是，他认为增加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是同样合乎他的需要的，即使他的垄断收入沒有相等的增加，而只是增加比方說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話。

如果把按任何价格出售該商品所产生的消費者的剩余加于由此而来的垄断收入，则二者之和就等于因出售該商品而对生产者和消費者共同带来的純利益的貨币尺度，或如我們所說的那种銷售的**总利益**。如果垄断者把对消費者的利益看作是和对自己的相等利益具有相等的重要性，那末，他将力求生产使这种总利益成为最大的那一商品产量。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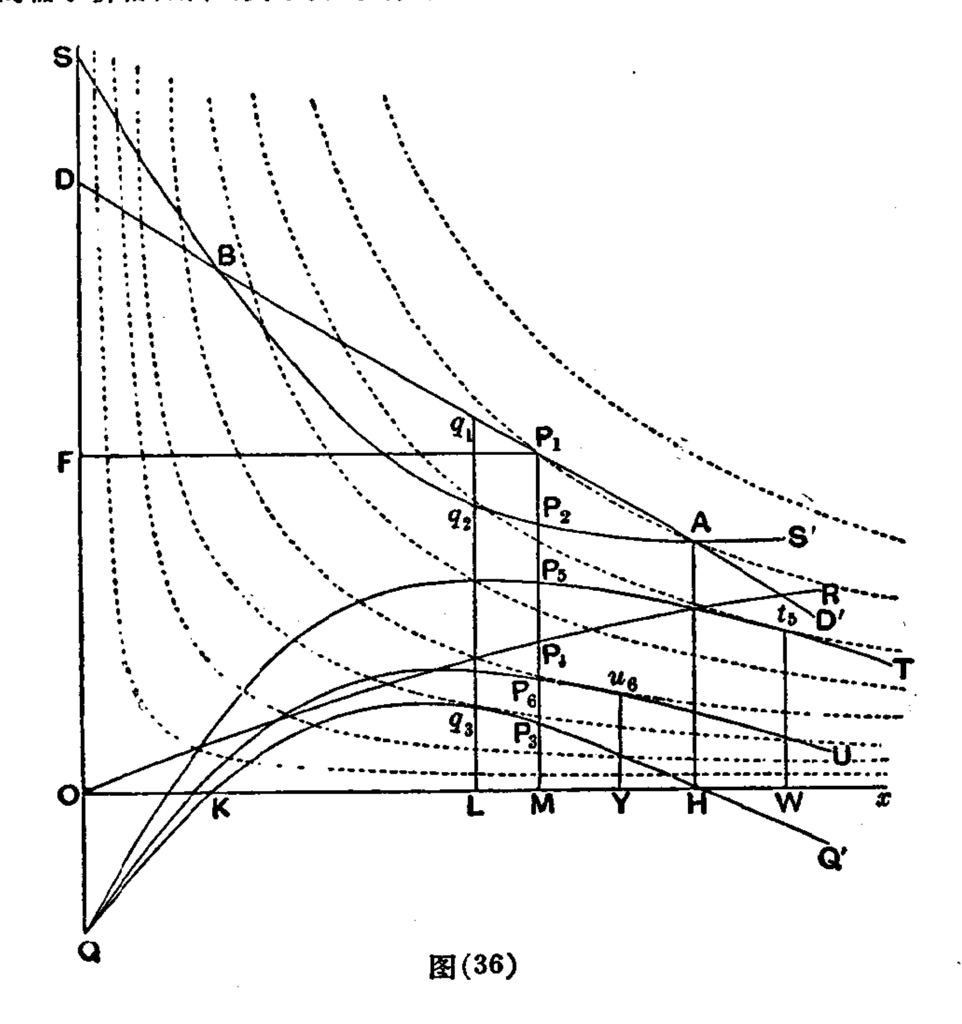
---

① 在第36图中，DD'，SS' 与 QQ' 所代表的需求曲綫、供給曲綫与垄断收入曲綫是按照第34图中所用的方法作出的。从 P_1 作 P_1F 垂直于 Oy；则 DFP_1 是按价格 MP_1 出售 OM 千呎煤气所得的消費者的剩余。于 MP_1 取一点 P_4，使 $OM\times MP_4=$ 面积 DFP_1。那末，随着 M 从 O 沿着 Ox 移动，P_4 将給我們作出第四条曲綫，OR，这条曲綫我們可以叫做**消費者剩余曲綫**(当然它通过 O，因为如商品的銷数縮减为零，则消費者的剩余也消失了)。

其次从 P_3P_1 取截綫 $P_3P_5=MP_4$，从而 $MP_5=MP_3+MP_4$，则 $OM\times MP_5=OM\times MP_3+OM\times MP_4$。但 $OM\times MP_3$ 等于产量 OM 按价格 MP_1 出售时的垄断收入总額，而 $OM\times MP_4$ 等于相应的消費者剩余。所以，$OM\times MP_5$ 等

但是垄断者往往很少把一鎊的消費者剩余看得和一鎊的垄断收入同样地合乎需要。即使是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是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这一事实，即如果它放弃了一种收入来源，它一般地必須指靠本身具有不利的另一些来源。因为它們将势必引起征收上的磨擦和費用，以及对公众的某种損害，像我們所曾提到的那种消費者剩余的損失。它們从来不能調节得十分公平，当計及社会不同阶层将因建議政府放弃它的某些收入而获得

于垄断收入与消費者剩余之和，亦即社会从商品的产量 OM 行将获得的（用貨币衡量的）总利益。P_5 的軌迹是我們的第五条曲綫，QT，这条曲綫我們可以叫做**总利益曲綫**。它与收入不变曲綫之一相切于 t_5，而这表明：如果銷售量为 OW，或銷售价格定于对 OW 的需求价格，则（用貨币衡量的）总利益是最大的。



图(36)

的利益份額不等时，更是如此。

假定垄断者折衷一下，把一鎊的消費者剩余算作比方說等于十先令的垄断收入。假定他計算按任何既定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所得的垄断收入，并且假定他把相应的消費者剩余的二分之一加于这种收入，則二者之和可以叫做**折衷利益**；他将力求规定一种使这种利益尽可能大的价格。①

下面的一般結果是可以加以精确的証明的；但是略加思索，它們的眞实性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几乎无須加以証明。首先，在垄断者多少有意增进消費者的利益比在他的唯一目的是攫取最大可能的垄断收入时，他行将出售的数量要大些（而出售該数量的价格要低些）；其次，垄断者增进消費者利益的念头愈大，亦即他依以計算消費者的剩余和他自己收入的实际价値的百分比愈大，則产量也就愈大（銷售价格就愈低）。②

第八节 需求規律和消費者剩余規律的統計研究对社会的重要性。

若干年前，人們常說："一个把自己看作属民的代理者的英国国王应該留意的是，不要把人民的精力消耗在不値得它本身所用劳动的那种工作上，或譯成普通話来說，他不从事那种收入不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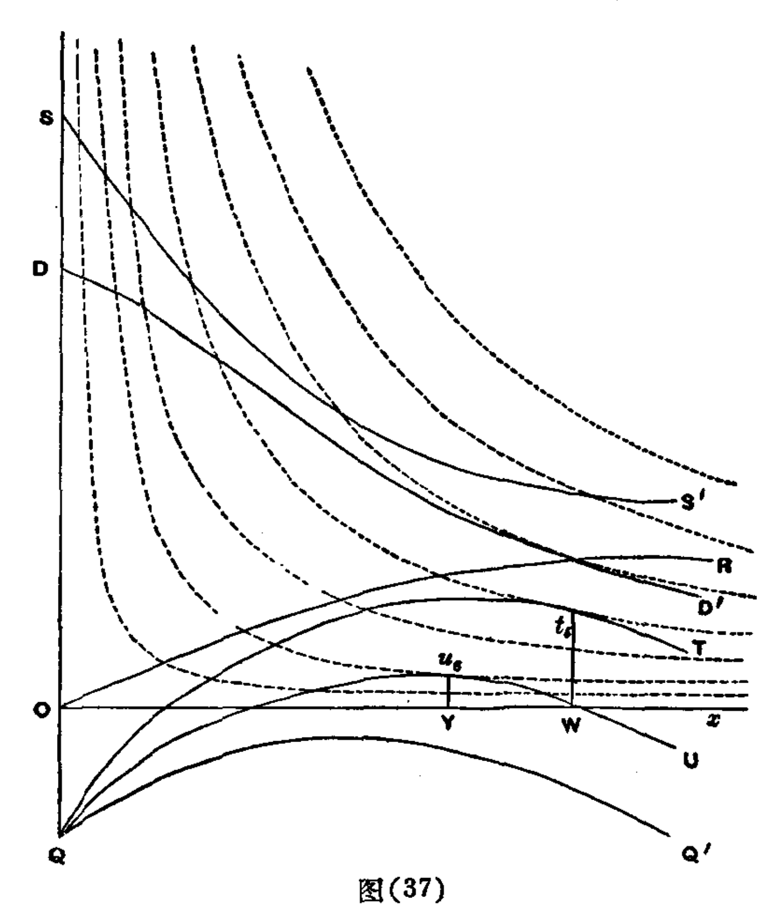
① 如果他折衷的根据是一鎊的消費者剩余和 n 鎊的垄断收入同样重要，其中 n 为正分数，試于 P_3P_5 取一点 P_6，使 $P_3P_6=n\cdot P_3P_5$ 亦即等于 nMP_4，則 $OM\times MP_6=OM\times MP_3+nOM\times MP_4$；亦即它等于按价格 MP_1 出售商品量 OM 所获得的垄断收入加上从該銷量所得的消費者剩余的 n 倍。因此，等于該銷量所提供的折衷利益。P_6 的軌迹是我們的第六条曲綫，这条曲綫我們可以叫做**折衷利益曲綫**。它与收入不变曲綫之一相切于 u_6；这表明，如銷量为 OY 或銷售价格定于对 OY 量的需求价格，則折衷利益是最大的。

② 这就是說，首先，第 36 图中的 OY 总是大于 OL；其次，n 愈大，OY 也就愈大（参閱数学附录中注 23（乙））。

支付其成本利息的工作”。①这些話有时也許只不过是說，消費者不願以高价大规模地购买的某种利益，多半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那些在所述工作中有私人利益的人的巧辯之中；但是他們更經常的也許是表明一种低估消費者在低价格下所拥有的利益（即我們所謂的消費者剩余）的傾向。②

① 引自1874年7月30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論。这些話頗能代表大部分公众的意见。

② 第37图可用来代表政府在印度所要举办的事业。供給曲綫完全位于需求曲綫之上，表明所述企业在下述意义上是无利的。不論生产者定价如何，他們将要亏本；他們的垄断收入将为負数。但是总利益曲綫 QT 升至 Ox 以上；并与收入不变曲綫相切于 t_5。如果他們銷售 OW 产量（亦即把价格定于对 OW 的需求价格），则由此而来的消費者剩余，如按其实值計算，将超过經营上的損失，所超过之数等于 $OW\times Wt_5$ 所表示的数量。但是假定政府为了弥补亏損而必須征税，并且假定在計及一切間接費用和其他不利时这些税使人民的負担比政府的收入多一倍，那末，把二卢比的消費者剩余算作只能补偿政府一卢比的支出，将是必要的。为了表示根据这个假設所举办的事业的純利益，我們就必須作出折衷利益曲綫 QU，如第36图所示，但使 $n=\frac{1}{2}$。因此，$MP_6=MP_3+\frac{1}{2}MP_4$（換言之，$QU$ 是在垄断收入（負）曲綫 QQ' 与总利益曲綫 QT 的中間作出的）。在第37图中这样作出的 QU 与收入不变曲綫相切于 u_6，这表明：如果銷售量是 OY，亦即如果价格定于对 OY 的需求价格，则对印度的純利益将为 $OY\times Yu_6$。



图(37)

私人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权衡任何方針的得失和鉴别它們眞正相对重要性的那种能力。由于实践和天才而学会使各种因素各得其所的人，业已获得致富之道；我們生产力的效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許多能干的人，他們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获得这种企业才能。但遺憾的是，这种利害得失的权衡差不多都是从一个观点即生产者的观点出发的；而权衡消費者和生产者在各种不同行为中所拥有的相对利益的人却是不多的。因为的确只有很少数的人的直接經驗才能取得这种必要的材料，而甚至在这些少数人的場合下，所获得的材料也是有限而不完全的。此外，当一个大行政官，像能干的商人意識到他們的商业一样，意識到公众的利益时，他多半也不能自由地实行他的計划。无論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个宏伟的計划是很难保証按一致的方針进行的，除非把它的利益不仅向那些少数具有公共事业的直接經驗的人讲淸楚，而且也向那些許多沒有这种經驗而只凭别人所提供的材料加以判断的人讲淸楚。

这种判断总不及那能干的商人借助于自己长期企业經驗的直观所作的判断。但是如果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公共行为对社会各阶級可能引起的相对利害的統計作出判断，那末，这种判断要比现在可靠得多。政府經济政策的失敗和不公許多是由于缺乏統計。坚持一方面利益的少数人不断地大声疾呼；而在相反方面具有自己利益的大多数群众却默不作声；因为即使这件事情曾多少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也沒有人願意为对本身无足輕重的那种事业而努力。因此，少数人获得胜利，即便可用的利益統計表明，这少数人的总利益只占許多沉默者的总利益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无疑地，統計是很容易加以曲解的；而且最初用于新問題时也往往会引起错誤。但是誤用統計的許多弊竇是显而易见的，除非

有人甚至对一般听众演說时也不厌其煩地重复它們。就一般而論，可以归納成統計形式（虽仍处于落后状态）的論証，比任何其他形式愈益迅速地获得那些曾研究它們所討論的問題的人的一致承认。集体利益的急剧增长，和集体行动在經济上的趋之若鶩，就使得这些事实成为当务之急：即我們应該知道，什么是最需要的公共利益的数量尺度，什么是它們所需要的統計，而且我們应該着手来获得这些統計。

这种希望也許是不无理由的：即随着时間的推移，消費統計将組織得使需求表充分可靠，在目力所及的图解中表明各种不同的公私行为行将引起的消費者剩余的数量。通过对这些图解的研究，人們也許逐漸能正确地識別社会在各种不同的公私企业計划中所获得的相对利益数量；健全的理論可以代替以往那些传統的理論，而这些理論虽然在当时也許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由于对不計貨币利得的各种公共事业計划的怀疑而冷却了社会的热忱。

我們以上所从事的許多抽象推理的实际意义，不到本书完結时，是不会充分表现出来的。但是提前介紹它們，似乎是有种种方便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們同供求均衡的主要理論有密切的关系，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們从旁說明决定我們即将研究的分配的因素这一探討的性质与目的。

第九节　相互补充的二种壟断問題是得不到一般解决的。

上面假定的是，垄断者可以自由买卖。但实际上一个工业部門的垄断同盟可以助长与該业有往来的那些部門的垄断同盟的发展。而垄断組織之間的冲突和联合在现代經济学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一般性的抽象推理关于这个問題沒有什么可說的了。如果两种絕对的垄断相輔相成，因此，其中一种垄断如不借助于另一种垄断就不能善于利用它的产品，那末，就无法决定成品的价格

将定于何处。例如，如果我們仿效古尔諾假定，銅与鋅除非混合制成銅器都无用处，如果我們假定，某甲拥有銅的一切供給来源，而某乙拥有鋅的一切供給来源。那末，就无法事先决定究竟生产銅器若干，从而，也无法决定它的銷售价格。各人都力求在交易中占对方的便宜；虽然斗爭的結果对买主們也許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买主們将不能左右这种結果。[①]

在所假定的条件下，甲不能指望从由于在鋅价不是由战略上的討价还价而是由自然原因所决定的那个市場上降低銅价而增加的銷量中获得全部利益，甚至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因为如果他减低他的价格，乙也許认为这种行动是商运不佳的象征，并提高鋅的价格；从而使甲在价格和銷量上都有所失。因此，各人都力求恫吓对方；消費者也許发觉上市的銅器較少，从而，所能索取的价格比在单独一个垄断者拥有銅和鋅的全部供給时要高些。因为他也許认为在长期內通过刺激消費的低价格可以获利。但是甲和乙都无法預計自己行动的后果，除非二个人在一起商定一个共同的政策，这就是說，除非他們把他們的垄断部分地，也許暫时地加以合并。由于这点以及由于几种垄断多半会扰乱有关的工业，也許有理由主张，公共利益一般需要相互輔助的垄断应操于单独一个人之手。

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一些其他考虑，也許更加重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像上面所說的那种永久的絕对垄断几乎是不存在的。相

① 例如，就分割生产者剩余的不定性而言，这个場合和水力与可以利用它的唯一地基的混合租的場合相仿。但在这个場合下，无法知道什么是生产者的剩余。古尔諾的基本方程式似乎是建立在不一致的假設的基础之上，见《財富理論中数学原理的研究》，第 9 章，第 113 頁。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他开辟了新的領域，但是他忽略了它的某些最明显的特点。H. L. 穆尔教授（《經济学季刊》，1906 年 2 月）部分地根据伯特兰德和埃杰沃斯教授的著作，清楚地作了一些适应于垄断問題的假設。

反地，在現代世界中，新东西和新方法不断地趋于代替那些不为消費者的利益着想的旧东西和旧方法；直接和間接的竞爭多半会使相互輔助的二种垄断中的一种在地位上比另一种更加削弱。例如，如果在一个閉塞的小乡村中只有一个紡紗厂和一个織布厂，那末，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两个厂在短时期內也許应該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但是动搖这样建立起来的垄断比动搖它們各自分立的垄断将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新的冒险者也許会插足于紡紗业，并与旧紗厂爭夺旧布厂的主顾。

此外，再看一看两个大工业中心之間部分用鉄路，部分用水路的全部路程。如果鉄路或水路方面的竞爭是永不可能的，那末，为了公众的利益，鉄路綫和航綫也許应該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但实际上这种一般論断是不可能予以作出的。在某些条件下，鉄路和航綫操于一个人之手，更符合于公众的利益；而在另一些也許是經常出现的条件下，它們操于不同的人之手，在长期內是符合于公众的利益的。

同样地，贊成把相互輔助的工业部門中的卡特尔或其他垄断組織合并的那些論点，虽然从表面上看往往振振有詞，甚至具有說服力，但仔細考察以后，一般是靠不住的。它們的目的在于消除显著的社会工业上的不协調；但是那也許是以未来更大而更持久的不协調为代价的。①

① 《工业与貿易》第3篇所研究的問題和本章所涉猎的那些問題相似。

第十五章 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論摘要

第一节 第五篇摘要。参閱附录九。

本章并不包括新的內容，它只是概括出第五篇討論的結果。对于略而未讀上述最后几章的讀者，本章的后半部也許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指出其中的大意，虽然未能作何解释。

在第五篇中，我們研究了关于供求的最一般的相互关系的理論；尽可能地不考虑那些具体运用这种理論的特殊情况，并把这个一般理論同几种生产要素(劳动、資本、土地)的具体特点的关系留給第六篇加以研究。

問題的困难主要地都依場所范围和所述市場持續的时間的不同而改变；而时間的影响比空間的影响更加重要。

甚至在一个为期很短的市場，例如，在一个乡村谷物交易的集市上，"讲价还价"也許围繞着一个均点摆动，而这个均点多少有权被叫做均衡价格。但是交易者在出一种价格或拒絕另一种价格时，几乎不考虑到生产成本。他們的主要照顾方面是现有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商品的现有存量。的确，他們也多少注意一些最近将来会露苗头的生产变动；但是在易腐品的場合下，他們不会料得很远：例如，生产成本对魚市場上一日的交易并沒有显著的影响。

在严格的靜态下，其中供給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完全与需求相适应，正常生产費用，边际費用和平均費用(租也計算在內)，对于长期和短期都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职业經济学家和企业家，在把正常一詞用于决定价值的那些原因时，对这个詞的使用却有很大的伸縮性。我們需要研究的是一种相当明确的分界綫。

这种界綫的一端是长时期，在这个期間，各种經济力量有时間充分发揮它們的正常作用；因此，在这个期間，熟练劳动或任何其他生产要素的暂时稀缺可以得到补救；并且在这个期間，因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正常地产生的那些經济（所謂正常，即不借助于任何重大的新发明）有时間来显现自己。用正常能力經营，并拥有大规模生产的內部与外部节約的正常門路的一个代表性厂的費用，可以当作計算正常生产費用的标准。如所考察的时期长得足以使投資能建成新企业，并且卓见功效，則边际供給价格就是这种价格，它的預期在长时期內恰足以引誘資本家和各級工人把他們的物质資本与人身資本投于該业。

分界綫的另一端是这样的时期，这种时期长得足以使生产者有可能針对需求的变动来調节他們的生产，如这种調节利用现有的专門技巧，专业化資本，和工业組織是可能的話；但是它长得不足以使他們有可能在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給方面进行任何重大的变动。就这种时期来說，物质生产工具和劳动的数量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现成的；而边际供給增加額是由生产者就用现有的生产設备値得他們生产的数量的估計来决定的。如果生意活跃，則使一切能力都尽量紧张，加班加点，从而，生产并不是由于缺乏更多或更快生产的意志，而是由于缺乏力量而受到了限制。但是如果生意清淡，則各个生产者都必須打定主意，怎样才値得接近直接成本地承受新定貨。这里是沒有确定的规律的，起作用的主要力量是害怕破坏市場；而它对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工业集团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起作用的。因为不論雇主或雇工之間的各种公开結社和各种非正式的“习慣上”的默約的主要动机，是在于使各个人不致以那种只顾目前利益而不顾該业更大总损失的行动来破坏共同市場。

第二节　續前。

其次我們又討論了那些为滿足連带需求而必須被結合在一起的东西的供求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事例是必須在某业中共同起作用的专业化物质資本与个人专門技术的事例。因为在消費者方面不是对它們各自，而只是对它們共同制成的产品有着直接的需求；对它們各自的需求是派生需求。这种需求，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随着共同产品需求的每次增加和連带生产要素的供給价格的每次减少而增加。同样地，有連带供給关系的商品，如煤气与焦炭，或牛肉与牛皮，它們各自只能有一种派生供給价格，而这种价格是一方面由整个生产过程的費用，和另一方面由其余共同产品的需求来决定的。

因某物被用于几种不同場合而对它引起的合成需求和出于几个生产来源的某物的复合供給，并不产生很大的困难；因为为不同目的而需要的几种数量，或来自不同来源的供給的几种数量都可以用第三篇中所用的同一方法加在一起，以合成富人、中产阶級和穷人对同一种商品的需求。

其次我們研究了企业补充成本(特别是同建立商业往来、推銷和保险有关的那些成本)在其各种不同产品之間的分配。

第三节　續前。

在研究那些同时間因素有关的正常供求均衡的主要困难时，我們对某种生产工具的价值及其所制产品价值的关系，作了較充分的探討。

如不同的生产者在生产某物上具有不同的便利，則它的价格必須足以补偿那些沒有特殊額外便利的生产者的生产費用；否則他們将停止或縮减他們的生产，而相对于需求而言，供給量的稀缺，将使价格上涨。当市場处于均衡状态，而該物正在按足敷开支

这些生产費用的价格出售时，除了他們的費用，对那些拥有任何額外便利的人还留有剩余。如果这些便利源于对自然恩賜品的占有，这种剩余就叫做生产者的剩余，或生产者的租。总之是有剩余的，如果自然恩賜品的所有者把它租給其他的人，因其使用他一般能获得相当于这种剩余的貨币收入。

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上(亦即在不提供租的不利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部分产品成本的計算，不会陷入循环推理，而其他部分的成本却不然。

如果过去用于种植蛇麻的土地现在用作菜地而能提供較高的地租，則种植蛇麻的土地面积无疑地将有所减少；而这将提高它們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也提高它們的价格。土地对某种产品行将提供的地租，要求我們注意这一事实，即对用于該产品的土地的需求，增加了其他产品供給的困难，虽然它不直接列入那些生产費用。同样的論点也适用于城市土地的地基价值和建筑物成本之間的关系。

这样，当我們一般地考察正常价值时，当我們研究那些决定“长期”正常价值的原因时，当我們探討經济原因的“最后”結果时，則得自这些形式的資本的收入列入必須用以补偿所述商品的生产費用的报酬之中；而关于那种收入的可能数量的估計直接地支配着生产者的行动，他們关于究竟是否值得增加生产資料，尙在犹疑不定。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我們考虑决定短期正常价格的原因时(所謂短期是相对于大量增加那些生产工具所需要的时間而言)，則生产工具对于价值的影响主要是間接的，多少近似于自然恩賜品所起的影响。我們所考察的时期愈短，那些工具的生产过程愈慢，它們所提供的收入的变动在节制或增加它們所制商品的供給上，从而在提高或降低产品的供給价格上，所起的作用也就愈小。

第四节 續前。

这就使我們不得不考虑那些和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某种商品的边际生产費用相关的技术性困难。这些困难源于一种企图，即认为供給价格取决于产量，而不考虑各个别企业在扩大它的內部組織，尤其是外部組織方面所必須占用的时間的长短；因此，它們在价值理論的数学和准数学的討論中是最突出的。因为如供給价格与产量的变动被看作是完全相互依存，而不涉及逐漸的增长，则似乎有理由认为，各个别生产者的边际供給价格等于因生产他的最后一单位而增加的生产費用总額；这种边际价格在許多場合下多半会因他的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且比需求价格在共同市場上由于同样的原因要减少得多些。

因此，靜态均衡理論并不完全适用于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但是应該看到，在許多工业中，各个生产者都有一个特殊市場，在这个市場上他是人所共知的，同时他又不能迅速扩大这个市場，因此，虽然他迅速增加他的产量也許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他会冒有这样的风险：要么急剧降低自己市場上的需求价格，要么被迫按較不利的价格在别处出售他的剩余产品。虽然有些工业，其中各个生产者都有机会出入整个的大市場，可是在这些工业中，如现有設备业已得到适当利用，则因增加产量而获得的內部經济却微乎其微。无疑地也有一些工业，就它們而論，这些論断都不适用——它們处于过渡阶段，必須承认，正常供求的靜态均衡理論运用于它們是勉强而无益的。但这些場合是不多见的；而就大多数加工工业而言，供給价格和产量的关系对于长期和短期却显出根本不同的性质。

对短期来說，使企业的內部和外部組織和产量的迅速变动相适应的困难是如此之重，以致供給价格一般必須被认为随着产量

的增減而升降。

但在长期內，大规模生产的內部与外部节約有时間来显现自己。边际供給价格不是任何特定产品組的生产費用，而是整个生产和推銷过程中的边际增加額的全部費用（包括保险費用和管理总报酬在內）。

第五节　續前。

对于被視作供求的一般条件变动方面的一个特殊場合的税的影响之研究指出，如适当地計及消費者的利益，所謂"最大滿足"的一般理論的論据是抽象的，而不是像以往經济学家所假設的那样一望而知。这个理論是，各人自由追求各自的当前利益，将使生产者把他們的資本与劳动，并使消費者把他們的支出納入那些最有助于共同利益的途径。在我們研究的现阶段，因只限于最一般性的分析，我們不去討論这一重要問題：在像当前人性的条件下，集体行动在能力与弹性方面，以及在意志的果断与創造性方面，究竟比个人行动差多少；因此，由于实际上缺乏效率而造成的浪費是否未必多于因計及任何方針所涉及的各种利益而引起的节約。但是即使不去考虑財富分配的不均所引起的那些灾难，似乎有理由相信，与最大限度相去很远的总滿足，可以通过促进那些报酬遞加规律起特殊作用的商品的生产和消費的集体行动而得到很大的增加。

这个論点是通过对垄断理論的研究而加以証实的。垄断者当前所关注的是把他商品的产銷調节得使他获得最大的純收入，而他所采取的方針多半不是提供最大总滿足的方針。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对那些遵守报酬遞減规律的商品比对那些遵守报酬遞加规律的商品来說，似乎是較不重要的。但是在后一种場合，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干預往往对社会有直接或間接的利

益，因为大量增产使消費者的剩余增加得多，而使产品的总生产費用增加得少。对供求关系（尤其是用图解的形式表示时）的較确切的概念，可以帮助我們来理解什么統計应該加以搜集，以及它們应該怎样用于計算各种相互冲突的公私經济利益之中。

李嘉图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理論在經济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对这一理論的实际性质的任何誤解必然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有一种广泛流行的信念，即这种理論有必要为当代經济学家加以改造。在附录九中指出了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的理由，同时也指出了主张下述相反意见的理由，即认为李嘉图所留下的这个理論的基础仍然原封未动；加于其中者很多，建立于其上者也很多，但取于其中者却极少。那里有一种論点，这种論点认为他知道需求在决定价值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把它的作用看得比生产成本要明显些，因此，他就在給他的朋友和自己用的笔記中把它略去；因为他从来不打算写一本正式的論著。这种論点也认为，他把生产成本看作是取决于（而不是仅仅取决于生产中所耗費的劳动量，像馬克思說他那样）生产中所耗費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再加上輔助劳动所需要的蓄积資本量和这种輔助所用的时間。

第六篇　国民收入的分配

第一章　分配概論

第一节　全篇要旨。

本篇的宗旨在于表明这一事实，即自由人的培养而参加工作不能和机器、牛馬、奴隶适用同样的原则。如果可以适用同样的原则，則价值的分配和交换几无区别；因为每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足以抵偿它的生产費用、耗損等等；总之，除意料所不及的失敗而外，常可使需求和供給相适应。但事实上，随着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增进，除生活必需品外，常可提供日益增大的剩余；而这种剩余并不能为人口的无限增长所吸尽。因此，存在的問題是，什么是决定把这种剩余分配給人民的那些一般原因？习惯上的必需品，即生活上的安适程度起着什么作用？消費和生活方式对效率一般地起着什么作用？各种需要和活动，亦即生活程度，代用原則的多方面作用，以及各阶級各种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間的生存竞爭又起着什么作用？資本运用所給予資本所有者的权力又起着什么作用？和那些工作并当时消費他們劳动果实的人相比較，在一般源泉中有哪些部分用于报酬那些工作（包括各种冒险在內）和"等待"的人？对于这些和某些相同的問題，試图作一广泛的答案。

在分配問題的初步考察上，我們将首先观察一世紀以前英国和法国学者怎样认为价值几乎完全由生产成本所决定，而需求只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我們将說明这种研究結果在靜态社会中是怎样近于眞实的；并为使这种結果同现实生活和工作条件相一致

又需要作哪些修正;第一章的其余部分主要討論的是劳动需求。

在第二章中我們将首先考察现代条件下的劳动供給;并进而一般地考察确定工人、資本家和地主分配国民收入的大体界綫的原因。在这种走馬观花的考察下,許多細节将略而不論,其中有些是本篇其余章节所要补足的,但其他細节只得留待下卷。

第二节 重农学派根据法国当时的特殊情况假定了工資的最低可能水平,以及这种最低可能水平亦适用于資本的利息。这些严格的假定后来为亚当·斯密与馬尔薩斯部分地加以揚棄。

亚当·斯密的前輩法国經济学家曾极簡单地論述了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原因。而这种論述是以法国十八世紀后半期的特殊环境为基础的。当时征自法国农民的各种苛捐杂税只以他們的支付能力为限。各劳动阶級免于饥餓者甚少。所以法国經济学家(当时称为重农学派)为簡单起见假定有一种自然人口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劳动工資保持在最低可能的水平綫上。① 他們并沒有假定这适用于全体劳动人口,但例外是如此稀少,以致他們认为他們的假設所含的一般见解是眞的;这种說法多少像叙述地球的形状一样,虽然地球上有少数山脉凸出,但凸出于地面的程度不大,这并不妨碍我們說地球是椭圓形的。

此外,他們知道,在以前的五个世紀中,欧洲的利率由于"节約一般地压倒奢侈"一事而有所下降。但資本的敏感性和逃避税吏

① 例如杜閣在这点上也許可以算作重农主义者,他說(《关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6节),"在各种职业中,工人的工資势必,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以生活必要資料为限……他所賺的收入只不过供其維持生活而已"。但是休姆指出,这种論断导致这一結論,即对工資征税必然使工資上涨;从而,它与租税重的地方工資往往很低,而租税輕的地方工資往往很高这一事实是不相容的;杜閣(1767年3月)曾作了答复,大意是他的鉄則不是被假定为在短时期內充分发生作用,而只是在长时期內才有这种作用的。参閱薩伊所著《杜閣》,英文版,第53及其余諸頁。

压迫的敏捷性使他們深有所感，因此，他們断言以下的假設并不过分，即如果資本的利潤比以前減少，則資本会很快地被消費掉或流入他国。从而他們又为簡单起见假定有某种类似自然工資率的自然利潤率或必要利潤率的存在。如果当前利潤率超过这种必要利潤率，則資本增长得很快，直到它迫使利潤率降低到自然利潤率或必要利潤率水平为止。如果当前利潤率降低到必要利潤率以下，則資本縮減得很快，而又使利潤率上升。从而重农学派认为工資和利潤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同时各种东西的自然价值純粹是由报酬生产者用的工資和利潤的总額来决定的。[①]

亚当·斯密所作的結論比起重农学派来是更加充实的。虽然有待于李嘉图闡明的是，生产上所用的劳动和資本必須在耕作边际上加以估量，借以避免地租因素。但是亚当斯密也知道，在英国，劳动和資本并不像在法国那样，处在饥餓的边际。英国大部分劳动阶級的工資除足以維持生存所必要的外，尚綽綽有余。英国的資本有极稳妥而有利的运用場所，似不致消灭或流入他国。因此当他愼重措辞时，他的使用"自然工資率"和"自然利潤率"这些名詞，并不像重农学派口上所說的那样狭隘和死板。在解释二者是由經常变化着的需求和供給情况决定时，他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甚至认为，优厚的劳动报酬，"能增进平民的勤劳"；"丰富的生活資料能增加工人的体力；改善他的状况和也許在愉快和富裕中度

① 根据这些前提，重农主义者从邏輯上得出这个結論，即国家用于支付租税的唯一純产品就是地租；如向資本或劳动課税，这些税将使它縮减至它的純价格提高到自然水平为止。他們认为，地主阶級势必支出一种超过这个純价格的总价格，所超过之数等于租税加上各种征收費用，再加上税吏对工业的自由发展所造成的一切障碍的等价；因此，如果地主阶級作为唯一的眞正剩余的所有者直接交納国王所需要的各种賦税，特别是如果国王容許"放任主义"，亦即容許各人各行其是，并在他所喜欢的市場出售他的商品和劳动，則他們在长期內所受的損失要少些。

过他的晚年的那种美好希望鼓舞他拼命地工作。从而，在工資高的地方比在工資低的地方，我們总会发觉，工人較为积极，較为勤劳，較为敏捷。例如，英格兰和苏格兰，城市近郊和穷乡僻壤的情形就是这样”。[①] 可是他有时沿用旧的說法，致使粗心的讀者以为他相信劳动工資的平均水平是由仅能維持生存所必要的資料这一鉄律来决定的。

馬尔薩斯在他那英国从十三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工資演变的卓越調查中也曾指出，工資的平均水平是怎样逐代变动不居的，有时降低到每日半派克谷物左右，有时又上升到一派克半，而在十五世紀，甚或上升到两派克左右。虽然他說“下等生活方式可以是貧困的結果，也可以是貧困的原因”，但是他把这种結果差不多完全归罪于由此而引起的人数的增加；他未曾料到，我們时代的經济学家所强調的是，生活习慣对于效率，从而对于劳动者多得报酬的能力所发生的影响。[②]

李嘉图的用語甚至远不如亚当斯密和馬尔薩斯謹严。的确，他清楚地說过：“用食物和必需品所测量的劳动自然价格，不能理解成絕对固定，一成不变的；……劳动的自然价格主要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慣”[③]；但是，一旦他說过之后，他却不屑于經常重复；他的絕大部分讀者忘掉他是这样說了的。在他的論証中，他經常采取同杜閣和重农学派相似的說法，[④] 似乎工資一旦超过仅能維持生存所必要的資料的范围，人口就有急剧增长的趋势，而这种趋势通过“自然规律”固定在仅能維持生存所必要的資料的水平上。尤

① 《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

② 《政治經济学》，第4章，第2节。十五世紀中实际工資上涨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只是在最后二世紀英格兰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資才超过了二派克。

③ 参閱《原理》，第5章。

④ 比較以上第4篇，第3章，第8节。

其在德国，这个规律曾叫做李嘉图的"鉄律"或"銅律"——許多德国社会主义者相信，这个规律甚至在西欧各国现在也起着作用；并且相信，只要"資本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它将继續发生作用。他們竟断言李嘉图是他們队伍中的权威。①

但事实上李嘉图不仅知道工資的必要限界或自然限界是不能由鉄律来规定的，而且也知道，它是由各个地方和各个时期的当地生活条件和习慣来决定的——而且，他对較高"生活程度"的重要性是非常敏感的，并号召主张人道主义的朋友們努力促成各劳动阶級决心的成长，使工資不致降低至接近仅能維持生存所必要的資料的水平。②

許多学者坚持不渝地认为他相信"鉄律"，这只能由下述事实来解释，即他喜欢"設想有力的例証"，和暗示一次以后，不再重复的习慣，并为簡单起见，删去那些使他的研究結果应用于现实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和限制。③

① 有些德国經济学家，他們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他們也不相信有这样的法则，但是他們认为李嘉图及其門徒的学説是与这个法则有关系；而另一些經济学家（如罗雪尔，《德国国民經济学史》，第 1022 頁）却反对社会主义者对李嘉图的曲解。

② 不妨引用他的一段話。"人道主义的朋友們不禁希望各国劳动阶級要貪图安逸和享受，并且通过各种法律手段来鼓励他們努力获得这些东西。防止人口过剩，舍此别无上策可循。在劳动阶級的需要极少，且满足于最低廉的食物的那些国家里，世态滄桑，人民备受苦难。他們无处栖身；身分卑賤，即无法苟安；但他們已經是卑賤得不能再卑賤了。一旦主要生活資料有所不足，则他們可以利用的代替品极少，而伴随着这种缺乏而来的几乎是各种饥饿的灾难"（《原理》，第 5 章）。值得注意的是，麦卡洛克因曾采用李嘉图那些极端的教条并死板地运用它們而受到指責（不是完全不公正的），可是在他的《工資論》的第 4 章的标题中仍然使用："低工資与使劳动者习慣于最廉价食物的弊害。高工資的利益"。

③ 李嘉图的这种习慣在附录九中加以討論（再见第 5 篇，第 14 章，第 5 节）。英国古典經济学家往往认为最低工資取决于谷物的价格。但是"谷物"一詞被他們用来当作一般农产品的簡称，像配第（《賦税論》，第十四章）所謂"谷物生产，我們将假定它包括一切生活必需品，如我們在主的祈祷中假定面包一詞所包括的那样"。当然，李嘉图对工人阶級的前途所持的态度比我們现在要悲观些。甚至农业劳动者现在也可以

穆勒虽然傾注全力强調經济学上人的因素，但在工資理論方面却沒有超过他的前輩，而作出任何巨大的貢献。他追随馬尔薩斯，专从历史方面立論，认为如果工資的下降使劳动阶級的安逸水准度下降，則“他們所受的損害将是永久性的，恶化了的生活条件将成为一种新的最低額，像以前較高的最低額一样，常常使自己延續持久”。①

高工資不仅能提高工資領受者的效率，而且能提高他們子孙的效率，这种影响的认眞研究只是在上世紀才开始的。在这方面，首推沃克和美国的其他經济学家。运用比較方法来研究欧美各国的工业問題，不断地使人越来越注意这一事实，即报酬优厚的劳动一般地是有效率的劳动，因此，不是昂貴的劳动。这种事实虽然比我們所知道的任何事实对人类的未来都充滿更大的希望，但是它却給分配理論带来极其复杂的影响。

现在看来，分配問題比以前經济学家所想像的要难得多，任何自认为是很簡单的解决办法都是不能信以为眞的。从前的許多研究曾給分配問題以簡易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实际上是对那些想像的問題的答案，这些問題可能产生于生活条件十分簡单的其他世界，而决不是我們这个世界。但在回答这些問題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一个最困难的問題，最好可以分成几部分加以解决。这些簡单問題中的每一个問題都包含着我們必須解

过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而在李嘉图时代即使技工也需要用全部工資来购买他家庭所用的丰盛的食物。艾希利爵士认为李嘉图的观点比我們现在的要狭隘些。他富于启发性地描述了前注中那段引文的历史，并且指出甚至拉薩尔也不认为他的鉄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见附录九，第2节。

① 第2篇，第11章，第2节。他責备李嘉图在显然忽略了前注中所引的那几段(除了一段)后，假定安逸水准是不变的。但是他很清楚李嘉图的“最低工資率”取决于现有的安逸水准，而与仅供維持生存的必需資料无关。

决的那个大的困难問題的一部分。让我們借助于这个經驗，并在本章以后各节循序研究，以便了解那些决定现实生活中的資本和劳动的需求的一般原因。①

第三节 从一个不存在着劳資关系問題的社会来逐步說明需求对分配的影响。

让我們首先研究在一个想像的世界里需求对劳动报酬所发生的影响，在这个世界里，各个人都拥有輔助他劳动的資本；因此在这里幷不存在劳資关系問題。这就是說，让我們假定，只有少量資本将被使用；每个人所用的資本都归他个人所有；而自然恩賜品俯拾皆是，可供人自由使用，不取分文代价。其次让我們假定，各个人不仅有相同的能力，而且有相同的工作意願，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劳动得同样卖劲。再其次让我們假定，所有的劳动都是簡单劳动，或沒有經过专門訓练的劳动，这指的是，如果两个人相互調換工作，則对工作的质量和数量都不发生任何影响。最后，让我們假定，每个人所生产的东西都是准备出卖，无須中間人过手，他直接把东西售与它們的最后消費者——因此，各种东西的需求都是直接需求。

在这种場合，价値問題十分簡单。各种东西都比例于生产它們所消耗的劳动进行交換。如果任何一种东西的供給不足，則它的售价可以暫时高于它的正常价格。它所交換的东西在生产上用的劳动較多；但是假使如此，人們将立刻离开别的工作，而从事于它的生产，在很短的时間內，它的价格将降低至正常水平。一些暫时的小干扰是可能有的，但就一般而論，任何人的报酬将等于他人的报酬。換言之，在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純总額中，各人所得的

① 比較第5篇，第5章，特别是第2、3节。

份額都相等;而产品和服务的純总額我們可以叫做国民收入,它将构成劳动需求。①

如果现在有一种新发明,使某业中的工作效率提高一倍,因此,某人每年可使某种东西增产一倍,而无須增加工具,那末,这些东西的交换价值将为以往交换价值的一半。对每个人的劳动的有效需求将略有增加,而各个人从公共的收入源泉中所汲取的部分也比以前略有增加。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以对这种特殊的东西多取一倍,其他旧有的东西仍旧不变;或者他可以取得比以前略多的各种东西。如果許多行业中的生产效率增加,则公共收入源泉,或国民收益将大增;那些行业所生产的商品将构成其他行业所生产的商品的較大需求,并提高每个人的收入的购买力。

第四节 續前。

倘其他条件不变,这就是說,倘工人的工作能力和勤劳相同,各业都同样为人所好且同样容易学会,如果我們假定,各业需要某种特殊的技能,則上述論点不致有很大的变动。各业中的正常收入率仍然相同。因为如果某业一日劳动制造的出售产品比他业一日劳动制造的出售产品所得較多,而这种不平等现象又有持續的傾向,則人們将使他們的子女优先学习这种有利的行业。的确,某些小的不规則现象是可能存在的。从一业轉向另一业势必要占用时間,一时某些行业所得的份額多于他們在收入源泉中所应得的正常份額,而另一些行业所得的份額却較少,甚或缺少工作。尽管有这些干扰,但是各种东西的当前价值将围繞着它的正常价值波动;在这个場合,像在以前的場合一样,正常价值純粹是由生产那种东西所消耗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因为各种劳动的正常价值仍将

① 见下文第10节。

相等。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而势必提高；一般国民收益或公共收入源泉行将扩大；除一时的干扰不計外，各人所得的份額将相同，各人用他自己的劳动果实所能购买的那些东西，比如果他自己为自己生产时对他是更加有利的。

在这个阶段，像在上述阶段一样，这个命題仍然是正确的，即各种东西的价值是和消耗在它上面的劳动量相一致的；每个人的收入純粹是由自然的恩賜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来决定的。

第五节　續前。

其次，让我們仍旧撇开培养工作者所用的大量支出对他們的效率的影响不談，把它留在下章和分配的供給方面的其他問題一并討論。而我們所要观察的是，人口数量的变动对自然所提供的收入的影响。让我們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或者无論如何不受工資率的影响。它可以受习慣、伦理观念和卫生知識的变动的影响。同时我們仍然假定，一切的劳动都是相同等級的劳动，分配給各家的国民收入，除一时略有不均外，也都是相等的。在这种場合，生产技术的发达，交通的进步，各种新的发现以及战胜自然之各种新成就，将使各家所支配的安乐品和奢侈品得到相等的增加。

但是这种場合和前一場合是不同的；因为在这种場合人口的增加，如持續得很久，最后必然快于生产技术的改良，而使报酬递減规律在农业中显现自己的作用。这就是說，从事农业的人将获得較少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作为他們的劳动和資本的报酬。在农业中，从而在其他各业中，一小时的劳动所代表的小麦数量将比以前减少；因为所有的劳动假定属于相同的等級，所以，各业的收入通常是相等的。

此外，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土地的剩余或租值有上升的趋势。因为任何种产品的价值必須等于劳动的价值，而这种劳动，根据我

們的假設，不論在优等土地或劣等土地上，在仅仅有利的即边际的条件下始終是輔以生产它所需要的等量資本的。在耕作边际上生产一夸脫小麦等所用的劳动和資本比以前有所增加；因此，自然对有利条件下所运用的劳动的报酬小麦等等，相对于該劳动和資本将比以前有較高的价值；換言之，小麦所提供的价值，除超过生产它所用的劳动和資本的价值外，尙有較大的剩余。

第六节　續前。

让我們现在撇开这一假設：即在全社会中，劳动具有这样的流动性，以致保証等量努力能获得等量报酬。为了更加接近现实生活起见，我們假定，劳动在工业上不只有一級，而有几級。再假定：父母往往培养他們的子女在本級中就业；他們在本級中可以自由选择，而不能离开本級。最后，我們假定，各級人数的增加不受經济原因的支配。如前所述，它可以是固定不变的，也可以是受习慣和伦理等方面的改变的影响的。在这种場合，国民收益总額是由自然給予处在现有生产技术状态下的人的劳动的报酬丰度来决定的。但分配給各級的国民收益将有所不同。它是由人民本身的需求来决定的。某业中的人愈能滿足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很大份額的那些人的广泛而迫切的需要，他們所得的份額也就愈多。

例如，假定艺术家单独构成一个級或等級，或組成一行；其次，假定他們的人数不变，或至少只少与收入无关的因素的影响；那末，他們的收入将取决于喜欢从艺术家得到滿足的那些阶层中的居民的資金和热中程度。

第七节　从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来説明特定劳动的純产品，他的雇用并不增加間接成本，但它的工作恰只达到雇主不能从其中获得純收益的那一边际。

现在我們可以离开那个各人都拥有輔助他劳动的資本的想像

世界，而回到我們这个劳資关系在分配問題上起着巨大作用的现实世界。但让我們仍然把注意集中在按每种要素的数量和它所提供的服务把国民收益分配給各种不同生产要素上；至于每种要素的报酬对該要素的供給所起的反作用，則留在下章討論。

我們已經知道，机敏的企业家怎样不断寻求最有利运用自己資金的机会，并力图把各生产要素使用到那一边际或限界，在該边际，他如把他的一小部分开支移用到其他要素上，对他会是有利的；从而就其影响所及，他是代用原則起作用的媒介，通过他这一原則使各要素的雇用得到这样的安排，以致在它的边际运用上它的成本和因它的使用而增加的純产品成比例。我們必須把这个普遍原則运用在劳动的雇用上。①

在那謹慎的企业家的心中經常盘算的一个問題是，他是否有恰当的人数，来完成他的工作。在有些場合下，他的設备就給他解决了这个問題：一个机車上必須有一个，而且只能有一个司机。但是几列快車只有一个車务管理；在运輸繁忙的时候，它們会迟到几分钟，而这些时間是可以通过第二个車务管理节省的。因此，一个机敏的經理总在度量那因重要列車上第二个車务管理之助而給旅客所节省的时間和所避免的麻煩这一純产品，并考虑这种純产品是否将和它的成本相称。这个問題和多增加一次列車是否能补偿它在設备和劳动方面所用的較大支出这一問題，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但在形式上却是比較簡单的。

此外，人們有时听說，某农戶因缺乏劳动而使他的土地荒蕪。

① 见以上第5篇，第1—4章。不久我們一定要討論雇用人的劳动在那些方面不同于雇用一所房子或一架机器。但是目前我們可以不考虑这种区别，而只就其主要方面来观察問題。即使如此，也会遇到某些技术上的困难，而根据第5篇，第7章末尾的建議删去該篇最后几章的那些讀者，如果不滿意于此处的一般討論，最好重讀第5篇，第8、9二章。

也許他有足够的馬匹和农具；但是"如果他多雇一个人，他就会收回他的資金，且綽綽有余"。这就是說，增雇的这个人所提供的純产品除补償他的工資外，尙有剩余。让我們假定，某农戶存在着究竟雇用多少放牧員这样一个問題。为簡单起见，我們可以假定，增加一个人在設备或資本方面不需要任何額外支出；且他在各方面所給予該农戶的劳逸都相等；因此，无須增加管理上的报酬（就該詞作广义解，甚至包括风险保险費等在內）。最后，农戶认为此人除同样防止羊的死伤外，每年还可增加羊二十只。也就是說，他认为增雇的这个人所提供的純产品是二十只羊。如果可以用少于二十只羊的价格的等价雇到这个人，他一定是会雇他的；但是如果只能用差不多相等的价格才可以雇到，那末，該农戶将犹疑不决；而这个人可以叫做边际牧工，因为他是在边际上雇用的。

最好是始終假定他具有正常的效率；即使他有特殊的效率，倘他的純产品等于他的工資，那他也只会是一个边际放牧員。該农戶也許算过，一个有正常效率的放牧員只能增产十六只羊；从而願意以多于普通工資四分之一的价格雇用；但假定他有这样特殊的效率，是极其不便的。他应当有代表性，即有正常的效率。①

如果他有代表性，他的雇主也有代表性，那末，二十只羊就代

---

① 参閱以下第6篇，第8章，第8、9两节关于劳动标准化的評論。

下表是一个数学例解。第二栏代表一个英国的大羊栏由八、九、十、十一和十二个牧工各自經管时每年可以銷售的带应剪毛的羊数（在澳大拉西亚，那里地广人稀，羊的价値較小，除在剪毛时，每二千只羊往往用不到十个人；斯派塞爵士所引艾希利所著《英国自治領》，第61頁）。我們假定牧工人数从八人增加到十二人并不增加經营牧場的一般费用；并假定它給牧主在某些方面所节省的操劳等于它在其他方面所增加的操劳，从而得失相償，无須加以計算。因此，第三栏中所列的因每增加一个人所得的产品等于第二栏中相应数字减去同栏中前一数字之差。第二栏中的羊数除以第一栏中的人数即求出第四栏。第五栏表示按每人二十只羊計算的牧工劳动成本。第六栏表示可用于一般费用（包括牧主的利潤和地租在內）的剩余。

表一个牧工的純产品，从而代表他获得收入的能力。但是如果雇主不善于經营，例如，如果他听任他的牧工不給羊以充分的飼料，那末，該人只可以增产十六只羊，而不是二十只羊。只有工人及其雇用条件都处于正常状态，純产品才有代表正常工資的趋势。

(1) 牧工人数	(2) 羊数	(3) 边际产品	(4) 每人平均产品	(5) 工資总額	(6) (2)与(5)之差
8	580	—	$72\frac{1}{2}$	160	420
9	615	35	$68\frac{1}{3}$	180	435
10	640	25	64	200	440
11	660	20	60	220	440
12	676	16	$56\frac{1}{3}$	240	436

从上而下，第三栏中的数字不断下降；但第六栏中的数字初則增加，继而不变，后則减少。这就表明雇用十个或十一个牧工对牧主同样有利，但雇用八个、九个或十二个牧工所得的利益却較少。如劳动市場与羊市場是：一个人可以用二十只羊的代价雇用一年，則第十一个人(假定具有正常的效率)就是边际牧工。如果这两种市場使雇用一人的工資等于二十五只羊，則第六栏中的数字就分别成为 380，390，390，385，与 376。因此，該牧主也許少雇一个牧工，少出售一些羊；而在大批牧主中間，这样做的人势必居多数。

就类似場合(见第 5 篇，第 8 章，第 4、5 两节)的討論最后曾指出，牧主对牧工恰值得支付的价格仅仅测定支配牧工工資的許多原因的結果，如同保险汽門的运动可以测定支配鍋炉內部压力的許多原因之結果一样。由此从理論上必須推出这一事实，即牧主通过在市場上多售二十只羊将降低一般羊的价格，因此，在他的其他羊上将有所损失。这种修正在特殊場合也許頗为重要。但是在目前的一般討論，即在我們对許多生产者之一拋向一个大市場的供給之少量增額的討論中，它是小得(数学上的二級无穷小量)可以不計的(见以上第 95 頁之注)。

当然，这个特殊場合下的牧工的純产品在决定牧工工資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比那些如无其他方面的額外开支(如用于土地，建筑物，工具和管理人員等的开支)就不能有利雇用牧工的牧場上的任何边际牧工的純产品要大些。

上表中的第四栏，如同第三栏一样，是从第一第二两栏推出的。但是这个表表明：当牧工可以按等于第三栏中羊数价值的工資得到雇用时，牧主可雇牧工若干，因此它触及工資問題的中心；而第四栏和这个問題却沒有直接关系。所以，当 J.A.霍布森在評論他所作的一个同样的表(其中所选择的数学和他所批評的那些假設毫不相干)时說：“换言之，所謂最后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結果只不过是平均生产力而已……关于边际生产力存在的全部概念……完全是荒唐无稽的”(《工业体系》，第 110 頁)，他似乎是錯誤了。

这个放牧員的劳动所增加的产品，是大受該农戶所已雇的放牧員人数的影响的；而所雇的人数又决定于需求和供給的一般情况，特别是当代放牧員队伍由以补充的人的数目，羊肉羊毛的需求和牧区的面积以及所有其他农場的放牧員的效率等等。而边际产量又深受土地的其他用途的竞爭的影响：可供养羊的地面，因造林、种植燕麦和养鹿等之需要土地而减少。①

这是从簡单的养羊业中所选的一个例証。但在各业中，問題的形式尽可以不同，而它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除脚注中所指出的，但对我們的主要目的无关重要的那些条件外，各类劳动者的工資有等于該类边际劳动者的追加劳动所提供的純产品的趋势。②

这个原理有时被当作工資理論提出来。但任何这种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工人的报酬有等于他的劳动純产品的趋势这一原理，就其本身来讲，是沒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要計算純产品，除他的工資外，我們还必須假定他所制造的那种商品的全部生产費。

不承认它是一种工資理論，这是对的，但不承认这个原理是闡明决定工資的那些原因中的一个原因所起的作用，这就不对了。

第八节　对一般資本的需求。

在以下几章，为了特殊目的，我們要用别的例証說明上节用体力劳动所說明的那个原則。特别要指出，当发现多用些监督和多雇一个普通工人对某企业的有效产量有相等的增加时，某部分企

① 比較以上第119頁。

② 說明一个人的劳动的純产品的这种方法不便运用于那些工业，其中必須有大量的資本和劳作投于逐漸建立商业往来上，而如果它們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这种方法就更不适用了。这和第5篇，第12章与附录八中所討論的困难是同样的实际困难，参閱第4篇，第12章；第5篇，第7章，第1、2两节；以及第11章。任何大企业中增雇一个人对它的一般經济的影响也許还可以从純抽象的观点加以考虑；但它小得可以不計（参閱以上第95頁之注）。

业管理工作的价值是怎样测定的；此外，一架机器的所得有时可以用在某些場合不引起任何附带的額外开支而給工厂增加的产量来計算。

在从某特定机器的工作推到有一定价值总额的机器的工作时，我們可以假定，有某工厂可以增用价值一百鎊的机器，而不增加其他开支，該工厂每年純产量之値（即除去該机器本身的耗損外），增加四鎊。如果投資者尽先把資本投向利益优厚的地方，如果經此程序达到均衡以后，投資者尙觉値得而且仅仅値得雇用該机器，則我們由此事实可以推断年利为四厘。但是这种举例，不过指出价値决定原因的一部分而已。如把这类例証当作利息論或当作工資論，則必犯循环推理的毛病。

姑不妨进一步說明某用途方面的資本需求的性质，并考察資本的总需求如何由許多不同用途的資本需求所构成。

为論証起见，让我們以某特定行业如制帽业为例，并研究什么是决定該业所吸收的資本数量的那些原因。假定在毫无风险的証券上，利率为年息四厘，假定制帽业吸收資本一百万鎊。这就是表示，制帽业可以善用这一百万鎊資本，宁可对它付年息四厘，而不願弃此資本而不用。①

有些东西是制帽业所必需的；它不仅必須要有食物、衣服和住宅，而且也必須要有流动資本如原料和固定資本如工具甚或少許的机器。虽然竞爭使运用这宗必要資本所获利潤不能超过普通的企业利潤，但是如果制帽业不能以較低的利率得到資本，則它甘願

① 商人借款时所支付的利息率一般高于四厘（年利息率）；但是如我們将在第六章中所知，除实际純利息外，它还包括其他成分。在資本最近因战爭而遭到巨大的破坏以前，說三厘似乎比較合理，但在战爭結束后的几年內，甚至四厘或許也是靠不住的。

对它付息五分，而不願受缺乏此項資本所引起的損害。設年息为二分，也許有其他机器，制帽业不能不用，年息为一分时，所用的机器增多，年息为六厘时，更多，五厘时，更多；最后，因为年息为四厘，所以更多用机器。当制帽业拥有这个数量的机器时，則机器的边际效用——即仅仅值得使用的那个机器的效用——为四厘。

利率上涨，减少制帽业的使用机器；因为凡年剩余不超过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則制帽业避免使用，而利率下降使制帽业需要更多的資本，年剩余略少于本身价值百分之四的机器，也得到使用。此外，利率越低，則用于制帽工厂和工人宿舍的建筑也越坚固美观；同时利率下降将导致制帽业使用更多的資本，这表现在原料和零售商手中成品的大量积存上。[①]

虽在同一业中，而使用資本的方法却迥然不同。各企业主按照自己的資金将在企业的各个方面投資，直到他认为有利的边际似乎到达为止；而有利的边际，如我們說过的，是相續切割各种可能投資的一条界綫，一旦利率下降，并按該利率又可以借得額外資本，則此綫即向外作不规則的伸张。因此，資本的需求是各业中一切企业主的資本需求总量；它所遵守的规律，和商品銷售所遵守的规律相同。如同在任何旣定价格下一定量的商品总能找到买主一样，如价格上涨，則所能銷售的商品数量减少，而資本的使用，亦复如此。

就生产上的各种貸款而言，如此，而专事消費不事生产的人，或抵押未来資源以取得现时經費的政府，他們的借貸何尝不是这样。的确，他們的行为往往很少受冷静的計划所約束，并往往决定他們所要借的数額，而很少考虑到他們将来对它所必須付出的代

① 比較第5篇，第4章，及附录九之第3节；那里有关于杰文斯利息理論的評論。

价;但利率甚至对于这类借款也起着明显的影响。

第九节　簡短的摘要。

試就上述一切作一全面的(即便是困难的)总結：各生产要素如土地、机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等等，在生产中往往被运用在尽先有利之处。如果雇主和其他企业家认为，他們略多使用任何一种要素时,就能获得較好的結果，則他們将使用这种要素；他們估算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稍微增加开支所得的純产值（即总产量的貨币价值扣除附带費用后的純增益)；如果把少量开支从一方面移用到他方面而有利可获,則他們将移用这种开支。①

这样看来,各生产要素的使用,是由需求和供給的一般情况来决定的。这就是說，它一方面是由該要素在各种使用上的迫切性与使用者所有的資金，和另方面由該要素的现有存量来决定的。根据代用原則，由于从該要素服务价值較小的使用方面不断移向服务价值較大的使用方面这一趋势，則它在各种使用上的价值得以均等。

如果非熟练劳动或任何一种要素使用得較少，考其原因不外是,在某一点人們对于使用該要素是否值得还犹疑不决,最后认为不值得。亦即我們所說的，我們一定要注意各种要素的边际使用及其边际效率。我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任何轉移只能发生于边际,通过轉移已經变化了的供求关系才显现出来。

如果我們忽略各級劳动之間的差别，并把所有的劳动看作相同的劳动,或至少看作都用有标准效率的某种劳动所表示的劳动,則我們可以求出直接运用劳动和直接运用資本之間的无差别边际；簡言之,用屠能的話来說是："資本的效率必然是它的报酬的尺

① 此与第5篇,第4、8两章所述相仿。

度，因为如果資本的劳动比人的劳动便宜，則企业主势必解雇一部分工人，如果資本比人工貴，則他增雇工人”。①

但一般資本之爭取雇用和某业中机器之爭取雇用，在性质上有所区别。后者可使某种劳动完全失业，而前者却一般地不能代替劳动，因为它必然增加資本品生产者的就业人数。而事实上以資本代替劳动，不过是以含有大量等待的劳动代替含有少量等待的其他形式的劳动而已。②

第十节 国民收入或国民收益的再定义。

当我們說到国民收益或可分配的全国純收入（如分为土地、劳动和資本所得的份額）时，我們必須明确，哪些是我們所包括的，而哪些又是我們所排除的。不論我們从广义上或狹义上来使用这些名詞，这对我們的論証是无关紧要的。但重要的是，貫穿在任何一个論証中我們的用法必須始終一致。凡包括在土地、劳动和資本的需求及供給的某一方面的东西，也必須包括在另一方面。

一国的劳动和資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資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純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

① 《孤立国》，第2篇，第1章，第123頁。他认为（同书，第124頁），因此，“利息率是資本的效率和人类劳动的效率的关系借以表示的因素”。最后他用一些类似于一世紀以后杰文斯为此目的而独立研究时所用的話說，“最后运用的少量資本的效用规定利息率的高度”（第162頁）。屠能概括地闡明了任何生产部門中继續追加資本所产生的报酬递减的一般规律。他关于这个問題的见解即使現在也饒有趣味，虽然它沒有指出如何調和这两种事实。即某业所用資本的增加可以使产量的增加超过資本的增加，和資本的不断流入某业势必最后降低它的利潤率。他对于这些和其他重大經济原理的討論，虽然在許多方面是原始的，但所采取的立場却不同于他关于决定資本积累的因素和关于工資与資本的关系的那些空想而不现实的假設。他从其中得出一个奇怪的結果，即自然工資率等于劳动者的生活必要資料与其劳动輔以資本时所应得的那份产品的几何平均数。所謂自然率，他指的是所能保持的最高度；如果劳动者的工資一时高于此点，則按照屠能的意见，資本的供給会被减少得使他在长期內得不償失。

② 屠能很了解这点，同书，第127頁，再参閱以下第6篇，第2章，第9、10两节。

括在內。而“純”这个限制詞，是指补偿原料和半制成品的消耗以及机器設备在生产中的耗損和折旧。必須从总产品中减去所有这种种消耗，我們才能求得眞正收入或純收入。国外投資所提供的純收入也必須包括在內(见第二篇、第四章、第六节)。这就是一国的眞正年純收入，或国民收益。当然，我們可以按一年或按某一时期計算这种收益。国民收入和国民收益这两个名詞是可以互用的。只是当我們把国民收入看作可供分配的各种享受之新来源的总和时，国民收益一詞才是更有意义的。但这里最好是沿用慣例，凡普通不算作个人收入的一部分者，也不能算作国民收入或收益的部分。因此，除提到与此相反的情况外，某人自己为自己的服务，和給家人及朋友所提供的无代价服务，以及从个人資质和公共財产(如免税关口)所获得的利益，都不能算作国民收益部分，而必須加以分別討論。

一部分产品不仅用于补偿已消耗的物資和用坏的机器，而且用于增加原料和机器等的存量。这部分国民收入或收益并不直接进入个人消費領域。但从通常所用的这个名詞的广义上来說，它确是进入消費領域，例如，当印刷机制造商把印刷机售与印刷厂之时。因此，从广义上来說，的确，一切生产都是为了消費，国民收益、純产品总量和消費总量都是可以互用的名詞。在普通的工业状态下，生产和消費是相伴而行的，除非有相应的生产为消費創造了条件，就无所謂消費。一切生产都伴随着它所要滿足的消費。的确，在某些特定生产部門中，可能有产銷脫节现象；商业信用的破产可能使絕大多数仓庫一时存貨充斥，无法出售。但这些都是例外情况，而不在我們现时的考察范围之內(参閱以下第八章第十节；附录七，第三节)。

第二章　分配概論(續)

第一节　影响生产要素供給的諸原因和影响需求的諸原因对分配都起着同等影响。

如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现在我們要研究报酬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給所起的反作用，以补充需求对分配的影响之研究。考察生产成本和效用(或可欲性)在决定各种劳动、資本家和地主的分配国民收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时，我們必須把二者結合起来加以討論。

李嘉图和追随他的那些干练的企业家都认为需求的作用是自明的，无須加以解释的。他們既沒有强調它，也沒有充分詳細的研究它；这种忽視曾引起很大的混乱，并蒙蔽了事实的眞相。在这种反应中，有一种偏见，认为各生产要素的报酬源于它所参与制造的那种产品的价值，而且当时主要地是由該价值所决定；它的报酬的决定和地租的决定是根据同样的原理的。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从地租规律的推广应用中构成一种完整的分配理論。但他們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似乎具有正确的直觉看法，因为他們默认供給力量的研究是更为迫切和更加困难的。

当我們研究什么在决定一种生产要素（不論是任何种劳动或物质資本)的(边际)效率时，我們发觉，該問題的及时解决需要知道該要素的现有供給量；因为如果供給增加，則它将被用在需要較小、效率較低的使用方面。而問題的最后解决也需要知道决定那种供給的原因。各种东西，不論是某特定种类的劳动，或資本，或其他别的东西，它的名义价值，如同拱門的拱心石一样，是靠两边相反的压力来維持自己的均衡的；即一方面是需求的压力，另方面

是供給的压力。

各种东西，不論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用于当前消費的商品，它的生产势必扩展到供給与需求均衡的限界或边际。商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生产該商品所用的各生产要素和它們的价格，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制約着，如果有某种外因使其中某因素发生变动，则干扰的結果将涉及其余的因素。

同样地，当碗中盛有数球时，它們相互制約着自己的位置；又如天花板的不同点上有强度和长度不同的弹綫(都是拉长的)悬着一个重物，各綫和重物的均衡位置都是彼此制約的，如有一綫縮短，則原来各綫所处的位置势必变动，而其余各綫的长度和张力也必然变动。

第二节 第四篇中所討論的，影响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和資本的原因之要点説明。报酬增加对个人勤奋影响之无常。正常工資与人口增長和体質增強特别是后者之間的适应比較规则。储蓄所产生的利益对資本及其他財富的积累的一般影响。

我們已經知道，任何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給不論什么时候都首先取决于它的现有存量，其次取决于它的所有者把它运用到生产上的意向。而这种意向不純粹是由預期的眼前报酬来决定的；虽然有一种在某些場合叫做直接成本的下限，在直接成本以下，生产势必停止。例如，某厂商会断然拒絕开动自己的机器来生产那种定貨，而这种定貨不能补偿生产上的額外貨币开支和机器的实际耗损。关于工人体力的消耗和工作上的疲劳及其他不便，也有类似情况。虽然目前我們所討論的是正常条件下的成本和报酬，而不是工人做某件特定工作时个人的直接消耗，但是为了避免誤解起见，不妨在这里就这个問題作一簡短的說明。

如前所述①，当某人做自己所願意做的工作而津津有味时，那工作对他实际上毫无所費。因为如某些社会主义者相当夸大其詞地說的那样，除非有某事发生，以致完全剝夺了他們的工作，則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是如何喜爱自己的适度工作。但不論正确与否，大多数人相信，在謀生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对他們毫无剩余乐趣可言，相反地，对他們却有所耗費；收工时，他們高兴；他們也許忘掉，最初的几个工作小时对他們的耗費并不像最后一小时那样多，他們多半认为，九小时工作的耗費为最后一小时的九倍。他們很少想到，通过用足以补償最后而最艰苦的一小时的工資率，来支付每一小时，他們即可获得生产者的剩余，或租。②

---

① 见第2篇，第3章，第2节；第4篇，第1章，第2节；第4篇，第9章，第1节。

② 近来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討論，往往很少涉及劳动的疲乏；因为的确有許多工作，其中所用体力或脑力是如此之少，以致所謂用力也只能算作解悶，而不能算作疲劳。一个值班的人，理应随喚随到，但是他也許一天还做不到一小时的实际工作；可是他反对值班的时間很长，因为那种时間使他的生活单調，失去家庭快乐和社会娛乐的机会，也許还失去愉快的晚餐和休息。

如果一个人想什么时候停工就可以停工，那末，当继續工作而获得之利不再超过其不利时，他就停工。如果他必須和别人一道工作，那末，他的工作日的长度往往是規定了的；而在某些行业中他一年所作的工作日数实际上是固定的；但是严格规定他的工作量的那些行业几乎是絕无仅有的。如果他不能或不願提供当地所盛行的最低标准，他一般能在标准較低的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而各地的标准是由当地工业人口对工作的各种不同强度之利与不利的权衡所建立起来的。因此，一个人的自我抉择在决定他一年所作工作量方面不起作用的这些場合，和下述場合同样例外，即一个人必須居住一所大小完全非其所好的房子，因为再沒有其他房子可住。按每小时十便士的相等工資率，一个人也許宁願一日工作八小时，而不願工作九小时，但是他不得不工作九小时，否則就得不到工作，則他由于工作第九小时而的确受到損失。但这种場合是极其罕见的；如遇这种場合，就必須以日为单位。而成本的一般規律不受这一事实的干扰，犹如一般效用規律不受以一次音乐会或一杯茶为单位这一事实的干扰一样。一个人也許宁願出五先令的票价听半場音乐会，而不願出十先令的票价听一場音乐会，或宁願出二便士买半杯茶，而不願出四便士买一杯茶，則他也許因后半場音乐会或后半杯茶而遭受損失。因此，庞巴卫克所提出的这个論点（“价值的最后标准”，第4节，发表于《經济学杂志》，第2期）是沒有适当的根据的，即价值一般地必須由需求所决定，而

一个人工作甚或值班的时間愈长，除非他因工作而痲木不仁，则他想休息的欲望也愈强，同时每增加一小时的工作，使他的工資有所增加，并使他愈益接近于满足他的最迫切需要的那个阶段，工資愈高，这个阶段的到来也愈快。不过，随着工資的增长，究竟出现新的需要和为他人及为自己备办晚年享受品的新欲望呢，还是他很快地满足于只能从他的工作所得到的那些生活享受，而企求更多的休息和本身饒有兴味的那些活动的机会呢，这只是个人的兴趣問題，并沒有普遍的准則可循。但經驗似乎証明，各种族和各个人(特别是热带的居民)愈是愚昧无知，他們工作得时間也愈短，如果工資率的提高使他們可以用比以前少的工作得到习慣上的生活享受，則他們工作时将愈不卖劲。而眼界較广，性格坚强的人，除非宁願把他們的活动轉用于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工作，則工資率愈高，他們工作得愈卖劲，坚持的时間也愈长。但这点将在进步对价值的影响一題下加以詳細的討論。此刻我們可以断言，就一般而論，报酬增加使有效率的工作的供給得到即时的增加。此項规則的上述例外为数不多，但它們不是沒有意义的。①

不直接涉及成本，因为劳动的有效供給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因为即使严格地规定了一年的工作时数(实际上却不然)，而工作强度也仍然是有伸縮性的。

① 参閱第12章。荒年，通貨膨胀和信用的震动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曾迫使某些工人、男工、女工和童工进行过度劳动。为取得不断减少的工資而提供日益增加的劳动的場合，虽然现在往往沒有人們所說的那样多，但在过去却屡见不鮮。这些場合可以和一个处于逆境的厂为了取得他們支出的某些报酬而按略高于足以补償他們直接成本或特殊(直接)成本的价格接受定貨的那种努力相比拟。而相反地，差不多各个时代(也許我們时代比大多数其他时代要少些)，都有一些故事，即人們在突然繁荣中都滿足于用少量劳动所得的工資，从而也就有助于那种繁荣的消失。但是这些問題必須留待商业周期的研究之后再加以討論。在平时，技工、自由职业者或企业家作为个人或商业团体的成員决定什么是他行将接受的最低价格。

第三节 續前。

然而，如我們从工資的增加对个人所做的工作的现时影响推究到它在一二世紀以后的最終影响时，則这种結果也是肯定的。的确，虽說境遇的暫时改善将給許多青年人带来成家立业的机会；而富裕的持續增长，对生殖率的提高与降低，似有同样的可能。但另方面，工資的增长势必减少死亡率，除非父母对子女的保育漠不关心。如我們观察高工資对下一代人的体力和智力所起的影响，則这个論据更加有力。

因为有某种消費，如果它有某些减少，則工作就不能有效地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說，它是各級工作所絕对必要的。的确，成年人或許牺牲他們的子女而成全自己，但那只不过使效率的减少推后一代而已。其次，还有习慣上的必需品，它們在风俗习慣上是这样的必要，以致人們一般地宁肯牺牲大部分所謂絕对必需品，而不願弃其重大部分而不用。第三，又有日常嗜好品，有些人(虽不是所有的人)，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不願弃而不用。很多这些习慣上的必需品和日常嗜好品是物质与精神进步的体现，它們的范围随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它們的数量愈多，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則愈不經济。但如果加以适当的选择，它們就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一切生产的目的，因为那时它們提高人类生活的旨趣。

使效率所絕对必需的那种消費，有任何增加，都不是得不償失的，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取等于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增。但增加不为效率所必需的那种消費，只能通过人对自然力控制的增进而加以解决。这种消費的增加可由于知識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組織的改善和原料来源的日益丰富和扩大，最后，由于資本的增长和达到任何既定目的的物质資料的增加。

可见，劳动供給如何紧密地适应劳动需求的問題，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归結为这样一个問題。在一般人的现时消費中有多少是用以維持青年和老年人的生活及效率的必需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說）；有多少是习慣上的必需品，这种必需品在理論上可以免却，但实际上很多人宁願要它而不願要某些眞正用来維持效率的必需品。当作生产手段来看，又有多少是多余的，虽然，当作目的本身来看，有些当然是极其重要的。

如我們在前章开始时所指出的，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經济学家几乎把劳动阶級的全部消費都列入第一类；他們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簡单，而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英国劳动阶級的貧困，而法国劳动阶級則更加貧困；他們曾断定，劳动供給会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和机器的供給适应它的有效需求的变动一样，不过前者适应有效需求的速度远不如后者那样快。就现在較不发达国家的問題而言，我們所必須給予的答案和英法經济学家的答案是沒有多大出入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劳动阶級所能消費的，奢侈品最少，甚至习慣上的必需品也不多。他們报酬的增加引起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使他們的报酬又迅速降低至仅能維持生活所需要的費用的原有水平綫上。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工資几乎是按所謂鉄律或銅律来规定的，这个规律把工資固定在培育和維持一个效率很差的劳动阶級的費用上。

关于现代西欧各国，答案却迥然不同。其所以不同，是在于近来在知識和自由、体力和財富，以及易于接近海外富饒的食物和原料基地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的确，甚至在今日英国居民主体的大部分消費仍用于維持生活和体力；用法也許不太經济，但也沒有任何巨大的浪費。无疑的，某些恣意放纵是絕对有害的；但相对于其他的恣意放纵行为它們是在减少着，主要的例外也許要算賭博。其中大部分开支，作为培养效率的手段并不十分經济，但

有助于形成灵机应变的习慣，并給生活带来多样性，缺了它，人們就显得悶悶不乐，停滞不前，耕耘虽多，而收获却少。大家都承认，甚至在西欧各国，那里的工資最高，那里的熟练劳动一般是最便宜的劳动。的确，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一种傾向表明：某些很貴的习慣上的必需品可以弃而不用，而不致相应地减低效率。虽然这种經驗将来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同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大。就人的现在和过去的情况而言，在西欧各国，有效率的劳动所得的报酬，不是大大超过用来补偿培养和訓练有效率的工人并保持和充分运用他們的精力所需要的最低費用①，这仍是眞的。

于是，我們可以作出結論，工資的增加，除非在不健康的条件下賺取的，差不多总能增进下一代的体育、智育、甚至德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的增加，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换言之，劳动的需求价格上升，使劳动的供給增加。如果知識、社会风尙和家庭习慣不变，則全体人民的劳力(假如不是人数的話)和某特定行业中的人数与劳力可以說有一个供給价格，意即有一定的需求价格水平使二者不增不减；价格較高，則二者增加，价格較低，則二者减少。

可见，我們又知道，需求和供給对工資起着同样的影响，其中是不容有軒輊的，如同剪刀之两边，拱門之双柱一样。工資有等于劳动純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方面来看，工資有同培养、訓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

① 机車上有些黃銅活或銅活，大半为装飾之用，即使弃而不用，也无損于机器引擎的效率。其数量实际上因选择各鉄路車型的人員的趣味而异。但是习慣也許恰巧需要这种支出；而习慣是无容置辯的，鉄路公司也不敢有所违抗。在这种場合下，当討論該习慣流行的时期时，我們应該把装飾活的成本和活塞的成本等同对待，都包括在生产一定量机車馬力的成本之中。有許多的实际問題，特別是和不很长的时期有关的那些問題，其中习慣必需品和实际必需品几乎可以置于相同的地位。

成本保持密切关系(虽然是間接而复杂的)的趋势。这个問題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即制約)的；它偶尔使得供給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資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又不是由供給价格决定，而是由支配供給和需求的一系列的原因来决定的。①

关于"一般工資率"或"一般劳动工資"这些常用名詞，須略加解释。在广泛地考察分配，特别是在我們考察劳动和資本的一般关系时，使用这些名詞是方便的。但实际上在现代文明中无所謂一般工資率。在数以百計的工群(group of workers)中，各有各的工資問題，各有各的特殊原因(自然的和人为的)，支配着供給价格并限制着它的人数；各有各的由其他生产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所决定的需求价格。

第四节　續前。

一般利率一詞也有类似的困难。但这里主要的困难是源于这一事实，即在某些特定事业(如工厂和船)上所已投下的資本的收入，本来是一种准租，而只有在所投資本的价值不变这一假設的基础上才可以看作利息。在此刻撇开这种困难不談②，并記得"一般利率"一詞从严格意义上来說只能适用于新的自由資本投資的預期純收入时，我們可以略述关于資本增长的最初研究的結果。

我們已經知道③，决定財富积累的因素很多，如习慣，克己和防患未然，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情感的动力。安全保险是財富积累

① 本段重复之所以似乎必要，是由于各种批評家对本篇主要論点的誤解；其中甚至包括銳敏的庞巴卫克教授。因为在他的《价值的最后标准》中(特别要参閱第5节)，他似乎认为工資既等于劳动純产品又等于劳动的培养訓练及維持其效率的成本(或簡称劳动的生产成本，虽有欠妥当)这一信念势必引起自相矛盾。而相反地，卡弗教授在《經济学季刊》(1894年7月)上所发表的一篇优秀的論文中，曾闡明了各种主要經济力量的交互作用；并参閱其所著《财富的分配》，第4章。

② 参閱以下第6篇，第6章，第6节。

③ 参閱第4篇，第7章，第10节之提要。

的一个必要条件，知識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在許多方面也使它有所增进。但是，虽然一般儲蓄除利率外还受許多原因的支配；許多人的儲蓄很少受利率的影响，有些人决定給自己或他們的家庭获得一宗固定收入，利率高时，儲蓄得少，利率低时，儲蓄得多。可是，权衡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我們堅信，利率(或儲蓄的需要价格)的上涨，有使儲蓄量增加的趋势。

利息旣为任何市場上使用資本的代价，故利息常趋于一均衡点，使得該市場在該利率下对資本的需求总量，恰等于在該利率下即将来到的資本的总供給量。如果我們所討論的市場是一小市場，例如一城或进步国家中的一业，則当該市場对資本的需求增加时，可以从邻区或他业抽調資本，增加資本的供給，而迅速滿足之。但是如果我們把全世界或一个大国当作資本市場，我們就不能认为，資本的供給总量，因利率的改变，而有迅速和大量的增加。因为資本的一般財源是劳动和等待的結果，利率提高，固然可以引人作額外劳作和額外等待，但在短期內，这种額外劳作和額外等待，較之现有資本中的劳动和等待，不会很多。所以在短期內，对資本的需求大量增加时，滿足这种需求的增加，出于供給的增加者少，而出于利率的上涨者多。因为利率旣涨，所以有一部分資本将从它的边际效率最低的使用中逐漸退出。提高利率，只能慢慢地、逐漸地增加資本的总供給量。

第五节　土地就需求对分配的影响和个人把資源用于生产的关系来説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資本，但較之供給对分配的正常影响，它却与資本有所不同，而这是我們在本章中所要討論的。

土地同人本身和人造出来的生产要素以及人对土地所作的改

良[1]，不能等量齐观。因为所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給，都按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对它們服务的需求，而土地却沒有这种适应。任何劳动阶級的报酬剧增，有使該阶級的人数增加，或效率同人数两者一并增加的趋势；該阶級有效率劳作的供給旣增，往往削减它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値。如果人数增加，則各人的报酬率下降，直到原有的水平。如果他們的效率增加，即使每人的报酬或許比以前有所增加，則所增加的报酬出于国民收益的增加，而无损于其他生产要素。这个論点适用于資本；但不适用于土地。所以虽然土地的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値有相似之处者，受上章末节所討論的那些影响的支配；而不受此刻所討論的那些影响的支配。

的确，从厂商或农場主的观点来看，土地只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資本。它也受前章中所曾討論的需求规律和代用原則的作用的支配，因为现有的土地，像现有的資本品或某种劳动一样，有从一种使用轉向另一种使用的趋势，直至进一步轉移无利可图而后止。因此，就前章之討論而言，一个工厂，貨栈或一根犁（除去耗損等等）的收入和土地的收入是用相同的方式决定的。不論在那个場合，收入有等于該要素边际純产品价値的趋势；在短时間內，該收入是由該要素的总供給量和其他要素对它的服务的需要来决定的。

这只是問題的一个方面，而問題的另一个方面是，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并不受本章所述的那些反作用的影响。如报酬率增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給的影响，从而对它們对国民收益貢献的影响，从而对其他生产要素购买它們的服务所用实际成本的

[1] 本节的論証是广泛的。关于专門而較完全的討論，讀者請参閱第5篇，第10章。

影响。一工厂多建一层楼,或一农場多用一根犁,該楼或該犁一般不是取自其他的工厂或农場。国家給自己的企业增加一层楼或一根犁,如同个人給自己的企业所增加的一样。因此,用以分配的国民收益比以前有所增加;在长期內,厂商或农場主的报酬,照例不是由牺牲其他生产者的利益而得到增加的。与此相反,不論什么时候的土地(指古老国家中的土地)存量,都是一种固定的存量。当一厂商或农場主决定給自己的企业增加少量土地时,实际上就等于他决定从别人的企业取得这块土地。他給自己的企业增加了土地,但是国家幷沒有增加土地,这种变化本身幷不能增加国民收入。

第六节　本阶段論点总結。

总結一下我們在这一阶段的討論:全部純产品总量,是所有这些商品的需求价格,从而是生产这些商品所用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的眞正来源。換言之,国民收益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純产品总量,同时又是支付这些要素的唯一源泉:它分为劳动工資、資本利息和土地及生产上具有級差优势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工資、利息和地租或生产者的剩余构成全部国民收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益愈大,則它們各自的份額也愈大。

一般說来,劳动、資本和土地对国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們对它們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需要成比例的。但这种需要不是总需要,而是边际需要。所謂边际需要,是在一点上的需要,在該点,不論人們略多购买某种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或用他們的額外資金购买其他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对他們都毫无区别。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該要素所得的份額愈大,則它增加得似愈快,除非它完全不能增加。但是,每增加一次,对它的需要的迫切性将有所减少;因此,将减少它的边际需要,幷降低它的銷售价格。这就

是說,任何要素的比例份額或报酬率的增加,似会使某些力量发生作用,結果减少該要素的份額,而增加其他要素在国民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份額。这种反作用也許是緩慢的,但是,如果生产技术和社会一般經济情况沒有剧烈的变动,則各要素的供給将受它的生产成本的严格控制;其中要計算习慣上的必需品,而这种必需品随着日益丰富的国民收入給一个一个阶級提供日益增加的剩余(超过維持效率所必要的剩余)而不断地扩大。

第七节　不同工种的工人的工資和效率之間的相互关系。

在研究一业中效率的提高和报酬的增加对他业所起的影响时,我們可以从这样一个普遍事实出发: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时,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給愈多,則該要素所开辟的、而它本身并不十分相宜的那些使用途径愈广,而該要素在种种用途(在这些用途里,它是在即将証明无利可图的边际上被利用的)上所乐于接受的需求价格也愈低;在竞爭能使它得自各种使用上的价格相等情况下,則該价格将是該要素在各种用途上的价格。該要素的增加所造成的額外生产,增加了国民收益,其他生产要素也借此而获利,但該要素本身却不得不承受較低的报酬率。

例如,倘其他条件不变,設資本增加得很快,則利率必然下降。倘其他条件不变,設从事某特定工作者的人数增加,則工資必然下落。每个場合都会引起生产增加,国民收益增加;在每个場合,某生产要素之所失,必然成为其他生产要素(未必是一切生产要素)之所得。例如,开发一个蘊藏丰富的石矿,或矿工人数增加或效率提高,势必改善各阶級的住宅状况,势必增加对砖匠和木匠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他們的工資。作为建筑材料制造者的瓦工必受其害,虽从消費方面来看,他們也得到利益,但这种利益終不能偿其所失。这一要素的供給增加,对許多其他要素的需求略有增加,对

有些别的要素的需求則大量增加；但它对某些要素的需求却有所減少。

我們知道，任何工人例如皮鞋厂的工人的工資，有等于他的劳动純产品的趋势。但工資并不是由該純产品決定的；因为純产品，如各种边际使用上的其他机遇一样，和价值一道都是由需求和供給的一般关系来决定的。① 但如(1)投于制鞋工业的資本和劳动总量已达到一点，在該点，增加劳动和資本虽然可以增加产量，但仅仅有利；(2)把資金在生产設备，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間作了适当的分配；(3)我們所討論的这个工厂，业务正常，經营管理能力正常，但該厂所处的情况是，它不知道按正常工資增雇一个具有正常能力和干劲的工人，是否値得。当上述种种情况确定之后，我們大致可以断言，损失該工人的劳作，势必减少該厂的純产品，而它的价値和該工人的工資大約相等。反过来說，他的工資大約等于該純产品（当然，一人的純产品不能和其余工人的純产品机械地分开）。②

皮鞋厂中各类工人的工作，有难易的不同；但我們可以忽略各类工人在职业上的区别，而假定他們都属于同一級(这假定大大簡化了論証的措辞，而不致影响它的一般性质)。

在现代工业生产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一业或他业有时感到劳力供給过多，而有时却感到劳力供給不足；这种不可避免的失調现象，由于各种限制性的結合及其他影响，而变本加厉。但是，劳动的流动性，足以使这一点成为事实，即一个西方国家中各个不同工

① 参閱第5篇，第8章，第5节；与第6篇，第1章，第7节。

② 参閱以上第191—192頁。如官方生产普查所示，一个工厂的純产品现在一般都被視作工厂加于其原料的工作：因此，它的純产品的价値等于它产品的总价値减去它所消耗的原料的价値之差。

作部門中的同級工人的工資有相等的趋势。因此，下述說法并不言过其实：一般說来，和有正常能力的皮鞋工人处于同級的各个工人，都能用自己的工資买一双鞋(除去原料成本后)，因为賺取該工資所用的时間和皮鞋工人給工厂的純产品增加同样一双鞋所用的时間大致相等。用更一般的形式来說。各个工人用百日劳动的工資，一般能买到和他同級的其他工人百日劳动的純产品。只要不超过該数量，他可以任意选择。

如果他級工人的正常工資比他的工資高一半，則皮鞋工人必須用三日的工資才能买到他級工人二日劳动的純产品，余此类推。

可见，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任一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內)中，劳动純效率的增加，将按同一比例提高皮鞋工人用以购买該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資的实际价值；倘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的实际工資的平均水平，直接取决于，并正比例地随着生产他的工資品的那些行业(他自己的也包括在內)的平均效率的变化。反之，在某工业中，如工人放弃可增加效率百分之十的技术革新，則使皮鞋工人用于购买該业产品的那部分工資損失百分之十。但是，如果其他工人的产品和他的产品处于竞爭状态，而这部分工人的效率又有所增加，則該效率的增加至少会使他暫时遭受損失，如果他不消費該产品，則所受損失更大。

此外，各級劳动的相对地位如发生变化，較之他級劳动，皮鞋工人有所提高，則他因此而得利。医务人員(他有时需要医生看病)的增加，将对他有利；如厂商，商业經理和其他企业家的人数大量增加，而所增加的人数又来自他級，則对皮鞋工人更加有利。因为管理上的报酬，較之手工劳动的报酬，将有所下降，而各种手工劳动的純产品势必增加。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皮鞋工人用代表他的純产品的那些工資所购买的各种商品将有所增加。

第八节 我們始終假定特定工种的工人和特定行业的雇主在所述时間和地点并不具有多于事实上他們所特具的那种竞爭能力,知識和竞爭的自由。

替代方法,它的趋势我們已有所討論,乃是一种竞爭形式;不妨再强調的是,我們并不假定完全竞爭的存在。完全竞爭要求完全掌握市場情况。当我們考察郎巴街的股票交易所,或商品交易所的营业时,假定經紀人完全掌握市場情况,这和现实生活相去不远,但是,当我們考察工业上任何低級劳动的供給的决定因素时,該假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某人有足够的才能来掌握他的劳动市場的全部情况,他就不会长期留在低級劳动中。从前的經济学家,因为他們和现实企业生活保持密切接触,一定很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一則由于簡单扼要,二則由于"自由竞爭"一詞当时十分流行,三則由于他們沒有把自已的理論加以足够的分类和限制,所以,他們似乎往往暗示,他們的确假定了完全竞爭。

因此,要特别加以强調的是,我們并不假定任何工业集团的成員都有很多天賦的才能和远见,或除該集团的成員和各个消息灵通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正常动机外,还受其他动机的支配;当然要估計到时間和地点的一般条件。尽管有許多任性和冲动行为,尽管卑賤和高尙的动机交織在一起,但經常的趋势是,各个人为他和他的子女所选择的职业,在他看来是大体上最有利的而又是他的資金和能力所能达到的那些职业。①

第九节 論一般劳动和一般資本之間的关系。資本輔助劳动。資本与劳动对雇用場所的竞爭。但此話須加以愼重解釋。

① 商品場合下的供求調节和劳动場合下的供求調节的差別将在以下各章中加以討論。

尙待討論的最后一部分問題是，关于一般資本和一般工資的关系。很显然的，虽然一般資本和劳动为运用于某些特定行业而进行着經常的竞爭，可是因为資本本身是劳动和等待的体現，所以，这种竞爭实质上是某几种輔以大量等待的劳动和其他几种輔以少量等待的劳动之間的竞爭。例如，当人們說“資本主义机器曾代替了很多制鞋工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說，从前用手做鞋的人很多，借助于少量等待做錐子和其他簡单工具的人很少；而现在从事制鞋的人虽比以前有所减少，但他們借助于工程师所制造的机器，借助于大量等待，却能比以前生产为数更多的鞋。在一般資本和一般劳动之間存在着眞正的、有效的竞爭，但这种竞爭所涉及的面幷不广，較之工人从賤价取得資本的协助和提高他所需要的那些产品的生产方法的效率上所得的利益，是无足輕重的。①

一般說来，儲蓄傾向的增加，使得等待的服务不断扩大；幷使它不致按像以前一样高的利率才能得到雇用。这就是說，利率将不断下降，除非有一种发明为迂迴生产方法开辟了新的有利途径。但資本的这种增长，将增加国民收益；开辟新的有利的場所以供劳动在其他方面得到雇用；因此，除补偿等待的服务对劳动的服务的部分替代外，而綽綽有余。②

由于資本的增长和发明的增加而引起的国民收益的增加，必然影响各类商品：例如，使制鞋者用他的报酬能买更多的食物、衣服，使自来水、灯光和暖气，以及旅行等等增多幷改善。不过有一点应該承认；少数改良至少最初只会影响富人所消費的那些商品；

① 我們現在暫时对狹义上的劳动与資本家及其副經理和工头之間的雇用的竞爭置而不論。第7、8两章的大部分是从事于这个重要而困难的問題的研究的。

② 此处資本是指广义的資本；它不限于产业資本。这点无关宏旨，而列入附录十第4节中。

相应增加的国民收益沒有一部分直接归于劳动阶級;在短时間內,他們不能获得任何利益,以补償特定行业中有些人可能受到的扰乱。但这些場合十分罕见,而且一般都是小规模的。即使他們差不多也往往获得某种間接的补償,因为专門用于富人奢侈品的种种改良,会迅速推广到其他阶級所享用的安逸品上。虽然这不是一种必然的后果,但实际上奢侈品的便宜,一般說来会以不同的方式增加富人对手工品和个人服务的嗜好,并使他們用以滿足这些嗜好的資金也得到增加。这是一般資本和一般工資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第十节　工資取决于資本墊支一語之正确程度的限界。参閱附录十、十一。

不言而喻,任何特定的劳动阶級当年所領取的国民收益份額,由当年的产品或它們的等价构成。因为当年的許多成品和半制品仍留在产业資本家和雇主的手中,用以扩大資本;而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把前几年的产品交給各劳动阶級,以作为他們的报酬。

劳动和資本的一般交易是,工人取得用于直接消費的商品的支配权,而作为交換,他把雇主的物品向着用于直接消費的阶段推进一步。但这适用于大多数雇主,而不适用于完成生产过程的那些工人。例如,裝置表的工人給雇主所提供的用于直接消費的商品,比他作为工資所取得的要多得的;又如我們把一年的几季(播种和收割时間均計在內)綜合起来看,我們就知道,全体工人給他們的雇主所提供的成品,多于他們当作工資所得的成品;我們有理由认为,劳动工資取决于資本对劳动的預支。因为(即使除机器,工厂,輪船和鉄路外)借給工人的住宅,和在各阶段上生产他們所消費的那些商品所用的原料都表明,資本家預支給他們的比他們預支給資本家的要多得多,即使在他們沒有領工資以前已經給資本

家工作了一个月。

由此可见，在已經闡明的分配概要中，沒有什么东西使一般資本和一般劳动的关系同任何其他二种生产要素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差別。关于劳动和資本关系的现代学說，是以前学說发展的結果，所不同的只在于现代学說較之穆勒在«政治經济学»第四篇第三章中所讲的理論是更加精确、完整和一致。穆勒在这章中把有关該問題的所有各种因素都集在一起。

綜观以上所述，可进一步作出結論：一般資本和一般劳动，在創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們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抽取报酬。它們的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沒有劳动的資本，是僵死的資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別人的資本，則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哪里的劳动奋发有力，則哪里資本的报酬就高，資本的增殖也很快。由于資本和知識，西方国家的普通工人在許多方面都比以前的王公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住得也好。資本和劳动的合作，如同紡工和織工的合作一样重要。虽然紡工所业居先，但那并不能使它与众不同。一方的发展是同他方的力量和活动分不开的；不过一方用牺牲他方的办法可以暫时（如果不是永久的）取得較大的国民收益份額。

在现代世界中，私人雇主和股份公司的高級职員本身拥有的資本很少，但他們却是巨大工业机輪的軸心，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全都集中于他們且由他們分布，他們把全部利益牢牢地掌握在一起。所以，在討論就业和工資的变动时（留待本书第二卷討論），他們将占有首要的地位；在討論劳动、資本和土地各自所特有的供求作用上的次要特征时，他們所占的地位虽不是首要的，而却是显著的，但这都是以下八章所要討論的东西。

附录十将略述“工資基金”学說。那里将指出我們所持观点的

理由，該观点认为，工資基金学說过分强調劳动的需求，而忽略了劳动供給的决定因素；它提出資本存量和工資总量的相互关系，来代替借助于資本的劳动产品总量和工資总量的眞正相互关系。但那里也将指出持有这一见解的理由。这种见解认为，如果古典經济学家（也許他們的追随者未必都如此）加以反复思考，則他們一定会解除工資基金学說中令人誤会的部分，从而尽量使它和现代学說相一致。附录十一将研究各种生产者和消費者的剩余；所提出的問題只有抽象的趣味，而沒有多大的实际价值。

如上所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总效率和边际效率）；它們直接或間接对純产品总量或国民收益的增益和它們各自所得的国民收益份額，是由許多相互关系联結的，这些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一次叙述就包括无遺。但借助于数学上严密而簡练的詞句，即可窺其全貌，当然其中质的差别是无法說明的，除非尽量把它解释成量的差别。[①]

第三章 劳动工資

第一节 第三章至第十章的范圍。

当我們在上篇討論需求和供給的一般均衡理論和在本篇前二章討論分配和交换的中心問題时，我們尽量不考虑生产要素的特殊性质及其枝节問題。我們沒有詳細研究，关于生产工具的价值和借它所制造的产品的价值二者的关系的一般理論，在多大程度

① 这种考察集中于数学附录之注 14—21。而注 21 易于理解，并表明問題的复杂性。其余大多数的注是注 14 細节的进一步发展，其中部分內容在第 5 篇，第 4 章中已譯成英語。

上适用于雇主、工人或自由职业阶层得自先天能力或后天知識和技巧的那些收入。我們为避免和利潤分析相关的各种困难，不去注意市場上对利潤一詞的許多不同的用法，甚至也不去注意利息这一更加原始的名詞。我們沒有估計各种租佃对土地需求的形式的影响。所有这些不足之处，都将在以下各章論劳动、資本与营业能力和土地的供求时加以詳細的分析和补充。本章所要討論的是关于工資計算的方法問題，它主要属于算术或簿記的范围，但是許多錯誤的产生，都是由于計算时的粗枝大叶。

第二节　竞爭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資不等的趋势，但有使周工資与工人效率成比例的趋势。計时工資。計件工資。效率工資。計时工資沒有相等的趋势，而效率工資則有之。

当我們观察物质商品的供求作用时，我們經常碰到这样一个困难：即在同一个市場按同一种名称出售的两种东西，实际上质量不同，对各买主的价值也不同。或者质量确实相同，即使在竞爭极其尖銳的場合，因为銷售条件不同，它們也可以按不同的名义价格出售。例如，交付上的开銷或风险有时由卖主負担，而有时却由买主負担。但这种困难在劳动的場合比在物质商品的場合要大得多。付給劳动的眞正价格，往往悬殊很大，而这种悬殊是不易从名义上支付的价格說明的。

开头就遇到如何解釋“效率”一詞的困难。如果說在长期內不同部門中約有相等效率的人所得的工資大約相等（或“純利益”大約相等，见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則效率一詞必須作广义的解释，它指的一定是一般的工业效率（如第四篇，第五章，第一节所述）。但是，如果所指的是同一部門中各人生产所得能力的差別，則效率必須按該部門所需要的那些特殊效率因素而加以估計。

人們常說，竞爭有使同一业中或困难相同的各业中的人的工

資相等的趋势；但是这种說法需要謹愼的解释。因为竞爭使效率不同的两个人在一定时間如一日或一年內所得的工資，不是趋于相等，而是趋于不相等。同样，在平均效率不等的两个地区，竞爭使平均周工資不是趋于相等，而是趋于不相等。如果英国北部各劳动阶級的平均体力和精力高于南部，那末，可以断言，“竞爭使各事物趋于自己的水平”越是彻底，則北部的工資高于南部，也越是确凿不移。①

克利夫·萊斯里和某些經济学家曾天眞地强調工資的地区差异，足以証明劳动阶級中的流动性很小，和他們为就业而作的竞爭的无效。但他們所援引的大部分材料只是和日工資或周工資有关：它們只是部分材料，若把所遺漏的另一部分材料补上，則全部材料一般地支持相反的結論。因为我們发现，周工資的地区差异和效率的地区差异大体上一致。因此，材料（就其与該問題有关者）往往証明竞爭是有效的。不过我們很快就知道，充分解释这些材料是一个极其困难而艰巨的任务。

一个人在一定时間如一日、一周或一年內所得的工資，叫做計时工資，因此，我們可以說，克利夫·萊斯里所举的計时工資的例足以証明而不是削弱这一假設：竞爭使邻区困难相等的各业中的工資和工人的效率相适应。

但是，“工人的效率”一詞，意义含混，尙待加以彻底澄清。按所完成的某种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所支付的工資，叫做計件工資，設有二人用同样适用的工具并在相同的条件下工作，如他們所得的

① 大約五十年以前，英国北部和南部的农場主相互交流經驗，最后一致认为把蘿蔔装車是測量体力的最好尺度：仔細的比較証明了工資和两个地区的工人一天普通所装載的重量成比例。南部的工資和效率的标准較之北部现在比那时也許更加一致。但是标准的工会工資北部一般要比南部高些：許多到北部謀求較高工資的人发现他們不能胜任，以后又回原地。

計件工資都按每种工作的同一单价計算，則他們的工資和他們的效率成比例。但是，如工具的优劣不等，則統一的計件工資率会带来同工人的效率不成比例的后果。例如，設有二紗厂，一用旧式机器，一用新式机器，它們所采用的計件工資的单价相同，虽表面上相等，其实不等。因为竞爭越是有效，經济自由和企业心的发展越是全面，則使用旧式机器的紗厂所用的单价势必比其他紗厂也越高。

因此，为了正确理解經济自由和企业心有使邻区困难相同的各业中的工資相等的趋势这一論断，我們需要使用一个新名詞，亦即效率工資，或从广义上說，效率报酬。这就是說，它不像計时工資按取得工資所消耗的时間計量，也不像計件工資按产品的数量計量，而是按工人的效率和能力的运用来計量的。

所以，經济自由和企业心（即普通所指的竞爭）使各人的工資找到自己水平的趋势，就是使同一地区的效率工資相等的趋势。如果劳动的流动性愈大，劳动的专业化愈不細密，父母給子女謀求最有利的职业的心愈切，同时适应經济条件变化的能力愈快，以及这些条件的变化愈慢，愈不剧烈，則这种趋势将愈强。

不过这种趋势的論述，仍略須加以修正。因为迄今我們所假設的是，倘做某件工作所付的工資总額不变，則雇用少数人或多数人来做那件工作，对雇主来說却毫无区别。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以一定的工資率取酬并在一周內所賺最多的工人，对雇主来說是最廉价的工人，对社会来說也是最廉价的工人，除非因他們工作过度而未老先衰。因为他們和他們那些較慢的工人同伴所使用的固定資本量一样，既然他們完成的工作較多，則每部分工作所負担的固定資本費用也較少。两种場合下的直接成本虽說相等，但效率較大取得計时工資較多的工人所做工作的总成本，却低于那些效

率較小取得計时工資(按同一工資率付酬)較少的工人所做的。[1]

上述論点对車間以外的工作是无关重要的，因为空地很多，貴重机器的使用也較少。所以，除监督工作外，不論雇主把做某件工作所用的工資总額一百鎊分給二十个有效率的工人，或分給三十个效率較差的工人，对他却毫无差别。但是如果使用的是貴重的机器，而該机器又必須和工人的数目保持一定的比例，則雇主往往发觉，他如能以五十鎊工資用二十个人完成从前以四十鎊工資用三十个人所完成的工作，則他的商品总成本有所减少。在这方面，美国在世界上居于領导地位，那里有一句俗語，誰力求支付最高的工資，誰就是最好的企业家。

可见，經过修正的规律是，經济自由和企业心，一般說来有使同一地区的效率工資相等的趋势。在使用大量昂貴的固定資本地区，如提高效率較大的工人的計时工資，且提高的程度高于效率的比例，則对雇主势必有利。当然，这种趋势很易受特殊的习惯和制度的反对，在有些場合，为职工会章程所反对。[2]

---

① 这个論点在可以使用双班制的企业的場合下需要加以修正。对两班各支付八小时工作日的工資像他现在对一班支付十小时工作日的工資那样，对一个雇主来說，往往是值得的。因为虽然每个工人在前一場合比在后一場合生产得要少些，而每架机器却生产得要多些。关于这点，我們以后再加以討論。

② 李嘉图并沒有忽視作为工資付給工人的商品量的差异和工人对其雇主的有利程度的差异这一区别的重要性。他知道雇主所实际关心的并不是他付給工人的工資数量，而是工資与其劳动产品的价值的比例。他认为工資率是由这个比例测定的；并认为工資随着这个比例的上升而上升，随着它的下降而下降。遺憾的是，他沒有为此而引用新的术語；因为他对日常术語的借用很少为别人所理解，而甚至在某些場合下也为他自已所遺忘(比較西尼尔所著《政治經济学》，第142—148頁)。他所主要考察的那些劳动生产力的变动，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增加需要从有限的土地攫取較多产量时而引起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所产生的那些变动。如果他对劳动者状况的改善所直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予以充分的注意，那末，經济科学的地位和国家的实际福利也許比现在有更大的提高。实际上他的工資論似乎不及馬尔薩斯《政治經济学》中的工資論。

第三节　实际工資与名义工資。貨币购买力（特别就該級劳工的消費而言）必須加以估量；职业費用和附加的便利与不便利也必須加以考虑。

关于按工付酬所要說的就是这些。其次，我們必須仔細討論的是，在計算某业的实际工資时，一方面除貨币收入外，必須考虑到許多其他情况，另方面，除因工作繁重而引起的直接不便外，还必須考虑到許多附带的不便。

如亚当·斯密所說，"工人的实际工資，是指对工人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的数量，名义工資是指貨币数量……工人的富或貧，报酬的厚或薄，不是同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同劳动的实际价格成比例"。①但"对工人提供的"一語，不应当理解为只适用于雇主或劳动产品所直接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安逸品；因为附带在职业上的，无須他特别开銷的那些利益，也必須估計在內。

在确定某地或某时的一业的实际工資时，首先要考虑貨币（名义工資用它表现）购买力的变动。在討論一般貨币理論以前，这点是不能加以透彻的分析的。不过，我們可以順便指出，即使我們有全部物价史上十分精确的統計，这种估量也不仅仅是算术上的計算。因为如果我們比較較远的地区或較长的时期，则我們就发觉，人們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滿足这些需要的不同手段。甚至当我們把注意集中在同一时間和同一地点上，我們也发觉不同的阶級使用他們收入的方式也不同。例如，天鵝絨，歌剧和科学书籍的价格，对低級工人是无关重要的；但是面包和皮鞋价格的降低，使他們所受的影响比高級工人要大得多。必須記住这种差別，一般說

① 《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5章。

来，对这些差别作一大致的估量是可能的。①

第四节 續前。

我們已經知道，某人的总收入減去他的生产費用，就是他的实际收入总額。但总收入却包括許多不是貨币报酬的东西，从而有被忽略的危险。②

首先，就費用而言，我們并不計算在学习某业上所用的普通教育費和专門教育費。我們也不計算某人在工作中所消耗的健康和体力，这些最好是用別的方法加以估量。但是，我們必須扣除一切职业上的費用，不論是自由职业者或工匠需花的費用。例如，在律师的总收入中，我們必須扣除事务所的租金和职員的工薪；在木匠的总收入中，必須扣除置备工具的費用；在計算某地区石匠的报酬时，我們必須知道，按当地习慣，工具和炸药的費用是由石匠自己負担，还是由雇主負担。这是一些比較簡单的事例。但在医生需要用的房租、車馬費和社交費中有多大一部分应看作职业上的費用，却是比較难于决定的。③

第五节 工資部分地酬以实物。实物工資制。

此外，仆役或店員必須自費购置很貴的服装，而如果听他們自便，他們也許不会买它，由于这种强制，他們工資的价值对他們有所降低。如主人給他的仆役供給高价的制服、住房和伙食，則这些东西对仆役之所值，一般小于对主人之所費。因此，像某些統計学

① 《济貧法委員会关于农业中雇用童工和女工的报告》(1843年，第297頁)有关于諾森博兰年工資(其中有少量貨币)的一些有趣材料。这就是一例：十蒲式尔小麦，三十蒲式尔燕麦，十蒲式尔大麦，十蒲式尔黑麦，十蒲式尔豌豆；一头乳牛一年的飼料；八百畦馬鈴薯；园舍；煤棚；三鎊十先令现金；二蒲式尔大麦以代替母鸡。

② 见第2篇，第4章，第7节。

③ 这类問題和第二篇中討論所得与資本的定义时所引起的那些問題相似；那里不采取貨币形式的所得的因素曾加以計算。甚至自由职业者和工資領受阶級中的許多人的所得在很大程度上也以他們掌握某些物质資本为轉移。

家把主人供給家仆的一切东西所費于主人的等价，加在家仆的貨币工資上，来計算他的实际工資，是一种錯誤做法。

相反地，如某农場主給他的雇工运煤，而不取費，当然他选择他的馬匹有閑空的时間，則这对这些雇工实际收入的增益远超过对該农場主的所費。上述論点对各种犒賞和津貼也同样适用，例如，雇主贈給工人一批商品，而这批商品对工人虽說有用，但由于推銷費用过高，对雇主却几无价值。又如他允許工人以批发价格购买他們帮助下生产的商品，以供自己使用。但是当这种許可变成义务的时候，各种严重弊端接踵而来。从前的农場主往往强迫他的雇工按好谷的批发价格购买他的坏谷，这就等于他实际上支付的工資低于名义上支付的工資。在一个古老国家的任何一业中实行这种所謂**实物工資制**时，就一般而論，我們大体上可以断言，实际工資率低于名义工資率。①

第六节　成功之不定与就业之无常。

其次我們必須計及成敗莫測与就业无常对某业实际报酬率的

---

① 力求健全发展的那些雇主們一般都很忙，除非有特殊的理由，是不願經营这种店鋪的；因此，早开发国家中采用实物工資制的那些人，其所以这样做，往往是由于想用隐蔽的手段而收回他們名义上支付的一部分工資。他們迫使那些在家做工的人按高昂的租金来租用机器和工具；他們迫使他們的全体工人来购买那些分量不足、价格很高的假貨；而在某些場合下，甚至迫使他們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資用于那些极易于賺取最高利潤率的商品，特别是酒类。例如，累基先生記載了一个有趣的事例，即雇主們經不起賤价购买戏票，并以全价强迫卖給他們的工人的那种誘惑(《十八世紀史》，第6章，第158頁)。但是，如这种店鋪不是由雇主經理，而是由工头或他的伙伴經理，并且当不明說而实际上示意不在他的店鋪大量买貨的那些人很难得到他的信任时，則为害至大。因为凡有害于工人者，多少有損于雇主，而一个不义的工头却很少因尊重他自己的最后利益而放松了对工人的勒索。

总的說来，这种弊害现在是比較少见了。必須記住的是，在一个新兴的国家里企业往往在边远地区发展起来，那里甚至連普通的零售商店或店鋪都沒有；那末，雇主似乎有必要供給他們的工人以各种必需品，办法是以配給食品、衣着等形式来支付他們的部分工資，或为他們开設店鋪。

影响。

显然开始时我們应当从該业成功者和不幸者的报酬中取一平均数作为該业的报酬；但要注意的是眞正平均数的求得。如成功者每年的平均报酬为二千鎊，不幸者每年的平均报酬为四百鎊，如二者人数相等，則他們的平均数为每年一千二百鎊。可是如不幸者为成功者人数的十倍（也許如律师所处的情况一样），則眞正的平均数为五百五十鎊。此外，許多彻底失敗的人也許早已离开該业，从而沒有被算在內。

此外，虽然通过求得这种平均数，我們不必再单独酌減风险保险費，但是成敗莫測之害仍須加以計及。因为有許多人，性情稳健，头脑清醒，他們喜欢正視现实，甘願就某种每年提供一定的收入例如四百鎊的职业，而不願就另一种职业，該职业有时似能提供六百鎊，有时却只能提供二百鎊。因此，成敗莫測不能引动巨大的野心和宏伟的志願，受它特別吸引的人确是少数，对許多选择終身职业的人来說，它起着阻挠作用。就一般而論，平常一定能成功的事比不一定能成功的事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虽然后者也有相等的保险計算上的价值。

反之，設有某业可得少数极高的奖品，則它的吸引力远超过該奖品的总价值。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富于冒险性的青年受巨大成功希望的吸引远超过受失敗恐惧的压抑。第二个原因是，某职业的社会地位，取决于該业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高地位者多，而取决于从事該业者的一般运气者少。政治上曾有一格言，政府应在各政务部門設有少数优等奖品。在封建貴族的国家里，高級官吏的薪俸很高，而低級官吏的薪俸多在市場水平以下，他們之所以安于低薪，是由于最后有提升到肥缺的希望和这些国家在社会上对公务人員的重視。这种部署对于某些权貴有利。民

主国家不采納这种办法的部分理由也在此。但民主国家往往趋于另一极端，对低級公务人員的服务所支付的报酬，高于市場报酬率，而对高級公务人員的服务所支付的报酬却低于市場报酬率。不过，这种办法，不論在其他方面的优点如何，誠然是一种很浪費的办法。

其次来討論就业无常对工資的影响。很显然，在那些工作不經常的职业部門中，工資，較之所完成的工作，势必要高；医生和擦皮鞋工人在工作时所得的报酬，必須够維持他們沒工作时的用費。設职业上的其他利益相等，工作上的困难相等，則泥水匠在工作时所得的工資多于木匠；而木匠又多于鉄路人員。因为鉄路上的工作几乎全年不断，而木匠和泥水匠往往因商业不振而有賦閑的危险，泥水匠又因霜雨而中断工作。估量这种工作中断的普通方法是，总計长时期的报酬，然后取其平均数即可。但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除非我們假定，某人在失业时所获得的休息和安逸对他沒有直接或間接的补益。[①]

在有些場合，是完全可以作这样的假定的。因为等待工作往往使人如此焦燥不安，以致它所产生的紧张状态也許超过工作本身。[②] 但这并不是經常现象。事业正常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作中断，从而沒有后顾之忧，是調剂和蓄积力量以供未来使用的机会。例如，名律师一年中有几个月是十分紧张的，紧张本身是一件坏事。但是当我們估量到这一点之后，司法停审期間使他得不到进款，这对他却沒有多大损失。[③]

---

① 就計件工而言，这种考虑是特别重要的；在某些場合下，工資率由于加工材料供給的不足或由于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其他停工而大大减少。

② 就业无常之害在福克司威尔教授于1886年关于这一問題的演讲中作了鋒利的說明。

③ 較高級的工人假期一般都有工資；而較低級的工人假期一般都沒有工資。这

第七节　补充所得。家庭所得。

其次我們必須計及某人的环境对于补充他的报酬的机会，亦即除主要职业的报酬外，由其他工作所得的报酬。同时这种环境对于他的家庭成員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也必須加以考虑。

許多經济学家甚至主张把一个家庭的报酬作为他們建議的报酬单位。在这方面，关于农业和旧式家庭手工业有許多可說，在农业和旧式家庭手工业中，全家人都在一道工作，规定应酌减妻子疏忽家务而造成的損失。不过在现代英国，这种手工业是罕见的。家长的职业，除能使他的儿子学习該业外，对家庭其他成員很少起多大的直接影响。当然，如他的工作地点固定，則他的家人便于参加該业，但就业量是受邻区資源的限制的。

第八节　某业中的吸引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貨币收入，而且还取决于其純利益。个人和国民性格的影响；工人的最低阶层的特殊情况。

由此可见，一业的吸引力，除一方面工作上的困难和紧张，和另方面工作中的貨币报酬外，取决于許多其他原因。当某业的报酬被看作对它的劳动供給起作用，或說它是劳动的供給价格时，我們总是这样理解的，即报酬一詞只当作劳动"純利益"的代用語。①我們必須估計到这样的事实，如某业比他业清洁卫生，它的工作場所更加有益于人的健康或更加令人愉快；或它的社会地位較高。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說过，許多人厌恶屠宰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屠戶也一样，这就使屠宰业的报酬超过困难相等的其他职业。

当然，对于特殊利益的估計是有仁智的不同的。例如，有些人

种区别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但是它自然会引起劳工委員会的調查中所发泄的那种不滿情緒。参閱《报告》中之B組，24，第431—436頁。

① 见第2篇，第4章，第2节。

对乡村小宅是如此喜欢，以致他們宁願在乡村靠低工資为生，而不願在城市赚取高得多的工資；而另外一些人对于住宅却毫不介意，他們倘能得到自认是生活奢侈品的話，即使沒有生活安逸品，也在所不計。例如，有某家庭曾于一八八四年向皇家工人阶級住宅状况調查委員会說，他們的总收入为每星期七鎊，不过他們情願住一間房，以便把錢节省出来用在旅行和各种娛乐上。

諸如此类的个人特性，使我們不能确計各个人的行为。但是，如果各种利益和不利都能按貨币价值（即对参加該业或使他們的子女将来从事該业的那些人的貨币价值）的平均数計算，就可以大致估計使我們所討論的該业在其时其地的劳动供給趋于增加或減少的那些力量的相对强度。把根据某时某地的情况所作的这种估計，硬套用在他时他地的情况上，势必产生严重的錯誤，这是无須經常指出的。

因此，考察我們时代民族气质差别的影响，是饒有兴味的。例如，在美国，瑞典人和挪威人在西北部从事农业；而爱尔兰人如来到美国，則在旧有东部各州选置农場，德国人多从事家具业和釀酒业，意大利人，鉄路建筑；斯拉夫人，肉类包装和部分煤矿业，爱尔兰和法籍加拿大人，美国某些紡織业；伦敦的犹太人偏好服装业和零售商业。所有这些一部分是由于民族嗜好的不同，一部分是由于民族的不同，从而对各业的額外利益和不利的估計也不同。

最后，不悅意的工作对提高工資似乎沒有多大的影响，如果該工作是低級工人所能做的工作。因为科学进步使許多人除做最低級的工作外是不适合于任何其他工作的。他們都在爭搶他們所能胜任的那些数量較少的工作，在需錢紧急时，他們所想的只是他們所能賺的工資，而无暇注意工作上的各种不快。的确，由于他們所处境遇的影响，使得他們中間很多人认为一业的汚穢齷齪是无关

紧要的。

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結果，即某业的污秽龌龊，是該业中工資低的原因。因为雇主认为，如用上等熟练工人和优良工具来完成他的工作，则該工作的污秽龌龊势必使工資增加得很多；所以，他往往沿用旧法，即雇用普通的非熟练工人，因为他們对任何雇主的价値并不大，从而能用低工資（計时工資）雇到。可见如何使这种工人减少，从而，提高工資，是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問題。

第四章　劳动工資(續)

第一节　劳动需求和供給中的許多特点的重要性大多取决于其累积性后果；从而和习慣势力相仿。

前章討論了与确定和劳动的名义价格相反的实际价格的困难相关的劳动供求作用。但是，在这种作用中，性质更加重要的某些特点尙待研究。因为这些特点不仅影响供求力量发生作用的形式，而且影响它們的本质，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和阻挠供求力量的自由发生作用。我們将知道，許多特点的影响，是不能用它們最初和最明显的效果来衡量的；在长期内，积累性的效果，較之那些形似显著但非积累性的效果，一般是重要得多的。

因此，这个問題同探索习慣的經济影响問題有許多共同之点。因为我們已經知道，以后将更加明白，习慣的直接效果，如使一种东西的售价比在其他情况下的售价有时略高，有时略低，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价格的这种背离，一般說来沒有持續和扩大的趋势；相反地，如果背离变得很大，则它往往会使各种抵銷因素发生作用。

有时这些因素完全压倒习慣。但較常见的是，用逐漸地、不知不觉地改变商品性质的办法来避免习慣的影响，因此，买主照原名按原价所买的实际上是一种新东西。这些直接效果是明显的，但不是积累性的。反之，习慣在阻碍生产方法和生产者个性自由发展方面的間接效果是不明显的，但一般是积累性的，从而对世界史有深远的支配影响。如果习慣使一代的进步受到节制，则第二代的出发点必較不受节制时为低；而它本身所受的任何停滞积堆于前一代的停滞之上，代复一代，如此相沿。①

需求和供給对工資的作用也是这样。不論什么时候如果供求作用对任何个人或阶級的压力很大，那末，这种禍害的直接結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所产生的困苦却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困苦和造成它們的禍害同时消失，这些困苦，較之間接引起工人性格的減弱或阻止它变强的那些困苦，一般是不重要的。因为后者造成进一步的貧弱和困苦，而这反过来又造成更大的貧弱和困苦，如此相續，增加不已。反之，工資高，性格强，会使得力量更强，工資更高，而这又导致更大的力量和更高的工資，如此相續，增加不已。

第二节　第一个特点：工人所出卖的是他的劳动，但他本身并沒有价格。因此，对他的投資局限于他父母的資产、見識和无私。出身的重要性。道德力量的影响。

我們必須注意的第一个特点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是和机器及其他物质生产資料的买卖不同的。工人所出卖的只是他的劳动，但他本身仍归他自己所有。負担培养和教育費的那些人，从对

① 不过应該知道，习慣的某些有益影响是累积性的。因为在“习慣”这一广泛的名詞中所包括的許多不同的东西中，有高度伦理原则，礼教和不計小利原則的具体形式；而它們对民族性格所起的許多良好影响是累积性的。比較第1篇，第2章，第1、2节。

他后来的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中所取得的实在是微乎其微。[①]

不論现代企业方法的缺点如何，它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負担物质品生产費用的人，总可以得到对它們所支付的价格。建筑工厂、蒸汽机、住宅、或蓄奴的人，当这些东西仍归他所有时，他总能得到它們所提供的一切純服务的利益。如他把这些东西出售，則他取得一种价格，这种价格等于对它們未来服务所估計的純值；因此，他把开銷扩展到一点，在該点，他认为沒有适当理由設想，任何追加投資所带来的利益会对他有所补偿。他必須謹愼而勇敢地行事，以免在同那些采取較果断較有远见的决策的人們的竞爭中遭到失敗，从而最后从主宰世界貿易的行列中淘汰出去。竞爭的作用和生存斗爭适者生存，最終有使工厂和蒸汽机的建筑落在那些人手中的趋势，这些人善于使各項开支对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增益大于它的成本。但是，在英国工人的教养和早期訓练方面的資本投資，却受到种种限制，如社会各阶层中父母們的資产，他們的預见能力，和牺牲自己以成全子女的意向。

就上层社会而言，这种禍害的确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上层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能清楚地預計将来，并“以低利率加以折算”。他們尽量設法为自己的儿子选择最好的終身职业，以及該业所需要的头等訓练。他們願意而且也能够在这方面支出巨大的費用。尤其是自由职业阶級，一般都願意为他們的子女儲蓄一部分資本，同时更注意把这宗資本投在他們身上的机会。一旦高級职业中有一个新的机会，而这又需要专門的教育，那末，为了爭搶这个职位，

① 这和奴隶劳动不經济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相一致，如亚当·斯密在很久以前所說的：“用于維修奴隶磨損的基金（如果我可以这样說）一般是由怠慢的主人或粗心的监工来管理的，而用于維修自由人磨損的基金却是由自由人自己极其节約地管理的”。

将来的报酬也不必高出现在的用費很多。

但在下层社会中这种禍害却为害很大。因为父母的境遇不佳，所受的教育有限，和預計将来的能力的薄弱，都使他們不能把資本投在教育和培养他們的子女上，像用同样的自由和勇气运用資本来改良一个管理得法的工厂中的机器一样。工人阶級的子女很多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他們的住宅条件既不能促进身体的健康，也不能促进道德的健全。虽然现代英国的教育并不算很坏，但他們所受的教育却很少。他們沒有机会广见世面，或領悟高級企业工作，科学和艺术的性质。他們早期所遇到的是艰苦而費力的劳动，而且大多数都終生从事这种劳动。至少是他們带着那些未发展的才能进入坟墓。如果这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則它們对国家物质財富(且不說更高的目的)的增加，等于补償发展这些才能所需費用的許多倍。

但是，此刻我們所必須特别加以强調的一点是，这种禍害是积累性的。一代的儿童吃得愈坏，他們到了成年所賺的工資愈少，而适当滿足他們子女的物质需要的能力也愈小，如此相沿，一代不如一代。此外，他們的能力发展得愈不充分，則他們对发展他們子女的才能愈不重視，因此，他們这样做的动力也愈小。反之，如有某种变化給予一代工人以优厚的报酬和发展他們才能的机会，則它将增进他們所能給予他們子女的那些物质和道德的利益。而在增长他們自己的见識、智慧和远见的同时，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使他們更願意牺牲自己的快乐，以謀求子女的幸福。现在甚至在那些最貧困的阶級中，就他們的知識和資力所及，也有很大的这样一种願望。

第三节　續前。

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比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所占的优势，大

半在于父母所給予他們的較好的門径和立业机会。而这种立业机会的重要性，从比較工匠和非熟练工人的儿子的境遇中看得是再清楚不过了。非熟练工人的儿子易于接近的熟练行业是不多的。在大多数的場合，儿子总是追随父亲的职业的。旧式家庭手工业时期，子从父业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甚至在现代条件下，父亲在使儿子参加自己的职业方面也往往拥有許多的便利。雇主和监工对他們那些亲信的孩子的照顾，一般比对他們負責照顾的孩子还要多。在許多行业中，一个孩子甚至在参加工作后，除非他跟着他的父亲或他父亲的朋友工作，他們任劳任怨地教他，并使他做一种需要細心輔导但有教育价值的工作，則他似不可能进步得很快，和站得住脚。

工匠的儿子还有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他所住的房子一般都較好，而較清洁，和普通工人相比，他所处的物质环境也較风雅。他的父母似受过較好的教育，对他們的子女有較高的責任感。最后而最重要的是，他的母亲似能把她的大部分时間消耗在家务上。

如我們把文明世界的一国同他国，或英国的一部同他部，或者英国的一业同他业相比，我們就会发现，工人阶級的墮落，大体上是和妇女所做的粗笨工作的数量成比例的。一切資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面的資本。而这种資本最宝貴的部分是来自母亲的照顾和影响，如果她保持着她那和藹和仁慈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并沒有被非女性的工作的折磨所僵化。

这就使我們注意到上述原理的另一个方面，即在估計有效率的工人的生产成本时，我們必須以家庭为单位。总之，我們不能把有效率的人的生产成本当作一个孤立的問題来看；它必須被看成有效率的人和那些妇女的生产成本这一較大問題的一部分，这些妇女善于使她們的家庭生活过得愉快，善于把她們的子女培养成

身心健全、誠恳純洁和文雅而勇敢的人。①

第四节 續前。

随着青年的长大成人,他的父母和教师的影响逐渐减少;从此以后直到他死为止,他的性格主要是由他工作的性质和他的同事、游伴与同教人的影响形成的。

关于成年人的技术訓练,和旧时学徒制的衰落及其代替的困难,我們曾說了許多。这里我們又遇到这样一个困难,即不論誰用

---

① 威廉·配第对"人的价值"的討論极其精辟;培育一个成年男子的費用和維持一个家庭的費用的关系,按完全科学方式加以討論的有:坎悌恩(«概論»第1篇,第11章),和亚当·斯密(«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在近代有安格尔博士(见其卓越的論文,«劳动的价格»)和法尔博士等。对一个早期培育費用用于别国而在移入国他的生产似多于他的消費的移民对国家財富的增加,曾有很多种推算。这些推算是根据許多方法的,它們都是概略的計算,有些显然有原則上的缺点,但是其中大多数都认定一个移民的平均价值約等于二百鎊。如果我們暂时不計性别,則我們似乎可以根据第5篇,第4章,第2节中所述的原則来計算移民的价值。这就是說,我們可以把他所提供的未来服务的或然值加以"折现";把各种折现值加起来,再从其中减去他所消費的所有財富和他人直接服务的"折现"值之和。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按其或然值計算生产和消費的各种因素时,我們曾附带地計及他早年夭折,疾病,以及一生成败的机遇。或者我們可以根据他的祖国为他所用去的貨币生产成本来計算他的价值;这种成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求出来。即把他过去消費的各种因素的"积累值"加起来,再从其中减去他过去生产的各种因素的"积累值"之和。

以上我們对性别未曾加以考虑。但是很显然,上述方法有把男移民的价值估計过高,女移民的价值估計过低之弊,除非我們計及作为母亲,妻子和姊妹的妇女們所提供的服务,并把它們記入男移民的借方,同时又記入女移民的貸方(见数学附录中注24)。

許多著作家至少是暗中假定,一个普通人的純生产和他一生中的消費是相等的;或换句話說,他对他一生所居留的那个国家的物质福利既无增加,又无减少。根据这个假設,計算他的价值的上述二种方法是可以互用的;当然計算时我們要采用后一种簡易方法。例如,我們可以推断在占人口五分之二的劳动阶級中使一个普通儿童长大成人所用的总費用为一百鎊。对其次的五分之一的人口来說,此数增至一百七十五鎊,对再其次的五分之一的人口来說,增至三百鎊;对其次的十分之一的人口来說,增至五百鎊;对所余十分之一的人口来說,增至一千二百鎊,或平均为三百鎊。当然人口中有些是十分年幼的,而用于他們的費用极少;另一些人眼看就要寿終正寝;因此,根据这些假設,一个人的平均价值也許等于二百鎊。

自己的資本来提高工人的本領，而这种本領終归是工人自己的財产；因此，对于帮助工人的那些人来說，美德，大半就是他們的报酬。

的确，报酬优厚的劳动，对那些旨在領先幷企图用最先进的生产方法生产优质产品的雇主来說，实际上是廉价的劳动。他們之所以給予他們的工人以高工資和对工人加以細心的訓练，一則由于这样做对他們有利，二則由于使他們宜于領导生产技术的那种性格也可能使他們对为他們工作的人們的福利发生莫大的兴趣。虽然这类雇主的人数在日益增加着，但他們毕竟是相对的少数。即使投資給他們的利益和改善机器的利益相同，他們往往也不能使投在訓练工人上面的資本，像他們应当投的那样多。而且他們一想到和农場主处于相同的地位时，就放弃投資的打算，該农場主在佃权朝不保夕和改良的报酬毫无保証的条件下投下自己的資本来提高地主土地的价值。

此外，在付給工人高工資和关心工人的福利与文化方面，这个慷慨的雇主所提供的各种利益也不会在他那一代消失。因为工人的子女分享这些利益，长大以后，身体和性格必因此而更加健壮和坚强。他所支付的劳动价格，势必成为增加下一代高級工业能力供給的生产費；不过这些能力将为他人的財产，他們有权利按最高的价格出售。雇主甚或他的子女都不能指望获得他所曾作的那件好事的大量物质报酬。

第五节 第二个特点。工人和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劳动所特有的需求和供給作用的那些特点中，我們必須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当一个人出卖他的服务时，他必須亲自到服务場所。对售砖的人来說，不論該砖是用来建造宫殿，或修砌阴沟，这对他毫不相干。但对出卖劳动的人来說，因为他負責完成一定

困难的工作，而工作場所是否有益于人的健康和令人愉快，他的同事是否如他的理想，这对他却有很大的关系。在英国某些地区残存的長工制中，劳动者对他的新雇主的脾气打听得就像他出多大的工資那样审愼。

劳动的这个特点在許多个别場合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往往不发生上述特点所发生的那样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业的机遇愈不能令人滿意，則吸引人参加該业所需要的工資自然也愈高；但这些机遇是否有持久而广泛的害处，要看它們是否損害人的健康和体力，或是否減弱人的性格而定。当它們不属于这一类时，它們只是本身所存在的禍害，除此以外，一般不会引起其他的禍害；它們的效果很少是积累性的。

既然一个人除非亲自到劳动市場就不能出卖他的劳动，由此可知，劳动的流动性和劳动者的流动性是可以互用的名詞。不願离家，不願弃絕旧交(也許包括他心爱的小宅和祖坟在內)，往往阻止他到一个新地方去寻求較高的工資。如家庭的成員各有各的职业，則迁移对一个人有利，而对他人不利，工人和他的劳动的不可分离性，大大阻碍了劳动的供給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轉移。不过这点以后还要討論。

第六节　第三个特点与第四个特点。劳动力是可以毁坏的，它的卖主在議价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劳动往往是在特别不利的条件下出卖的，这些不利源于一系列相互密切联系的事实；即劳动力具有損耗性；出卖劳动力的人一般都是穷人，手头沒有积存；离开劳动市場，工人就无法保存劳动。

損耗性是各种劳动所共有的属性。工人在失业时所損失的时

間无法挽回，虽然在有些場合下他的精力可借休息而得到恢复。①不过应当記着，物质生产要素的工作力很多也具有同样的損耗性；因为停工时无法賺取的大部分收入，完全損失。如工厂或輪船閑而不用，則的确可以节省某些耗損，但这种节省，較之厂主所牺牲的收入，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預付資本的利息和資本由于新发明的貶值或陈旧的損失，都不能得到补偿。

此外，許多可卖的商品也具有損耗性。在1889年伦敦碼头工人的大罢工中，很多船上的水果、肉类等的易腐性，对罢工工人起了极其有利的影响。

缺乏准备金和支持长期不售之力的薄弱，差不多是各种体力劳动者所共有的特点，这特别适用于那些非熟练工人，一則因为他們的工資很难使他們有积存的余地，二則因为他們中間有些人停工时，而能代替他們的人很多。当我們討論职工会时，我們就立刻知道，把自己組成强大而持久的工会，从而在与雇主議价时处于平等地位，这对非熟练工人比对熟练工人要难得多。因为一定要記着，雇一千个工人的雇主，他本身就等于劳动市場一千个买主的絕对坚强的結合体。

不过，以上所述，并不适用于一切劳动。家仆，虽然手中沒有很多积存，也很少有任何正式工会，但在行动上有时比他們的主人更加一致。伦敦上流社会家仆的实际工資总額，較之需要相等能力和熟练程度的其他职业，是高得多的。可是相反地，那些非特殊熟练的家仆受雇于不很富裕的主人时，往往不能为自己爭得像样的条件；他們的工作很苦，而所得的工資最低。

就工业上的最高級劳动来看，我們发觉，他們在和购买他們劳动的买主議价时一般都占优势。自由职业阶层中很多人，比他們

① 见以上第4篇，第3章。

的絕大多数顾客都較富，积蓄較多，知識較广，并在出售服务的条件方面所采取的协作也較强。

如果要进一步証明，出卖劳动的人在議价方面一般所处的不利地位，取决于他的境遇和本領，而不取决于他所必須出卖的特殊商品是劳动这一事实，則最能証明这点的是比較名律师、名医生、名歌手或名馬术师和那些較穷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情况。例如，在边远地区搜集貝壳并准备在大的中心市場出卖的人，他們的資金儲备不多，见識不广，并且对国內其他地区生产者的情况所知也有限，而收买貝壳的那些人却是批发商組成的一个严密的小团体，他們有广博的知識和較多的資金儲备，因此，貝壳的卖主在議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售手織花边的妇女儿童，和出卖家具給經理商的伦敦东端的小老板，也大都是如此。

的确，体力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級，在議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凡有这种不利的地方，它的影响也极易流传于后世。因为雇主之間倘有竞爭，他們似不致把劳动的价格抬得远低于它对他們的实际价値，这就是說，似不致抬得远低于那种最高价格，而这种最高价格他們宁肯支付而不願弃而不用，但是，凡降低工資的事情，也使工人劳作的效率趋于降低，从而，使雇主宁肯支付而不願弃此劳作而不用的价格趋于降低。所以，劳动者在議价方面的不利有两种积累性的效果：它降低他的工資；而工資的降低，如我們所知道的，又降低他的工作效率；从而降低他劳动的正常价値。此外，它减少他作为一个議价者的效率，因此，使他以低于它的正常价値的价格出卖他的劳动的机会也有所增加。[①]

---

① 关于这节所說的問題，請比較第5篇，第2章，第3节，与附录六关于物物交換的討論。布伦塔諾教授是提醒注意本章所討論的几个要点的第一个人。并参閱豪威耳的《資本和劳动的冲突》。

第五章 劳动工資(續)

第一节 劳动的第五个特点是在于提供专业能力所需要的訓練时間很長。

我們所应当討論的劳动供求作用的另一特点是和上述特点密切联系的。这个特点在于培养和訓练有工作能力的劳动所需要的时間是很长的,这种訓练所产生的报酬也是很慢的。

这种对将来的貼现,这种有意識地使訓练費用很高的劳动的供給和对它的需求相适应,可从父母为自己的子女选择职业和力求栽培他們取得比自己有更高的地位上清楚地看出来。

关于这点,亚当·斯密曾說:"如购置一架貴重的机器,則該机器在用坏以前所完成的优异工作,須足以收回所投下的資本,同时至少要提供普通的利潤。用很多劳动和时間学习一种需要特别技能的职业的人,可以同那种貴重机器相提并論。他所学的工作,須足以超过一般工人的普通工資,除收回全部教育費外,同时至少要有相等价值的資本的普通利潤。而且这必須在相当的时間內实现,原因是如机器的寿命有定一样,人的寿命是不定的"。

但是,这种說法只能当作一般趋势的概括。因为父母培养和教育子女的动机有别于引誘資本家购置一架新机器的动机,除此以外,取得賺錢能力所延續的时間,一般說来,人較机器为长;因此,决定报酬的种种情况比較难于逆料,供給和需求的适应也比較緩慢而有缺点。虽然工厂、房屋、矿井和鉄道路堤的寿命比它們的建造者要长得多,但这毕竟是一般准則的例外。

第二节 父母为其子女选擇职业时必須展望整个一代;預見

未来的困难。

从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到获得該业的充分报酬，其間至少需要一代的时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間，該业的性质很可能发生根本变革，其中有些变化也許早有預兆，但另外一些变化即使是机敏的熟习該业情况的人也是无法預见的。

几乎在英国各地，工人阶級經常为自己和他們的子女留意有利的职业机会。他們向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亲戚朋友探听各种情况，如关于各业中的工資以及附带的利益和不利。但是，要确定他們給自己子女所选择的那些职业的未来命运的原因，却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样苦思熟慮，多方探究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多数的人不加思索地断定，各业当时的情况足以說明它的未来；就这种习慣的影响所及，一业中的劳动供給，不論在那一代，有依照前一代的报酬，而不依照当代报酬的趋势。

此外，有的父母看到一业的工資比同类的其他职业高了几年时，就断定以后也要继續涨下去。但是，从前的增加，往往由于暫时的原因，即使以前沒有大量劳动流入該业，工資增加以后接着是下降，而不是进一步的上涨。如有大量的劳动流入該业时，結果是劳动的供給过多，則工資在很多年內将低于它的正常水平。

其次我們必須記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行业，虽然除了从事該业的人的儿子外，别人不容易接近，但很多人都是由他业的同級工人的儿子补充的。因此，当我們认为劳动的供給以負担教育和訓练費的那些人的資金为轉移时，我們总是以全級，而不是以一业为单位。如果劳动的供給是由用以支付它的生产成本的基金所限制，則不論在哪一級中劳动的供給是由前一代（而不是本代）該級劳动的工資来决定的。

可是，不应当忘記，社会上各級工人的生殖率，是由許多原因

造成的，其中对将来的审愼計算只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在一个像现代英国那样不重視传統的国家里，习慣和輿論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习慣和輿論是由过去几代的經驗形成的。

第三节　成年劳工的移动由于对一般能力的需求的增長而日趋重要。

但是，我們不应当忽略那些使劳动的供給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轉移的因素；如成年人从一业轉向他业，从一級移到他級，从一地移到他地。虽然特别的机会的确有时候可以使下級劳动的潜在能力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发揮，但从一級移到他級很少是大规模进行的。例如，某新国家的开辟或美洲战爭事件，会从低級工人中間提升許多的人，他們也能担負这种困难和責任，不过这种事情毕竟是罕见的。

但成年人的轉业和迁移在有些場合是如此瀕繁而迅速，以致大大縮短劳动的供給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轉移的时間。从一业易于轉向他业的一般能力，較之某工业部門专門需要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知識，是一年比一年重要了。因此，随着經济进步而来的，一方面是工业方法的千变万化，从而，預測下一代对任何一种劳动的需求愈益困难，另方面是糾正供求調节中的錯誤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加。[①]

第四节　重申長期正常价值和短期正常价值的区别。与补偿任何特定工作中所引起的疲劳的报酬相区别的，技能的特殊报酬的变动。

现在我們轉向这一原理，即得自某商品的生产工具的收入，在長期內对該工具的供給和价格，从而对該商品的供給和价格，起着

---

① 关于这个問題，請比較第4篇，第6章，第8节；查理斯·布思：《伦敦的生活与劳动》；H. 史密斯：《现代劳动流动性的变动》。

决定性的作用。但在短期內,沒有时間使得它充分发揮这种作用。我們要問的是,如不把这个原理应用于物质生产工具,該工具只是达到生产目的的手段,而且又是資本家的私有財产,而是把它应用于人类本身,他們旣是生产的目的,又是生产的手段,同时自己归自己所有,則該原理应当作哪些修正?

首先我們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工人的增殖較慢,而消耗也較慢,所以,我們对“长期”一詞必須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理解,如我們所討論的是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給的关系,而不是普通商品的正常需求和供給的关系,則“长期”一詞一般含有更长的时間。有許多問題存在,其中时間长得足以使普通商品的供給,甚至生产上所需要的物质工具的供給和对它們的需求相适应;时間长得足以使我們有理由把該时期普通商品的平均价格看作“正常”价格,看作和它們的正常生产費(就其广义而言)相等;但是它长得不足以使劳动的供給适应对它的需求。因此,該时期的平均劳动报酬全然不是工人的正常报酬。而这种报酬的决定宁可归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劳动的供給量,另方面是对劳动的需求。这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討論。

第五节　續前。

商品价格的市場波动是由需求同市場上或易于运进市場的商品供給量的暫时关系来决定的。当市場价格高于它的正常水平时,能趁高价格及时供应市場以新商品的人,就能得到額外高的报酬;如果他們是自食其力的小手工业者,則此項价格增加的全部都成为他們报酬的增加。

不过,在现代工业世界中,承担生产上的风险和受价格上涨之利及其下降之害的人,首先是产业資本家。在生产商品时所用的直接开銷,即商品的直接(貨币)成本以上的純收入,暫时是以各种

形式投于他們企业上的資本(他們的才智和能力也包括在內)所得的报酬。但是,当商业景气时,雇主們彼此展开竞爭,各人都想扩大企业,力求获得尽可能多的高額利潤,于是竞爭的压力使雇主們同意付給工人較高的工資,以便取得他們的服务;即使雇主們的行动一致,一时拒絕作任何让步,他們的雇工的联合也会迫使他們增加工資,否則市場繁荣所提供的利益行将消失。結果一般是,不久这种利益的很大一部分都归工人所得;只要繁荣继續存在,他們的工資总保持正常水平以上。

例如,当 1873 年通貨膨胀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矿工的工資很高,这种高工資是由当时对矿工劳动的需求和现有矿工熟练劳动量(轉入矿业的非熟练劳动可以算作具有相同效率的一定数量的熟练劳动)决定的。如果当时不可能輸入这种非熟练劳动,則矿工的工資只受两方面原因的限制:一方面是煤的需求弹性,另方面是矿工子孙的逐漸达到工作年龄。事实是,从他业所吸收的人,多不願离弃本业,因为如留在本业,他們也許可以得到很高的工資。当时煤鉄业的繁荣只是信用膨胀浪潮的最高峰。这些新矿工对地下工作很不习惯,工作上的不适对他們的身体影响很坏,同时因缺乏技术知識,工作上的危险有所增加,又因技巧不精,也浪費了他們很多的精力。因此,他們的竞爭并不能縮小对矿工熟练程度的特別报酬的增加幅度。

当信用膨胀的浪潮急轉直下的时候,那些最不宜于采煤的新矿工都紛紛离开矿場;即使当时留下的矿工,也人浮于事,从而,他們的工資下降;这种下降直到那些最不适宜于煤矿的人可在他业获得較高的工資这一限界为止。这种限界是最低的限界,因为信用膨胀的浪潮,当 1873 年达于最高点的时候,曾摧残了殷实的企业,损害了繁荣的眞正基础,几乎使各业或多或少地处在不健康

的萧条状态中。

第六节　續前。

我們已經指出,得自正在消耗的改良品的收益,只有一部分能算作它的純收入。因为在計算任何純收入以前，必須从这些收益中扣除等于改良品資本价值的消耗額。同样，要算出机器的純收入，就必須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和耗損。既然矿工和机器一样易于耗損,在計算他的熟练劳动的特别报酬时,也必須从他的工資中扣除这种耗損。①

但在矿工場合还有另外一种困难。因为机器的所有者一旦扣除机器的使用成本(包括耗損在內)之后，并不因机器开工的时間很长而遭受損失,而熟练劳动者則不同,他确实因工作时間很长而有所損失,他所受的額外不便很多,如缺乏休息和沒有行动自由等等。設矿工第一周只工作四日，賺工資一鎊，第二周工作六日，賺工資一鎊十先令，則在这多賺的十先令中只有一部分可当作他的熟练程度的报酬，因为其余部分必須当作他所增加的疲劳和耗損的报酬。②

綜上所述,可作出結論:各种东西的市場价格,亦即短期价格,主要是由对它的需求和它的现有存量的关系来决定的；而在任何生产要素(不論人的要素或物质要素)的場合，这种需求是从借它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派生”出来的。在相对短的时期內，工資的变动,常随产品售卖价格而变动,而不在产品售卖价格沒有变动以前,而先变动。

---

① 有理由把这种特殊报酬当作准租。参閱第 6 篇，第 5 章，第 7 节，与第 8 章，第 8 节。

② 比較以上第 6 篇，第 2 章，第 2 节。如果他們拥有任何大量的生产工具，那末，他們就是那一范围內的資本家；而他們的部分收入是这种資本的准租。

但是由一切生产要素(人的要素和物质要素)而来的收入和它們将来似能得到的那些收入,不断地对那部分人发生影响,这部分人的行动足以决定那些要素的未来供給。于是有一种不断趋于正常均衡位置的趋势,在正常均衡位置下,各要素的供給和对它的服务的需求所保持的是这样一种关系,以致給予要素供給者的报酬,足以补偿他們的劳作和牺牲。如果一国的經济条件长期保持不变,則这种趋势本身必可以使需求和供給相适应,从而机器和人一般都能获得和培养与訓练劳动的費用大致相等的数額,生活必需品和习慣上的必需品也同时計算在內。但是,即便經济条件本身不变,而习慣上的必需品由于非經济原因的影响也可以改变。这种改变会影响劳动的供給,从而,减少国民收益,并使它的分配有所变动。实际上一国的經济条件是不断地变动着,因此,劳动的正常需求和供給的調节点也是不断地移动着。

第七节 稀有天賦才能的报酬提供一种超过培訓費用的剩余,这种剩余在某些方面和地租相似。

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是,由特殊天賦而来的額外收入应归于哪一类?因为这种收入不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把人的劳力投在生产要素上的結果。所以,乍看起来有充分理由把它看作生产者的剩余,而这种剩余是由自然所賜与的生产上的优势而来的。如我們所分析的只是个人收入的組成部分,則这种譬喻是有用的,也是站得住脚的。下列种种問題饒有兴味:成功者的收入有多少是由于机会和时运?有多少是由于較好的立业机会?有多少是特别訓练上所投資本的利潤?有多少是特殊艰苦工作的报酬?有多少留作因拥有特殊天賦而来的生产者的剩余,或租?

不过,如我們討論的是某业的全体成員,又不扣除失敗者的低額报酬,則我們就不能任意把成功者的特别高的报酬当作租。因

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业的劳动供給，是由該业有希望获得的报酬来决定的。参加該业的人的未来是无法預见的。有的人开始时希望很小，結果証明有巨大的潜在能力，也許靠着运气，而大发横財；有的人开始时希望很大，結果一事无成。因此，成功和失敗的机遇应当合起来看，如同漁人的捕魚有得有失，农戶的收成有丰有歉一样。当一个青年自己給自己选择职业或父母給他选择职业的时候，势必考虑成功者的巨額报酬，因此，該报酬是在长期內对寻找职业的劳动与能力的供給所支付的一部分价格，从而，它列入該业眞正的劳动正常供給价格或"长期"的劳动正常供給价格。

不过，应当承认的是，如果某阶层的人生来就有特殊天赋，只适合于某特定职业，而不适合于其他职业，因此，他們无論如何要搞那种职业，那末，当我們討論一般人的成功和失敗的机遇时，他們所得的报酬不能算作額外的报酬。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一个人在任何职业上的成功大半取决于他的才能的发揮和兴趣的增加，而这些除非在他选定职业之后是无法預见的。至少这种預见和拓荒者对供他选择的各块土地的位置优势和未来的肥度所作的預见一样，是靠不住的。[①] 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由特殊天赋而来的額外收入，与其說近似于古老国家中的地租，不如說近似于拓荒者侥幸选中优等土地而来的生产者的剩余。但是，土地和人在許多方面是不同的。这种譬喻，如果搞得过火，很容易张冠李戴。所以，生产者的剩余一詞如用于特殊能力的报酬，非有絕大的謹愼是不行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上篇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关于在几个生产

---

① 比較第5篇，第10章，第2节。

部門中可以使用的工具的特别报酬(不論具有租或准租的性质)的論点，也适用于天赋和技巧的报酬。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机器或土地，而用来生产别的商品，則头一种商品的供給价格上涨，虽然上涨的程度不以那些工具在第二种使用中所提供的收入为轉移。同样，如能用来生产某商品的技术或天赋，而用来生产别的商品，則前者的供給价格因它的来源縮小而上涨。

第六章 資本的利息

第一节 利息理論近来在許多細节上有所改进，但沒有任何重大变动。中世紀对利息的誤解，洛贝尔图斯和馬克思的錯誤分析。

不論在劳动或資本的場合，供求关系都不能从它的本身来研究。因为决定分配和交換中心問題的一切因素都是相互制約的。本篇前二章，特别是直接討論資本的部分，可作为本章和以下二章的导論。但在詳細分析以前，不能不略述資本和利息的现代研究同前人研究的关系。

經济科学对帮助我們了解資本在现代工业体系中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它并沒有惊人的发现。經济学家现在所知道的各种重要原理，那些干练的企业家虽不能給予明白而确切的叙述，却早已成为他們行动的借鉴。

大家知道，資本的使用，若不能从中取利，必不願給以相当的代价；也知道，这些利益是各式各样的，有的人借錢是为应付急需(实在的或預測的)，并为使本身牺牲将来，以利现在，而給他人付以报酬，使他們牺牲现在，以利将来。有的人借錢是为购置机器及

其他“中間”品，并用这些东西生产商品，按有利的价格出售。有的人借錢是为获得旅館、戏院及其他服务性企业，这些企业是管理者获取利潤的源泉。还有的人借房屋以供自己居住，或借資金用以购买或建造住宅；而用在建造房屋上的資源，如同用在机器和船塢等上的資源一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随着国家資源的增加和利率的相应下降而增加的。需要坚固的石料房屋，而不需要木料房屋（短时間內可提供相等的便利），标志着国家的財富日益增加，資本可按較低的利率使用；这种需求对資本市場和利率的影响如同新工厂或鉄路的需求对它的影响一样。

誰都知道，人們一般是不白借錢給人的；因为他們的資本或它的等价物即使对他們沒有适当的用途，但他們总能找到其他的人，这些人使用資本有利可图，从而願意支付代价而取得資本；他們期待着最有利的市場。①

人所周知，甚至在盎格罗撒克逊民族和其他性格坚强而富于修养的民族中，願意儲蓄他們大部分收入的人为数极少；近来发明的增加和新国家的开辟，为資本的使用开拓了广闊的道路；因此，大家一般都了解积累財富的供給量远赶不上資本使用的需求量的原因，相权之下，該使用是生財之源，因此，資本出借时，可以取得报酬。大家都知道，財富积累之所以受到限制，利率之所以迟迟不落，是由于絕大多数的人喜欢现在的滿足，而不喜欢延期的滿足，換言之，由于他們不願意“等待”。的确，經济分析在这方面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强調这种人所共知的眞理，而在于指出，这种一般偏好的例外究竟比初看起来多多少。②

---

① 第2篇，第4章中指出，資本的供給由于其使用的**預见性**，和人們的目光短浅而受到阻碍，而資本的需求却源于其**生产性**（从此詞最广泛的意义上說）。

② 参閱第3篇，第5章，第3、4节；与第4篇，第7章，第8节。注意下述事实很

这些眞理是人所共知的；它們是資本与利息理論的基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眞理往往以不完全的形式出现。特定关系每每昭然若揭；但彼此自决的各种原因之相互关系却很难窺其全豹。因此，經济学的主要任务，从資本方面来說，就在于闡明在生产、財富积累和收入分配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秩序和它們的相互关系。因此，从資本和其他生产要素来看，它們中間存在着彼此相互制約的现象。

其次，經济学应当分析支配人們选择现在滿足和延期滿足的那些影响，其中包括作为他們的报酬的安逸和各种活动形式的机会。不过，这种光荣的任务属于心理学的范围；而經济学借用心理学上的理論，再結合别的材料来解决自己的特殊問題。①

因此，这种分析工作是十分繁重的，本章和以下二章将从事于这种分析：即在达到所希望的目的方面，借助于积累的財富而来的利益，特别是当那种財富采取产业資本形式的时候；因为这些利益或利潤包括許多因素；其中有的是属于資本使用的利息（就其广义而言），而有的是属于純利息，或所謂眞正利息；还有的是属于管理能力和企业的报酬，其中包括对风险的报酬；此外还有的属于各要素的結合者多，而属于任一要素者少。

在过去三世紀中，科学的資本理論，在这三方面是有它的不断成长和发展的长久历史的。差不多資本理論中的各个主要方面，如我們现在所知道的，亚当·斯密似乎看得不很清楚，而李嘉图却

可以糾正这种錯誤，即把我們世界的现状略加改变，就使我們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們是如此急于預計将来和准备后事，任何形式的积累財富之有利用途的新場所又是如此之小，以致人們为了安全保管財富而願意支付的財富数量会超过他人所願借的数量；因此，在这个世界中，甚至那些看到使用資本而有利可图的人也能取得一种保管資本的报酬；利息皆等于負数。

① 比較第3篇，第5章与第4篇，第7章。

观察得十分透彻。虽然經济学家喜欢强調的方面不同，有的强調这一方面，而有的强調另一方面，但似乎沒有正当理由使人相信，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其中所經过的大經济学家，有哪个曾經完全忽視了任何一方面，特别肯定的是，凡企业家所熟习的东西，李嘉图这个实际的財政天才也未尝予以忽視。不过，理論一直在进步着；几乎每个人都不是改进某些方面，給予这一理論以較完整而清楚的輪廓，就是有助于解释它的各部分之間的复杂关系。其中为大思想家所发现的各点，以前也不是一无所知的；但是，新的东西总是在不断地增加着。①

第二节　續前。

但是，如果我們讀一下上古史与中古史，我們就一定会知道，关于資本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和作为它的报酬的利息的性质，是沒有明确的概念的。因为以往的历史对我們时代的問题有間接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必須加以叙述。

---

① 庞巴卫克教授似乎对他的前輩在关于資本与利息的著作中所提出的精辟见解作了过低的估計。他所认为的那些純系片断的理論，实际上都是一些精通商业实踐的人所說的；他們一半由于特殊的目的，一半由于缺乏系統的闡述，而过分强調了問題的某些方面，以致使其他方面湮沒无聞。也許他自己的資本理論中所洋溢的那种矛盾是这种过分强調，和不願承认問題的各个不同方面是相互制約的这一事实的結果。我們曾提醒注意这一事实，即虽然他在他的資本定义中不包括房屋、旅店以及严格說来不是中間品的任何东西，但是对那些不是中間品的东西的使用的需求和对他所說的資本的需求一样，对利息率都发生直接的作用。和如此使用資本一詞有关而又为他所特别强調的一种理論是，“需要时間的生产方法有較大的生产力”（《資本实証論》，第5篇，第4章，第261頁），或者說，“迂迴过程的每次延长都伴随着技术效果的进一步增长”（同书，第2篇，第2章，第84頁）。而有許多的过程，旣需要很长的时間，又是迂迴的过程，但它們是不生产的，因此，不为人所使用；事实上他似乎因果倒置。正确的理論似乎是，由于使用資本而必須支付利息和取得利息；因此，那些大量封存資本的需时很长的迂迴方法，除非它們比其他方法更富有生产性，是被弃而不用的。許多迂迴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是生产的这一事实，是影响利息率的原因之一；而利息率和迂迴方法的使用程度是分配和交换的中心問題的两个彼此制約的因素。见附录九，第3节。

在原始社会中，企业中使用新資本的机会很少，而且一般有財产的人，如自己不直接使用这种財产，有殷实的担保，借給别人而不取分文利息，对他也很少有多大的牺牲。借款的人一般都是貧苦无靠的人，他們需款很急，他們的議价力也很薄弱。至于放款的人，一般不是用余款救济貧邻的人，就是高利貸者。穷人每逢需款时，就向高利貸者登門告貸；高利貸者往往残酷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使穷人陷入罗网，忍受莫大的痛苦，而难以自脫。有时他或他的子女竟淪为奴隶。不仅沒有文化的人，而且古代的圣賢，中世紀教会的神父和当代印度的英国官吏也常說："放款者以别人的不幸为自己营业的妙訣，幸灾乐禍，从中取利，借口怜憫，实則为被压迫者打下了陷阱"。①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值得討論的問題是，鼓励人們按借据借錢，到时本利同还，是否符合大众的利益？这种借据綜起来看，是否一般說来不减少人的总幸福，而是增加它？

但遺憾的是，有人曾企图，从哲学上区分貸款利息和物质財富的租金，以便解决这一重大的实际困难問題。亚里士多德曾說：貨币是不生产的，放款取息，就等于貨币非自然的使用。而追随他的那些經院学派的学者也振振有詞地說，出借房或馬的人可以收費，因为他牺牲了对該物的享用，而該物又能直接带来利益。但他們认为貨币的取息却不能与此相提并論，并且还說，对貨币取息是錯誤的，因为它是对服务的一种取費，而这种服务对放款人却毫无所

① 引自克利索斯吞的《第五訓戒》，参閱以上第1篇，第2章，第8节。比較艾希利的《經济史》，第6篇，第6章，与边沁的《論高利貸》。在除犹太人外的許多場合下，也許在所有的場合下，对高利貸的敌愾心导源于部落关系；如克利夫·萊斯里所說(《論文集》，第2版，第244頁)：那是"由史前时期传下来的，那时各个部落的成員仍把他們看作是血族，那时財产至少实际上是共有的，有多余东西的人都不能拒絕和同部落的穷人来分享他的余財"。

費。①

如放款对他确实毫无所費，如他本人不使用該款，如他很富，而借款人很穷，則无疑地可以认为，他应当借錢給人，而不取酬。但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也应当把自己不住的房或不用的馬借給貧邻占用，而不取酬。因此，这派学者眞正指的是，而且实际上給人造成一种极其有害的錯觉（借者和貸者的特殊境遇且不去說它）是，出借貨币（即对一般商品的支配权）和出借某特定商品一样，在貸者方面沒有犧牲，而在借者方面却有利益。他們蒙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借者可用所借的款购买一匹壮馬（比方說），这匹馬的服务他可以使用，而到期还款时，他可以按原价把馬出卖。貸者犧牲了这样的权利，而借者却获得了它。因此，借款給人来买馬，和直接借馬給人，实质上并沒有区别。②

第三节　續前。

历史本身有一部分的重演。在现代西方世界，有一种新的改良冲动，它从另一种关于利息性质的錯誤分析中汲取了力量，并进一步助长了它的錯誤。随着文明的进步，給消費者的放款不断地減少，且在全部放款中居于次要地位；而供給企业上使用的資本借貸則日益增加。結果，借款人现在虽不被看作压迫的对象，但有这样一种弊端存在，即一切生产者不論他們所运用的是借貸資本或自己的資本，都把他們所使用的資本的利息算作生产費的一部分，而这种生产費在长期內必須由他們商品的价格补償，以作为继續

① 他們对租物和借物也作了区别，所謂前者是指本物必須归还，所謂后者只指其等价物必須归还。这种区别，从分析观点来看虽饒有趣味，但很少有实际价值。

② 肯宁安副主教曾很好地描述了中世紀教会用以辯解禁止放款取利的那些巧妙手法，在大多数場合下，这种禁止对政治团体起了很大的危害作用。这些手法和法官用以逐漸摆脫法律条文的那些法律上的虛构相似，而这些条文的原意似属有害。在这两种場合下，实际的禍害曾有所避免，但却助长了思路不淸和不誠恳的习慣。

营业的条件。由于这点以及由于现代工业体系提供了通过投机的节节胜利而搜刮巨大財富的机会，所以，有人曾經认为，现代利息的支付，对工人阶級有所迫害，虽然它不是直接的迫害，而是間接的迫害；支付利息使工人阶級丧失了相当一部分来自知識增进的利益；从而作出一个实际結論：为了公共的福利和正义，除了生活資料，不許私人占有任何生产資料，或公用事业。

这个实际結論，曾經得到我們所应注意的那些論点的支持；但此刻我們只是討論威廉·湯姆逊，洛貝尔图斯和馬克思等人在捍卫这个結論时所用的学說。他們认为，劳动总能創造一种"剩余"①，即除了工資和用于輔助劳动的資本的耗損以外的剩余；工人所受的迫害，在于这种剩余为他人所剝削。但是，全部剩余是劳动产品这一假設，已經假定了他們最后要証明的东西，可是他們并沒有証明；同时这个假設也是錯誤的。紡紗厂中的紗，除去机器的耗損，就是工人的劳动产品，这是不眞的；紗是工人的劳动和雇主与所属經理的劳动以及使用資本的劳动的产品，而資本本身又来自劳动和等待。因此，紗是各种劳动和等待的产品。如果我們只把它看作劳动的产品，而不看作劳动和等待的产品，则无情的邏輯无疑地迫使我們承认，利息（即等待的报酬）沒有理由存在；因为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里面。洛貝尔图斯和馬克思勇于承认他們的前提来自李嘉图，但是它实际上违背李嘉图价值理論的精髓，如同违背常識一样。②

换言之，果眞满足的延期，在延期者方面一般引起犧牲，如同額外的劳作在劳动者方面引起犧牲一样；果眞这种延期使人有可能利用最初成本很大的生产方法，但通过这种生产方法正如通过

① 此系馬克思之語，洛貝尔图斯称它为"余額"（plus）。

② 参閱附录九，第2节。

增加劳动一样，确实能使总幸福增加，則一种东西的价値純粹由消耗在它上面的劳动来决定，就不能信以为眞。确立这一前提的种种尝試，势必暗中假設，資本所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提供时无需作出牺牲的"免費"品，从而不需要利息作为誘使它存在的报酬。这就是上述前提所需要証明的那个結論。洛貝尔图斯和馬克思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永远会博得我們的敬意，但他們认为是他們的实际倡議的科学根据的那些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循环論点而已，大意是說利息在經济上沒有存在的理由，殊不知这个結論早已暗含在他們的前提之中；虽然在馬克思方面，它是披着黑格尔神秘詞句的外衣，像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所告訴我們的那样，他用这些詞句来"卖俏"。

第四节　借款人所支付的总利息，既包括純利息又包括风险（实际的与个人的）保險費和管理报酬。因此，它不像純利息一样有相等的趋势。

现在我們就进行我們的分析。当我們說利息只是資本的报酬，或只是等待的报酬时，我們所指的利息是純息，而一般人所指的利息一詞，除純息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种利息叫做毛息。

商业上的抵押和信用組織愈处于低級萌芽阶段，則这些追加因素愈显得重要。例如在中世紀时，当一个王公决定預征他部分的未来收入时，也許借了一千两白銀，并且答应年終償还一千五百两，但是否履行諾言，却沒有完全的担保；而放款人也許宁願有絕对的把握，年終收取一千三百两，而不願要那种空洞的諾言。在这种場合，放款的名义利率为50%，而实际利率却为30%。

扣除风险保险費的必要性是如此明显，以致它往往不为人所忽略。但較不明显的是，各种放款对放款人总会有些麻煩；同时从放款的性质来看，如它所冒的风险很大，要尽量减少这种风险，則

往往需要很多的辛苦，因此，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借款人看来是利息，而从放款人的观点来看，只不过是管理一种麻煩事情的报酬而已。

现时英国的純息大約年息略低于三厘。因为投資于头等有价証券給投資者所带来的稳当收入，旣沒有煩扰，也沒有其他开銷，故不能超过三厘。当我們看见那些能干的商人用完全可靠的抵押品按四厘借款时，我們可以认为，四厘为毛息，其中有略少于三厘的純息，放款人的管理报酬則略多于一厘。①

此外，典当业几乎是无风险可冒的。但是当鋪商放款的利率，一般为年息二分五厘，或二分五厘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管理这种棘手营业的报酬。或用一个极端的事例来說，伦敦、巴黎有些人（說不定別处也有），专靠貸款給小菜販为生，每天早上放款，以供购买果类之用，到晚上貨物售完以后，按利率一分收回借款。这种生意的风险很小，而賠錢的机会也不多②。以日息一分的利率借出一法新（四分之一便士——譯者注），年終即可得十亿鎊。但是，专靠貸款給小菜販，是不能变成巨富的；因为沒有人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借出大量的款項。对这种放款的所謂利息，其实差不多完全是某种工作的报酬，而这种工作資本家乐于从事的极少。

① 放款者有时对长期貸款比短期貸款更加热中，而有时却不然；长期貸款省去經常更新之劳，但是它使放款者长期丧失他的貨币使用权，从而，限制了他的自由。头等証券兼有长期貸款与短期貸款之利。因为这些証券的持有者要存多久就可以存多久，并且随时都可以把它們变成貨币；虽然在信用发生危机而其他的人都需要现金的时候，他不得不亏本出售。如果这些証券总能出售，而不亏本，如果不支付經紀人的佣金，則它們所提供的收入比活期放款要多些；而这种收入总小于任何定期（短期或长期）放款的利息。

② 此外，杰楼普（《乐园》，第214頁）告訴我們說，“在牛市的附近，有許許多多的小貸主，他們专門放款給投机者”，在特殊場合下，按二十四小时内毛利一分放款額竟达200鎊。

第五节　續前。

如某企业所使用的資本多系借貸資本，則往往发生額外风险，对于这种风险加以較仔細的分析是必要的。設有甲乙二人，他們都經营相同的企业，甲所使用的資本是自己的資本，而乙所使用的資本主要是借貸資本。

有一类风险是二者所共有的风险。这类风险叫做他們所从事的某特定企业的**企业风险**；企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如原材料和成品市場的变动，式样的突然改变，新的发明，附近强大的新竞爭对手的出现等等。此外，还有另一类风险，負担这类风险費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借用資本的人。我們可以把这类风险叫做**个人风险**。因为借給別人資本供他营业上使用的那个人，必然要收取很高的利息，以防意外，这种意外可能来自借款人的品质上的缺陷或能力的薄弱。[1]

借款人的能力、精力和誠实有时看起来似乎很大，其实不然。他不像使用自己資本的人那样能正視失敗，在投机事业稍有不利时，立即停止进行。相反地，如果他的人品不高，則他对自己的損失也許感觉不太敏銳。因为如果他立即停止，他势必失去一切。如果他继續进行投机，則任何額外損失将落在債权人身上，而任何利益将属于自己。許多債权人由于債务人这种半欺騙的怠惰行为而遭到損失，也有少数人是由于蓄意欺騙而受損失的。例如，債务人可以用各种狡滑手段来隐瞞实际上属于債权人的那些产业，等到破产宣告以后，他可以另創新业；并逐漸动用他所隐藏的基金，而不致引起太大的嫌疑。

这样，借款人因使用資本而付的价格，在他看来是利息，而在放款人看来却是利潤，因为它包括一笔往往很大的风险保险費，和

① 见以下第8章，第2节。

这件工作的管理报酬，这件工作在于尽量减少风险，而且本身往往是十分費力的。这类风险和管理工作的性质如有改变，自然会引起所謂毛息（因使用貨币而付的利息）的相应改变。所以，竞爭的趋势并不是使毛息趋于相等；相反地，放款人和借款人对借貸情况摸得愈透，則有的人比别的人按較低利率获得貸款的可能也愈大。

通过組織得十分完善的貨币市場，資本从过剩的地方移向不足的地方，或从正在收縮的某一企业部門移向正在扩大的另一部門，关于这种市場，我們只好放在后一个阶段来研究。现在我們甘于默认的是，在同一个西方国家，对两种投資所貸資本的純利率如稍有不同，将引起資本的流动，也許通过間接的孔道，从一种投資流向另一种投資。

的确，如果两种投資的規模都很小，而充分了解这种投資的人也不多，那末，資本的流动也許是很慢的。例如，某人以很小的抵押也許付息五厘，而另一个人以同样的抵押却只付息四厘。但是，在大宗借貸中，純利率（就与其他利潤因素分开的利息而言）在英国全国大致相同。此外，西方各国平均純利率的差异，因交通发达特别是因各国大資本家拥有大量有价証券而迅速减少，而提供相同收入的有价証券在全世界同一天內的售价实际上是相同的。

当我們討論貨币市場的时候，我們必須要研究为什么有些时候可用資本的供給量大大超过另些时候，为什么有时銀行家和别的信用机构满足于极低的利率，倘証券沒有风险，和需款时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放款。这时他們情愿做短期貸款，收取不很高的利率，即使借款人的証券不是头等証券。因为如果他們发觉借款人有缺点，他們可以不継續再借，而損失的风险得以大大减少。因为根据无风险的証券所做的短期貸款只收取一种名义价格，所以，他們从借款人所得的利息几乎全部是风险保险費和手續費。但从另

方面来看，这种貸款实际上对借款人并不十分合算：它使借款人陷入风险的重围之中，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他往往情願付出高得多的利率。因为如果有一种不幸事件使他的信用扫地，或如果貨币市場的混乱使可貸資本暫时缺乏，則他立即陷入窘境。因此，按名义上很低的利率放款，即便是短期放款，实际上也不能成为上述通則的例外。

第六节　利息率一詞运用于旧投資时必須愼重。

来自总源的資金流入生产中的投資有二：其中較小的一股是加在旧有資本品上的新投資；而較大的一股只是用来补償已消耗的資本的投資，不管它是由于即期的消費，如食物、燃料等，或由于耗損，如鉄路的鉄軌，或由于时間因素，如茅草屋頂和商业样本的陈旧；或由于上述各因素的結合。第二股的年流量，甚至在像資本通常采取耐久形式的英国那样一个国家，大約也不会少于資本总量的四分之一。因此，有理由假設，一般資本的所有者大体上能使資本的形式和当时的正常条件相适应，以便从这种或那种投資中获得相同的純收入。

只有在上述假設的基础上，我們才有权說一般資本是在对一切資本形式預期相等的純息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我們不能不反复申述，"利率"一詞，用在旧有資本投資品上，意义非常受限制。例如，我們也許可以說，投于本国工商业的資本，約为七十亿鎊，年得純利三厘。不过这种說法虽然方便，在許多場合也是容許的，但并不正确。我們应当說，如果在各工商业中新投資本所得的純利率約为年利三厘，則各工商业旧有投資的收入，若以三十三倍乘之(即用三厘利率)，以收入还原为資本，則約等于七十亿鎊。因为資本一經投于改良土地，建造房屋，鉄路和机器，則該資本的价值是它預期的未来純收入(或准租)折成现值之和；如果該資本在未来

产生收入的能力减少，則它的价值相应减少，它的新价值可以从較小收入中減去折旧，再加以資本还原化求得

第七节 貨币购买力的变动和利息率的变动的关系。

除相反情况加以特别說明外，本书始終假定，一切价值都用购买力不变的貨币計算，如同天文学家所曾告訴我們的那样，决定一日的开始或結束，并不以实际太阳为标准，而以所假設的**中位太阳**为标准，这种中位太阳在宇宙中的运行始終如一。此外，貨币购买力的改变对貸款条件的影响，在短期借貸市場上是十分突出的，該市場和其他市場在許多細节上有所不同，它們所发生的影响，此刻不能加以充分討論。但这些影响，无論如何从抽象理論的观点来看，在这里是应当順便提及的。因为借款人所願付的利率，是他使用資本所預期的收益的尺度，而这只能根据借款和还款时的貨币购买力不变这一假設才能加以測量。

例如，設有某人借款一百鎊，約定年終偿还一百零五鎊。其間如貨币购买力提高 10%（或物价降低 10%），則他比年初非多出售十分之一的商品决不能收回他所应还的一百零五鎊；这就是說，假定他所經营的商品和一般商品比較起来沒发生价值上的变化，則他必須出售年初曾費他一百十五鎊十先令的商品以偿还一百鎊的本金和利息；所以，除非他手中的商品价格增加 15.5%，則他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使用貨币在名义上付息五厘，而实际上他却付了一分五厘。

相反地，如果当年物价上涨得使貨币购买力降低 10%，則他可以用年初曾費他九十鎊的商品出售一百鎊；因此，名义上他付息五厘，而实际上他却因借款而获得 5.5%的收入①。

① 比較費希尔的《涨价与利息》(1896 年)；与《利息率》(1907 年)，特别是第 5、14 章及有关附录。

当我們討論决定商业活动的繁荣和萧条之交替的原因时，我們就知道，这些原因是和貨币购买力的改变所引起的实际利率的改变密切地联系着的。因为当物价趋于上涨时，則人們爭借貨币，搶购物資，从而推波助瀾，使物价扶搖直上；企业既已扩展，則經营管理不免有所忽略和浪費；运用借貸資本的人所偿还的实际价值小于所借的价值，从而，牺牲社会的利益，以肥自己。以后当信用动搖和物价开始下跌时，人人都想脫手商品，保存价值日益增加的貨币，从而使物价跌得愈快，而物价的进一步下跌就愈使信用收縮，因此，在长期內物价的下跌是以前物价下跌的結果。

我們将知道，物价的变动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貴金属供給量的变动。即使用金銀复本位而不用金本位，物价的变动也不会有很大的减少。但是，物价变动所引起的禍害是如此深重，以致为减少某些禍害而付出很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不过，这种禍害未必是貨币购买力的緩慢变动所固有的，因貨币购买力是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的改变而改变。同时在这种改变中，有得也有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五十年当中，生产技术的改良，和丰富的原料产地的扩大，使人类的劳动效率在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許多东西方面增加了一倍。如果用商品量計算的金鎊的购买力不变，而不是像往常一样，随着人对自然的控制的增进而改变，則对貨币工資多半由习慣所决定的那些工人（虽然现在人数日漸减少）是有害的。但这点要在别处加以充分的討論。

第七章　資本与經营能力的利潤

第一节　企业家之間的生存竞爭。首創者的劳务。

在第四篇的最后几章，我們曾研究了企业管理的各种形式及其所需要的能力；并且知道，我們可以认为使用資本的經营能力的供給是由三种因素构成的：一是資本的供給；二是使用資本的經营能力的供給；三有一定的組織，通过組織把前二个因素結合起来，从而得以进行生产。前一章中我們所討論的主要是利息，即对第一个因素的报酬；在本章的前几节中，我們将討論第二和第三个因素的报酬，即我們所謂管理上的总报酬，以后我們将討論管理上的总报酬和第二个因素本身报酬的关系，后者我們曾叫做純經营收入。① 我們必須較仔細地研究企业主和經理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和对他們工作的报酬。我們将知道，决定这些报酬的因素，并不像通常所設想的那样武断，反之，却和决定其他报酬的因素相似。

不过，开始时我們必須加以区别。其中应当記起这一事实，② 即生存斗爭往往使最宜于在自己环境中发展的組織方法流行；但所謂最宜于环境的方法，并不必然是对它們的环境最有利益的方法，除非它們所得的报酬恰和它們直接或間接所貢献的利益相适应。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就一般而論，替代原则（它只不过是适者生存这一规律的特殊的有限的应用）有使某种工业組織方法代替另一种方法的趋势，假如前一种方法能以較低的价格提供直接的即期服务。至于两者之一行将提供的間接的最后服务，較之直接服务，一般說来，是无足輕重的。許多企业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則在长期內就有可能对社会作出貢献，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而衰落，倒閉。有些合作社形式的企业尤其是这样。

关于这一点，我們可以把雇主等企业家分成二类：一类引用先

① 见本书上卷第 324 頁。

② 见本书上卷第 4 篇第 8 章。

进的企业方法，另一类則墨守成规。后一类对社会主要地提供直接的服务，对他們的充分报酬也往往是可靠的。但前一类的情况却不然。

例如，有些炼鉄部門因新近采用了一种比較經济的方法，而能使整个冶炼过程的加热次数减少；同时这种发明既不能专利，也不能保密。設某厂商有資本五万鎊，平时每年获純利四千鎊，其中一千五百鎊是他管理上的报酬，其余二千五百鎊是其他二利潤因素的报酬；假定他所做的工作和他的邻人相同，他的能力虽大，但并不在胜任这种特别困难任务的人的平均能力之上；亦即假定这一千五百鎊是对他一年的工作的正常报酬。但是，随着时間的推移，他想出一种新的方法，比当时所慣用的方法减少一次加热，因此，支出沒增加，反而提高了年产量，即每年能多售得二千鎊的净款。倘他的商品仍能按原价出售，則他管理上的报酬超过平均报酬，一年为二千鎊。他得到对社会服务的充分报酬。不过，他的邻人必将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在短时間內，所得的利潤也許会超过平均利潤。但是，竞爭使得供給增加，从而使他們商品的价格下降，直至利潤回到原有水平附近为止。因为哥伦布倒立鸡蛋的秘訣一旦家喻戶晓，就无法因倒立鸡蛋而获得額外高的工資。

許多企业家的发明在长期內对于世界有难以估計的价値，可是他們从自己的发明中所得的报酬，甚至比密尔頓从«失乐园»或米拉从«天使»中所得的报酬还要少些。而許多人却由于时运，而不是由于在完成极重要的社会福利事业中所显示的特殊才能，而搜刮了大批財富。很可能，有些企业家死时虽为百万富翁，但生时所得的报酬往往和他們所发明的新方法所給予社会的利益不相称。我們将知道，虽然各企业家的报酬有和他对社会所提供的直接服务成比例的趋势，但这本身决不能証明，现存的社会工业組織

是尽善尽美，难能可貴的。而且不应当忘記，我們目前所研究的范围，只是限于探討现存社会制度下决定企业管理报酬的原因之作用的。

首先我們要研究普通工人、监工和各級雇主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的报酬的調整。这样，我們会发现，代替原則到处在发生作用。

第二节 首先通过监工的劳务与普通工人的劳务，其次通过企业經理的劳务与监工的劳务，最后通过大企业經理与小企业經理的劳务的对比来説明代替原則对管理报酬的影响。

我們已經知道，一个小业主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大企业中是由領受薪金的各部門主任、經理、监工等人进行的。这一綫索对我們目前的研究将有很大的帮助；最簡单的事例就是普通监工的工資这一事例；现在我們就来討論它。

例如，設有某鉄路承办人或船厂經理认为，如一个监工的工資为一个工人的二倍，則每二十个工人有一个监工最为相宜。这指的是，如果他有五百个工人和二十四个监工，并且希望用同样的开支完成稍多一点的工作，則他宁願增加一个监工，而不願增加二个普通工人。而如果他有四百九十个工人和二十五个监工，則他认为較好的办法是多增加二个工人。如果他能用一倍半于工人的工資雇到监工，則他也許每十五个工人就配备一个监工。但事实上，所雇监工的人数是由一比二十的比例所决定，而他們的需求价格为工人工資的二倍。①

在有些例外的場合下，监工是通过驅使工人做过度的工作来赚得自己的工資的。但是我們现在假定，监工用正当的方式幷通

① 这个論点可以与第4篇，第1章，第7节中的論点相比。

过工作細节上的妥当安排来完成他所負担的任务；因此，做錯和需要返工的现象很少，各人在移动重物需要帮助时，立即就有人帮助；一切机器和工具都有条不紊，随时可以使用；沒有人因錯用了工具等而浪費了自己的时間和精力。担任此项工作的监工，他的工資可看作是大部分管理上的报酬的范例。通过雇主的作用，社会对监工的服务提出了有效需求，直到那一边际，在該边际，工业的总效率用增加他业工人比增加监工的办法更能提高，这些监工的工資使生产費增加，所增加的数额等于增雇监工的工資。

如上所述，雇主被看作中間人，通过他，竞爭的作用使生产要素配置得以最小的貨币成本得到最大的直接服务（用它們的貨币尺度計算）；不过，我們现在所应当討論的是，各雇主本身的工作怎样通过他們彼此竞爭的直接行为而得到安排和配置，虽然所采取的方式是比較偶然的。

第三节　續前。

其次我們应当考察监工和經理的工作与企业主的工作不断較量的情形。其中观察一个小企业逐漸扩充的过程，是饒有趣味的。例如，一个木匠逐步增加自己的工具，后来租了一个小作坊，为私人做些零活，他所做的工作必須取得这些人的同意，管理工作和各种小风险的負担，由他和那些人共同負責，因为这給他們带来了很多麻煩，他們就不願对他所担任的管理工作付以很高的报酬。①

因此，第二步是承揽各种小修理。现在他已經成为一个小营造商；如果他的企业扩充，則他逐漸脫离体力劳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监督工作上的細节。他所做的工作都由雇工替代，因此，在他計算自己的利潤以前，必須从他的收入中减去雇工的工

① 比較第6篇，第12章，第3节。

資。除非他証明自己的經营能力达到同行的平均水平，他也許会很快地丧失自己所赚来的小宗資本，并經过短期的掙扎，又恢复他由以起家的那种卑賤生活。如果他的能力恰够平均水平，則他在一般时运下将保持自己的地位，說不定还要好些。而收入超过开銷的差額，将代表他那一級的管理工作的正常报酬。

如果他的能力高于同級的正常能力，則他能用一定的开銷(用于工資及其他方面)取得像他的大多数竞爭对手用較大的开銷所能取得的成果。他势必用他那特殊的組織能力来代替他們的一部分开支。他管理上的报酬将包括节省下的那部分开支的价値。从而，他将增加自己的資本，提高自己的信用，并可以按較低的利率获得大量貸款。他将拥有較广泛的商业往来和門路；获得更多的有关原料和操作过程的知識，并有机会来进行勇敢而聪明的有利冒险事业。直到最后，甚至在他停止了体力劳动之后，他还把占用他全部时間的各种瑣事差不多全都推給别人。①

第四节　續前。

我們旣考察了监工和普通工人的报酬，又考察了雇主和监工的报酬，现在就可以来考察小企业和大企业的雇主的报酬了。

自从我們的木匠变成一个很大的营造商以后，他的事务是如

① 有大量工人的雇主必須按照現代軍队首长所遵循的方法来节約他的精力。因为如威尔金生所說(《軍队的智囊》，第42—46頁)：“組織意味着各个人的职責明确，他完全懂得他应該做什么，他的权力和責任相依为命……(在德国軍队中)。每个連級以上的指揮官只处理所属本部的事务，除遇直接負責的軍官不称职外，决不干預各排的内务……軍团司令所必須应付的只是少数部下……他視察并检驗所有各部队的状况，但是……他尽量不糾纏于事务主义。他能冷静地作出判断”。白哲特曾以独特的方式說(《伦巴街》，第8章)，如果一个大企业的首脑“忙得不可开交，那就是事情不妙的象征”；并且他拿原始雇主和从事决斗的海克特或阿琪利斯相比，拿典型的现代雇主和“远处收听电信的人相比，这个人仿佛像閱览公文的毛奇伯爵一样，他知道应杀者被杀了，他取得了胜利”(《論資本的轉移》)。

此繁重，以致需要占用几十个自营自理的雇主的时間和精力。在大企业和小企业的整个斗爭过程中，我們看到，代替原則时时在发生作用。大雇主用自己的一小部分工作和經理与监工的大部分工作来代替小雇主的全部工作。例如，当建造房屋投标时，拥有大量資本的营造商，虽然相处甚远，但往往认为值得承办。而当地营造商因就近有作坊和亲信而得到很大的节約。但大营造商也有种种利益；如大批采购建筑材料，价格比較便宜，使用机器特别是鋸木机使成本降低，也許以較低的利率，借得自己所需要的款項。这两組利益往往大致相等。所以，投标的爭胜取决于二者的相对效率，即小营造商那种未分散的精力的效率和忙而能干的大营造商本身所提供的一小部分监督的效率（虽然他有当地經理和总行職員的帮助）。[①]

第五节　使用大量借貸資本的企业家。

上面所討論的是一个人管理上的总报酬，他用自己的資本經营企业，从而他本身可以获得直接和間接成本的等价物，所謂間接成本是指借貸資本时所引起的成本，有些資本所有者不願自用資本，而轉借給企业資本不足的人使用。

其次，我們所要討論的是，主要使用自己資本的企业家和主要使用借貸資本的企业家在某些行业中所进行的生存斗爭。个人风险，即放款人要求担保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企业的性质和借款人的境遇的不同而不同的。在有些場合，个人风险很大，例如，当某人从事于一个新的电业部門时，其中沒有过去的經驗以資借鉴，因此，放款人对于借款人的进展情况很难作出独立的判断；在所有这些場合下，运用借貸資本的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利潤

① 比較第4篇，第11章，第4节。

率主要是由自有資本者之間的竞爭来决定的。也許恰巧沒有很多的人从事这种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竞爭也許并不剧烈，利潤率可能很高。亦即利潤大大超过資本的純息和与經营困难程度（虽然它可能在一般水平以上）成比例的管理上的报酬。

此外，在那些发展很慢，非有长期努力收不到效果的行业中，只拥有少量自己資本的新起者处于不利的地位。

但在那些勇敢和不知疲倦的进取心可以迅速收效的工业中，特别是在昂貴商品的再生产成本較低而在短时間內可以获取厚利的部門，新起者則如魚之得水，欣然自得，正是由于他当机立断，巧于策划，也許还多少由于他不怕危险，他在竞爭过程中捷足先登。

甚至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他往往固守着自己的陣地。因为自由和地位的尊严对他吸引力很大。例如，小农戶，他的小块土地抵押得很苛，或"小老板"以极低的价格接受包买主的訂貨，他們往往比普通工人的工作辛苦，而所得的純收入却較少。自有資本較少而經营大企业的厂商，不辞劳苦，不怕費心，因为他晓得，他总是要靠工作謀生的，他不願舍弃本业而服侍他人；因此，他发奋工作，以取得收入，不过这种收入和富有的竞爭对手比較起来算不了什么，因富有的竞爭对手可以停业，而专靠他的資本利息来享受安逸的生活，所以，他也許不知道，究竟继續忍受商业生涯中更多的折磨是否值得。

1873 年达于頂点的物价膨胀，使一般借款人特别是企业家大发横財，而蒙受損害的却是其他社会阶层。因此，新兴資本家觉得創办企业很容易；而在商业上已有成就或继承了前輩成就的人，觉得退出商界也很順便。所以，白哲特在写到当时情况时說①，"社会

① 《伦巴街》第 1 章。

上的变异傾向，如同在动物界一样，是社会进化的原理"，但是，新兴資本家的增长，使英国商业愈益趋于民主。他遺憾地指出，商业貴族的久占势力，使国家能有多大的收获。但近几年来，已出现一种反动，原因有二：一由于社会的原因；一由于物价继續下落的影响。企业家之子較之前一代更以父业为荣，他們觉得，以他們的既得收入而欲滿足日益奢侈的生活的需要是越来越难了。

第六节　股份公司。

欲就雇工的服务，从而他們的报酬和企业家管理上的报酬加以比較，莫过于以股份公司作例。因为股份公司中大部分管理工作是由董事、經理和其他附属职員分担，其中大多数人沒有自己的資本，即或有自己的資本，也为数有限。因为他們的报酬几乎是純粹的劳动报酬，所以，在长期內是由支配普通职业中困难和不适意程度相等的那些劳动的报酬的一般原因来决定的。

如前所述，① 股份公司常为內部摩擦和利害冲突所扰，如股东与債券人，普通股东与优先股东，以及股东与董事之間的利害冲突，此外还受各种审核和反审核制度的限制。私人企业所具有的創造性、主动性、和目的的一致，以及行动的敏捷，多为股份公司所罕见。但是，这些不利在某些行业中比較不甚重要。公开宣布，許多加工工业和投机商业公司认为是一种主要的不利，而在一般銀行业、保险业和类似企业方面却是一种积极的利益。在这些企业和运輸业（如鉄路、电車、运河）与公用事业（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中，使用資本的无限权力几乎給予它們以絕对的統治。

如股份公司的营业正常，不直接或間接地进行股票投机，或从事于消灭竞爭对手或兼并他們，则它們一般地期待着未来，所采取

① 见第4篇，第12章，第9—10节。

的政策也是有远见的(有时或失之緩慢)。它們多不願为暂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名誉;也不願給雇員以极低的待遇,以致影响到他們的服务。

第七节　現代企业經营方法有使管理报酬和所从事的业务的困难相适应的一般趋势。

在許多現代企业方法中,各种方法既有它有利的一面,也有它不利的一面。在各个場合它一直被运用到一点,在該点,它的利弊相等。換言之,在某特定場合,各种不同企业組織方法的有利的边际,不是某一綫上的一点,而是使各种可能的企业組織彼此相接的一条不规則的界綫。而这些現代方法,一方面由于它們的差异很大,一方面由于其中許多方法能給有經营能力而无資本者一种发展的机会,所以,有可能使管理上的报酬与取得这种报酬的服务相一致,而在原始制度下,这种一致殊不多见,因为除有資本者外几乎沒有人把資本投于生产。当时那些拥有資本和机会来經营某业或完成大众所急需的服务的人,即使具有該工作所需要的才能,也是偶然的。但是,商品正常生产費的那部分,亦即普通所謂的利潤,在各方面都受替代原則的支配,因此,在长期內不能与所需資本的供給价格,和經营該业所需要的能力和精力的供給价格及使經营能力和所需資本相結合的組織的供給价格之和,相差太大。

經营能力的供給大而有弹性,因为它的来源較广。各人都要料理自己的生活事务;如果他生来就喜欢企业管理,則从中可以得到管理上的經驗。因此,需要最急而报酬优厚的营业能力,取决于"天賦"者少,而取决于获得此項能力所用劳动与費用者多。此外,經营能力是极不专門的,因为在大多数行业中专門知識和熟练程度,較之普通的判断力、果断、机智、謹愼和坚定,日益居于次要地

位。①

的确，在那些店主几等于工头的小企业中，专門技术是很重要的。誠然，“各业都有它自己的传統，而这种传統未曾記載，也許无法記載，只能一点一点学习，而最好的办法是，在幼年时期，当他的思想还未定型的时候而加以学习。但是，在现代商业中各业都为附属与类似的行业所环繞，由于耳濡目染，則对它的现状有所了解”。② 此外，现代企业家所特有的那种一般才能，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愈益重要。而正是这种才能使他成为人們的領导；使他能有的放矢地解决他所要解决的問題，能明察事物的分寸得失，能拟定英明而富有远见的政策，并冷靜而坚决地实行它。③

应当承认，經营能力的供給和对它的需求的适应，多少为一种困难所阻，这种困难在于精确計算某业对該能力所付的价格多大。砖匠或泥匠的工資比較容易計算，先就各种不同效率的人的工資取其平均数，然后再减去因就业无常所受的損失即可。但是，某人管理上的总报酬，除非詳細計算他的实际企业利潤，并减去他的資本利息，是不能求得的。而业务的眞相，他自己往往不知道，甚至

① 第4篇，第12章，第12节。当生产形式不再是少而簡的时候，“一个人不再因为他是資本家而成为雇主。人們运用資本，因为他們有有利地雇用劳动的条件。資本与劳动依靠这些工业巨子来寻求发揮它們各自职能的机会”(沃克：《工資問題》，第14章)。

② 白哲特：《假定》，第75頁。

③ 白哲特(同上书，第94—95頁)說，现代大商业有“各种商业所共同遵守的一些普遍原則，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些原則并具有适当的智慧，那末他經营一种以上的商业是足以胜任的。但这种共同因素的出现，在商业中如在政治中一样，是一种量的表现，而原始商业都是小商业。在古代部落中，只不过有一些专人而已，如布匠、泥水匠和武器制造者。各业除对操該业者外力求而且大半都是秘密。各业所需要的知識只为少数人所有，且不外传，除了这种垄断的而且往往是祖传的技艺外，就再也沒有什么可利用的了；当时并沒有“一般的”商业知識。一般的賺錢之道只是近代的事，而这在古代差不多都是个别的，特殊的。

他的同业也无法摸透。即使在现在的小乡村里，如果說人人都知邻家事，則不能信以为眞。如克利夫·萊斯里所說:"乡村旅館主，或小店东，如营业稍有起色，則不願把他的利潤告訴邻人，以免引起竞爭，而营业不佳者，也决不願暴露实情，惊动他的債权人。"①

尽管商人个人的經驗难以借鉴，但一业的情况終不能完全保密，也决不能长期保密。虽然某人不能仅就五六次浪头的冲击海岸而断定潮涨潮落，但是，稍加忍耐，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企业家們一致认为，一业的平均利潤率，除非不久以前它的变动引起普遍注意，决不能有很大的涨落。虽然企业家比熟练工人有时还更难于判断改变所业是否可以改善他的处境，但是他有机会发现他业的现状及其未来；如果他希望改变所业，和熟练工人比較起来，他一般是更容易办得到的。

就一般而論，我們可以作出結論：工作上所需要的那种稀有的天賦才能和用費浩大的特殊訓练，对管理上的正常报酬的影响和对熟练工人的正常工資的影响如出一轍。不論在那个場合，所得收入的增加使某些力量发生作用，这些力量使能取得該收入的人的供給趋于增加；不論在哪个場合，收入增加使供給增加的程度，取决于供給来源的社会經济条件。虽然一个能干的企业家开始时拥有大量資本和适当的商业往来，較之同样能干而沒有这些有利条件的人，似能获得較多的管理上的报酬；但是，有些自由职业者，他們的能力相等，而所得的报酬却不相等(虽然很小)，原因就在于他們开始时所占的社会优势不等。甚至工人的工資，也以他的入世机緣，和他的父母所能給予他的教育費而定。②

① 《双周評論》，1879年6月，并收入其《論文集》中。

② 见第6篇，第4章，第3节。关于承担企业主要責任者的一般职能，参閱布伦塔諾：《企业家》，1907年版。

第八章 資本与經营能力的利潤(續)

第一节 其次我們必須研究利潤率是否有相等的一般趋势。在大企业中有些管理报酬划作薪金；而在小企业中經理的劳动工資大多划作利潤；因此，小企业的利潤表面上看起来比实际利潤要多些。

决定管理上的报酬的原因，直至过去五十年間，未曾予以仔細的研究。以前的經济学家在这方面的貢献不大，因为他們沒有适当地区分构成利潤的因素，而只是探求决定平均利潤率的簡单的一般规律，这一規律，就其性质来說，是不能存在的。

在分析决定利潤的那些因素时，我們所遇到的头一个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說是字面上的困难。它导源于这一事实，即小企业主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大企业中由經理和监工分担，他們的工資，在計算利潤以前，必須从該企业的收入减去，而小企业主的全部劳动报酬却算成他的利潤。这种困难早已被察觉；亚当·斯密曾指出，"在一个大市鎭上，某药剂师一年所出售的全部药材，所用成本也許不超过三十鎊或四十鎊。虽然他可以出售三百鎊或四百鎊，或得1000%的利潤，但这往往由于他把自己的合理工資加在药价上的結果；其中較大一部分表面上看来是利潤，其实是隐藏在利潤外衣下的工資。在小商港，一个小杂貨商以一百鎊的資本能赚40%或50%的利潤，而在同一个地方的大批发商以一万鎊的資本很少能赚8%或10%的利潤。"①

① 《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0章。西尼尔(《政治經济学大綱》，第203頁)估計一宗十万鎊資本的正常利潤率为10%弱，一万鎊或二万鎊資本約

因此，分别二种利潤率是很重要的，有一种利潤率是企业投資的年利潤率(annual rate of profits)，而另一种利潤率是資本每次周轉（亦即每次銷售总額等于資本）所得的利潤率，或叫做周轉利潤率(rate of profits on the turn over)。此刻我們所研究的是年利潤率。

如果把利潤一詞的范围縮小成前者或扩大成后者，因此，它在两种場合都包括同类服务的报酬，則小企业和大企业的正常年利潤率的大部分名义上的不等即消失。的确有些工商业，其中虽用普通的方法計算，拥有大資本的企业的利潤率低于拥有小資本的企业，但用正确的方法計算，它的利潤率却高于拥有小資本的企业。因为在同一业中相竞爭的两个企业，大企业往往能以較低廉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并能利用許多大规模生产的經济，如分工和机器的专門化等等，而这些是小企业力所不及的。而小企业所占的唯一重要优势，是和顾客比較容易接近，并便于投顾客之所好。而在后一种优势不占重要地位的那些行业，特别是在加工工业中，大厂比小厂能取得較好的售价，从而开支較少，而收入較多；因此，在两种場合下如果利潤都指的是含有相同因素的利潤，則大企业的利潤率必然高于小企业。

正是在这些企业中經常出现的是，大厂挤垮小厂以后，与之合并，并为自己获得有限垄断的利益，或由于它們彼此之間的剧烈竞爭而使利潤率减得很低。有許多紡織业、金属业和运輸业部門，除非有大量資本，就无法創办，而开始时规模不大的企业，困难重重，尽量掙扎，以期在短时間內可能获得大宗資本的运用机会，而大宗

为 15%，五千鎊或六千鎊資本为 20%，“資本愈少，而利潤率也愈大得多”。并比較本篇前一章的第 4 节。值得注意的是，当某私厂的經理本身沒有資本，与資方合伙并分取利潤，而不賺工資时，它的名义利潤率就有所增加。

資本行将提供的管理上的报酬，与資本相較虽然很低，但总額却很高。

有些行业需要极高的能力，但其中管理一个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几乎同样容易。例如展鉄厂，其中工作細节不能定为常规的极少，一百万鎊的投資由一个能干的人即可管理，而无困难。对某些鉄业部門来說，20%的利潤率并不算很高的平均利潤率，因为在工作的細节上需要不断的考虑和策划；厂主一年可得十五万鎊作为管理上的报酬。近来鋼鉄业各部門中大厂相继合并的事实，更可以說明这种情况。它們的利潤多随商业情况而变动，虽然总額很大，但平均率很低。

利潤率几乎在所有那些行业中都很低，这些行业很少需要极高的能力，拥有大宗資本和适当往来的公厂或私厂，倘由勤俭而富有常識和相当企业心的人經理，则足以抵制新起者。而殷实的公司或私厂并不缺乏这样的人，因为私厂随时都可以把它最能干的雇員接收入伙。

总起来我們可以作出結論：第一，大企业的利潤率比乍看起来要高些，因为小企业的利潤率和大企业比較以前，小企业普通算作利潤的那一部分应当列入另一項；第二，即使經过这种修正以后，以通常方法計算的利潤率，一般地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而减少。

第二节　所用資本的正常年利潤率在流动資本比固定資本相对多的部門要高些。大規模生产的經济一旦普及于整个工业，就不会提高該工业部門中的利潤率。

如管理工作繁重得和資本不相称，当然管理上的正常报酬也高得和資本不相称，从而資本的年利潤率也高。而管理工作之所以繁重，是由于組織和計划新方法时費很大的心力，或由于引起很多的煩恼和风险。而这二种东西往往相伴而行。各业的确有它

自己的特点,关于这方面的一切规律,很容易有重大例外;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述一般命题是站得住脚的,是可以解释各业正常利潤率的許多不相等现象的。

首先,某企业所需要的管理工作的数量,取决于流动資本数量者多,而取决于固定資本数量者少。因此,有些行业的利潤率偏低,因为它們有过多的固定資本設备,一經投下,就无須費很大的操劳和注意。如我們已經知道的,这些行业多为股份公司所經营。鉄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尤其是拥有运河、船塢和桥梁的公司,它們的董事和高級职員的工資总額在所投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很小。

其次,設企业的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的比例不变,一般說来,管理工作愈繁重,則利潤率愈高,工資总額,較之原材料的成本和商品的价值,也愈加重要。

經营昂貴原料的行业,它們的成功多取决于运气和买卖上的能力。正确地,恰如其分地解释影响价格的种种原因,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而有这种头脑的人不多,从而可以获得高額报酬。酌加这点,在有些行业中是如此重要,以致使某些美国学者把利潤純粹看作风险的报酬,看作毛利减去利息和管理上的报酬的余額。但是,名詞的这种使用,似乎是不相宜的,因为它有把管理工作和日常监督混为一談的趋势。的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除非从事有风险性的企业的人所預期的利益大于他业,且他的可能利益超过他的可能損失(按合理的計算),則他不会經营这种企业。如果这种风险沒有絕对的害处,則人們将不願向保险公司繳納保险費,因为他們知道,所付的保险費除了实际险值和巨大的广告开支和經营費用外,还提供作为凈利的剩余。如沒有保险,如防止风险的种种实际困难可以克服,則在长期內他們必須要得到相当于保险費的补偿。但是,还有許多的人,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企业心能胜任

地处理麻煩的业务,但在巨大风险的面前却裹足不前,因为他們自己的資本不大不足以負担沉重的損失。因此,有风险性的行业多为不怕冒险的人所經营;也許为少数实力雄厚的資本家所經营,他們长于經营該业,并彼此約定不使市場受到压力,以便获得很高的平均利潤率。①

有些企业,其中投机性质不很重要,因此,管理工作主要是监督,管理上的报酬以企业中所完成的工作量为准;而工資总額可作为該报酬的一种极其粗而方便的尺度。在关于各业利潤相等的一般趋势所能作的一切概括中,也許最不精确的是,如运用的資本相等,利潤每年有等于总資本百分之几和工資总額百分之几的趋势。②

① 关于风险作为成本的要素,参看第5篇,第7章,第4节。对于各种不同的风险对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从而对风险性职业中的工資和利潤的吸引力与排斥力加以仔細分析和归納的研究,也許是有好处的;而这可从亚当·斯密关于这个問題的論述开始。

② 甚至大約估計投于各种不同企业中的各种資本数量也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主要借助于那些在这个問題上显然不精确的美国統計局的有价值的統計材料,我們可以断定,在那些机器設备十分昂貴,原料加工过程很长的工业,如表厂和紡厂中,年产量小于資本;但在原料貴重而生产过程短促的企业,如鞋厂中,以及在那些只須略加改变原料形式的工业,如制糖业和屠宰业中,年产量比資本多四倍以上。

其次,在分析流动資本的周轉并比較原料的成本和工資总額时,我們发现在表厂中前者比后者要小得多,那里原料的体积很小,且存放于用砖、石和瓦建成的普通厂房中;但在大多数工业中,原料的成本比工資总額要大得多;所有工业平均起来,原料的成本为工資总額的三倍半;而在原料略需加工的那些工业中,原料的成本一般为工資总額的二十五倍到五十倍。

如果在計算企业的产量以前减去它所消耗的原料、煤等的价值,则上述不均现象多不存在。一个謹愼的統計学家通常采用这种方法来計算一个国家的工业产量,以便避免把比方說紗和布計算两次;同样的理由使我們在一个国家的农产量中避免計算牛和飼料作物。但这种方法是不十分令人满意的。因为从邏輯上說人們应該减去織布厂所购买的織布机,像减去它的紗那样。此外,如果工厂本身被算作建筑业的产品,它的价值就应該从織布业的产值(在一定年限内)中减去。关于农場建筑物,也是如此。农业用馬,和在某些場合下的商业用馬都无須加以計算。不过,这种只减原料的方法是有它的用处的,如果我們对它的不精确性有充分的认識。

特别精明强干的厂商，行将使用的方法和机器都优于他的竞爭对手，在企业的产銷方面他也有較为妥善的安排，并使二者保持正常的关系。用这种方法，他将扩大他的企业，从而，获得分工和設备专門化的較大利益。[①]这样，他将得到的是报酬递加，和利潤递加；因为如果他只是許多生产者中的一个，則他所增加的产量实质上不致使他的商品价格下降，而大規模生产的經济利益几乎全部归他所有。如果他适拥有該业的部分垄断，則他将調节他所增加的产量，使他的垄断利潤可以增加。[②]

但是，如这种改良不局限于一个或二个生产者，如改良的产生是由于需求及与其相适应的产量的一般增加；或由于机器和方法的进步，而为全业所分沾；或由于輔助工业的发展和"外部"經济的普及，則产品的价格将接近于一点，在該点，只能为該类工业提供正常的利潤率。在这个过程中，該业往往趋于一类，即它的正常利潤率低于原来的那一类；因为它比以前較为一致，較为单調，所費的心力也較少；也可以說因为它更适合于共同管理。可见，某业的产品数量和劳动与資本的数量相比时，它的比例增加，势必引起利潤率的下降；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把它看作用价值計算的报酬递减。[③]

第三节　各行各业均有其习慣的或公平的周轉利潤率。

年利潤已如上述，现在我們要研究决定周轉利潤的原因。很显然，年正常利潤率的变动幅度很小，而周轉利潤在一业与他业却相差很大，因为它取决于周轉上所需要的时間长度和工作数量。例如，批发商在单項交易中就买卖大量产品，能使他們的資本周轉

① 見本书上卷第4篇，第11章，第2—4节。

② 見本书下卷第160—161頁。

③ 比較本书上卷第329—330頁。

得很快，虽然他們的平均周轉利潤少于1%，但却可以賺很多的錢；尤其是在大宗股票交易中，周轉利潤只有1%的几分之几。但是造船商在出售船以前的长时間內，势必把劳动和原材料投于船本身，并准备一停泊之处，与此相关的各种細节他也必須留心，他必須在直接或間接的开支上附加很高的利潤率，以报酬他的劳动和所投下的資本。①

此外，在紡織业中，有的厂买进原料，出产成品，而有的厂則专門从事紡織或上光；很显然，第一类中一厂的周轉利潤率，必須等于其余三类中各厂的利潤率之和。②再以零售商来看，他所經銷的那些商品的周轉利潤，往往只有5%或10%，这些商品为一般人所需要，又不受式样改变的影响；因此，銷售額很大，必要的存貨很少，其中所投資本可以周轉得很快，旣无风险，也无須操劳。但是，有几种零售商，他們的周轉利潤几达100%，因为他們所經銷的是装飾品和化装品，只能售得很慢，同时还必須备有各种各样的存貨，而这在陈列时需要很大的地方，倘遇式样改变，除非亏本就无法出售。即使这种高利潤率也往往不及魚、水果、花草和蔬菜方面的利潤率。③

① 但他无須对他在造船初期所投的那部分資本取以很高的年利潤率，因为那部分資本一旦被投下之后，就无須再費力操心，而他只按很高的复利率計算他的"积累"支出也就够了；但在这种場合下，他必須把他自己劳动的价值算作他早期的一部分支出。相反地，如果有一种行业，其中对所投的全部資本都需要不断的、几乎是一样的操劳，那末，在該业中以加用复利潤率(亦即如复利率一样，利潤率按几何級数增加)的办法求出早期投資的"积累"值，是合理的。甚至在理論上不十分正确的地方，为簡便起见，实际上也往往采用这种方法。

② 严格地說，它将稍大于这三者之和，因为它将包括較长时期的复利息。

③ 工人阶級住宅区的魚商和菜商特别致力于利潤率很高的小生意，因为各个人的购买量是如此之小，以致顾客宁願在就近的一个高价的鋪子中购买，而不願到較远的一个低价的鋪子中去。因此，零售商虽然以不到半便士的东西而要一便士，但他也許不会过一种十分优越的生活。不过同样的东西，如为漁夫或农人所售，也許只要四

第四节 續前。

因此，我們知道，周轉利潤沒有趋于相等的总趋势；但在各业及各业各部門中可以有，而且事实上也有一种被认为“公平”、正常的、相当确定的利潤率。当然，这些利潤率往往因貿易方法的改变而改变，而貿易方法的改变一般源于某些人，他們希望做較少的生意，虽然周轉利潤率較普通为低，但他們資本的年利潤率却較高。不过，如果沒有这种巨大的变动，則照該业的传統，对特种工作或对給該业的同行所提供的重大实际服务收取一定的周轉利潤率。这种传統多根据經驗而来，它足以証明，如果所收的是那种利潤率，則特定場合下所用的成本(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将得到补偿，此外，該业将提供正常的年利潤率。如果他們所索的价格所給予的利潤率远低于該周轉利潤率，則他們很难有所发展；如果他們所索的价格过高，則他們有失去顾客的危险，因为别人可以比他們卖得便宜。如事先沒有議定价格，这就是一个誠实的人希望从定貨收取的“公平”的周轉利潤率，倘买主和卖主发生爭执，法庭所允許的也是这种利潤率。①

分之一便士，甚或不到四分之一便士：而运輸費和損失保險費的直接損失将不能說明这种差別。因此，一般人认为，这些行业中的中間人通过联合可以获得額外高利潤的特殊便利，这种看法似乎是有理由的。

① 在这种場合下，专家的証明在許多方面对經济学家是大有教益的，特别是由于多少有意識地认識产生商业习慣的那些原因和借助于它們以維持这种习慣而使用有关这种习慣的中世紀时的术語。如果某一类职业的“习慣”周轉利潤率比另一类职业的高，則最后的原因差不多总是：前者需要(或不久以前需要)資本投資的时間較长；或使用的貴重設备較多(特别是像那些易于急剧貶值或不能經常使用的設备，因此，必須靠較少量的工作来維持自己)；或需要的劳动較难而易于生厌，或要求业主付出更大的注意；或具有某种必須加以保險的特殊风险因素。而专家們对闡明那些暗藏于他們心灵深处的使这种习慣存在的理由的怠慢，就有理由使人相信，如果我們能使中世紀商人再生幷反問他們，則我們会发现，利潤率的适应特定場合的需要远比历史家所說的要有意識的多。許多历史家有时幷沒有說明，他們所指的习慣利潤率是一定的周轉利潤率，还是在长期內将提供一定的資本年利潤率的那种周轉的利潤率。当然中世紀

第五节　利潤是正常供給价格的构成因素。但是已投資本(在物质形式上或取得技能上)的收入是由其商品的需求所决定。

在以上的研究中，我們的着眼点主要是經济力量的最后，或长期，或者說眞正正常的結果；我們曾討論过运用資本的經营能力在长期有使它自己适应需求的趋势；我們已經知道，这种能力不断地寻求各种企业，以及經营各种企业的各种方法，在該企业中它所能提供的服务，被那些为滿足他們的需要而能付給相宜价格的人极其重視，以致該服务在长期內将获得很高的报酬。这种动力就是企业家的竞爭。各人就其所触，預測可能发生的未来事件，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計，并預計企业收入除去所需开支的剩余。他的全部預期收益列入使他从事該业的利潤之中；在制造工具以供未来生产以及建立企业往来的"无形"資本方面所投的全部資本和精力，在他未曾投資以前，势必表明它是有利可图的。他从这些投資所預期的全部利潤，列入他在长期內对于他的冒险所期待的报酬。如果他是一个具有正常能力(所謂正常系对該种工作而言)的人，并且犹疑不决，不知道冒险是否值得，則它們可以被看作眞正代表所述服务的正常生产費(边际)。因此，全部正常利潤列入眞正或长期的供給价格。

引动某人和他的父亲把資本和劳动用于培养他成为一个工匠、自由职业者、或企业家的那些动机，和把資本与劳动投于建立物质生产設备及企业組織的动机相同。不論在哪个場合，投資(如人的行为受自觉的动机所支配)将到达一点，在該点，追加投資无

企业方法的大同小异，会使資本的年利潤率相当一致，而不致造成周轉利潤率像现代企业中那样大的差异。但是仍然很明显，如果一种利潤率将近一致，則他种利潤率并不一致；关于中世紀經济史的許多著作的价值由于沒有明确地认識这两种利潤率的区别和有关它們的习惯所必須依靠的最后默认之間的差异，而多少受到损害。

利可图，或效用与"負效用"相等；因此作为对所有这种投資的預期报酬的价格，就构成它所提供的服务的正常生产費的一部分。

不过，要使得所有这些原因充分发揮作用，就非有很长的时間不可，从而，例外的成功可以和例外的失敗相較量。一方面是那些人，他們的成功多由于他們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罕见的运气，而这些都表现在他們投机事业的特别机遇或供企业一般发展的有利机会上。另方面是那些人，他們在精神上或道德上都不能善用他們的訓练和立业的良机，他們对自己的职业沒有特殊的兴趣，再加以投机上的种种不幸，或他們的企业由于竞爭对手的侵犯而受到节制，或由于需求浪潮退入他方而擱浅。

虽然这些干扰原因，在有关正常报酬和正常价值的討論中，可以忽略，但是，在討論特定时間特定个人所得的收入时，它們却具有头等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由于这些干扰原因对利潤和管理上的报酬的影响，其方式远不同于它們对普通报酬的影响，当我們討論暂时变动和个别机遇时，对利潤和普通报酬加以分别对待，乃是科学上的一种必然性。关于市場波动的种种問題，除非将貨币、信用和对外貿易的理論和盘托出，則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是，即使在现阶段，我們也可以注意所述干扰原因对利潤和普通报酬的影响的下列区别。

第六节 就价格的变动，就不同个人的不同情况，就全部收入中应归于劳动报酬和天赋才能的报酬的比例，对利潤和其他报酬所作的比較。

第一，企业家的利潤首先受他的資本(包括企业組織)，他的劳动和他雇工的劳动的产品之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他的利潤的变动，一般在他們的工資变动以前，而且变动的幅度較大。因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他的产品所能售的价格稍有小涨，很可能使他的

利潤增加許多倍,或使他变亏本而成賺利。价格的上涨,将使他急于获得他所能获得的高价格的利益; 他将担心他的雇工辞职或拒絕工作,因此,他甘願增加工資;而工資趋于上涨。但是,經驗表明(不管它是否按产品售价所計算的工資),工資的上涨很少与价格的上涨成比例;因此,它們的上涨几不能和利潤的增加成比例。

这一事实的另一个方面是,当生意极坏时,雇工充其量一无所得,无从維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但雇主(尤其是使用很多借貸資本的雇主)的开支势必超过他的收入; 在这种場合,甚至他管理上的总报酬也成为負数,亦即他在亏本。在生意极其萧条的时候,許多或絕大多数的企业家是如此,而那些比别人的运气較劣、能力較差和較不适合于所业的企业家更是如此。

第七节　續前。

第二个区别是,企业上成功的人数在全体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在他們的手中积聚了别人的財富,且比自己的財富多到几倍,所謂别人就是那些人,他們有自己的儲蓄,或继承了他人的儲蓄,而在企业失敗时連同他們自己的努力的成果全部損失。因此,要知道一业的平均利潤,我們决不能以成功者的人数除他們所获利潤的总額,甚至也不能以成功者和失敗者的人数除該利潤总額,而是首先从成功者的利潤总額中減去失敗后也許早已轉业的那些人的損失总額,再用成功者和失敗者的总人数除所余差額即求得該业的平均利潤。很可能,管理上的总报酬,亦即利潤超过利息的差額,平均計算,尚不及一般人就成功者所估計的企业利潤的二分之一,而就某些带风险性的企业来看,尚不及十分之一。不过,如我們将立即知道的,认为企业风險大体上有減无增是有理由的。①

① 一世紀以前,許多英国人带着大量財富从东印度归来,当时一般人相信,那里的平均利潤率很高。但是如 W. 亨特尔所指出的(《孟加拉乡紀要》,第 6 章),失敗是

第八节　續前。

我們所要討論的第三个区别是利潤变动和普通报酬的变动的区别。我們已經知道，在自由資本和劳动投于培养工匠或自由职业者所需要的技能以前，得自它們的預期收入具有利潤的性质；而所需要的利潤率往往很高，理由有二：投資的人本身是不能获得它的大部分报酬；他們往往拮据，除非勤俭持家，他們就不能为了未来报酬而作这样的投資。我們也知道，工匠或自由职业者一旦获得他工作上所需要的技能以后，他的一部分报酬其实是所投資本与劳动的未来准租，而这种資本和劳动使他适合于所担任的工作，得到立业机会，商业往来和一般善用自己才能的机会，收入中只有其余部分是劳作的眞正报酬，但它一般占全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就是区别之所在。因为对企业家的利潤作同样的分析时，比例大小却有所不同，其中較大的部分是准租。

大规模企业的經营者得自所投物质資本和非物质的資本的收

屢见不鮮的，“只有那些侥幸发財的人才回来散布这种奇談”。正在这个时期，英国有这样一句俗語，即富人和他的車夫的家庭在三代內也許就乔迁几次。的确，这一半是由于当时的少財主极其奢侈，一半是由于觅得妥当投資的困难。英国富有阶級地位的巩固，多半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厉行节約，以及投資方法的改进，而这种方法使少財主們有可能从他的財富不断获得可靠的收入，虽然他們沒有继承他借以賺取这种財富的那种企业才能。但是甚至现在英国也有些地区，其中大多数工业家是工人，或工人的儿子。在美国，虽然揮霍浪費也許不及英国那样普遍，但是人事的滄桑，和使企业跟上时代的困难，曾产生了这样一句俗語，即一个家庭三代內都是“布衣相传”。威尔斯說(«当代經济变动»，第351頁)，“在有判断力的人的中間很久以来就有一种基本一致的看法，即在为自己做生意的所有的人中，沒有成功的占99%。”J.H.沃尔克(«經济学季刊»，第2卷，第448頁)就1840年至1880年間馬薩諸塞州烏斯特的主要工业的工业家們的出身和生平作了詳細的統計，其中十分之九以上的人都是从职工起家的；在1888年拥有任何財产或留有任何遺产的尙不到1840，1850和1860年那些工业家的儿子的10%。至于法国，L.波流曾說(«財富的分配»，第11章)，每一百家新企业中，差不多有二十家立即消失，五十或六十家維持现状，不兴也不敗，只有十家或十五家才是成功的。

入是如此大，而且利害得失又如此变动不居，以致他往往很少想到他在这方面的劳动。如果企业有利，則他把企业所带来的利益几乎看成純收益。他的企业局部开工和充分开工对他的操劳几无区别，因此，一般說来，他很少想到从这些收益中減去他的額外劳动。他对他的額外劳作所得的任何报酬的看法，和工匠对加班加点所得的額外报酬的看法不同。这一事实是一般人甚至有些經济学家不完全承认在解释决定正常利潤和正常工資的原因方面有根本一致性的主要原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认識。

和上述区别密切相联的是另一个区别。如工匠或自由职业者具有特殊的天才，而这种天才既非人力所造就，又非牺牲现在以成全将来的結果，則它能使他获得剩余收入，即超过那些在个人教育和立业机会上投下相同資本和劳动的普通人从相同劳作所能預期的收入的剩余，这种剩余具有地租的性质。

但是，再回到前章末节所提到的那一点，具有特殊天才的人，在企业家阶級中，常占多数。因为除了出身于該阶层的那些有能力的人以外，它还包括出身于較低职业阶层的很多有天才的人。因此，用在教育上的資本的利潤，是自由职业者阶級收入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因素，而稀有天才的租金，可以看作是企业家收入中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們把企业家当作个人的話(就正常价值来說，即使天才的报酬，如我們所知道的，宁可視作准租，而不視作租金本身)。

不过，这一規律是有例外的。一个平凡的企业家曾继承了有利的企业，并仅仅有足够的能力經营，他每年可以获得千百万的收入，其中所含稀有天才的租金极少。相反地，特别有成就的律师、作家、画家、歌手和馬术师的收入，其中大部分可以列为稀有天才的租金，至少如我們把他們当作个人来看，并且不考慮他們各自职

业中的正常劳动供給以他們对那些有志的青年所展示的輝煌成就为轉移。

特定企业的收入，往往深受它的工业环境和机会的变动的影响。但是，由各种工人的技巧所得的特殊收入，也受同样的影响。例如，澳洲和美洲富饒銅矿的发现，使克尔尼矿工的技巧产生收入的能力降低(就在家的矿工而言)，新地区富矿的每次发现，提高已迁往該区的那些矿工的技巧产生收入的能力。此外，看戏嗜好的增长，在提高演員的正常报酬和使演技的供給增加的同时，也提高已从事此业的人的演技产生收入的能力，其中大部分收入，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得自稀有天資的生产者的剩余。①

第九节　在同一行业特别是同一企业中各种不同的类别的工人的利害关系。

其次，让我們討論同业中各不同工业阶級之間的相互利害关

---

① 故沃克将軍对解释一方面决定工資与另方面决定管理报酬的那些原因作出很大的貢献。但他认为（《政治經济学》，第 311 节）利潤并不是工业品价格的一个組成部分；他沒有把那种理論局限于短时期，如我們所知，对短时期来說，得自各种技巧的收入，不論这种技巧是非凡的，或普通的，也不論它是雇主的，还是工人的，都可以被視作准租。他的确是在假借的意义上使用“利潤”一詞的；因为他把利息完全与利潤分开以后假定，“无利潤雇主”所賺取的数額“大体上或在长期內等于他受雇于人时所能預期的工資数額”(《启蒙》，1889 年，第 190 节)：这就是說，“无利潤雇主”除他的資本利息外，还得到正常的純管理报酬(不論他的才能是大是小)。这样，沃克所指的利潤比英国一般所指的利潤少五分之四（至于这种比例，美国也許比英国偏低，而欧洲大陆也許比英国偏高）。因此，这种理論似乎只是意味着由于特殊才能或运气的那部分雇主的收入不列入价格。但是各种职业（不論是否为雇主的职业）的成敗得失在决定謀求該业的人数和他們工作的极积性方面起着作用，因此，列入**正常**供給价格。沃克似乎把他的論点主要建立在他曾过分强調的这一重要事实的基础上：即在长期內获利最多的那些最能干的雇主照例都是对工人支付的工資最高，对消費者的售价最低的那些人。但是同样眞实而甚至更加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賺取最高工資的那些工人照例都是这样一些人，他們最善于使用他們雇主的設备和原料（见第 6 篇，第 3 章，第 2 节），从而使雇主有可能获取高額利潤和对消費者索取低廉的价格。

系。

利害一致是下述一般事实的一个特例,这一事实是,不論任何商品,对它的几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都是連带需要,我們可以援引第五篇第六章所举的关于这个一般事实的例証。在那里我們知道,泥匠劳动的供給如发生变动,势必使建筑业其他各部門的利益受到影响,而使一般人所受的影响更大。事实是,从事于建造房屋、織布或生产其他东西的各个不同阶級,他們的特定資本和专門技巧所得的收入多取决于該业的共同繁荣。倘事实如此,则該收入在短期內可看作全业混合收入或共同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收入总額因效率的提高或任何外部原因而增加时,则各阶級所得的收入部分趋于增加,但是,当收入总額不变时,任何一个阶級的收入增加,必然由于其他阶級的收入减少。这适用于从事某业的全体成員,从特殊的意义上說,也适用于在同一个企业中共同工作了許多年的那些人。

第十节 續前。

有利企业的报酬,从企业家本身的观点来看,是各种报酬的总額,第一,他的能力的报酬;第二,他的生产設备及其他物质資本的报酬;第三,他的商誉或企业組織和商业往来的报酬;实际上,它多于这几項报酬的总和;因为該企业家的效率部分地取决于他从事于該特定企业;如果他以合理价格把它出售,而改营他业,则他的收入也許会有很大的减少。商业往来对于他的全部价值,是**机遇价值**(conjuncture or opportunity value)最显著的一例。这种价值,虽然可由于运气所致,但主要是能力和劳动的結果。其中可轉移的部分,并可以由私人或大联合企业购买的部分,自当算作他們的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說,是一种**机遇成本**(conjuncture or opportunity cost)。

但是,雇主的观点并不能包括企业的全部收益:因为有另一部分收益和他的雇工有关。的确,在某些場合为了某些目的,几乎企业的全部收入都是准租,亦即在短时間內由它的商品市場状况所决定的收入,和制造該商品所需要的各种东西的成本与从事于該业者的費用无关。换言之,它是一种混合准租,[①] 可通过討价还价,以及习慣和公平观念分配給該业中的各个人。而这种結果是由一定的原因造成的,它类似于文明的初期分配得自土地的生产者剩余的那些原因,生产者的剩余几乎常置于垦植公司之手,而不归于个人。例如,一企业中的主管职員对人和情况熟习,在某些場合下,他可以利用这种长处按高价格受雇于竞爭厂;但在另一些場合下,除了对他所在的那个企业,它并沒有什么价值;从而,他一旦离去,該业所受的損失也許高过他的工薪数倍,而他在别处所能得的工薪或尙不及一半。[②]

值得重視的是,这种雇工的地位和其他雇工的地位不同,后者对大行业中任何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几有相等的价值。其中每人每周的收入,如我們已經指出的,一部分是对該周內所作工作的疲劳的报酬,另一部分是他的专长和特别能力的准租。假定竞爭完全有效,則这种准租是由本雇主或任何其他雇主按照該周內他們商品的市場状况而对他的服务所願付的价格来决定的。对一定种类的一定工作所必須支付的价格,既然是这样地由商业上的一般状况

① 比較第5篇,第10章,第8节。

② 当一个厂具有自己的特长时,甚至在它的普通工人中有許多也会因离去而损失他們很大一部分工資,同时使該厂受到严重的損害。主要的职員可以接收入伙;全体雇工可以部分地酬以紅利;但是不論这点实行与否,他們的报酬与其說是由竞爭和代用原則的直接作用决定,不如說是由他們和他們雇主之間的契約(其条件在理論上是武断的)决定。而实际上它們将由这样的願望来决定,即"力求公道",也就是說,力求达成协議的报酬代表职工各自具有的能力,勤劳和特殊訓练的正常报酬,同时当厂处于順境时增加一些报酬,而当厂处于逆境时减去一些报酬。

所决定，所以，这类价格列入直接开支，而这种开支必須从它的总报酬中减去以計算該特定厂当时的准租。但是，該准租的或涨或落，是与雇工无关的。不过，事实上竞爭并不如此完全有效的；即使市場上对用相同机器的相同工作付以相同的价格，則当地厂的繁荣也有增加它的每个雇工所得的机会，同时当生意清淡时，有继續就业的机会，当生意兴隆时，可获得所垂涎的超額工作时間。

因此，差不多在各个企业和它的雇工之間存在着事实上的某种損益共分；而这种損益共分也許达到它的最高形式，如企业中同事的利害一致，虽沒有契約的规定，也由于眞誠的情誼而得到慷慨的承认。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通常使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在經济上和道德上有所增进的方法，是分紅制；当它被看作是趋于更高而更难的眞正合作制水平的第一步时，情形更是如此。

如某业中的雇主团結一致，而雇工也团結一致，則工資問題的解决，难于确定。只有通过协議来决定短时間內雇主和雇工在該业純收入中所应分的数額。除正在淘汰的工业以外，工資的降低，决不能永远符合雇主的利益，因为它迫使許多熟练工人流入其他劳动市場，甚或从事无所謂技巧上的特殊报酬的其他工业；因此，在平均年限內，工資必須高得足以吸引青年人从事該业。这就规定了工資的下限，而工資的上限，是由資本与經营能力的供給的相应貧乏来决定的。但是，在該限界上究竟应当采取哪一点，这只能由討价还价来决定；不过，这种討价还价，似由于伦理上的裁度而得到緩和，如商业上有适当的調解机构，情形更是如此。

这个問題在实践中甚至更为复杂。因为各类雇工多半有自己的工会，且各行其是；雇主只起緩冲作用，一組雇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資，实际上会耗尽他組雇工的工資，所耗之数几等于雇主的利潤。

商人与厂主以及雇主与雇工当中的各种工联和商业同盟，它們的原因和結果，这里不便加以研究。它們表现各种生动的事实和奇异的变化，足以引起世人的注意，且似乎表明，社会的变革即将来临。它們的重要性誠然很大，与日俱增；但是，其中未免有过分夸大的现象。因为其中大部分只不过是进步洋面上掠过的一些漣漪而已。虽然它們现在比以前的规模更大，来势更凶，但是，现在和以前一样，运动的主流是取决于正常分配和交换的趋势这一强大的暗流的。这些趋势是“看不见的”，但它們却能駕馭那些“看得见的”插曲的进程。因为即使在調解与仲裁方面，主要的困难在于发现什么是正常水平，使仲裁当局的决定不致与之相距太远，以免破坏自己的威信。

第九章 地租

第一节 地租是一大类中的一种。此刻我們假定土地由其所有者耕种。重申以前的討論。

如第五篇所述，地租不是独有的事实，而是各类經济现象中主要的一类；地租理論不是孤立的經济理論，只不过是一般供求理論中的特定系的一种主要应用而已；它分为若干級，从人所占有的自然恩賜品的眞正地租起，經过土地的永久改良所得的收入，至农場、工厂建筑物、蒸汽机和較不耐久品所提供的收入止。在本章和下章里，我們专門研究土地的純收入。这种研究分为二部。一部分关于土地純收入或生产者剩余的总額；另一部分关于該收入分配給与土地有利害关系的那些人的方式。不論土地占有形式如何，第一种收入总是一般的收入，我們的討論将从这种收入开始，

并假定土地的耕种由土地所有者自己担任。

我們不应当忘記，土地所"固有的"收入是热、阳光、空气和雨量，它們都不是人力所能大加影响的；至于位置上的利益，其中有許多亦非人所能駕馭，而只有少数是土地所有者个人投資本与劳力于土地的直接結果。这些就是土地的主要属性，它的供給不以人的努力为轉移，从而，并不因該劳作的报酬增加而增加；对它所課的稅，純由所有者負担。[1]

另方面，土壤肥度所主要凭恃的那些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可以由人力增进，而在极端的場合，可以由人力完全改变。但是，对土地改良（虽說可以普遍推广，但改良是慢慢地进行，而又慢慢地耗竭的）的收入所課的稅，在短时間內，不会影响改良的供給，因此，也不会影响由于改良的农产品的供給。从而它主要由所有者負担。租地人，在短时間內，也可以看成是所有者。不过，在长期內，稅会減少改良的供給，提高农产品的正常供給价格，从而，由消費者負担。

第二节　續前。

现在让我們重申第四篇中我們对于农业上报酬递減趋势的研究；仍假定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土地，因此，我們的推理可以是一般的推理，而不受土地占有的特殊形式的影响。

我們曾知道，在資本和劳动的連續投資中，虽然最初几次投資的报酬，可以增加，但当土地耕作得已經完善时，它們的报酬将开始減少。耕种者继續追加資本与劳动，直到一点为止，在該点，报酬仅仅够偿付他的开支，和补偿他自己的劳作。不論投于优等土地或劣等土地，那将是耕种边际上的一次投資；需要有和該投資的

① 但关于位置租准則的例外，比較第5篇，第11章，第2节。

报酬相等的一个数量，且足以补償他以前的各次投資，而总产量超过这个数量的余額，就是他的生产者的剩余。

他是尽量向远看的，但是，他很少有可能看得太远。在任何既定的时間，他把得自永久改良的土地丰度視为当然，而得自永久改良的收入（或准租）和由于土地的原始性质的收入乃是他的生产者剩余或地租。此后，只有新投資的收入，才表现为所得和利潤；他将新投資一直进行到有利的边际为止；他的生产者的剩余或地租，是改良土地的总收入超过报酬他每年所投資本与劳动所需要的数額的余額。

这种剩余，首先取决于土地的丰度，其次取决于他必須买进和卖出的那些东西的相对价值。如我們所知，土地的肥沃度或丰度是不能絕对計量的，因为它随着所种作物的性质和耕作的方法与强度的变化而改变；設有两块土地，由同一个人耕种，并用相等的資本和劳动，其結果，如能收获等量的大麦，則未必能收获等量的小麦。当采用原始耕作方法时，如能收获等量的小麦，而一旦采用集約經营或现代方法后，則所收获之数很可能不相等。此外，农場所需要的东西的价格及其产品所能出售的价格，都取决于工业环境，工业环境的改变不断地改变着各种作物的相对价值，从而，改变着位置不同的土地的相对价值。

最后，我們假定耕种者具有正常的能力，所謂正常是相对于他所担任的工作，和他所处的时間与地方的情况說的。如果他的能力低于正常能力，則他的实际总产品将少于土地的正常总产量，它所給他提供的部分将少于它的眞正生产者的剩余。反之，如果他的能力高于正常能力，則他除获得土地上的生产者的剩余外，还获得稀有能力上的生产者的剩余。

第三节 农产品实际价值的提高一般地提高剩余的产品价

值，而使其实际价值提高得更多。农产品的劳动价值和它的一般购买力的区别。

我們曾相当詳細地研究过，农产品价值的上涨，使各种土地特别是报酬递减趋势作用較弱的那些土地的生产者的剩余（用产品計算）得到增加的情况。① 我們也知道，一般說来，和优等土地比較起来，它更能提高劣等土地的价值。換言之，如有人預計农产品的价值上涨，則他用一定的貨币額按当前的价格投于劣等土地所能預期的未来收入大于优等土地。②

其次，生产者的剩余的实际价值，即其用一般购买力計算的价值，将相对于它的产品价值，和用相同方法計算的产品价值按同一比例增加。这就是說，产品价值的增加使生产者的剩余的价值也随之而增加。

产品的"实际价值"一詞，意义含混。从历史上来看，它往往指的是对于消費者的实际价值。这种用法頗为危险。因为有些場合从生产者的观点来考虑实际价值是比較相宜的。但注意到这点时，我們可以用"劳动价值"一詞来表示該产品行将购买的某种劳动的数量；而"实际价值"則指的是一定数量的产品行将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数量。农产品的劳动价值增加，可以意味着人口对于生活資料的压力日益增加，而这种原因所造成的

① 第4篇，第3章，第3节。例如，我們知道，如果农产品的价值从 OH' 上涨至 OH（第12、13、14图），从而在涨价以前使一宗資本和劳动的投資有利所需要的产量为 OH，而在涨价以后只需要产量 OH'，那末，在第12图所代表的报酬递減规律发生强烈作用的那类土地的場合下，生产者的剩余将略有增加；在第二类土地（第13图）的場合下，增加得較多，而在第三类土地（第14图）的場合下，則增加得最多。

② 同上，第4节。比較报酬递減规律起同样作用的两块土地（第16、17图），但其中第一块富饒而第二块貧瘠时，我們发现因农产品价格从 OH' 上涨至 OH 而使第二块土地的生产者剩余从 AHC 至 $AH'C'$ 的增加在比例上是大得多的。

生产者的剩余（来自土地）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相伴而行，同时也是它的一种尺度。不过另方面，如果农产品的实际价值的增加，是由于农业以外的生产技术的进步，则其結果可能会提高工資的购买力。

第四节　改良对地租的影响。

上述一切所闡明的是，得自土地的生产者的剩余，并非由于自然界恩賜的巨大，如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修正的形式）所主张的，而是由于自然界的吝啬。但是，决不应当忘記，就市場的銷路来說，所处的位置不相等，和絕对生产力不相等一样，是造成生产者的剩余不相等的重要原因。①

这个眞理及其主要結果，其中有許多现在看起来是如此明显，最初是由李嘉图闡明的。他乐于論証如果自然恩賜无限供給，俯拾皆是，则占有它們并不会产生剩余，特别是，如果土地的肥沃度相等，位置相等，而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则土地决不会提供剩余。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論点，并証明，同样适用于一切土地的耕作技术的改良（即等于土地的自然丰度的普遍增加），庶几减少

① 英国很小而人口又如此稠密，因此甚至需要很快推銷的牛奶和蔬菜以及体积很大的草也能按不很高的費用运銷于全国，而农戶不論他在英国的那部分都能从主要农产品，粮食和牲畜取得几乎相同的純价格。由于这种原因，英国經济学家曾把肥力算作决定农业土地价值的首要原因，而把位置作为次要因素。因此，他們往往把土地所提供的生产者剩余或租値看作是它的产量超过等量資本和劳动（运用的熟练程度相等）在貧瘠得处于边际耕作的土地上的产量的差額；而不屑于明白指出这两块土地必須相邻，或必須計及推銷費用的差别。但是新开发国家的經济学家自然不会有这种說法，那里最富饒的土地也許还沒有开垦，因为它不靠近市場。对他們来說，位置在决定土地价值方面似乎至少是和肥力同样重要的。在他們看来，处于边际耕作的土地是距离市場很远的土地，特别是和那些通向有利市場的鉄路相距很远的土地。他們把生产者的剩余看作是位置适当的土地的产品价值超过等量劳动和資本（以及相等的熟练程度）在位置最差的土地上所获得的产品的价值的差額；如有必要，当然要計及肥力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說，美国不能再被看成是一个新开发的国家了。因为全部优等土地都被占用，而且差不多都有便宜的鉄路和有利的市場相通。

谷物剩余总量，势必减少供給一定人口以农产品的土地的眞正剩余总量。他也指出，如果改良所影响的主要是那些原本是最富饒的土地，它可以增加剩余总量，但是，如果它所影响的主要是較貧瘠的一类土地，則剩余总量必因此而大減。

有一种观点和上述命題一致，这种观点认为，英国土地耕作技术的改良，会增加土地所提供的剩余总量，因为它增加农产品，而不致使它的价格实质上有所降低，除非向英国輸出农产品那些国家也跟着采用相同的改良，或采取有同样效果的措施，改善这些国家的交通运輸。如李嘉图所說，如供应同一市場的所有土地都得到同样的改良，“則这种改良給予人口以很大的刺激，同时使我們有可能用較少的劳动来耕种較貧瘠的土地，最后，对地主阶級有莫大的利益”①。

从土地的价值中，区别哪一部分价值是由于人的劳动所产生，哪一部分是由于自然的原始性质所致，是不无趣味的。土地的一部分价值是来自国家为一般目的而非专为农业所修的公路和所作的其他改良。根据这点，李斯特、凱雷、巴师夏及其他学者都认为，把原始土地改造成现在的土地所用的开銷超过土地现在的全部价值。因此，他們断言，土地的全部价值是由人的劳动而来。他們所引的事实值得加以討論，但是，实际上这些事实和他們的結論是毫不相干的。他們所要論証的是，土地的当前价值不应当超过把原始土地改造成像现在那样富饒而适于耕种的土地所需的眞正农业上的开銷。許多适用于农业方法的变化，早已陈旧，不堪使用；其中有許多变化，不仅不能增加土地的价值，反使土地的价值减少。此外，在这方面的費用必須是純費用，即加上逐年开支的利息再減

① 见《原理》第3章注。

去历年得自改良的額外产量的总价值。在人口比較稠密的地区，土地的价值一般比这种費用大得多，而且往往大到許多倍。

第五节　关于地租的主要理論差不多对所有的租佃制度都适用。但在現代英国的租佃制中，地主的份額和农业資本家的份額的明显界綫也是对經济科学极端重要的。参閱附录十二。

本章所述，适用于任何土地私有制形式下的各种土地租佃制度；因为它所涉及的是生产者的剩余，而这种剩余，如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土地，則归他所有，如他自己不耕种土地，則归被視为合伙經营农业的他和他的佃戶所有。因此，不論习慣、法律或契約規定他們各自分担多少耕作費用，和分享多少耕作果实，这都是适用的。其中大部分也不取决于已經达到的經济发展阶段；即使产品不出售，或出售得很少，所課的税都以实物形式交納，則它也是站得住脚的。①

现在英国有些地区，在土地使用的交易方面，以自由竞爭与企业心为重，而认为习慣与情感无足輕重，那里，一致公认，那些进行和損坏得都很緩慢的改良，都是由地主供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維持的。因此，該地在正常收获和正常价格下当年所能提供的全部生产者的剩余，除去农业資本家的正常利潤外，都归地主所有，因此，农业資本家如遇丰年則获利，若逢凶岁，則自担損失。在这种計算中，已經暗地里假定了該农业資本家具有正常能力和企

① 配第关于地租规律的著名論述(«賦稅論»，第4章，第13节)，在措詞上适用于各种土地使用形式和各个文明阶段："假定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有限面积的土地上种植谷物，举凡掘地，或耕地、耘草、收割、运禾回家、打禾、簸谷等工作都由他自己担負；他的收获，除了維持自己的生活外，还有余下的种子足供来年播种之用。我的意思是說，这个人在他的收获中，除去来年播种的种子，自身所直接消費的，以及用于交换衣服和其他物质必需品者外，所剩余的一部分谷物便是那块土地在那一年內的自然的或眞正的地租；而这种谷物在七年內——或正确地說，在一定的周期內，在此周期內丰收和凶年平均計算——的平均量；便是那块土地的普通的谷物地租"。

业心来經营該类租地的；因此，如果他的能力高于正常能力，則他自己获利，而如果他的能力有所不及，則自負損失，也許最后离开农場。換言之，地主所得的来自土地的那部分收入，在不很长的时期內，是由农产品的市場来决定的，而与耕种方面所需各种要素的成本关系不大；因此，这部分收入具有地租的性质。而农业資本家所得的那部分收入，即使从短时期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利潤，直接列入农产品的正常价格，因为除非該农产品可以提供那种利潤，則它是不会被生产的。

因此，英国租佃制的特点发展得愈完善，則地主和佃戶在所得上的界綫和經济理論上所划分的深刻而具有重大意义的界綫[①]相符一事，也愈加眞实。这个事实較之其他事实也許是本世紀初期英国經济理論占上风的主要原因；它使英国經济学家作出这样大的貢献，以致甚至在我們这世紀中，其他国家对經济学的研究趋之若鶩，像在英国一样，但几乎所有那些新的建設性意见，只不过是英国早期著作中所暗含的其他概念的进一步发展而巳。

这个事实本身看来是偶然的，但或許不是如此。因为这条特定的分界綫比任何其他界綫所引起的磨擦較少，在审核上所費的时間和精力也較少。这种所謂英国制度是否可以持久，誠可怀疑。它有重大的缺点，在未来的文明阶段也許不能认为是最好的制度。但是，当我們以它和别的制度相比較时，我們就知道，它曾給予英国以莫大的利益，使英国成为世界自由企业发展中的旗手；因此，她早期被迫采取各种变革，而使人民获得自由，勇气，伸縮性和力量。

① 用术語来說，便是准租与利潤之間的区别，前者不直接列入中等长度时期內产品的正常供給价格，而后者則列入之。

第十章 土地租佃

第一节 早期租佃形式一般是建立在合伙的基础上，合伙的条件是由习慣而不是由契約所决定；所謂地主一般是隐名合伙人。

在古代，甚至在我們时代的某些落后国家里，一切产权取决于公約，而不取决于明文法律。如这种公約可冠以确定的名称并用现代商业用語表示，則一般指的是：土地的所有权并不归于个人，而是归于合伙企业，其中一个或一群合伙人是隐名合伙人，而另一个或另一群合伙人（也許是一个家庭）是任事合伙人。①

隐名合伙人有时是国君，有时是享有为国君征收田赋的权利的私人；但是，随着时間的推移，它就不知不觉地变成多少有些确定、絕对的地主权利。如果他仍有向国君納貢的义务，如一般的情况那样，則合伙就包括三个合伙人，其中二个合伙人是隐名合伙人。②

隐名合伙人，或隐名合伙人之一，普通叫做业主、土地持有人、

① 隐名合伙人可能是一个乡社；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特别是西博姆先生的研究，曾使人有理由相信乡社往往不是“自由的”、最后的土地所有者。关于乡社在英国史上所起的作用的爭論摘要，讀者最好参閱艾希利所著《經济史》第1章。土地所有权分割的原始形式如何阻碍进步，曾在第1篇，第2章，第2节中有所說明。

② 該合伙企业可以因这样一个中間人的加入而获得进一步的扩大，他向許多耕作者收款，并在扣除一定的份額之后，将余額交給企业的首脑。他不是英国普通所指的中間人；这就是說，他不是在一定期間收賬完毕后而往往被解雇的一个承包人。他是企业的一員，对土地拥有和主要合伙人同样实际的权利，尽管他也許居于次要地位。比这甚至还有更加复杂的場合，在实际耕作者和直接从国家領有土地的人中間可以有許多的中間持有者；而实际耕作者就其利益而論，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有权坐收固定的地租（完全不能增加），有的人有权坐收只是在某些规定条件下才可以增加的地租，而有的人年年都是佃农。

地主、甚或土地所有者。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說法，如他受法律或习慣(它具有和法律同样的强制力)的約束，而不能用任意增加耕种者所繳的报酬或其他手段使他丧失土地。在这种場合，土地所有权幷不只归于他一个人，而归于整个合伙企业，他只不过是企业中的一个隐名的合伙人而已。而任事合伙人所交納的报酬，全然不是地租，而是由合伙企业的組織条例规定他繳的固定数額或总收益的一部分。倘规定这种报酬的法律或习慣一成不变，則地租理論很少有直接应用的余地。

第二节　但如英国近代史所証明的，习慣比表面上显得更富有伸縮性。把李嘉图的分析运用于現代英国土地問題和早期租佃制度的时候，必須謹愼从事。其中合伙条件模棱两可，具有伸縮性，且在許多方面可以被不知不覺地加以修改。

但事实上习慣所规定的各种課賦，往往带有不十分确定的性质；而留传下来的記載也多含混不清，有欠精确，或充其量用一种不很科学的詞句加以表述。①

甚至在现代英国，我們也可以在地主和佃戶所訂的契約上察觉到这种模棱两可的影响。因为这种契約往往借助于习慣来解释，而这种习慣为了适应历代的不同需要，一直在变化之中。我們改变我們的习慣，比我們的前輩快得多，而且对于这种改变較为自觉，幷較願把我們的习慣用法律固定下来，以使它們一致。②

---

① 梅特兰教授在政治經济学辞典中关于国家档案的一个条目中說，"除非对这些档案加以反复研究，我們将永不会知道中世紀佃农的佃权是怎样的朝不保夕"。

② 例如，1848年众議院溥西委員会报告說，"在英国各郡和各区长期以来就有使外出佃戶从事各种农活的不同慣例……当地的这些慣例都載入租約，……除非租約明文规定或暗含地否定了这項要求。在英国的某些地区，曾出现了一种现代慣例，即有权使外出佃戶支付一定的費用…… 而不是完成上述各种农活…… 这种慣例似乎是

现在，虽然立法极詳，而所訂的契約也十分认眞，但地主在維持和扩大农場建筑物及其他改良上所投資本的数量仍有很大的伸縮性。在这方面，如同在他和佃戶所发生的直接貨币关系一样，地主显得慷慨得渾厚；而对本章一般論証所特别重要的是，地主和佃戶所分担的农場經营費用的調整，如貨币地租的变动一样，往往可以使佃戶所繳納的眞正純地租也发生变动。例如，有些团体和許多大地主往往使他們的佃戶年年照旧經营，从未企图使貨币地租随着土地的眞正承租价值的改变而改变。有許多不是租借的农場，它們的地租，在1874年农产品价格膨胀及其后的衰退期間，名义上仍保持不变。但是，在早期，农場主知道他的地租很低，不便迫使地主出資修建排水道或新的农場建筑物，甚或进行修理，在計划和其他方面，不得不对地主有所迁就。而现在地主有了固定的佃戶，为了保佃，契約上沒有规定的許多事情，他也是願意做的。因此，貨币地租沒变，而实际地租却有所改变。

这一事实是下述一般命题的重要例証，即經济学上的地租理論，即有时叫做李嘉图的理論，如不在形式和內容上加以許多的修正和限制，就不适用于英国的土地租佃制；把这些修正和限制进一步扩大，将使它适用于中世紀和东方各国任何私有制下的一切租佃制，其中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区别。

第三节　續前。

但是，这种程度上的区别，悬殊很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原始时代和落后国家里，习慣势力很大，往往无容爭辯；另一部分原因是，在沒有科学的历史条件下，寿命短暂的人，无法确定习慣

从需要大量資本支出的改进了的农业制度发展而来的……这些（新的）慣例逐漸为某些地区所公认，直至它們在那里最后被认为是全国的习慣为止。”其中許多现在已由法律来实行。参閱以下第10节。

是否在暗暗地改变着，就像朝生暮死的小虫无法察觉它所栖息的草木的生长一样。但主要的原因是，合伙的条件定得不确切，往往难以計量。

因为合伙企业中地位高的合伙人（或簡称地主）所得的份額，一般包括有征收某种劳役、課賦、过路税和礼品的权利（不論有沒有分享一定部分产品的权利）；而在这几項下他所得的数量，此时与彼时不同，此地与彼地不同，且此地主与彼地主亦各异。如农戶完成各种負担之后，除維持自己和家属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及习慣上所规定的安逸品和奢侈品外尙有剩余，則地主势必利用他的权势来增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負担。如果主要的負担是交納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则他就会增加該数量。但是，因为不用暴力，此事殆不可能，因此他宁願增加各种小課賦的种类和数量，或堅持土地必須精耕細作，且大部分田地必須种植費很多劳动的，从而具有极大价值的作物。这样，变化的进行，像钟表的时針一样，大体上是稳当的，平靜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但在长时期內这种演变却是十分彻底的。[①]

---

① 例如，一定日数的劳动的价值部分地取决于劳动者被召至地主草地而离开自己草地时的那种敏捷性，和他的劳动强度。他自己的权利，像砍柴权或掘炭权都是有伸縮性的；而他的地主的那些权利也是如此，这些权利使他必須允許地主成群的鴿子肆无忌憚地吞食自己的庄稼，磨谷必須要用地主的磨坊，通过地主的桥和利用他的市場时必須交过路錢和市場税。其次，向佃戶征收的罰款或礼物，或印度的一种国家土地税（“阿布瓦布”〔abwab〕），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征收的場合上，都是多少具有伸縮性的。在蒙古人統治下，大佃戶除繳納名义上规定的产品份額外，还往往必須繳納許多这样的課賦。他們在加重这些課賦的負担并加上他們自己的課賦以后，把它們轉嫁于小佃戶。英国政府未曾征收过这些課賦；虽然作过多次努力，但是并沒有能够使小佃戶免于其害。例如，W. W. 亨特尔爵士在奥里薩的某些地区发现佃戶除繳納他們的传統地租外，还必須繳納三十三种不同的苛捐杂税。在他們的一个儿子不論什么时候結婚时，他們要納税，在請假去修河堤、种甘蔗，以及参加偏淨天节时，他們也都要納税（《奥里薩》，第1章，第55—59頁）。

即使就这些負担来說，习慣所給予佃戶的保护也决不是不重要的。因为他总是十分清楚，什么时候应該滿足什么需要。他周围的一切道德观念，不論是高尚的、或卑賤的，都反对地主突然大量增加那些一般认为慣常的負担、課賦、稅和罰款；因此，习慣使改变的鋒芒頓挫。

但是，的确，这些不确定的可变因素，一般只占全部地租中的一小部分；而在那些不十分罕见的場合，其中貨币地租在很长的时期內，固定不变，佃戶曾占有土地的一部分余潤，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純价值上涨时他得到地主的宽容，另一方面也由于习慣和輿論力量的支持。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和支持雨点于窗架下端的那种力量相似，在窗戶剧烈振动以前，它們安閑自若，然一旦有所振动，則同时下落。同样，地主的法律权利，长期以来，隐而不显，而在巨大的經济变革时期，却有时突然发生作用。①

① 在印度，我們现在看到各种不同的租佃形式有时在同一种名义下，有时在不同的名义下并存着。有些地方，小佃戶和大佃戶給政府繳納一定的稅款后，就共同享有土地所有权，那里小佃戶不仅沒有被逐的危险，而且也不会由于害怕迫害而被迫交給大佃戶的生产者剩余的份額比习慣所严格规定的多些。在这种場合下，他所繳納的，如已經指出的，只不过是把按合伙时口約的属于另一个合伙人的那份收入交給他而已。那决不是地租。不过，这种租佃形式只存在于孟加拉一带的地方，那里人口最近沒有很大的变动，那里警察机警而正直，足以防止大佃戶来压迫小佃戶。

在印度的大多数地方，耕作者直接向政府租地，租佃条件可以随时修改。租佃依以实现的原则(特别是在正在开垦的西北部和东北部)是，使耕作者每年繳納的数量和根据当地的一般标准扣除他的生活必需品与少量奢侈品后土地的可能剩余产品相适应(假定他耕作时所用的精力和技术是当地正常的精力和技术)。因此，像在当地人与人之間那样，这种費用具有經济租的性质。但是因为在肥力不同的两个地区，其中甲地是由身强力壮的人所耕种；乙地是由体质脆弱的人所耕种，而收取的費用将不相等，所以它的調节方法，像在各个不同地区一样，是租稅的，而不是地租的調节方法。因为租稅是按实际上所賺的純收入分担的，而地租却按具有正常能力的人的所得分担：一个成功的商人比占居同样便利的鋪面和支付同样租金的邻人的实际收入多十倍，他所納的租稅也将多十倍。

印度的全部历史很少記載有像英国乡村自从战爭、饥餓和瘟疫不再侵袭我們以来

第四节　分成制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利弊。

就英国与印度来說，佃戶使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应以貨币計算，抑以实物計算这一問題，是饒有趣味的。但是，现在我們可以置之不論，而討論“英国的”租制和美国所謂“分成制”与欧洲所謂“分益农制”① 之間的根本区别。

在欧洲大部分拉丁民族的国家里，土地被分成好多块租田，佃戶用自己和家人的劳动来耕种他的佃地，有时（虽然很少）也雇用

所具有的那种安定。大規模的騷动似乎总是在产生着，部分原因是由于饥饉的頻繁（如印度統計地图所示，本世紀未曾受过一次严重饥饉袭击的地区是很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征服者相继加于这一有耐心的民族的那种毁灭性的战爭；其次的原因是由于最富饒的土地迅速变成茂密的丛林。曾供养絕大多数居民的土地，一旦人烟絕迹，就很快地变成野兽、毒蛇的出沒之处，和瘧疾的淵藪。而这些就使那些逃难者不能重归他們的家园，并且往往使他們在定居以前到处流浪。当土地上的人口离散以后，管轄該地者，不論是政府，还是私人，总是以极其有利的条件从别处来吸引种地的人；招引佃戶的这种竞爭，大大地影响了周围一带种地者和大佃戶的关系；因此，除了不断发生着的那些习慣上的租佃关系的变动以外（虽然这些变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捉摸的），差不多在各个地方也还有許多时期，其中甚至以前的习慣也被打破了，相继而来的是尖銳的竞爭。

战爭、饥饉和瘟疫这些扰乱因素，在中世紀的英国是屡见不鮮的，但是它們的为害較小。此外，在印度，几乎各种变动的进行速度比一代人的平均寿命像在英国寒冷气候下那样长时要大些。因此，和平与繁荣能使印度的居民較快地摆脫他們的灾难；各代所保有的它那祖业的传統，在較短的时期內又重新抬头，因此，較新形成的习慣往往被认为是有古代的根据的。变化不被认作变化；就能够进行的更快。

现代分析可以适用于当代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土地租佃关系，我們可以反复分析有关它的那些証据，以便闡明关于中世紀土地租佃关系的那些残缺不全的記載，这些租佃关系的确是可以分析的，但是不能加以对証。当然把现代的方法运用于原始状态是有很大危险的。誤用它們易，而正确运用却难。但是完全不能加以利用的这种論断，似乎是建立在与本章和其他现代专著毫无共同之点的那种分析的目的、方法和結果的概念之上的。参閱《經济学杂志》（1892 年 9 月）中的《一个答复》。

① 分成制一詞原来只适用于地主对半分成的那些場合；但是通常被用于各种分成的場合，不論地主的分成若干。分成制必須与垫資制相区别，在垫資制下，地主至少供給一部分資本，佃戶自理农場，自負盈亏，每年給地主的土地和資本繳納固定的报酬。中世紀时这种制度在英国十分流行，而分成制似乎也并不是不为人所采用（见罗杰斯：《六百年来的劳动与工資》第 10 章）。

少数雇工协助。而地主則供給房屋、耕牛、有时甚至供給农具。在美国，則各种租佃制都很少見，但这仅有的出租地中有三分之二是小块佃地，租給白人中的較貧阶层，或解放了的黑奴，根据这种制度，劳动和資本共分产品。①

这种制度使本身沒有資本的人能使用資本，且使用資本的代价比在任何其他条件下要低些，同时比他当一个雇工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責任心；因此，这种制度具有合作制、分紅制和計件工資制这三种现代制度的許多优点。② 但是，分益农虽較雇工有更多的自由，然与英国农民相比，則自由反少。他的地主或地主的代理人，在监督他的工作上必須消耗很多的时間和精力；因此，他必須收取一笔很大的費用，这种費用虽然用别的名称，其实是管理上的报酬。因为当佃戶必須把他每次投于土地的資本和劳动的收益之半数交給他的地主时，如投資的总收益少于作为他的报酬之数的两倍，則于他不利，他决不从事这种投資。如果任他自由耕种，則他耕作的集約化程度远比英国制度下的为低。他所投的資本和劳动，以能給他两倍多的报酬为限，因此，他的地主在該报酬中所得的份額，比在报酬固定制下要少些。③

① 1880 年美国 74%的农場由其主人耕种，18% 或余額中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場出租分成，只有 8% 的农場是按英国制度出租的。不由主人耕种的大部分农場是在南部各州。在某些場合下，地主——当地叫做农場主——不仅供給騾馬，而且也供給飼料；在那种場合，佃戶(在法国不把他叫做分益农，而是叫做maitre valet)几乎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酬以其所收获的一部份；如漁业中的雇佣工人，他的工資只是一部分所捕获的魚的价値一样。佃戶所得份額不等，有的是三分之一，有的是五分之四，在前一場合，土地肥沃，作物所需劳动极少；而在后一場合，需要大量劳动，同时地主又供給少量資本。从研究分成契約所依据的許多不同的租佃制中，可以获得很大的教益。

② 出版商和作者之間的“紅利对分”制关系，在許多方面类似于分成制下的地主和分益农的关系。

③ 这可以从第 4 篇，第 3 章所用的图解中清楚地看出来。作一佃戶份額曲綫，位于 OD 与 AC 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处；此曲綫以下的面积代表佃戶

这是欧洲許多国家所采用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佃戶实际上有固定的佃权；从而，只有通过經常的干預，地主才能使佃戶在他的农場上保持一定的劳动数量，并制止他用耕牛从事于田間作业以外的工作，这种工作的报酬归佃戶所有，地主无权过問。

但是，即使在那些变化最少的地区，习惯上规定地主所供給的农具的数量和质量，总是无形中改变着，以适应变化着的供求关系。如果佃戶沒有固定的佃权，则地主可以任意安排佃戶所供給的劳动和資本的数量，和他本身所供給的資本数量，以适应各种特殊場合的需要。①

很显然，分益农制的优点很多，如果佃地面积很小，佃戶很穷，而地主对于許多瑣事也不厌其煩的話。但是，它不适宜于那些大

所得的份額，曲綫以上的面积代表地主的份額；OH 和以前一样，是使佃戶投一宗資本有利所需要的报酬；如果听其自願，则他将不把他的耕作扩大到佃戶份額曲綫与 OH 的交点以外。因此，地主在較粗放經营的报酬中所得的份額比在英国制下要少些。这种图解可以用来說明李嘉图对决定土地的生产者剩余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如何适用于英国以外的租佃制。略加改变，将使它們适应于波斯的习惯，那里土地本身的价值很小；“收获分成五份，其分配如下：土地、灌溉用水等、种子、劳力、牛，各得一份。地主一般占有二份，因此，他获得五分之二的收获”。

① 在美国和法国的許多地区已經实行了这一点。有些明辨者认为这种办法可以大大推广，并使不久以前被看作垂死的分成制获得生机。如果实行得彻底，它将使耕作的程度与对地主所提供的收入，和該地主在英国制下用肥力和位置相等，并配备有等量資本的土地，以及在租用农場者具有正常經营能力的那些地方所能达到的耕作程度和所获得的收入相同。

关于法国分成制的弹性，請参閱希克斯和兰貝林在《經济学杂志》(1894年3月)所发表的論文；和波流的《財富的分配》第4章。

如在前注中一样，設在 OD 綫上截取 OK 綫段代表地主所供給的流动資本。那末，如果地主按照自己的利益自由地控制着 OK 数量，并能与佃戶訂定他所用的劳动数量，用几何就可以証明：他将把它調节得使佃戶所进行的耕作集約程度恰如在英国制下那样；而他的份額将和在英国制下一样。如果他不能改变 OK 数量，但仍能控制佃戶的劳动数量，则产品曲綫将具有一定的形状，耕作的集約程度将比英国制下大些；但是地主的份額将有所减少。这种矛盾的結果虽不无科学趣味，但实际上却不重要。

得足以发揮有才能的負責的佃戶所具有的企业心的佃地。这通常是和小土地所有制相联系的；我們将在下节中加以討論。

第五节　續前。

小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可以为所欲为，既不受地主的干扰，也不怕自己勤劳的果实为他人所得。土地所有权給予他以自尊心，和坚定的性格，并使他勤俭持家。他几乎沒有閑过，而且很少把自己的工作視作苦役；这一切都是为了他所心爱的土地。

楊格說过，“财产如魔术，能变沙成金”。在小土地所有者具有特別能力的許多場合下，这无疑是眞的。但是，如果这些人不把自己的視野局限于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狹隘范围，則他們也許有同样或更大的成就。因为这件事的确还有它的另一面；人們常說，“土地是劳动者的最好的儲蓄銀行”有时它处于最好中的次要地位，而首要地位是他和他的子女的能力。小土地所有者对他們的土地是如此专心，以致往往不务他事。甚至他們中間許多最富的人，也精打細算，省吃省用。他們常以房屋和家具的排場而自夸；但他們为了經济而居住于厨房之內，实际上他們的食住条件远不及英国农民中較富裕的阶层。他們中間最穷的人，工作的时間很长，所費的辛苦很大，但是，他們所完成的工作却不多，因为他們吃得比英国最穷的工人还要差些。他們不知道，財富的效用，只是謀求眞正幸福的手段；而他們为了手段却牺牲了目的。①

---

① “小土地所有者”一詞是一个很含混的名詞：它包括許多通过幸运的婚姻而把几代辛勤劳动的果实和长期儲蓄操于自己手中的人；普法战爭后，法国有些小土地所有者能够自由地向政府貸款。但一般农民的儲蓄却为数有限；十有八九他的土地因缺乏資本而荒蕪：他也許有少量的貨币，或投資，但沒有适当的理由使人相信他有大量的貨币或投資。

决不应該忘記，英国劳动者代表了英国制度的失敗，而不是它的成功。他們是那些人的后代，这些人在几代以来都沒有利用那些机会，这些机会曾使他們那些精明强干而富于冒险性的邻人在国內飞黄騰达，而更重要的是，在国外获得大量土地。英国民族成为新世界的主人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那种进取心，这种进取心曾使一个富得足以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人，一般都不滿足于农民生活的单調和收入的微薄。而助长这种进取心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不受某种誘惑之害，这种誘惑就是等待小遺产，和为了財产而不是通过自由恋爱而結婚。这种誘惑往往使那些小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方的青年在能力发展上受到限制。

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缺乏这种誘惑，所以美国"农民"虽然是劳动者阶級，用他們自己的双手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和"小土地所有者"却不相同。他們在发展本身和自己子女的能力上所用的收入很多，且极其明智。而这种能力就构成他們資本的主要部分，因为他們的土地只具有很小的价值。他們的思想往往很銳敏，虽然他們中間很多人都缺乏农业技术知識，但是，他們的銳敏和机变使他們有可能善于解决他們所面临的問題，几万无一失。

一般說来，問題在于农业上所得的产量和所消耗的劳动相比时較多，虽和他們所拥有的大量土地相比却較少。不过，在美国的某些部分，土地正在开始获得稀有价值，而靠近有利市場的地方，使耕作的集約化也逐漸有利可图，耕作和租佃方法正在按照英国的方式改变着。近几年以来，美国人有把西部的农場交給欧籍新移民經营的趋势，像他們把东部的农場和很久以前把紡織工业交給他們一样。

第六节　英国制度有可能使地主提供那部分他运用自如和对之負責的資本。它給予各种选擇以很大的自由，虽然比在其他工

业部門中的自由少些。

让我們再来討論英国的租佃制。这种制度在許多方面是有缺点的，而且也是苛刻的。但它对企业心和精力却有所刺激，有所节用，这种企业心和精力，輔以英国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不受破坏性战爭的影响，使英国在加工工业、殖民事业和农业（虽然程度上較差）方面成为世界第一。英国在农业上从許多国家特别是荷兰学到一些經驗。但总的說来她所教給人的比向人学的要多得多。现在，除荷兰外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在肥地的亩产量方面能和她相比。欧洲也沒有一个国家相对于所消耗的劳动来說，能获得这样高的报酬。①

这种制度的主要优点是，它使地主有可能对那部分而且只对那部分财产負責，这部分財产的管理，既不費自己的很多操劳，也不給佃戶带来許多麻煩。它的投資虽然需要企业心和判断力，但无須在細节上加以經常的监督。他的那部分就是土地、建筑物和永久的改良設备，而这些东西在英国平均等于农戶所必須自备的資本的五倍。他願意把这样大的資本充作事业中自己的股份，所得的純地租，鮮有达到資本利率三厘者。沒有其他一种企业，其中人能以如此低的利率借得所需要的資本，或不論按任何利率，总能借得如此多的資本。的确，分益农所借的資本甚至比这还多，但

① 虽然有些可疑，但英国优等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甚至比荷兰似乎要高些。荷兰在工业进取心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对英国的启发都大；而这种进取心通过它那些密集的城市而传播于全国。但是这种公认是有錯誤的，即荷兰所維持的人口同英国一样稠密，可是仍有余力来輸出大量的农产品。因为，比利时輸入它的大部分粮食；甚至荷兰輸入的粮食也和它的輸出一样多，虽然它的非农业人口很少。在法国，农作物，甚至馬鈴薯，平均只有英国本土的一半重；法国就其面积而論，牛羊的体重也只有一半。相反地，法国的小农戶在家禽、园艺和适应其溫和气候的其他輕工业部門方面却占有优势。

是，所付的利率要高得多。①

英国制度的第二个优点，部分地由于第一个优点而来，是它給予地主以极大的自由来选择有能力而富于責任心的佃戶。就和土地所有权不同的土地經营而論，英国对出身的重視，远不及欧洲其他国家。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即使在现代英国，在获得各种企业中的主要职位和参加自由职业，甚或工艺行业中，出身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英国农业中則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地主的长处和短处結合起来，使他們不能按严格的商业原則来选择佃戶，而他們也幷不經常更換佃戶。②

第七节　續前。

有机会把农业技术推进一步的人是为数众多的。因为农业各部門在一般性质上的区别远逊于工业，如有一种新的方法，則各部門会迅速采用，而得到普遍传播。但是，相反的話，进步却比較緩慢。因为大多数有进取心的农业家都流入城市，而留在农村的人却过着多少孤单的生活；由于自然淘汰和教育的关系，他們的心眼往往不如城里人活动，多不願提倡甚或采用新的方法。此外，虽然厂商在采用他的同业行之有效的那种方法方面几万无一失，但农戶却不然。因为各个农場都多少有它自己的特点，因此，盲目采用周围行之有效的那种方法，势必归于失敗；而这种失敗促使别人更加相信，墨守陈规乃为上策。

其次，农业上的各种細节很繁，使农业会計精确至感困难。其

① 就长时期来說，地主可以被看成是企业中的一个积极的主要合伙人；而就短时期来說，他却处于隐名合伙人的地位。关于地主的企业心所起的作用，請参閱阿盖耳大公所著《看不见的社会基础》，特别是第374頁。

② 意见仍有很大分歧（1907年）的是，地主的习慣和现行的租佃制結合起来，在什么程度上阻止了新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它給一个聪明的劳动者提供了独自創业的机会，像技工在五金或其他商品部門中創立零售商店和修理企业一样的容易。

中有許多連带产品和許多副产品，以及各种作物和飼养方法之間的借方和貸方的关系又是如此复杂和变动不居，以致一个普通的农戶即便对会計的喜好像他事实上那样厌恶一样，除非用猜测的方法，很难确定什么价格才值得他来增加一定的額外产量。他可以相当精确地知道它的直接成本，但他很少知道它的眞正总成本，这就增加了及时吸取經驗教訓，从而借助它来取得进步的困难。①

此外，农业和工业在竞爭的方式上也有区别。如果某厂商的能力薄弱，則别人可以起而代之。但是，如地主不能按最好的方法来发展他的土地的資源时，則他人除非引起报酬递减趋势的作用，是不能弥补这种缺点的；因此，他的缺乏聪明和进取心，就使边际供給价格較高。② 但工农业在这方面的区别，的确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因为任何工业部門的发展，由于从事該业的各大厂缺乏能力和进取心而受到阻碍。农业上的主要改良，是由地主进行的，他們本身就是城里人，或和城里人至少有很密切的联系，此外农业的輔助行业的厂商也曾进行了这种改良。③

---

① 在小土地所有者方面这种困难甚至更加严重。因为資本主义农場主无論如何是用貨币来計算主要成本的。但是用自己双手耕种的农戶却往往尽量把劳动投于他的土地，而不仔細計算其貨币价值与其产品的关系。

虽然小土地所有者在他們比用較少的报酬所僱用的工人要劳动得更加勤愼方面，和其他的小业主相同；但是他們不同于工业中的小业主的是，他們往往不僱用額外的劳动，即使这样做使他們有利可图。如果他們和他們的家庭不足以照顾他們的土地，則土地一般得不到正常的耕耘，如果照顾有余，則土地往往超过有利耕作的界限。一个普通的准則是，把自己主要工作的业余时間从事于其他工业的那些人，往往把他們在这种工业中的所得（虽然很少）看作是一种額外收入。他們有时甚至在达不到对依靠該业維持生活的那些人来說是最低的工資时，也情願工作。当副业是用不完全的工具耕种一小块土地（部分原因是为了消遣）时，这点尤其适用。

② 见第6篇，第2章，第5节，与該处所述之論点。

③ 在普罗瑟罗：《英国的农业》第6章中，提供了一些长期抗拒这种改变的事例，并继續指出，英国必須至迟在1634年通过一項“反对用一列人耕地”的法案。

第八节 大土地占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合作。

虽然自然所提供的报酬，随着一定效率的劳动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所增加的报酬却不能同劳动量的增加成比例；然单就人而論，在工业和农业中，一般都适用报酬递加规律（亦即总效率的增加超过工人人数增加的比例）。① 不过，这两种場合下的大规模生产的經济却截然不同。

首先，农业必須占用广闊的地面，原料可以运給厂商来用，而农业家非自己寻找工作不可。其次，农业劳动者必須按季节工作，很难在一年四季专門从事一种工作。因此，即使在英国制度下的农业，也不能向着工业生产方法的方向迅速前进。

但是，种种巨大的力量，有使它向着那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发明上的进步，不断增加着用途很广而价値昂貴的机器的数量，所謂昂貴，因为其中大部分机器小农只能在很短的时間內使用。他可以租用某些机器，但是許多机器，只有他和邻人合作，才能加以使用。而天气的无常，往往使他在实践中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計划。②

再其次，农場主为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就非摆脱他和他父亲的經驗所得来的結果不可。他必須领悟农业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且足以用来改良他的农場。要适当地进行这一切，就非有机变之才不可。有这种才能的农場主，会騰出时間来决定几百亩甚或几千亩土地的管理上的一般方針。而专管工作上的細节，是一种和他不相称的工作。他应該担任的工作和大厂商所担任的工作同样

---

① 见第4篇，第3章，第5、6节。

② 畜力較之汽力或手工劳动，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要貴些。英国在农业机器的改良方面领先。畜力的便宜一般对中型农場（和很小的农場相比）有影响；但是汽力和汽油动力等的便宜，除农业机器可以随时廉价租用外，对很大的农場有影响。

困难，这个厂商不会把他的精力消耗在瑣碎的监督上，而这种监督是他很容易用雇員来做的。能做这种高級工作的农場主，除非他所雇的許多工作队各队都有监工負責，則从事不值得他做的那种工作，势必浪費他的精力。但是，能发揮这种才能的农場不多，因此，使眞正有能力的人从事农业企业的誘力幷不大。国家最有才能的人，一般都迴避农业，而从事工商业，在工商业中，具有头等能力的人有机会只做高級工作而不做其他工作，且高級工作做得很多，从而获得管理上的高額报酬。①

如果假定，像现代的方式那样，农場主不常和他的雇工共同工作，也不以他的亲赴现場来鼓励他們，則为了生产上的經济似乎最好的办法是，农場应当在現有租佃条件所允許的范围內尽量扩大，以便有机会来使用极其专門的机器，和施展农場主的才能。但是，如果农場不很大，如果像一般的情况那样，农場主的能力和才智幷不高于工业中的优等工头，則为了别人和最后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許最好是沿用旧方法，和他的雇工一道工作。他的妻子也許也参加村里村外的某些輕便工作，而这些工作习惯上是由她来做的。它們所需要的是謹愼和判断，它們同教育与文化也幷不是不相容的。同这些結合起来，它們不仅不降低，反而提高她的生活旨趣和他的社会地位。有理由认为，物竞天择原理的严酷作用，现在正

① 經营大规模农場的試驗是困难的，而且是費錢的，因为它需要农場用房和特别适合于这种目的的交通工具；它也許要克服許多不完全是属于不健康的习惯和情操方面的阻力。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在这些場合下，那些創办者往往失败，虽然他們的路径一旦走通以后，也許証明是一条捷径。

我們关于許多爭論点的知識就会大大增加，幷且可以作为未来的借鉴，如果有些私人或股份公司，或合作社試办少数所謂“工厂农庄”的話。根据这种計划，有一个中心建筑群（或一个以上），从这个建筑群有汽路甚或輕便电車通向四方。在这些建筑物中，要运用工厂管理的既定原則，机器专門化幷且合乎节約原則，避免原料的浪費，利用副产品，尤其是要运用精湛的技术和管理才能，但是只用于其所应用之处。

淘汰着那些农場主，他們旣无做艰难的脑力工作之才，又不願从事体力劳动。他們的地位正在由那些高于一般天賦能力的人起而代之，这些人由于现代教育的帮助，逐漸脫离工人队伍；他們对于处理一个模范农場的日常工作是頗为胜任的；幷且他們給予农場以新的生命和精神，因为他們是和他們的雇工一道工作，而不是吩咐他們去工作。极大的农場旣已不见，則英国农业最近的将来似乎寄寓于按照上述原則經营的小农場了。小佃地具有很大的优点，只要那里的作物必須加以小心保护，而机器則无能为力。但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应用，使专門技术所带来的經济日形重要，如在雇有几个工資优厚的助理以培植珍貴花草和果类的苗圃中所见的那样。

第九节　續前。

其次，我們所要討論的是，地主怎样为着他們自己的利益规划佃地的规模以适应人民的实际需要。小佃地比大佃地按其亩数来說，往往在房屋、道路和围墻上所需費用較大，給地主带来的操劳和附带的管理費用也較多。拥有一些优等土地的大农場主，能善于利用劣等土地，而小佃地除非土质优良，一般就无法繁荣。① 因此，小佃地每亩的租金（毛租）总是比大农場高些。但是，可以断言，特别是当土地上住宅密集时，地主除非见到小佃地的地租除对他們的开支提供高額利潤外，还能給予他們以巨額保险基金，以防佃地的重新合幷，則他們决不願負担再分农場的費用。国內許多地方小佃地（特别是只有几亩地的）的租金是极其高的。有时地主

① 这个名詞因当地情况和个人需要的不同而解释各异。在靠近城市或工业区的永久牧場上，小佃地的利益也許最大，損失最小，对小块耕地来說，土壤不应該是松散的，而应該是坚固的，土质越肥越好；而这在佃地小得只能多用鍬鏟的場合下尤其是如此。小农在土地丘陵起伏之区，也往往能支付他的地租，而毫不費力，因为在那里他由于不用机器而遭受的損失极小。

的成见和优越感使他断然拒絕把土地卖給或租給那些在社会政治或宗教問題上同他持有不同的见解的人。似乎可以肯定，这种弊端往往只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是在日益减少，但确实引起很大的注意；因为各个地区公众既需要大佃地也需要小佃地，用以耕种和修建花园；且一般都需要小得可以由有其他职业的人来兼营的小佃地。①

最后，虽然小土地所有制不适合于英国的經济条件，她的土壤、气候和她的民性，但是，英国仍有少数小土地所有者，他們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得很幸福。还有少数其他的人，他們会购买小块土地，甘以务农为生，如果他們在需要时仅能获得他們所需要的东西。他們的性格是，倘不服侍他人，則他們甘願勤劳和节俭度日。他們喜欢安靜，而不喜欢激动。他們对土地有无限的热爱。应該給这些人以相当的机会，使他們用自己的儲蓄购置小块土地，在这些土地上，他們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来种植相宜的作物；至少应当减少目前因轉让小块土地而收的那些苛刻的法定手續費。

合作制在农业中似乎大有发展前途，并把大生产的經济和小生产的快乐和社会利益結合起来。它所需要的是彼此信任，推誠相见。而遺憾的是，最勇敢有为而最为人所信賴的乡民都先后移

① 它們增加了在野外工作的人数：它們給予农业劳动者以进身之阶，使他不致为了寻求发揮自己野心的机会而被迫离开农业，从而，制止了最勇敢能干的农村青年不断流向城市的这种奇灾大禍。它們打破了生活的单調，把人們从室內生活解放出来，它們提供了使个人生活丰富多彩的机会；它們是低級趣味的挡箭牌，它們往往能使家人团聚，而在其他情况下势必分离；在順利的情况下，它們大大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且减少因他們日常工作的不断中断而产生的損失和焦虑。

《小佃地調查委員会上的作証》(1906年，第3278号)极其詳尽地討論了小佃戶所有制的利弊；多数意见显然是反对这种所有制的。1904年，英国的統計材料是，一至五英亩的有十一万一千戶，五至十英亩的有二十三万二千戶，五十至三百英亩的有十五万戶；三百英亩以上的有一万八千戶。同上书，附录二。

入城中，所留下的农人却多疑善感。但是，丹麦、意大利、德国以及爱尔兰，曾領导了大有前途的合作化运动，如在乳制品的經銷，牛油和奶餅的制造，农民必需品的采购和农产品的銷售方面都組織了合作社。英国正在仿效它們。不过运动只局限于狹隘的范围，它几乎沒有涉及田間工作本身。

如合作制可以兼容一切租佃制的优点，則爱尔兰的佃农制往往包括所有的缺点；但是，其中的弊害及造成这些弊害的原因，几已絕迹，而問題的經济因素此刻正为政治因素所蔽。因此，我們不得不略而不論。①

第十节　决定正常价格和正常收成的困难。佃戶进行改良和获取改良果实的自由。

英国租佃制度在爱尔兰的失敗，曾显示了它所固有的那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在英国之所以得到隐蔽，是由于这种制度同人民的企业习惯和性格相合；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导源于这一事实，即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竞爭的制度，而甚至英国的农业条件都給予自由竞爭的充分发揮作用以极大的阻力。首先，在确定竞爭作用所必須根据的事实方面，存在着特殊的困难。如上所述，使农业会計精确，至感困难。此外，还必須估計到，农場主关于使他值得負担的那种地租的計算，往往因难于确定正常收成和正常物价水平而受

① 一般对英国立法者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因力图把英国租佃制强加于印度和爱尔兰所犯錯誤的指責，大部分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論所不应当承担的。理論的本身只討論那些决定任何时候土地所提供的生产者剩余的数量的原因；而在为英国的英国人讀的著作中，把生产者的剩余当作地主的份額是沒有很大害处的。那是法律上的錯誤，而不是經济学上的錯誤，这种錯誤使我們的立法者給孟加拉的收稅人和爱尔兰的地主提供了取得墾殖公司全部財产的种种便利，在爱尔兰的場合，这个公司包括地主和佃戶，而在孟加拉的場合，包括政府和各級佃戶；因为在大多数場合下，收稅人幷不是公司的一个眞正成員，而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差役而已。不过爱尔兰政府和印度政府现在都有了較明智而公正的认識了。

到阻碍。因为丰年凶年如此交错，以致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均数非需要許多年不可。[①] 而在这些年代里，工业环境势必有很大的变动；当地的需求，使他能在遙远市場銷售自己产品的便利，和使远地竞爭者能在他的当地市場出售产品的便利，也許都有所变动。

地主在决定收取多少地租方面，也遇到这种困难，和另外一些因国內各地农場主的能力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困难。农場的生产者剩余或英国的地租，是該农場的产品所提供的收益超过包括农場主正常利潤在內的耕作費用的差額，其中所假定的是，农場主的能力和企业心，就該地該类农場来說，是正常的。所述困难在于决定該地二字应作如何解释，作狭义解抑作广义解。

很显然，如果农場主的能力在他的本地区的标准能力以下，如果他的唯一长处在于齗齗讲价，如果他的总产品很少，而他的純产品甚至在比例上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如地主把农場交給一个更有能力的佃戶，他能支付較高的工資，所获得的純产品也多得多，并能支付較多的地租，則他的行动代表了大家的利益。反之，如当地的正常能力和企业心的标准不高，地主尽量設法从达到該标准的农場主攫取大于他所能交付的地租，則从伦理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不对的，在长期內同地主的利益也是不相容的，即使他从能力标准較高的地区移入农場主即可获得那种地租，这事也有欠妥当。[②]

和上述問題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問題是，佃戶应有自由来发掘

① 比較图克和紐馬奇：《物价史》，第6卷，附录三。

② 这种困难实际上是通过妥协来解决的，而这种妥协是經驗认为可行，并且合乎科学地解释"正常"一詞的。如果当地佃戶显示了非凡的能力，则地主被认为貪得无厌，他以引用新佃戶为威胁，力图索取一种高于当地正常农民所能支付的地租。相反地，一旦农場脫租后，如果地主所接納的新佃戶給当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且和地主大致均分他的能力和技术（虽然严格地說不算特殊，但仍高于当地标准）所带来的額外純剩余，則他的行动就被认为是合理的。比較本章第3节末段脚注中所指出的印度移民局就质量相同的土地由健壮种族和体弱种族耕种时所采取的措施。

土地的自然潜力，并自担风险，条件是，如他成功，則他可以获得大于正常的企业利潤。就各种小的土地改良来說，长久租据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困难。苏格兰在这方面曾作了許多，但是，它們也有自己的缺点。如人們所常說的，“英国佃戶，即使当他沒有租权时，总像有租权似的”，“即便在完全英国式的租佃制中，也有一些分益农制的痕迹。”当年成和市場对农場主有利时，他付給全部地租，并避免向他的地主提出要求，而这种要求也許使他认为地租是否不应有所增加。当年成极其不利时，地主一方面由于同情，另方面也作为义务，暫时減免地租，并承担修理費用，而这种費用通常是由农場主負担的。可见，在地主和佃戶之間，虽然名义地租不变，其实有許多的互相迁就现象。①

习慣常常使英国佃戶对他所作的改良的补偿得到部分保証。立法方面最近与习慣并駕齐驅，甚至超过习慣。现在佃戶实际上不受由于他所作的相当改良的增产而增加地租的威胁。当他离开时，他可以对改良設施未耗尽的价值要求賠偿，数額由公断人决定。②

---

① 参照尼科尔森：《佃戶的利益，而非地主的損失》，第10章。

② 1883年的农业土地法案施行了普西委員会所贊揚的，但不拟实行的那些习慣。許多的改良一半由地主出資，一半由佃戶出資，地主供給原料，而佃戶供給劳动。在其他場合下，最理想的是，地主应該成为改良的眞正担当者，負担全部費用，自冒风险，并实现全部利益。1900年的法案承认了这一点；部分地为实行簡便起见，它规定：只有在取得地主的同意下所进行的改良，才可以对这些改良要求賠偿。如果要进行排灌工程，佃戶必須把自己的意图通知地主；以便他有机会来承担风险，并获得部分受益。关于施肥和某些維修工程等，佃戶有权自行处理，而无須同地主商量，不过他只冒着这样的风险，即仲裁人将不认为他的开支有权要求賠偿。

在1900年的法案下，仲裁人給新进的佃戶所指定的賠偿，在扣除代表“土地潜力”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后，大体上等于改良的价值。但是这种扣除为1906年的法案所勾銷；地主的利益被认为有了充分的保証，原因是它有这样的规定：即在可以引起潜力的那些場合下，需要他的同意；同时也因为給予他以在其他方面冒险的机会。

第十一节 关于建筑物、空地和其他方面的公私利害的冲突。

最后，就城中空地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問題，还必須說一說。威克菲尔德和其他美国經济学家曾教导我們說，人稀的新地区，常以新来的人的降临而致富。反面的眞理是，人稠的地区，每因增建一所房或多盖一层楼而致貧。新鮮空气和阳光的缺乏，为各种年龄的人和儿童游戏所需要的室外休息处的缺乏，耗尽那些不断流入大城市的最优秀的英国人的精力。允許在空地上任意建筑，从企业的观点来看，我們就犯了严重的錯誤。因为为了一点物质財富，我們耗費了作为一切財富的生产要素的人的精力。我們牺牲了那些目的，而物质財富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种手段。①

第十一章 分配总論

第一节 前八章摘要，其中寻求一条連續綫横于第五篇第十四章中的那条連續綫，并在决定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和生产工具(物質的和人的)的正常价值的原因上达到統一。

前十章的論点，现在可加以总結。它远不能完全解决摆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因为其中涉及对外貿易、信用与就业的变动、及其多种多样的集体作用和共同行动的影响。但是，以上所論，确实接触到支配分配和交換的那些最根本而經常存在的因素的广泛作用。在第五篇末尾的結論中，我們曾发现了一条連續不断的綫，它使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論連續适用于各种不同时期，从这样短的时期，以致生产成本对价值沒有直接影响，到那样长的时期，以致各种生产

① 这个問題将在附录七中进一步加以討論。

工具的供給可以和它們的間接需求（亦即从对它們所生产的商品的直接需求所派生的需求）相适应。在本篇中，我們曾涉及另一条連續不断的綫，它横交于連接各个不同时期的那条綫。它把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都連接起来；虽然它們在外表上有重要的差别，而它却使它們在根本上統一起来。

首先，工資及其他的劳动报酬，和資本的利息有許多共同之点。因为决定物质資本和人身資本的供給价格的因素具有一致性。使人投資于他的儿子的教育上的动机，和使他为他的儿子积累物质資本的动机相同。其中有一种相續不絕的过渡，即由父亲的工作和等待，而遺留給他的儿子一个极富的工业企业或商业企业，过渡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等待，以維持他儿子的生活，使他逐步受到完全的医学教育，最后，为他获得一种有利的职业。此外，还有同样的相續过渡，即由他过渡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等待，以能使他的儿子可以受到长期教育；在习艺时，工作可以不取报酬，而不是像杂勤童工早期被迫参加工作自食其力那样，这种童工的工資比較高，因为这种工作对他的未来发展沒有什么帮助。

的确，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只有父母在发展青年能力的人身資本上願付出很大的代价。而許多头等才能之所以未加培植，湮沒无聞，是由于能发展这种才能的人对此事沒有任何特殊兴趣。这种事实实际上至关重要，因为它的影响是积累性的。但这并不能使物质生产要素和人力生产要素发生根本的区别，因为它和这一事实相似，即許多良田耕作得很差，实因善耕者未曾耕之。

其次，因为人的成长很慢，消磨也很慢，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时，通常必須远鉴一百年，所以需求的变动要充分发揮它們的作用，在人力要素比在其他物质生产設备方面所需要的时間較长；而在劳动的場合，如使供求趋于协調的那些經济力量充分发揮作用，

則非需要特别长的时間不可。因此，总的說来，任何一种劳动对于雇主的貨币成本，在长期内和生产該劳动的实际成本大体一致。①

第二节 續前。

一端是人力生产要素的效率，另一端是物质生产要素的效率，二者相权之后再与它們的貨币成本相比較。一种要素，如它的效率相对于它的貨币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則有被使用的趋势。企业的主要职能，在于使伟大的代用原則自由发生作用获得便利。一般地与公共利益相合，有时也与它相反，企业家不断地比較着机器和劳工，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以及額外监工和經理所提供的服务；他們对于各种不同生产要素的使用經常筹謀划策，重新組合，而选择对他們最有利的那些組合。②

从而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生产部門中，几乎每一类劳动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和其他几类的劳动是不断地加以比較的，其中每类劳动又和他类劳动相比較。这种竞爭本质上是"纵的"竞爭；因为它是属于不同級的，从事于同一生产部門而又为它所限制的工群为获得雇用場所而进行的斗爭。但是，同时"横的"竞爭也在时时进行，而所用的方法却比較簡单；首先由于成年人在本业中可以从一业自由地轉向他业；其次由于父母一般都能使子女参加同他們那一級相近的任何其他行业。由于纵的和横的竞爭相并而行，虽然事实上不論哪一級的劳动大部分都可以从本級的子女得到补充，但各級劳动所得的报酬是按他們所提供的服务得到有效而合理的調整的。③

可见，代用原則的作用主要是間接的。如有两桶，其中滿盛液

① 比較第4篇，第5、6章；与第6篇，第4、5、7章。

② 比較第5篇，第3章，第3节；与第6篇，第7章，第2节。

③ 比較第4篇，第6章，第7节；与第6篇，第5章，第2节。

体，并有管相接，則在較高水平的桶內靠近該管的液体，虽有粘性，也将流入另一桶內。这样，即使沒有液体从此桶的一端流向彼桶的另一端，而两桶的一般水平也可以趋于一致。設有数桶，以管相接，則各桶中的液体必将趋于同一水平，虽然其中有几个桶和別的桶并不直接相連。同样，代用原則不断通过間接的途径，有使所得的分配和各业甚或各工种的效率相准的趋势，而所謂各业和各工种彼此并沒有直接的接触，乍看起来似乎无法彼此竞爭。

第三节　續前。

自非熟练工人进而至熟练工人，再进而至监工，再进而至主任，再进而至大企业的总經理(部分酬以紅利)，再进而至股东，再进而至大私营企业的財东，其中都是相連不断的。而在股份公司中，由董事而至承担企业的最后主要风险的普通股东，我們看到他們层层下退，如一梯形。不过，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另成一类。

因为代用原則在比較这一生产要素和那一生产要素时主要是通过他們的自觉作用的；就他們来說，除了他們相互竞爭的間接影响外，代用原則就沒有別的媒介。所以，它盲目地发生作用，且造成頗大的浪費。它强使那些許多如有良好的开端就能作出极大貢献的人遭到失敗，兼以与报酬递加趋势相結合，它使强者更强，并使弱者的企业落入已拥有部分垄断的那些人之手。

但是，另一方面，能打破旧有垄断，并給自身有极少資本的人提供創办新企业和升任各种大公司的經理的机会的那些力量也有不断的增加；而这种力量能使运用資本所需要的經营能力发揮出来。

总的說来，企业管理工作的代价是低廉的，的确也許不如将来的低廉，在将来，人們的集体智慧，責任感和公益精神更加发展，社会更努力使出身卑賤的人的才能有所发展，使企业的秘密减少；使

各种投机和竞爭的浪費方式都得到制止。但是，甚至现在管理工作也是低廉的，它对生产的增益大于它的报酬。因为企业家，像熟练的工匠一样，所提供的服务是社会所需要的，如沒有他来提供这种服务，則取得这种服务所用的成本也許更大。

决定一方面是普通能力与另方面是运用資本的經营能力的正常报酬的因素，其間的相同之点并不适用于它們的当前报酬的变动。因为雇主居于緩冲地位，在商品的买主和生产它的各种劳动者之間起着媒介作用。他取得商品的全部价格，而把它付給工人。他的利潤随着他所售的商品的价格的变动而同时变动，且变动的幅度較大；而他的雇工的工資变动得較晚，且变动的幅度較小。在任何特定时間，他的資本和能力的所得有时很大，有时也是負数，而他的雇工的能力所得永不会很大，也永不会成为負数。工資領受者如失业时，势必受很大的痛苦，但这种痛苦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是工資領取者，而是因为他手中沒有积存。①

某人因拥有特殊天賦能力而来的那部分收入，是对他的一种贈品；从抽象的观点来看，和其他自然恩賜品如土地所固有的属性的地租相似。但就正常价格来說，它应与荒地开垦者所获利潤，或与寻珍珠者的所得列入一类。在垦荒者中，有的人的土地比原来預期的要好些，而有的人的土地却差些。寻珍珠者一次潜水的丰富收获，同多次潜水而毫无所获相抵銷。律师、工程师或商人由于他的天才而得的高額收入，非与許多其他人的失敗相較不可；而失敗者在青年时似具有相同的前途，所受的教育和立业机会都一致，但是，他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相对于該服务的成本却比成功者的要小些。最有能力的企业家一般都是那些获利最多的人，而同时

① 比較第5篇，第2章，第3节，与第6篇，第4章，第6节；及第8章，第7—9节。

他們所做的工作，反而极其低廉；如果社会把这种工作交給能力較差，索价較廉的人来做，則无宁等于浪費，如同把一块貴重的金鋼鉆交給一个工資很低而技术恶劣的人加工一样。

第四节 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爭相雇用，但它們也是相互雇用的唯一泉源。

回顾本篇第二章中所述的論点时，我們所应当銘諸于心的是，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彼此保持着二重关系。一方面，它們往往为得到雇用而相互竞爭；任何一种要素，它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則有代替該要素的趋势，从而，限制着它的需求价格。另一方面，所有的要素都为彼此提供了雇用場所，任何一种要素，除非其他要素給它提供了雇用場所，是得不到雇用的。一切生产要素所共同創造的，并随着各要素供給的增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也是其中各要素的需求的唯一源泉。

因此，物质資本的增加，給它开辟了新的运用場所；虽然在进行新的投資时，它可以減少少数行业中的手工劳动的雇用場所，但就全体而論，它会大大增加对手工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因为它将大大增加作为一切要素需求的共同源泉的国民收入；由于資本雇用竞爭的增加，利率势必有所降低，从而，資本和劳动所共同創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将在比以前有利于劳动的条件下加以分配。

对劳动的这种新的需求，部分地由于新事业的开辟，而这种事业以前也許无法償其所負。而一部分新的需求是由于制造昂貴的新机器需要工人。因为当人們說以机器代替工人时，它指的是以和大量等待相結合的劳动来代替和少量等待相結合的劳动，只根据这个理由，不可能以資本来代替一般劳动，除非就一个地方来說，它从其他地方輸入資本。

不过，仍然眞实的是，資本的增加所給予劳动的主要利益，并不是由于它使劳动得到新的就业机会，而是由于增加了土地、劳动和資本(或土地，劳动和等待)的共同产品，及减少了任何旣定資本(或等待)数量在該产品中当作自己报酬所能要求的那一份額。

第五节　任何工种的工人人数增加或其效率提高有利于其他工人，但是当后者受益时，前者却受其害。它改变自己的和其他工人的边际产品，从而影响工資。計算正常边际产品时，要謹愼小心。

在討論任何一組工人的工作供給量的变动对其他各种工人的雇用所发生的影响时，无須追問这种工作量的增加是由于該組工人增加了人数，还是由于他們提高了效率。因为这个問題是同其他問題沒有直接关連的。不論哪一場合，对国民收入的增加都相等，不論哪一場合，竞爭将迫使他們不得不在相同程度上退入他們的边际效用較小的使用之处；从而在相同程度上减少他們在共同产品中所能得的份額，以作为某种工作的一定工作量的报酬。

但是，这个問題对于該組內的工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这种变动是他們的平均效率提高十分之一，則他們十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将等于人数增加十分之一而效率不变的十一个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①

每組工人的工資以他組工人的人数和效率为轉移，是通例中的一个特例，即环境(或**机遇**)在决定一个人的工資所接近的純产品中，至少和他的精力与能力起同等的作用。

---

① 例如，假定該組劳动供給增加十分之一，使他們劳动的边际效用降低，从而，使任何旣定工作量的工資降低三十分之一；那末，如果这种变动是由于他們人数的增加，則他們的工資会降低三十分之一。但是如果是由于他們效率的增加，則他們的工資会上升大約十六分之一$\left(\text{更确切地說，他們的工資是以前工資的}\ \frac{11}{10}\times\frac{29}{30}=1\frac{19}{300}\right)$。

任何一組工人的工資所接近的那种純产品必須以下述假設为計算的标准,即生产已达到一点,在該点,产量的銷售仅能带来正常利潤,而不是更多的利潤。同时它必須就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而加以計算,他所增加的产品,只能报酬具有正常能力、正常时运和正常資金的雇主以正常利潤,而不是更多的利潤(如求高于或低于正常效率的工人的正常工資时,則必須在該純产品中增加或减去某种数額)。所选择的时間也必須是生意正常的时間,而各种劳动都有比較相宜的供給。例如,假使建筑业特别衰敗,或特别繁荣,或如果它的发展因砖匠或木匠的供給不足而受到阻碍,而其他建筑工人的供給却有所过剩,則这种时机就不适合于估計砖匠或木匠的正常工資和純产品的关系。①

第十二章　进步对价值的一般影响

第一节　新开发国家中資本和劳动投放場所的有利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和旧世界市場的联系,在这些市場上它可以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以其未来的收入换取它目前所需要的各种供应品。

任何地方对劳动与資本的雇用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它的自然資源;第二,知識的进步和社会与工业組織的发展所产生的,善

① 关于工資与劳动边际純产品的关系,参閱第6篇,第1、2章,特别是第190—191頁,与第209—211頁:这个問題将在第6篇,第13章,特别是第357頁注②中,进一步加以討論。关于寻求一个眞正有代表性的边际的必要性,参閱第5篇,第8章,第4、5两节,那里的論点(第95頁脚注)是,如果已經达到那一边际,就业已計及任何一組工人的供給对其他組工人工資的影响:任何一个工人对一国工业的一般經济形势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与其純产品和其工資关系的計算是无关的。在第5篇,第12章和附录八中,提到产量急剧增加的种种障碍,即使在那里这种增长在理論上会提供許多大規模生产的經济;也提到就它們而使用"边际"一詞时所需要的那种十分謹慎的态度。

于利用这些資源的力量;第三,靠近有出售剩余产品的市場。最后这一条件的重要性,往往为人所忽視;但是,当我們观察新开发国家的历史时,它显得十分突出。

人們常說,那里有不收地租的大量肥沃土地和相宜的气候,那里劳动的实际工資和資本的利息就高。但这只有部分的眞理。美国初期殖民者所过的生活很苦;自然界給予他們以大量的木材和肉类,几不取代价。但是,他們却很少享有生活上的安逸和奢侈。甚至现在也有許多地方(尤其是在南美和非洲),自然富源极丰,而資本和劳动却裹足不前,因为它們缺乏交通工具,与外界隔絕。相反地,位于沙漠中的一个矿区,一旦有交通与外界相联,就可以給劳动与資本提供高額报酬(荒凉海岸附近的商埠也如此),如靠本地資源,則它們也許只能維持少数居民,和赤貧。自从輪船交通发达以来,欧洲对新世界产品所曾提供的有利市場,就使北美、澳洲和非洲及南美洲的某些部分成为資本和劳动前所未有的极其有利而巨大的雇用場所。

但是,造成新开发国家的现代繁荣的主要原因毕竟在于欧洲所提供的市場不是现貨市場,而是期貨市場。一小撮殖民者在取得大量肥沃土地的产权以后,在当代就想获得它的未来利益。他們无法直接实现这一目的,而只有通过間接的办法,即以支付他們的土地在未来所生产的大量物資这一諾言来換取欧洲的现貨。他們用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自己的新地产以很高的利率抵押給欧洲。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們积累了现成物資,就立即用这些物資来換取大于他們在本国所能得到的期貨:大量資本流向新开发的国家,而資本的流入大大提高当地的工資率。新資本逐漸滲入边远地区,那里資本如此缺乏,而迫切需要資本的人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內往往能得月息二厘,后来逐漸降至年

息六厘，甚或五厘。因为殖民者富于进取性，同时又看到取得产权有利，它不久将具有极大的价値，他們都想成为独立的业主，或雇主（如果可能的話）；因此，工人必須用高額工資加以吸引，而这种工資大半都是用从欧洲抵押借款或其他方式所得的商品来支付的。

不过，精确估計新开发国家中边远地区的实际工資率，是很困难的。工人都是优秀的人，富于冒险性，能吃苦耐劳，坚决果断，精明强干。他們都是壮年，从不生病；他們所經受的各种折磨，是英国普通工人，尤其是欧洲普通工人所不能忍受的。他們中間沒有旁人，因为大家身体都很强壮。如果有人生病，則他只好到人口比較稠密的地区去，那里工資較低，但也可能过一种清靜而安閑的生活。他們的工資，如用貨币計算，是很高的，但是，有許多的安逸品和奢侈品，他們必須用极高的价格购买，或完全弃而不用，而如果他們住在人口比較稠密的地方，則他們会自由地（或按低价格）获得这些东西。不过，其中多数只是滿足人为的需要；而这些东西在沒有人有或者沒有人要的地方，是很容易被弃而不用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优等土地既已被占，所以自然对耕作者的边际劳作所提供的农产品报酬一般地較少；这就有使工資稍微下降的趋势。但是，即使在农业里，报酬遞加规律也时时在和报酬遞減规律相抗衡，許多最初被人忽略的土地，在細心耕种以后，可以获得丰收；同时公路和鉄路的开辟，以及各种市場和工业的发展，都使生产上的种种經济成为可能。这样，报酬遞加和报酬遞減规律似乎势均力敌，有时这一规律，而有时那一规律占优势。

如果劳动和資本的增长率相等；如果綜起来看生产规律是报酬不变规律，則分配給和以前保持同样比例的資本和劳动的报酬将不变，因此，工資或利息也无須有任何的变动。

但是，如果資本的增长比劳动要快得多，則利率势必下降；工資率或許上升，而牺牲一定量資本所应得的份額。不过，資本总份額的增长可以大于劳动总份額的增长。①

但是，无論商品生产规律是否是报酬不变规律，而新地契的生产规律却是报酬急剧下降的规律。外国資本的流入，虽然与以前也許相同，但同人口比較起来反而减少。工資大半不再靠从欧洲所借的商品来支付了。这就是一定效率的工作所能赚取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随着减少的主要原因。但是，还有两种原因，使用貨币計算的平均日工資趋于下降。随着安逸品和奢侈品种类的增加，劳动的平均效率，由于体质比初期殖民者要差的移民的流入而有所下降。同时这些新的安逸品和奢侈品其中多数并不直接列入貨币工資的范围内，而是在它的范围以外。②

① 例如，假定資本数量 C 与劳动数量 l 結合，共同生产的結果为 $4p$；其中 p 作为利息归于資本，而余下的 $3p$ 却归于劳动。(劳动包括管理在内，是有許多級的；但是，这里所指的都是有一定效率的一日之非熟练劳动的共同单位，参閱以上第4篇，第3章，第8节)。假定劳动数量增加一倍，資本数量增加三倍，而生产它們各自的任何一定数量的絕对效率仍旧不变。那末，我們可以預料，$4C$ 和 $2l$ 共同生产的結果将为 $2\times3p+4p=10p$。现在假定利息率，即对任何資本量的报酬(除对管理等工作的报酬外)，降低到原利息率的三分之二；因此，$4C$ 所得到的利息只是 $\frac{8}{3}p$，而不是 $4p$；而对各种劳动所余下的将为 $7\frac{1}{3}p$，而非 $6p$。归于各宗資本量的数量，和归于各种劳动量的数量，都将有所增加。但是归于資本的总量将依 8:3 的比例增加，而归于劳动的总量将依 22:9 的較低比例增加。

在这方面最好是把利息分开，但是比較資本家(而不是資本)和雇用劳动的份額时，当然我們所指的是利潤，而不是利息。

② 当我們得出这一結論，即报酬递加趋势大体上和报酬递减趋势相抵时，我們就考虑了它們。在研究实际工資的变动时，我們应該不折不扣地把它們計算进去。許多历史学家在比較各个时期的工資时，所注意的只是那些普通的消費品。但是从这个問題的性质来看，普通消費品恰是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那些东西，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有稀缺的趋势，因此，这样得出的結論是片面的，而就其一般意义而論，也是錯誤的。

第二节 上世紀英国的对外貿易增加了它对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支配，而只是近来才大大增加了它对必需品的支配。

英国經济现状，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交易（不論商品或劳动）的趋势所直接造成的，它是在长期內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在十八世紀曾获得两种动力，一方面由于机械的发明；另方面由于海外消費者的增长，他們輸入大量相同的貨物。当时已經开始用机器制造部件，和用特殊机器制造各生产部門所使用的特殊机器。当时报酬递加规律在有定型工业和大資本的工业国家里首次显示了它的充分作用。特别是当大資本結成股份公司、或母子公司、或现代的托拉斯时，情形更是如此。当时对运銷于远距离市場的貨物开始了精細的"分等定級"("grading")，这就引起了农产品市場和股票交易所中国內的，甚或国际的投机組織，这些組織的将来，和生产者中間的企业主或工人的持久性組織一样，是未来一代所必須解决的最严重的实际問題的根源。

现代运动的关鍵在于把大多数工作化为同一类型的工作，和减少各种磨擦，而这种磨擦使得强大的要素不能充分发揮集体作用，并把它們的影响散布于广大的区域，以及在于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力量来发展运輸。公路和十八世紀輪船运輸的改善，打破地方性的組合和壟断，并給广大地区中的組合和壟断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在我們的时代，海陆交通，印刷机，电报和电話的每次扩展和减价，都可以产生上述二重趋势。

第三节 續前。

虽然在十八世紀，像现在那样，英国的国民收入，就其出口来說，多取决于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但这种依存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变动。当时英国几乎壟断了新的工业生产方法，她所出售的每包貨物（总之，当它們的供給量加以人为的限制时）可以換取大量

的外国产品。但是，部分原因由于远途运輸笨重貨物的时机尙未成熟，她从远东和美洲輸入的商品，主要是供中产阶級享用的安逸品和奢侈品；而这些商品对于降低英国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成本所起的直接影响很小，虽然这种新兴貿易曾間接地降低五金、衣服和英国工人所消費的其他本国工业品的成本。因为为海外消費者大规模生产这些东西使他获得低廉的产品。不过，它对他的食物的成本却沒有什么影响。而食物不得不在报酬递减的趋势下来生产，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由于新工业区的人口迅速增加，那里狭隘的农村生活的传統限制不复存在。大战后不久，法国連年歉收，使食物成本提到欧洲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对外貿易逐漸对我們的主要食品的生产成本开始有所影响。随着美国人口从大西洋沿岸移向西方，愈益富饒的、适于种植小麦的土地获得了耕耘。运輸上的經济(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致从耕作区外的农場运輸一夸脫小麦的总成本急剧下降，虽然距离有所增加。因此，英国就沒有必要使耕作愈益集約化。李嘉图时代曾慘淡經营的那些种植小麦的荒山秃岭已經变成了牧場。现在农人只耕种那些能給他的劳动提供丰富报酬的土地。相反地，如果英国只靠自己的資源，他势必在日益貧瘠的土地上掙扎，并不断地再耕那些已經耕得很好的土地，以便用这种繁重的劳动使每亩增产一或二蒲式耳。也許现在从一般的年成来看，仅仅够支付开銷的那种耕作(即处于耕种边际上的耕作)所提供的产量比李嘉图时代多一倍，比英国在现有人口下被迫生产她的全部粮食时多四倍。

第四节　英国从工业进步中所得到的直接利益比最初看起来要少些，但从新的运輸业中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

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英国满足落后国家的各种需要

的能力；因此，把用手工制造产品以供自己使用的那种精力，轉而用于生产原料并以之购买英国工业品，是符合落后国家的目的的。这样，发明上的进步，为英国的特殊产品开辟了广闊的銷售場所，并使她有可能专門在报酬递减规律不十分显示自己作用的条件下来生产她的粮食。但是这种好运却曇花一现。她在工业上的改良，为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所效法，而近来往往为它們所超过。她的特殊产品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垄断价值。例如，用一吨鋼在美国所能购买的粮食和其他原料的数量，并不多于在当地用新方法炼一吨鋼所用的劳动和資本所能提供的产品量；因此，交换比率随着美国和英国工人在炼鋼方面的效率的增加而有所下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以及由于許多国家对英国商品課以很重的关税，所以，尽管英国拥有大宗貿易，而工业生产技术上的发明进步对她的实际国民收入的增益，比最初所想像的要少些。

英国能廉价生产衣服、家具及其他商品以供本国消費之用，这是不小的利益；但是，她同其他国家所分享的那些工业生产技术上的改良，并沒有直接增加她用一定量的資本和劳动的产品在别的国家所能換取的农产品数量。她从十九世紀工业进步所获得的全部利益，其中也許四分之三以上是由于它的間接影响，即降低旅客与貨物的运輸成本，自来水与照明的成本，电力和新聞的成本。因为我們时代的基本經济事实是运輸业的发展，而不是工业的发展。正是运輸业，无論在总体上或在个别威力上，都发展得最快，而它們正在产生着最令人头痛的問題，即大資本有使經济自由的力量轉而消灭那种自由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运輸业，对于英国財富的增加作出了最大的貢献。

第五节　谷物、肉类、住房、燃料、衣着、自来水、灯光、新聞紙和旅行的劳动价值的变动。

这样，新的經济时代所曾带来的是，劳动与生活必需品在相对价值上的巨大变动。其中許多变动的性质，在前世紀的初期是料想不到的。当时人們认为美国不适于种植小麦；陆路远途运輸小麦的成本太高。当时小麦的劳动价值（即购买一配克小麦所用的劳动量）达到它的最高点，而现在却降至最低点。似乎农业日工資一般曾在一配克小麦以下，但在十八世紀的前半期，却为一配克左右，在十五世紀为一配克半，或許略多于此数，而现在农业日工資則为二至三配克。罗杰斯教授对于中世紀工資的估計偏高，但他似乎是以人口中待遇較高的那部分人作为全体的代表。在中世紀，甚至在相当丰收的年份，小麦的质量也低于现在的普通小麦；而在歉收年份，其中多数是如此发霉，以致现在沒有人会吃它。同时如不对庄园領主的磨坊付以很高的垄断价格，则小麦很难变成面包。

的确，在人口稀少的地方，自然几乎无代价地供給草及飼料；而在南美洲乞丐騎着馬行乞。但在中世紀时，英国的人口总是稠得足以使肉类有很大的劳动价值，尽管它的质量很差。因为牛虽說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重，但却有很大的軀体；它們的肉主要长在四肢附近。由于牛在冬季吃不飽，吃了夏草很快地长了膘，所以肉中含有大量水分，而在烧煮时失去大部分重量。每于夏末秋初，人們把牛宰了，把肉用盐醃起来，而盐当时是很貴的。甚至中产阶級冬季也很难吃到新鮮的牛肉。一世紀以前，工人阶級所吃的肉很少，而现在虽然肉的价格比以前略高，平均起来，他們所消費的肉也許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

其次关于房租，我們知道，城市的地租，不論在它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增加。因为日益增加的居民所住的房屋都必須按城市标准付租，而这种标准节节提高。但是，房租本身即总租額减去地皮的总租值的余額，比以前任何时期租用相同的房屋所出的租金

也許稍有增加(如果要說增加的話)；因为现在建筑业中的資本的周轉利潤率較低，建筑材料的劳动成本也沒有多大的变动。决不应該忘記，出高額城市地租的人所換取到的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各种娛乐以及其他的便利，而这些其中許多人是不願弃而不享的，因为它們的利益比他們的总租額要大得多的。

木料的劳动价値，虽比十九世紀初期为低，而比中世紀时却有所提高，但是，泥、砖和石墻的劳动价値幷沒有很大的变动，而鉄的劳动价値(更不必說玻璃了)却大大地降低了。

的确，房租上漲这一信念，似乎是由于对我們祖先的实际住宅状況的无知而来。现代郊区工匠住宅中的臥室，比中世紀乡紳的要讲究得多。而那时工人阶級除了鋪在湿地上的、滿是臭虫虱子的散草外，就沒有床了。即使在一絲不挂和人畜共居的条件下，也許比在为了尊严而复以时时散发着垃圾气味的草的条件下对人的健康損害的程度要小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們城市中最貧穷阶級的住宅条件是有害于身心的；而照我們现有的知識和資源，我們旣沒有理由，也沒有借口使这种状况继續下去。①

燃料，像草一样，往往是自然給予稀有人口的恩賜品；中世紀时，村民一般都能(虽不总能)用劈柴生着小火，借以在室內围火取暖，而他們的小屋沒有烟囱，热量无从散发出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燃料的缺乏对劳动阶級的压力很大，如果沒有煤起而代替木料作为家用和炼鉄的燃料，則英国的进步实不堪設想。煤现在是如此便宜，以致甚至較穷的人也都能在室內取暖，而无須生活在有

① 但是过去的这种禍害比普通所认为的要大些。例如，从沙弗斯伯利爵士和奥克太維亚·希耳女士在1885年住宅調查委員会上的有力作証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伦敦的空气滿是烟雾；但是它对于人的健康的損害也許比科学卫生昌明以前要小些，尽管那时人口較少。

損人的健康的、令人头暈的气氛之中。

这是煤对现代文明所作的最大貢献之一；其次的貢献是提供了价廉的內衣，沒有它，对于居住在寒冷气候中的人民群众来說，淸洁是不可思議的。那也許是英国从直接使用机器为本国制造消費品所获得的主要利益。再其次的具有同样重要性的貢献是提供了大量的自来水，即使在大城市中；① 再其次的貢献是，借助于石油，供給廉价的灯光，它不仅为人的某些工作所必需，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晚間消遣所不可或缺。在一方面来自煤和另方面来自现代运輸工具的这些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之中，我們还必須加上（如上面所提到的）那廉价而完备的用汽力印刷机和汽力运送信件来传播新聞和思想的工具，以及依靠汽力的旅行上的便利。这些工具，輔之以电力，就使得那些气候不是热得使人們萎靡不振的国家中的大众有可能享受文明；同时不仅是为一个城市如雅典、弗洛伦斯或布魯日的全体居民，而且是为一个大国，甚至在某些方面为整个文明世界的全体人民的眞正自治和統一行动而鋪平道路。②

第六节 进步提高了英国城乡土地的价值；虽然它使大多数物質生产工具的价值有所降低。資本的增加降低了它应得的收入，但沒有減少它的总收入。

我們已經知道，国民收入是一国所有生产要素的純产品总額，同时又是支付它們的唯一源泉；国民收入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种生产要素所得的份額也愈多，任何要素的供給量增加一般地将降低它的价格，以利于其他的要素。

---

① 原始設备把水从高地引向少数公用水池；但是对淸洁卫生起主要作用的自来水，如无用煤发动的汽力唧筒和煤制鉄管是不可能的。

② 参考附录一，特别是第 6 节。

上述一般原理，特别适用于土地。供应某市場的土地的生产力的增加，首先使那些拥有其他生产要素以供应同一市場的資本家和工人获利。在現代，新的交通运輸工具所加于价值的影响，在土地史上所表现的最明显不过了；土地的价值，随着与农产品銷售市場的交通的每次改善而上涨，也随着較远地区参加它的产品市場而下降。不久以前，伦敦附近的六郡害怕修好公路会使英国偏远地区在供給伦敦粮食方面和它們竞爭。而現在英国农場的优势在某些方面由于粮食的輸入而正在減退，这些粮食是經过印度和美国的鉄路，由輪船裝运到英国的。

但是，如馬尔薩斯所主张而为李嘉图所承认的，凡能增进人民福利的事，在长期內也能增进地主的福利。的确，在十八世紀初期，当連年歉收袭击着无法輸入粮食的人民的时候，英国的地租大涨。但是，这种上涨，就其性质来說，是不能进一步持續的。十九世紀中叶，谷物自由貿易的实行，继之以美国麦田的扩大，这就迅速提高城乡土地的实际价值，这就是說，提高所有城乡土地所有者用总租金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安逸品和奢侈品的数量。①

第七节　續前。

虽然工业环境的发展，大体上有提高土地价值的趋势，但是，它也往往降低机器和其他固定資本的价值，如果它們的价值可以

① W. 斯特季（在 1872 年 12 月，測量学院宣讀的一篇有价值的論文中）估計，英国的农业（貨币）地租在 1795 至 1815 年間增加了一倍，而到 1822 年却下降了三分之一；此后，时涨时落；和最高年份 1873 年左右的五千万到五千五百万鎊相比，地租现在大約只有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鎊。1810 年約为三千万鎊，1770 年約为一千六百万鎊，1600 年約为六百万鎊（比較吉芬：《資本的增长》，第 5 章；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2 篇，第 1 章）。但是现在英国城市土地的租金比农业土地的地租要大得多。而要計算地主阶級由于人口增加和一般进步而得到的全部利益，我們就必須把现在有公路、矿場和船塢等的土地价值也計算进去。加在一起，英国全国的貨币租金总額相当于谷物条例废止时的两倍以上，而实际地租总額也許相当于那时的四倍。

和它們所在地的价值分开的話。繁荣的驟然到来，的确能使任何一业中的现有資本品暫时得到极高的收入。但是，可以无限增加的东西，是不能长期保持稀有价值的；如果它們是些相当耐久的資本品，例如輪船、高炉和紡織机，則它們很可能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而大大貶值。

不过，有些东西像鉄路和碼头的价值，在长期內主要取决于它們的位置。如果位置相宜，則它們工业环境的进步，即使除去使它們的設备保持现代化所需的費用以后，也将使它們的純价值有所提高。[①]

第八节 續前。

政治算术在英国可以說是十七世紀开始的。从那时以来，我們知道，人口中每人所积累的財富数量是在节节上升着。[②]

虽然人还多少有些不耐煩等待，但是，他牺牲现在而为将来的安逸或其他享受的这种意向却逐漸有所增加。他获得了較大的“远視”力；这就是說，他預計将来和防患未然的能力增加了；他比較勤俭，比較克己，因此，也就比較乐于重視将来的不幸和利益，这些名詞一般是用来包括人心的高尙和卑賤的感情的。他較不自私，因此，也較願工作和等待，以便使他的家庭无后顾之忧；光明的未来，已隐約可见，那时，人們一般都願意工作和等待，以便增加公共財富和使大众有机会过一种較高的生活。

虽然人比过去的时代更願意为了将来的利益而忍受现时的不便，但是，我們现在是否能发觉他为了肯定的快乐(不論是现在还

① 当然是有例外的。經济进步也可以采取建筑新鉄路的形式，这些鉄路将把现有鉄路的大部分运輸夺去，或采取另一种形式，即加大船的体积，直到它們不再能通过浅水进入船塢为止。

② 见第4篇，第7章。

是将来的)而願意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值得怀疑的。許多世紀以来,西方世界的人不断地变得更加勤勉——假日減少了,工作时間增加了,人們由于自願或被迫而愈来愈不願意在工作范围以外寻求乐趣了。但是,这种动向似乎已經达到了极点,而现在正在下降。在除了最高級的各种工作中,人們对于休息比以前更加重視,而对于过度紧张所引起的疲劳則越来越不耐煩了;一般說来,他們也許不如以前那样为取得现在的奢侈品,而願意經受长时間工作的不断"折磨"。这些原因就使他們不如以前那样乐于辛勤地工作,以应未来的需要。如果不这样,則他們預計将来的能力,甚至增加得更快,也許(虽不无怀疑之处)对于因拥有少量积累起来的財富而获得社会地位的那种欲望也会大大提高。

每人資本的增加,有使它的边际效用降低的趋势;因此,对新投資的利率下降了,虽然降得不一致。据說在中世紀很长一段时期內,利率为一分,但在十八世紀上半期却降低到三厘,后来工业和政治上大量需要資本,这又使它有所提高,而在大战时,利率是相对地高的。当政治上的用款停止以后,当时黃金的供給量又很少,所以,利率下降了;但在十八世紀的六十年代,由于黃金的产量增加,和建筑鉄路与开发新国家需要大量資本,它又上涨了。1873年后的和平时期,再加上黃金供給量的減弱,就使利率下降了。但是,现在它又在上涨,部分原因是由于黃金供給量的增加。①

第九节　不同工业阶層的所得变动的性質和原因。

文明的发展和对青年人的責任心的提高,使国家大部分增加着的財富从物质資本的投資轉向培养人材方面去了。結果使技能的供給大量增加,这些技能大大增加了国民收入,并提高了全体人

① 见以上第6篇,第6章,第7节。

民的平均收入。但是，它却剥夺了技能一向所具有的大部分稀有价値，并使它們的所得相对于一般进步（确非絕对地）有所降低。同时使不久以前算作技术性的而现在仍然叫做技术性的許多工作在工資上与非熟练劳动并列。

抄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的确，办公室中的許多种工作需要智力和品质的高度結合，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学会录事的工作，也許不久以后，英国人不論男的和女的都能写得很好。当大家都能写的时候，一向比几乎任何一种体力劳动所賺工資都要高的繕写工作，将成为普通的工作，而不算作技术。事实上，較好的技工工作对于一个人的教育意义較大，而且比那些旣不需要判断力又不需要責任心的職員工作的报酬优厚。就一般而論，技工对他儿子的最大貢献莫过于培养他从事他手边的工作，从而，他可以了解和它有关的机械、化学及其他科学原理；并对于該工作的革新发生兴趣；如果他的儿子有相当的天資，則他从一个技工比从一个職員更容易显露头角。

其次，一个新的工业部門往往是困难的，只因为它是一般人所不熟习的；其中需要有巨大精力和技能的人来做的工作，一旦成为常规，一般人，甚或妇女和儿童也都能做。它的工資开头很高，但是，随着这种工作的普及而下降。这就造成对平均工資的上升的估計不足，因为事情是这样，許多統計，似乎是工資的一般变动的典型，其实是根据那些行业作出的，这些行业在一二百年以前是比較新的，而现在却为那些实际能力低于他們的先驅者的人所掌握。①

① 比較第 4 篇，第 6 章，第 1、2 节；与第 9 章，第 6 节。随着商业的发展，机器的改良势必減輕完成任何一項工作所用的劳动；从而，使計件工資急剧下降。但同时机器的运轉速度和每个工人所看管的机器数量增加得如此厉害，以致一日的劳动总量比

这些变动的結果，势必增加从事于所謂技术性工作的人数，不論技术一詞现在用得适当与否。高級行业中工人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全体工人的平均工資比各业中平均典型工資上涨得要快得多。①

在中世紀，虽然某些有才能的人終身为技工，并成了艺术家；但是，当时技工作为一个阶級，比现在更近于非熟练工人。在十八世紀中叶工业新紀元的初期，技工丧失了許多旧有的艺术传統，并且在技术上和在精确完成困难任务方面所具有的准确性和机敏性上都不及现代的熟练技工。前世紀的初期，开始了一种变化，观察家都由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間日益扩大的社会鴻沟而震动；技工的工資上涨到一般工人工資的两倍左右。因为对高度熟练劳动需求的大量增加（尤其在冶金业中），使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和他們的子女迅速参加到技工队伍中来。当时技工旧有的排外性的消除，使他們成为工人貴族，較之以往，由于才能者多，而由于出身者少；技工质量的提高，使他們在长期內所得的工資率大大超过一般的工人。但是，有些較簡单的技术逐漸丧失了它們的稀有价值，因为它們不复是新奇的技术了；同时对那些习慣上认为非技术性职业中的人的能力的需求是在日益增加着。例如，路工和农业

以前要大些。雇主和工人們对这个問題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紡織业中計时工資的上涨是肯定的；但是和雇主們相反，工人們认为他們劳动强度的提高比工資增加的多。在这种爭論中，工資曾用貨币来計算；不过如計及貨币购买力的增加，则实际效率工資无疑是增加了的，这就是說，运用一定量的体力、技巧和精力比以前要得到更多的实物报酬。

① 試举例以明之。如果甲級中有五百人，每周工資十二先令，乙級中有四百人，每周工資二十五先令，丙級中有一百人，每周工資四十先令。如果不久之后有三百人从甲級轉至乙級，三百人从乙級轉至丙級，而各級中的工資不变，則这一千人的平均工資大約将为二十八先令又六便士。即使各級中的工資率同时下降10%，則全体工人的平均工資也仍大約将为二十五先令又六便士，这就是說，上涨了25%以上。如吉芬爵士所指出的，对于这样一些事实的忽略，很容易造成大錯。

劳动者越来越使用着昂貴而复杂的机器，而这些以前却被认为熟练劳动所垄断，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实际工資上升得很快。如果现代观念在农业区的传播未曾使那里許多最有能力的儿童离开农村而参加鉄路或工厂，或进城当警察、車夫，或脚夫，則农业劳动者的工資上涨得比现在还要显著。留在农村的那些人所曾受的教育，比以前完善，虽然他們的天赋也許不及一般水平，但所得的实际工資却比他們的父亲高得多。

有些需要責任心的技术工作，如鉄工厂中的炉前工和轉滚工，需要有强壮的体力，且引起很大的不便，它們的工資很高。因为时代的趋势使那些能从事高級工作并能輕意获得优厚工資的人，除了很高的报酬，是不願意忍受折磨的。①

第十节 續前。

其次我們应当討論的是，男工（老年和壮年），女工和童工工資的相对变动。

工业条件的变动是这样的快，以致长期經驗在某些行业中几无用武之地，而在許多行业中它的价值远不及迅速掌握新的观念和使人的习慣适应新的情况。一个人在五十岁以后，比在三十岁以前所赚的工資势必有所减少；这种情况引动那些技工向非熟练工人看齐，他們早婚的自然傾向，往往受到那种願望的鼓励，这种願望是，在他們的工資开始縮减以前，他們的家庭維持費可以减少。

性质相同的第二种傾向，甚至是更加有害的傾向是，童工的工

① 上面关于工資演变的簡要叙述，很可以由希穆勒在其《經济原理大綱》中所作的考察来补充，第3章，第7节（第2卷，第259—316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那考察范围的广泛，与进步的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巧妙配合。幷参閱同书第2篇的后半部。

資相对于他們父母的工資有上涨的傾向。机器曾代替了許多工人，但并不是代替了許多童工；把儿童排除于某些行业外的那些习慣上的限制，日益消失；这些变化同教育的普及一道，差不多在其他各方面都有所裨益，而在这方面却是有害的，即它們使男孩，甚至使女孩有可能蔑視他們的父母，而自求生路。

女工的工資，較之男工，由于相同的理由而上升得很快。就其有发展她們才能的趋势这一点而論，这是很大的一个优点；但是，就其引动她們忽略在建立美滿家庭和大力培养自己儿童的品质和能力方面所应尽的义务这一点而論，却是一种損失。

第十一节　特殊才能的报酬。

中等能力(虽然經过愼重的訓练)所得收入的相对下降，由于許多格外有才能的人的收入的上升而显得更加突出。在过去，中等油画的售价从来沒有现在那样便宜，而上等油画的售价也从来沒有现在那样昂貴。一个具有平均能力和一般时运的企业家，现在从他的資本所得的利潤率，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低；而具有特殊天才和时运的人所能从事的投机买卖是这样的广泛，使他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聚大量財富。

这种变动主要由于二个原因：第一，財富的普遍增长；第二，新的交通工具的发展，借着它，人們一旦获得了支配地位以后，就能把他們的組織天才或投机才能运用于比以前范围更大而所涉及的区域更广的那些事业上。

几乎只凭第一个原因，就能使某些律师收取极高的費用；因为事关他的名誉、財产，或二者兼而有之，一个富有的委托人不惜以任何高价聘請最好的律师。也正是这第一个原因，能使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馬术师、画家和音乐家获得极高的代价。在所有这些职业中，在我們时代所得的最高收入，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如人

的声音所能达到的那种歌唱家的人数极其有限，則任何歌手并不是不可能获得一万鎊，像前世紀初期毕灵頓夫人据說在一个季节中所賺得的，几乎和当代企业界的巨头所賺的收入一样多。

这两个原因結合起来，就使大权和巨額財富操于现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之手，他們有头等的天才，又有运气。的确，所获利益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有些場合，是来自竞爭中失敗的投机对手的破产。而在另一些場合，它們主要是由一种伟大組織天才的高度节約力而获得的，这种天才在处理一个新的重大問題时能运用自如：例如，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創始人，把紐約中央鉄路系統搞得有条不紊，他对美国人民，所节約的也許超过他自己所积累的。①

第十二节　进步对劳动工資提高的促进作用比一般想像的要大些，而且也許減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自由劳工的就业无常。

但这些財富是例外的；教育的普及，和人民群众中的节約成风，以及新的企业方法給小宗資本所提供的保险投資的机会，对中等收入日漸发生影响。所得稅和房捐报表，商品消費統計，政府和公司中各級职員的工資卡，都表明中产阶級的收入比富人增长得快；技工的工資比自由职业者阶級增长得快；强健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資甚至比一般技工增长得也快。富人的总收入，现在比从前，或

① 不过应該注意的是，这些利益中有些也許是由于有机会成立由少数能干、富有而勇敢的人所操纵的那种商业同盟，他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占有广大地区的大部分工业、商业和运輸业。其中以政治，特别是以保护关稅为轉移的那部分权力也許是消失了。但美国是如此辽闊广大，而事态又是如此变动不居，以致大股份公司的那种英国式的稳健而迟緩的管理和在巨大事业上情願幷能够比在英国場合下更充分地运用自己資金的一小群富有資本家的那种精明有力的策划和意志的果断相比，是处于劣势的。美国商业生活的千变万化，自然会从广大居民中选拔一批最优秀的商业人材，差不多他們每个人一入世以后，就决定在死以前要成为富翁。现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財富的积累，对于英国人具有莫大的兴趣和教益。但是除非把欧洲和美洲商业生活的基本不同条件时时記在心中，将不能从中吸取教訓。

許不占英国全部收入的較大部分。但是,在美国,土地的总价值正在急剧上升;优秀的劳动人民正在把土地轉让給劣等移民,財政寡头日益获得大权,財产所得总額,比劳动所得有所增加,富人的总收入增长得最快,这也許可能是眞的。

不能否认,工資的上涨,如伴以失业现象的增加,就会失去它的部分利益。就业的无常,是一种奇灾大禍,应当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几种原因凑在一起,就使它有所夸大。

如一个大工厂部分开工时,消息传遍邻里,也許报紙把它传遍全国;但是,当一个独立生产者,甚或一个小业主一个月內只能有几日的工作干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因此,在现代,工业上不論发生什么糾葛,似乎比以前更加重要。在以前,有些工人是长工,但沒有自由,是在体罰下来进行工作的。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来設想,中世紀的技工經常就业。现在欧洲最严重的就业无常,存在于西部最带有中世紀色彩的手工业和东欧与南欧中世紀传統最浓厚的那些工业中。[①]

在許多方面,雇工中实际上成为长年工人的部分,是在节节上升。例如,这在发展最快的許多运输业部門中就是一个通例。运輸业在某些方面是十九世紀后半期的典型工业,如同加工工业在前半期一样。虽然发明的迅速进步,式样的千变万化,尤其是信用的不稳定,的确給现代工业带来一些扰乱因素,但是,如我們立即就知道的,其他影响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起着强大的作用,因此,似乎沒有充分理由认为就业无常整个說来是在增加着。

---

① 这里不妨說一下作者亲自观察到的一个事例。在巴勒摩,技工和他們的顾客之間存在着半封建关系。每个木匠或裁縫都有一所或一所以上的大房屋,他借此来包攬营生;如果他善于处身,他实际上就无竞爭之虞。巨大的商业恐慌浪潮是沒有的;报刊杂志从来沒有登載那些失业者所受的苦难,因为他們的状况很少有所改变。但是巴勒摩繁荣时期技工的失业百分比,比近年来英国大恐慌时期还大。

第十三章 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

第一节 活动程度和欲望程度；生活程度和安逸程度。一世紀以前英国安逸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节制人口增殖的办法大大提高工資。但由于从新开发国家中易于取得食物和原料，所以很少向那方面发展。

首先让我們进一步继續在第三篇討論活动与欲望时所遵循的思路。在那里，我們有理由认为，經济进步的眞正关鍵，是在于新的活动，而不是新的欲望的发展；现在我們就当代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个問題加以研究；即在生活方式和所得率的变动之間有什么联系？其中之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視作另一个的原因？而在多大程度上又可以視作它的結果？

生活程度一詞在这里指的是适应需求的活动的标准。因此，生活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知識、能力和自尊心的增加；在开銷方面更加审愼，只滿足食欲而不增加力量的飲食，避而不用，有損于身体和道德的生活方式，加以拒絕。全民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大大地增加国民收入和各行各业所得的份額。任何一业或一行的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增进他們的效率，从而增加他們的实际工資，它将使国民收入稍有增加；并使其他行业能以比其效率稍小的成本得到帮助。

但是，許多学者曾认为对工資发生影响的不是生活程度的提高，而是安逸程度的提高；这个名詞含有祇增加人为的需要之意，其中低級趣味也許占优势。的确，安逸程度的总的增进，很可能带来一种較好的生活方式，并为新的高級活动大开方便之門。而以前

既沒有生活必需品又沒有生活方便品的人們，由于安逸的增进，无不生气蓬勃，干劲冲天，不論他們对这种安逸所持的态度如何粗陋而偏重于物质因素。因此，安逸程度的提高，也許将引起生活程度的某些提高；如果这样，则它有增加国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趋势。

不过，当代和以前的一些著作家的看法不止于此，他們认为，仅是欲望的增加就有提高工資的趋势。但是，欲望增加的唯一直接結果势必使人們比以前更加痛苦。如果我們把它在增加活动或用别的方法提高生活程度方面可能发生的間接效果撇开不談，则只有减少劳动的供給它才能提高工資。这点应該加以較詳細的討論。

第二节　續前。

如已經所指出的，在一个粮食不易进口的国家中，如果人口历代都是以很高的几何級数不断地增加着，则劳动与資本向自然資源所索取的总产量仅够維持和培养新生一代的費用。即使我們假定几乎全部国民收入都归于劳动，几乎沒有任何份額分配給資本家或地主，则上述命题也是眞的。[①] 如果定量在該水平以下，则人口增长率势必下降；除非維持和培养費用縮减，結果降低效率，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因此减少所得。

但事实上人口的迅速增长也許得到較早的节制，因为一般人多半不会把他們的消費局限于生活必需品；一部分家庭收入无疑地要用在与維持生活和效率关系不大的那些滿足上。这就是說，多少超过維持生活和效率所必要的那种安逸程度的保持，势必使人口增长的节制，比家庭支出和养馬或蓄奴的支出所用原則相同

① 参閱第6篇，第2章，第2、3节；以及第4篇，第4、5章；与第6篇，第4章。

时所达到的那个阶段要早得多。这种相似还有更多的方面。

維持充分效率所必要的三个条件——希望、自由和更动[1]——是奴隶很难办到的。但是，狡猾的奴隶主照例出資搞一些簡单的音乐或其他娛乐，其用意和他供給药品相同。因为經驗表明，奴隶生活的单調，像疾病或煤渣拥塞炉道那样浪費。如果奴隶的安逸程度提高到这样的地步，除非供給他們以昂貴的安逸品，甚或奢侈品，虽处罰和死亡的恐惧也不能使他們工作，那末，他們就会得到这些安逸品和奢侈品。否則他們就像一群不能自食其力的馬一样，而行将消失。果眞劳动者的实际工資主要由于获得食物的困难而被迫下降，如英国一百年以前的情况那样，則劳动阶級只有减少他們的人数，才能摆脫报酬递减规律的压力。

但是，他們现在不必这样做，因为这种压力并不存在。1846 年英国港口的开辟，是鉄路发达的許多原因之一，这些鉄路把南北美和澳洲的广大农田同海口連接起来。在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小麦运給英国工人食用，其数量足以維持他的家庭，而所用总成本只占他工資的一小部分。人数的增加，提供了許多新的机会，使为滿足人們的需要而共同运用的劳动与資本的效率有所增进；因此，倘新事业所需要的資本品增加得足够快的話，則它可以使工資在某方面的提高相当于在另方面的下降。当然，英国人并不是不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的；他不能用像靠近广大的处女地时那样少的劳动获得自己的粮食。但是，它对他的成本，现在既然是主要由新开发国家的輸入量所决定，所以大都不受本国人口的增加或减少的影响。如果英国人能使自己在生产换取进口粮食的那些产品上的劳动效率提高，那末，他将能以少于自己所用的实际成本获得粮

[1] 参閱第 4 篇，第 5 章，第 4 节。

食，不論英国人口的增长迅速或迟緩。

当全世界的麦田利用到极点时(如果粮食不能自由輸入英国，这个时期的到来甚至更早)，則英国人口的增加的确可以降低工資，或起碼使因生产技术不断完善而来的上涨受到节制。在这种場合，安逸程度的提高，只能由限制人数的增加，才可以提高工資。

但是，当英国人民现在获得丰富的进口粮食的时候，他們安逸程度的提高，幷不能只靠它对人数的作用来增加他們的工資。此外，如果工資的上涨是由于采取了某些压低資本利潤率的措施，而这种利潤率甚至低于吸收資本的能力比英国大的那些国家中所能有的水平，那末，它就会节制英国資本的积累，幷加速資本的輸出。在这种場合，英国的工資，較之其他国家，不仅会相对下降，而且会絕对下降。反之，如果安逸程度的提高使效率大大增加，那末(不論它是否伴随着人数的增加)，它会使按照人口的国民收入增加，幷使实际工資的上升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上。例如，工人人数减少十分之一，而每个工人所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多，这不会使工資有多大的增加；因此，每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减少十分之一，人数不变，一般会降低工資十分之一。

上述論点当然是和这一信念一致的，即一个工人团体能够在短时間內用使他們劳动稀少的办法，牺牲社会其他成員的利益，以提高自己的工資。但是，这种策略的成功远不能持久。他們所建立的那种防止他人分沾利益的反社会的障碍不論多么坚固，漁利者总是有机可乘：有的人回避这种障碍，有的人在这种障碍的掩护下，有的人却利用这种障碍。同时发明开始用别的方法或从其他地方获得該团体认为在生产上拥有局部垄断的那些东西；而对他們甚至更加不利的是，新东西的发明，和推广使用，这些东西几乎滿足相同的需要，但不使用他們的劳动。因此，在短时間以后，力

图以垄断巧取豪夺的那些人，就会发觉他們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同时对他們劳动的需求总量却縮减了。在这种場合，他們的工資就大大下降。

第三节　通过縮短工作时間来調节活动的种种努力。过度的劳动时間并不經济。但是不長的劳动时間縮短一般会减少产量。因此，虽然它的直接結果也許可以刺激就业，但是除非这种剩余时間是用来发展更高級的和范圍更大的活动，那就会很快地減少相宜工資下的就业量。資本輸出的危險。从观察材料中寻找眞正原因的困难。直接結果和最后結果往往背道而馳。

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間的关系是复杂的。如果紧张过度，长时間工作很容易使人疲乏，以致他很难身心俱佳，而往往远低于此种状态，甚或生病。就一般而論，計件付酬比計时付酬时他的劳动强度較大，如果情况果然如此，短工时特别适合于实行計件工作的那些工业。[①]

如工作时間、所做工作的性质、工作所处的物质条件和报酬方法，是造成身体、心灵或身心二者巨大耗損的原因，并导致生活程度的降低，如缺乏产生效率所必需的閑暇、休息和睡眠，则这种劳动从一般社会观点来看是不經济的，如同个别資本家使他的馬或

① 这些事实是大可置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們因工业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而熟諳它們的那些人往往有所偏向。当計件工可以通过职工会而进行集体議价时，設备改进的头一个結果就是提高实际工資。为了使工資和其他职业中同样困难而认眞的工作的工資相称，調整計件工資率的这样一个任务就落在雇主們的肩上。在这种場合下，計件工一般都对工人有利。凡在他們組織很好的地方，如在某几种采煤工作方面，甚至对那种不一律的工作，他們也願按件計算。但在許多其他場合，計件工却引起他們利益不公的怀疑。见以下第8节。根据希穆勒教授的計算，計件工按照工人的速度和工业的性质与技术而能使产量增加20%到100%（《經济原理大綱》，第208节）。柯尔在其所著《工資的支付》第2章中，对某些工业中使工人們一般反对計件工資，而在另一些工业中却备受欢迎的那些原因，作了发人深思的詳細叙述。

奴隶工作过度或营养不足所造成的浪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縮短工作时間，只会暫时减少国民收入，因为一旦生活程度的改善有时間对工人的效率发揮充分作用之后，他們的干劲和智力的增加以及体格的增强，就会使他們能在較短的时間內完成和以前一样多的工作。因此，即使从物质生产的观点来看，最后也沒有損失，像把一个有病的工人送到医院去恢复他的体力一样。下一代所关怀的是把人們，尤其是妇女从过度劳动中解救出来，这种关怀至少像遺給它相当数量的物质財富一样有价值。

上述論点认为这种新加的休息和閑暇能提高生活程度。而在我們现在所討論的那些工作过度的极端場合下，这种結果，势所难免。因为仅仅减少紧张就是上升一步的必要条件。最低級的那些誠恳的工人，工作时很少卖劲。但他們沒有持久力，其中許多人是如此疲累不堪，以致他們也許在短时間以后能在較短的工作日內完成像目前在較长工作日內所完成的工作。①

此外，有些工业部門，现时对貴重設备的利用一天才只有九至十小时；在这些部門中，逐漸推行八小时，甚或八小时以下的双班制是有利的。这种变革需要逐漸加以推行。因为现有的熟练工人在数量上还不足以使这种計划在所有宜于它的工厂內同时采用。但是，有些机器在用坏或陈旧以后，可在較小的规模上加以替換，而另一方面，許多新机器一天使用十小时沒利，可以使用十六小时；一旦这样实行以后，它就会有所改进。这样，生产技术的进步較快，国民收入就会增加；工人能获得較高的工資，而无須节制資本的增长，或使它流入工資較低的国家中去。而社会各阶級都能

① 在英国工业史上，关于劳动时間的差异对产量的影响，有极其多种多样，极其明确和极富有一般教益的实驗。但是国际上对这个問題的研究，似乎以德国见长。如伯納德：《縮短劳动时間，提高劳动强度》，1909 年。

从这种变革中获得利益。

这一問題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因为机器的日益昂貴和陈旧的迅速，使机器在二十四小时中閑置十六小时所造成的浪費变本加厉。不論在哪个国家中，这种变革会增加純产品，从而，增加每个工人的工資；因为从总产品中减去的机器、設备和厂租的費用比以前要少得多。而英国的技工，技巧高明，精力过人，如果他們使机器一天充分开工十六小时，即便自己只工作八小时，所增加的純产品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为多。①

但是，决不应該忘記，这种縮短工作时間的倡議，只适用于那些使用或能够使用貴重設备的行业；而在許多場合，例如在采矿业和有些鉄路工作部門中，已經采用了輪班制，差不多使設备經常开工。

因此，余下的許多行业，其中縮短工作时間，势必减少目前产量，未必能立即提高效率，使每人所完成的平均工作量达到原有的水平。在这种場合下，工作时間的变动，就会减少国民收入。其中

① 关于这个問題，参閱《經济学杂志》，第19期所发表的卡普曼教授于1909年在英国科学协会上的演讲。

双班制在大陆上比在英国用得多。但是它們在那里沒有得到合理的試驗，因为劳动时間是如此之长，以致两个班几乎全夜都有工作；而夜間工作向来是不及日間工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值夜班者在白天得不到完全的休息。无疑地，对双班制是可以提出某些实际的反对意见的；例如，两个人負責管理一架机器不如一个人管理得那样好；而工作上的缺点，由誰負責，有时也很难确定；但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把机器和工作交給两个同組的人負責来克服的。此外，在使行政措施适合一天十六小时的安排方面，也不无困难。不过雇主和他們的工头幷不把这些困难看作是不可克服的；而經驗表明，工人們很快地克服了他們最初对双班制所产生的那种厌恶情緒。一班可以在中午下班，而另一班从中午上班；或比較理想的也許是，一班从上午五点到十点，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上班，而第二班从上午十点一刻到一点一刻下午四点三刻到九点三刻上班；在周末或月底，两班可以互换上班时間。普遍採用双班制将是必要的，如果把昂貴机器的威力扩展到各个体力劳动部門是对劳动时間有可能大大减至八小时以下所起的充分影响的話。

所引起的大部分物质损失，由工作时間遭到縮減的那些工人負担。的确，在某些行业中，劳动的稀少，在相当长的时間內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以社会其他成員的利益为代价。但是，劳动实际价格的上涨，照例造成产品需求的减少（部分原因由于代用品使用的增加），同时也引起待遇較差的那些行业中的工人的流入。

第四节　續前。

仅仅用使劳动稀少的办法就一般能提高工資的这一堅持不渝的一般信念，是值得加以解释的。首先，这种变动的当前和永久的效果如何不同，甚至往往相反，是很难設想的。人們懂得，当电車公司門外有許多合格的人等待工作时，那些在职的工人所想的往往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求提高工資。如果沒有这些人，則雇主們就不能抗拒提高工資的要求。他們詳細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如果电車工人工作的时間短，同时在现有路綫上电車所跑的里程距离又沒有縮短，那末，势必要雇用較多的工人，雇用时也許按較高的小时工資，也可能按較高的日工資。他們明白，在着手进行一件事业，例如建造一所房或一只船时，无論如何一定得完成，因为半途而废是得不償失的。其中任何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部分較多，給別人留下去做的工作部分則較少。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結果需要加以討論，这些結果虽比較不是迫使人接受的，但却更加重要。例如，假使电車工人和建筑工人人为地限制自己的劳动，則电車路綫的扩展将受到妨碍；在筑路和司机方面所雇用的人数将减少；許多工人和其他的人，过去也許乘車，而现在势必步行进城；許多的人本来可以在郊区享有花园和新鲜的空气，不得不挤塞在城中；尤其是工人阶級将无力租用他們在一般情况下所能租用的适当住宅；建筑行将减少。

总之，限制劳动可以不断地提高工資的这一論点，是建立在这

样一个假設的基础上面。即永久固定的工作基金是存在的，亦即不論劳动价格如何，总有一定量的工作必須要做。而这种假設是沒有根据的。相反的，工作的需求来自国民收入，也就是說，它来自工作。某种工作較少，对他种工作的需求也較少；如果劳动稀少，則所办的事业势必較少。

其次，就业的恒久不变，取决于工商业組織，并取决于安排供給的人預见到需求和价格的未来变动，从而調整自己行动的成效。但是，这点并不能因工作日較短而有所补益。的确，实行短工时制，如不用双班制，就会阻止貴重設备的使用，而这种設备的存在使得雇主很不甘心歇业。差不多各种人为的限制工作，总会引起磨擦，从而，往往使就业无常趋于增加，而不是减少。

的确，如果泥水匠或鞋匠不受外部竞爭的影响，則他們仅仅用縮短工作时間或其他办法减少各自所完成的工作量就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工資；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只能以国民收入的其他分配者的較大損失总額为代价，因为国民收入是国内各业中的工資和利潤的源泉。这一結論由于下述事实而更具有說服力，这个事实是經驗所証明、分析所闡明的，即运用工会策略提高工資的大多数事例，出现在那些工业部門里，这些工业部門的劳动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从許多工业部門所协同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因为在策略上占优势的任何一个部門，能把归于其他部門的成品价格的一部分攫为己有。①

第五节　續前。

现在我們来看一看坚持节制劳动的供給一般能永久提高工資这一信念的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低估了劳动供給的变动对資本

① 见以上第5篇，第六章，第2节。

供給所产生的影响。

这是事实，而且就其影响所及，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由于泥水匠或鞋匠的减产所造成的損失，某些部分将由劳动者阶級以外的人負担。一部分无疑地落在建筑业或制鞋业的雇主和資本家肩上；一部分由房屋或鞋的富有的使用者或消費者負担。此外，如果各劳动者阶級都用限制他們劳动的有效供給来提高工資，则由于国民收入的减少而来的大部分負担在短时間內势必落在本国其他阶級，特别是資本家阶級的肩上；但只是在短时間內。因为投資純收益的大量减少，会使新資本品的供給迅速逃往国外。鉴于这种危险，所以有时主张，鉄路器材和国內的工厂設备不能出口。但是，差不多全部原材料，和大部分生产工具，每年都被消費掉了，用坏了，或陈旧了，而它們都需要加以补偿。补偿规模的縮小，再加上游离出来的一部分資本的出口，也許会使本国在几年之內对劳动的有效需求如此减少，以致工資反而会远远降至现有的水平以下。①

虽然資本的輸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遭到許多困难，但是，資本家由于相当的企业理由和情感上的偏好，宁願在国內投資。因此，使一个国家更宜于居住的那种生活程度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势必抵消导致資本輸出的那种投資純收益下降的趋势。相反地，用减产的反社会的策划来提高工資的做法，势必使一般富有的

① 例如，让我們假定鞋匠和帽匠是同一个等級，在劳动时間普遍縮減以前和以后，他們工作的时間相等，所領的工資也相等。那末，在縮減以前和以后，帽匠用一个月的工資可以购买相当于鞋匠一个月劳动純产品的鞋子（参閱第6篇，第2章，第7节）。如果鞋匠工作的时間比以前减少，从而所做的工作也比以前减少，那末，他一个月劳动的純产品势必有所下降，除非通过采用双班制的办法，雇主和他的資本获得了两班工人的利潤，或者可以縮减他的利潤，所减之数等于全部减产額。最后的这个假設是和我們所知道的决定資本和营业能力的供給的那些原因相矛盾的。因此，帽匠的工資所购买的鞋不如以前多；而对其他各业也以此类推。

人不得不移往国外；特别是那些資本家阶級，他們的企业精神和甘于克服困难对劳动者阶級至关重要。因为他們坚持不渝的主动性，有助于国家的領导地位，而在促进那些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供給量的增加，从而，保持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能提高人們的实际工資。

工資的普遍上涨（不論是怎样造成的），如遍及全世界时，就不会使資本从一处移向他处，这也是眞的。全世界体力劳动者的工資，主要通过生产的增加，有希望及时上涨；但部分原因也由于利率的下降，和大于維持甚至从最广泛意义上說的有效率的工作和文化所必要的那种收入的相对（如果不是絕对的話）减少。但是，提高工資的种种方法，即用减少而不是增进效率的手段以維持較高的安逸程度的方法，是违反社会利益的，也是近視的，从而会引起迅速的报复。大多数国家采取这些方法的机会也許絕少；如果几个国家采用了这些方法，则向提高生活程度和效率水平迈进的另一些国家，就会迅速把大部分資本和核心力量从采取那种卑鄙限制政策的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第六节　續前。

在这种討論中，有必要坚持一般的推理；因为直接訴諸經驗是困难的；而如果輕意引用經驗，那只能导致錯誤。不論我們看的是工資及其改变以后不久的生产的統計，还是改变以后长期中的統計，突出的事实很可能主要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我們所要研究的那些原因。

例如，假使工作时間的縮短是罢工胜利的結果，那末很可能，选定举行罢工的时机是工人在战略上处于优势的时机，是一般商情使他們有可能增加工資的时机，如果工作时間沒有变动的話；因此，这种变动对工資的直接影响表面上多半比实际上更加有利。此

外，有許多雇主曾訂了合同而且必須履行合同，在短时間內他們对短工时比以前对长工时所出的工資可能还高。但这是驟然变动的結果，而且只是曇花一现。如上所述，这种变动的直接結果多半与后来的那些更加持久的結果相反。

相反地，如果人們过度疲累，而工作时間的縮短又不能使他們立即振作起来，則工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效率的提高与工資的增加，就不能立即显现出来。

此外，工时縮短后几年之內的生产和工資的統計，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国家的景气。特别是該业景气的变动，以及生产方法与貨币购买力的变动。分出工时縮短的影响，像分出咆哮的海浪上擲一石子所产生的影响，也許是同样困难的。①

因此，我們必須要明辨两个問題：是否某种原因有产生某种結果的趋势，和是否該原因必然产生該結果。开开水庫的閘口有使水位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同时有較大的流量在另一端流入水庫，則与开开閘口相随的是水位的上涨。同样，虽然工作时間的縮短，有使那些未曾充分开工而又无法实行双班制的行业减产的趋势，但是，它很可能伴随着由于財富和知識的普遍增进而来的生产

① 例如，当我們回顾澳大利亚采用八小时劳动日的历史时，我們发现，在金矿和黄金供应的繁荣方面，在牧場和毛价的起色方面，在向早开发国家借貸資本而用澳洲工人建筑鉄路等方面，以及在移民和商业信用方面，都有巨大的波动。所有这些都是使澳大利亚工人状况改变的强大因素，以致掩盖了工作总时数从十小时（除用餐时間外为 $8\frac{3}{4}$ 淨工作小时）减至八小时（淨工作小时）的各种影响。澳大利亚的貨币工資比劳动小时縮减以前要低得多；尽管貨币购买力也許有所增加，从而，实际工資并沒有下降，但是似乎无容置疑，澳大利亚劳工的实际工資較之英国，几乎沒有劳动时間縮短以前那样高了。未曾証明的是，它們并不比沒有发生变化以前低些。縮短劳动时間不久以后澳大利亚所經历的商业危机无疑地主要是由連年的旱灾和任意扩展信用所造成的。但是一个輔助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对短工作时間的經济效率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計，从而在那些不宜于縮短劳动时間的工业里提前把它們縮短了。

增加。不过，在这种場合，不管而且也不是由于工时的縮短，工資会有所增加。

第七节　职工会的最初目的是在于提高工資，同时也在于使工人具有独立性，从而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这种尝試的成功証明他們的主要武器——共同章程——的重要性。但是严格执行該章程的条款往往造成虛假的劳动标准化并挫伤积极性和驅除資本，以及其他方面損害工人阶級和其他社会阶層。

在现代英国，差不多所有我們所討論的这种运动都是由工会指导的。对工会的目的和結果給予充分的商榷，不在本书的討論范围之內；因为它必須建立在一般結社、工业变动与对外貿易的研究上面。但是关于工会政策同生活程度，工作和工資最有关的那一部分，在这里还必須加以說明。①

职业上的变动不居，使一代某群工人的工資和工业政策对下一代該群工人的效率和生产所得的能力的影响，不論好坏，都模糊不清。② 年青一代的培养費用的来源——家庭收入，现在很少来自一业。子从父业者，較不多见。强而有为者（任何职业的报酬有助于其性格的形成）多半到别处謀求較高的待遇，而弱而放蕩者多半降于其下。因此，用經驗証明任何职工会为提高会員的工資而作的努力，在提高借助于高工資而培养的这一代的生活程度和工作水平方面是否卓著成效这一問題，变得愈来愈加困难。但是某些显著的事实仍然十分突出。

英国职工会的目的原在提高工資率和工人的生活程度。最初

① 拙著《經济学綱要》，第1卷中附有关于职工会的一个簡要叙述，此书在其他方面是本书的一个提要。1893年劳工調查委員会的最后报告对职工会的目的和方法的闡述，是在雇主和具有特殊才能与經驗的职工会領袖的合作下所提出的唯一可靠的根据。

② 比較以上第6篇，第3章，第7节，与第5章，第2节。

給它們以巨大刺激的是这一事实，法律直接或間接地准許雇主結社以規定工資，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严禁工人結社，违者受罰。这种法律不仅使工資有所下降，而且使工人的意志力受到压抑。他的視綫是如此有限，以致他完全糾纏在周围的瑣事上，而对国家大事毫不关注，因此，除了和自己及其家庭与邻人直接有关的事情以外，他很少考慮任何世事。与其他同业工人結社的自由，势必扩大他的視綫，使他思索較大的一些問題，它会提高他的社会責任感，虽然这种責任也許染有大量阶級利己的色彩。因此，早期为实现这一原則而进行的斗爭，即凡雇主在自由結社中所能做的事，工人同样也可以做，旣是为提高工資而进行的斗爭，其实又是为取得与眞正自尊和广大社会利益相符的生活条件而作的一种努力。

在这方面，曾取得了徹底的胜利。职工会組織曾使熟练的技工，甚至和許多种不熟练的工人有可能用大国外交中所常见的那种严肃、克制、庄重和先见来同他們的雇主进行談判。它曾使他們一般地认識到：单純进攻的政策是一种愚蠢的政策，軍事手段的运用主要是为保持有利的和平。

在英国的許多工业里，工資調整委員会順利无阻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因为有一种强烈的願望来避免在小事上浪費精力。如果一个工人认为雇主或工头对自己的工作或报酬的規定不公，而发生异議，則雇主首先要求职工会的书記仲裁，他的决定一般为雇主所接受，当然也必須为工人所认可。如果这种具体糾紛牵涉到調节委員会过去沒有明确規定的一个原則問題，則此事可以提交雇主联合会和职工会的书記开会討論。如果他們达不成协議，則可以交給工資調节委員会处理，最后如果爭論的利害关系至大，双方互不让步，則这个問題可以通过罢工或雇主的停工而由双方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組織的职工会在处理

这种冲突中几代以来都起着模范作用，而这种冲突在方法上和一世紀以前的劳資冲突一般地有所不同，正如现代文明民族之間光明正大的战爭和野蛮民族之間凶恶的游击战爭有所区别一样。在国际劳工会議上，英国代表的那种克制、謙虛和目的的坚定，是其他国家的代表所不及的。

但是职工会服务的这种光明磊落，給自己提出了相应的义务。所謂位高者从不輕率。它們不得不对那些夸大它們能用特殊伎俩（特别是当这种伎俩含有反社会的因素时）来提高工資的人存有戒心。的确，不受指責的运动是极其罕见的。差不多在各种伟大的事业中，总潜伏着一些破坏作用。不过这种弊害不应加以曲解，而应愼重检驗，以收息事宁人之效。

第八节 續前。

职工会借以取得它們按平等条件和雇主談判的权力的主要手段是关于对某工种一小时工作或对某种計件工所应付的标准工資的"共同章程"。习惯和法庭对工資的那种相当无效的规定，虽然阻止了工人的鬧事，但也保护他使不受极端的压迫。但当竞爭成为自由竞爭的时候，无組織的工人在同雇主議价时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甚至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雇主們一般都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定，雇用劳工不得爭相抬价。而随着时間的推移，当单独一个厂往往能雇用几千工人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紧密而巨大的議价力量，而为小职工会所不及。

的确，雇主們在不爭相抬价方面的协定和諒解并不是普遍的，而且也往往得到破坏或回避。的确，如追加工人的劳动純产品大大超过他們所得的工資，則貪婪的雇主不顾同业的憤慨，用較高的工資把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确，在先进的工业地区，这种竞爭足以保証大量工人的工資不能长期大大停留在他們純产品的等

价之下。有必要在这里重提这一事实，即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工資所接近的那种純产品，是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純产品：因为有些主张厉行章程的人曾确实认为，竞爭有使有效率的工人的工資和无效率的工人（他的效率如此不高，以致雇主刚能雇用他）的純产品相等的趋势。①

但事实上竞爭并不起这样的作用。它并沒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資相等的趋势。它有使周工資和工人們的效率相适应的趋势。如果甲将从事的工作为乙的两倍，則是否增雇工人尙犹疑不定的那个雇主以四先令雇用甲和各以两先令雇用两个乙是同样有利的交易。决定工資的因素可以从以四先令雇用甲和以二先令雇用乙的那一边际場合同样清楚地看出来。②

① 职工会領袖在許多方面对社会福利所起的有益影响，往往由于对这个問題的誤解而受到損害。他們往往把韦伯夫妇那本极其重要而优秀的著作《工业的民主》当作自己的根据，但此书是有这种誤解的。例如，韦伯夫妇說（第710頁），“如我們在《經济学家的判断》一章中所知道的，现在从理論上論証的是，在‘完全竞爭’和自由选择职业下，工資的一般水平只不过趋于边际劳动者（他处于不被雇用的边际）的劳动純产品而已”。又在第787頁的脚注中他們把边际劳动者当作工业上的废物或乞丐时說，“如果在完全竞爭下各类劳工的工資只不过趋于处在不被雇用边际的該类劳工中边际劳动者的追加劳动的純产品，那末，从竞爭的劳动市場中，而不必从为自己的生产劳动中，把这些乞丐抽出来，通过提高边际工資劳动者的能力，似乎就会提高整个工人阶級的工資”。

② 說在这种情况下竞爭有使雇主情願給甲支付二倍于乙之工資的趋势，其实是言不尽意的。因为一个有效率的工人将使同样的厂房、設备和监督所生产的为一个无效率的工人的两倍，他对雇主的价值就不只是两倍的工資，实际上他也許值三倍（见以上第6篇，第3章，第2节）。当然，雇主对較有效率的工人也許不敢按他的实际純产品付給工資，惟恐有职工会支持的那些无效率的工人对他的利潤率作过高的估計，从而要求增加工資。但是在这个場合下，当考虑值得他給效率較大的工人出多少工資时，引起雇主对效率較小的工人的純产品的注意的那种原因，并不是自由竞爭，而是由于誤用章程而对自由竞爭的抗拒。有些现代“分紅”計划旨在大体上按有效率工人的純产品的比例，也就是說按高于計件工資率的比例，来提高他們的工資；但职工会总是不贊成这些計划。

第九节　續前。

一般說来，職工会通过运用那种使工作和工資趋向眞正标准化的章程，特别是当伴以尽量发展国家資源，从而增进国民收入的增长的眞誠努力时，而旣对自己有利，又对国家有利。工資的任何上涨，或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它們用这些合理方法所能获得的就业，多半对社会福利有益，它多半不会挫伤企业心，不会使那些大政治家的步調失調，也不会使資本大量外流。

而运用趋向于錯誤标准化的章程时，情况却有所不同。它有使雇主对較无效率的工人和对較有效率的工人支付同等工資的趋势；或它阻止任何人担任他所能胜任的工作，理由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不属于他的范围之內。这样来运用章程显然是反社会的。采取这种行动的确比表面上看来也許有更坚强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往往由于職工会人員对他們所負責的組織上的技术完善的热忱而有所夸大，因此，那是这样一些理由，外界批評虽不表同情，对它們却也許有用。我們可以首先討論一个现在意见分歧比較小的突出事例。

在職工会还不懂得充分自尊的时代，錯誤标准化的形式屡见不鮮。对使用先进生产方法和机器曾多方刁难；并且企图对一种工作按久已过时的方法完成时所用劳动的等价来规定它的标准工資。这又有維持有关工业特定部門中的工資的趋势；但这只有通过大大縮减生产的政策才能办到，这种政策如普遍成功，就会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减少全国按适当工資的一般就业量。杰出的職工会活动家由于禁止使用这种反社会的措施而对国家的貢献，是永远不会被人遺忘的。虽然某一开明工会部分地脫离它的高尙原則，引起了 1897 年工程业中的大糾紛，但是这种錯誤很快地得到

克服，至少在其主要方面是如此。①

此外，与錯誤标准化有关的，至今仍为許多职工会采用的一种办法是，坚持使一个不复能从事一整标准劳动日工作的年长工人取得全部标准工資。这种做法使該业的劳动供銷稍受限制；而似乎对实行它的那些人有利。但是它不能长期限制人数：它对职工会福利基金的压力往往很大，因此，即使从純粹自私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一般也是鼠目寸光的。它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使年长的工人在无聊的閑散和不适于自己的那种艰苦劳动的兔强掙扎中任选其一，它是苛刻的，反社会的。

让我們来考察一个更加可疑的事例。划定各群工人职能的界限是实行章程所必要的。每个城市技工应力求精通某部門的工作，自然对工业的进步有利。但是一个好的原則往往被实行得过火，而产生弊端，如果一个工人不准做他所从事的对他来說是相当容易的某一部分工作，借口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属于另一个部門。这种禁止在生产大批同类商品的厂中为害較小。因为在这些厂中有可能把生产任务安排得对許多不同工种的每种工人大致雇用一个整数，所謂整数是指其中沒有在别处謀部分生計的各种工人。但是这种禁止对小雇主，特别是对那些居于在一二代內能导致有助于国家領导地位的那些伟大成就的阶梯的最低級的人的压力很大。即使在大厂中，这种禁止也增加了这样的机会，即当时很难为自己找到工作的人，将被送往别处謀职；从而，在短时期內扩大

① 在《工业的民主》(第2篇，第8章)中，有一段可供参考的反对机器的历史。其中有这样一个意见：即不要一般地反对机器的引用，而是不要为了和机器竞爭而接受按旧方法劳动的較低工資。这是对青年人的金玉良言。但是它往往不能为成年人所接受：而如果政府的行政权力增加得比它們从私营企业所承担的那些新任务要快些，那末，它們对于解决那些由于方法改良而使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技术几乎无用时所引起的社会冲突，也許会作出巨大的貢献。

了失业队伍。这样看来，划定界限，如适可而止，对社会是一件好事，如为它所提供的技术上的小小利益而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坏事。①

第十节 与貨币購买力特别是商业信用的变动相联系的困难。

其次我們可以考察一个更加微妙而困难的問題。那就是共同章程似乎失灵的問題。其所以失灵，并不是由于对它的运用粗暴，而是由于它所解决的任务要求它比现在或比所能拟定的在技术上要更加完善。問題的焦点在于标准工資是用貨币来計算的。因为貨币的实际价值前十年与后十年有所不同，并且年年都有急剧的波动，所以僵硬的貨币标准不能成为眞正的标准。使这种标准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的。这就是反对极端运用共同章程的一个理由，因为这将不得不使用如此僵硬而不完善的一个工具。

上述考虑之所以更加迫切，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短时期內使价格上涨并使貨币购买力下降的信用膨胀的过程中，职工会有要求增加标准貨币工資的自然傾向。那时雇主們甚至对那些尙沒有达到完全正常效率水平的工人也情願支付很高的工資（用实际购买力計算很高，而用貨币計算則更高）。这样，只具有二等效率的工人也获得很高的标准貨币工資，实现了参加职工会的願望。但是不久信用膨胀停止，继而出现了衰退，物价下落，貨币购买力上升，劳动的实际价值下降，而它的貨币价值降得更快。膨胀时期所形成的貨币工資的高标准，现在高得甚至使那些充分有效率的人也不能提供适当的利潤。而在效率水平以下的那些人更不値这种

① 不妨指出，上面所說的那个工程师联合会是在类似工业部門間消除严密界限的共同行动的先导。

标准工資了。这种错誤的标准化对該业有效率的成員幷不純粹是一种灾难,因为它有使对他們劳动的需求增加的趋势,正如年长工人的被迫賦閑使对他們劳动的需求增加一样。但是只有通过縮減其他工业部門的生产,从而縮減它們的劳动需求,才能有这样的增加,職工会越坚持这种政策,国民收入所受的損害越大; 而按适当工資的全国就业总量就越小。

如果各工业部門发奋建立几种劳动效率标准和相应的工資标准,一俟物价高涨的巨潮过去以后,就赶快降低适应这种暴涨的高額貨币工資标准,則在长期內各部門都会获得較大的利益。这种調节是有許多困难的。但是如果对通过阻碍任何工业部門的生产而取得的高額工資势必增加其他部門的失业人数这一事实有普遍而明确的认識,則也許会很快获得这种調节。因为对失业唯一有效的药方就在于不断地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应,这样才能使信用建立在相当可靠的預料这个坚固基础上面;信用的任意膨胀(一切經济病症的主要原因)才可以限制在狹隘的范围內。

这个問題在这里不便加以論証。但是略需加以解释。穆勒說得好,“构成商品支付手段的东西仅仅是商品而已。各人用以购买他人产品的支付手段是由他所拥有的那些东西构成的。一切卖主不可避免地都是买主(就此詞的意义来說)。如果我們能把全国的生产力立即增加一倍,那末,我們就会使各个市場的商品供应增加一倍,但是同时我們会使购买力增加一倍。各个人的供給和需求都增加一倍,各个人所能买的东西增加一倍,因为各个人拿出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一倍”。

虽然人們有购买能力,但是他們也許不願使用它。因为一旦破产动搖了信心之后,資本便不被用来成立新公司或扩大旧公司。兴修鉄路,无人問津,船只停航,新船定单絕迹。对掘凿机的工作

几乎沒有任何需求，对建筑业和发动机制造业的工作的需求也不大。总之，在任何生产固定資本的企业中，工作很少。这些行业中的資本家和熟练工人所賺极少，从而购买其他行业的产品也极少。其他行业发觉它們的商品銷路很小，生产减少；它們的收入减少，因此，它們的购买量也减少。对它們的商品的需求减少，使它們对其他行业的商品的需求也减少。商业恐慌弥漫全国，一业的恐慌使他业失常，而他业又对它起着反作用，并加深它的恐慌。

这种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心。如果信心可以恢复，并用它的魔杖触动所有的工业，使它們继續它們的生产和它們对其他各业商品的需求，則这种灾难大都会立即消失。如果生产直接消費品的各业同意继續开工，并像往常一样互相购买商品，那末，它們就会互相提供获得适当利潤率和工資率的手段。生产固定資本的那些行业也許不得不等待較长的时間，但是当信心恢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資可投的那些人决定了如何投資的时候，它們也会获得雇用的。有信心就会使信心更足；信用增加了购买手段，从而物价有所回升。已开业者会获得适当的利潤，新公司将要成立，旧企业将要扩大；不久甚至对那些生产固定資本的企业的工作也有适当的需求。关于重新全部开工并为自己的商品相互提供市場一事，各业当然是沒有正式协定的。但是工业的复苏是通过各业信心的逐漸而往往是同时的增加来实现的；一俟商人們认为物价不会继續下降，工业就开始复苏，而随着工业的复苏，物价上涨。[①]

[①] 引自穆勒的那段原文和其后的两段文字都是摘自1879年我和我的妻子所出版的《工业經济学》(第3篇，第1章，第4节)。它們指出大多数追随古典經济学家传統的那些人就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所持的态度。的确，在萧条时期，消费的瓦解是促成信用和生产继續瓦解的原因。但是救治的方法，并不是来自对消费的研究，像某些輕率的著作家所主张的那样。研究式样任意改变对就业的影响，无疑是有好处的。不过所需要的主要研究是对組織生产和信用的研究。經济学家們虽然在这方面沒有成功，但

第十一节　关于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临时結論。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会降低許多技工家庭的收入。社会的最低層需要加以特殊对待。但是提高非熟練劳动的工資的捷徑，莫过于使各阶層人民的性格和才干受到如此完备的教育，以致一方面它大大減少那些只能胜任非熟練劳动的人的数量，另一方面增加那些善于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人对自然控制的主要源泉)的人的数量。而真正的高生活程度是不会达到的，除非人学会了善于利用空閑时間：这是剧烈的經济变革为害的許多迹象之一，如果这些变革超过了人类从長期自私自利和斗爭中繼承下来的那种性格的逐步轉变。

分配論研究的主要意义是使我們知道：现有的社会經济力量使財富的分配日趋完善；这些力量是經常起作用的，日益壮大的；它們的影响大多是积累性的；社会經济組織比乍看起来要更加微妙而复杂；考虑不周的巨大改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它特别提醒我們，政府占有全部生产資料，即使这种占有是逐渐地稳步地实现的，像較負責的"集体主义者"所提倡的那样，对社会繁荣的損害比初看起来要大得多。

从国民收入的增長取决于发明的不断进步和費用浩大的生产設备的不断积累这一事实出发，我們不得不想到，使我們駕馭自然的无数发明差不多都是由独立的工作者所創造的；全世界的政府官吏在这方面的貢献是比較小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集体所有的几乎全部貴重生产設备，是用主要借自企业家和其他私人儲蓄的資金购置的。集权政府在积累集体財富方面有时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也許可以指望，在将来先见和忍耐将成为大部分劳动阶級的

他們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問題的极其曖昧和不断改变的形式，而不是在于他們对它的无比重要性有所忽視。經济学自始至終都是研究生产和消费的相互調节的，当討論其中一种时，而另一种也决不会被遺忘。

共同財产。但是事实上，把进一步控制自然界所需要的資金的积累委托給一个純粹的民主政府，也会引起巨大的风险。

因此，显然有很强烈的理由害怕，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制，除非在实行以前，全体人民已养成现在比較罕见的那种忠于社会福利的能力，会挫伤人类的积极性和阻碍經济的进步。虽然这个問題此刻不能加以討論，但是它也許把私人和家庭生活关系中最美丽而和諧的东西毁其大半。这些就是使那些愼重的經济学家一般认为經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条件的急剧改造是害多益少的主要理由。

此外，我們不得不想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虽有缺点，但不像一般所說的那样多。实际上英国有許多技工的家庭，美国这种家庭甚至更多（尽管在那里曾发现了巨大的宝藏），它們会因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而受到損失。因此，人民群众的境遇虽然通过废除一切不均而在短时間內自必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甚至暂时也决不会改善到社会主义者所憧憬的那种黄金时代給他們规定的水平。[①]

但是这种审愼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现时財富分配不均的默认。許多世紀以来，經济科学越来越相信，极端貧困伴随着巨大財富是沒有实际必要的，从而，在伦理上是不对的。財富的不均，虽沒有往往被指責的那样厉害，确是我們經济組織的一个严重缺点。通过不会伤害人們的主动性，从而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的增长

① 几年以前，英国四千九百万人的年收入約在二十亿鎊以上。許多重要的技工一年的收入約为二百鎊。有为数很多的技工家庭，其中四口或五口之家，每人每周所得的收入为十八先令到四十先令。这些家庭的开支，如不比总收入被平均分配，从而每人每年获得四十鎊时大些，至少也和它相等（1920 年补写）。在这方面沒有新的統計材料可以利用。但似可以肯定的是，工人阶級收入的增长速度至少和其他阶級相等。本章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在《經济改革的社会可能性》一文中（《經济学杂志》，1907 年 3 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的那种方法而能减少这种不均，显然是对社会有利的。虽然算术提醒我們，把一切所得提高到超过特别富有的技工家庭业已达到的那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到該水平的应加以提高，甚至不惜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該水平以上的所得，自然是合算的。

第十二节　續前。

对那些在体力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能做一整日工作赚一整日工資的“社会残渣”(它的人数很多，虽然现在有不断减少的征兆)，需要采取迅速措施。这个阶层，除了那些絕对“不能就业的”人以外，也許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人。但那是一个需要特殊处理的阶层。經济自由制度对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来說，不論从道德或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許是最理想的制度。但是那些社会残渣却不能善于利用这种制度。如果让他們按自己的方式教育儿童，则安格罗撒克逊的自由通过他們势必貽害后代。把他們置于像德国所流行的那种家长制紀律之下，对他們有利，而对国家更有利。①

要解决的禍害是如此紧急，以致迫切地需要一种反禍害的有力措施。这样一个建議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即：政府当局給男工和女工都规定一种最低工資，在这种工資以下，他或她都可以拒絕工作。如果行之有效，则它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人們会欣然

① 开始时对无依无靠者要加以救济，救济的范围要广，同时要有教育意义。分别上的困难势必加以正視，在正視这种困难时，中央和地方当局要获得大量情报，而这种情报是为指导，在极端場合下是为管理那些弱者，特别是其弱点造成对下一代严重危险的那些人所需要的。年长的人可以就其經济和个人的所好方面加以帮助。但是在那些扶养幼年儿童的人的場合下，就需要大量社会基金的开支，需要使个人的自由严格地服从社会的需要。消灭社会残渣头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驟是，坚持正常上学，儿童們的衣服应当整洁，身体干净，吃得飽。如做不到这些，父母們就应当受到警告和批評：封家或限制父母的某些自由，以作为最后的手段。这种費用为数至巨，但是再沒有比这种巨額开支更加迫切的了。它会消除感染全民的那个大毒瘤。一旦消除之后，过去用于这方面的資金就可以騰出来用在那些有益而較不迫切的社会事业上。

接受，而不顾它会引起某些副作用，和在某些毫无理由的場合下把它用作要求严格的虛拟工資标准的手段。虽然最低工資計划的細节，最近，尤其是近二、三年以来，曾有很大的改进，但是它的基本困难似乎还沒有得到正視。除了澳大拉西亚的經驗之外，几乎沒有任何經驗可作为我們的借鉴，在那里，每个居民都是大地产的部分所有者，近年来，有許多年青力壮的男男女女都移居到那里。而这种經驗对我国人民来說也用处不大，因为他們的活力曾为过去的济貧法和谷物条例所伤，为工厂制度（当不理解它的危险时）的滥用所害。任何实用可行的計划必須建立在对那些賺不到最低工資，从而不得不請求国家补助的人的人数統計上面；特别要查明其中有多少人大体上可以維持生活，如果可能听其工作并在許多場合下以家庭而不以个人来調节最低工資的話。①

第十三节 續前。

讲到那些身心相当健康的工人，大致可以作这样的估計。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約占人口的四分之一。适宜于低級熟练劳动，而不适宜于高級熟练劳动，又不能在責任重大的崗位上行动迅速自如的，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一世紀以前在英国进行同样的估計，則比例会截然不同。除普通的农业工作外，不适宜于任何熟练劳动的，也許占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适宜于高級熟练劳动或責任重大的工作的，也許还不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因为那时并不把人民教育当作国家的义务，和对国家的一种經济。如果这是

① 最后这点似乎为人所忽略，主要是由于对"寄生性工作"的性质及其对工資的影响作了錯誤的分析。家庭就地理上的迁移而論大体上是一个单位。因此，在鋼鉄工业或其他重工业林立的地区，男人的工資較高，妇女和儿童的工資較低，而在某些别的地区，父亲的所得不及全家貨币收入的一半，男人的工資較低。这种自然調节对社会是有益的；国家关于男人和妇女的最低工資（他們或她們不是忽視它，就是反对它）的严格規定，势必遭到反对。

唯一的变动，那末，非熟练劳动的迫切需求势必迫使雇主对它支付几乎和对熟练劳动一样的工資。熟练劳动的工資会略有下降，而非熟练劳动的工資会上升，直至这两种工資大致相等为止。

尽管如此，非熟练劳动的工資涨得比任何其他劳动的工資，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資还要快些。如果完全非熟练劳动的工作沒有被自动机器和其他机器代替得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作还要快，那末，这种工資平均化运动也許会进行得更快些。因此，现在完全不需要技术的工作比以前要少些。的确，有几种历来属于熟练技工的工作现在所需要的技巧不及以前那样高，而相反地，所謂"非熟练"工人现在往往所須操纵的工具是这样的精巧昂貴，以致不便为一世紀以前的英国普通工人或现在某些落后国家的人民所应用。

这样看来，机械进步是各种劳动报酬之間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严重的控訴，其实不然。如果机械进步慢得多，則非熟练劳动的实际工資比现在要低些，而不会高些。因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会受到如此大的限制，以致甚至熟练工人也不得不对一小时工作的所得还不及伦敦瓦工六便士的实际购买力而感到满足，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資当然还会更低一些。曾經有一种观点，认为倘生活上的幸福取决于物质条件，则收入足以提供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之时，可以說是幸福开始之日。此后，收入增加一定的百分比，将增加大約等量的幸福，不論收入何似。这种粗浅的假設导致这一結論：貧苦阶級中实际工人的工資（比方說）增加四分之一，对总幸福的增益，比其他阶級中相同人数的收入增加四分之一要大些。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阻止了絕对的痛苦，消除了堕落的积极因素，并通向幸福之路，而这是收入的其他比例增加所不及的。从这点来看，貧苦阶級从机械和其他方面的經济进步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比他們的工資統計数字

所代表的要大些。但是力求用这样低的成本来进一步增加福利仍是社会的当务之急。①

可见，我們必須力求使机械的进步大力向前发展，并减少不能从事任何技术性工作的劳动供給，以便使全国的平均收入增加得甚至比过去还要快些，使每个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份額增加得更快些。为了这个目的，我們需要向近几年来的那种方向迈进，但須更加努力。教育必須更加普及。学校教师必須懂得他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識，因为几先令买来的报刊上的知識一个人的头脑就容納不了。他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个性、能力和干才；因此甚至那些輕率的父母們的子女也有机会被培养成下一代的审愼的父母。为了这个目的，必須大量使用公款，而这种公款必須用来提供新鮮的空气和場所，以供工人阶級住宅区的儿童作有益的游戏。②

这样看来，国家似乎需要对貧苦的工人阶級本身无法举办的那种福利要大力資助，同时要坚持室内必須清洁，适于日后成为强壮而有責任感的公民居住之用。每人应有若干立方呎空气的强迫标准必須加以稳步提高，这和不准建造房前房后沒有适当空地的高楼的规定結合起来，将加速工人阶級从大城市的中心市区移向可能有較空曠場所的那些地方。同时国家对医药卫生的补助和管理将在另一方面减輕貧苦阶級的儿童迄今所受的压迫。

非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培养得能够赚取熟练劳动的工資；而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用同样的方法培养得能够担任更加負責的工作。挤入中下阶級，对他們不但不利，而确实有害。因为，如

① 见以上第3篇，第6章，第6节；与数学附录中注8；并参閱卡弗教授在1908年《經济学季刊》上所发表的《机器与工人》一文。

② 在附录七的第8、9节中认为，工人阶級的，特别是他們儿童的健康，首先有权利利用对城市土地因人口集中而造成的特殊价值所征的税。

所指出的，只会书写和記帐实际上属于比熟练手工劳动还要低一級的劳动，它过去之所以高于熟练手工劳动，只是由于普及教育曾被忽視。

任何一級的儿童挤入高于他們的那一級，对社会往往既有利，而又有害。但是我們现在那个最貧困的阶級的存在确是一种罪恶，促进該阶級人数增加的事，不应当做，而应当帮助不幸生而为該阶級的那些儿童来摆脱这个阶級。

在上层技工中有广闊的天地；而在上层中产阶級中对后进者也有广闊的天地。正是由于这个阶級的卓越人物的創造和智慧，才出现了大多数的发明和改良，而这些发明和改良使今天的工人有可能拥有几代以前最富的人也不常有的那些安逸品和奢侈品。沒有它們，英国甚至不能給她现在的人口提供充分的普通食物。如任何一个阶級的子女厕身于那些从事新发明并把这种发明应用在实际建設上的一小群人之中，那确是一种純粹的巨大收获。他們的利益有时很大，但是他們为世界賺得的也許比为自己多一百倍以上。

的确，許多巨大的財富是由投机，而不是由真正建設性的劳动得来的。这种投机大多是和反社会的策略，甚至和对一般投資者所凭恃的那些消息的蒙蔽分不开的。补救的方法不易，也許永不会完善。用簡单的法令来控制投机的那种草率的作法，結果不是无效，就是有害。但这是經济研究的那种日益壮大的力量有希望在本世紀对世界作出巨大貢献的問題之一。

在許多其他方面，禍害可以通过对社会在經济上的慷慨捐輸的广泛认識而有所减輕。富人对社会福利的热心，可以大大有助于收税人尽量利用富人的資金来为穷人謀福利，并可以消除貧困之害。

第十四节　續前。

上面討論了財富的不均和貧苦阶級的微薄收入，特别提到了它們使人不能滿足需要和阻碍自然发育的种种影响。但是这里如往常一样，經济学家不得不提起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正确地使用一个家庭的收入和利用它所拥有的机会的那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級的財富，是各阶級极其罕见的一种財富。甚至英国各劳动阶級每年用得不当的錢約有一亿鎊，其他阶級約有四亿鎊。虽然縮短劳动时間在許多場合下的确会减少国民收入，降低工資；但是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間縮短也許更加理想，如果所引起的物质收入的損失可以全由各阶級抛弃那种最无謂的消費方法来补偿，如果他們能学会善于利用自己的閑暇。

但遺憾的是，人性的改善很慢，在任何方面都沒有比在学会善于利用閑暇这方面慢了。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里，懂得善于工作的人比懂得善于利用閑暇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有利用閑暇的自由，人們才能学会善于利用閑暇。沒有一个缺乏閑暇的体力劳动者阶級，能够具有高度的自尊并成为完全的公民。在使人精力疲竭而无教育意义的工作之后，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間，是高等生活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这个場合，像在所有类似的場合一样，正是青年人的能力和干才对于道德家和經济学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們这一代最迫切的任务是給青年人提供发展其所长并使其成为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各种机会。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条件是长期免于机械劳动的自由；和有上学与进行各种有助于个性发展的游戏的充分时間。

即使我們只考虑到那些因生活在父母都过着不幸生活的家庭而使青年所受的損害，对他們加以适当的体恤对社会也会是有利

的。能干的工人和优秀的公民多半不是来自那些母亲白天大部分时間不在家，或父亲不到半夜不回家的家庭。因此，社会即使与限制那些守矿車者和工作本身并不繁重的其他人員的过长的值班时間，一般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第十五节　續前。

在討論使各种不同工业技巧的供給和需求相适应的困难时，曾要求我們注意这一事实，即这种适应不会完全准确，因为工业方法的变动很快，而工人的技巧在他掌握以后还要用四十年，甚或五十年。[①] 上述困难的关鍵多半在于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的持久性。如果我們的股份公司、鉄路或运河的組織有缺点，我們用一二十年的时間就可以把它糾正过来。但是在几世紀以来的战爭、暴力和卑鄙下流的放蕩行为中形成的那些人性因素，用一代的时間也是不能大大加以改变的。

现在像往常一样，那些高尚而热心的社会改造家們曾給他們的想像所便于虛构的那种制度下的生活描繪了美丽的图景。但那是一种不負責任的想像，其所以不負責任，就在于它从这一虛伪的假設出发，即在新制度下人性将迅速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一世紀內，甚至在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不可企求的。如果人性可以得到这样理想的改造，那末，即使在现存私有財产制度下，經济上的慷慨捐輸也会在生活中占統治地位。而源于人类天性的那种私有財产就成为无害的了，同时也成为不必要的了。

因此我們有必要来提防那种夸大我們时代的經济灾难并忽視以往更严重的类似灾难的誘惑；尽管某些夸张在短时間內可以刺激我們和其他的人更加坚决地要求立即消除现有的这种灾难。但

① 参閱第6篇，第5章，第1、2节。

蒙蔽正义事业的眞相和蒙蔽利己勾当的眞相同样有害，而往往更加愚蠢。悲观主义者对我們时代的描繪，再加上对过去幸福的那种浪漫的夸张，必然有助于抛弃那些工作虽緩但是踏实的进步方法，有助于輕率地采納許下更大諾言的其他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像江湖医生的烈性药一样，在立见微效的同时，却播下了长期到处腐烂的种子。这种不耐的虛伪为害之大仅次于这样一种道德上的麻痹，即在我們现代資源和知識的条件下，对不断毁坏无数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处之泰然，并以我們时代的灾难总不及过去这种感想来安慰我們。

现在我們必須結束我們的这部分研究。我們所得到的实际結論很少，因为在解决一个实际問題以前，一般有必要来考察它的經济全貌，更不用說它那伦理方面和其他方面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經济問題多少直接地取决于信用，对外貿易和垄断組織的现代发展的錯綜作用和反作用。但是我們在第五篇和第六篇中所討論的那些問題，在某些方面是整个經济学領域中最困难的問題；懂得它們就可以研究其他問題了。

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

第一节 在首先发生于溫帶的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因素的作用极其強烈。

第一篇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指出了附录一与附录二的目的；我們可以把它当作这两个附录的导論。

虽然历史上主要事件的近因，可以用各个人的行为去說明，但是，使这些事件成为可能的大多数条件是来自传統制度、种族的品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种族的品质主要是在悠久的岁月中由个人的行为和物质原因所形成的。强大的种族，不論在事实上或名义上，往往出自体质强壮，性格慓悍的祖先。使一个种族在平时和战时都强盛的那些因素，往往是由于少数大思想家的智慧，他們用道德上的戒律，也許用无形的影响，解释了并发展了它的习俗和制度。但是，如果气候对人的体质不利，则这些东西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自然的恩賜，它的土地、河流和气候决定着种族所事的性质，从而，給予社会政治制度以一定的特征。

当人尙处于野蛮时期，这些区别幷沒有清楚地显现出来。我們关于野蛮人部落的习惯虽然知道的很少，也不可靠，但就我們所知道的也足以肯定，这些习惯在許多不同的細节中却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不論他們的气候和他們的祖先如何，我們发觉野蛮人是在习惯和冲动的統治下生活的；从不为自己开辟新途径；从不为遙远的未来打算，甚至也很少为最近的将来預作准备；尽管他們受着习惯的支配，但由于一时的冲动而往往变化无常；有时也准备进行最艰巨的努力，但不能长期坚持扎扎实实的工作。尽量避免繁重的任务；而那些不可避免的工作是由妇女的强迫劳动来做的。

正是当我們从野蛮人的生活轉向早期文明时才使我們不得不注意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早期的历史貧乏，很少告訴我們指引和操纵民族进步的进程，以及加速和阻碍它的那些特殊事件和个性坚强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人类进步的这个阶段上人同自然作斗爭的能力是薄弱的，沒有它的慷慨賜与，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自然在地球面上划出少数几个地方，特别适于人最初从野蛮状态分离出来；而文化和工艺的萌发正是由这些

得天独厚地区的物质条件所培育出来的。①

除非人的劳动除提供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外，还綽綽有余，甚至最簡单的文明也是不可能的；超过生活必需品的某些剩余，是維持那种进步借以发生的脑力劳动所必要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产生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在那里，維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很少，而自然甚至对最粗陋的耕作也提供了丰厚的报酬。它們往往聚集在大河的两岸，河灌溉了土地，幷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統治者一般都是新近从遙远的异乡或附近的山区之比較寒冷的气候中来的。因为温和的气候有損于人的精力；而使他們有可能进行統治的那种力量，差不多都是由他們故乡比較温和的气候中来的。的确他們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在他們新迁来的地方保存了好几代，同时靠被征服民族的剩余劳动生产物过着奢侈的生活；幷把自己的才能多用于統治者、战士和牧师的工作上。最初他們是愚昧无知，但很快学会了他們应該向臣民学的一切东西，而且超过了他們。但是，在文明的这个阶段上，文化人只限于少数的統治者，而在劳苦大众中間几乎是絕无仅有的。

此中原因是，作育早期文明的那种气候也必然使它衰落。②在較寒冷的气候中，自然提供了一种使人精神煥发的气氛；虽然人們最初进行了艰苦的斗爭，但是，随着他們知識的增进和財富的增加，人們是能够丰衣足食的；在后一阶段，人們給自己建造了宽大而坚固的房屋，而这些房屋是在天气严寒使几乎一切家务和社交活动都需要有房屋庇护的那些地区的文化生活所最必需的。但是，生命充沛所必要的那种令人精神煥发的气氛，如自然不加施舍，③是完全无法得到的。尽管在热带的阳光下可以看见进行艰苦体力劳动的工人，尽管手工业者卓具匠心，尽管圣人、政治家和銀行家机警而伶俐，但气候酷热使艰苦持續的体力劳动和高度文化活动不相容。在气候和奢侈的

① 关于自然环境直接或間接通过决定主要职业的性质而对种族性格所起的影响，参閱克尼斯：《政治經济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布克耳：《文明史》，幷参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与孟德斯鳩：《法的精神》。

② 孟德斯鳩聳人动听地說（第14篇，第2章），寒冷气候所造成的体力上的优越也产生了其他的影响，其中有"优越感較大（亦即报服之心較小）和較为重視安全（亦即坦白有余，而怀疑、权謀与欺詐不足）"这些美德对經济上的进步显然是有帮助的。

③ 如果F.高尔頓的这种想法証明是对的，即一个热带国家中的少数統治民族，例如印度的英国人，通过大量使用人造冰或冷气而能使他們的体力保持許多代而不变，则这点也許必須略加修正，但只是一点而已。

共同影响下，統治阶級逐漸丧失了自己的原气；他們中間能成大事的也愈来愈少。最后，他們被那多半来自較寒冷气候的强大民族所推翻。有时候他們形成一个前此为他們所統治的人和他們的新統治者之間的中間阶层；但更常见的是，他們湮沒在那无精打采的人民大众之中。

这样的文明往往有許多是哲学史家感到兴趣的东西。它的全部生活几乎无意識地浸透了少数的簡单思想，这些思想交織得十分和諧，像东方地毯那样美丽动人。从民族、自然环境、宗教、哲学和詩歌的共同影响以及战爭和坚强个性的共同影响中說明这些思想的根源，一定有許多可学的东西，所有这些在許多方面經济学家都可以借鉴；但是，它不能直接闡明經济学家所专門研究的那些动机。因为在这样的文明中，最有能力的人都輕視劳动；沒有那种热气騰騰的自由工人，也沒有那种冒险的資本家，被人卑視的劳动是由习慣所調节的，甚至把习慣看成是免受暴虐无理的唯一护身符。

絕大部分的习慣无疑只是压迫和迫害的具体形式。但只具有摧残弱者的作用的那套习慣，寿命是不长的。因为强者靠着弱者过活，沒有他們的支持，强者是无力自持的；如果他們所組織的社会活动使弱者負担过重，无以复加，从而，也就毁灭了他們自己。因此，經得起时間考驗的那些习慣，总是含有保护弱者免于遭受随意損害的规定的。①

实际上，当經营的事业很小，沒有有效竞爭的余地时，习慣不仅是防御比他們强的那些人所必要，而且甚至是防御他們同行邻里所必要的一面挡箭牌。如果乡村的鉄匠除了本村就无法出售自己的犂头，而如果那个村子除了向他就无法买到犁头，那末，由习慣规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水平，对大家都是有利的。这样，习慣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进步的初期，沒有什么东西有使那种原始习慣破坏的趋势，而这种原始习慣是把革新者視作异端或敌人的。这样，經济原因的影响就被抛到幕后，那里它們是在确实而緩慢地起着作用。它們用了几世紀而不是几年才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它們的作用微妙得往往为人所忽略，除了那些通过对现代类似原因的更加显著而迅速的作用进行观察，从而知道在何处寻找它們的人以外，它們几乎是不易为人所察觉的。②

① 参閱白哲特：《物理学与政治学》；以及斯宾塞和梅因的著作。

② 例如，如分析所指的是在长期內給予鉄匠的报酬（其中包括他的各种特权和犒賞）約等于对他那从事难易相同的工作的邻人的报酬，或换言之，如分析所指的是我

第二节 所有权的分割加強习惯势力并抵抗各种变革。

早期文明中的这种习惯势力，既是个人财产权限制的原因，又是它的結果。就一切或多或少的财产，特别是土地来說，个人的权利一般是从家族和家庭(从这个詞的狭义来說)的那些权利中来的，并且受着它們的約束，而且处处都得服从它們。家族的权利同样服从村社的权利；而村社，根据传說(如果不是事实的話)往往只是一个扩大和发展了的家庭罢了。

的确，在文明的初級阶段，极力想摆脫人們中間所流行的常规的人也許极少。尽管各个人对他們的财产的权利有明确而完善的规定，他們也許不願把自己置于他們那敌視革新的邻人的憤怒之下，也不願受到那种針对任何自詡为比自己祖宗高明的人而发的嘲笑。但是，比較胆大的人也許会想到許多小的改变；如果他們为自己的利益可以随便进行試驗，則那些改变也許会漸漸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直至一般常规变得足以使习惯上的规定难以分辨并使个人选择有很大的自由为止。但是，当各个家长被視作唯一的长輩和家产的經管人时，稍微离开祖先的陈规陋俗，就会遭到那些有权顾問一切瑣事的人的反对。

此外，在家长反对的背后，还有村社的反对。因为虽然在短时期內家家都有固定使用的耕地，但是，許多操作一般都是共同进行的，因此，在同一时間內人人都必須做同样的工作。当每一块田地輪休时，它就变成公共草地的一部分；村社的全部土地經常重新分配。①因此，村社显然有权禁止任何技术革新；因为那种革新也許妨碍他們集体耕作的計划；也許最后破坏土地的价

們在自由經营，交通便利和有效竞爭的制度下所說的正常报酬率，那末，就会发现习惯依以规定犁价的"适度水平"。如果环境的改变使对鉄匠的报酬(包括各种間接的利益在內)小于或大于此数，則习惯的內容总会开始变动，而这种变动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同时一般也不改变形式，它将使报酬重新回到这种水平。

① 我們现在的确知道日耳曼人的馬克制度远不及某些历史家所想像的那样普及。但是在馬克制度完备的地方，一小部分，即住用馬克，被长期地划分出来，以供居住之用，各家永久保有它在住用馬克上的份额。第二部分，即耕用馬克，分为三大块田地，在其中的每块田地上各家一般都有几条零散的田地。每年耕种其中的两块，有一块休耕。第三部分，也是最大的一部分用作全村的公用草地，耕用馬克上的休耕地也是如此。在某些場合下，耕用馬克时时变作草地，而用于新耕用馬克的土地是削自公共馬克的，这就引起了重新分配。各家对它的土地的处理，好坏都影响村社的全体成員。

值，从而，当下次重新分配时，使他們遭受損失。因此，往往有一套极其繁瑣而复杂的规定，它把各个农戶束縛得如此之紧，以致甚至在最細小的工作上他都不能行使自己的判断和抉择。① 这也許是阻滞人类自由經营精神的发展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妨指出，財产的集体所有制是同弥漫在許多东方宗教中的那种无为主义相調和的；它在印度人中間的長期保留，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們的宗教經卷中所宣扬的那种靜寂主义。

人們对习慣加于价格、工資和地租的影响也許作了过高的估計，而对它加于生产形式和一般社会經济布署的影响也許又作了过低的估計。在一种場合下，这些影响是明显的，但不是累积性的，而在另一种場合下，它們是不明显的，但是累积性的。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某种原因的結果，虽然在任何一个时間是很小的，但如不断地向着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則它們比乍看起来似乎可能有的影响要大得多。

不論早期文明中习慣的影响有多么大，而希腊人和罗馬人却充滿了进取精神，他們对我們认为很有趣味的那些經济問題的社会方面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这倒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三节　希腊人把北方人的精力和东方文化結合起来，但他們把劳动看成是专門屬于奴隶的事情。

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大多在大河流域，它的平原因受灌溉之利，很少受到饥荒的袭击，因为在不缺乏热度的那种气候中，土壤的肥沃度几乎是和它的湿度成正比例而变化。大河也提供了有利于簡单的作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交通上的便利，且不妨碍借以維持中央政府暴力的大軍的調动。的确，腓尼基人靠海为生。这个伟大的塞姆族在为各民族自由往来所創造的条件方面，以及在传播书法、算术和度量衡的知識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献，但是，他們主要从事于商业和工場手工业。

充分享受海上的自由，并把旧世界高尚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吸收在他們的自由生活中，就有待于希腊人的創造精神了。他們在小亚細亚、馬格那、格来細亚和希腊本部的无数殖民地在向他們扑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使他們的理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因为这些殖民地彼此之間以及和原来的学术中心保持經常的接触，彼此交流經驗，取长补短，而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縛。他們的精力

① 參閱阿格尔大公：《看不见的社会基础》，第9章，关于共耕制的叙述。

和进取心，不是被传統习惯的重負所压服，而是用来建立新的殖民地和自由地創造新的观念。

他們的气候使他們无須进行艰巨的劳动；他們把那些必要的繁重工作交給奴隶来做，而使自己浸于沉思默想之中。衣、住、取暖所費无几；他們那晴朗而溫暖的天空，使他們慣于室外生活，从而，使社交和政治活动便于进行，且不費錢。而地中海的凉风使他們的体力这样振作，以致他們許多世紀都沒有丧失他們从北欧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美感，出现了奇妙的幻想，和創造性的思維，热中于政治生活，和个人乐于服从国家，而这是空前絕后的。①

在許多方面，希腊人比中世紀欧洲各民族还更接近现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們的时代还要进步。但是，他們沒有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概念；他們把奴隶制度看作是天定的，他們容忍农业，但认为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可耻的；他們对我們时代认为有莫大兴趣的那些經济問題，不是知之甚少，就是一窍不通。②

他們从来沒有感到貧困的极度压迫。土地和海洋、阳光和气候一起都使他們易于获得完美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資料。甚至他們的奴隶也有学文化的大量机会。不如此，就无所謂希腊人的性格了，世人直到那时所受的教益也就无須加以严重地考虑了。希腊人的卓越思想，使它成为后代許多大思想家进行研究的試金石。古代学者对經济学研究的不耐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对企业上的操劳和瑣务感到的那种不耐煩。

但是，从希腊的衰亡中也許可以学到一些教益。希腊的衰亡是由于缺乏完成目的的坚毅热忱；而任何民族如无勤劳鍛炼就不能把它保持許多世紀。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們是自由的，但他們不懂得好好运用他們的自由；他們

---

① 参閱紐門和帕迟：《希腊的自然地理》，第1章；格罗特：《希腊史》，第2篇，第1章。

② 见本书上卷第26頁。例如，甚至柏拉图也說：“鞋匠和鉄匠都不是天生的；这些职业使从事它們的那些人堕落；可怜的佣工正是由于他們的身份而被剝夺了政治权利”（《法律》，第12章）。亚里士多德接着說：“在政治上軌道的国家里，公民們决不应該操机械业或商业，因为这种生活是不高尚的，有害于德行的。”（《政治学》，第7章，第9节；并参閱第3章，第5节）。这两段代表了希腊人关于商业的基本思想。但因古代希腊不劳而获的財富极少，所以許多希腊的大思想家也不得不从事一些商业。

优柔寡断，沒有堅定不移的决心。他們領会力很强，也时刻准备推陈出新，这都是企业心的要素，但他們沒有固定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溫暖宜人的气候逐漸地使他們体质的力量松弛；他們对来自艰苦工作中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等閑視之，而最后却沉淪于无聊的瑣事之中。

第四节　罗馬与現代的經济条件的相似是表面的；但是斯多噶学派和晚期罗馬法学家的世界經驗对經济思想与經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間接影响。

文明向西再扩展，就到达它的下一个中心罗馬。罗馬人是一支庞大的軍队，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像希腊人一样，他們尽可能把工作交給奴隶来做。但是，在其他許多方面，罗馬人却和希腊人截然不同。和雅典人生活中的那种充沛有力以及和他們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发揮自己特长的那种儿时的喜悦不同，罗馬人表现了坚强的意志，鉄一般的决心，并具有全面发展的人那种坚定不移的严肃的目的。①

完全摆脫了习惯的約束，他們以前所未有的那种郑重选择精神塑造自己的生活。他們旣强且勇，目的坚定，富于机智，行动有序，判断明确；从而，他們虽酷嗜战爭和政治，但經常运用企业上所用的各种才能。

联合結社的原則也不是未起作用的。尽管自由技工很穷，而行会却相当发达。希腊人从东方所学到的那些企业上的协作方法和用奴隶在工厂中进行大規模生产的方法，一經輸入罗馬，就获得了新的力量。罗馬人的才能和性格特别宜于經营合資的事业；比較少数的富人，不用中产阶級，而輔以奴隶和获得自由的人，就能在国內和国外进行大量的海陆貿易。他們使資本成为可憎的东西；但他們却使它具有威力和效率；他們大力发展了借貸工具；部分原因是由于罗馬帝国的統一和罗馬語言的普及，在某些重要方面，罗馬帝国

①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对希腊人和罗馬人性格之間的根本对立作了明确的闡述。"讲到生活在自由的第一个眞正形态中的希腊人，我們不妨說，他們并沒有良心；为祖国而生活、无須作进一步的分析和反省的那种习慣，是他們的主要原則。……主观性使希腊世界陷入灭亡之中"；而希腊人的和諧的詩意給"罗馬人那种淡泊的生活"开辟了道路，它充滿了主观性和"对一定志願的深思熟虑。" 罗雪尔在其所著《德国国民經济学史》(第 188 节) 中对黑格尔对历史經济学所作的間接貢献备加贊揚，虽然这种贊揚是有分寸的。参閱蒙森：《历史》中关于宗教的那几章，这几章似乎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并参閱考奇：《国民經济学的发展》，第 1 篇。

时代文明世界中的商业和往来，甚至比我們现在还要自由。

如果我們追忆罗馬是怎样大的一个财富中心；罗馬人的财产怎样大得可怕(他們只是近来才被超过)，而罗馬的軍民机构和維持它們所需要的給养以及运輸机构又是怎样的庞大，則我們就不会奇怪，許多学者认为他們发现罗馬的經济問題和我們当代的經济問題有許多共同之点；但这种共同性是表面的，靠不住的。它只涉及形式，而沒有涉及国民生活的眞正的精神。它沒有涉及对普通人民生命价値的承认，而这点在我們时代却給予經济科学以莫大的兴趣。①

在古代罗馬，工商业，缺乏它們在现代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她的輸入品是用武力得来的；而不是用像威尼斯、佛罗棱薩或布尔日的市民引以为荣的那些熟练劳动的产品换来的。創办工业和設立交通，唯一的目的在于获利；而商业生活风气因官方的卑視而有所敗坏，这种卑視表现在元老院除对土地以外的各种商业形式所加与的"法律的和实际有效的限制"②上。騎士团在包攬租稅，劫掠各省，以及后来在取得皇帝的宠爱中大发横財，他們缺乏一种締造一个伟大的国家商业所需要的那种一絲不苟的正直精神；最后，私人企业因国运日衰而受到挫折。③

---

① 参閱本书第1章，第2节。这种誤解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一般銳敏而稳健的罗雪尔的影响。他特别喜欢指出古代和现代問題上的相同点；虽然他也指出了其間的差异，但是他的著作的一般影响有使人誤解的趋势(克尼斯对他的立場有适当的批判，参閱《从历史观点来看的政治經济学》，特别是第2版，第391頁)。

② 弗里德兰德：《罗馬民俗史》，第225頁。蒙森(《历史》，第4篇，第11章)甚至这样說："讲到貿易和工业，除了意大利民族在这方面仍像野蛮时期那样不活动外，就沒有什么可說的了……罗馬私人經济的唯一异彩是貨币交易和商业。"开恩斯的《奴隶强国》中有許多段落讀起来宛如蒙森《历史》的现代翻版。甚至在城市里，貧苦的罗馬自由人的命运也类似于美国南部蓄奴諸州中的"无产的白种人"。"意大利的庄园"；但它們是一些像美国南部諸州的农場，而不像英国的农場。关于罗馬自由劳工的軟弱，参閱李卜諾的《罗馬工会史》。

③ 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希穆勒关于古代貿易公司的簡练而生动的叙述中有所描述。在指出其全体成員都属于一个家族的商业团体如何在原始民族中也可以得到发展以后，他认为(《立法年鉴》，第16期，第740—742頁)，现代类型的商业組合形式，除非它拥有像稅吏团所拥有的那些額外的特权或利益，在像罗馬所处的那种环境中，是无法长期存在的。我們现代人能把許多人糾集起来，在"共同目标下"一道工作，而古代人却不能，此中原因不外是"现在比那时的文化道德水平高些，通过社会同情把人們

虽然罗馬人对經济科学的进步很少有直接的貢献，但是，不管是好是坏，他們却因奠定现代法学的基础而对經济学間接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罗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斯多噶派；罗馬斯多噶派的巨子大多出身于东方。他們的哲学移植在罗馬以后，发揮了实际威力，而毫沒减少它的情感强度；尽管它在节欲上持严厉态度，它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见解却有許多类似之处；罗馬帝国的大法律家多数都信仰这种哲学，从而，影响了后来的罗馬法，通过它又影响了所有现代欧洲的法律。罗馬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权利消灭氏族和部落的权利，在罗馬比在希腊要早些。但是，許多亚利安人关于財产的原始思想习惯甚至在罗馬也残存了很长的时間。家长对其成員的权力虽很大，而他所支配的財产在很长时間內是被认为把他看作家庭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个人而委托給他的。但是，当罗馬变成帝国之后，罗馬的法律家就一跃而为許多国家的法权的最后解释者。而在斯多噶派的影响下，他們致力于自然根本大法的发现，而这种法他們认为是隐藏在各种具体的法典之中。这种和偶然的司法因素相区别的对普遍的东西的追求，使公共持有权（除了当地习惯再沒有别的理由）就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很快地消失了。因此，后来的罗馬法，逐漸而稳步地扩大了契約的范围；使它更加精确，伸縮性更大，力量也更强；最后，几乎一切社会事务都置于它的支配范围之內；个人的財产划分得十分清楚，他可以任意处理他的財产。现代法律家从斯多噶的各种高尚品质中继承了一种高度的責任感。从它的严厉的自决中他們获得了明确规定个人財产权的趋势。因此，我們现在的經济制度中許多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可以間接地从罗馬特別是斯多噶派的影响中得到說明。一方面个人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放任自由，另一方面不容許在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利的掩护下有任何一点粗暴，而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則是公平合理的。

斯多噶派从东方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强烈的責任感本身也多少含有东方无为主义的气息。斯多噶主义者虽然积极行善，但以脱俗为荣。他也分享人生之苦，因为責任使然，但他从不与之妥协。他的生活凄惨而严肃，深觉生活本身的失败而受到压抑。如黑格尔所說，这种內在的矛盾，除非把德性当作只能用否定自我而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消失的；从而，追求这种目的，就

在商业上的自私自利的活动結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大些。”参閱德鲁姆：《罗馬的錢商》；W. A. 布郎在《政治科学季刊》（第2期）上所发表的《四世紀时国家对工业的管理》一文；布郎基：《政治經济学史》，第5、6章；英格拉姆：《政治經济学史》，第2章。

安于一切社会工作所必然带来的种种失败。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感，为这种巨大的变动铺平了道路。但是，直到基督教因日耳曼民族的爱戴而盛行时，世人并不輕易充分接受它的精神。甚至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間，基督教的发展也是很慢的。而在罗馬灭亡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間中西欧处于混乱状态。

第五节 条頓族不善于向他們所征服的民族学习。撒拉逊人高举学术火炬。

条頓人虽然刚勇强悍，但很难使自己摆脱愚昧无知和习慣的束縛。給他以特殊力量的那种热誠和孝心多使他过分重視他那家庭和部落的制度和习慣。①沒有其他强大的征服民族像条頓族那样不善于从他們所征服的文化較高的弱小民族中接受新思想的了。他們以蛮勇而自豪；多不喜欢知識和艺术。但学术只能暂时停留在地中海的东岸；直到从南方来的另一个征服民族才使它重新发展起来。

撒拉逊人热切地学习了他們向被征服民族所应学的最好的东西。他們提倡科学和艺术，在基督教世界对学术漠不关心的时候，他們却高举着学术的火炬；这点我們总該是銘諸于心的。但他們的道义性并不像条頓人那样充沛。温暖的气候和他們宗教上的好色使他們的体力迅速减退；他們对现代文明問題所起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②

条頓人的开化，进展得較慢，但較稳健。他們把文明传播到北方，那里坚忍不拔的工作和各种健壮的文化形式的逐漸成长是相并而行的。他們又把文明向西传播而及于大西洋。很早以前就离开大河流域而到达內海沿岸的文明，最后要横渡大洋了。

但是，这种变迁是慢慢地实现的。新时代中使我們感到兴趣的第一点是，因罗馬大一統局面而終止了的城市和国家之間的旧有冲突重新出现了，罗馬的确是一支庞大的軍队，城市是它的大本营，而广大的国土却是它力量的源泉。

第六节 自治只能存在于自由城市。

还在几年以前，完全直接自治的民主政府在一个大国中是不可能的；它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 4 部)在談到日耳曼人的精力，自由的精神，絕对的自决力和热誠以后，又接着說“忠誠是日耳曼人的第二个口号，就像自由是他們的第一个口号一样”，这样，他揭示了这个問題的真相。

② 德莱柏在《欧洲的文化发展》第 13 章中对他們的貢献歌頌备至。

只能存在于城市或很小的国土上。政府必然操于少数人之手，他們把自己看作是特权阶級，而把劳动者看作是下等阶級。因此，即使劳动者在被容許管理他們自己的当地事务时，也往往缺乏勇气、自信和考虑，而这些都是企业的要素。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直接妨害了工业自由；他們禁止人們自由移动，并征課各种苛捐杂税。甚至下等阶級中那些名义上自由的人，也受到掠夺，方法是在各种借口下任意罰款和摊税，不公道的裁判，和公开劫掠。这些負担主要恰恰落在比他們的邻人更加勤儉节約的那些人的肩上。这些人中間，如果乡村得以解放，經营上的进取精神势必逐渐提高，以摆脫传統和习慣的束縛。

城市居民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各工业阶級的力量寄寓于他們的人数；即使当他們不能完全制胜时，他們也不能像他們乡村的那些同行被看作仿佛和統治者属于不同阶級的人那样。在佛罗棱薩和布魯日，像在古代雅典那样，全体居民可以听到，有时的确听到政府領导人关于他們自己的計划和提出这些計划的理由的报告，并且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可以表示同意或反对。全体居民有时可以在一起共同討論当时的社会工业問題，彼此交換意见，交流經驗，取长补短，共同作出决定，并且自己来实行这个决定。但是，在电报、鉄路和廉价印刷机的发明以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广大的区域內进行的。

借助于电报、鉄路和印刷机，国民早晨可以知道政府領导人昨日晚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而在翌日以前，全国对这些意见的看法就人所共知了。借助于它們，各大职工会的理事会能够以很少的費用把一个困难問題交給全国各地的会員来討論，并且在几天以內可以得到他們的答复。即使一个大国现在也可以由人民来治理了；但是，直到现在所謂"民治"实际上只能是或多或少的一种寡头政治；只有那些可以經常到政府的中心或至少和它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人，才能直接参加管理。虽然有一个大得多的人数，他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足以知道他們的意志实现到什么程度，但直至几年以前他們在全国人口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代議制只是新近的产物。

第七节　續前。

中世紀城市兴亡的历史，是进步浪潮相继起伏的历史。中世紀的城市一般都起源于工商业，因而并不藐視工商业。虽然較富有的市民有时能建立一个不准工人参加的限制性政府，但是，他們很难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大多数

居民經常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自己給自己決定本城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同时以自食其力为荣。他們組織成行会，从而，加强他們的团結并养成自治习慣；虽然行会往往具有排外性，它們的章程最后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但是，在这种腐蝕影响出现以前，它們却作出了巨大的貢献。①

市民們获得了文化，而沒有丧失他們的精力，沒有忽略自己的商业，除商业外，他們在知識上对許多事情都发生兴趣；他們在艺术方面領先，而在武功方面也不落后。他們以把大量經費用于公共事业为荣，同时也以节約使用公款，保持預算平衡，和实行以健全商业原則为基础的公平稅制为荣。这样，他們就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先驅；如果他們在进行中一帆风順，并保持最初他們对自由和社会平等的热爱，則他們也許很早以前就解决了我們现在才开始遭遇的許多社会經济問題。但是，在久經战乱的蹂躪之后，他們最后敗于他們周围的强大邻国了。的确，当他們的邻人隶属于他們的时候，他們的統治往往是如此残暴，所以，他們最后被邻国所推翻，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平报复的結果。他們因不义而备受折磨，但是，他們辛勤劳动的果实仍然存在，而且是我們时代从前代所继承的社会經济传統中許多精华的源泉。

第八节 騎士和教会的影响。庞大軍队的建立导致自由城市的崩潰。但是印刷术的发明，宗教改革和新大陆的发现又燃起了进步的火焰。

封建主义也許是条頓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它給予統治阶級以发揮政治才能的机会，并使庶民百姓养成遵守紀律、讲求秩序的习慣。但是，封建主义在某种外部美的形式下却掩盖着許多身心上的残忍和骯髒。騎士的手法是，当众对妇女卑躬屈膝，而在家里却暴虐无礼。对騎士的許多繁文褥礼是由对下等阶級的残酷和勒索来維持的。統治阶級多以坦率而慷慨的态度来解除他們彼此之間的义务。② 他們的生活也有理想，这种理想并不缺

① 凡适用于实际上拥有自治权的那些大自由城市的，在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英国所謂的自由市邑。它們的組織甚至比它們的政治特权的来源还要多种多样；但是现在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們一般是民主較多，寡头政治較少，而不像过去一个时期人們所想像的那样。

② 但是背信弃义在意大利的城市十分普遍，而在北方的城堡也不罕见。人們常暗杀或毒害他們的亲朋。当主人給他的来客进茶或用餐时，他往往預先要尝一番。如同一个画家把他能发现的最美的面画上画布，而尽可能把不美的部分藏起来一样，一

乏高尚的因素；因此，他們的性格对有思想的历史家和对記載那些場面豪华的战爭及爱情决斗的編年史家，总是具有某种魅力。但是，当他們履行了本阶級要求他們履行的那种义务之后，他們就心安理得了。而义务规定中有一条是使下等阶級安分守己；虽然他們对終日与其相处的家仆往往是仁慈恩爱的。

就个人的苦难而論，教会力求保护弱者，并减輕穷人的痛苦。如果那些优秀的教士得以娶妻入俗，也許他們往往会起着更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說我們低估了教士，尤其是僧侣对較貧苦阶級所提供的利益。寺院是工业的策源地，特别是讲求农艺的策源地。它們是学者們的安全大学，是苦难者的医院和救济所，不論大事小事，教会都加以調解。在它容許下而举行的节日和市集使商业获得自由与安全。①

此外，教会經常反对等級上的門戶之见，它在內部組織上是民主的，如同古代罗馬的軍队那样。它随时准备使不論什么出身的那些最有才能的人担任最重要的工作；教士和各个教派做了許多有益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的事情；有时教会甚至領导人民公开反抗他們統治者的暴政。②

但是，另一方面，教会并沒有致力于帮助人民发展他們自恃和自决的才能，从而得到眞正的內在自由。在希望那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通过自己的职务而攀登到最高地位的同时，它不是阻止了而是帮助了那些封建势力，竭力

个通俗的历史家在用突出男女貴族們的生活，而力求迴避周围道德敗坏的那些历史画面来激发青年人的进取心时，也許是做得对的。但是如果我們要考察世界的进步，我們就必須計及过去实际上所存在的弊害。偏袒我們的祖先，就是失信于我們的民族。

① 我們也許易于过分强調教会对"高利貸"和某几种商业的禁止。当时出借用于商业的資本的机会很少，如果有机会的时候，这种禁止也可以用許多的方法来迴避，其中有些的确是教会所认可的。虽然圣克里索斯吞說过"凡販卖物品以取利者，死后就不能升天堂"；但是，教会仍鼓励商人們在市集和其他地方来做生意。教会和国家的权力与人們的偏见結合起来，就使那些为零售取利而购买大批貨物的人遭到困难。虽然这些人的生意大都是合法的生意，不过其中有些确像现代谷物市場上的垄断居奇。参閱艾希利在其所著《經济史》中关于教会原則的那一章，和休文斯在《經济評論》第4期上所作的书評。

② 教会通过組織十字軍而对进步間接有所帮助；讲到十字軍英格拉姆說(《政治經济学史》，第2章)，他們"由于在許多場合下把封建領主的財产轉移給工业阶級而产生了巨大的經济影响，并通过使各个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相接触，通过扩大居民的眼界，以及通过对航海的特殊刺激，他們推动了国际貿易。

使劳动阶級成为一群愚昧无知，缺乏进取心和处处依靠上級的人。条頓人的封建主义在本性上比罗馬的軍事統治要溫和些；僧俗們虽对基督教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的教义理解得不够徹底，却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在中世紀的早期，乡村的統治者把东方神权等級的妙术和罗馬人的紀律与果断力中最强有力的东西結合起来，他們把这些力量运用得完全阻滞了下等阶級中意志力的成长和个性的发展。

不过，封建主义的軍事力量因地方上的傾軋而被长期削弱。这恰好适合于把广大区域的治理在查理大帝的天才下揉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一旦这种領导天才消失，也易于把它分成几个組成部分。意大利长期受着它的城市的管轄，其中属于罗馬系統的，具有罗馬人的野心和坚定意志的一个城市，直到近代还守水路以御外侮，在尼德兰和大陆上的其他地方，自由城市长期以来都能抵抗国王和男爵的挑衅。但最后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兰西都建立了稳固的王国。少数能人服侍的一个专制王国，訓练并組織了由广大无知而强壮的农民所組成的軍队；自由城市的經营，其文化与工业的高尚結合，等不到矫正其以前的錯誤就告中断。

如果正当那时沒有新的力量起来冲破束縛的桎梏，并把自由传播到大地上，則世界也許会倒退的。在很短的时期內，印刷术发明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出现了，到美洲和印度的航路也发现了。单单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也許就足以开辟历史上的一个新紀元；但是，因为它們都一道出现，并且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所以，它們引起了一个全面的革命。

思想变得比較自由了，知識对人民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了。希腊人的自由性格复活了；坚强自决的志士获得了新的力量，并能把他們的影响扩及别人。一个新大陆对有思想的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問題，同时它也使勇敢的冒险家有了用武之地。

第九节　海外发現的利益首先归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而归于荷兰、法国，再进而归于英国。

在这种新的航海事业中領先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仿佛世界的領导权在最初落于地中海最东部的半島，从此又移向中部半島之后，似乎暂时又定着在分属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西部半島了。但是，工业的力量这时已經成长得足以使北方保有財富和文明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不能长期抵抗北方民族那种更大的毅力和更加慷慨的精神的。

荷兰人民早期的历史，的确是一部卓越的传奇史。他們以捕魚和織布为生，創造了高尙的文学和艺术，建立了科学和政府机构。像波斯围困爱奥尼亚，只是更加激起希腊本土的士气那样，奥匈帝国征服荷兰，也只能更加激发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爱国心和精力。

荷兰因英国嫉妒它的商业，尤其是因法国跃跃欲試的軍事野心而受到損害。不久就看得很清楚，荷兰是抵抗法国侵略而保卫欧洲的自由的。但是，在它那历史上的生死关头，它沒有得到信新教的英国理应給予它的那种援助；虽然自1688年起，得到过大量的援助，但那时它的最勇敢而慷慨的儿女已經战死于战場，同时它也負債累累。荷兰愈来愈不为人所注意了，但是英国人首先应当承认它对自由和企业心所已作的和也許还会作出的更多的貢献。

这样，只留下英国和法国来爭夺海上的霸权了。法国所拥有的自然資源比任何其他北欧国家丰富，也比任何一个南欧国家更合于新时代的精神；有一个时期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但是，在連年战爭中它揮霍了自己的財富，断送了那些沒有因宗教迫害而被驅逐的最优秀的公民的生命。文明的进步本身幷沒有使統治阶級对被統治阶級施行仁政，也沒有使开支更加合理。

被压迫的法国人民起来反抗他們統治者的主要刺激是来自革命的美国。但是，法国人十分缺乏美洲移民所特有的那种克己的自由。他們的精力和勇敢在伟大的拿破崙战爭中再一次表现出来。但是，他們的野心太大，不能实现，最后不得不把海上經营的領导权让給英国。这样，新世界的工业問題是在英国人性格的直接影响下解决的，如同旧世界的工业問題是在它的間接影响下解决的那样。那末、让我們較詳細地来研究一下英国自由企业的发展过程罢。

第十节 英国人的性格很早就显示了他們具有現代組織才能的迹象。农业資本主义組織为工业資本主义組織鋪平道路。

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員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最勇敢而依靠自己的人相继移入英国。它的气候比北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宜于保持精力。它沒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离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二十哩，所以，英国各地都可以自由往来，而沒有自然障碍；同时諾曼和普拉特琴各个国王的力量和英明的政策又使当地諸侯不能設立人为的障碍。

罗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主要由于它曾把大帝国的軍事力量同城中寡

头政治成員的胆識和坚定的意志結合起来，同样，英国之伟大也是由于它把中世紀城市的自由风气同国家的力量和广泛的基础結合起来，如荷兰从前在較小规模上所做的那样。英国的城市沒有其他国家城市那样声势显赫；但是，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容易同化这些城市，从而最終获得它們的实惠。

长子继承制使貴族之家长男以外的諸子傾向于自謀生計；他們沒有特殊的阶級特权，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不同阶級的这种融合使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有貴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負的性质。英国人一方面坚决反对强暴，另一方面勇于服从权威（当他們的理性认为应該时），他們进行过許多次革命；但是，沒有一次革命是沒有明确的目的的。在修改宪法时，他們遵守法律。如果我們除去荷兰人不計，则只有他們懂得如何把紀律和自由結合起来，只有他們把崇古和为将来（而不是过去）而生活的能力統一起来了。但是，后来使英国成为工业进步領导者的那种意志的力量，最初主要表现在政治、战爭和农业方面。

英国的射手是英国技工的前身。他因自己的食物和体格胜过大陆上的对手而感到同样的光荣；在学习純熟地运用自己的双手中，他具有同样的顽强性，同样的自由独立性，同样的自制力和赴湯蹈火的精神；当时机适当时，他同样惯于詼諧，但当危急之际，即使面临着艰苦和不幸，他也同样惯于保持紀律。①

但是，英国人的工业才能长期隐而不显。他們对文明所提供的安逸品和奢侈品向来是不大熟习，也不大喜欢的。在各种工場手工业方面，他們落后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些拉丁国家，以及北欧的自由城市。后来較富有的阶級逐渐对进口奢侈品有所喜好，而英国的貿易慢慢地发展起来。

但是，很长一段时間表面上看不出英国未来商业的模样。的确，在商业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的特殊环境如不比英国人的某种天性重要，则至少具有相同的作用。他們最初和现在都不像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特别喜欢讲价还价，也不像他們那样特别喜欢較抽象的金融业务方面；同他們做生意，总是直截了当的，而不是尔虞我詐的。甚至现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中最巧妙的金融投机主要也是由那些民族干的，他們继承了同样的生

① 要在統計上加以比較，富农必須与今日的中产阶級并列，而不能与今日的技工划归一类。因为比他富有的人为数甚少；而大多数的人却远比他穷；他們所处的境遇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不及现在。

意习惯，而英国人却继承了同样的实践传統。

使英国后来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勘察世界，并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那些因素，甚至在中世紀就使英国为现代农业組織开拓了道路，从而，为許多其他现代企业的建立树立了榜样。英国首先把劳役改成交納貨币，这是一种变革，它大大增进了各个人根据他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来調理自己生活的能力。不論好坏，人民可以自由交換他們对土地的权利和义务。十四世紀中黑死病所造成的实际工資的激剧上涨；十六世紀时因銀价跌落、貨币貶值和寺院收入划归王室揮霍而引起的实际工資的急剧下降；最后是牧場的扩大，它使許多劳动者流离失所，减少了所在者的实际收入并改变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使习惯愈来愈不能維持。这一运动因都铎王朝諸王手中权力的增长而进一步有所扩大，这种权力的增长結束了私人之間的战爭，并使貴族和乡紳們所豢养的大批食客游勇皆无用武之地。把不动产遺給长子而把动产分給全家成員的这种习惯，一方面增加了地产的规模，另一方面减少了土地所有者經营土地所运用的資本。①

上述原因有助于英国建立租佃关系。外国对英国貨的需求和英国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特别在十六世紀使許多份地集中而成資本主义农場主所經营的大规模的牧場。这就是說，那样的农場主人数得到很大的增加，他們自己經理农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資本，但租用土地，每年付一定的租金，并雇用工人；如同后来英国的新型企业家一样，他們自己經营工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資本，但以利息借用其余部分的資本，并雇用工人。自由經营发展得旣快且猛，它的作用是片面的，对穷人是无情的，但是說，英国的箭术是英国工匠技术的前身，同样，用借貸資本經营的英国大农場（不論用于耕种或放牧）是英国工厂的前身，这仍是正确的。②

第十一节 宗教改革的影响。

当时英国人的性格是在不断地深化着。定居在英国海岸的那些坚强民族所幸有的庄重和大无畏精神，使他們很容易接受宗教改革的理論；这些理論对他們的生活习惯起了作用，而对他們的工业也有所影响。人原原本本地

① 罗杰斯說，十三世紀时耕地的价值只等于經营它所需要的資本的三分之一；他相信只要土地所有者保有自己耕种的习惯，則长子往往会用各种方法把他的一部分土地分給他的弟弟，以便換取他們的一些資本（《六百年来的劳动与工資》，第51—52頁）。

② 此类例，在第6篇，特别是在第9章，第5节中，有进一步的說明。

被直接置于上帝的面前，共間用不着人的媒介；大多数粗野而无文化的人第一次向往着絕对精神自由的奧秘。各个人的宗教責任和他同輩的宗教責任的分离，如加以正确的理解，是最高精神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① 但这个概念对世人来說是嶄新的，素朴而无掩飾的，尙未消融于快感之中；甚至在溫和的人方面，个性也表现得輪廓分明，而粗俗的人也自觉自尊起来。特别在清教徒中，使他們的宗教信条賦有邏輯上的确定性和严密性的那种热中，是一种全注的情感，敌視一切肤淺的思想和不健康的娛乐。必要时，他們采取一致行动，而这种行动由于他們的坚定意志成为不可抗拒的。但是，他們很少分享社会上的快乐；他們不参加公共娛乐，而宁願在家享受清福；必須承认，他們当中有些人对艺术是持有敌視态度的。②

可见，意志力的最初成长本身含有某些粗暴不雅的因素；但那种力量是社会生活的下一个阶段所必要的。在新的本能围繞着它成长以便用更高的形式把原来集体趋势中最美丽最殷实的东西恢复过来以前，它必須通过許多磨难而加以精炼和柔化；它必須变得較不武断，而不失原有的力量。它增进了家庭情誼，这种世俗情感中最丰富最充实的情感。也許从来沒有过如此坚实而纖細的原料可用它来組成社会生活的高尙結构。

荷兰和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一起經受了中世紀末期精神革命的伟大考驗。但是，从許多观点特别是从經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英国的經驗是最有教益的，最丰富的；而且是所有其他經驗的典范。英国在由主动性和自由意志所促成的现代工业企业的演进中起了領导作用。

第十二节　續前。

英国工商业的特点因这一事实而更加突出，即其他国家許多接受新教

① 宗教改革"是对个性的确认，……个性并不是生命的总和，而是在我們为部分和为全体工作中，在我們的天性和工作的任何一个領域中，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我們只能同上帝共生死，同患难，这是眞理，虽然它不是全部眞理"。韦斯科特：《基督教的社会相》，第121頁。并参閱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部，第3篇，第2章。

② 某些猥褻的艺术形式使那些严肃而狹隘的人对各种艺术抱有成见。相反地，社会主义者现在攻击宗教改革，說它損害了人的社会的和艺术的本能。但是，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各种感情，其强烈性使艺术丰富的程度是否比其严肃性所加于它的損害更大，这是値得怀疑的。他們发展了自己的文学和音乐；如果他們曾使人瞧不起他自己的創作的美，則他們无疑会提高人对自然美的欣賞能力。山水画大多发达于新教流行的那些国家，这决不是偶然的。

义的人为了避免宗教迫害而来到了英国。由于某种自然淘汰，性格与英国人十分相近、并且由于那种性格而曾使他們掌握了工业技术的那些法国人、法兰德斯人和別的人，来和英国人住在一起，并把完全适合他們性格的那些技术教給他們。①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中，上层統治阶級仍然有些驕奢淫逸，但是中产阶級和一部分劳动阶級对生活却十分严肃；他們不喜欢妨害工作的那种娛乐，并且对于那些只有用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的物质安逸品也具有很高的标准。他們所力求生产的是坚固而耐用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用来装璜門面的东西。这种趋势一旦开始之后，就因气候而有所增进；因为它虽然不很严寒，但特别不宜于那种輕佻的娛乐；在这种气候中一种舒适生活所需要的衣着、住房和其他必需品，具有特别昂貴的性质。

英国現代工业生活借以发展的条件是：物质享受的欲望使人不断努力从每周中攫取最大可能的工作量；要让各种行为服从于理性判断这一坚定的决心使每一个人經常反省他是否不能因改变他的企业或經营的方法而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后，完全的政治自由和安全使每一个人有可能按照他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做法来調整他的行为并毫无顾虑地把他和他的財产从事于新的未来事业。

总之，影响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現代政治的那些因素也影响了現代企业。給予它們以政治自由的那些因素，也給他們带来了工商业經营上的自由。

第十三节　英国的企业为需要大量簡單商品的海外消費者的增長所促进。企业家最初只是組織供应，而不监督工业；后来才把他們的工人集中在工厂中。

工业企业的自由，就其作用所及，有使每一个人把他的資本和劳动运用到恰到好处的趋势；而这又使他在某特定工作上力求获得特殊的技巧和能力，借助于这种技能他可以获取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那种手段。因此，就产生了具有十分精細的分工的复杂工业組織。

在任何一种长期持續的文明中，某种类型的分工，不論它的形式多么原始，是势必要出现的。甚至在十分落后的国家里，我們也看到了极其专門化的

① 斯迈尔斯曾指出这些移民对英国的貢献比历史家們所想像的要大些，尽管他們往往对它有很高的估价。

行业；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各业中的工作如此划分，以致企业的計划和安排，它的管理，以及它的风险由一伙人所承担，而企业所需要的体力劳动却由雇佣工人所担任。这种分工形式一般說来是现代世界的特点，特殊說来又是英国民族的特点。它也許只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也許会被使它存在的那种自由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消灭。但是，就目前而論，不管是好是坏，它表现为现代文明形式中的一个主要事实，表现为现代經济問題的核心。

直到现在工业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极其重大的变化，是围繞着企业家①的成长进行的。我們已經看到，企业家在英国农业的初期是怎样出现的。农場主从地主租得土地，并雇用必要的劳动，而自己負責管理幷承担企业风险。农場主的选择的确不是由完全自由竞爭所决定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财产继承和其他影响所限制的，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农业的領导权操于那些对农业沒有特殊才能的人的手中。但英国是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自然淘汰起着很大的作用。大陆上的农业制度曾容許出身来决定各个人参加农业或經营农业的事情。英国仅凭这种狹隘的选择作用所获得的威力和弹性，也足以使它的农业比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进，并使它有可能比欧洲任何别的国家用同样的土地和等量劳动所获得的产量要多得多。②

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創办，組織和管理企业）在工业中有大得多的活动余地。在英国对外貿易得到大发展以前，工业企业家已逐漸在成长；实际上在十五世紀的毛織业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迹象来。但是新开发国家中庞大市場的开辟，直接地并且通过它对工业布局（亦即把特定工业部門集中在一定的地区）的影响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运动。

中世紀的市集和行商的紀事表明，有許多东西，其中每一种东西只在一二个地方生产；从那里再分发到欧洲各处。但是生产局部化而运銷很远的

① 这一名詞来自亚当·斯密，而惯用于欧洲大陆，用它来指那些把企业的风险和管理看作自己在組織工业工作中应尽的本分的人，似乎最适当不过了。

② 十八世紀后半期，农业的改良尤其进展得很快。各种农具都得到了改进，排水是根据科学原理来进行的；牲畜的飼养由于白克威尔的天才而得到了彻底的改革；蕪菁、三叶草、黑麦草等都为人普遍使用，并且能使休耕制为輪耕制所代替。这些和其他的变化不断地增加了耕种田地所需要的資本；而商业财富的增长使那些有能力和情願通过购置大地产而在农村立足的人有所增加。这样，现代商业精神就从各个方面侵入农业了。

那些商品，差不多总是价格很高，体积不大的商品。价格較廉，体积較大的商品都由各地自行供应。不过在新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人們幷不总是有余暇来为自己提供工业品的，幷且即使他們生产他們所能生产的东西往往也是不容許的；因为英国对待它的殖民地虽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宽大，但是它认为它为殖民地所出的費用使它有理由来强迫它們向它购买各种工业品。对銷售于印度和野蛮民族的簡单商品的需求也是很大的。

这些原因导致加工工业中許多繁重工作的局部化。在那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工人的丰富想像力的工作中，組織有时倒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对少数式样簡单的商品有大量需求的时候，組織多数人的能力却具有无比的优势。这样，工业布局和資本主义企业家制度的成长是两个幷行的运动，都由于同一个一般原因，且彼此互相促进。

工厂制度和工业中貴重設备的运用，是在后一阶段出现的。它們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家握有英国工业大权的源淵；无疑地它們增加了这种权力。但是在它們的影响被察觉以前，这种权力已經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投資在以水或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上的資本是不很多的；工厂的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但那时差不多英国的全部紡織工作都是按合同制来进行的。紡織业操于比較少数企业家之手，他們力图查明买卖什么东西，在那里买卖和在什么时候买卖是最有利的，生产什么东西是最有利的。然后他們就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为数很多的人訂立合同来生产这些东西。企业家（即包买主——譯者）一般供給原料，有时甚至供給所使用的簡单工具。那些承包人用自己和他們家人的劳动和有时用少数徒工的劳动（但未必总是如此）来完成包工任务。

随着时間的推移，机械发明的进步使工人們愈来愈聚集在靠近水力的那些小工厂里，而当蒸汽逐渐代替了水力之后，他們又集聚在大城市的大工厂里。这样，那些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而又不直接管理和监督的大企业家（指包买主——譯者）开始让位于富有的雇主，他們經营着大规模的全部加工事业。这些新的工厂引起了那些最不經心的观察家的注意；像以前的变动一样，这种变动也不輕易为那些实际上不从事商业的人所忽略。①

① 在1760年后的二十五年中，工业上的改良发明相继出现，其速度甚至駕乎农业之上。在这个时期，布伦德莱的运河使笨重貨物的运輸便宜了，瓦特的蒸汽机使动力的生产費用低廉了，柯特的炼鉄法，以及娄巴克用煤代替木炭（当时已感缺乏）的冶

这样，酝酿了很久的那种工业組織的巨大变革最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們所见到的是，由劳动者所管理的小企业的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資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沒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的。即使电力或其他动力的零銷使得现在在工厂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实现。①

第十四节 此后，工业劳动得到成批的雇用。新的組織帶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国軍队的蹂躏。

这种新的变动，不論就以前的形式或以后的形式来說，都有不断冲破那几乎使每个人定居在他所出生的那个乡鎮上的那种束縛的趋势；它开辟了自由劳动市場，这个市場招引人們来寻求就业的机会。由于这种变动，决定劳动价值的那些因素就开始了新的一頁。直到十八世紀，工业劳动照例总是零雇的；虽然那时以前一个大而流动的劳动阶級（它可以大批地雇用）在欧洲大陆某些特定地区和英国的工业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八世紀中却一反常规，至少对英国是如此；劳动价格不再由习慣或小市場上的議价决定了。在最近几百年中，它愈来愈由广大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供求情况所决定。

这种新的工业組織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对保証每个人应該从事他最能胜任的那种工作，和保証他的工作适当地輔以当代知識和財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他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本身也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其中哪些祸害不可避免，我們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正当那种变革急剧进行的时候，英国受到史无前例的各种灾害的袭击。它們是人們所受的通常被认为是无限制竞爭的驟然出现所造成的大部分苦难的原因（究竟有多

鍊法，使鉄的生产费用降低了；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頓、阿克賴特、卡特賴特和其他的人，发明了紡績机、錘紡机、梳棉机和动力織布机，或至少是使得它們經济适用。韦季伍德大大地促进了那正在迅速发展着的陶瓷业的进步。在印刷方面，在用化学方法漂白方面，以及在其他生产方法方面，都有重大的发明。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一年，即1785年，出现了第一个直接使用蒸汽动力的棉紡厂。十九世紀初，出现了輪船、汽力印刷机、城市照明上使用了煤气。不久以后，又有了火車、电报和照像术。詳见克拉潘：《剑桥近代史》，第10卷。

① 参閱赫耳德：《英国社会史》，第2篇，第3章。

大的部分是不可能判断的)。英国丧失了一些大的殖民地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拿破崙战爭,結果使英国所受的損失比战爭开始时它所拥有的蓄积財富的总价值还大。空前的連年歉收，使谷价暴涨。而最坏的是，采用了实施济貧法的方法,它損害了人民的体力和自立精神。

因此，在上世紀的前半期中，英国是在有利条件下确立自由經营的。它的祸害为外部灾难所加剧,而它的有利影响却为这些灾难所妨害。

第十五节　續前。

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慣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人們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們；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們。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縛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轉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①于是工人們請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經营方式的那些議院的旧法案，甚至請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資。

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敗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經济思想的体现；它們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們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經济条件下生息的人們多少代經驗的自然結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沒有时間来这样做。各个人都必須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經驗。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統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

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这些人組成的：他們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他們看到以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时，往往认为貧者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們自己，而不应加以怜恤。深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进步潮流所損害了的經济秩序的人們的荒謬，他們往往认为，除使竞爭完全自由和让强者自行其是以外，再沒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們贊揚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从前使人們結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約束的现代替代品。

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純收入总額。1820年，仅国債的利息就用去了純收入总額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动者消費极少。因为英国那时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如果工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则他显然会得到

① 工业撤出基尔特管理过严的那些地方的傾向，由来已久，十三世紀时就有了这种傾向，虽然当时这种傾向較为薄弱。参閱格罗斯：《基尔特商人》，第1卷，第43、52頁。

便宜的食物。但是議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級却禁止这样做。劳动者的工資，就用于普通的食物而論，等于他的劳动在一块很貧瘠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之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他必須在市場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即使自由地起着作用，則它們也只能給他带来低微的工資。但是他并沒有享受經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同其他工人也沒有有效的联合；他既缺乏市場知識，又缺乏商品卖主們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善价的能力，他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他的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时間的劳动。这就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們劳动的純价值，从而它降低了他們的工資。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間的劳动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在十七世紀的諾尔維奇和其他地区就已經十分普遍了。但是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因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过度劳动而造成的道德上的敗坏、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在工厂居民中却达到了頂点。在十九世紀的中叶，它們逐漸減少，此后，減少得更快。

工人們认識了企图恢复管理工业的旧規章的愚蠢之后，就再沒有箝制經营自由的任何願望了。英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充其量也永不能同革命前的法国因沒有自由而造成的那些痛苦相提并論，有一种論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国从它的新兴工业中所得到的那种力量，它也許会屈服于外国的軍事独裁之下，如同它以前的那些自由城市所遭遇的那样。它的人口虽少，但有时却几乎独自負担着那反抗控制大陆几乎全部資源的征服者的战爭重担；而在反抗那个征服者的斗爭中它有时又資助一些較大而較貧的国家。不論正确与否，当时人們认为，如果自由的英国工业不供給反对共同敌人的战費，則欧洲也許会长期受着法国的統治，如同它以前受着罗馬的統治那样。因此，很少听到对自由經营的过度的怨言了，而多数的暴怨是对英国人以自己廉价生产的商品来交换外国的粮食所加与的那些限制。

甚至那些当时正在开始英国史上几乎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富有趣味和教益的光輝而波折重重的生涯的职工会，也轉入明哲保身的时期。它們根据辛酸的經驗知道企图实行政府借以指导工业行径的那些旧規章的荒謬；但是关于如何用它們自己的行动来調节商业，他們还沒有深远的见解。它們所关怀的是通过取消反工人結社的立法来增加本身的經济自由。

第十六节 电报和印刷机現在有可能使人們对他們的灾难采取补救措施；我們正在逐步走向集体主义形式，而这些形式，如

以坚強的个人克制为基础，將比旧的形式高級。

目睹經济自由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祸害就有待于我們这一代了。现在我們才第一次逐漸懂得不尽自已新义务的資本家如何力图使工人的福利服从于他的致富願望。现在我們才第一次逐漸知道堅持富人不論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除享权利外还得尽义务的重要性。现在新时代的經济自由才第一次如实地出现在我們面前。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識的扩大和热誠的增加。但是不論我們的祖先如何明智，他們决不能像我們那样了解事物；因为他們忙于应付各种紧急需要和可怕的灾难。①

我們必須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英国虽然近来为了民族生存而再次要求进行斗爭，但是它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自由貿易和交通的发达使人数大大增加了的人口有可能以有利的条件获得充分的粮食。人民的貨币收入平均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飼料和住房差不多所有商品的价格下降了一半，甚或多些。的确，即使现在如果財富加以平均分配，則全国的总生产也許只足以提供人民的必需品和較需要的安逸品，而实际上許多人只有最低生活必需品。但是国家的財富增加了，卫生条件改善了，教育发达了，道德增进了；我們不再被迫几乎把其他各种考虑都置于增加工业总产量的需要之下。

特别是这种新增加的繁荣使我們富强得足以对自由經营加以新的限制。虽然为了高尙的最后較大利益而必須忍受暫时的物质損失。但这些新的限制与旧日的限制是不同的。它們幷不是作为一种阶級統治的手段而强加上的，而是为了在那些不能利用竞爭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事务中来保护弱者，特别是儿童和有子女的母亲。目的是周到而迅速地提供一些适于现代工业急剧变化着的环境的药方；从而，得到其他时代中逐漸由习慣而来的那种从前对弱者的保护之利，而不受其害。

即使当工业在性质上有好几代几乎都沒有变动时，习慣的成长也太慢，盲目性也太大，不能在压力有利时来施加压力。在后一个阶段它的利少而弊

① 在和平时期，沒有人敢公开地把金錢看得和人的生命同样重要；但是在費用浩大的战爭的紧急关头，金錢往往能被用来拯救人的性命，一个将軍，在紧急关头为保护物資而牺牲一些生命，这种物資的損失，会造成許多人的死亡，他的行动就被认为是正确的，虽然在和平时期沒有人敢公开主张为了保护少許軍用物資而来牺牲士兵的性命。

多。但是借助于电报，印刷机，議会政治和商会人們有可能对他們自己的問題想出解决办法。知識的增进和自賴性的加强，曾給予他們以眞正克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使他們有可能自願地对他們自己的行动有所約束；集体生产，集体所有和集体消費这些問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計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們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們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們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們的本能的話。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間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許从来沒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許从来沒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是发展的，从而是漸进的；我們社会組織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漸进的。

虽然社会变革由它而生，但是这种变革因經常使它承担某种新的更高尙的工作和爭取某种远大的实际理想而促进我們更高的社会性的发展时，往往会多少走在它的前面。这样，慢慢地我們就会达到一种社会生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益战胜了个人的反复无常，其程度甚至超过个人主义开始以前的那些时代。但那时大公无私将是有意識的产物；虽然借助于本能，那时个人自由将在集体自由中发展自己。这是和旧的生活秩序成为一个可喜的对照，在旧的生活秩序中，个人受习慣的奴役造成了集体的奴役和停滞，而这些只有用专制主义的任性或革命的任性才能打破。

第十七节　續前。

直到现在我們都是从英国的观点来考察这种运动的。但是其他国家也向着同一个方向迈进。美国以这样勇敢而直率的态度来处理新的实际困难，以致它已經在某些經济事务中获得了領导权。它提供了当代最近經济趋势中許多最有教益的事例，如各种形式的投机和商业联盟的发展，不久它也許将在为世界其他各国开拓道路方面起主导作用。

澳大利亚也不示弱，它在人口的較純方面較之美国显然具有某些优越性。因为虽然澳大利亚人（大致也同样适用于加拿大人）来自許多国家，从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經驗和思想习慣可以启发思想和胆識，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属于一个民族。社会制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比它們必須要适应各个不同民族的能力、性格、趣味和需要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得更加顺利而迅速。

在欧洲大陆上通过自由結社而获得重要成果的力量比讲英語的国家差些；因此，在处理工业問题上采取的办法較少，也較不彻底。但是对这些問題的处理沒有任何二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它們所采取的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特别是关于政府行动方面。在这方面德国領先。它的加工工业比英国发展得晚，对它来說是一种很大的利益；它能够借鉴英国的經驗，少走許多弯路。①

在德国絕大部分本国的高級知識分子都在政府任职，也許沒有其他政府，它本身容納了这样多的有才华的人。另一方面，造成英美最优秀企业家的那种精力、創见和勇敢在德国最近才得到充分的发揮；同时德国人民具有很大的服从性，因此他們和英国人有所不同；英国人的意志力当必要时将使他們能够遵守完全的紀律，但他們不生来就是百依百順的。在德国可以看到政府管理工业的最好和最吸引人的形式。同时私营工业的种种特长，它的活力，它的弹性和它的方法也开始在德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关于政府經济职能的問題在德国已加以仔細的、有成效的研究，而这些对讲英語的民族来說也許是很有教益的，只要他們記着，最适合于德国人性格的那些措施对他們也許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即使他們願意，他們在坚定不移的服从性以及安于粗陋的衣食住和娛乐方面也不能与德国人相比。

此外，德国比其他国家拥有为数較多的本民族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而这些人不論在宗教感的强烈上或企业投机的銳敏上都是世界上頂出色的。在各国尤其是德国，經济实践和經济思想中最卓越而富于教益的东西大多来自犹太人。而我們特别感激德国犹太人的是，他們作出了許多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間的利害冲突以及关于它們最后的經济原因与其可能的社会主义药方的狂妄的臆測。

但是我們快要談到附录二的主題。在这里我們已經见到經济自由是怎样在最近才发展起来，而經济科学现在所必須討論的問題的本质又是怎样的新鮮；其次我們必須研究的是，此問題的形式是怎样由于事件的发展和大思想家个人的特点而形成的。

---

① 李斯特得出了一种很有参考价值的见解，他认为一个落后国家必須向那些进步的国家学习，但要学习的是当它們处于它今天所处的地位时的那些措施，而不是它們的当前措施。但是如克尼斯所指出的(《政治經济学》，第2章，第5节)，商业的发展和交通运輸的改良有使各个不同国家的发展同时并进的趋势。

附录二① 經济科学的发展

第一节 現代經济科学受古代思想的影响間接者居多，而直接者却少。

我們已經知道，經济自由有它的历史根源，但它基本上还是近代的产物；其次我們必須探究經济科学的相应发展。現代社会条件是借助于希腊思想和罗馬法从早期亚利安和塞姆人的制度发展而来的；不过現代經济学的研究却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論的直接影响。

的确，現代經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础上的那种工业体系和卑視工場手工业与商业的哲学是同那些固执的市民格格不入的，他們对于他們的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对于参預管理国家政治一样都是引以为荣的。这些顽强而粗野的人很可能从过去大思想家的那种哲学上的鍛炼和广泛的兴趣得到实惠，但是，事实上，他們却大力着手来解决自己的問題；現代經济学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朴素性，同时对把財富当作目的而不当作維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见。它直接討論的大体是公共收入，租税的收益和效果；在这一点上，自由城市和大帝国的政治家們，都一样地随着商业的扩大和战费的增加而愈来愈感到自己經济問題的迫切和困难了。

在历代，尤其是在中世紀的早期，政治家和商人忙于尽力通过管理商业来使国家富强。他們主要关怀的一点是貴金属的供給，而他們认为这种貴金属，不論对个人或对国家，都是富的指标，如果不是它的主要原因的話。华斯哥·达·加馬和哥伦布在地理上的发现把商业問題在西欧各国从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关于貴金属的重要性和获得貴金属供应的良方的理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足以决定战爭与和平以及引起国家兴亡的那种結盟的公共政策裁决者。有时，这类理論还大大地影响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迁栖。

有关貴金属貿易的种种条例只不过是許多条例之一，这些条例力图以不同程度的細节和严密来为每个人规定他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他应該賺

① 参閱第1篇，第1章，第5节。

取什么，以及如何使用他的所得。条頓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紀的早期給予习慣以一种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它們从事应付那些在美洲貿易中发生的連續变化的趋势时，影响了商人基尔特、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在法国条頓人的这种偏向通过罗馬人的天才而轉化成制度，家长式的統治达到了頂点；科耳伯特的貿易条例已成为金科玉律。正当这个时候，經济理論出现了，所謂重商主义体系显露了头角；貿易条例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实行着。

随着岁月的推移，产生了一种走向經济自由的趋势，反对新思潮的人們在他們方面征引前代重商主义者作为根据。但他們体系中所含的那些规定和限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他們力图实现的許多变革都指向企业自由。和主张严禁貴金属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們特别論証的是，在长期内凡能使本国金銀之輸入多于輸出的各种貿易都不应加以禁止。让商人自由地經营企业国家是否蒙受其害，通过对問題的这种提法，他們曾倡导了一种新的思潮；这就不知不觉地走向經济自由，其中一方面由于时势，他方面由于西欧之人心所向。这种节制貿易限制的运动一直继續到十八世紀后半期，当时是这一理論成熟的时期，即如国家企图以人为的规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賦的自由权相对抗，则社会的福利莫不深受其害。①

第二节 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发展了自由貿易論，并認为价值論是使經济科学成为一个統一体的核心。

在广泛的基础上第一次有系統地建立經济科学是由十八世紀中叶法国一群政治家和哲学家在路易十五②的御医魁奈医生領导之下进行的。他們政策的基石是順从自然。③

---

① 同时德国"官房学派"发展了对于国家事务的科学分析，最初只就财政方面；但自1750年以后，日益着重于和人的因素相区别的国家财富的物质状况。

② 坎悌恩于1775年所写的，內容十分广泛的《商业性质的考察》一书，堪称为有系統的著作，立論尖銳，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超时代的；尽管我們现在知道，他的几个重要論点早在六十年前就为尼古拉·巴本在其著作中提出过了。考奇是第一个肯定坎悌恩著作的重要性的人；杰文斯宣称他是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奠基者。关于坎悌恩在經济学上所占地位的公平估价，参閱希格斯在《經济学季刊》(第6期)上所发表的論文。

③ 在前两世紀中，討論經济問題的作家們时时訴諸自然；爭論的一方宣称他的方案比另一方的更加接近自然；十八世紀的哲学家，其中有些对經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常常依自然来确定是非的标准。特别是洛克，在他訴諸自然的一般情調上，以及在他理論的細节上，有許多是比法国經济学家先走一步。但是魁奈和追随他的其他法

他們是最初宣布自由貿易主义学說为行动的一般原則的人，在这方面比起英国的先进作家达德利·諾斯爵士来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們討論政治社会問題的語調和性质中，許多都預示着后代。不过他們的思路不清，而这又是当时科学家的共同特点，这种思路不清經过了长期的斗爭才从自然科学中清除出去。他們把順从自然的伦理原則和因果规律混同起来，前者用的是祈使語气，規定某些行动規律；而后者用的却是陈述語气，是由研究自然而为科学所发现的规律。由于这点以及其他理由，他們的論著很少有直接的价值。

但它对现代經济学的間接影响却是很大的。理由有二：第一，他們論証的清晰和邏輯上的一致使他們对后代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他們研究的主要动机，不在于增加商人的財富和充塡国庫收入，像大多數他們的前輩那样，而在于減輕因过度貧困所引起的痛苦和墮落。这样他們就給予經济学以寻求有助于提高人类生活品行的现代目的。①

第三节 續前。

在前进中的第二大步，亦即經济学所曾迈的最大的一步，幷不是一个学派的著作，而是一个人的著作。亚当·斯密的确不是当时唯一伟大的英国經

国經济学家对于社会生活的自然规律的研究，除了受英国的影响外，还受其他原因的支配。

法国宫庭的豪华和使法国日趋灭亡的那些上层阶級的特权，都显示了人为文明的罪恶，幷引起了一些有思想的人对較原始的社会状态的渴望。法国許多能思善辯的法律家深通晚期罗馬帝国斯多噶派法律家所制定的自然法，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卢梭所竭力提倡的对美国印地安人那种"自然"生活的崇拜，开始对經济学家产生了影响。不久他們就被叫做重农主义者，或自然秩序的維护者；这个名称源于1768年所出版的杜邦著作的书名。不妨指出的是，他們对农业的热中和对自然状态与朴素的乡村生活的貪恋，部分地是取之于他們那些斯多噶大师的。

① 甚至宽宏的沃邦（写于1717年）也不得不为他对人民福利的关心辯解，說使人民富有就是使国王富有的唯一方法。相反地，对亚当·斯密有巨大影响的洛克，不仅他在重农主义者所持有的某些奇特的經济见解上，而在他們所倡导的博爱上，也是先走一步的。重农主义者所慣用的口号放任（Laissez faire），自由（Laissez aller）现在一般都被誤用了。Laissez faire的意思是，人人都应該准許任其所好，幷按其所好行事；各种商业都应該向每个人开放；像科耳伯特派所主张的政府不应該給工业家們規定他們所生产的布的样式，Laissez aller（或 passer）的意思是，人和貨物都应該准許自由通行各地，特别是从法国的一地到另一地，而不繳納各种苛捐杂税，也不受繁瑣規章的限制。不妨指出的是，Laissez aller是中世紀时主帅命令比武双方停止时所用的信号。

济学家。在他著书立說的不久以前，休姆和斯图亚特对經济理論已作出很重要的貢献，安德森和楊格发表了一些极其有价值的經济研究。但亚当·斯密的討論范围足以包括他当时英法同輩著作中的全部精华。虽然他无疑地从别人承袭了不少的东西，但是我們越拿他和他的前輩和后继者相比較，我們觉得他越有才华，知識越淵博，判断越公正。

他在法国住过很长的时間，和重农主义者有过接触；他钻研过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哲学，而他的通晓世事实际上是由于他的远游异乡以及和苏格兰商人的亲密往还。除这些有利的条件之外，还有他那非凡的观察力、判断力和推理力。結果是，凡他和他的前輩有意见分歧的地方，他比他們差不多是更正确一些。而现在所知道的經济学上的眞理，几乎沒有一个不是他所涉猎过的。因为他是头一个就其各个主要社会方面論述財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許有权被視作现代經济学的奠基者。①

但是他所开辟的領域太大，不能由一个人全部勘測完毕。有时他所看到的許多眞理，而在另一个时候却从他的視野消失。因此，引証他以确証許多錯誤是可能的；虽然在检查以后，他总是向着眞理迈进的。②

他用如此丰富的常識和淵博的实际商业知識发展了重农学派的自由貿易理論，以致使得这一理論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他因政府干涉貿易一般有害无益这一論証而揚名本国和外国。在举出利己心会使商人个人为

① 参閱瓦格納《基础》第3版，第6頁及其余諸頁中关于亚当·斯密应占最高地位的簡要叙述；哈斯巴赫：《亚当·斯密研究》(其中关于荷兰思想对英法思想的影响的討論饒有趣味)；普賴斯：《亚当·斯密及其与近代經济学的关系》(《經济学杂志》，第3期)。肯宁安(《历史》，第306頁)坚决认为，“他的伟大貢献在于把国家財富的概念抽出来，而以前的經济学家却有意識地把它置于国家权力之下”；但是这种比喻也許过于呆板。坎南在他給“亚当·斯密的演讲”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了赫契逊对他的影响的重要性。

② 例如，他并沒有完全摆脫当时十分流行的那种把經济学法则和应依从自然的伦理戒律混为一談的情况。对于他，“自然的”有时是指现有的各种力量实际上产生的，或会产生的东西，有时是指他的本性使他希望它們产生的那种东西。同样地，他有时把闡明一种科学看作是經济学家的本分，而有时又把提出一部分政治管理措施当作他的本分。不过虽說他的用語往往不謹严，可是我們仔細推敲以后就知道，他自己完全懂得他所从事的是什么。当他探求因果规律，亦即现代所謂的自然规律时，他使用的是科学方法；而当他談論实际戒律时，他一般知道他只是表示他自己认为所应当做的事而已，即使他似乎认为这些戒律有自然根据。

害社会的种种情况的例証的同时，他认为即使政府行事的用意至善，它对公众的服务差不多总比商人的企业心差些，而不論該商人如何自私自利。他对这一理論的辯护給予世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大多数德国学者在談到斯密主义的时候主要指的是这一点。①

但毕竟这不是他的主要功績。他的主要功績在于他把当时英法学者和他的前輩关于价值的研究加以綜合和发展。說他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紀元是由于他首先对价值測量人类动机的方式作了愼重而科学的研究，其中一方面測量买主获得財富的欲望，另方面測量生产者所出的劳作和牺牲（或"实际生产成本"）。②

他所进行的工作的要旨很可能連他自己都不晓得，自然許多他的后继者也沒有看出来。尽管如此，《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后的上乘經济学著作和以前的著作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对用貨币一方面衡量获得一物的欲望和他方面衡量生产該物直接或間接所引起的种种劳作和自制看得更加清楚。其他学者向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是他对它的发展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实际上倡导了这种新见解。在这方面，不論他或他的前輩和后继者都沒有发明一种学术上的新概念；他們只不过把日常生活中所慣用的概念加以明确化。事实上不慣于分析的一般人很容易把貨币看作动机和幸福的比实际上更加精确的尺度；此中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他沒有想到尺度由以形成的方式。經济学上的用語似乎比日常生活中的用語专門些，现实性小些。但事实上它更加眞实，因为它更加愼重，更周密地考虑到各种分歧和困难。③

① 德国对这一名詞的通俗用法，不仅指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的自由发揮作用对社会的福利比政府的干預要大，而且指它差不多总是按最理想的方式发生作用。但是德国的一些大經济学家十分清楚，斯密不断堅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經常发生矛盾，而斯密主义一詞的旧用法日趋过时。例如，克尼斯在其所著《政治經济学》，第3章，第3节中从《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征引了許多这样的矛盾；参閱費尔鮑根：《斯密与杜閣》，蔡叶士：《斯密与利己主义》。

② 重农主义者和許多早期著作家，如哈里斯、坎悌恩、洛克、巴本、配第曾指出了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甚至霍布斯也模糊地暗示了富裕取决于人对自然物的加工和积累所用的劳动和节欲。

③ 亚当·斯密清楚地知道，經济科学必須建立在对实际材料研究的基础上面，而实际材料又是如此复杂，以致它們一般地不能直接告訴我們什么；它們必須通过愼

第四节　对事实材料的研究并沒有为他的后輩所忽視，虽然他們中間有些人对演繹法持有偏見。

在亚当·斯密的同輩和直接后继者中，沒有人具有像他那样广闊而不偏的才智。但是他們都作出极有价值的貢献，各人都从事某类問題的研究，其中有些問題的研究出自个人的天禀，而有些問題却源于当时的特殊事件。在十八世紀的晚期，主要的經济著作是历史和叙事的，論述劳动阶級特别是农业区劳动阶級的状况。楊格继續写他那有名的旅行紀要，伊登著述貧民史，此书充作所有后来工业史家的基础和范例；而馬尔薩斯通过对历史的钻研指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中实际上决定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

但总的看来，在亚当·斯密的直接后继者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要算边沁了。他在經济学方面的著作很少，但他对十九世紀初期新兴的英国經济学派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顽强的邏輯学家，反对貿易方面的各种毫无理由的限制和规定；他严正地要求这些限制和规定提出足以証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理由来，而这种要求深受当时的支持。英国由于迅速地使自己适应各种新的經济运动而称雄世界，而中欧各国由于墨守陈规而不能利用它們丰富的自然資源。因此，英国的商人多认为商业上的清规戒律是有害的，至少它在英国有所減少，正在減少，并且不久就要消失。边沁的門徒們立即得出結論說，他們无須对习俗多所操心；对他們来說，根据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假設来討論人的行为的趋势就够了。①

重的推理和分析来加以解释。而《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如休姆所說，"有許多用奇异的实际材料說明的論証，它一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亚当·斯密的确是这样做了的：他往往不用詳細的归納来証明一个結論，他的証明論据主要是人所共知的一些关于自然、精神和道德的材料。但是他用奇异而有意义的那些材料来解說他的証明；这样他就使它們有血有肉，并使他的讀者觉得它們是在討論现实世界的种种問題，而不是在玩弄抽象；他的书虽然布局欠佳，却提供了方法上的一个范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各自的长处，尼克逊教授在《剑桥近代史》，第10卷，第24章中，說的很清楚。

① 他影响他周围那些年輕經济学家的另一个途径，是在于他对安全的热爱。他的确是一个热誠的改革家。他竭力反对各不同阶級之間的一切人为区别。他强调說，任何一个人的幸福和任何另一个人的幸福同样重要，一切行为的宗旨应該是增进人类的总幸福；他承认，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財富分配越平均，这种总幸福就越大。但是他的心灵中滿是法国大革命的恐布，而他又把对安全的极小威胁看成是如此巨大的灾难，以致尽管他是一个勇敢的理論家，他自己同时也培养他的門徒对现存的私有財产制度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

因此，对十九世紀初期英国經济学家經常提出的指責，即他們沒去仔細研究集体行为較諸个人行为在社会經济生活中是否不应給予較大的注意，此外，他們过分夸大了竞爭的力量及其作用的迅速，这些指責是相当公正的。至于他們的研究因有某种僵硬的概括甚至語气刻薄而遭到損害的这种非难，也是不无小小理由的。这些缺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边沁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部分原因也由于这一事实，即經济学的研究又多操于那些人之手，他們的力量寄寓于干劲而不是哲学思想。

第五节　續前。

政治家和商人們又热中于貨币和对外貿易問題的研究了，他們所用的精力甚至比这些問題最初发生在中世紀末的那个巨大經济变革的早期还要大些。他們同现实生活的接触，他們的丰富經驗，以及他們的淵博知識，乍看起来似乎很可能使他們对人性作一广泛的研究，并把他們的推理建立在广闊的基础之上。但是实际生活的熏陶往往使他們从个人經驗中草率地作出概括性結論。

在他們所从事的領域中，他們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因为貨币理論正是經济科学中的那一部分，其中对人类动机（除致富动机外）略而不論，亦殆无所害；李嘉图所領导的那个有名的演繹法学派在这里却立于不敗之地。①

其次經济学家們从事于对外貿易理論的研究，并清除了亚当·斯密在这方面所留下的許多缺点。經济学中除了貨币理論沒有其他部分更属于純演

① 他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但实际上却不然。他那卓越的創造力是各国最高天才的标志。但是他厌恶归納，而喜欢抽象的推理，这不是由于他受了英国教育，而像白哲特所指出的，是由于他是犹太血統。差不多各个犹太民族的分枝都有一些从事抽象的特殊天才，其中有几枝特别喜欢和貨币交易业与股票交易相关的抽象計算；李嘉图經过曲折的道路，而无失足，以获得新奇結果的那种能力是空前絕后的；甚至对一个英国人来說，也是很难理解他的；而他的外国批評家們照例都沒有理解他的著作的眞諦。因为他自己从来沒有解释过。他起初用一种假設，继而又用另一种假設，其目的何在，他从来沒有說明，通过把根据各种不同假設所得的結果适当地結合起来，怎样能包括各种各样的实际問題，他也从来沒有說明。原来他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澄清他和几位朋友关于一些特殊困难問題的疑慮。他們和他一样，是些深通现实生活的实踐家，这就是他偏好与一般經驗相合的广泛原理，而不喜欢从特选材料中作出具体归納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知識是片面的，他了解商人，而不了解工人。不过他是同情工人的；他支持他的朋友休姆来保卫工人像他們雇主那样結社互助的权利。参閱以下附录九。

釋推理的范围。的确，对自由貿易政策的充分討論必須考虑到許多严格說来不是經济学上的問題；而这些問題中的絕大多数虽然对农业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来說十分重要，但对英国却关系很小。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英国在經济事实方面的研究也未予忽略。配第、楊格、伊登和其他学者的統計研究由图克、麦卡洛克和波特加以继承和发揮。虽然在他們的著作中似乎过分突出了那些和商人与其他資本家們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但对在英国經济学家影响下所完成的議会关于工人阶級状况的大量調查研究却不能这样說。事实上，在十八世紀末期和十九世紀初期英国問世的官方与私人的統計資料和經济史，堪称为經济学上有系統的历史和統計研究的起点。

不过他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狹隘性。它誠然是历史的，但大部分却不是"比較的"。休姆、亚当·斯密、楊格和其他学者虽曾受自己的直觉天才和孟德斯鳩的范例的指引，也偶尔比較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的社会现象，并从中吸取教訓，但沒有一个掌握了对历史按有系統的方案进行比較研究的观念。因此，当时的学者在搜求材料方面是认眞的，能干的，而在研究工作上却是相当盲目的。他們把我們现在认为极其重要的大批材料忽略了，而且往往不能善于利用他們所搜集的东西。当他們从搜集材料轉向一般推理的时候，这种狹隘性就更加露骨。

第六节 但他們对人性决定于环境估計不足。社会主义者和生物学家的研究在这方面的影响。約翰·斯图亚特·穆勒。現代著作的特点。

为了論証的簡单，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在他們的議論中往往仿佛把人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他們对人的变异，从未大力研究。他們所最熟习的人是市民；而且有时由于表述的不愼，以致几乎暗示其他的英国人和他們所知道的市民完全相似。

他們懂得其他国家的居民有值得加以研究的他們自己的特点；但是，他們似乎认为这些差别是表面的，而且也是一定能够消除的，一旦其他民族学会英国人准备教給他們的那种較好的生活方式的話。这种想法曾使我們的律师把英国民法强加于印度人身上，使我們的經济学家暗中根据世界是由市民构成的这一假設制定自己的理論。如討論的是貨币和对外貿易，則它的为害不大，如討論的是不同工业阶級之間的关系，却使他們誤入歧途。它使他們把

劳动說成是商品，而不去研究工人的观点；不仔細斟酌他的情感、本能和习慣，他的同情和反感，他的阶級嫉妒和阶級友情，他的缺乏知識和自由活动的机会。因此，他們认为供求的力量具有比现实生活中更加机械而规則的作用；他們所定下的利潤和工資的规律甚至在当时的英国也是站不住脚的。①

但他們的致命缺点是他們不懂得工业上的常规和制度是极易变动的。他們尤其不明白穷人的貧困是造成他們貧困的那种衰弱和劳动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他們沒有现代經济学家所具有的那种对于大大改善工人阶級状况的可能性的信心。

誠然社会主义者主张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他們的见解却很少有历史和科学研究的根据；同时由于表述的狂妄，这就引起当代严肃的經济学家的卑視。社会主义者沒有研究过他們所攻击的那些理論；也不难指出，他們不理解现存社会經济組織的性质和效率。因此，經济学家們不屑于认眞检驗他們的任何学說，尤其是他們关于人性的各种臆測。②

但是社会主义者的感情强烈；他們懂得經济学家所未考虑的那些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在他們的狂文絕句之中，潜伏着銳敏的观察和建設性的意见，其中哲学家和經济学家有許多値得学习。他們的影响逐漸扩大，孔德得

① 关于工資，在他們从他們自己的前提推出的結論中甚至也有一些邏輯上的錯誤。这些錯誤，如究其本原，也无非是由于表述方法上的草率。但是它們立刻成为那些人的借口，这些人不潜心于經济学的科学研究，而只好征引經济理論，以便使劳动阶級安分守己；也許从来沒有其他伟大学派因其“寄生者”(用德国常用的一个名詞)的作为而如此信誉扫地，这些“寄生者”在宣称簡化經济学說时，实际上是在沒有使它們成立的那些条件下来表述它們。瑪提諾女士在其反对工厂法的激烈著作中就有这种色彩，西尼耳也是如此。但瑪提諾女士幷不是一个眞正的經济学家。她自己說，在她写一篇闡明經济原理的故事以前，她从来沒有同时讀完一章以上的經济学书籍，惟恐束縛了她的思想。而在她死以前，她对經济学原理(如她所理解的)是否站得住脚，曾有所怀疑。当西尼耳刚刚开始研究經济学的时候，他就著文来反对工厂法。几年以后，他正式收回他的意见。有时人們认为麦卡洛克是工厂法的死对头；但实际上他是热烈拥护工厂法的。图克是委員会小組的負責人，該委員会关于煤矿中雇用童工和女工的报告，使群情激憤，坚决反对这种雇用。

② 馬尔薩斯是部分的例外，他对人口的研究多得力于葛德文。但他幷不眞正属于李嘉图学派，他也不是一个商业家。半世紀后，有巴师夏出，他是一个通俗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深邃的思想家，他高唱一种理論，即在竞爭影响下的社会自然組織，不仅在实际可行方面，而且在理論所能及的方面，都是最理想的組織。

力于他們的帮助是很大的；約翰·斯图亚特·穆勒一生中的轉变，正如他在自传中告訴我們的那样，是由閱讀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来的。

第七节 續前。

当我們拿现代人对于財富分配这一重大問題的看法和十九世紀初期所流行的见解相比較的时候，我們发现，除开細节上的各种改变和推理上的科学精确性方面的改进以外，在对待問題上有了根本的轉变；因为以前的經济学家的論証仿佛把人的性格和效率看成是不变量，而现代經济学家却始終不忘人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的产物这一事实。經济学观点的这种改变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十九世紀最后的五十年中人性的改变是如此迅速，以致迫使他們不得不加以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各个作家，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学者的直接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然科学中某些部門有类似改变的間接影响。

在十九世紀的初期，数理科学大有欣欣向荣之势。这些科学虽彼此有所区別，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們的研究对象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中都是固定不变的。科学的进步是人所熟知的，但科学对象的发展却是陌生的。随着岁月的推移，生物学逐漸在进步，人們开始对动植物生长的性质有了較明确的概念。他們懂得如果科学的对象經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则适用于某一阶段的规律如不加修正就很难适用于其他阶段；科学规律必須同它們研究对象的发展有一个相应的发展。这种新观念的影响逐漸扩展到人文科学；而在哥德、黑格尔、孔德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显现出来。

最后，生物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各种发现，像早年物理学上的发现一样，大大引起世人的注意，伦理和历史科学的語調有了显著的改变。經济学也参加到这个总的运动中来，对于人性的柔韌性以及財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費的现行方法对人性的作用和反作用給予不断增大的注意。在約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有名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我們可以看出这种新趋势的最初重要的迹象。①

① 詹姆斯·穆勒用謹严的边沁和李嘉图的学理来教育他的儿子，并且使他养成热爱明朗确定的习慣。1830年約翰·穆勒写了一篇討論經济学方法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倡經济学要有輪廓分明的抽象。他坚持了李嘉图的这一暗設，即除了貪財的动机外，經济学家无須更多地考慮其他动机；他认为这个假設如不加以明确的表述，那是有危险的。他打算有意識地，公开地根据这个假設写一本书，但是他并沒有履行

穆勒的追随者离开李嘉图直接继承者所采取的立場，向这个方向继續前进；和机械因素相区别的人的因素在經济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且不提当时在世的經济学家，这种新的风气弥漫于克利夫·莱斯里的历史研究，白哲特，开恩斯，托因比和其他学者多方面的著作之中，尤其是杰文斯的著作，它因巧妙地綜合了各种絕大的优点而在經济学史上取得了輝煌不灭的地位。

一种新的社会責任观到处流传。在議会中，在报紙和讲坛上，人道主义精神响彻云霄。穆勒和追随他的那些經济学家促进了这一运动，反过来他們又从这个运动得到很大的启发。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由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发展，他們对实际材料的研究也更加广泛而达观。的确，有些早期經济学家在历史和統計方面的研究，即或有超过者，亦不多见。但是他們从前无法知道的許多情况，现在是人所共知了。既不像麦卡洛克那样深通商业又沒有他那淵博历史知識的經济学家，对經济理論和现实材料的关系也能提出比他广泛而明确的见解。在这方面他們曾得力于各种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內）方法的普遍改进。

从而，經济学上的推理在各方面现在比过去是更加精确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設的前提表述得比从前是更加謹严了。但是思想的縝密在它的运用中却起了部分破坏作用；事实表明，一般理論在以前的許多运用现在是站不住脚了，因为以前沒有留心想到所暗含的全部假設以及在所討論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体可以作这样的假設。因此，許多教条已被打破，这些教条仅仅因为它們表述得不謹严，所以看起来似乎十分簡单；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它們充作那些以之武装自己而进行斗爭的卫道者（主要是資本家阶級的）的武器庫。这种破坏作用乍看起来似乎貶低了經济学上一般推理过程的价值，但結果适得其反。它为我們正在竞竞业业地建立的那种更新更强大的理論机器扫清了道路；它使我們有可能比那些最初着手解决經济难题的能手巨匠对生

他的諾言。在1848年发表他的經济巨著以前，他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他把它叫做《政治經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他不說对其他社会哲学部門的应用，是有意义的；参閱英格拉姆：《政治經济学史》，第154頁），在这本书中，他沒有严格地区分这两种推理，即根据人的唯一动机乃追求財富这一假設的推理，与不根据它的推理。他态度上的改变，是他周圍世界正在进行的巨大变化的一部分，尽管他并不完全知道这些变化对他的影响。

活看得更加全面，前进得更加稳健，科学性更大，教条主义气习更少；而我們现在的坦途是由他們开拓的。

这种变化也許可以看成是从經济学方法发展的初級阶段到高級阶段的过渡，在初級阶段，对自然运轉的描摹照例是簡单的，为的是能使这些现象用簡易的語句表述出来，而在高級阶段，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却更加仔細，描摹的也更加原本，甚至牺牲一定程度的簡明性和通俗性也在所不惜。因此，經济学上的一般推理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步步都易引起敌对批判的这个世紀中所建立起来的陣地，比它那威望极高的时候还要巩固。

上面我們仅从英国的观点考察了近来的发展。但英国的发展只不过是扩及西欧各国的这一广泛运动的側面而已。

第八节 續前。

英国經济学家在外国有許多信徒，也有許多批判者。法国学派从它那十八世紀的大思想家那里获得了继續的发展，并且避免了英国第二流經济学家所常犯的特別是关于工資的許多錯誤和混乱。自从薩伊以来，它做了許多有用的工作。古尔諾是法国学派最有天才的建設性思想家；而傅立叶，圣西門，蒲魯东和路易·勃朗却提出了許多最有价値和最狂妄的社会主义见解。

近几年以来，最大的有关的发展也許要算美国了。一世紀以前，“美国学派”被认为是由凱雷領导下的一群保护主义者組成的；但现在由一些英明思想家組成的新学派正在形成；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經济思想上正在取得它在經济事务上已經取得的那种領导地位。

經济科学在它的两个策源地荷兰和意大利大有复苏之势。奥国經济学派的精湛的分析工作尤其引起各国极大的注意。

但总的看来，近代大陆上所曾作的最重要的經济研究工作是在德国。在承认亚当·斯密的領导地位的同时，德国經济学家首先被他們所认为的那种島国偏狭性和李嘉图学派的自信所激怒。他們尤其不滿的是英国自由貿易主义者所作的那种假設，即就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所确立的命题可以原封未动地搬到农业国家中去。李斯特的卓越天才和爱国热忱推翻了这个假設，并指出，李嘉图主义者很少考虑到自由貿易的間接效果。就英国而論，忽視了它們，也为害不大；因为它們基本上是有益的，并从而扩大了直接效果的影响。但是他指出，在德国尤其在美国，自由貿易的許多間接效果是有害的；他认为这种害处超过它的直接利益。他的許多論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有

些却是适用的；因为英国經济学家不肯对它們进行耐心的討論，所以，为那些正确論点所感服的政客們，为了鼓动群众，对那些不科学的但对工人阶級具有較大感染力的論点的使用，也默不作声。

美国的工业家們把李斯特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他給他們所写的一本通俗小册子的广泛流行，是他在美国的名望和有系統的闡述保护主义理論的开始。①

德国人喜欢說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学派对国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了过低的估計；說他們有一方面为了自私的个人主义和另方面为了无力的博爱的世界主义而牺牲国民生活的傾向。他們认为李斯特在激起爱国主义情感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献，爱国主义的情感比个人主义的更加慷慨，比世界主义的更加坚强确定。重农学派和英国經济学家的世界主义感是否如德国人所想像的那样强烈，是值得怀疑的。但近代德国政治史对德国經济学家在国家主义方面的影响，是毫无疑問的。为侵略大軍所包围的德国，只有借助于爱国热忱才能存在。德国学者竭力主张(也許有些过分)，利他主义感在国与国之間的經济关系方面的活动范围比在个人与个人之間的經济关系方面还要狭隘。

虽然德国人在情感上是民族主义的，但在他們的研究上却是高尚国际主义的。在經济史和通史的"比較"研究方面他們是領先的。他們罗列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社会工业现象，把它們作了这样的整理，以便闡明各现象彼此之間的关系；并对这些现象和可供参考的法学史結合起来加以研究。②

---

① 前面已經指出，李斯特忽略了现代交通有使各国同时发展的这一趋势。他的爱国热忱在許多方面伤害了他的科学判断。但是德国人很喜欢听他的这个见解，即各国都必須經过英国所曾經过的发展阶段，当它从农业阶段过渡到工业阶段时，它必須对本国工业家实行保护。他有追求眞理的眞誠願望；他的方法是和德国各类学者，特别是德国历史家与法学家所励行的比較研究方法一致的。他的思想所产生的直接和間接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政治經济学大綱》于1827年出版于美国費城，他的《政治經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于1840年。凱雷是否多受益于李斯特，是有所爭論的；参閱赫斯特女士:《李斯特传》，第4章。关于他們学說之間的一般关系，参閱克尼斯:《政治經济学》，第2版，第440頁，及其余諸頁。

② 这种卓越的研究，一部分也許应归因于对德国(正像对其他欧陆国家)的多种謀生門路的法律研究和經济研究的結合。瓦格納对經济学的貢献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

德国学派中少数成員的著作有夸张毛病，甚至对李嘉图学派的理論持有小心眼儿的輕視态度，而这种理論的要义和目的連他們自己也不懂。这就引起了許多无味的激烈爭論。但这个学派的領导者几乎都沒有这种偏狹心理。对他們和他們的国外同行在研究和解释經济习慣和經济制度的历史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作出过高的估价，也許是困难的。它是我們时代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我們眞实財富中的一項新的宝貴財富。它几乎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能扩大我們的眼界，提高我們对自己的认識，帮助我們理解人类社会伦理生活和它所体现的那种神圣原則的演进。

他們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在历史地探討科学上，集中在把科学应用在德国社会政治生活条件特别是德国官僚政治的經济义务上。但是由于赫尔曼的卓越天才的指导，他們曾进行了精辟的理論分析工作，这种分析丰富了我們的知識，同时他們也大大地扩大了經济理論的范围。①

德国思想也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和国家职能的研究。世人所知道的近代极其彻底的大多数倡議即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几乎无偿地征用私有財产，正是来自德国学者，其中有些是犹太血統。的确，仔細研究以后，他們的著作不如初看起来那样深刻和卓具創见。但是它从它那辯証法妙术和优异的风格，以及有时从那淵博而被歪曲了的历史知識中，取得了巨大的力量。

除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以外，德国还有許多思想家，他們坚决认为，私有財产制度的现存形态缺乏历史根据；并根据許多科学和哲学的理由要求重新考虑和个人相对的社会权利。德国人民的政治軍事制度，近来助长了他們那种比英国人依賴政府多依賴个人企业少的自然趋势。在有关社会改良的各种問題上，英德两国有許多值得互相学习。

但是在当代的各种历史知識和要求改良的热潮中，經济科学上一件困难而十分重要的工作有被忽略的危险。經济学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有忽略愼重而严密的推理的趋势。所謂科学的生物学观的抬头，有把經济规律和經济

① 在这方面，英国人、德国人、奥国人，和各个民族对自己成就的肯定比其他民族所願承认的要多些。其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由于各个民族在文化上都有它自己的优点，而外国人的著作却缺乏这些东西；同时它也不十分理解其他民族对它的缺点的那些責难。但主要的原因是，一种新思想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漸进的，而且往往也是由几个民族同时提出的，其中每个民族多半都认为是自己的思想；这样，每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思想独創性动輒估計不足。

尺度的概念抛入幕后的傾向；仿佛这些概念太謹严死板，不适用于那种活的不断变化的經济有机体。但是生物学教导我們說，脊椎动物的机体是最发达的，现代經济組織是有脊椎的；而討論它的科学也不应当是无脊椎的。它应当有使自己密切适应世界现实现象所需要的那种巧妙和敏感；但是它还必須具有一个仔細推理和分析的堅固脊椎支柱。

附录三[①] 經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第一节 統一的社会科学可望而不可即。孔德建議的价值，他的非难的弱点。

有些人和孔德同样认为，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范围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他們认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单独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加以研究必然是徒劳无益的；他們力劝經济学家放弃經济学研究，而专心致志共同发展統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太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种科学加以分析和解释的。孔德自己和斯宾塞以无比的知識和卓越的天才曾从事于这一工作。他們以他們的广泛研究和建設性意见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紀元；但在統一的社会科学的建立上，他們甚至很难說是迈了第一步。

当卓越而性急的希腊天才家坚持寻求单一的基础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时候，自然科学的进步很慢；而现代自然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是由于它把广泛的問題分割成几个組成部分。无疑地，成为一切自然力的基础的統一性是存在的；但是在发现这种統一性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任何进展，虽取决于对整个自然領域所作的偶然观测，也同样取决于由坚持不渝的专門研究所获得的知識。增加使后代有可能比我們更好地了解支配社会組織发展的那些因素的材料，需要同样耐心的細致的研究工作。

但另一方面，也必須完全承认孔德的看法，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专門从事某一領域的人，也有責任和从事相近領域的人保持經常不断的接触。視綫永不越出自己范围的那些专門家，往往把事务看得和实际不相称；他們所搜

① 见第1篇，第2章。

集的知識，大多用处較相对的不大；他們在一些旧問題的細节上繞圈子，而这些問題多数失去自己的意义，且为用新观点提出的新問題所代替；他們沒得到各种科学上的进步通过比較周围现象所提出的眞知灼见。因此，孔德的一大功績是，他坚持认为社会现象的統一性必然使社会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甚至比自然科学专家的研究工作更加徒劳无益。穆勒在承认这点的同时，继續說“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經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但这决不是說，社会物质工业现象本身不容作出有用的概括，而只是說，这些概括势必同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①

第二节　經济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

的确，經济学所討論的种种因素在使用演繹法上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它們的結合方法，正如穆勒所說，是机械的，而不是化学的。这就是說，当我們分别知道两种經济因素的作用时（例如，工資率的增加和某业工作困难程度的減少，将分别对該业劳动供給发生影响），我們就能够大致預料它們的联合作用，而无須等待它的出现。②

但即使在机械学上，冗繁的演繹推理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驗室里所发生的现象。仅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錯綜而无常的結合。因此，它們必須补充以具体經驗，并和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与不断寻求新的归納結合起来加以运用（而且它們往往居于次要地位）。例如，工程师可以相当精确地計算装甲舰在靜水中失去稳定的角度；但是在

① 穆勒：《論孔德》，第82頁。孔德对穆勒的攻击說明了这样一个准则，即：在討論方法和范围方面，一个人当坚持他自己方法的有用性时，差不多总是对的，而当否认别人方法的有用性时，却差不多总是錯的。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目前对社会学的趋之若鶩，认識到有必要来大力研究經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但是社会学这一名詞的使用也許为时过早：因为它似乎认为各种社会科学的統一业已在望。虽然在社会学的名义下曾經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深入的研究，但是那些协同的研究，除为我們的后代（他們对这种巨大工作的才智并不比我們差）創造条件，提供綫索外，是否还取得任何其他巨大成就，是值得怀疑的。

② 穆勒夸大了这种預断的可能程度；从而他特别强調經济学上的演繹法。参閱他《論文集》中的最后一篇論文；他的《邏輯学》，第6篇，特别是第9章；《自传》，第157—161頁。像討論各种經济方法的許多其他学者一样，他的实踐不如他的理論那样极端。

他預料該艦在暴风雨中所要发生的情况以前，他将利用那些有經驗的水手的观察，他們曾在日常海面上观察过它的动作；經济学所必須考虑的因素比机械力量的数目多，确定性少，且不易为人所觉察，同时性质上也更加不同；而它們对其发生作用的材料更变动不居，齐一性更小。此外，有些場合，其中經济因素的結合取化学上的随意性者多，而取机械上的純规則性者少，这些場合既不是极其罕见的，也不是无关重要的。例如，某人的收入稍有增加，一般会使他在各方面多买些东西。但是收入增加很多，可能改变他的习慣，也許提高他的自尊心，使他完全不喜欢某些东西。一种时尚从上流社会传到下流社会，可以使它在上流社会中絕迹。其次，我們体恤貧民的心切，可以使我們滥发布施，也可以完全取消某些慈善形式。

最后，药剂师所研究的东西始終是不变的，而經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西，其本性內部結构和外形都是經常变化着的。药剂师的預断全部建立在这一暗設之上，即所用的試药是应有的試药，或至少其中的杂质可加以忽略。但即便是他，在处理人的时候，离开了具体經驗，也很难有多大的进展。他主要依靠的是，告訴他新药对健康人的影响如何，以及对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的影响又如何；甚至在一般經驗以后，他在該药对体质不同的人的作用方面，或在和其他药品新的配用方面，也可以发现料想不到的結果。

如果我們看一看像商业信貸与銀行，职工会和合作社这样一些严重經济关系的历史，我們就知道，在某时某地大体上成功的經营方式（modes of working），而在他时他地却完全失敗了。这种区别有时可以仅仅归結为文化或道德和相互信賴的不同；但这种解释是較困难的。在某时某地人們将过于彼此信賴，并牺牲自己以求公共福利，但只在某些方面；而在他时他地将有同样的限制，但方向将有所不同；每次这样的变动使經济学上的推理范围受到限制。

就此刻而論，种族的易变性比个人的易变性更为重要。的确，个人性格的改变，一半出于任意，一半却按照常规。例如，参加劳資糾紛的工人的平均年龄在預测它所用的方式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眞的。但一般說来，因为年青的和年老的，性情刚强的和性情沮丧的人，在某时某地和在他时他地約占有相同的比例，所以，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和性格的改变，对于演繹法的一般运用比初看起来妨碍要小些。这样，通过对自然的耐心研究和分析上的进步，规律的作用便侵入到医疗学和經济学这两个新的領域来了；关于日

益增加的各种因素的单独作用和共同作用的某种預測，不靠具体經驗，也成为可能的了。

第三节　解釋和預断是方向相反的同一过程。只有以全面分析为基础的对过去材料的解釋才能作为將来的借鑒。

可见，經济学上分析和演繹的作用，幷不在于鍛造几条推理的长鏈鎖，而在于恰当地鍛造許多短鏈鎖和基本环节。但这也不是輕而易举的事。如果經济学家漫不經心地进行草率的推理，他就很容易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处处都联系得很坏。他需要仔細利用分析和推理，因为只有借助于它們，他才能选择正确的材料，进行适当的分类，幷使它們在思想上有参考价值，在实践上有指导作用；同时因为每次推理都必須建立在归納的基础上面，所以，每个归納过程势必包括分析和推理。換言之，解释过去和逆料未来幷不是两件不同的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相反方面，一个是从結果到原因，另一个是从原因到結果。希穆勒說得对，"要获得各个各别原因的知識，我們需要归納法，它的最終結論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演繹法所用的三段論法的倒置而已……归納法和演繹法都建立在同样的趋势，同样的信念和同样需要我們的理性的基础上面。"

只有通过发现能够影响某事件的所有事件和其中各个事件独自影响的方式，我們才能全部說明該事件。如我們对其中任一事件或关系的分析不完全，如我們的解释有錯誤的傾向，则內在的推論已經向建立那种归納发展，这种归納虽似乎可以自圓其說，其实却是錯誤的。而如我們的知識和分析是完全的，則我們只要顚倒我們的思維过程，我們就能够推知未来，几乎像我們根据同样的知識对过去所能作的解释那样准确。只有当我們越过第一步的时候，預断的准确性和解释的准确性才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在預断的第一步中所作的任何錯誤，在第二步中将有所积累和加剧；而在解释过去方面，錯誤多半不易积累起来；因为观察或有記載的历史在每一步中都可重新予以检查。归納和演繹的同一过程在解释历史上的已知事件和預断未知事件方面，几乎可以同样地加以运用。①

因此，决不能忘記，观察或历史虽然可以告訴我們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是同时发生或連續发生的，但不能告訴我們第一件事是否为第二件事的原因。

---

① 参閱穆勒：《邏輯学》，第6篇，第3章。

只有通过作用于材料的理性，才能求得答案。当人們說历史上某事件教导这点或那点时，該事件发生时所存在的全部情况是从未加以正視的。有些情况被暗地(如果不是无意識地)假設成不相关的；这种假設在某特定場合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不对。丰富的經驗和較仔細的研究可以証明，被认为引起这一事件的那些原因，如无外援，或許不会造成那一事件；甚至也許証明，这些原因阻碍了該事件的发生，而它是由遺漏了的其他原因产生的。

这种困难在关于我国当代事件的最近爭論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每当从这些事件作出有反对意见的結論时，它須付諸公决；不同的解释提出来了；新材料被发现了；旧材料被审查和重新整理了，而在某些場合还支持最初从它們所作的那种相反的結論。

分析上的困难和对分析的需要，因沒有两个經济事件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这一事实而增加。当然，两个单純事件尽管十分相似，如两个农場的租佃条件尽管由几乎相同的原因所决定；交給咨詢委員会的两个工資案件尽管可以提出大致相同的問題；但是，即使小规模的完全重复也是不存在的。不論两个事例如何相似，我們必須决定，二者之間的区別是否因实际上无关重要而可以忽略；而这也許是不很容易的，即使这两个事例所指的是同一个时間和同一个地方。

如果我們討論的是古代材料，我們就必須考虑到同时涉及經济生活全部性质的那些变化；不論现在的問題和历史上所載的另一个問題在外貌上如何相似，很可能，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它們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別。除非这样，从前者到后者不可能作出有效的論証。

第四节　借助于常識往往能作广泛的分析，但它发現不明的原因特别是原因之原因却是罕見的。科学机器的职能。

这就使我們来考虑經济学和古代材料的关系了。

經济史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从而也相应地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当作通史的一个分枝，它的目的也許在于帮助我們理解“各个时期所曾有的社会組織，各社会阶級的結构及其相互关系”；它也許要問“什么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方便品如何生产；什么組織提供并指导劳动；从而所生产的商品如何分配；什么是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和分配”等等。①

① 艾希利:《論經济史的研究》。

这种工作虽然本身是饒有趣味的，重要的，但它不需要大量的分析；一个勤而好学的人可以为自己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东西。深通宗教伦理、文化艺术和社会政治状况的經济史家可以扩大我們的知識范围，提出宝貴的新见解，即使他滿足于观察那些靠近表面的近似现象和因果关系。

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的势必超过这些范围，并企图发现經济史的底蘊，揭示风俗兴败的秘密，并解释那些不再认为是自然所賦与的难以解释的其他现象。对于借鉴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多半也不加规避。的确，人类理智不喜欢在它所遇见的那些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中留有空白。仅仅通过按一定順序整理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提防因果倒置，經济史家就担負了向导的責任。

例如，英国北部实行了按固定貨币地租的长期租佃，接着农业和当地居民的一般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推断它是这种改善的唯一甚或主要的原因以前，我們必須研究同时还发生了哪些别的变化。以及这种改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中的各个变化。例如，我們必須斟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边陲社会秩序确立的影响。这就需要謹愼和科学方法；除非这样，就不可能作出关于长期租佃制的一般趋势的可靠結論。即使这样，我們也不能根据这种經驗主张在，比方說，爱尔兰现在实行长期租佃制，而不考虑各种农产品的国內市場和国外市場的质的区别，以及金銀产銷方面的可能变动等等。土地使用的历史充滿着好古趣味；除非借助于經济理論对它加以仔細的分析和解释，它就不可能很好地說明什么是各国现在所应采用的最好的土地使用形式这一問題。例如，有的人认为，因为原始社会通常都共同占有土地，所以，土地私有制显然是一种人为的过渡制度，有的人同样自信地认为，因为土地私有制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了它的范围，所以，它是未来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想从历史汲取关于这个問題的眞正教益，就需要分析过去共同占有土地的种种影响，以便发现其中各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始終保持同一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因人类习慣、知識、財富和社会組織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工业，国內貿易和对外貿易方面的行会与其他同业会社和团体的那些声明(即他們利用他們的全部特权以求公众福利)的历史，甚至是更饒有趣味而富于教益的。但是，要对这个問題作出完全的判断，尤其是要以它作为我們现在的借鉴，就不仅需要老练历史家的丰富知識和机警的直觉，而且还需要掌握有关壟断、对外貿易和租稅归宿等方面的許多极其困难的分析和理論。

而如果經济史家的目的是在于发现世界經济秩序的动力，是在于取法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就应当利用有助于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眞的各种方法；他就应当找出各种事件的眞正原因，并使之占有适当的地位；尤其要找出动变的远因。

試以海事观之，使用陈旧武器的战斗詳情也許对那时代的通史学者具有很大的兴趣；但它們对今日的海軍指揮却沒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他所必須应付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爭。因此，正如馬汗上尉所說，今日的海軍指揮对过去的战略比战术将更加注意，他并不十分关心各个具体战役的細节，而关心的是那些基本作战原則的实际运用，这些原則使他能統帅全軍，而各部队仍不失应有的主动性；保持广泛的交通，而仍能迅速集中，并以优势兵力突破一点。

同样地，深通某时期通史的人，可以生动地描繪某战役中所用的战术，而这种描繪在其主要輪廓方面是眞的，即使有时錯了，也无妨大体；因为武器已經过时，人們多半是不会抄袭战术的。但是，要了解一个战役的战略，要区别过去某大将的眞正动机和表面动机，他自己必須是一个战略家。而如果他負責提出（不論如何謙逊）今日战略家从他所記載的战役所必須受到的一些教益；那末，他对今日和往昔的海軍状况势必作了詳尽的分析；他对許多国家中研究困难战略問題的人的著作对他的帮助决然不能加以忽視。海軍史是这样，經济史也是这样。

只是在最近，而且多半由于历史学派批判的有益影响，經济学上的一种区别始为人所注目，这种区别相当于战爭中战略与战术的区别。相当于战术的是經济組織的外部形态和偶然事件，它們取决于暫时的或当地的傾向，风俗和阶級关系；取决于个人的影响；或取决于生产資料。而相当于战略的是經济組織的比較根本的本质，它主要取决于人人所具有的欲望和活动、偏好和嫌厌。的确，它們在形式上旣不是始終如一，在本质上甚至也不十分相同；但是，它們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因素，足以使它們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概括，借助于这种概括，某时某代的經驗可以說明他时他代的困难。

这种区别和經济学上运用机械学和生物学类例的区别相似。十九世紀初期的經济学家对它沒有充分的认識。李嘉图的著作也显然缺乏这种区别。当人們沒有注意他的研究方法中所含的原理而只注意他所作的具体結論时；当这些結論被变成教条并生硬地运用于与他不同的时間地点时，无疑地，它

們的为害很大。他的思想像鋒利的凿一样，不小心就很容易割手，因为它們的柄十分笨拙。

但现代經济学家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对教条，发展分析和推理的原理时，却发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例如，他們知道，他分析地租的原理，对許多今日通常叫做地租的东西和中世紀历史家往往不正确地描述为地租的絕大部分东西是不适用的。但地租原理的运用范围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縮小。因为經济学家也知道，只要謹慎小心，它可以适用于各个文明阶段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像地租的許多东西。

当然，战略家是不能忽視战术的。虽然人的寿命有限，不能对他同經济困难所作的各次搏斗中的战术加以詳細的研究，但是，除非把人在某特定时代和特定国家中和他的困难作斗爭的战术和战略的淵博知識結合起来研究，对經济战略上各个广泛問題的研究多半沒有很大的价值。此外，各个战略学家应当根据个人的观察对某些具体問題的細节加以仔細研究，其目的未必在于出版，而在于鍛炼自己。而这对他解释和权衡他从书报上所得到的不論关于现在或过去的事迹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一个有思想的善于观察的人，总能从談話和当代文学中获得关于他那个时代特别是他周围的經济材料的知識。他这样不知不觉地所积累起来的材料，在某些方面有时比他从所有文献上所得到的关于远时远地的某类材料还要生动而完全。且撇开这点不談，对材料也許主要对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材料进行直接而认真的研究，在需要任何一个严肃經济学家的时間上，将大大地超过純粹分析和理論的研究；即使他是一个重視思想远过于重視材料的人，即使他认为，与其搜集新材料，不如更好地研究现成材料，这种研究是我們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或是在提高人与困难作斗爭的战术和战略方面对我們将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节　續前。

誠然无疑，許多这样的工作需要細致的科学方法者少，而需要机智、分寸感和丰富的生活經驗者多。但另一方面，許多工作，如沒有这种机器，是不易完成的。自然本能将正确地选择并适当地綜合与所述問題有关的那些事項；但它主要从所熟习的事物中加以选择；它很少使人洞见他个人經驗的底蘊，或远远超出这种經驗的范围之外。

已知原因的那些結果和已知結果的那些极其明显的原因一般都不是最重要的，这在經济学上也是有的。“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往往更

加值得研究。如果我們幷不是正在討論仅仅具有局部兴趣或暂时兴趣的某一問題，而是在制定謀求公众福利的长远政策方面寻求指导；或如果我們由于某种别的原因考虑直接原因少，而考虑原因的原因多，則情形尤其是这样。因为經驗表明，常識和机智，如所預期的那样，是不足以胜任这种工作的；即使实际鍛炼也往往不能使人摸清超出他的直接經驗范围以外的那些原因的原因；即使他想这样做，那也往往不会使他成功。为了做到这一点，各人都得求助于历代所逐漸积累起来的思想和知識这一强有力的机器。因为有系統的科学推理在生产知識中所起的作用的确像机器在生产貨物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同一种操作必須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的时候，制造一架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一般是有利的。纵令工作細节上的变化是如此变动不居，以致使用机器不利，貨物必須用手工生产。在知識方面也一样，如有任何研究或推理的过程，其中同一种工作必須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进行，则把过程化成体系，組織推理方法，幷制定一般命題，以便用作材料加工的机器和在工作位置上牢牢夹住它們的一把鉗子，是值得的。纵或經济原因和其他原因的交錯是如此紛繁，以致精确的科学推理对我們所寻求的結論很少有巨大的帮助，但是，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不利用它的帮助，却是愚蠢的。这和科学万能，实践才能和常識将无用武之地这一极端相反的假設，是同样愚蠢的。不論某建筑家具有多么丰富的机械学知識，如果他的常識不丰富，审美观念不发达，則他只能建筑一所很不雅观的房子；而一个不懂机械学的人，他的建筑不是不稳固，就是在施工过程中有所浪費。沒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布林德利，也許比一个机智較差但受过很好訓练的人在某种工程上做得更好；一个聪明的护士，一看她的病人，也許比一个有学問的医生在某些方面提出較好的診断；但是，工程师却不应当忽視理論机械学的研究，医生也不应当忽視生理学的研究。

因为才智和手艺一样，是与其所有者共生共灭的。但各代对工业机械或科学工具的改进却传于后一代。现在也許沒有一个雕刻师比修建巴特农神殿的雕刻师更加能干，沒有一个思想家比亚理士多德更富有理智。但思想工具的发展像物质生产工具的发展一样，是累进的。

不論科学艺术思想或实用工具中所体现的思想，都是历代相承的最"眞实的"遺产。如果世界物质財富遭到破坏，而这种財富由以制造的思想却被保留下来，则它会很快地得到补偿。但是如果所丧失的是思想，而不是物质

財富，則这种財富会逐漸消失，世界复归于貧困状态。如果我們丧失了对純事实材料的絕大部分知識，而保留了建設性的思想观念，則我們会很快地重新获得这种知識；而如果思想消灭了，則世界势必复归于黑暗时代。可见，追求思想比搜集材料，从严格意义来說并不是不"眞实的"工作；虽然搜集材料在某些場合可以适当地用德語叫做实际研究(real Studium)，也就是說，特別宜于实科学校(real Schulen)的那种研究。經济学广大領域中的任何部門的研究，其中搜集材料和把材料联系起来的分析与构思都配合成这样的比例，而这种比例被认为最能增进知識和促进該特殊部門的发展，这种研究，从严格使用这个字的意义来說，才是最"眞实的"。至于什么是这样的比例，却不能随便决定，而只能由潜心的研究和具体經驗加以解决。

第六节 續前。

經济学所取得的进步比任何別的社会科学都要大，因为它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精确。但是，經济学范围的每次扩大，总会使这种科学精确性受到損失。而这种損失究竟大于或小于因范围扩大而来的利益这一問題，是不能呆板决定的。

有很大的爭論范围，其中經济問題具有很大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性；每一个經济学家都有权合理地給自己决定，他在該范围內将探索多远。他离开他的据点愈远，而对那些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可以納入科学方法的生活条件和行为动机考虑得愈多，則他所能議論的信心也就愈小。不論什么时候，他从事于生活条件和动机的研究，而它們的表现又不能化成确定的标准，他决不能借助于古今国內外其他学者的观察和思想；他必須主要依靠他自己的直觉和推测；他必須以个人判断所具有的那种謙逊态度說話。但是，如果深入到社会研究的偏僻領域时，他謹愼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并完全认識到他的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則他将会作出极大的貢献。①

① 如米盖·兰杰罗的摹仿者只学了他的缺点，卡莱尔，拉斯金和摩里斯认为现在的摹仿者也是如此，他們缺乏自己的灵感和直观。

附录四[①]　抽象推理在經济学中的运用

第一节　經济学中沒有进行一長串演繹推理的余地。数学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質及其局限性。

归納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繹，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們，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繹法一时又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暫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或规律，然后再叫归納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的工作，以便检驗和"証实"这个新规律。

很显然，經济学上是沒有进行一长串演繹推理的余地的。經济学家甚至像李嘉图也沒有作过这样的尝試。經济研究中經常使用数学公式，初看起来似乎主张与此相反的东西；但是，經过研究之后，我們发现这种主张是虛妄的，也許除了某理論数学家为了数学游戏而使用經济学假設的場合；因为那时他所关注的是，根据經济研究已提供了宜于使用数学方法的材料这一假設来証明这种方法的潛力。他对这种材料不負技术上的責任，而且往往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如何不足以承担他那强大机器的压力。但数学上的熏陶有助于运用极其簡练的語言来清楚地表述經济学推理的某些一般关系和某些簡短的过程，而这些虽然能用日常語言表述，但表述得不能同样輪廓分明。尤其重要的是，用数学方法处理物理学問題中的經驗使我們对經济变动的交互作用的理解，比用任何其他方法所得到的理解更加深刻。直接运用数学推理去发现經济学眞理，近来在大数学家手里对研究統計平均数和机遇率以及衡量相关統計表的一致程度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节　独立思考是科学工作中的主要力量；它的作用并不在于提出抽象的假設，而在于使广大范圍內发生作用的現实經济力量的錯綜影响相联起来。

如果我們閉目不见现实，我們可以用想像来建造一所水晶大厦，它将間接說明现实問題；并且对那些全然沒有像我們所遭遇的經济問題的人来說也許饒有趣味。这种游戏往往有意料不到的价値。它启发心灵，并且似乎只能

① 见第1篇，第3章。

带来好处，如果清楚了解它的目的的話。

例如，貨币在經济学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来自它是动机的尺度而非努力的目的这一論断，可以由下述假想加以說明，即貨币充作动机尺度的这种专門用途可以說是一个偶然现象，也許是我們世界中所特有的偶然现象。当我們要引誘某人給我們做事的时候，我們一般都給他錢。的确，我們可以訴諸他的慷慨或責任感；但这就要引动那已有的潜在动机，而不是补充新动机。如果我們必須补充一个新动机，我們一般要考虑恰恰使他值得做某事需要貨币若干。誠然有时充作行动引誘的感恩、尊敬或荣誉可以表现为一个新动机，尤其是它如果能凝成一定的具体形象；例如，像有权使用学士字样，或佩带星勛章或爵士最高勛章。这些荣誉是比較罕见的，而且也只和少数事件相关的；它們不会充作支配人在日常行动中的那些普通动机的尺度。但是，政治上的功績通常都以这些荣誉加奖，很少用別的方式。这样，我們就逐漸习惯于用荣誉而不用貨币来衡量它們。比如我們假定某甲为他的党或国家利益的效劳，按照情形，适当地酬以騎士身份，而这种身份对某乙的报劳却显然不足，因为他已获得了男爵身份。

很可能，也許有些世界，其中沒有人听說过物质东西或一般所理解的财富的私有制；各种善行都按等級表授予荣誉。如果这些荣誉不通过外力的干涉而能彼此轉让，則它們可以充作动机力量的尺度，如同貨币对我們那样方便和精确。在这个世界中，尽管很少提到物质东西，也完全不提到貨币，也可以出现和我們现在相似的經济理論著作。

坚持这点，看来似乎是无足輕重的，但情况幷不如此。因为在人們的心中就經济学上占支配地位的动机尺度和极端重視物质財富而忽略其他更高尚的目的这两件事情，产生了錯誤的联想。衡量經济动机的尺度所需要的仅有条件是，它应当是某种确定的可以轉让的东西。它采取一种物质形态实际上是方便的，但不是必要的。

第三节 續前

从事抽象，如限制于适当的范围，則是一件好事。經济学所討論的那些人类經济动机的广度曾被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某些經济学家作了过低的估計；而德国經济学家对它的强調却是一种貢献。但他們似乎誤认为英国經济学的鼻祖也忽略了它。殊不知留有很大余地让讀者的常識去补充是英国人的一种习惯；在这种場合，过分保持緘默会經常引起国內和国外的誤解。这种

緘默也曾使人們认为經济学的基础比它們实际上所具有的还要狹隘，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还更不密切。

例如，人們过分注意了穆勒的这一論点即，"政治經济学把人看作是专門从事于获得財富并消費財富的人"(«論文集»第138頁，«論理学»，第六篇第九章，第三节)。但所忘却的是，他在那里是就抽象地討論經济問題来說的，这种抽象討論他曾一度設想过，但从未实现，而宁願著述«政治經济学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一书。也遺忘的是，他继續說道，"一个人的一生中，旣不受除了追求財富以外的任何动机的直接影响也不受它的間接影响的行动，也許是沒有的"；其次遺忘的是，在討論經济問題的过程中，他經常考虑到追求財富以外的許多动机(见以上附录二，第七节)。不过，他对經济动机的討論，不論在本质上或方法上，都不及他当时的德国經济学家，尤其是赫尔曼。在克尼斯的«政治經济学»第三章第三节中有这样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論点，即不能购买的不能衡量的愉快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且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的趋势；英国讀者可以参閱塞姆所著的«工业科学大綱»。

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瓦格納的巨著第三版中关于經济动机分析的主要項目。他把經济动机分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两类。利己动机有四：第一个也是經常起作用的动机是爭取个人的經济利益，和畏惧个人的經济困难。其次是畏惧懲罰，和希望报酬。第三是荣誉感，和爭取承认，其中包括希求他人的賞識，以及畏惧羞耻和輕蔑。最后一个利己动机是，貪求职业，和活动的乐趣；以及工作本身及其环境的舒适，其中包括"行猎的快乐"。利他动机是"內心命令善行的冲动力，和責任感的压力，以及畏惧个人內心的譴責，也就是說，畏惧良心的譴責。在它的純粹形态上，这个动机表现为'絕对命令'，人之遵从它是因为人在內心感觉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的命令，并且感觉这种命令是对的……遵从这种命令无疑会产生快感，而违反这种命令則感到苦痛。这些感觉在驅使我們或参加驅使我們继續或停止行动方面，往往有和无上命令同样强烈的作用，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这点而論，这个动机本身也具有利己因素，或至少使它消融成一体"。

附录五[①]　資本的諸定义

第一节　产业資本不包括雇佣劳动的全部財富。

第二篇第四章中說过，經济学家对于資本一詞的用法，除了遵从一般商业上的习慣(即商业資本)是别无他法的。虽然这种用法的缺点很多，也很明显。例如，它迫使我們把游艇看成是資本，而不把游艇制造者的車看成是資本。因此，如果他过去一直是常年租車，而不是零星租車，把一只游艇售予过去一直租游艇的制車商，并买了一辆車以供自己使用；則結果是，本国的資本总額有所减少，减少之数为一只游艇和一辆車。虽然沒有东西遭到破坏，虽然儲蓄品仍旧相同，它們本身对当事人和社会带来和以前相同的甚或更大的利益。

这里我們也不能利用資本因其具有雇佣劳动的特别力量而区别于其他財富形式的这一概念。因为事实上当游艇和車在商人手中，从而算作資本的时候，比它們在私人手中，不算作資本的时候，对劳动的雇用将有所减少，减少之数等于划船和駕車的劳动。以飲食店和面包房(那里所有的設备都算作資本)来代替私人厨房(那里沒有东西算作資本)，对劳动的雇用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在企业雇主下，工人也許可能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但他們所得到的物质福利和工資相对于他們所做的工作却比在私人雇主的鬆散制度下要少些。

但是，一般都忽略了这些不利条件；几种原因結合起来就使得資本的这种用法风行一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私人雇主和受雇人之間的关系，很少涉及企业主和工人之間或普通所謂劳資双方之間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冲突行动。这点曾为馬克思和他的信徒所强調。他們公开使資本的定义以此为轉移；他們断言，只有那种生产資料才是資本，这种生产資料是由某人(或某群人)所占有，一般通过雇用第三者的劳动，而用于生产他人所享用的东西；从而生产資料所有者有机会掠夺或剝削別人。

其次，資本一詞的这种用法，在貨币市場上和在劳动市場上都是便利的。商业資本通常是与信貸联系着的。如果人能看见运用資本的好机会，则他毫

① 见本书上卷第 102 頁。

不犹豫地进行借款，以便增加他所支配的資本。为此他能通过一般商业手續提出他自己的商业資本作为担保，比提出他的用具或私人車辆更加簡便易行。最后，某人仔細地計算他的商业資本賬目，他当然酌加折旧，从而使自己的資本不动。自然一直常年租車的人能用鉄路股票的售价购买一辆車，而这种股票的利息比他所付的車租要少得多。如果他把年收入积累到車被用坏的时候，则这种收入将能給他购买一辆新車，而綽綽有余。这样，他的总資本因这种变动而必将有所增加。但是，他也許不这样做，如果該車为商人所有，則他可以通过一般商业行径对它提供补偿。

第二节 关于兩种主要性質即預見性和生产性的相对重要性的爭論之无謂。

让我們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資本的定义。已經指出，唯一严格的邏輯立場是大多数用数学闡明經济学的那些著作家所采取的立場，它把"社会資本"和"社会財富"等同起来；虽然这种方法使他們失去一个有用的术語。但是，不論某学者在开头采取什么定义，他发觉他包含在那个定义中的各种因素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他所必須处理的各个相連問題之中。因此，如果他的定义以精确自命，則他势必用解释各資本要素和所述問題的关系来补充这个定义；而这种解释在本质上和其他学者的解释十分相似。从而，最后結果趋于一致；而讀者不管經由什么途径都可以达到十分相同的結論，虽然要看出潛藏在形式和措辞上的差异的底里的本质上的統一，也許比較費事。开头的分歧原来却比所想像的害处要小些。

此外，尽管措辞不同，而各代和各国的經济学家对資本所下的定义却是一脉相承的。的确，有些經济学家側重資本的"生产性"，而有些經济学家則側重資本的"預见性"，这两个术語都不是完全精确的，都沒有指出严密的分界綫。虽然这些缺点是精确分类的致命伤，但那只是次要的問題。关于人类行为的事物，是从来不能根据任何科学原理加以精确的分类的。納入一定类别而为警官或关税員司参考的那些东西可以制定精确的表，但这种表也显然是人为的。我們应該愼重保存的是經济传統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字句。如我們在第二篇第四章的末尾所指出的，沒有一个聪明的学者曾遺忘了生产性方面，或預见性方面。但有的人着重討論了某一方面，而別的人却着重討論了另一方面。不論在哪方面要划一条确定的分界綫是有困难的。

那末我們看一看把資本当作人类劳作和犧牲的結果，并主要用于获得将

来利益（而非现在利益）的各种东西的蓄积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本身是明确的，但它不能使我們作出确定的分类；如同长度的概念是明确的，但除了用任意一个界尺不能使我們划分长墙与短墙一样。当野蛮人收集树枝以保护他过夜的时候，他表现了某种預见性。如他用木竿和兽皮搭了一个帐篷，則他所表现的預见性更多，如他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則他所表现的預见性越更多。当文明人用坚固的砖房或石房代替小木屋的时候，他表现了日益增加的預见性。不論什么地方都可以划出一条綫以区别那些东西，它們的生产是为了未来的滿足而不是为了现在的滿足。但这种界綫也是人为的，不稳固的。寻求这样一条綫的那些人們，发现他們的地位不稳固，除非他們把全部积累財富当作資本包括进去，他們就不能达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这个合乎邏輯的結果是由許多法国經济学家得到的；他們沿着重农学派所指示的方向，运用資本(capital)一詞以包括全部积累財富，亦即生产超过消費的总差額，这种用法同亚当·斯密和他的直接继承者运用股本(stock)一詞的意义大致相仿。虽然近几年以来，他們有一种从狹义的英国意义使用資本一詞的显著趋势，但同时德国和英国有些淵博的思想家却沿用从前广义的法国定义。这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那些学者身上，他們和杜閣一样，喜欢运用数学的思想方法；其中最著明的是赫尔曼，杰文斯，瓦尔拉和帕累托与費希尔教授。費希尔教授的著作立論精辟，见解丰富，贊成資本一詞的广泛定义。从抽象的数学观点来看，他的論点是无可爭辯的。但他似乎很少考虑到那种合乎市場用語的现实討論的必要性；也似乎忽略了白哲特的警告“以固定使用的有限詞汇来表示复杂事物的不同意义”。①

第三节 續前。

不論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給資本下一个严格的定义时大多側重于它的生

① 见本书上卷第71—72頁。

赫尔曼說(《政治經济学研究》，第3、5章)，資本是“由有交換价值的作为滿足的不断源泉的那些財貨构成的”。瓦尔拉(《政治經济学原理》，第197頁)給資本下的定义是“完全不被消費的，或消費很慢的各种社会財富；数量有限的，經过初次使用而尙存的各种使用价值；一句話，它可以使用一次以上，如一所房屋，一件家具。”

克尼斯給資本下的定义是“准备用于滿足未来需求的那些现有的財貨量”。尼科尔森教授說，“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而为克尼斯所发展了的那种思想，結果导致这样的結論：資本是为了直接或間接滿足未来需要而被分开的財富。”但是整个句子，特别是“被分开”一語，似乎有欠明确，似乎是迴避問題的困难，而不是克服这种困难。

产力方面，而对資本的預见性却比較忽視。他們把社会資本看成是生产手段或生产資料的蓄积。但这个一般概念却有不同的解释。

根据从前英国的传統，資本是由生产中輔助或維持劳动的那些东西构成，或如最近所說的那样，是由那些东西构成，沒有这些东西生产不能以相同的效率进行，但它們不是自然恩賜品。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才作了上述消費資本与輔助資本的区别。

对資本的这种看法，是由劳动市場上的事务提供的。但它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把雇主直接或間接提供的支付工人劳动的各种东西工資資本或所謂报酬資本都算作資本；但是沒有包括他們自己或建筑家、工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維持生活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而要求得一致，它必須包括各类劳动者維持效率所需要的必需品；并排弃体力劳动阶級和其他劳动者的奢侈品。不过，如果过去达到了这个合乎邏輯的結論，则它在討論劳資关系中也許会起着較不显著的作用。①

但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国，有把資本(从社会观点来看的資本)局限于輔助資本或工具資本的一种趋势。論点是，为了使生产和消費截然分开，凡不直接进入消費的东西，都应該看成是一种生产手段。但是，为什么不应該以二重資格看待一种东西，看来似乎是沒有适当理由的。②

其次一个論点是，有些东西对人所提供的服务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它們在生产供人使用的其他东西中所起的作用来服务的，这些东西形成严整的

---

① 下面是亚当·斯密的英国門徒給資本下的一些主要定义。李嘉图說："資本是在生产中使用的，由实现劳动所必要的食物、衣着、工具、原料和机器等构成的那部分財富。"馬尔薩斯說，"資本是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分配財富中，为了获利而保有或使用的那部分財貨。"西尼尔說："資本是在財富的生产或分配中所使用的作为人类劳动成果的一件物品。"約翰·斯图亚特·穆勒說："資本对生产的功用是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厂房、工具和原料，并在生产过程中养活或維持工人。凡用于此項目的者皆是資本。"在討論工資基金学說时，我們还要考察資本这个概念；见附录十。

如赫耳德所說，十八世紀初期所突出的那些实际問題使人們产生了这种資本概念。人們坚信，工人阶級的福利取决于預貯的雇用手段和食物，并且急于强調在保护制度和旧恤貧法的荒唐措施下企图人为地使他們就业的那种危险性。在凱南那趣益横生的《生产和分配》一书中，赫耳德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早期經济学家們(1776—1848)的某些言論似乎比凱南对它們的解释能有更合理的其他解释。

② 关于与此意相同的論証和对整个問題的困难的徹底討論，参閱瓦格納：《基础》，第3版，第315—316頁。

一类；因为它們的价值是从它們帮助生产的那些东西的价值中来的。給这一类东西命名固然有許多話可說，但是，它是否可以叫做資本，是值得怀疑的；它是否像乍看起来那样严整，也是值得怀疑的。

例如，我們可以給工具品下定义，使它包括电車及其他东西，它們从它們給人提供的服务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或者我們沿用生产劳动的旧概念，从而认为只有那些东西才可以看作是工具品，它們的劳务直接体现在物品上。前一个定义使該术語的这种用法和上节所述的用法頗为接近，都有含混不清的缺点；后一个定义稍微比較明确，但似乎作了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人为区别，和生产劳动的旧定义一样，不适合于科学之用。

結論是：从抽象的观点来看，費希尔教授和其他学者所主张的法国定义，立于不败之地。某人的上衣是过去劳作与牺牲的蓄积，是专供給他提供未来滿足的一种手段，正如工厂一样：二者都能給他直接遮蔽风雨。但是如果我們寻求一个与市場相合的现实經济学的定义，那末，必須仔細考虑市場上认为資本，但不属于中間品范围的那些东西的总量。倘有怀疑，最好是依据传統。由于这些考虑，使我們从企业和社会观点給資本下了一个上面所述的二重定义。①

① 见第2篇，第4章，第1、5节。資本生产性和資本需求的关联，以及資本預见性和資本供給的关联，早就为人所察觉；但它多为其他考虑所掩盖，許多这些考虑，现在看来似乎是建立在錯誤观念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比較注重資本的供給，而有的学者却比較注重資本的需求。不过他們的区别往往不全是着重点的区别。注重資本生产力的那些学者，对人們不願儲蓄和牺牲现在以成全将来的这一事实，并不是熟視无睹，充耳不聞的。而相反地，注重延期所引起的那种牺牲的性质和程度的那些学者，把生产工具的儲藏使人类滿足其需要的能力大大增加这一事实看作是自明的。总之，沒有理由来使人相信，庞巴維克教授对資本和利息的"純生产力理論"，"效用理論"等的叙述，会被前輩經济学家当作公正而全面的提法接受下来。他似乎也沒有找到一个明确而一致的定义。他說，"社会資本是一堆用来进行生产的产品，或簡单地說，是一堆中間品"。他本来不包括（第1篇，第6章）"住宅和各种直接用于娛乐，教育与文化的其他建筑物"。为求一致起见，他必須不包括旅館、客輪、火車等等，甚至也不包括供应私人住宅电力的发电厂；但那就会使資本这一概念丧失全部实际意义。包括电車，而不包括戏院，似乎是沒有适当理由的，那也不会成为包括生产手織物的工厂，而不包括生产花边的工厂的理由。在回答这种反对意见时，他理直气壮地說，經济学上的各种分类必須在两类之間留有一条界綫，以包括那些部分地属于其中每一类的东西。但是对他的定义的責难是在于，它的界綫和它所划定的范围相比是宽得太不相称了；它完全违背了市場的习慣；它不像法国的定义那样，含有完全一致而相互关联的抽象思想。

附录六[①]　物物交換

在物物交換中，市場交易的不穩定性比使用貨币的地方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人一般地能夠以貨币形式付出或收回一定量(非一定的百分比)价值，而不会大大地改变貨币对他的边际效用，而以單一商品的形式則不然。

让我們考虑两个人进行物物交換的那种場合。假如甲有苹果一籃，乙有胡桃一簍；甲需要一些胡桃，乙需要一些苹果。乙从一个苹果所得到的滿足也許超过他割让十二个胡桃所失去的滿足。而甲也許从三个胡桃所得到的滿足超过他割让一个苹果所失去的滿足。交換将在这两个比率中間的某一点开始。但是，如果交換继續进行，則甲所割让的每个苹果将增加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願意再割让更多的苹果，而他每增加一个胡桃将减低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并使他不願要更多的胡桃；乙的情况則恰恰相反。最后，甲对胡桃的热中和苹果相比不再超过乙；而交換势必停止，因为一方所願意提供的任何条件都不利于他方。直到这一点，交換增加了双方的滿足，而不能有所再增。均衡出现了；但其实它不是唯一的均衡，而是一种偶然均衡。

但是，有一种均衡交換率，可以叫做眞正均衡率，因为一旦遇着这种交換率，則它会被保持到底。很明显，如果始終要用許多胡桃交換一个苹果，則乙願意交換的极少，而如果要用很少的胡桃交換一个苹果，則甲願意交換的也极少。必須有一种中間比率，在这种比率下，双方都願意进行同样程度的交易。假定这个比率是六个胡桃換一个苹果；甲願意以八个苹果換四十八个胡桃，而乙願意按照那个比率收受八个苹果；但是，甲不願意用第九个苹果再換六个胡桃，而乙不願意再用六个胡桃換第九个苹果。这就是那时的眞正均衡位置；可是，沒有理由假定实际上会达到这种均衡。

例如，假定甲的籃子里原来有二十个苹果，乙的簍子里有一百个胡桃，假定开始时甲誘使乙相信他不大願意要胡桃；从而設法以四个苹果換了四十个胡桃，以后又用二个苹果換了十七个胡桃，再以后又用一个苹果換了八个胡

① 見本书下卷第29頁。

桃。假定当时达到了均衡，进一步交换对双方都不利。甲拥有六十五个胡桃，不願意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八个胡桃；而乙因为只有三十五个胡桃，所以对它們的估价很高，不願意用八个胡桃再换一个苹果。

另一方面，如果乙交易有术，他也許可能誘使甲以六个苹果换十五个胡桃，然后又以二个苹果换七个胡桃。那时甲让出八个苹果而得到了二十二个胡桃。如果开始时的条件是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他用八个苹果换得了四十八个胡桃，則他也許不肯再用一个苹果甚至来换七个胡桃。但是，因为他拥有的胡桃这样少，他急想多得到一些，幷且願意再用二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然后再用二个苹果换九个胡桃，再用一个苹果换五个胡桃；于是又达到了均衡；因为乙只有十三个苹果和五十六个胡桃，也許不肯以多于五个胡桃之数换一个苹果，而甲所剩苹果无几，以一个苹果换不到六个胡桃，也許不干。

在这两种場合，交换，就其所及，增加了双方的滿足；当它中止以后，进一步交换势必至少減少其中一方的滿足。在各个場合，都达到了均衡；但它是一种任意的均衡。

其次假定，有一百个人和甲所处的地位相同，每人都約有二十个苹果，和甲对胡桃都具有同样的欲望；在对方也有一百个人，和乙最初所处的地位相同。市場上最机敏的卖主也許有些在甲方，有些在乙方。不論市場上是否可以互通声息，交易的平均数多半不会远离六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像在两个人交易的場合那样。但是，多半沒有我們在谷物市場所见的那种紧密依附該比率的可能性。交易时甲方的人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战胜乙方的人，因此，接着就用七百个苹果换了六千五百个胡桃；甲方的人旣拥有这样多的胡桃，除了至少按一个苹果换八个胡桃的比率，也許不願意再进行任何交易。而乙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三十五个胡桃，按照那个比率也許拒絕继續出售。另一方面，乙方的人交易时也許在不同程度上战胜甲方的人，結果不久就用四千四百个胡桃换了一千三百个苹果，那时乙方的人因拥有一千三百个苹果和五千六百个胡桃，除了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也許不肯多售，而甲方的人因为每人平均只剩下七个苹果，也許拒絕那个比率。在一个場合，按八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达到了均衡，而在另一个場合，按五个胡桃换一个苹果的比率才达到了均衡。

借以达到均衡的那种比率，其所以不稳定間接地取决于这一事实，即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而不是和貨币交换。因为貨币旣是一般购买手

段，則似乎有許多人，他們能方便地收回或抛出大量的貨币；这就有使市場稳定的趋势。但在物物交换盛行的地方，苹果很可能有时和胡桃交换，有时和魚交换，有时和箭交换等等；使市場（其中价值表现为貨币）統一的那些稳定因素是不存在的；我們不得不把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看成是可变的。的确，如果胡桃种植业是我們这个物物交换地区的主要产业，所有的买主卖主都存有大量的胡桃，只是甲方的人拥有苹果，那末，几把胡桃的交换，对它們的儲量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对它們的边际效用也不会有显著的改变。

例如，設有某甲有苹果二十个，和某乙进行交易。設某甲願意以五个苹果卖十五个胡桃，第六个苹果卖四个胡桃，第七个苹果卖五个胡桃，第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第九个苹果卖七个胡桃，余此类推；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始終不变，所以，他恰願以第八个苹果卖六个胡桃，余此类推，不論在以前的交易中他是否占了乙的便宜。同时假定乙购买头五个苹果宁願付五十个胡桃，而不弃而不用，购买第六个苹果付九个胡桃，购买第七个苹果付七个胡桃，购买第八个苹果付六个胡桃，购买第九个苹果只付五个胡桃；因为胡桃对他的边际效用不变，所以他恰願以六个胡桃买第八个苹果，不論他以前买的苹果是賤是貴。在这种場合，第八个苹果旣然只卖六个胡桃，则交易势必以八个苹果的轉移而告終。当然，如果甲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許用头七个苹果买了五十或六十个胡桃；而如果乙开始时在交易中占了便宜，他也許用三十或四十个胡桃换取了这头七个苹果。这和文中所述的谷物市場以三十六先令的最后价格出售七百夸脫左右的小麦这一事实相符；但是，如果卖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所付的价格总額也許大大多于 700×36 先令，而如果买主开始时占了上风，则价格总額也許大大小于 700×36 先令。交易理論和物物交换理論的眞正区别是在于，在交易理論中，假定市場上所存的准备与另一种商品交换的某种商品数量很多，且操于許多人之手；因此它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的；这种假定，一般是对的；而在物物交换的理論中，这种假定一般却是錯的。参閱数学附录中注 12（乙）。

附录七[①] 地方税的征税范围及有关政策的几点意见

第一节 地方税的最后征税范圍要看居民是否流动，要看有償税还是无償税，而有很大的不同。条件的剧变使准确的預見成为不可能。

我們已經知道[②]，对印刷业征收新的地方税和征收国税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它使印刷业的某些便于轉移的部分轉移到地方税的范围之外。那些需要在当地印刷的顾客要付相当高的印刷費；排字工人也开始外流，直到所剩下的人在当地就业只能維持以前的工資水平而后止；有些印刷机构轉向别的工业部門。对不动产所征收的一般地方税在某些方面却循着不同的途径。逃税力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对印刷业征收地方税那样。但也許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大部分地方税用于直接增进当地居民和工人的福利上，否則他們也許会离开。这里我們需要两个术語。无償税是对給納税人不提供补償利益的税。某市政府借款从事一种企业，这种企业失敗了，只得半途而废，而用于支付这笔借款利息的税，就是无償税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主要的向富人征收的济貧税也是一个比較典型的例子。当然，无償税有驅逐納税人的趋势。

反之，有償税是花用在照明、排水及其他用途方面的税，以便給納税人提供生活上的某些便利和福利，而这些便利和福利除由当地政府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更便宜地提供的。这种税，如管理得当，可以使納税人受到实惠；它的增加可以吸引居民和工业，而不是驅逐它們。当然，某税对居民中的一个阶級可以是无償的，而对另一个阶級却是有償的。用在举办完善的初級和高級小学上的高税率，可以吸引技工戶，而排斥富戶。“偏重于全国性的服务”，“一般是无償的”，而“偏重于地方性的服务一般給予納税人的直接利益和特殊利

① 见本书下卷第 134、316 頁。

② 见以上第 5 篇，第九章，第 1 节。此附录多半是以那里所指的备忘录为基础的。

益是和他們的負担或多或少相称的。"①

但是,"納税人"一詞,就不同种类的地方支出而必須加以不同的解释。用于清洗街道的税,对住戶来說是有偿的,而用于永久改良物的那些税,当然只給他提供部分收益,而大部分收益終归地主所有。

住戶把向他征收的税一般看作是构成他的租金总額的一部分;但是,他也考虑那些由于地方有偿税的支出而得到的生活福利,这就是說,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有选择租金和无偿税总額較低地区的趋势。可是,要估計这种考虑实际支配迁移的程度,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它受消息不灵通和漠不关心的阻挠也許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小些,但它受各人具体要求的阻挠却很大。得文郡的低税率不会把喜欢伦敦生活的人吸引到那里;某些工业家阶級关于他們定居在那里,实际上很少有选择的余地。除开人事和商业关系不說,住戶还受到迁移上的辛劳和費用的阻挠。如果这种辛劳和費用相当于二年的租金,除非他所获得的利益是按10%的比率計算三十年,則他势必因迁移而受到損失。但是,当某人因为某种理由移居时,他对适合他住的各个地区的现在税率和未来税率多半予以充分的考虑。

劳动阶級的流动性在某些方面大于中产阶級;但是,如果税率很重,有时会对租戶方面发生阻力,并使这种新的負担延期轉嫁給他。工业家受他的工人住宅税的影响,往往和受他自己的住宅税的影响是相同的。虽然高税率也許是使某些工业家离开大城市的原因之一,但是,如运用得經济,它們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結果,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税的大部分新支出,如运用得当,从工人的观点(如果不从工业家本身的观点)来看,会大大增进当地的福利,或減少当地的不便。此外,虽然相权之下有傾向表明,租戶慎重地考虑地方税的现在及其未来,但是,他們不能預测得很远,甚至很少作这样的預測。②

对租税征收范围的分析,必須当作是指一般的趋势,而不是指实际事实。使这些趋势不能加以預料的原因,类似使数学推理不能用来計算在逆浪中摇摆前进的某船甲板上的球的軌道那些原因。如果該船只向一面傾斜,則球的运动可以計算。但是,在任何一种趋势有时間产生許多結果以前,它必将停

① 《皇家地方税調查委員会的最后报告》,1901年,第12頁。

② 皇家地方税調查委員会就这几点提出了大量的証据。

止，而继起的趋势不能加以預測。正如同这样，虽然經济学家差不多在一世紀以前一度解决了租税轉嫁的一般趋势；但是，各地无償税的相对压力往往变化的如此迅速，以致一种趋势在它被那些不能逆料的变化阻止，甚或反轉以前，即告中断。

第二节　地产的"建筑价值"和它的地基价值加起来就构成它的全部价值，如果建筑物和該地基相称的話，否則另当别論。

我們已經知道，某建筑商对任何地基所願支付的地租，是由他对那块地基对建筑物所增加的价值的估計来决定的。在承租以前，他的資本和他因建筑而借的資本是"流动"資本，并表现为貨币；他投資的預期收入也表现为貨币。他一方列出他的建筑費用，另一方列出建筑物同地基的租値和他即将支付的地租的差額，他計算这一差額九十九年租期的折现値（也許是主观上的大致估計，而不是明确的数学計算）。最后，如果他看见有相当的利潤可图，①他的企业眼前又沒有較好的机会，他就租了那块地基。

他竭力設法使該地基和在它上面所建筑的房子（或其他建筑物）将永久彼此相称；如他能做到这点，則該地产在将来任何时期的租等于它的年地基价値与年建筑价値之和。他期待这笔款項对他的支出提供充分利潤，其中酌加对一种相当冒险的事业的保险费。租中的第二部分普通叫做（年）建筑价値或房子的建筑租，虽然这种叫法也許不十分确切。

随着时間的推移，貨币的购买力可能发生变动；該地基适合建筑的那种房子的等級多半会有所改变；建筑技术也势必有所进步。因此，該地产后来的年价値总額包括它的年地基价値同建筑一所和当时已有的房子提供同样便利的房子的成本的利潤。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服从房子的一般性质始終和它的地基相称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不相称，就不能精确說明总价値，地基价値和建筑价値之間的关系。例如，假使为了充分发揮該地基的潜力而需要建筑一个貨栈或一所性质完全不同的房子，則該地产的总价値也許小于它的地基价値，因为不拆除旧房而建筑新房，就不能提高地基价値。而原房上的旧材料的价値也許比拆除它們的成本要小些，其中酌加因此而遭受的时間上

① 见以上第5篇，第11章，第3、8节。

营造商一般在租期未滿以前希望出售他的产业，他所預期得到的价格是該产业的租价减去未来几年地租的差額（折现値）：因此，他的計算本质上和他企图自己保有該产业时大致相同。

的躭誤和損失。

第三节　向地基价值征收的无償税主要由地基所有者負担；或如事先不知道，則由承租人負担。

在其他方面同样相宜的两所房子中，住戶将对位置較好的那所房子支付一笔等于它的特殊利益的年金；他不管这笔款項中哪部分充作租，那部分充作税。因此，地基价值的无償税有从地主或承租人所收的租金中减去的趋势。从而这租税，如能加以逆料，将从建筑商（或任何别的人）对建筑权所願支付的地租中扣除。有償的地方税在长期內是由住戶支付的，但对他不是眞正的負担。"在长期內"这个条件很重要。例如，城市改良，在未来几年中将阻塞交通，而不能收到实效，由于这种改良的償債基金和利息而征收的税，将对住戶是无償的，如果他納税的話。就公道而論，这种税应該从他的租中扣除；因为当改良完毕，特别是当債务付清，从而該税取消的时候，地产所有者将获得因改良而向最初住戶所征收的无償税的利益。①

第四节　但是，对建筑价值征收的无償税（全国一致）主要由住戶負担。特别重的地方无償税，即使根据建筑价值征收，亦大部分为所有者（或承租人）所支付。

对建筑价值所征收的税却处于不同的地位。如果該税遍及全国，则它們不能改变有利地基的差异优势；从而，不能或至少不能直接使建筑商或其他别的人对好地基不願支付高額地租；如果税很重，以致大大縮小建筑用地的面积，则它們将的确减低一切建筑用地的价值，而特殊的地基价值随着其他地基价值的下降而下降。但是，它們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小的，因此认为建筑价值的等一税不由地主負担的这种看法不会有很大的錯誤。倘建筑商預料到这种税，他可以根据它們来調整自己的計划。他力求建造这样一种用費的房子，它能按給他提供正常利潤的租金租給住戶；而让租戶納税。他当然可能算錯。但在长期內建筑商作为一个阶級，和所有其他的商人一样，差不多是

① 这假定，土地不論如何使用，它所負担的税額相同。因特殊使用而征收的附加税，可用第5篇，第10章，第6节中的方法加以处理。如果农业土地免税，则乡下的房客或工厂主就会逃避对建筑用地价值超过农业土地价值的差額所課的那部分地基税。这也許使城市的集中略有增加，从而多少减輕城市地基所有者的負担；但是它实质上不会影响城市中心的那些地基的价值。见以下第6节。

不会算錯的。在长期內，建筑价值税落在住戶身上，或最后由他的顾主負担，如果他把那所房子充作营业之用，而他的竞爭对手也納相同的税的話。

但就对建筑价值征收特别高的无偿地方税而言，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里出现了不动产国税和地方税的主要区别。这种税的有偿支出对生活福利的增进大于它的成本等价，当然不能驅逐住戶。其中征自建筑价值的部分由他支付，但对他不是一种眞正的負担，如我們在地基价值的有偿税的場合所见的那样。

但是，建筑价值税超过其他地区的那个无偿部分，主要不是由住戶負担。任何額外負担会使他們移出它的范围之外，所迁移的人数足以减少对該地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需求，直到这种額外建筑价值税由承租人或地主負担而后止。因此，建筑商如能逆料将来，势必从他們所願支付的地租中扣除这种額外建筑价值税和各种地基价值税。

但其中这种扣除很大的那些場合，是不很多的，也是不重要的。因为无偿税的长期不等虽然很大，却比普通所想像的要小些，其中許多是由于不易逆料的事件造成的，如某些地方官的失职。的确有一个显著的也許是永久的原因，預示其兆，即富戶有从热鬧区迁往空曠而时髦的郊区的趋势，从而，使劳动阶級在对穷人的国税中担負了一个不适当的份額。但是，不等这种弊竇十分显著，人們就会通过立法扩大税区或用其他方法把穷人区和富人区置于同一預算之下。

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忘記，建筑价值的額外无偿税，在征收該税的地区中虽有降低地基租和租契更新时的地租的趋势，但对全体土地所有者的負担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严重，因为建筑业的大部分經营受到这种税的节制以后，不是被破坏了，而是被导向别的地区，并加剧那里对新建筑权的竞爭。

第五节　原有税捐如向住戸征收，其負担之分配很少受其影响，但无偿税的急剧增加在目前征課制度下对住戸特别是店主是一种严重的負担。

向住戶而不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旧税，对它的征收范围的影响极小。虽然地基价值税和建筑价值税的比例对它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在最初几年中，无偿税增額的征收范围却很受征收方式的影响。住戶所負担的加額，比部分税征自土地所有者或从他的租中扣除一部分税的条件下要多些。这只适用于正在发展的那些周围地区。在人口减退，建筑停頓的地方，无偿税有由土地

所有者負担的趋势。但在这些地方，經济阻力一般是很大的。

似乎很可能，无偿税对建筑投机商和其他中間人的企业的总負担不是很大的；他們自以为苦的許多税，实际上使他們发了横財。但是，税的变化使建筑业所冒的那些巨大风险略有增加，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对这些风险所付的代价超过它們的实际等价。所有这一切都指明那些由于急剧增税而来的严重弊端，特别是那些房屋的增税，它們应担的税值相对于住戶的純收入而言是較高的。

商人，尤其如果他是一个店主，总之，如果他所經营的商品不易从远方得到，往往能把他所負担的税部分地轉嫁給他的顾主。但是，店主的税和他的收入相比是很大的；其中有些开支，从富有的居民来看是有偿的，但在他看来却是无偿的。他的工作属于那样一种类型，其中經济进步提高供給多，而提高需求少。不久以前，他的报酬是牺牲社会而人为地提高的。但现在它正在降到較低的，也許是更加合理的水平，而他不輕易承认现实。他恋恋不忘那种因急剧增税而使他遭受的眞正不平；并把那些实际上由于較深刻的原因造成的对他的某些压力归咎于这种不平。他的不平感因他总不能和他的地主以相当公平的条件議价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敏銳。因为除开固定設备的成本和一般的乔迁費用不談，即使他迁到就近同样适宜的处所，他也会損失大部分顾客。但决不能忘記，店主有时的确会迁移，他警惕着，并充分考虑到税；从而，几年以后，他把无偿税的負担轉嫁給土地所有者和顾主，甚至比任何阶級中的人还要更加彻底（旅館主，公寓主在这里和店主相同）。

第六节 根据其資本价值向空建筑地基征税和建筑价值税部分地轉移給地基价值，一般說来是有益的，如果它們逐步进行并伴之以关于建筑物高度与其前后应留空地的严格规定。

靠近一个新兴城市仍然当作农田使用的土地，所提供的純租也許极少，但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地产。因为它的未来地租已經包括在它的資本价值当中。此外，該地的占有除开收取貨币地租外还多半能提供一种滿足上的收入。在这种場合，即使按它的全部租值課税，也很容易課得少了；因此，就产生了是否应該按它的資本价值的百分之几而不按地租的百分之几課税这样一个問題。

这种方針会加速建筑的进行，从而，有使建筑物市場阻塞的趋势。因此，房租趋于下降，而建筑商也許不能租用高地租的建筑地基。这种变动因此也

許会把现在归于那种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公有价值”轉移給一般的人，而这种土地是已經盖了房的，或多半要盖房的。除非城市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作出城市应当发展的规划，那就会造成建筑多而质量差的局面；这是一种錯誤，后代的人也許为它付出損失美观甚或健康的巨大代价。

这种計划所根据的原则是有广泛运用的余地的。我們可以談一談近来曾引人注意的一个极端性建議，大意是在将来应該主要甚或全部对地基价值課税，而很少或不問建筑物的价值。它的直接結果是牺牲其他地产而提高某些地产的价值。特别是它使重税区中高大豪华的建筑物的价值提高得甚至比低税区还要厉害。因为它可以减輕較大的負担。但是它使重税区中大地基上低矮而陈旧不堪的那些建筑物的价值有所降低。不久之后，一块地基上的建筑量，在建筑章程的范围內，一般地会和它在位置上的有利条件成比例，而不像现在那样，部分地和位置上的有利条件成比例，部分地和税成反比例。这就会增大集中程度并有提高有利地区中总地基价值的趋势。但是它会使这种税的总支出也有所增加，因为这种支出由地基价值負担，所以純地基价值可能很低。总起来看，人口集中是否增加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大量的建筑也許在郊区进行，那里空地不再逃脫重税。許多都取决于建筑章程：集中程度可能因高大建筑物的前后都应有很大空地这一严格章程而大大减少。①

第七节 再論农业税。

我們已經談过英国农业中佃戶和地主的一般共事关系。② 农村中的竞爭不如城市中的起作用。但另一方面，地主对农場基本建設的投資是有伸縮性的，往往由于环境的压迫而有所改变。这种調节模糊了农业税的归宿，如旋风掠过房的时候，往往使雪花飞扬，它压抑而不是消灭地心引力的趋势一样。因此，就产生了如下的一般說法，即如果对农場的竞爭激烈，则农場主将

① 例如，假定有一百万平方呎的一块面积，要盖四十呎高，四十呎深的几排房子；规定天空必须对着地面前后四十五度角的建筑法，将使各排之間的距离为四十呎，则总建筑量将等于四十呎乘五十万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即二千万立方呎。现在假定房屋的高度为以前的三倍，在同一建筑法下，则各排之間的距离必然为一百二十呎。根据不便把房屋的高度增加至四十呎以上这一假設，则总建筑量将为一百二十呎乘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即三千万立方呎。因此，房屋总量将只增加二分之一，而不是增加三倍，像各排之間的距离仍保持原来四十呎时那样。

② 见第 6 篇，第 10 章，第 10 节。

支付他和地主所应負担的农业税部分，如果地主有理由害怕农場脫不了手，則他将付全部农业税。

但是农村居民所負担的无償税也許比普通所想像的要少些。他們因公安的改善和通行税的废除而获得了利益，并且越来越享有附近城市的税所換来的种种利益，而这些税他們并沒有出一臂之力，且一般比他們自己的税要高得多。倘税在眼前是有償的，虽然住戶納税，則該税对他也不是一种純負担。但农业税占农場主純收入的一个很大比例部分；在无償的农业税急剧增加的那些稀有場合，他的負担往往过重。如已經指出的，在一个地区范围內的无償税比在全国范围內的一般无償税对当地地主和农場主的压迫似更加严重。①

第八节　一些实际建議。土地供給的永久局限性以及集体行动对其現在价值的巨大貢献，为了征税目的，有必要把它列入單独項目。

本书主要从事于科学研究，但对那些有經济研究旨趣的实际問題也不无涉猎。②在这里关于租税政策的某些討論似乎是相宜的，因为所有的經济学家都认为，早开发国家中的土地在許多方面和其他財富形式相同，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有所区別；在最近的某些爭論性文献中，有把不同点降至次要地位，而把相同点提到首要地位的趋势。如果只有那些相同点对迫切的实际問題具有重大的意义，那末，适当地偏重这一方面也許是明智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因此似乎有必要来考虑財务行政方面的某些重大問題，其中那些其他財富形式大多沒有而土地所有的特点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首先必須談一談公平原則。

如因某特定用途而征收一种特别税，同时在这种場合政府当局又不干涉現存的所有制（例如，像建立土地排水系統时），則对地产收益戶可以适当地按“股份原則”征税，根据这一原則，受益多者多出，受益少者少出。每一种这样的税，公平与否，必須分别加以判断。相反的，一切无償税，公平与否，必須从总体上加以判断。差不多每一种无償税，就其本身而言，都对某阶級或其他阶級加以不当之压迫但是这并不重要，倘各种税的不均为其他税的不均所

① 见本书下卷第118頁。

② 见第1篇，第4章，第2—4节。

抵銷，且各部分的差异同时发生。如果这个困难条件得到滿足，则租税制度可以說是公平的，虽然只就其中任何一部分来看却有欠公平。

其次，一致认为租税制度应当根据人民的收入或最好是根据他們的支出划分适当的等級而加以調节。因为一个人所儲蓄的那部分收入在用完以前，又有助于国庫的充实。因此，当我們考虑到我們的现行租税制度(一般的和地方的）加于房屋的負担很重这一事实的时候，决不应該忘記，房屋大支出也大。一般支出税，特别是等級支出税，对征税人有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此外，它們使消費者直接或間接所出的費用比給国庫带来的收入要大得多。而房屋税則簡便易行，征收費用低廉，不易脫漏，且易于划分等級。①

第三，不过这个論点，不适用于住宅以外的其他建筑物。由于这种原因，对店鋪、貨栈和工厂等比对房屋課以較低的税，也許是公平的，无論如何，就新税而論，应該如此。旧税业已从营业所占用人那里轉嫁出去，一部分轉嫁給他們的房东，一部分轉嫁給他們的顾客。轉嫁是在不断地进行着。因此，如果对城区商人阶級从新税的每一便士中一次征收一法寻，其余三法寻的一部或全部以后逐年再按很小的百分比加以征收，则他們不会感受很大的痛苦。如果市政府的經費增加得很快，则这种方法也許是必要的。

上述种种考虑使我們不得不重申这样一种看法，即不論在早开发的国家或新兴的国家里，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在进行土地立法比在进行其他財富形式的立法时，对后代将感到有更大的責任；从經济和伦理的观点来看，土地总必須处处被划作一个独立自在之物。如果国家最初就把眞正地租保留在自己手中，则工业的元气和积累未必受到損害，虽然在少数場合下向新开发国家移民略有耽擱。而对来自人为产业的那些收入却决不能这样說。但在討論土地公有价值是否公平时，有关的公共利害关系是如此之大，以致使我們特别有必要牢記的是，国家忽然把其私有权曾为它所认可的那些地产的收

① 古时候，房上的窗戶被看作房屋的代表，課税很重。但这种税并不是，而且原意也不是仅仅使窗戶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来負担；而原意是，并且的确也是使房屋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来負担。正如同窗戶是房屋的多少相宜的代表一样，而房屋也是家庭一般开支的某种规模和方式的代表，也許还是更相宜的代表；如对房屋課税，则此税是，并且原意也是对生活手段（在某种安逸和社会地位的一般条件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課税。如果对房屋所課的税有一部分被取消，并以对家具和家庭佣人的課税来补其不足，则租税的实际归宿大致与现在相同。

入攫为己有，就会破坏安全和动摇社会的基础。輕率而极端的措施是不公平的。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而不是完全由于这种原因），这些措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愚蠢的。

警惕是必要的。但地基价值很高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的集中，而这种集中有使新鲜空气、阳光和活动場所发生严重不足的危险，以致毁坏青年一代的体力和幸福。从而，巨大的私人利益不仅是由那些社会性质（而不是个人性质的）的原因造成的，而且是以牺牲一种主要的公共財富形式为其代价的。取得新鲜空气、阳光和活动場所是需要巨額經費的。而这些經費由以开支的最适当的来源似乎是土地私有的那些极端权利，而这些权利从代表国家的国王是唯一土地所有者的时候起就几乎不知不觉地形成了。私人只是土地持有者，有义务为公众的福利服务。他們沒有用拥挤不堪的建筑来损害那种福利的合法权利。

第九节　續前。

因此，似乎可以提出以下的几点实际建議：关于旧税，驟然改变納税人似乎是要不得的。但是新税，在可能便利的条件下，应該向它的最后負担者加以征收；除非像表甲下的所得税那样，向租戶征这种税时，說明它将从他的租金中加以扣除。

这样做的理由是，对土地的公有价值或地基价值所課的旧税几乎全部都已經为所有者（包括承租人在內，就这些税而言，它們虽然是旧税，但他們在訂租約时却沒有事先料到）所負担；其余部分差不多完全由租戶或他們的顾客所負担。这种結果不会因让租戶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一部甚或全部他所負担的税而受到很大的干扰，虽然这样一种法律有把所有者的一部分产业轉让給承租人的危险，他們訂立租約时就料到要繳納那些旧税。另一方面，分担新税（亦即增加的税）的规定有很大的优点：不論农場、鋪面或住宅的租戶从他的租金中扣除二分之一的新税；他的直接地主（或房东）再从他对他上級地主（或房东）的支付中按比例加以扣除；余此类推。此外，各种营业所的新的地方税，如上面所說，最初不能征收全額，以后逐年增加。通过这些规定，农場主、店东和其他商人就不会有那种偶然不公的待遇，和对这种不公的經常顾虑，而这种不公现在是和突然地不适当地增加特殊阶級的公共負担相联系的。

关于地基价值，不妨这样规定：一切土地（不論在技术上是否属于城市土

地),在不計算建筑物而每亩可按不太高的价格,(比方說)二百鎊出售时,就应被視作具有特殊的地基价值。对它的資本价值課以一般的地基税,此外,并課以“新鮮空气税”,以便由当地政府集中使用于上述目的上。这种“新鮮空气税”对所有者不会是一种很重的負担,因为其中大部分会以所余建筑地基的价值增加的形式还給他們。事实上,像首都公园协会这些私人团体的支出,和大部分为市政建設而征收的建筑价值税,其实是对那些已經幸运的所有者的一种无代价的財富。

城乡地区都一样,除原来的土地税外,取得其余的必要基金的最好办法也許是不动产税,再輔以地方当局所征收的一些地方捐。住宅税可以禁用,除非要用它来征集像养老金那种新的巨額經費,主要的税率可以像现在的住宅税所划分的等級;不过对一般的住宅要低些,而对很大的住宅要高些。因为在一个人对租税的征收和使用有权投票表决的情形下,他完全不負担租税是不妥当的。但是以等于他的税款的这些利益(如增进身心健康与精力,和不趋向于政治腐敗)来报酬他或他的子女倒是妥当的,合理的。①

附录八② 关于报酬遞加的静态假設的运用的局限性

第一节 严格的供給表的假設会导致多重均衡(稳定和不稳定的)位置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假設,就报酬遞加来說,与現实相距是如此之远,以致它只能在狭隘的范圍內加以尝試性的运用。因此,在使用正常供給价格一詞时,須加小心。

我們已經暗示了那些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均衡理論所遭遇的困

① 最近成立的地方税調查委員会着重解决确定地基价值税的困难;解决甚至更加严重的困难,即同时作出把旨在最后由土地所有者所应担負的一部分(不論多少)税,由住戶轉給租戶的那些措施(见該委員会的“最后报告”,特别是第153—176頁)。定税的这种困难,无疑是很大的,但是通过經驗可以很快地減少的:最初一千个这样的定額比以后二万个定額,困难也許較大,准确性也許較差。

② 见本书下卷第141頁。

难。这些暗示现在需要加以进一步的发揮。

关鍵就在于，“生产边际”一詞，在长期內就生产成本随着产量逐漸增加而減少的那些商品来說，是沒有意义的。而报酬递增的趋势在短期內一般是不存在的；因此，当我們討論遵守报酬递增趋势的那些商品的价値的特殊条件时，“边际”一詞应該避而不用。就需求上的短暫变动而論，它当然可以用于这些商品，像用于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因为适应这些变动的那些商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遵守的是报酬递減而不是报酬递增规律。但是，在报酬递增趋势起有效作用的那些問題中，是不能給边际产品下明确的定义的。在这些問題上，我們不得不选择較大的单位，我們必須考虑的是“代表性”企业而不是某个别企业的情况。尤其我們必須考虑的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无須把单个商品如一枝来福枪或一碼布的成本从中分出来。的确，如某工业部門几乎全部操于少数大企业的手中，則其中沒有一个企业堪称为“代表性”企业。如果这些企业融合而成一个托拉斯，甚或彼此密切地联合起来，則“正常生产費”一詞就沒有精确的意义。如在下一卷书中将充分論証的那样，表面上它必須被看成是一种垄断；而它的进程必須根据第五篇第十四章中的原則加以分析；虽然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表明，即使在这种場合下，竞争仍有大得多的作用，“正常”一詞的使用不如原来似乎可能的那样不相宜。

第二节　續前。

我們再回到这个例子上，即因时髦运动而造成对无液气压表需求的增加，不久之后，它导致組織的改善，并使供給价格降低。①当最后时髦力量消失时，气压表的需求又只建立在它們的实际效用的基础上；这个价格可能大于或小于相应生产规模的正常需求价格。在前一場合，資本和劳动对該业抱有戒心，在那些已經成立的企业中，有的也許继續营业，虽然所得純利比它們所希望的要少些；而有的却漸漸轉入某些比較兴盛的相近的生产部門。由于旧厂衰落，新厂起而代替者寥寥无几，生产规模也有所縮減；旧有的均衡位置也許显得相当稳定，而不易破坏。

但是，现在让我們考虑另一种場合，在这种場合下，已增产量的长期供給价格下降得如此厉害，以致需求价格仍居于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們展望着从事該业的某厂的寿命，考虑它成功和失敗的机会，折算它的未来

① 见第5篇，第7章，第1頁。

支出和未来收入，最后也許断定收入大大超过支出。資本和劳动迅速流入該业；而在需求价格的下降和长期供給价格的下降相等，并发现稳定的均衡位置以前，生产也許增加了十倍。

因为虽然在第三章說明供給和需求围繞一个均衡位置摆动中，的确像普通所暗示的那样，我們暗示了在一个市場內只能有一个稳定的均衡位置，但实际上在某些可以想像的、虽然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眞正供求均衡位置，其中任何一个均衡位置和該市場的一般情况同样是一致的，其中任何一个均衡位置一經确立，直到某种大的干扰出现，将会是稳定的。①

① 除了稳定均衡位置之外，从理論上讲至少还有一些不稳定均衡位置：它們是两个稳定均衡位置之間的分界綫，宛如划分两个流域的分水岭一样，价格有从它們流向每一方的趋势。

当供給与需求处于不稳定均衡状态时，那末，如果生产規模會受到扰乱，以致多少离开它的稳定均衡位置，则它将迅速移向它的稳定均衡位置之一；像一个直立的鸡蛋稍受摇动，就倒卧一样。一个鸡蛋平衡直立，在理論上是可能的，而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样，生产規模在不稳定均衡中保持均衡，在理論上也是可能的，而在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

图(38)

例如，在第 38 图中，諸曲綫相交几次，ox 上的箭头表示R有沿着ox移向原位的趋势，这就表示，如果位于H或L之R向左右稍离原位，一俟干扰因素消失，则将复归其所离开之均衡位置。但是如果R位于K，并离向右方，那末，甚至在干扰因素停止以后，它也将继續向右方移动，直到L为止，而如果离向左方，则它将继續向左方移动，直到H为止。这就是說，H与L为稳定均衡点，K为不稳定均衡点，从而我們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

相应于供求曲綫交点的供求的均衡，是稳定均衡或不稳定均衡，依需求曲綫正在該点左方位于供給曲綫之上，或位于供給曲綫之下而定；又依需求曲綫正在該点右方位于供給曲綫之下，或位于供給曲綫之上而定。

我們已經知道，需求曲綫是全部向下傾斜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供給曲綫正在任何交点的右方位于需求曲綫之上；那末，如果我們沿着供給曲綫向右方移动，则我們势必使需求曲綫位于供給曲綫之上，直到第二个交点为止。这就是說，在稳定均衡点右方的第二个均衡点必然是不稳定均衡点。同样可以証明，在左方相邻的交点也是不稳定均衡点。换句話說，在供求曲綫相交一次以上的那些場合下，稳定均衡点与不稳定均衡点是交替着的。如我們向右移动，则最后的交点也必然是稳定均衡点。因为如果产量无限增加，它的銷售价格势必降到几乎等于零的程度；但是补偿其生产费用所需要的价格不会如此下降。因此，如果把供給曲綫充分向右延长，则該曲綫最后必然位于需求曲綫之上。

第三节　續前。

但是，必須承认，这个理論是和现实生活脫节的，只要它所假定的是，如果某商品的正常生产增加，继而又减至原有的产量，則需求价格和供給价格将又回到它們在該产量上的原来位置。①

不論某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加規律，价格下降只能使消費逐漸增加。②此外，某商品价格低时一旦形成使用它的那种习惯，当它的价格复涨时，是不能很快放弃的。因此，如果在供給逐漸增加之后，它的某些来源阻塞，或任何其他原因出现，从而使該商品稀少，則許多消費者将不願放弃旧习。例如，美国战爭时期棉花的价格很高，如果以前的低价格沒有使棉花共同用来滿足那些由于低价格所产生的需要，則它的价格也許不会那样高的。因此，对某商品生产的前进运动有效的需求价格表，很少适用于它的倒退运动，但一般将需要加以提高。③

此外，供給价格表也許頗能代表供給正在增加时所出现的商品供給价格的实际下降；但是，如果需求减少，或如果由于任何其他原因供給必須减少，則供給价格不会沿着原道后退，而会采取較低的路径。对前进运动有效的供給价格表，不适用于后退运动，而必須以較低的供給价格表来代替。不論商品生产所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增规律，这都是眞的。但在报酬递增的場合下，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生产遵守这一規律的事实，証明它的增加导致組織上的大加改善。

因为当任何偶然的干扰使某商品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增加，从而，导致大規模經济的引用时，这些經济是不易丧失的。机械工具，劳动分工和交通运輸的发展，以及各种組織上的改进，一旦被利用之后，是不会輕易放弃的。資本和劳动一旦从事于某特定工业部門，如果对它們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减

我們从左向右所得出的第一个交点，可以是稳定均衡点，也可以是不稳定均衡点。如系不稳定均衡点，則这就表明所述商品的小规模生产将对生产者无利可图；因此，除非一时的事件暂时引起了該商品的迫切需求，或暂时降低了它的生产費用，或一个大展宏图的厂准备运用大量資本来克服生产上的初期困难，并按行将保証巨額銷量的价格来生产这种商品，就决不会开始生产它的。

① 见第5篇，第3章，第6节。

② 见第3篇，第4章，第6节。

③ 这就是說，对于銷售量的任何倒退运动来說，需求曲綫的左端也許有必要加以提高，以便使它代表新的需求情况。

少，則它們的确可以貶值，但它們不能迅速轉向其他职业；它們的竞爭在短时間內将使已減少的需求不能提高商品的价格。①

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即使有关的商人能确定市場的全部实情，两个稳定均衡位置同时并存，作为可能更替的場合是不多的。但是，当某工业部門处于这样的情况时，即如果生产規模有某种巨大的增加，則供給价格迅速下降，那末，使該商品需求由以增加的那种短暂的干扰，可能使稳定均衡价格大大下降；此后，生产一个数量上比以前多得多的商品按比以前低得多的价格出售。如果我們把供求价格表向前推得很远，发现它們十分接近的話，这总是可能的。②因为如果那些激增产量的供給价格略居于相应的需求价格之上，需求的适度增加，或稍微新的发明，或其他使生产低廉的方法，就可以使供求价格相遇，造成新的均衡。这种变动在某些方面类似从一个稳定均衡位置移向另一个均衡位置，但和后者有所区別，这种区別就在于除正常需求或正常供給的情况有了某些变动时，它是不能出现的。

上述种种結果之难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們还沒有完善的分析方法，由于我們科学机器的逐漸改进，日后它的減少是可以設想的。如果我們

① 例如，第38图中的供給曲綫的形状意味着，如果所述商品每年是按 OV 的規模生产的，則它的生产中所出现的經济大得足以使它按 TV 的价格銷售。如果这些大規模生产經济一旦实现之后，則曲綫 SS' 的形状也許不再能确切地代表供給情况。例如，产量 OU 的生产费用在比例上也許不再比产量 OV 的生产费用大得多。因此，为了使这一曲綫还可以代表供給情况，就有必要作一条較低的曲綫，如图中的虛曲綫。布洛克教授(《經济学季刊》，1902年，8月，第508頁)认为，这条虛曲綫不应从 T 向上傾斜(哪怕是很小的傾斜)，而应向下傾斜，以表示生产縮減将"通过挤掉弱小生产者"而降低边际成本，因此，边际成本将来就是那些比现在更加胜任的生产者的边际成本了。这种結果是可能的。但是决不应該忘記，最弱小的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并不决定价值，而只是表明决定价值的那些因素的作用。如大規模生产經济是"內部"經济，亦即属于各个別厂的內部組織的經济，則各弱小厂必然迅速为强大厂所驅逐。各弱小厂的继續存在是强大厂不能无限增加其产量的明証；其所以不能无限增加产量，部分原因是由于扩大市場的困难，而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个厂的力量并不能长期保持。今日强大的厂在过去一个时期也許由于年青而弱小；而在未来一个时期却由于衰老而虛弱。产量虽然減少，仍有一些处于边际的弱小厂；随着时間的推移，它們也許比保持过去总产量时将有所削弱，外部經济也将有所減少。換句話說，代表性企业的規模也許将較小，力量較弱，所拥有的外部經济較少。見福拉克斯教授在《經济学季刊》(1904年，2月)上所发表的論文。

② 这就是說，当在均衡点右方很远的时候，供給曲綫仅稍位于需求曲綫之上。

能把正常需求价格和正常供給价格表现为正常生产量和該产量成为正常产量的时間的函数，我們就大大地迈进了一步。①

第四节　續前。

其次，让我們重申平均价値和正常价値之間的区别。②在靜态中，因为各生产工具所得的收入可事先加以准确的預計，所以，它是使該工具出现所需要的劳作与牺牲的正常尺度。

边际费用乘商品的单位数量，或把商品各部分的实际生产费相加起来，再加生产上的差异优势所得的全部地租，就求出生产费用总額。生产费用总額旣由这种种方法所决定，則平均費用等于生产费用总額除以商品数量；結果就是长期或短期的正常供給价格。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平均”生产费一詞有些令人不解，因为制造某商品的大多数生产工具(物資的和人力的)很早就存在了的。因此，它們的价値多半不恰是生产者原来所期望的价値。它們的价値有的較大，有的較小。它們现在所賺取的收入，是由它們产品的一般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它們的价値是这些收入的資本还原。因此，当我們作正常供給价格表时，它和正常需求价格表連結起来就是决定正常价値的均衡位置，如认为这些生产工具的价値已定，我們就不能不陷入循环論。

这种警戒，就有报酬递增趋势的那些工业来說，是特別重要的。可用靜态中也只是在靜态中可能的那些供求关系的图解加以强調。在那里，各种特定的东西在一般成本中都負担它应有的份額；生产者除按总成本(其中包括

① 有一种困难源于这一事实，即对增加一次生产规模所引出的經济而留有的适当时間，对另一次較大的增加是不够长的，因此，我們必須事先选定一段相当长的时間，而这种时間多半为当前的特殊問題所提示，并使所有的供給价格与之相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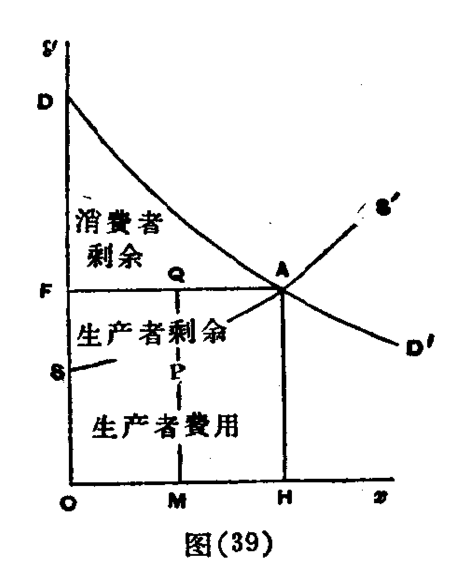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可以用較复杂的例解，我們就能进一步摸清問題的性质。我們可以用許多曲綫，其中第一条曲綫計及一年內生产规模增加所引起的經济，第二条曲綫計及两年內生产规模增加所引起的經济，第三条曲綫計及三年內生产规模增加所引起的經济，等等。从紙板上把它們剪下，并把它們并排立起，我們就有了一个平面，它的长寬厚分別代表产量、价格与时間。如果我們在各条曲綫上画出相应于那一产量的点，这一产量，就預料所及，似乎多半是与此曲綫相关的那一年的正常产量，則这些点就会在平面上形成一条曲綫，而这条曲綫就是遵守报酬递加規律的那种商品的真正长期正常供給曲綫。参閱肯宁安在《經济学杂志》(1892年)上所发表的論文。

② 見以上第5篇，第3章，第6节；第五章，第4节；与第九章，第6节。

建立典型厂的商业往来和外部組織的酬劳)的价格也許不值得接受某特定訂貨的。这个图解沒有积极的价值，它仅仅防止在抽象推理中可能犯的錯誤。①

---

① 右图中的SS'不是和我們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情况相适应的眞正供給曲綫；但是它有一些往往为人所誤解的性质。我們把它叫做**特殊生产費用**曲綫。如往常一样，ox 代表商品的数量，oy 代表商品的价格。OH 是每年所生产的商品数量。AH 是单位商品的均衡价格。第 OH 单位的生产者被假定是不拥有級差利益的，而第 OM 单位的生产者却拥有級差利益，这种利益使他能用 PM 的支出生产一个单位，而如无这种利益时，生产一个单位势必使他用去 AH 的支出。P 点的軌迹就是我們的特殊生产費用曲綫；它是这样一条曲綫，即在其上任取一点 P，并通过 P 作 PM 垂直于 ox，PM 就代表生产第 OM 单位所用的特殊生产費用。AH 与 PM 之差等于 QP，为生产者的剩余或租。为方便起见，拥有級差利益的生产者可以从左到右按下降的次序加以排列；从而，SS' 就成为一条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綫。



图(39)

如在消費者剩余或租的那一場合(第 3 篇，第 6 章，第 3 节)下的作法一样，我們可以把 MQ 看作是一个薄薄的平行四边形，或一条粗直綫。随着 M 在 OH 上依次采取的位置，我們就得出由曲綫 SA 分成两段的許多粗直綫，各直綫的下段代表单位商品的生产費用，而上段则为对租的貢献。所有粗直綫的下段連在一起，就成为面积 $SOHA$，它代表产量 OH 的总生产費用。粗直綫的上段連在一起，就成为面积 FSA，因此，它代表生产者的剩余，或日常所指的租。在上述修正(第 3 篇，第 6 章，第 3 节)的限制下，DFA 代表消費者的剩余，即从 OH 数量所得的滿足超过以貨币总額 $OH\times AH$ 所代表的滿足的剩余。

特殊生产費用曲綫和正常供給曲綫的区别是在于，在前一場合，我們把大規模生产的一般經济始終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而在后一場合却不然。特殊生产費用曲綫完全是建立在这一假設的基础上面，即总生产量为 OH，所有的生产者都拥有属于这个生产規模的外部經济和內部經济；如把这些假設牢記在心，則此曲綫可以用来代表任何一业，不論农业或工业的一个特定阶段，但是它們不能用来代表它的一般生产情况。

只有通过正常供給曲綫才能代表該业生产的一般情况，其中 PM 代表第 OM 单位的正常生产費用，而根据的假設是，OM 单位(而不是任何其他数量，如 OH)正在被生产着，现有的大規模生产的內部經济和外部經济是属于总产量为 OM 的代表性企业的那些經济。这些經济一般比总产量为較大数量 OH 时要小些；因此，M 既在 H 之左方，則此供給曲綫于 M 之纵坐标比总产量为 OH 的特殊生产費用曲綫于 M 之纵坐标要大些。

附录九[①] 李嘉图的价值論

第一节 李嘉图的价值理論虽含糊不清，然比杰文斯和一些其他批評家，更能預見到近代关于成本、效用与价值之間的关系的学說。

当李嘉图給一般听众发表演說时，他大量援引他关于生活事实的丰富尽詳的材料，用来“說明，和証明他的論点或論点的命題”。但在他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一书中，“討論同样的問題，却偏偏不涉及他周围的现实世界”。[②] 1820年5月(同年，馬尔薩斯出版他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他給馬尔薩斯的

由此可知，在我們现在图中代表总租額的面积 SAF，过去所代表的租額势必小于此总租額，如果 SS' 过去为农产品的正常供給曲綫(DD' 为正常需求曲綫)。因为甚至在农业中生产上的一般經济也是随着总生产规模的增加而增加的。

不过如果我們为了某特定論証而宁願忽略这一事实，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宁願假定，MP 是在生产 OM 单位时；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因此不支付租)所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費用，它也是甚至在生产 OH 时，生产第 OM 单位的生产費用(不包括租)；換言之，如果我們假定产量从 OM 增加至 OH 并不改变第 OM 单位的生产費用，那末，即使当 SS' 是正常供給曲綫时，我們也可以把 SAF 看作是总租額的代表。这样做有时也許比較方便，不过要时时注意所作特殊假設的性质。

但是对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供給曲綫来說，是不能作这样的假設的。这样做就是自相矛盾。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生产这一事实，意味着总产量大时所提供的一般經济比总产量小时所提供的一般經济是大得如此之多，以致它战胜自然界对該业所利用的原料的增产所提供的日益增加的困难。在特殊生产費用曲綫的場合下，MP 将总是小于 AH(M在H之左方)，不論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还是报酬递减规律；而相反地，在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商品的供給曲綫的場合下，MP 一般地大于 AH。

尙待指出的是，如果我們所討論的一个問題，其中甚至把人造的那些生产工具在短时期內也必須看作是一个旣定量，从而，它們的报酬将具有准租的性质，那末，我們就可以作一特殊生产費用曲綫，其中 MP 代表狹义的不包括这种准租的生产費用；这样，面积 SAF 就代表租和准租的总額。处理短期正常价値問題的这种方法是吸引人的，也許最后还是有用的，但是需要謹愼从事，因为它所根据的假設是极不可靠的。

① 比較第5篇的結束語，与附录二，第5节。

② 见前登巴教授在哈佛大学《經济学季刊》第1期上所发表的那篇优秀論文，《李嘉图的使用材料》。

信中說:“我想,我們的分歧,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由于你认为我的书比我所命意的更实际一些。我的目的是要闡明原理,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設想出一些有力的实例,以便使我可以表明那些原理的运用。”他的书并不自命是有系統性的。劝他出版这本书是費了很大的劲的;如果著书时他心目中有讀者的話,那主要是他所交往的那些政治家和商人。因此,他故意省略了他的論証完全合乎邏輯所必要的許多东西,只要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他們是自明的东西的話。此外,如他在次年十月告訴馬尔薩斯的那样,他“只是一个不擅长文字的人”。他叙述的杂乱同他的思想的深邃相映成趣;他用詞牵强附会,而不加解释,同时也不固守其虚构的意义;而且他总是从一个假設轉向另一个假設,而不加以說明。

因此,如果我們想正确地理解他,我們就必須寬宏地解释他,也許比他自己解释亚当·斯密还要寬宏些。当他的文辞含混不清时,我們必須用他著作中其他段落所指示的意义加以解释。如果我們抱着确定他的本意的态度行事,則他的学說虽远不完善,却可以从人們通常归咎于它的許多錯誤中摆脫出来。

例如(«原理»,第一章,第一节),他认为效用虽不是衡量(正常)价值的尺度,但对它是“絕对必要的”;而“数量极有限的”东西的价值,“是随着那些想要占有它們的人的財富和願望而改变的”。在别处(同书第四章)他堅持,市場价格的变动是一方面由可供出售的商品数量和另方面由“人类的欲望和願望”来决定的。

此外,在关于«价值和財富»的区别所作的一个深刻而远不完全的討論中,他似乎在探索着边际效用和总效用之間的区别。因为他把財富理解成总效用,他似乎总是要叙述說,价值相当于刚刚值得买主去购买的那一部分商品所产生的財富增加量;当供給由于偶然事件而暂时减少,或由于生产成本增加而长期减少时,由价值衡量的財富的边际增加額便会增加,同时,从这种商品所产生的財富总体亦即效用总額却会减少。在全部分析中,他力图說,供給一受任何抑制,边际效用就会增加,而总效用却会减少,虽然(因不知道微分学的簡明术語)他沒有找到精确表达它的用語。

第二节　續前。

但是,在他不以为他对效用这一問題有很多重要可說的东西的同时,他相信人們对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理解是不完全的;而关于这个問題的錯誤见解在实际租税和財政問題中极易使国家誤入歧途;因此,他特别从事于

这个問題的研究。但在这里，他也走了捷径。

因为虽然他知道商品依遵守报酬递减、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增规律而分成三类，但是，他认为在适用于一切商品的价值理論中最好不管这种区别。任取一商品，在二规律之中它可能遵守报酬递减规律，也同样可能遵守报酬递增规律；因此，他认为自己有理由暂时假定所有商品都遵守报酬不变规律。在这方面也許他是对的，但他沒有明白表述自己的意图却是一种錯誤。

在《原理》的第一章第一节中，他认为"在社会的初期，当时几乎很少使用任何資本，任何一个人的劳动和任何其他人的劳动几乎具有相等的价格，一般說来，的确，"商品的价值或它将交换的商品量，取决于生产該商品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这就是說，如果两个东西是由十二个人和四个人一年的劳动生产的，且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等級，则前者的正常价值等于后者的正常价值的三倍。因为如果对一个場合下所投的資本加 10% 的利潤，则对另一个場合下所投的資本也必須加 10% 的利潤（如果 w 代表此类工人每人一年的工資，则生产成本 $= 4w\cdot\frac{110}{100}$ 和 $12w\cdot\frac{110}{100}$。二者的比率为 4:12 或 1:3)。

但是，他继續指出，在文明的晚期，是不宜于作这样的假設的，价值和生产成本的关系比他由以开始时的关系更加复杂；而他的下一个步驟便是在第二节中加入"性质不同的劳动，报酬也不同"这样的考虑。如果宝石匠的工資为普通劳动者工資的二倍，则前者一小时的劳动必須算作后者二小时的劳动。他們的相对工資倘有改变，则他們所生产的东西的相对价值当然也有相应的改变。但是，他不像当代經济学家那样去分析使（比方說）宝石匠的工資較之普通工人的工資一代代改变的那些原因，而他反以說明这种差别不能很大为滿足。

其次在第三节中他认为，在計算商品的生产成本时，不仅要計算直接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且还要計算用在輔助劳动的器械、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在这里，必須納入时間因素，而这种因素是他开头力求避免的。

因此，在第四节中，他更充分地討論了对"一組商品"（他有时用这种簡单的方法来避免直接成本与总成本的区分上的困难）的价值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影响；特别是他計及运用一次消耗完毕的流动資本和固定資本的不同結果，又計及用在制造生产商品的机器上的劳动时間。如果时間很长，商品的生产成本将較大，并"具有較大的价值，以便补偿商品运入市場以前所必須經过的一段較长的时間"。

最后，在第五节中，他总結了投資的时間不等（不論直接的或間接的）对相对价值的影响；正确地指出，如果工資一同涨落，则这种涨落对各种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将不产生永久的影响。但是，他认为如果利潤率下降了，則它将降低那些商品的相对价值，这些商品的生产在它們能运至市場以前需要資本作长时間的投資。因为如果在一个場合平均投資是一年，并且需要在工資总額上加10％的利潤，而在另一个場合，平均投資是二年，需要增加20％的利潤；那末，利潤下降五分之一，在后一場合附加利潤将从二十減少至十六，在前一場合将从十減少至八（如果它們的直接劳动成本相等，則利潤变动以前它們价值的比率为$\frac{120}{110}$或1.09；而利潤变动以后为$\frac{116}{108}$或1.074；下降2％左右）。他的論証显然只是临时的；在以后几章中，除了投資的期限，他还考虑到使不同工业部門中利潤不等的其他原因。但是，很难設想，还会比他在第一章中对劳动和时間或等待是生产成本的要素这一事实更加强調。而遺憾的是，他喜欢用簡短的詞句，并且他认为讀者总会給自己补充他曾暗示的那些解释。

的确在他的第一章第六节的尾注中，他曾說过，“馬尔薩斯先生似乎认为我的理論中一物的成本和价值相同；如果他所指的成本是包括利潤的‘生产成本’，則他的看法就是对的。但在上节中，他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因此，他显然不理解我的学說”。但洛貝尔图斯和馬克思都认为李嘉图主张，物的自然价值只是由消耗在它們上面的劳动构成的；甚至那些极力反对这两个学者的結論的德国經济学家也往往认为他們对李嘉图作了正确的解释，他們的結論是李嘉图結論的邏輯結果。

这点和其他类似的事实表明，李嘉图的沉默引起了誤解。如果他反复申述：两种商品的价值在长期內可以被看作是和生产它們所需要的劳动量成比例的，但只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說，在两种場合下所使用的劳动具有相同的熟练程度，因此，也获得同样高的报酬；根据投資的期限，劳动佐以相应的資本数量；利潤率相等，則誤解也許会少些。他沒有清楚地說明，而在某些場合他也許沒有充分地明白理解，在正常价值問題中各种因素是如何相互制約着，而不是在因果关系上依次制約的。而他所犯的一个最大的罪过就是力图用簡短的語句来表述深奥的經济学說的恶习。①

① 艾希利教授在对这个注解所作的那种发人深省的批判中（作为“李嘉图的复原”的一部分，见《經济学杂志》，第1期）认为，一般相信李嘉图事实上的确认为只有劳

第三节 續前。

現代著作家中，像杰文斯那样具有接近李嘉图的奇才的独創性的人，是极少的。但他对李嘉图和穆勒的判断似乎过苛，并把他們的学說似乎說成是比他們原来所主张的还要狹隘些，科学性較小。他强調他們未曾充分討論的价值的一个方面的願望，在某种程度上也許可以用他話来說明："反复的思考和研究使我得到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这样一个較新的见解"（«理論»，第一頁）。这种說法較之李嘉图由于不愼的省略詞句而往往說价值取决于生产成本，其片面性則一，而其錯誤更大，因为李嘉图只把它看作整个学說的一部分，其余部分他曾試图加以解释。

杰文斯継續說："我們只須仔細地寻出按照我們所持有的商品数量而定的效用增减变化的自然规律，以便求得一个令人滿意的交換理論，而供求的普通規律只是这种理論的必然結果……人們往往认为劳动决定价值，然而劳动只是以間接方式，通过供給的增加或减少去改变商品的效用的大小，来决定价值的。"如我們将在下面知道的，在这两种表述中，李嘉图和穆勒从前以几乎相同的粗率而不确切的形式作了后一种表述，但是，他們决不会接受前一种表述。因为他們把效用增减的自然規律看作是自明的，无須加以詳細的解释的。他們认为，如果生产成本对生产者拿来銷售的数量沒有影响，則它对交換价值也不会有影响；他們的学說暗示着，凡适用于供給的，稍加适当的修正，也适用于需求，如果商品的效用对买主取自市場的数量沒有影响，則它对商品的交換价值也不会有影响。那末，让我們来檢驗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經济学理論»第二版中所表述的基本論点的因果关系，然后再拿它同李嘉图和穆勒所持的論点加以比較。他說（第179頁）：

"生产成本决定供給，

供給决定限界效用，

动数量才构成生产成本，决定价值，不过"略需修正"；并且认为，对他的这种解释是和他的整个著作极其一致的无容置疑，这种解释曾为許多有資格的学者所接受，否則就沒有必要来"重述"他那十分朴素的学說了。但是李嘉图是否被认为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中沒有讲什么东西，仅仅因为他沒有不断地重复其中所含的解释这一問題，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問題。它不宜于通过辯論来解决。这里并不认为他的学說包含一种完全的价值理論，而只是认为这些学說，就其所及，大体上是正确的。洛貝尔图斯和馬克思对李嘉图学說的解释是，利息不包括在决定（或参加决定）价值的生产成本之中，关于这点，当艾希利教授（第480頁）确认李嘉图"把利息（亦即超过資本更新的部分）的支付視作当然之事"时，他似乎完全同意这里的看法。

限界效用决定价值。”

如果这种因果关系的序列眞正存在，則刪去中間环节而只說成本决定价值，也不会有很大的損害。因为如果甲是乙之因，乙是丙之因，丙是丁之因，則甲必是丁之因。但实际上这样的序列是不存在的。

对他的理論的头一个責难是，“生产成本”和“供給”的意义含混，而这种含混是杰文斯理应用他有而李嘉图沒有的半数学用語的分析工具来避免的。其次較严重的責难是針对着他的第三个命題。因为一个市場上的不同买主对一种东西所願支付的价格不仅仅决定于它对他們的限界效用，而决定于限界效用連同他們各自所拥有的购买力数量。一种东西的交换价值在市場上到处都是相同的；但和它相适应的限界效用在任何二个部分都是不相等的。杰文斯在說明决定交换价值的原因中。以“限界效用”代替“消費者恰願支付的价格”一語时（在本书中，該語簡化成“边际需求价格”），他自认为摸着交换价值的底蘊。例如，当描述（第二版，第 105 頁）一个只有小麦的商业团体和另一个只有牛肉的商业团体成交时，他用图代表“一个人”所得的“效用”（沿着一条綫測量），和所失的“效用”（沿着另一条綫測量）。但这幷不符合实际情况；一个商业团体幷不是一个人，它所割让的东西对它的所有成員都代表相等的购买力，而却代表着不同的效用。的确，杰文斯自己也意識到这一点。只有用一系列的解释才能使他的說明和现实生活相一致，这种解释就是以“需求价格”和“供給价格”来代替“效用”和“負效用”。但是，一經这样的修正他的学說大都失去对旧学說的批判力了，如果二者都严格地按字面意义解释，則旧的說法虽不完全确切，似乎比杰文斯和他的追随者曾力图用以代替的理論要正确些。

但是，对他基本理論的正式命題的最大責难是，它沒有把供給价格、需求价格和产量說成是彼此制約的（在一定的其他条件下），而說成是按順序一个决定一个的。正如同一个碗中有三个球，甲、乙、丙彼此相依，不說这三个球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彼此制約，而他却說，甲决定乙，乙又决定丙。但是另一个人也許同样合理地可以說丙决定乙，乙又决定甲。我們可以用顚倒他的顺序而提出一个和他同样眞实的因果关系序列来回答杰文斯吧：

“效用决定必須供給的数量，

必須供給的数量决定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决定价值。

因为它决定使生产者照常生产所需要的供給价格。”

让我們轉过来再考察李嘉图的学說，这种学說虽然缺乏系統性并有許多可議之处，但在原則上似乎是高明一些，同现实生活比較密切。他在上面所引的給馬尔薩斯的信中說，“当薩伊先生认为商品的价值和它的效用成比例时，他对价值这一概念沒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如果只是买主調节商品的价值的話，他的看法就是正确的；那时，我們会料到，所有的人都願意按照他們对商品估价的比例，规定商品的价格；但是，从事实看来，买主們在世界上对調节价格所起的作用最小；价格都是由卖主們的竞爭来調节的；尽管买主們对鉄比对黃金也許眞正願意支付較高的价格，但他們不能这样做，因为供給是由生产成本来調节的……您說，需求与供給調节价值（原文如此）；我认为这等于什么都沒說。理由像我在这封信的开头所指出的：正是供給来調节价值，而供給本身又受比較生产成本的制約。用貨币計算的生产成本是指劳动和利潤的价值”（参閱鮑納博士所編的《通信集》，第173—176頁）。他又在第二封信中說，“我旣不爭辯需求对谷物的价格的影响，也不爭辯需求对其他一切东西的价格的影响，但是，供給紧跟在需求后面，并且很快就握有調节价格之权，而在調节价格的时候，供給是为生产成本所决定的。”

当杰文斯著书的时候，这些信还沒有发表，但是，在李嘉图的《原理》中，也有类似的见解。穆勒在討論貨币的价值（第三篇，第九章，第三节）时，也提到公认对一切商品适用的供求規律，在貨币的場合和在大多数其他东西的場合下一样，是受生产成本規律的支配的，而不是把它置之一边的，因为生产成本如对供給沒有影响，則对价值也不会有影响。在总結他的价值理論时（第三篇，第十六章，第一节），他又說：“由此看来，供給和需求似乎支配着各种場合下的价格变动和一切商品的永久价值，而这些商品的供給除了由自由竞爭是不能由其他媒介决定的。但是，在自由竞爭的制度下，商品大抵是按能給各生产者阶級提供相等利益的价值和价格而相互交换和出售的；而这只有在商品按各自的成本相互交换时才是可能的”。在第二頁，提到具有連带生产成本的商品时，他又說，“因为在这里我們沒有生产成本，所以，我們必須訴諸存在于生产成本以前的价值規律，更本质的是供求規律。”

杰文斯（第215頁）提到上一段的时候，談到“穆勒思想中所存在的一个錯誤，即他又回到一个先在的价值規律，亦即供求規律中，事实是在引用生产成本原理时，他始終沒有离开供求規律。生产成本只是支配供給的一个条件，

从而，只是間接地影响价值。”

虽然这个批評的最后一部分的措辞有可議之处，但它似乎含有一个重要的眞理。如果这个批評发表在穆勒活的时期，則他也許会接受它的；也許因不能表达他的原意而会撤消“先在”一詞。“生产成本原理”和“最后效用”原理无疑是支配一切的那个供求规律的組成部分；每个原理都可以比作一把剪刀的一叶刃片。当一叶不动而裁剪是由另一叶的移动实现时，我們可以粗率地說，进行裁剪的是第二叶；但这种說法不能作为正式的表述，也不是經过深思熟虑的辯护詞。①

如果杰文斯沒有养成一种习慣，談論实际上只在需求价格和价值之間存在的那些关系，仿佛李嘉图和穆勒认为在效用和价值之間的关系，如果他像古尔諾一样强調（数学形式的运用可能使他这样做）供求与价值所保持的一般关系的基本对称，而这种对称是和那些关系在細节上的显著差别共存的，則他对他們的攻击也許会小些。我們决不应該忘記，在他著书的时候，人們对价值理論的需求一方却多所忽略，他因提醒人們注意它并发展它而作出了极大的貢献。思想家中，值得我們像对杰文斯那样热誠感激的极少。但是这种感激决不应該使我們草率地接受他对他以前那些伟大經济学家的批評。②

为了回答而选择杰文斯的攻击似乎是作得对的。因为，尤其是在英国，这种攻击比任何其他攻击更加引人注意。許多別的学者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論也曾有过类似的攻击。其中特別要提到的是麦克里奥先生，他在 1870 年

① 见第 5 篇，第 3 章，第 7 节。

② 参閱作者在《学术杂志》(1872 年 4 月 1 日）上所发表的关于杰文斯的《政治經济学理論》的論文。在 1911 年他儿子出版的那个版本中有一个討論利息的附录，是針对那篇論文的（并见以上第 6 篇，第 1 章，第 8 节）。他认为他父亲的理論，“就其所及，是正确的”，虽然他“沿用了李嘉图学派那种不幸的做法，即为了討論而把某些思想加以抽象化，并以为他的讀者懂得它們的关系，同意他的观点的”。这个儿子可以被认为是他父亲的正确的解释者：杰文斯对經济学的貢献无疑是大得可与李嘉图对經济学的卓越貢献相比。但是杰文斯的《政治經济学理論》既有建設性的一面，又有論爭性的一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他在自己序言中所說的“那个能干而頑固的，使經济学誤入歧途的李嘉图”的攻击。他对李嘉图的批判，由于假定李嘉图认为价值取决于生产成本，与需求无关，而取得了某些显然不公的辯辞上的胜利。对李嘉图的这种誤解在 1872 年为害很大。似乎有必要指出，杰文斯的利息理論，如照他对李嘉图的解释那样加以解释的話，是站不住脚的。

前的著作中，先于其他現代批評家而在形式和內容上对价值和成本的关系的古典理論提出了批評，而这些批評家有的是和杰文斯同时的，如瓦拉斯和門格教授，有的却在杰文斯之后，如庞巴維克和維塞尔教授。

李嘉图对时間因素的疏忽，曾为他的批評家所效法，从而，成为二重誤解的源泉。因为他們企图借助于以价值的暂时改变或短期变动的原因为基础的論点来否认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間的关系的最后趋势或原因之原因的学說。无疑地当表述他們自己的见解时，差不多他們所說的一切，按照他們所指的意义解释，都是对的。其中有些是新的，而有好些在形式上却有所改进。但是，他們在建立和旧学說截然不同或和旧学說的发展、引伸有所区别的嶄新的价值理論方面，似乎是沒有多大进展的。

这里，仅就李嘉图的第一章中关于支配各种商品的相对交换价值的原因进行了討論，因为它对后来思想的主要影响是在这个方面。但是，它原来和劳动价格作为尺度貨币的一般购买力的标准究竟相宜到什么程度的爭論是有关的。在这方面，它的兴趣主要是历史的。但是可以参閱霍兰德尔教授在1904年《經济学季刊》上所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論文。

附录十[①]　工資基金学說

第一节　一世紀以前，資本的缺乏使經济学家过分強調資本的供給在工資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

十九世紀初期，英国人民虽然很穷，欧洲各国人民則更穷。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很稀少，因此，粮价低廉；但是，即使如此，他們还食不果腹，且不能自筹軍餉。法国在最初几次胜利后，靠勒索他国度日。而中欧各国如无英国的帮助，就不能維持自己的軍队。就連年輕力壮而拥有国家資源的美国也并不富裕；她不能补助大陆上的軍队。当时的經济学家們寻求解释；并且认为主要是由于英国的积累資本，而以现在的标准判断这种資本虽为数很少，但在当时，英国的积累資本比起任何别的国家来都多得多。其他各国都很羡慕

① 见本书下卷第215頁。

英国,想效仿英国;但是,它們力不从心,部分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它們沒有足够的資本。它們的年收入都用于直接消費。在这些国家中,沒有大批的人,他們存有大量財富,无須立即消費,并把这些財富用于制造机器和能輔助劳动的其他东西上,使劳动能够生产大量物資以供未来消費之用。由于到处(甚至包括英国在内)缺乏資本,由于劳动日益依靠机器的輔助,由于卢梭信徒們的那一套傻話(他們告訴工人阶級,如果他們完全沒有資本,他們的生活会大大改善),使他們的說法具有一种特殊的色調。

因此,当时經济学家极端强調的是,首先,劳动需要資本維持即需要已經生产出来的新衣服等等的給养;其次,劳动需要采取工厂、原料貯藏等形式的資本的輔助。当然,工人也許会供給自己資本,但实际上他只有几件衣服和家具,也許还有自己的少数簡单工具。而在其他方面他都是依靠别人的儲蓄的。劳动者領到的是现成的衣服,可食用的面包,或用以购买这些的貨币。資本家得到的是,毛紡成毛綫,毛綫織成毛布,或土地的耕耘,而只有在少数場合下,才得到供直接使用的商品,供现穿的衣服,或供食用的面包。誠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雇主和雇工之間一般的交易是,后者所得到的东西是供直接使用的东西,而前者所得到的东西是有助于制造以后行将使用的东西。經济学家們把这些事实表述成:一切劳动都需要資本的維持,不論这种資本属于自己或属于别人;此外,当任何一个人受雇于人时,他的工資照例是从資本家的資本中預付給他的——所謂預付,指的是不等到工人所从事制造的东西可供直接使用的时候。这些簡单命題受到很多批評,但是,它們从来沒有被任何人所否认,只要他按照它們的原意来理解。

不过,較老的經济学家继續說,工資数量是受資本数量的限制的。而这个命題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它只不过是一种粗枝大叶的說法而已。它曾給人这样一种想法:一个国家在比方說一年中所能支付的工資数量是一个固定的数量。如果一群工人用罢工的威胁或其他方法而提高了工資,人們会告訴他們,其他工人群众因此会受到損失,而損失的总額恰等于他們的工資增加額。說这种話的那些人也許想到一年只收获一次的农产物。如果一次收获的小麦在次年收获以前势必吃光,如果本国不輸入小麦,那末的确,任何人食用的小麦份額如果增加,則其他人恰将减少同样的份額。但是,这点并不能作为一国应付工資数量由該国資本所规定这一命題的口实,这个命題是被

称为"庸俗形式的工資基金理論"的一种学說。①

第二节　这种夸大可以从穆勒的«价值論»前的第二篇«工資論»中看出来；但在第四篇«分配論»中，却不再有这种扩大。資本和劳动，以及生产和劳动之間相互关系的部分对称。

前面巳經指出(第一篇，第四章，第7节)，穆勒晚年在孔德和社会主义者及民心的一般趋向的交錯影响下，从事强調經济学中和机械因素相对立的人的因素。他欲使人注意那些习俗和社会不断的变迁以及人性的不断改变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他和孔德一致认为从前的經济学家对人性之易变作了过低的估計。正是这种願望推动他晚年从事于經济研究工作，而这种工作和他写«关于未解决的几个問題的文集»时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也正是这个願望誘引他把分配和交换区别开来，并主张分配規律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度"，并随着人类的情感、思想和行动从一种状态轉入另一种状态而往往变化不絕。从而，他把分配規律和他认为建立在一成不变的自然基础上的生产規律，以及和他认为与数学的普遍性十分相似的交换規律都对立起来。的确，他有时說，仿佛經济科学主要討論的是財富的生产和分配，因此，似乎是暗指他把交换理論視作分配理論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把这两种理論区分开了；他在«原理»的第二篇和第四篇討論«分配»，而在第三篇討論«交换的机器»(參考他的«政治經济学原理»，第二篇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十六章的第六节)。

这样做的时候，他让經济学更合乎人情的那种热誠战胜他的判断，并且促使他工作而沒有完全的分析。因为他把主要的工資理論放在供求的說明以前，这样就使他失去满意地討論工資理論的一切机会；而事实上他竭力主张(«原理»第二篇第十一章，第一节)，"工資主要取决于人口和資本的比例"；甚或像他后来解释的，取决于"雇佣劳动阶級的人数"和"由用来雇佣劳动的那部分流动資本构成的所謂工資基金总额的比例。"

事实是，分配和交换的理論密切联系得略多于同一个問題的两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有机械准确性和普遍性的因素，每个方面都有取决于"特定的人类制度并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不同或行将不同的因素。如果穆勒认識到这个伟大的眞理，他也許不会像他在第二篇中那样力求用工資問題的提出来代

① 这三段摘自給«合作年刊»写的一篇論文，后又載入«工业报酬会議报告»(1885年)，这个报告含有第6篇头两章的一些主要論点。

替它的解决，而也許会把他在第二篇中的描述和分析同第四篇中关于决定国民收入的因素的精湛的研究結合起来；这样，也許会大大促进經济学的发展。

实际上当他的朋友桑頓跟在郎格、克利夫·萊斯里、杰文斯和其他学者之后，使他相信他在第二篇中的措辞不当时，他完全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夸大叙述了他自己的过去錯誤和他不得不向他的敌人所作的让步。他說（«論文集»，第4卷，第46頁），“沒有这样的自然规律，它生来就使工資不可能上涨到这一点，在这点，它不仅吞尽他(雇主)企图用在营业上的基金，而且还吞尽他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所留下的全部私人用費。这种上涨的眞正限界是，对他有多大的損害或迫使他歇业的实际考虑，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工資基金限界。”他并沒有說明，他所指的是直接結果还是最后結果，指的是短期还是长期，但不論在哪种場合下，这种說法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

就长时期来說，限界定得太高，工資不能长期上涨得几乎吞尽像这里所指的那样多的国民收入。就短时期来說，限界又定得不够高：因为当危急之际一次組織得很好的罢工在短时間內可以向雇主强索一种超过支付該时期原料以后的全部产值，从而，使他在当时的毛利成为負数。的确，不論較旧或較新形式的工資理論都和劳动市場上的任何特定斗爭問題沒有直接的关系。它取决于斗爭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是，工資理論对劳資关系的一般政策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表明那些政策本身含有或不含有它們最終失敗的因素；哪些政策可通过适当的組織加以維持；哪些政策最后将使劳資双方都两敗俱伤，虽然他們組織得十分完善。

不久开恩斯在他的«基本原理»中力图用一种他自认为可以避免攻击的叙述形式来恢复工資基金学說。虽然在他的大部分叙述中他避免了从前的陷阱，但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只是由于他把这个学說的特征都給解释掉了，从而，所剩下的很少名符其实。不过，他說(第203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資率和劳动的供給成反比例的变化”。就劳动供給的急剧增加的直接結果来說，他的論点是对的。但是，在人口增长的一般过程中，不仅資本的供給有某些增加，而且同时劳动的分工也愈細，效率愈高。他使用“成反比例的变化”一語是錯誤的。他应当說“在短时間內至少向着相反的方向变化”。他进而得出一个“出于意料的結果”，即劳动供給的增加（如系和固定資本与原料一同使用的那种劳动）会使工資基金“随着領工資的人数的增加而减少”。但这只是在工資总額不受生产总額的影响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的結

果；而实际上生产总额是所有影响工資的那些因素中最强有力的因素。

第三节 續前。

不妨指出，工資基金的极端形式把工資說成是完全由需求决定的，虽然需求被粗淺地表达为取决于資本的数量。但有些經济学的通俗注释者似乎同时主张工資基金学說和工資鉄律(认为工資严格受人的培育费的决定)。当然他們可以把这两种理論都加以改造，并造成一个多少和諧的整体，如开恩斯后来所作的那样。但似乎他們并沒有这样做。

工业受資本的限制这一命題，往往被解释得实际上和工資基金理論意义相同。它可以被解释得正确，但一种类似的解释可以使“資本受工业的限制”一語同样正确。而穆勒之使用它主要和这个論点有关，即用保护关税或其他方法使人們不按他們所喜好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般是不能增加劳动雇佣的总量的。保护关税的影响至为复杂，在这里无法加以討論；但穆勒显然說得对。就一般而論，用来維持或輔助任何一种保护关税所建立起来的新工业中的劳动的資本，“一定是撤自或停办某种別的工业而来的，在該工业中，它雇用或势必雇用的劳动量，大概等于它在新工业中所雇用的劳动量”。或用比較现代的形式来表述这个論点：这种立法显然旣不增加国民收入，也不增加归于劳动的国民收入份額。因为它不增加資本的供給，也不能使劳动的边际效率較之資本的边际效率有所提高。因此，使用資本时須付的利息不会降低；国民收入得不到增加(实际上，几乎一定有所减少)；因为劳动和資本在訂約分配国民收入时沒有一方能得到新的利益，所以，它們都得不到这种立法的好处。

可以把这个学說顚倒过来說，推动保护关税所建立起来的新工业中的資本所需要的劳动，一定是由撤自或停办某种別的工业而来的，在該工业中，它推动或势必推动的資本量也許等于它在新工业中所推动的資本量。这种說法虽然同样正确，但它不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因为貨物的买主通常被认为給予卖主以特殊的利益，虽然实际上买主和卖主彼此提供的服务在长期內是同等的。同样，雇主通常被认为給予工人以特殊的利益，虽然雇主和雇工彼此提供的服务在长期內是同等的。这两件事的原因和結果，我們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大力加以討論。

某些德国經济学家曾有过这样的論点，他們說，雇主支付工資的資金取自消費者。但这似乎出于一种誤解。如果消費者預购个別雇主所生产的东

西，則这种說法也許对他适用。但事实上却有相反的常规；消費者往往过期付款，买现成商品时只給一种对它們的延期支配权。不能否认，如果生产者不能出售他的貨物，则他在短时間內也許不能雇用工人；但这只是意味着生产組織部分发生障碍。如果机器的一个联杆坏了，則它可以停頓，但这幷不意味着机器的原动力就是联杆。

雇主在任何时候所支付的工資額也不是由消費者們对他的貨物所付的价格来决定的，虽然雇主对消費者們行将支付的价格的期待对它一般都有很大的影响。誠然无疑，在长时期的正常条件下，消費者們所支付的价格和他們行将支付的价格其实是相同的。但是，当我們从一个雇主的特殊付款轉向一般雇主們的正常付款(我們此刻所討論的其实只是这种付款)时，消費者們就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阶級了，因为人人都是消費者。当羊毛或印刷机从庫房或車間轉移到毛紡工业家或印刷家的手中时，从广义上讲，我們說它們进入消費领域，这种国民收入专用于消費者。而这些消費者也是生产者，这就是說，也是劳动、資本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儿童和他們所供养的其他的人以及向他們征税的政府①只消耗他們的部分收入。因此，认为一般雇主們的資金最后取自一般消費者，无疑是正确的。但那只不过是下述事实的另一种說法而已。一切資金都是国民收入的組成部分，它們被作成适于延期使用而不适于直接使用的形式。如果其中有些现在用于其他目的而不用于直接消費，則它們势必由国民收入的流入加以代替(带有增加額或利潤)。②

穆勒的第一个基本命題和他的第四个基本命題即商品需求不是劳动需求是密切地联系着的。但是，这个命題又沒有很好地表达他的意见。的确，购买某特定商品的那些人，一般都不供給輔助和維持生产那些商品的劳动所需要的資本。他們只是把資本和雇佣从别的企业轉向那种企业，而这种企业的产品是他們增加需求之所必需。但是，穆勒不以証明这点为滿足，他似乎

---

① 的确除非我們把政府所提供的安全和其他利益算作国民收入的独立項目。

② 沃克的著作对工資基金这一問題和与其相关的各种論爭作了精辟的說明，他所收集的雇工在受酬以前提供服务的那些事例，其实与爭論的某些說法有关，而与其主要問題无关。凱南的《生产与分配》(1776—1848)对早期的工資理論有极其尖銳的批評，如果有时是过苛的話。陶西格在《資本与工資》这一重要著作中所采取的态度是比較保守的；欲知文中所說的那些德国理論的詳細內容和对它們的批判，英国讀者务須参閱此书。

是說，把貨币用在雇用劳动上比把貨币用在购买商品上对劳动者更加有利。这是一个其中含有点滴眞理的意见。因为商品的价格包括工业家和中間人的利潤；如果买主充作雇主，则他稍微减少对雇用阶級服务的需求，并且增加劳动需求，正像他不买机制花边而买手織花边所增加的劳动需求那样。但是，这个論点假定，工資是在工作过程中支付的，像一般的作法那样，而商品的价格，照普通的办法，是在商品生产出来以后支付的。我們发现，在穆勒拿来說明他的学說的各种場合下，他的論点暗示着，虽然他自己似乎不知道，消費者从购买商品轉向雇用劳动时，把他自己消費劳动果实的日期推后了。而同样的延期对劳动者产生同样的利益，如果买主用錢的方式沒有改变的話。①

第四节 产业資本和其他財富形式与工資的关系。

在国民收入的整个討論中，飯店的厨房用具和私人家中的厨房用具同雇用厨师的关系，暗中曾以同等的关系对待的。这就是說，資本就广义的資本而言，它并不仅仅局限于产业資本。不过，关于这个問題还須略加討論。

人們往往认为，虽然那些稍有或沒有自己积累財富的工人們，因資本的增加而大得其利，这里的資本是狹义的資本，它和維持并在工作中輔助劳动的产业資本大体是相同的。但是，他們从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其他財富形式的增加中很少获得利益。无疑地，有几种財富，它們的存在几乎不影响工人阶級；而他們却差不多由于(产业)資本的每次增加而直接受到影响。因为較大部分的資本是作为他們工作中的工具和原料而通过他們的手的；同时很大一部分是由他們直接使用，甚或消費掉了。②因此，当其他財富形式变成产业資本的时候，工人阶級似乎势必得利，反之則反是。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如果一般私人不再置車或船，而从資本家那里租用，則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必然减少。因为从前当作工資支付的部分，现在当作利潤归中間人所有。③

---

① 见紐馬奇所著《政治經济学》第四篇的附录。

② 无論如何根据大多数定义是如此。的确有些人把資本只限于“中間品”，因此，必須把那些旅館、宿舍和工人住宅(总之，一俟它們被使用以后)不包括在內。但是在附录五的第4节中，已經指出对采用这种定义的严重非难。

③ 见本书下卷第427頁。此外，增用需要經常拂拭的銅器家具和日益需要許多室內外佣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对劳动需求的作用和使用手工制品以代替昂貴机器与其他固定資本制品的作用相同。雇用大批佣人也許在收入上是一种不智的巨大浪費，但是沒有其他同样利己的用錢方法，它能如此直接地增加工人阶級所应得的国民收入份額。

也許可以反对的是，如果其他財富形式大規模地代替了产业資本，則用来輔助劳动或維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就会感到不足。这也許是某些东方国家的真正危险。但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国，資本总額在价值上等于工人阶級許多年中所消費的商品总值。那些較之其他形式能直接适应工人阶級需要的資本形式，对它們的需求稍有增加，就会很快地使它們的供給增加，其中有的是由別的国家輸入的，或有的是为了适应新的需求而特地生产的。因此，我們不必要为这点担心。如果劳动的边际效率保持得高，則它的純产品高，从而，劳动工資也高。源源而来的国民收入将分割成几个相应部分，一部分总会提供足够的商品供給，以供工人直接消費之用，一部分把所生产的那些商品充作大量的工具儲备。当供求的一般情况决定了其他社会阶級可以随便花用国民收入的那些部分时，当那些阶級的嗜好决定了有多少支出用于现在的满足而有多少支出又用于未来的满足时，那末，不管兰草是来自私人的溫室或职业花匠的玻璃溫室(因此，它是产业資本)，这对工人阶級是无所謂的。

附录十一　几种剩余

任何生产部門的实际成本总額以几种方式小于和它相应的諸边际成本，从特殊的观点看，其中每一种都可以視作剩余。但是只有那些在文中所討論的剩余需要加以慎重研究。

其次我們必須对各种不同剩余的相互关系及其和国民收入的关系作一些研究。这种研究是困难的，同时也沒有多大的实践意义；但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它却具有某种魅力。

当国民收入按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价格全部配給它的所有者时，它一般还給他提供一种剩余，这种剩余有两个不同的虽然不是独立的方面。它給作为消費者的他所提供的剩余，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超过他对該商品所曾支付的实际价值的差額构成的。对那些恰能引誘他买的边际购买額来說，二者是相等的。但是，那些他宁願出較高的价格而不願不买的购买額部分，給他提供了一种满足的剩余：这是一种作为消費者的他从他的环境或际遇給他提供的

便利中得到的真正純利益。如果他所处的环境改变了，以致使他不能再得到这种商品，并迫使他把用在买这种商品的資金轉用在按它們各自的价格他不願更多买的其他商品(其中的一种商品也許是增进安逸的)上，他就会失去这种剩余。

如某人因直接劳动或自己拥有积累的（亦即获得并儲蓄起来的）物质財富而被視作生产者，則他从他的环境所得到的剩余的另一个方面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作为一个工人，他获得工人的剩余，因为他的全部劳动是按那样一种工資率付酬的，在这种工資率下，他恰願提供最后一部分劳动；虽然其中大部分劳动也許給了他很大的快乐。作为一个資本家（或一般作为任何种积累財富的所有者），他获得儲蓄者的剩余，因为他的全部儲蓄（亦即等待）是按那样一种利率付酬的，在这种利率下，恰能誘引他提供一部分儲蓄。纵令他也許会再儲蓄一些，一般說来，他也是按那种利率付酬的，而如果他被迫支付保管費，則他从这些儲蓄得到的却是負利息。①

这两种剩余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計算它們时很容易把同一种剩余計算两次。因为当我們按照生产者从他的劳动或儲蓄所取得的一般购买力的价值計算了他的剩余时，我們就暗中計算了他的消費者的剩余，如果他的嗜好和他所处的环境是旣定的話。在分析上这种困难也許可以避免。但实际上要估計并把这两种剩余相加起来是决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所能得到的消費者的剩余，工人的剩余和儲蓄者的剩余，都取决于他个人的嗜好。它們部分地取决于他对消費、劳动和儲蓄各自所給予他的滿意和不滿意的一般感觉，部分地也取决于他的感觉弹性，这就是說，取决于那种比率，在这种比率下，它們随着消費、劳动和儲蓄各自的增加而变动。消費者的剩余首先和各个商品有关系，其中各部分都对影响获得商品之条件的际遇之改变有直接的感应：而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总是以际遇給予一定数量购买力的那种一般收益来表示的。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是独立的，累积的，在一个人为自己劳动和为自己儲蓄的場合下，它們显得各不相同。这两种生产者的剩余和消費者的剩余之間的密切关系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說明。即在估計魯滨逊生活中的苦乐时，最簡单的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計算他的两种生产者的剩余，以便包括他的全部消費者的剩余。

---

① 这点为戈森和杰文斯所强調。并参閱克拉克：《劳工的剩余收益》。

工人大部分的工資在性质上是对培养他能够工作所需要的操劳和费用的延期报酬；因此，估計他的剩余是很困难的。也許他的全部工作几乎都是愉快的；就他的全部工作来説，他也許得到优厚的工資。但是，在权衡人的苦乐时，我們还必須加上他父母和他过去所受的牺牲和劳作。但我們不能清楚地說有多少。在少数人的場合下，也許苦多乐少，不过，有理由认为，在大多数人的場合下，乐多苦少，而在某些人的場合下，乐更多于苦。这个問題既是經济的，又是哲学的；它因下列事实而更加錯綜复杂：即人的活动本身既是目的又是生产手段，同时清楚地区分人类劳作的直接（或主要）成本与它的总成本是很困难的；問題一定得不到完全解决而被丢下。①

当我們来考察物质生产工具的所得时，这个問題在某些方面就比較簡单。提供物质生产工具的劳动和等待，提供上面所說的那种工人的剩余和等待者的剩余，此外，还提供一种剩余（或准租），即总貨币收益超过直接費用的差額，如果我們只就短时期来說。但就长时期来說，在經济科学所有比較重要的問題特别是在本章所討論的問題中，是不存在直接費用和总費用的区别的。在长时期中，各生产要素的所得按照它們的边际率只足以报酬生产它們所需要的劳作和牺牲的总和。如果小于这些边际率，則供給势必減少；因此，总起来看，在这方面一般是沒有額外剩余的。

上面最后一个論点，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新开垦的土地；如果我們能追本溯源，则它很可能适用于早开发国家中的許多土地。但是，这种做法会引起历史、伦理学和經济学上的爭論問題；而我們当前研究的目的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只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同时不过問現存土地私有权的适当范围和公平与否，我們知道，作为土地报酬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不算作剩余的意义上的一种剩余。

从本章的观点来說明第五篇第八——十章中最后所討論过的理論。一切生产工具，不論机器，工厂及其建筑用地，或农場，都同样給占有幷使用它們的人提供超过特定生产行为之主要成本以上的大量剩余；在长时期的正常状态下，也不給他提供一种超过他购置和使用它們所用的劳作和牺牲及費用以上的特殊剩余（沒有和他的一般工人的剩余和等待者的剩余相对立的特殊剩余）。但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有这样一种区别：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土

① 见第 6 篇，第 5 章。

地所提供的是一种永久的剩余，而人造的易坏的东西则否。保持任何生产要素的供給越是需要报酬，它的供給也越是这样的变动，以致它从国民收入中所能汲取的份額和維持該供給的成本一致。而在一个早开发的国家中，土地却处于例外情况，因为它的报酬不受这个原因的影响。不过，土地和其他耐久工具的区别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而研究地租的主要兴趣，是由于它說明了一个貫串在經济学中的伟大原理。

附录十二[①] 李嘉图关于农业税和土地改良的理論

他的理論部分是根据潛在的不可能的假設进行的。它虽然在邏輯上站得住脚，但不适用于实际情况。

我們关于李嘉图思想的精深及其表达的不完善已經談了很多，特别是指出了那些使他制定报酬遞減规律而不加限制的种种原因。我們这种意见，在他討論土地改良和农业税的归宿的影响中也同样适用。他对亚当·斯密的批評是极不愼重的；如馬尔薩斯所公正指出的（他的《政治經济学》第十节的結束語），“李嘉图先生一般注意的是永久的最后結果，关于地租他总是采取相反的政策。而只有注意暫时的結果，他才能反駁亚当·斯密的这一論点：即种植稻米或馬鈴薯比种植小麦会提供較高的地租”。如馬尔薩斯继續說：“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地租甚至不会暫时下降，因为把小麦改种稻米必然是逐步的，”則他也許不会很錯。

但是认为在一个不能輸入很多小麦的国家中，很容易这样来調整田賦和阻碍土地改良，以致使地主阶級在短时間內大发横財，而使人民大众貧困不堪，在李嘉图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甚至现在认識这一点也是有莫大的科学兴趣的。毫无疑問，当人民貧病交加的时候，地主阶級的錢袋势必受到損害。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削弱李嘉图的下述論点：即他一生中农业价格和地租的暴涨，表明了国家所受的損害比地主阶級所受的利益大得不能較量。

① 参考第6篇，第9章，第4节。

但是，让我們来考察李嘉图的某些論証，而这些論証是他喜欢从定义明确的假設开始的，以便求出引人注意的精确結果；而这些結果讀者可以自 行綜合，以便使它們能应用于现实生活。

我們首先假定，某个国家所种植的"小麦"是絕对必需的；也就是說，小麦的需求沒有弹性，它的边际生产成本的任何变动，只会影响人們对它所支付的价格，而不会影响它的消費量。其次假定，小麦不进口。那末，对小麦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的結果，就会使它的实际价值提高，直到和以前一样多的十分之九足以报酬边际投資量，从而，各宗投資量为止。因此，每块土地的小麦总剩余和以前一样；但是，十分之一的小麦旣当作租税而被征用，所以，余下的只是以前小麦剩余的十分之九。因为它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九与十之比上升，所以，实际剩余不变。

但是，农产品的需求絕对沒有弹性的这一假設是一个反常的假設。其实价格上涨势必使某些农产品(如果不是主要粮食)的需求有所减少，因此，小麦价值(即总产量的价值)永不会和税額成正比例的上涨，而在一切土地耕作中所运用的劳动和資本将有所减少。从而，一切土地上的小麦剩余势必减少，但减少的比例却因地而异。既然十分之一的小麦剩余当作租税而被征用，同时它各部分的实际价值都按小于九与十之比上升，所以，实际剩余有双重的下降(本书上卷第 177 頁的图把这些推理同时譯成几何学用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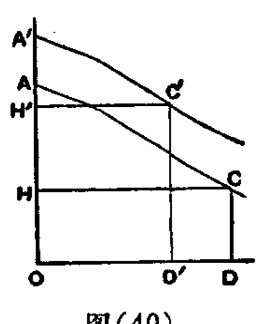
在现代条件下，小麦的自由进口使租税不能大大提高它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剩余会下降得很快；即使沒有进口，如果小麦实际价值的上涨使人口减少，或至少很可能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效率，也会逐漸产生同样的結果。降低生活水准和效率的这两种影响对生产者的剩余也有类似的作用；二者使劳动对雇主很貴，而后者又使工人的实际計时工資低微。

李嘉图关于所有这些問題的推理，是很难理解的: 因为他往往不加說明，当他不再討論那些"直接的"幷和人口的增长相較而属于"短时期"的結果，就轉向那些"最后的"和属于"长时期的"結果，而在长时期中，农产品的劳动价值有时間大大地影响人口的数量，从而，影响农产品的需求。如果补充了这种解释，则他的推理很少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现在我們可以考察他就农艺改良的影响所提出的論点，他把农业改良分为两类。而特別饒有科学兴味的是他对第一类的討論。所謂第一类的改良是指"我能用較少的資本获得同样的产量，而不破坏相續資本部分的生产力

之間的差别"的改良；①当然，为了他的一般論証，可以忽略这一事实：即任何一种改良对一块地的貢献比对另一块地要大些(参閱本书第四篇，第三章，第四节)，和以前一样，李嘉图假定小麦的需求沒有弹性，他証明，資本将从較貧瘠的土地(或从較肥沃的土地的較多的集約經营)撤回，因此，在最有利条件下投資所得的用小麦計算的剩余（即如我們所指的小麦剩余）和那些不是像以前处于耕作边际的土地相較，将是一种剩余；由于根据假設二次投資的生产力的差别不变，所以，小麦剩余势必减少，当然，这种剩余的实际价值和劳动价值下降得更多。

这点可以用右图来說明；图中曲綫 AC 代表当作一个农場的全国土地对各宗資本和劳动的投資所提供的收益。各宗劳动和資本并不是按它們投資的順序，而是按它們生产力的順序来排列的。均衡时的投資量是 OD。小麦的价格是使收益 DC 适足以报酬一宗投資的价格；面积 $AODC$ 代表小麦的全部产量，其中 AHC 代表小麦剩余总額。(不妨指出，使該图代表全国而不代表一个农場在解释上的唯一变动是源于这一事实：即我們现在不能像过去那样假設所有各宗資本都是在同一邻区投放的。从而，同一种农产品的相等部分的价值也是相等的。但是，我們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办法是，把运輸农产品到共同市場的费用算作它的部分生产费；每宗資本和劳动中有一定的部分充作运輸費用。)



图(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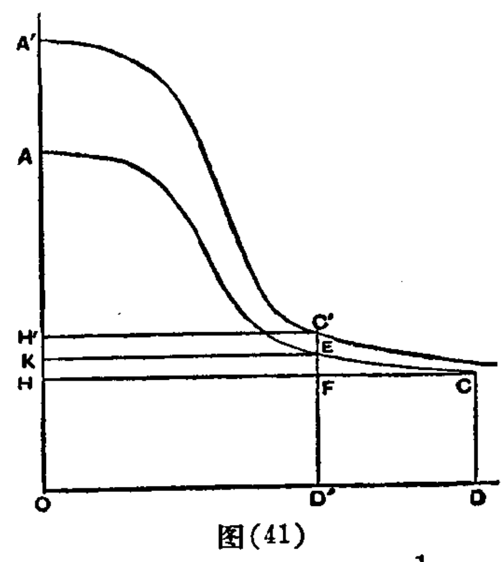
李嘉图第一类的改良，将使在最有利条件下的投資量的收益从 OA 增加到 OA'，使其他投資量的收益也有所增加，但不按相同的比例而是按相等的数量增加的。結果是，新产量曲綫 $A'C'$ 将是旧产量曲綫 AC 的重复，但是比它高出 AA' 一段的距离。因此，如果对小麦的需求是无限的，以致仍能維持原有的各宗投資量 OD，而仍有利可图，則小麦剩余仍和改变以前一样。但实际上这样一种直接增产是不可能有利的；因此，这种改良势必减少小麦剩余总額，根据李嘉图在这里所作的假設：总产量完全沒有增加，只有 OD' 的投資量，因 OD' 由 $A'OD'C'$ 等于 $AODC$ 这一条件所决定；則小麦剩余总額将縮减至 $A'H'C'$。这个結果不以 AC 的形状，也就是說，不以李嘉图为了証明自己的論点而采用的特定数字为轉移。

① 第 2 章，《全集》，第 42 頁。参閱凱南的《生产与分配》，1776—1848，第 325—326 頁。李嘉图对两类改良的区别并不完全令人滿意，这里无須加以討論。

这里我們可以順便指出，数字例証一般只能可靠地用作說明，而不能用作証明。因为要知道这个結果是否暗含在証明該特定事例所用的数字之中，比独立决定該結果是眞是假，还要困难得多。李嘉图本人沒有受过数学上的薰陶。但是，他的直觉才能是无比的；有修养的数学家在最危险的推理过程中很少有像他那样安全可靠的。甚至穆勒那种銳利的邏輯才智也是不胜任这种工作的。

穆勒特地指出，一种改良使对不同种类的土地的投資的收益按相等的比例增加，比按相等的数量增加更加可能（参閱他的第二个例証，《政治經济学》，第四篇，第三章，第四节）。他沒有注意，这样做他就取消了李嘉图严密論証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改良并不改变不同投資在利益上的差异。虽然他和李嘉图都得到相同的結果，但那只是因为他的結果已經暗含在他的說明数字中了。

右图有一种趋势表明，有一类經济問題是不能由那些旣沒有李嘉图的天才，又不借助于把关于报酬递减或供求规律的經济力量表现成一个連續整体的数学或图表的工具的人来解决的。此图中曲綫 AC 的意义和上图中相同；但改良对各宗資本和劳动有增加三分之一收益的作用，也就是說，增加的是一个相等的比例，而不是一个相等的数量。新产量曲綫 $A'C'$ 位于 AC 之上，且曲綫的左端比右端是高得多的。耕作只限于 OD' 投資量，代表新产量总額的面积 $A'OD'C'$ 和以前一样等于 $AODC$；而 $A'H'C'$ 和以前一样是新小麦剩余总額。那末，很容易証明，$A'H'C'$ 等于 AKE 的 $1\frac{1}{3}$，而 $A'H'C'$ 大于或小于 AHC 却取决于 AC 的特定形状。如果 AC 是一条直綫或近于一条直綫（穆勒和李嘉图的数字代表产量直綫上的点），则 $A'H'C'$ 势必小于 AHC；而根据我們图中 AC 的形状，$A'H'C'$ 大于 AHC。因此，就結論来說，穆勒的論証是而李嘉图的不是取决于他們所假定的总产量曲綫的特定形状的。



图(41)

（穆勒假定，一国的耕田包括三种数量的土地，各按相等的費用生产六

十、八十和一百蒲式耳；然后他証明，使各宗資本投資的收益增加三分之一的那种改良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二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下降。但是，如果他把一国土地的肥沃度分成三类，而每类土地按相等的費用生产六十、六十五和一百一十五蒲式耳，如我們的图大致所表明的那样，他就会发现在那种場合下改良会使小麦地租按六十与六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增加。）

最后不妨指出，李嘉图关于改良对地租的可能影响的见解，旣适用于农业土地，又适用于城市土地。例如，美国建造带有电梯的十六层高的鋼筋百貨大楼的計划，假如由于建筑技术、照明、通风設备和电梯制造的改进，立刻变得旣有效率，又可提供經济和方便。如果眞是这样，則各城中的商业区所占的土地面积就比现在要少些；而大批的土地就会轉向报酬較低的用途方面；其最終結果也許很可能是城市地基价值总額的下降。

数学附录

注 1（本书上卷第 113 頁）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說明如下：如果 u 是某商品 x 量在某时間內对某人的总效用，则边际效用 $=\frac{du}{dx}\cdot\delta x$，而 $\frac{du}{dx}$ 测量的是边际效用度。杰文斯和其他学者用“最后效用”来表示他在别处叫做最后效用度的东西。究竟哪种表示方法更加方便是值得怀疑的：但其中并不牽涉原則問題。$\frac{d^2u}{dx^2}$ 在文中所述的限制条件下总是負数。

注 2（本书上卷第 115 頁） 如果 m 是某人某时所拥有的貨币或购买力的数量，μ 代表它对他的总效用，則 $\frac{d\mu}{dm}$ 代表貨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度。

如果 p 是他对給他提供总快乐 u 的商品量 x 所恰願支付的价格，則

$$\frac{d\mu}{dm}\Delta p=\Delta u;\ \frac{d\mu}{dm}\frac{dp}{dx}=\frac{du}{dx}。$$

如果 p' 是他对給他提供总快乐 u' 的另一种商品量 x' 所恰願支付的价格，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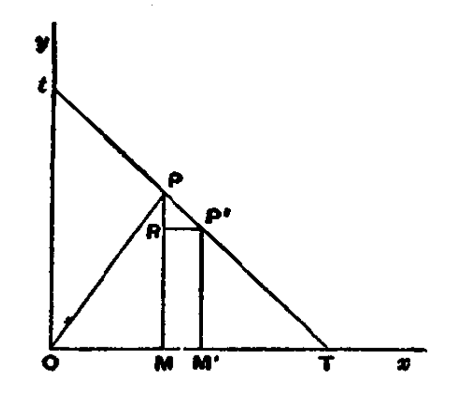
$$\frac{d\mu}{dm}\cdot\frac{dp'}{dx'}=\frac{du'}{dx'};$$

因此

$$\frac{dp}{dx}:\frac{dp'}{dx'}=\frac{du}{dx}:\frac{du'}{dx'}$$

（参考杰文斯关于交换理論的那一章，第 151 頁）

他的資金的每次增加减少貨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度；也就是說，$\frac{d^2\mu}{dm^2}$ 总是負数。所以，商品量 x 对他的边际效用不变，他的資金的增加使 $\frac{du}{dx}\div\frac{d\mu}{dm}$ 有所增加；也就是說，它增加 $\frac{dp}{dx}$，亦即一种比率，在这种比率下，他願意买更多的商品。我們可以把 $\frac{dp}{dx}$ 看作是 m, u 和 x 的函数；那末，我們的 $\frac{d^2p}{dmdx}$ 总为正。当然，$\frac{d^2p}{du\,dx}$ 总为正。



注 3（本书上卷第 122 頁） 設 P, P' 为需求曲綫上的二連續点，作 PRM 垂直于 Ox，設 PP' 交 Ox, Oy 于 T, t；因此，$P'R$ 是因单位商品价格減少 PR 而增加的需求量。

因此，P 点的需求弹性是由下列的公式測定的：

$$\frac{P'R}{OM} \div \frac{PR}{PM'}, \text{ 即 } \frac{P'R}{PR} \times \frac{PM}{OM}$$

$$\text{即 } \frac{TM}{PM} \times \frac{PM}{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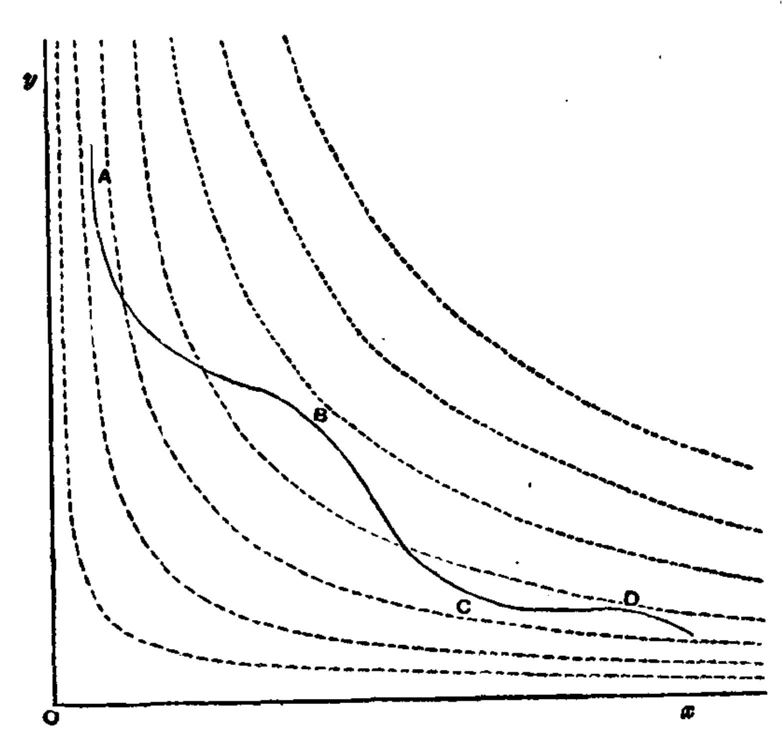
$$\text{即 } \frac{TM}{OM} \text{ 或 } \frac{PT}{Pt}$$

当 P 与 P' 之間的距离无限縮小时，則 PP' 成为一切綫，从而，証明了第 122 頁所述的命题。

显然，相互改变测量平行于 Ox 与 Oy 的距离的比例尺，并不能改变弹性的测量。但用平面图的方法很容易求得这个結果的几何証明。从分析上来說，很明显，作为测量弹性的分析式的 $\frac{dx}{x} \div \frac{-dy}{y}$，并不改变它的值，如果曲綫 $y=f(x)$ 是按新的比例尺作图，从而，它的方程式成为 $qy=f(px)$；其中 p 与 q 均为常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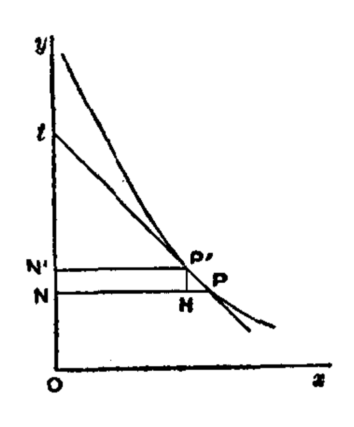
如果就商品的所有价格来說，需求弹性等于一，則价格的任何下降将使购买量成比例地增加。因此，买主們购买該商品所支出的总数将不变。因此，这样的需求可以叫做支出不变的需求，而代表这种需求的曲綫可以叫做支出不变曲綫 (a constant outlay curve)，它是直角双曲綫，以 Ox, Oy 为其漸近綫。許多这样的曲綫是由下图中有虛点的曲綫来表示的。

看惯这些曲綫是有好处的。因此当一个人看到一条需求曲綫时，他就能立即辨别它是否在某点比通过該点的支出不变曲綫部分以較大或較小的角度向 x 軸傾斜。在



薄紙上画些支出不变曲綫，再把紙置于需求曲綫上，就可以得到較精确的結果。例如，用这种方法立即可以看到，图中需求曲綫在 A, B, C, D 各点所代表的弹性約等于一：在A与B之間以及在C与D之間它所代表的弹性大于一，而在B与C之間它所代表的弹性却小于一。这种做法很容易发现关于某商品需求的性质的假設的性质，而这种假設是暗含在作任何形状的需求曲綫之中；同时还可以提防无意識地引用不可能的假設。

各点需求弹性等于n的需求曲綫的一般方程式为 $\frac{dx}{x}+n\frac{dy}{y}=0$，亦即 $xy^n=C$。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曲綫上 $\frac{dx}{dy}=-\frac{C}{y^{n+1}}$；这就是說，由于价格的微跌而需求量的增加部分和价格的 $(n+1)$ 的乘方成反比。在支出不变曲綫的場合下，它和价格的平方成反比；或和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二者皆相同。



注 4（本书上卷第 130 頁） 因經过的时間是沿着 Oy 向下測量的；所記載的消費量是由和 Oy 的距离測量的；从而，P与P'是代表消費量增长的曲綫上的两个邻点，所以，在很小的单位时間 NN' 内的增长率为

$$\frac{PH}{P'N'}=\frac{PH}{P'H}\cdot\frac{P'H}{P'N'}=\frac{PN}{Nt}\cdot\frac{P'H}{P'N'}=\frac{P'H}{Nt};$$

因为 PN 与 $P'N'$ 在极限上相等。

如果我們把一年作为时間单位，我們就求出年增长率为 Nt 年数的倒数。

如果 Nt 等于 c（曲綫上各点的常数），则增长率不变，并等于 $\frac{1}{c}$。在这个場合下，对于所有 x 值来說，$-x\frac{dy}{dx}=c$；亦即此曲綫的方程式为 $y=a-c\log x$.

注 5（本书上卷第 142 頁） 我們在正文中已經知道，对于未来快乐的折現率大多是因人而异的。設 r 为年利率，它必須与現在的快乐相加，以便使現在的快乐与未来的快乐相等（当未来的快乐出現时，它对于快乐的享有者具有相等的数量），则 r 对于某人也許是 50%，甚或 200%，而对于他的邻人却是一个負量。此外，有些快乐比另外一些快乐更当紧。甚至可以想像的是，某人也許随便地把未来的快乐折成現值，他也許情願把某种快乐延期二年，几乎和延期一年一样；或反之，他也許极力反对延期很长，而几乎不反对延期很短。关于这种不规則性是否为經常現象，意见多不一致，这个問題是很难决定的；因为权衡一种快乐純粹是主观的，即便确实出現了不规則現象，也是很难觉察的。在沒有不规則現象的那种場合，折現率对于各种时間因素将不变，或换一句話說，它将遵守指数规律。如果 h 代表机遇率为 p 的未来快乐量，而这种快

乐如果出现則出现于时間 t 內，如果 $R=1+r$，則快乐的现值为 phR^{-t}，但决不應該忘記，这种結果属于快乐論，而不属于經济学。

仍根据同一假設，我們可以論証說，如果 w 为某人因拥有(比方說)一架鋼琴而在时間因素 Δt 內所享有的快乐因素 Δh 的机遇率，則鋼琴对他的现值为

$\int_0^T wR^{-t}\frac{dh}{dt}dt$。如果我們包括某事件在不論多长的时間內所产生的全部快乐，我們就必須使 $T=\infty$。如果用边沁的話来說快乐的来源是"不純的"，則对 t 的某些值来說，$\frac{dh}{dt}$ 也許将为負数；当然，积分的全值也許是負数。

注 6 (本书上卷第 151，152 頁) 如果 y 为某商品 x 量在某市場能找到买主的价格，$y=f(x)$ 为需求曲綫方程式，則該商品的总效用的测定如下：

$$\int_0^a f(x)dx, \text{ 其中 } a \text{ 为所消費的数量。}$$

但是，如果該商品的数量 b 是維持生命所必需的数量，則对小于 b 的各 x 值来說，$f(x)$ 将为无限量，或至少是无限大。因此，我們必須假定生命的存在，而单独計算該商品超过絕对必需品的供給部分的总效用：当然，它为 $\int_b^a f(x)\,dx$。

如果有几种商品，它們将滿足同样迫切的需要，例如，水和牛奶都能止渴，則我們认为，在一般生活条件下，必要的供給只取自最便宜的商品这一簡单的假設，是不会有什么大錯的。

必須指出，在討論消費者的剩余时我們假定，貨币对个人买主的边际效用始終不变。严格說来，我們应当計及这一事实，即如果他在茶叶上用的貨币較少，則貨币对他的边际效用不如现在那样大，他会从购买那些以现在不給他提供消費者剩余的价格的其他东西而获得消費者的剩余。但是，根据作为我們全部推理的基础的假設，即他用在任何一种东西如用在茶叶上的支出只占他全部支出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这些消費者的剩余的变动是可以忽略的(比較第五篇，第二章，第 3 节)。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有必要計及他用在茶叶上的支出对貨币对他的价值所发生的影响，則只須在上述积分中用 $f(x)$ 乘 $xf(x)$ (即他已經用在茶叶上的貨币量)的函数即可，这个函数代表他所拥有的貨币减少該数量以后貨币对他的边际效用。

注 7 (上卷第 153 頁) 因此，如果 $a_1, a_2, a_3 \cdots\cdots$ 为几种商品的消費量，其中 b_1, b_2, b_3 是維持生命所必需的，如果 $y=f_1(x)$，$y=f_2(x)$，$y=f_3(x) \cdots\cdots$ 是它們的需求曲綫方程式，如果我們可以忽略財富分配的种种不均，那末，在假定維持生存的

条件下收入的总效用可以用下式表示:

$$\Sigma\int_b^a f(x)\,dx,$$

如果我們能找到一种方法，把滿足同样需要的一切东西和它們的竞爭品以及各类在服务上相互补充的东西(第五篇，第六章)列入一条共同的需求曲綫中。但我們是不能这样做的。因此，公式只是一个一般的式子而已，沒有实用价值。参閱本书上卷第149—150頁附注,及注14之后一部分。

注8(本书上卷第153頁) 如果y是某人从他的收入x中所获得的滿足，如果我們照伯努利假定,不論他有多少收入,他每增加百分之一的收入所增加的滿足不变，当K,C皆为常数时，我們求得

$$x\frac{dy}{dx}=K,\ \therefore\ y=K\log x+C。$$

我們再照伯努利假定，a是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那部分收入，如收入小于a，則苦多于乐，如收入等于a，則二者相等；于是我們的方程式就变成$y=K\log\frac{x}{a}$。当然，K与a因各人的性情，健康，习惯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拉普拉斯把x命名为物质境遇，把y命名为精神境遇。

伯努利似乎曾认为x与a是代表一定的财产数量，而不是代表一定的收入数量的；但是，我們无法估計維持生命所必需的財产，如果不知道它維持生命用多长的时間，也就是說，如果不实际上把它当作收入的話。

在伯努利以后最引人注意的一种臆测也許要算克拉姆尔的那个建議了，他說財富所提供的快乐可以看成是和它的数量的平方根成正比例而变化的。

注9(上卷第154頁) 公平的賭博是一种經济上的錯誤这一論点，一般是根据伯努利的假設或其他一定的假設的。但它所需要的假設只不过是：首先，賭博之乐可以不計；其次，对x的一切值来說，$\phi''(x)$为負，而$\phi(x)$为取自等于x的財富的快乐。

因为假定某特殊事件发生的机会为p，某人以py和行将发生的$(1-p)y$相賭。这样做，他就把他的快乐的預期从$\phi(x)$改变到$p\phi\{x+(1-p)y\}+(1-p)\phi(x-py)$。用泰勒定理展开后，这个式子变为

$$\phi(x)+\frac{1}{2}p(1-p)^2y^2\phi''\{x+\theta(1-p)y\}+\frac{1}{2}p^2(1-p)y^2\phi''(x-\theta py);$$

假定对x所有的值来說，$\phi''(x)$为負，它总小于$\phi(x)$。

的确，这种可能的快乐的損失未必大于从賭兴中所得的快乐，从而我們又回到用边沁的話来說賭博之乐是"不純的"这个归納上去了。因为經驗表明，它多半产生一种急躁而狂热的性格，既不适于堅持不渝的工作，又不适于生活中日常高尚的快乐。

注 10（本书上卷第 161 頁） 依注 1 的同样原理，让我們用 v 代表一个劳动量 l 的負效用或不便利，则 $\frac{dv}{dl}$ 为劳动的边际負效用度；在正文所述的限制条件下，$\frac{d^2v}{dl^2}$ 为正。

設 m 为某人所拥有的貨币或购买力的数量，μ 是它对他的总效用，因此，$\frac{d\mu}{dm}$ 为它的边际效用。从而，如果 Δw 为誘引他提供劳动 Δl 所必須支付的工資，则 $\Delta w\frac{d\mu}{dm}=$ $=\Delta v$，与 $\frac{dw}{dl}\cdot\frac{d\mu}{dm}=\frac{dv}{dl}$。

如果我們假定他不願劳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可变的量，则我們可以把 $\frac{dw}{dl}$ 看作是 m, v 与 l 的函数；而 $\frac{d^2w}{dm\,dl}$，$\frac{d^2w}{dv\,dl}$ 总为正。

注 11（本书上卷第 264 頁） 如果任何一种鳥类开始获得水栖习慣，则趾間的蹼的每次增长（不論由于天然淘汰的作用逐漸而来，或由于运动迅速而来），将使它們更加适宜于水栖生活，并使它們繁殖的机会更取决于蹼的增长。因此，如果 $f(t)$ 是 t 时的蹼的平均面积，则蹼的增长率随着蹼的每次增长而增长（在一定的限度內），从而，$f''(t)$ 为正，根据泰勒定律我們知道

$$f(t+h)=f(t)+hf'(t)+\frac{h^2}{1.2}f''(t+\theta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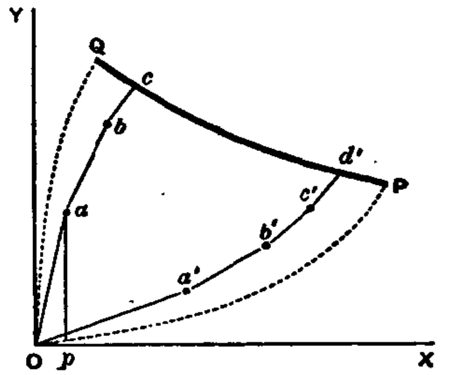
如果 h 是大的，因此，h^2 則更大，那末，即使 $f'(t)$ 是小的，而 $f''(t)$ 从来不是大的，則 $f(h+t)$ 也将比 $f(t)$ 大得多。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微积分用于物理学上所造成的进步与进化論出现之間的关系，远不是表面的。在社会学和生物学中，我們逐漸学会观察各种力量的累积影响，这些力量最初虽然很弱，但是，由于它們的影响的增长而愈来愈强；泰勒定律是一般的形式，而各种这样的事实是它的特殊体现；或如果一种以上的原因的作用同时加以考慮，就相应地有几个变数的一种函数。即使进一步的研究証实了孟德尔主义者所持的见解，即种的逐漸改变是由个体与一般类型的很大差异演化而来的，则上述結論也是站得住脚的。因为經济学是关于人类，关于特定国家，关于特定社会阶层的研究；它只是間接地涉及那些非凡天才家和穷凶恶极者的生活的。

注 12 甲（本书下卷第 24 頁） 如在注 10 中所述，如果 v 代表某人为获得他能享有快乐 u 的商品量 x 而必須提供的劳动量的負效用，则当 $\frac{du}{dx}=\frac{dv}{dx}$ 时，更多的商品供应所产生的快乐将等于获得那些商品的痛苦。

如果把劳动的痛苦看作是負快乐，而我們用 $U\equiv-v$；则 $\frac{du}{dx}+\frac{dU}{dx}=0$，即 $u+U=$ 劳动終止点上的最大量。

注 12 乙（本书下卷第 434 頁） 埃杰沃斯教授在 1891 年 2 月的《經济学家杂志》(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所发表的論文中作了如下的一个图，这个图代表我們

在第99—102頁所述的苹果与胡桃的各种交换場合。Ox 表示苹果，Oy 表示胡桃；$Op=4$，$pa=40$；a 代表40个胡桃与4个苹果交换的第一次交易的結束，在交易中，甲开始时占了便宜；b 代表第二次交易場合，c 代表最后一次的交易場合。另一方面，a', b', c', d' 各代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最后一次的交易場合，其中乙开始时占了便宜。QP 是 c 与 d' 必然位于其上的軌迹，埃杰沃斯教授称它为交易曲綫。



沿用他的数学心理学（1881年）中所用的方法，他以 U 代表某甲割让了苹果 x 而获得了胡桃 y 之后苹果与胡桃对他的总效用，V 代表某乙获得了苹果 x 而割让了胡桃 y 之后苹果与胡桃对他的总效用，如果以追加的苹果 Δx 与追加的胡桃 Δy 相交换，如 $\frac{dU}{dx}\Delta x+\frac{dU}{dy}\Delta y=0$，則交换对某甲将可有可无，如 $\frac{dV}{dx}\Delta x+\frac{dV}{dy}\Delta y=0$，則交换对某乙将可有可无。因此，这两个方程式是图中无差异曲綫 OP 与 OQ 的方程式；而作为对某甲和某乙同时都是无差异的交换条件的点的軌迹的交易曲綫，具有这样的方程式：

$$\frac{dU}{dx}\div\frac{dU}{dy}=\frac{dV}{dx}\div\frac{dV}{dy}.$$

如果胡桃对某甲和某乙的边际效用都是不变的，則 $\frac{dU}{dy}$ 与 $\frac{dV}{dy}$ 都不变；U 变为 $\phi(a-x)+\alpha y$ 而 V 变为 $\psi(a-x)+\beta y$：交易曲綫变为 $F(x)=0$，或 $x=C$；亦即它是一条平行于 Oy 的直綫，各无差异曲綫所給予 $\Delta y:\Delta x$ 之値是 C 的函数；从而，証明物物交换不論从那条路径开始，在交换苹果 C 的那点均衡行将出現，而最后的交换比率是 C 的函数；也就是說，它也是一个常数。运用埃杰沃斯教授用数学表述的物物交换理論来証明文中所得到的結果，最初是由貝利先生进行的，并把它发表在1891年6月的《經济》杂志上。

埃杰沃斯教授以 U 与 V 代表 x 与 y 的一般函数的方法，对于数学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就适应表述經济生活中的日常事实来說，它远不及把苹果的边际效用只看作 x 的函数，像杰文斯那样的做法。在这种場合下，如在所討論的特殊事例中所假設的那样，如果某甲开始时沒有胡桃，則 U 所采取的形式是，

$$\int_0^x\phi_1(a-x)dx+\int_0^y\psi_1(y)dy;$$

V 的形式也相同。而交易曲綫方程式的形式是

$$\phi_1(a-x)\div\psi_1(y)=\phi_1(x)\div\psi_2(b-y);$$

这个方程式是杰文斯所著《政治經济学理論》(第二版，第108頁)中的交易方程式之一。

注13(本书下卷第43頁) 用注5中所用的符号，让我們把开始建造房屋的日期作为我們时間的起点，并設T'为建造期間所占用的时間，则他对該房屋所預期的快乐的现值为：

$$H=\int_{T'}^{T}\tilde{\omega}R^{-t}\frac{dh}{dt}dt.$$

設Δv为他在时間Δt中(即在时間t与时間$t+\Delta t$之間)建造房屋将出的劳作要素，則劳作总額的现值为：

$$V=\int_{0}^{T'}R^{-t}\frac{dv}{dt}dt.$$

如果需要劳作与否尚难逆料，则各种可能因素必須加以計算，并乘以需要劳作的机遇率$\tilde{\omega}'$；那末，V就等于

$$\int_{0}^{T'}\tilde{w}'R^{-t}\frac{dv}{dt}dt.$$

如果我們把起点移至竣工日期，则我們得出：

$$H=\int_{0}^{T_1}\tilde{\omega}R^{-t}\frac{dh}{dt}dt,\ 与\ V=\int_{0}^{T'}\tilde{w}'R^{t}\frac{dv}{dt}dt.$$

其中$T_1=T-T'$；这个起点，虽从数学的观点来看，比較免强，但从一般商业的观点来看，却更加自然。我們采取这个起点时，就知道，V是所受苦痛的預計总額；其中各自都实际上負有等待的累积負担，这种等待就是从所用的时間和开始收到成效的时間之間的等待。

杰文斯关于投資的討論，因代表投資的函数是一次式这一不必要的假設，而受到了一些損害；当他討論戈森的著作，而指出对他(和惠威尔)所用的以直綫代替那些表示經济数量变异的眞实性质的多样曲綫的方法之反对意见时，这种損害就更加明显。

注14甲(本书下卷第48頁) 設$\alpha_1,\alpha_2,\alpha_3$……为某人按既定計划建造房屋所用的各种不同的劳动，如鋸木、运石、掘土等的数量；β,β',β''……为該房根据該計划所提供的各种不同的便利，如休息室、臥室和办公室等的数量；那末，按前注中的用法使用V与H时，V,β,β',β''皆为$\alpha_1,\alpha_2,\alpha_3$……的函数，而$H$既为$\beta,\beta',\beta''$之函数，所以，也是$\alpha_1,\alpha_2,\alpha_3$……之函数。因此，我們必須求出每种劳动对每种用途的边际投資。

$$\frac{dV}{d\alpha_1}=\frac{dH}{d\beta}\frac{d\beta}{d\alpha_1}=\frac{dH}{d\beta'}\frac{d\beta'}{d\alpha_1}=\frac{dH}{d\beta''}\frac{d\beta''}{d\alpha_1}=\cdots\cdots$$

$$\frac{dV}{d\alpha_2}=\frac{dH}{d\beta}\frac{d\beta}{d\alpha_2}=\frac{dH}{d\beta'}\frac{d\beta'}{d\alpha_2}=\frac{dH}{d\beta''}\frac{d\beta''}{d\alpha_2}=-\cdots\cdots$$

上述方程式表示劳作与利益相等。在木工上稍用額外劳动对他的实际成本，适与他这样做而得到的額外休息室或臥室的利益相等。但是，如果他自已不劳动，而雇用木工来做，則我們必須用V代表的就不是他的劳作总額，而是他的一般购买力的支出总額。那末，他对木工追加劳动所願支付的工資率，亦即他对木工劳动的边际需求价格，是由$\frac{dV}{d\alpha}$来測量的；而$\frac{dH}{d\beta}$，$\frac{dH}{d\beta'}$是用貨币表示的額外休息室和臥室各自对他的边际效用，亦即他对它們的边际需求价格；$\frac{d\beta}{d\alpha}$，$\frac{d\beta'}{d\alpha}$为建造这些房間的木工的边际效率。这些方程式的意思是說，木工劳动的需求价格有等于額外休息室的需求价格，以及額外臥室等的需求价格各自乘以增建这些房間所用木工劳动的边际效率的趋势（各个要素都选用适当的单位）。

如把上述論点加以概括，以便包括市場上对木工劳动的各种不同的需求，它就等于：木工劳动的（边际）需求价格等于木工劳动在增加任何产品供应中的（边际）效率乘該产品的（边际）需求价格。或换言之，一个单位的木工劳动的工資有等于該劳动借以生产的，代表一个单位木工劳动的边际效率（就該产品而言）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的趋势；或用我們在第六篇第一章中将加以大力討論的那句話来說，有等于木工劳动的"純产品"的价值的趋势。这个命题至为重要，并且本身包含有分配論中需求方面的核心。

那末，让我們假定某营造商打算要建造某些房屋，并且考虑他要建造什么不同样的房屋；如住宅，貨栈，工厂和零售商店等。将有两类問題需要他来决定：各种房他将建造多少，以及他用什么方法来建造它。例如，除了决定是否要建造有一定数量房間的乡村别墅外，他还須决定他将用哪些生产要素，并按着什么样的比例使用：例如，他是否将用瓦或石板瓦；他将用石头若干；他是否将用汽力来制造灰泥，或只用来担任起重工作；如果他在一个大城市的話，他是否将用专业工人搭架，还是用普通工人搭架等等。

設他决定建造别墅的数量为β，貨栈的数量为β'，工厂的数量为β''，等等，而且各按一定的等級建造。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假設他只雇用各种不同的劳动量$\alpha_1, \alpha_2\cdots\cdots$，让我們把他的支出分成以下三項：(1) 工資，(2) 原材料的价格，(3) 資本利息；而他自己的工作与經营的价值构成第四項。

設$x_1, x_2\cdots\cdots$为他所雇用的各种不同种类的劳动（包括监督劳动在內）量；各种劳动量是由它的工作时間和劳动强度构成的。

設$y_1, y_2\cdots\cdots$为建造房屋所用的各种不同原材料的数量；而房屋可以被假定为自由出售，自由保有。在这种場合下，房屋的建筑用地，从现在的观点即从个人企业家的

观点来看，只是原材料的特殊形式而已。

其次，假定 z 为建造各种房屋所封閉的或所用的資本数量，在这里我們必須把化为共同貨币尺度的各种形式的資本計算进去，其中包括預付的工資，原材料的购买，以及他的各种設备的使用，并酌加磨损等等：他的車間和車間用地都按同样的原則計算。各种資本封閉的期間将有所不同；但是，它們必須按"复比例"，即按"几何級数"化为标准单位，比方說，化为一年。

第四，設 u 代表他在各种工作中所出的劳动、操心、和折磨等的貨币等价。

此外，有几种因素也許可以另成項目，但是，我們可以假定它們和上述各項合并。例如，风险費可以由上述后两項共同負担。經营上的一般费用（"补充成本"，见本书下卷第51頁）将适当地分配給以下四項負担：工資，原材料，对当作一个发达的企业的組織（它的商誉等）的資本价值的利息，和对营造商本人的劳动、經营与操劳的报酬。

在 V 代表他的总支出，H 代表他的总收入的情况下；他竭力設法使 $H-V$ 成为最大額。据此，我們求出和以前相同的一些方程式，即：

$$\frac{dV}{dx_1}=\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x_1}=\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x_1}=\cdots\cdots$$

$$\frac{dV}{dx_2}=\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x_2}=\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x_2}=\cdots\cdots$$

....

$$\frac{dV}{dy_1}=\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y_1}=\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y_1}=\cdots\cdots$$

....

$$\frac{dV}{dz}=\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z}=\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z}=\cdots\cdots$$

$$\frac{dV}{du}=\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u}=\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u}=\cdots\cdots$$

这就是說，該营造商对第一类劳动很小的追加額 δx_1 所顧用的边际支出即 $\frac{dV}{dx_1}\delta x_1$ 等于 $\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x_1}\delta x_1$；也就是說等于他的总收入的增加額，这个增加額是因他使用第一类劳动很小的追加額而增加了別墅将要获得的。就貨栈和其他各种房屋来說，它也将等于相同的数額。这样，他势必把他的資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作这样的分配：他不能因把任何生产要素（劳动，原材料，資本的使用）的任何部分或把他自己的劳动和經营从某等建筑轉向另一等建筑而获利。他也不能因在自己企业的任何部門用一种要素代替另一种要素，或他增用或减用任何要素而获利。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們的方程式和第三篇第五章关于同一种东西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間的选择具有相同的意义［参照埃杰沃斯教授向英国科学协会的演說詞（1889）后最有趣味的一个注释

(f)]。

关于解释任何生产要素，不論特种劳动还是任何其他要素的"純产品"一詞的困难，实有許多話可說(参閱第五篇，第十一章，第一节，与第六篇，第一章，第八节)；本注的其余部分，虽与上述部分相类似，也許留在后一阶段来讀是較为方便的。营造商对第一类劳动最后的极小部分付以 $\frac{dV}{dx_1}\delta x_1$，因为那是它的純产品；如果用它来建造別墅，则它給他带来 $\frac{dH}{d\beta}\cdot\frac{d\beta}{dx_1}\delta x_1$ 的特殊收入。如果 p 为他出售別墅数量 β 而得的单位价格，从而，$p\beta$ 为他出售全部別墅 β 所得的价格；又为簡单起见如果我們用 $\Delta\beta$ 来代替 $\frac{d\beta}{dx_1}\delta x_1$，(即因追加劳动 δx_1 而增加的別墅)；那末，我們所求的純产品就不是 $p\Delta\beta$，而是 $p\Delta\beta+\beta\Delta p$；其中 Δp 为負量，是因营造商所提供的別墅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需求价格的下降。我們必須对 $p\Delta\beta$ 与 $\beta\Delta p$ 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量作一番研究。

如果营造商壟断了別墅的供給，则 β 代表別墅的总供給。当出售別墅量 β 时，如果它的需求弹性碰巧小于一，那末，由于增加他的供給，他会减少自己的总收入；而 $p\Delta\beta+\beta\Delta p$ 必为負量。但是，当然他不会使自己的生产恰恰进行到那样一种数量，在这种数量下，需求如此沒有弹性。他給自己选择的生产边际势必是那样的边际，在該边际，負量 $\beta\Delta p$ 小于 $p\Delta\beta$，但不必一定要小得在比較时可以不計。这是第五篇，第十四章所討論的壟断理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对于任何生产者来說，那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生产者的顾客有限，而他又不能很快地增加他們。如果他的顾客已經向他买了他們所喜欢买的那么多的商品，从而，他們的需求弹性暂时小于一，那末，他因增用一个人来給他工作而会受到損失，即使那个人白給他工作的話。惟恐暂时破坏一个人的特殊市場的这种恐惧，在有关短时期的許多价值問題(参閱第五篇，第五，第七，与第十一章)，特别是在我們将在第二卷中討論的商业萧条时期和在那些正式与非正式的商业团体的章程中，起着重要的影响。在那些生产費用因产量的每次增加而迅速下降的商品的場合下，存在着类似的困难：但在这里决定生产限界的那些因素是如此之复杂，以致似乎不值得把它們用数学表示出来。

但是，当我們研究个人企业家的行动，以闡明决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一般需求的原因之正常作用时，似乎很明显，我們应当避免类似的种种場合。我們应当把它們的特点留在特殊的討論中分别加以分析，而从那样一种場合作出我們的正常解释，在这种場合下，个人只是許多能(如果是間接的)接近市場的人中的一个。如果 $\beta\Delta p$ 在数值上和 $p\Delta\beta$ 相等，其中 β 是一个大市場上的全部产量；而个人企业家所生产的 β' 是 β 的千分之一；则因增用一个人所增加的收入是 $p\Delta\beta'$，亦即等于 $p\Delta\beta$；而从其中减去的只是 $\beta'\Delta p$，它是 $\beta\Delta p$ 的千分之一，可以不計。因此，为了闡明分配規律的一般作用之一，我們有理由认为任何生产要素的边际工作的純产品价值是該純产品按产品正常售

价所出售的数額，也就是說，等于 $p\Delta\beta$。

不妨指出，这些困难并不取决于劳动分工和工資制度；虽然它們因用和这种制度相联的价格来衡量劳作和滿足的那种习慣而显得更加突出。給自己建造房屋的魯滨逊不会认为，增建以前房屋的千分之一，使他的安逸增加千分之一。他所增建的部分和其余的部分也許具有相同的性质；但是，如果有人把它按对魯滨逊有相同的实际价值的比率計算进去，則此人必須要計及这一事实，新建部分使对原有部分的需要較不迫切；对他的实际价值也較低（参閱本书下卷第102頁的注）。另方面，报酬递增规律也許使他很难把它的实际純产品限定在某半小时的工作上。例如，假定有些小草，既能調味，又便于运輸，生长在他島上半日里程的一个地方。有一次他曾到那里采了几小束。后来，因为沒有重要的事能占用他半日的时間，他用了一整天的功夫，采了比以前多九倍的味草回来。那末，我們不能把最后半小时的报酬和其余时間的报酬分开；我們唯一的方法是把整日当作一个单位，并拿它在滿足上的报酬和用在其他方面的日数所得的报酬加以比較；在现代工业制度下，我們有类似的，但更加艰巨的任务，即为了某种目的把整个生产过程当作一个单位。

也許很可能，扩大我們所討論的方程式体系的范围，并增加它們的細节，直至它們包括分配問題中需求方面的全局为止。虽然用数学闡明某些既定原因的作用的方式，本身也許是完全的，在其定义明确的范围內，也許是极其精确的，但是，企图用一系列的方程式来理解现实生活中一个复杂問題的全貌，甚或其中任何很大的一部分，却并不如此。因为許多重要事情，特别是和时間因素相关的那些事情，是不易用数学表示的：它們必須被全部删去，或是被削减得像装飾艺术上的鳥兽一般。因此，就产生了一种使經济力量賦有錯誤广度的傾向；因为最容易接受分析方法的那些因素是被极力强調的。无疑地，不仅把数学分析，而且把任何一种分析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問題中，本身就含有这种危险。这是經济学家必須随时留意的、胜过任何其他危险的一种危险。但是，要完全避免这种危险，就等于放弃科学进步的主要手段：而在特地为数学讀者所写的討論中，大胆追求广泛的概括，无疑是对的。

在这些討論中，例如，也許正确的是，把H看作由于經济原因使社会享有的滿足总和，把V看作不滿足的总和（劳作、牺牲等等）；为了使这些原因发生作用的概念简单化起见，我們采用和各种不同形式的下述理論中多少有意識地采用的假設是相同的；这一理論是，这些原因不断地向着使社会获得**最大限度**的滿足（純总量）这方面发生作用（见本书下卷第 150—154 頁），或换句話說，有一种不断的趋势，使 $H-V$ 对全社会来說，是最大的数量。由此而来的像我們曾一直討論的那同一类微分方程式，将被解释成价值在經济学的各个领域中是由效用組和負效用組，滿足組和实际成本組的平衡来决定的。这类問題自有其討論的余地：但在目前的討論中，却不如此；因为在这种

討論中，数学只是用来以簡练而更加精确的語言表述那些分析和推理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有意識地采用的。

不容否认，这类討論和第三篇中对特定商品总效用所用的分析方法有某些相同之点，这两种場合的区别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但程度上的区别是如此之大，以致实际上归結为一种性质上的区别。因为在前一場合下，我們考虑的是和某特定市場有关的各种商品本身；我們仔細計及消費者在所述时間与地点所处的环境。因此，我們沿用財政部长和討論財政政策时的普通人的办法，虽然我們也許更加謹愼。我們知道，少数商品主要是由富人消費的，因此，它們的实际总效用比那些效用的貨币尺度所显现的要少些。我們同世人一道假定，在沒有相反的特殊原因的情况下，主要由富人所消費的两种商品的实际总效用彼此之間的关系，照例是和它們的貨币尺度的关系大致是相同的。这也适用于那些商品，它們是由富人阶級，中产阶級和穷人按相同的比例消費的。这种估計只是約略的近似而已；但各种特殊的困难，各个可能錯誤的根源，因我們用語的确定而更加突出：我們并沒有引用那些日常生活实踐中所不暗含的假設；同时我們也不企图担任那种日常生活实践中不能用較粗浅（但有益处）的方式来解决的任务；我們沒有引用新的假設，而是闡明那些不可避免的假設。虽然在討論和各特定市場有关的各特定商品时，这是可能的，但就处于包罗万象的最大限度滿足的理論中的无数經济因素来說，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供給的力量特别是不同质的，复杂的：这些力量包括来自所有各种工业等級的人們方面的千变万化的劳作和牺牲。如果对最大限度滿足的理論的具体解释沒有其他障碍的話，则致命的障碍就在于这种暗含的假設，即儿童的培养教育費和机器的建造費能用同样的方法来衡量。

由于类似上述典型事例中所提到的那些原因，我們的数学注解，随着所討論的問題的复杂性的增加，而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下面的几个注解和垄断有关，它們提供了完全可以用直接分析来討論的几个方面。但是，其余的絕大部分将用来說明連带与合成的供給和需求，而这些和下述注解的內容有許多共同之点：注 21 的最后一部分略論分配和交换問題的全貌（时間因素不予考虑），但只是在下述范围內进行的：即确保所用的数学例解傾向于一个方程式体系，这些方程式的数目比其中所用的未知数既不多，也不少。

注 14乙（本书下卷第 72 頁） 在本章（第五篇，第六章）的各图中，各供給曲綫都向上傾斜；当我們用数学表述它們时，我們将假定，边际生产費是以现实生活中所沒有的那种确定性来决定的；我們将不考虑那种发展一个具有大规模生产的內部經济与外部經济的典型企业所需要的时間，我們将忽略和第五篇第十二章中所討論的报酬递增規律相关的那些困难。采取任何别的途径，就会把我們引向极复杂的数学上去，这种复杂的数学虽不无用处，但不适合于我們的討論。因此，本注和下面各注中的討論

只能看作是概略，而不能看作是全面的研究。

設商品A的生产要素为$a_1, a_2\cdots\cdots$；設它們的供給方程式为$y=\phi_1(x), y=\phi_2(x)\cdots\cdots$設生产商品$Ax$单位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单位数为$m_1x, m_2x\cdots\cdots$；其中$m_1, m_2\cdots\cdots$一般都不是常数，而是$x$的函数。从而，$A$的供給方程式为：

$$y=\Phi(x)=m_1\phi_1(m_1x)+m_2\phi_2(m_2x)+\cdots\cdots\equiv\Sigma\{m\phi(mx)\}。$$

設$y=F(x)$为成品需求方程式，則制造商品A的第r个要素，a_r的派生需求方程式为：

$$y=F(x)-\{\Phi(x)-m_r\phi_r(m_rx)\}。$$

但在此方程式中y不是要素一个单位的价格，而是m_r个单位的价格；要求用固定单位表示的一个方程式，設η为一个单位的价格，并設$\xi=m_rx$，則$\eta=\frac{1}{m_r}\cdot y$，此方程式即成：

$$\eta=f_r(\xi)=\frac{1}{m_r}\left[F\left(\frac{1}{m_r}\xi\right)-\left\{\Phi\left(\frac{1}{m_r}\xi\right)-m_r\phi_r(\xi)\right\}\right]。$$

如果m_r为x的函数，比方說等于$\psi_r(x)$；則x必須用方程式$\xi=x\psi_r(x)$来决定（以ξ表示），因此，m_r可以写成$\chi_r(\xi)$；以此代之，我們求出η为ξ的函数。a_r的供給方程式仅仅是$\eta=\phi_r(\xi)$。

注 15（本书下卷第 73 頁） 設刀的需求方程式为：

$$y=F(x)\cdots\cdots(1)$$

設刀的供給方程式为：$y=\Phi(x)\cdots\cdots(2)$

設刀柄的供給方程式为$y=\phi_1(x)\cdots\cdots(3)$

設刀身的供給方程式为$y=\phi_2(x)\cdots\cdots(4)$

則刀柄的需求方程式为：

$$y=f_1(x)=F(x)-\phi_2(x)\cdots\cdots(5)$$

(5) 的弹性为$-\left\{\frac{xf_1'(x)}{f_1(x)}\right\}^{-1}$，

亦即$-\left\{\frac{xF'(x)-x\phi_2'(x)}{f_1(x)}\right\}^{-1}$

亦即 $\left\{-\frac{xF'(x)}{F(x)}\cdot\frac{F(x)}{f_1(x)}+\frac{x\phi_2'(x)}{f_1(x)}\right\}^{-1}$。

越充分满足下列的条件，則弹性的值越小：(i) 必然为正的$-\frac{xF'(x)}{F(x)}$很大，也就是說，刀的需求弹性很小；(ii)$\phi_2'(x)$是正数，而且很大；也就是說，刀身的供給价格随着供給量的增加而迅速增加，随着供給量的減少而迅速減少；(iii) $\frac{F(x)}{f_1(x)}$应当很大；也就是說，刀柄的价格应当是刀价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如果生产要素的单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像前注中那样可以改变的，则同样的，更加复杂的研究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結果。

注 16（本书下卷第 74 頁） 假定生产一加仑啤酒用 m 蒲式耳蛇麻。在均衡时 x' 加仑的啤酒以价格 $y'=F(x')$ 出售了。設 m 变为 $m+\Delta m$；因此，当出售的啤酒仍为 x' 加仑时，設它們以 $y'+\Delta y'$ 的价格找到买主，则 $\frac{\Delta y'}{\Delta m}$ 代表蛇麻的边际需求价格：如果它大于蛇麻的供給价格，则啤酒中多用蛇麻对酒商有利。或把这个事例說得更一般些，設 $y=F(x, m)$，$y=\phi(x, m)$ 为啤酒的需求方程式和供給方程式，其中 x 为加仑数；m 为每加仑啤酒中所用蛇麻的蒲式耳数。则 $F(x, m)-\Phi(x, m)=$ 需求价格超过供給价格的差額。均衡时它当然等于零。但是，如果有可能因改变 m 而使它成为正額，就会实行这种改变：因此（假定除了因蛇麻数量的增加而使啤酒的生产费有所变动外，再沒有其他的显著变动）$\frac{dF}{dm}=\frac{d\Phi}{dm}$：前者代表蛇麻的边际需求价格，而后者则代表它的边际供給价格；因此二者相等。

当然，这个方法可以推广到那些場合，在这些場合下，二种或二种以上的生产要素同时发生变动。

注 17（本书下卷第 76 頁） 假定一个东西，不論它是制成的商品还是一种生产要素，有两种用途，在总量 x 中有 x_1 部分用于第一种用途，x_2 部分用于第二种用途。設 $y=\phi(x)$ 为总供給方程式；$y=f_1(x_1)$，与 $y=f_2(x_2)$ 为第一种和第二种用途的需求方程式。那末，均衡时这三个未知数 x, x_1 与 x_2 是由这三个方程式 $f_1(x_1)=f_2(x_2)=\phi(x)$；$x_1+x_2=x$ 来决定的。

其次，假定想要独自求出該物在第一种用途上的供求关系，所根据的假設是，不論在它的第一种用途中有多大的变动，它的第二种用途的需求与供給仍保持均衡；也就是說，它在第二种用途上的需求价格等于实际上所生产的它的总量的供給价格，亦即 $f_2(x_2)$ 永远等于 $\phi(x_1+x_2)$。从这个方程式，我們能用 x_1 来决定 x_2，从而，用 x_1 来决定 x；因此，我們可以写成 $\phi(x)=\psi(x_1)$。这样，在第一种用途上的該物的供給方程式成为 $y=\psi(x_1)$；而这个方程式和我們已經知道的方程式 $y=f_1(x_1)$ 就給予我們所需要的关系。

注 18（本书下卷第 77 頁） 設 a_1, a_2……为連带产品，其中 m_1x, m_2x……由于其連带生产过程的 x 单位而被生产着，它的供給方程式为 $y=\phi(x)$。設

$$y=f_1(x),\ y=f_2(x)\cdots\cdots$$

为它們各自的需求方程式。那末，均衡时，$m_1f_1(m_1x)+m_2f_2(m_2x)+\cdots\cdots=\phi(x)$

設 x' 为此方程式所决定的值；那末，$f_1(m_1x')$，$f_2(m_2x')$ …… 为各連带产品的均衡价格。当然，m_1, m_2 可用 x' 表示，如果必要的話。

注 19(本书下卷第 78 頁) 这一場合，如加必要的改变，則与注 16 中所述的那个場合相符。如果在均衡状态下每年以售价 $y'=\phi(x')$ 供給牛 x' 头；每头牛产肉 m 单位：又如果养牛戶发觉通过改变牛的飼养管理可提高产肉力 Δm 单位(牛皮和其他連带产品平均不变)，所引起的額外費用为 $\Delta y'$，則 $\frac{\Delta y'}{\Delta m}$ 代表牛肉的边际供給价格：如果这个价格小于銷售价格，則实行这种改变对养牛戶有利。

注 20(本书下卷第 79 頁) 設 a_1，a_2…… 为适合完成几乎同样一种任务的东西，設它們的单位被选择得其中任何一个东西的一个单位等于任何别的东西的一个单位，設它們各自的供給方程式为 $y_1=\phi(x_1)$，$y_2=\phi_2(x_2)$……。

在这些方程式中，設变数有所改变，并把它們写成，$x_1=\psi(y_1)$，$x_2=\psi_2(y_2)$……設 $y=f(x)$ 为它們都能胜任的那种服务的需求方程式。那末，在均衡状态下，x 与 y 是由方程式 $y=f(x)$；$x=x_1+x_2+\cdots\cdots$，$y_1=y_2=\cdots\cdots=y$ 来决定的(这些方程式必須是这样的方程式，其中 x_1，x_2……量不能有負值。当 y_1 已經降至一定的水平，x_1 变为 0，而对較低的值来說，x_1 仍为 0；它不能变为負数)。如在正文中所指出的，必須假定的是，各供給方程式都遵守报酬遞减規律；也就是說，$\phi_1'(x)$，$\phi_2'(x)$……总为正。

注 21(本书下卷第 81 頁) 我們现在可以把一起出现的連带需求，合成需求，連带供給和合成供給的一些問題作一概測，以便証实我們的抽象理論有多少未知数，就有多少方程式，旣不多，也不少。

在連带需求問題中，我們可以假定有 n 商品 A_1，A_2 ……A_n。設 A_1 有生产要素 a_1，A_2 有生产要素 a_2 等等，因此，生产要素的总数为 $a_1+a_2+a_3+\cdots\cdots+a_n$：并使其等于 m。

首先假定，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不相同，因此，沒有合成需求；各要素各自有其独立的生产过程，因此，沒有連带产品。最后假定，沒有两种要素能致力于同一种用途，因此，沒有合成供給。那末，我們就有 $2n+2m$ 未知数了。亦即商品 n 和生产要素 m 的数量和价格；要决定它們，我們就得有 $2m+2n$ 个方程式，即 (i) n 个方程式，其中各个方程式把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联起来；(ii) n 个方程式，其中各个方程式使該商品的任何数量的供給价格等于它的生产要素相应数量的价格总和。(iii) m 个供給方程式，其中各个方程式把要素的价格和它的数量联起来；最后 (iv) m 个方程式，其中各个方程式表明生产該商品的一定数量所用的生产要素的数量。

其次，让我們不仅計及連带需求，而且也計及合成需求。設生产要素 β_1 是由同一种东西构成的，例如，具有一定效率的木工劳动；换言之，設木工劳动为 n 商品 A_1，A_2…… 的生产要素之一。那末，因为不論在什么生产中使用的木工劳动被认为具有相同的价格，所以，这些生产要素中的各个要素都只有一个价格，而未知数的数目减少 β_1-1，供給方程式的数目也减少 β_1-1；其他場合依此类推。

再其次，此外，让我們考慮連带供給，設生产商品所用的东西 γ_1 为同一个生产过程的連带产品。則未知数的数目不变；但供給方程式的数目减少(γ_1-1)。不过，联結这些連带产品的一組新的方程式(γ_1-1)补足这个缺額；余此类推。

最后，設所用东西之一有由竞爭品貨源 δ_1 所組成的合成供給：則在保留第一种这些竞爭品的原有供給方程式的同时，我們有 $2(\delta_1-1)$ 的增加未知数，它們是由所余竞爭品 (δ_1-1) 的数量和价格构成的。这些未知数包括在竞爭品的供給方程式 (δ_1-1) 和竞爭品 δ_1 的价格之間的方程式 (δ_1-1)里面去了。

这样看来，尽管这个問題是复杂的，但我們能看到它在理論上是一个定量。因为未知数的数目和我們所求的方程式数总是完全相等的。

注 22（本书下卷第 158 頁） 如果 $y=f_1(x)$，$y=f_2(x)$ 各为需求曲綫和供給曲綫的方程式，則提供最大限度垄断收入的产量是使 $\{xf_1(x)-xf_2(x)\}$ 成为最大額的那个数量，这就是說，它是下列方程式的根或是諸根之一。

$$\frac{d}{dx}\{xf_1(x)-xf_2(x)\}=0。$$

这里供給函数不是像以前用 $\phi(x)$，而是用 $f_2(x)$来表示，一則是由于强調这一事实，即在这里供給价格和以前注解中所指的意义不完全相同；一則是由于适合避免混乱所需要的那种記号曲綫体系（因曲綫数目增加）。

注 23 甲（本书下卷第 159 頁） 如果所征的税其总額为 $F(x)$，为了求出使垄断收入成为最大数量的 x 的值，我們就有 $\frac{d}{dx}\{xf_1(x)-xf_2(x)-F(x)\}=0$；很明显，如果 $F(x)$不变，像在牌照税那样的場合或因 $xf_1(x)-xf_2(x)$的不同而不同，像在所得税那样的場合，則此方程式和 $F(x)$等于零时所具有的根相同。

用几何討論問題时，我們看到，如果加于垄断的一个固定的負担足以使垄断收入曲綫完全落于 Ox 之下，幷使q'为 35 图中正位于L下的新曲綫上的一点，那末，这条新曲綫将与許多直角双曲綫（以 Oy 与 Ox 为其漸近綫）之一相切。这些曲綫可以叫做固定損失曲綫。

此外，和垄断收入成正比例的一种税如m与該收入相乘（m小于 1），将以一条曲綫来代替 QQ'，这条曲綫的各纵坐标为$(1-m)\times QQ'$ 上的相应点的纵坐标；亦即具有相同的横坐标的点。如平面图法所示，在 QQ' 原来位置和新位置上的相应点的切綫，将交 Ox于同一点。但具有相同漸近綫的各直角双曲綫的規律是，如果作一直綫平行于一漸近綫，与各直角双曲綫相交，幷在各交点作直角双曲綫的各切綫，則它們与另一漸近綫将交于同一点。因此，如果 q_3' 为 QQ' 新位置上相应于 q_3 的一点，如果我們把 G 叫做直角双曲綫的公共切綫和QQ' 与 Ox 相交的一点，則 Gq_3' 将为經过 q_3' 的直角双曲綫的切綫；亦即 q_3' 为新曲綫上最大收入的那一点。

本注的几何方法和分析方法，可适用于正文第四节后一部分中所討論的那些場合，在这些場合下，租税是針对垄断产量征收的。

注 23 乙(本书下卷第 166 頁) 上述結果用牛頓的方法和用直角双曲綫那人所共知的特点，很容易从几何上得到証明。它們也可以用分析来証明。如前設 $y=f_1(x)$ 为需求曲綫方程式；$y=f_2(x)$ 为供給曲綫方程式，而垄断收入曲綫方程式则为 $y=f_3(x)$，其中 $f_3(x)=f_1(x)-f_2(x)$；消費者的剩余曲綫方程式为 $y=f_4(x)$；其中

$$f_4(x)=\frac{1}{x}\int_0^x f_1(a)da-f_1(x)$$

总利益曲綫方程式为 $y_5=(x)$；其中

$$f_5(x)=f_2(x)+f_4(x)=\frac{1}{x}\int_0^x f_1(a)da-f_2(x);$$

当然这是可以直接求出的結果。折中利益曲綫方程式为 $y=f_6(x)$；其中 $f_6(x)=f_3(x)+nf_4(x)$；消費者的剩余为垄断者以 n 倍其实际价值計算在內。

要求 OL (图 37)，亦即提供最大限度垄断收入的銷售額，我們所用的方程式是

$$\frac{d}{dx}\{xf_3(x)\}=0;\ \text{即}\ f_1(x)-f_2(x)=x\{f_2'(x)-f_1'(x)\};$$

此方程式的左端必为正，从而，右端也为正，用图表示也很明显，它表明如果延长 Lq_3 交供求曲綫于 q_2 与 q_1，在 q_2(如果向下傾斜)的供給曲綫与垂綫的角必然大于該綫与需求曲綫在 q_1 点所成的角。

要求 OW，即提供最大限度总利益的銷售額，我們用，

$$\frac{d}{dx}\{xf_5(x)\}=0;\ \text{即}\ f_1(x)-f_2(x)-xf_2'(x)=0。$$

要求 OY，即提供最大限度折中利益的銷售額，我們用

$$\frac{d}{dx}\{xf_6(x)\}=0;\ \text{即}\ \frac{d}{dx}\{(1-n)xf_1(x)-xf_2(x)+n\int_0^x f_1(a)da\}=0;$$

$$\text{即}\ (1-n)xf_1'(x)+f_1(x)-f_2(x)-xf_2'(x)=0。$$

如果 $OL=c$，则 OY 大于 ON 的条件，当用 c 代 x 时，是 $\frac{d}{dx}\{xf_6(x)\}$ 为正；也就是說，因 $x=c$ 时，$\frac{d}{dx}\{xf_3(x)\}=0$，所以如 $x=c$，则 $\frac{d}{dx}\{xf_4(x)\}$ 为正；即 $f_1'(c)$ 为負。但是，不論 c 的值如何；这个条件总是可以滿足的。这証明第五篇第十四章第七节所求出的两个結果中的第一个，而第二个結果的証明也同样(这两个結果及其

証明的行文暗地假設，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垄断收入点）。

除文中所述的結果，还可以求出另一个結果。設 $OH=a$，則当 a 替 x 时，OY 大于 OH 的条件是，$\frac{d}{dx}\{nf_6(x)\}$ 为正。也就是說，因 $f_1(a)=f_2(a)$，所以，$(1-n)f_1'(a)-f_2'(a)$ 为正。既然 $f_1'(a)$ 总为負，从而，这个条件是，$f_2'(x)$ 为負。即供給遵守报酬递增规律，$\tan\phi$ 在値上大于 $(1-n)\tan\theta$，其中 ϕ，θ 为供求曲綫上 A 的切綫与 Ox 所成之角。如 $n=1$，則唯一的条件是，$\tan\phi$ 为負：亦即如供給曲綫在 A 向下傾斜，則 OW 大于 OH。换言之，如果垄断資本家把消費者的利益看成是自己的利益，他将使生产超过那一点，在該点供給价格（从我們在这里所用的特殊意义来說）等于需求价格，倘該点附近的供給遵守报酬递增规律的話：但如果供給遵守报酬递减规律，則他的生产将远不及那一点。

注 24（本书下卷第 233 頁） 設 Δx 为他在时間 Δt 內可能生产的財富数量，Δy 为他可能消費的数量，則他的未来服务的折现値为 $\int_0^T R^{-t}\left(\frac{dx}{dt}-\frac{dy}{dt}\right)dt$，其中 T 为他最大可能的参数。根据同样的方法，他过去的培养和教育費用为 $\int_{-T'}^0 R^{-t}\left(\frac{dy}{dt}-\frac{dx}{dt}\right)dt$，其中 T' 代表他的出生日期。如果我們假定，他对他終身居住的那个国家的物质福利无所取与，我們就求得 $\int_{-T}^T R^{-t}\left(\frac{dx}{dt}-\frac{dy}{dt}\right)dt=0$；以他的出生日期为始点，并 $l=T'+T=$ 他最大可能的参数；則上式采取了較簡单的形式，$\int_0^l R^{-t}\left(\frac{dx}{dt}-\frac{dy}{dt}\right)dt=0$。

說 Δx 是他在时間 Δt 內可能生产的数量，也就是这一更加精确的表述的概括：設 $p_1, p_2\cdots\cdots$ 为他在时間 Δt 內行将生产的財富因素 $\Delta_1 x, \Delta_2 x\cdots\cdots$ 的机会，其中 $p_1+p_2+\cdots\cdots=1$；一个或一个以上的 $\Delta_1 x, \Delta x\cdots\cdots$ 級数也許等于零，則

$$\Delta x=p_1\Delta_1 x+p_2\Delta_2 x+\cdots\cdots$$

人名对照表

四　画

开恩斯　Cairnes
韦斯科特　Westcott
韦季伍德　Wedgwood, Josiah
韦伯　Webb
瓦格納　Wagner
瓦尔拉　Walras
戈森　Goessen
孔德　Comte
孔拉德　Conrad
巴本　Barbon
巴士特　Pasteur
巴师夏　Bastiat
巴罗奈　Barone

五　画

汉佛莱　Humphrey
边沁　Bentham
兰貝林　Lambelin
兰德利　Landry
古尔諾　Cournot
布克耳　Buckle
布思　Booth
布洛克　Bullock
布朗　Brown
布朗基　Blanqui
布林德利　Brindley
布伦塔諾　Brentano
申貝尔格　Schonberg
卡弗　Carver
卡塞尔　Cassel
卡萊尔　Carlyle
史密斯　Smith, H.
卢梭　Rousseau
包萊　Bowley
加馬　Vasco de Gama
白塞麦　Bessemer
白哲特　Bagehot
皮特　Pitt
尼科尔森　Nicholson
圣西門　Saint-Simon
弗里德兰德　Friedlander

六　画

安格尔　Engel
安德森　Anderson
达芬南　Davenant
达拉斯，亚历山大　Dallas Alexander
亚当斯　Adams, H. C.
亚伯兰　Abraham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吉丁斯　Giddings
吉芬　Giffen
西尼尔　Senior
西博姆　Seebohm
西季威克　Sidgwick
考文垂　Coventry
考奇　Kautz
托因比　Toynbee
艾希利　Ashley
艾利生　Ellison
伊登　Eden
休姆　Hume
乔治，亨利　George, Henry

七 画

贝諾意 Bernoulli, Daniel
沙弗斯伯利 Shaftesbury
沃克 Walker
肖士华德 Southwood
庇古 Pigou
亨特尔 Hunter, W.
麦耶 Meyer, E.
麦克文 Mac Vane
麦卡洛克 Mc Cullock
麦克里奥 Macleod
杜閣 Turgot
杜波伊 Dupuit
杜斯諾普 Dewsnop
坎悌恩 Cantillon
克拉克 Clark
克尼斯 Knies
克莱蒙 Crammond
克拉潘 Clapham
克拉姆尔 Cramer
克利索斯吞 Chrysoston
克朗普頓 Crompton
劳埃德 Lloyd
李卜諾 Liebenam
李斯特 List
吕梅林 Rumelin
怀特华斯 Whitworth
貝耳 Bell
貝里 Berry
伯努利 Bernoulli
伯納德 Bernard
伯特兰德 Bertland
利本 Lieben
希格斯 Higgs
希穆勒 Schmoller
希耳 Hill, Octavia
狄福 Defoe

八 画

金,格雷戈里 King, Gregory
法尔 Farr
法伊 Fay, C. K.
波尔頓 Bonlton
波流 Beaulieu
波拿 Bonar
波特 Porter
庞巴維克 Böhm-Bawerk
庞塔勒奧尼 Pantaleoni
拉斯金 Ruskin
拉薩尔 Lassalle
拉普拉斯 Laplace
杰文斯 Jevons
肯宁安 Cunningham
帕迟 Partsch
岡訥 Gonner
周維特 Jowett
图克 Tooker
罗德 Lot
罗森 Rawson
罗杰斯 Rogers
罗金汉 Rockingham
罗雪尔 Roscher
罗德戴尔 Landerdale
佩蒂 Petty
阿格尔 Argyll
阿克賴特 Arkwright
孟德尔 Mendel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門格尔 Menger, K.

九 画

南馬克 Neymarck
洛克 Locke
洛貝尔图斯 Rodbertus
洛斯却尔德 Baron Rothschild

赛德勒 Sadler
施洛斯 Schloss
胡克 Hooker
英格拉姆 Ingram
范德比尔特 Vanderbilt
查普曼 Chapman
勃朗・路易 Blane, Louis
柯尔 Cole
哈里斯 Harris
哈里逊 Harrison
哈斯巴赫 Hasbach
哈佛菲耳德 Haverfield
哈格里夫斯 Hargreaves
拜比吉 Babbage
科克 Coke
科特 Cort
科胡恩 Colquohoun
科耳伯特 Colbert
威克斯提德 Wicksteed
威克斐尔德 Wakefield
威尔科克斯 Willcox

十 画

朗格 Longe
高尔頓 Galton
泰勒 Taylor
夏福尔 Schäffe
哥德 Goethe
格林 Green, T. H.
格罗特 Grote
馬凱 Mackey
馬提諾 Martinean
馬尔薩斯 Malthus
班斐尔德 Banfield
埃季沃斯 Edgeworth
埃德斯通 Edlestone
婁巴克 Roebuck
婁帕雷 Le Play
桑頓 Thorton
納斯密斯 Nasmyth
紐門 Neumann
紐馬奇 Newmarch

十一画

培根 Bacon, Francis
莫耐 Money
勒瓦瑟 Levasseur
梅因 Maine
梅特兰 Maitland
累基 Lecky
脫惠士 Twiss, Travers
屠能 Thünen, J. H. von
陶西格 Taussig

十二画

富勒 Fuller
道本尔台 Doubleday
普西 Pusey
普莱姆 Pryme
普賴斯 Price
普罗瑟罗 Prothero
琼斯 Jones, Richard
博迪奥 Bodio, Signor
莱斯里 Leslie
菲尔 Sir G. Phear
斯特芬 Steffen
斯派塞 Spicer
斯宾塞 Spencer, Herbert
斯特季 Sturge, W
斯图亚特,詹姆斯 Stuart, James
斯迈尔斯 Smiles
腊芬斯泰恩 Ravenstein
凱南 Cannan
凱雷 Carey
傅立叶 Fourier
費特 Fetter

費希尔 Fisher
費尔鮑根 Feilbogen

十三画

福維勒 de Foville
福拉克斯 Flux, A. W.
福克司威尔 Foxwell
塞姆 Syme
塞佛恩 Severn
塞利格曼 Seligman
楊格 Young, Arothur
蒙森 Mommsen, T.
詹金 Jenkin, F.
奥格尔 Ogle
奥斯皮茨 Auspitz

十四画

豪威耳 Howell
裴登 Patten
葛德文 Godwin
蒲魯东 Proudhon
赫恩 Hearn
赫尔曼 Hermann
赫克尔 Hackel
赫耳德 Held
赫斯特 Hirst
維塞尔 Wieser
魁奈 Queney
蔡耳德 Child, Josiah
蔡叶士 Zeyess

十五画

諾思,达德利 North, Dudley
摩里斯 Morris, William
德伐斯 Devas
德魯姆 Deloume

十六画

霍兰德 Hollander
霍布森 Hobson
鮑納 Bonar
穆尔 Moore
穆勒 Mill

十七画

韓克萊夫特 Haycraft
戴維納尔 Le Vicomte d' Avenel

十八画

薩伊 Say
薩更特 Sargant

費希尔 Fisher
費尔鮑根 Feilbogen

十三画

福維勒 de Foville
福拉克斯 Flux, A. W.
福克司威尔 Foxwell
塞姆 Syme
塞佛恩 Severn
塞利格曼 Seligman
楊格 Young, Arothur
蒙森 Mommsen, T.
詹金 Jenkin, F.
奥格尔 Ogle
奥斯皮茨 Auspitz

十四画

豪威耳 Howell
裴登 Patten
葛德文 Godwin
蒲魯东 Proudhon
赫恩 Hearn
赫尔曼 Hermann
赫克尔 Hackel
赫耳德 Held
赫斯特 Hirst
維塞尔 Wieser
魁奈 Queney
蔡耳德 Child, Josiah
蔡叶士 Zeyess

十五画

諾思,达德利 North, Dudley
摩里斯 Morris, William
德伐斯 Devas
德魯姆 Deloume

十六画

霍兰德 Hollander
霍布森 Hobson
鮑納 Bonar
穆尔 Moore
穆勒 Mill

十七画

韓克莱夫特 Haycraft
戴維納尔 Le Vicomte d' Avenel

十八画

薩伊 Say
薩更特 Sargant